



儒

藏









精華編七八冊  
經部春秋類

儒

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七八 /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301-11796-5

I. ①儒… II. ①北… III. ①儒家 IV. 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6) 第 254032 號

書名	儒藏 (精華編七八)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陳軍燕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796-5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址	<a href="http://www.pup.cn">http://www.pup.cn</a> 新浪微博: @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a href="mailto:dianjiwenhua@163.com">dianjiwenhua@163.com</a>
電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449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開本 61.25 印張 593 千字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1200.00 元

未經許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出版部聯繫, 電話: 010-62756370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七八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姜廣輝



##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ISBN 978-7-301-11796-5



9 787301 117965 >

定價：1200.00 元



《儒藏》精華編第七八冊

經部春秋類

左傳之屬

春秋大事表(卷八—卷二十四)[清]顧棟高

.....

## 春秋列國山川表叙

或問：「春秋之山川與今日有異乎？」曰：「濟絕于王莽時，而灤水之源于趵突泉，爲大、小清河之人海者，猶濟之故瀆也。河不兩行，即屯氏南、北故瀆幾不可問。至近世而蔡、潁絕，汴、泗成涓流，非復當日之故迹矣。」然則山川曷爲異？」曰：「亦由天運，亦由人事。夏、商之時，世運淳古，民氣安靜，故其時有王者，無群雄。無群雄，故亦不言地利。殷之革夏也，止有一湯，不聞有先湯而舉事者；周之勝殷也，止有一武，不聞有偕武而並興者。八百諸侯胥歸有德，未嘗角力而始臣之。問所謂草山而軍、阻河爲

固者，無有也。至周之衰，迺有七國。秦攻伐二百年而始混一天下，故六國者，群雄之祖。而春秋實戰國之先聲也。其時乃有以天地之山川爲攻守之備、富彊之計；齊塹防門、廣里，起于平陰；楚營方城爲城，亘于宛、葉，而山之形勢漸失矣。吳掘邗溝以通運，而江、淮始通；齊桓遏八流以自廣，而九河始塞，水之故道漸移矣。春秋以後，戰功滋興，至有塹山堙谷，壅川塞河，以求一切戰勝攻取之計者；知伯決晉，王賁灌大梁，蒙恬築長城、堙地脈。馴至西漢，與河患相終始，易天地之性，違川陸之宜。譬之人身，日事壅閼，則血脈營衛非復故常，衡決盤逆，隨間輒發。山川之不能不易者，亦自然之勢也。」《春秋》一書，當衰周之中，伯功之始，言地利者權輿于是乎在。故讀《禹



貢而識山川奠定所由基，讀《春秋》而知山川改易所自始，亦猶導河者必于積石，導江者必于岷山也。輯《春秋列國山川表》第八。

春秋列國山川表卷八上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古岑程志銘述先參

周

山險

轅轅襄二十一年，使候出諸轅轅。杜註：轅轅關在緱氏

縣西南。

轅轅，山名，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七十里。

其坂有十二曲，將去復還，故名。詳見《險

要》。

闕塞昭二十六年，晉知躒、趙鞅納王，使女寬守闕塞。杜

註：洛陽西南伊闕口也。

水道

河昭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大河經河南府洛陽縣北境。《禹貢》：東過洛

汭，正當王城之東北，故子朝用珪于河以求

福也。

洛水昭元年，趙孟館于雒汭。杜註：洛水在鞏縣南，水

曲流爲汭。

雒汭在今河南府鞏縣東北三十里。《後漢書》



闕塞山在今河南府治洛陽縣城南三十里，一名龍門山，一名伊闕，一名闕口。《志》云：「山之東曰香山，西曰龍門。大禹疏以通水，兩山對峙，石壁峭立，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故名伊闕。」詳見《險要》。

北山昭二十二年，王田于北山。杜註「北芒也」。一作卽山。

北卽山在今河南府治洛陽縣城北十里，山連偃師、孟津、鞏三縣，綿亘四百里。在城之北，故曰北山。一名郊山，成王定鼎于郊，卽此。亦謂之郊，王城之別名。桓七年遷盟，向之民于郊，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郊，杜註皆云「郊，王城也」。今府城西有郊、鄩、陌，亦曰郊山，亦曰卽山。東漢諸陵及唐、宋諸名臣墓多在此。詳見《險要》。

三塗昭四年傳：四嶽、三塗、陽城、太室、九州之險。杜

鞏縣註「夏太康五弟徯于洛之汭」，卽此。《水經注》：「洛水入河之處，清濁異流，亦名什谷。」隋于此置洛口倉。以洛水東逕洛汭，北對瑯琊渚入河謂之洛口。

伊水僖二十二年，辛有適伊川。

伊源有二：《水經注》：「伊水出南陽蔓渠山，逕陸渾縣、三塗山，東注虢略，其地卽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野祭處。」《後漢書》則云伊水出盧氏，近《志》因之，謂伊川出盧氏閼頓嶺，東流經嵩縣、洛陽、偃師，入洛水。蓋原有二水合流，諸家各言所見耳。

穀水襄二十四年《傳》註：「穀、洛闕，毀王宮。」

穀水在今河南府洛陽縣王城北門外。昭二十四年上景伯立于乾祭，杜註「乾祭，王城北門」。《水經注》：「穀水又東繞乾門北，子朝之亂，晉所開也。其東卽千金竭。又東爲金

註：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三塗山在今河南府嵩縣南。《水經注》曰：「伊水歷崖口山，翼崖深高，壁立如闕。伊水穿峽北流，即古三塗山。武王所謂南望三塗是也。」《金志》嵩縣有三塗山。服虔以三塗爲道觀，春秋晉伐陸渾有事于三塗，即知是山明矣。

陽城見上。杜註：「在陽城縣地。」

陽城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志》云：「城中有測景臺，周公定此地爲土中，立圭測景。漢、唐因之。」

太室見上。杜註：「在陽城縣西南。」

太室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漢志》武帝置崇高縣以奉太室，是爲中嶽。《詩譜》即外方山也。嵩山三十六峰，東曰太室，西

谷水，水之西北即金墉城。」

湍水昭二十二年，王猛居于皇。杜註：「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

案：《後漢志》湍水即皇也。《水經注》：「雒水合于谿泉，又東濁水注之，即古湍水。京相璠曰：『黃亭在訾城北三里。』」今在鞏縣西北。

湍水襄十六年，會于湍梁。杜註：「湍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案：《爾雅》「梁莫大于湍梁」。湍梁，水隄也。湍水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俗呼白澗水。

翟泉昭二十三年，<sup>①</sup>天王居于狄泉，亦曰翟。杜註：「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

案：敬王初居狄泉時，尚在城外。至昭公三十二年，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

①「三」，原誤作「二」，今據《春秋左傳正義》改。



曰少室。嵩高，其總名。

施谷昭二十六年，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

萑谷丁丑，王次于萑谷。

案：大谷在今洛陽縣東。《後漢書》孫堅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其谷連亘至潁陽縣，何進設八關，大谷其一也。周之萑谷、施谷蓋皆大谷之支徑耳。

乃繞狄泉于城內。今乾無水。

酒泉莊二十一年，王與虢公酒泉。杜註：「周邑。」

今陝西同州府澄城縣有溫泉，西注于洛。又有甘泉出賈谷中，造酒尤佳，名曰酒泉。蓋虢地跨河東西，後入于晉。

平陰昭二十三年，晉師在平陰。杜註：「今河陰縣。」

案：平陰古為津濟處。陳平降，漢王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是也。後置平陰縣，以縣在平津、大河之間，故名。魏、晉改曰河陰縣，唐改曰河清縣。至金移治于河南岸，改曰孟津縣，即今河南府之孟津縣治也。杜註之河陰縣，與今鄭州之河陰縣有別。

魯

山險

泰山隱八年，鄭伯請以泰山之初易許田

水道

濟水莊十八年，公追戊于濟西。杜註：遂之于濟水之西。

泰山在今山東泰安府城北五里。《史記·貨殖傳》：「其陽則魯，其陰則齊」。

防山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蓋魯國之防山也。

防山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二十里。孔子父母合葬于防，即此。

龜山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田。杜註：「泰山博縣北有龜山，田在其北。」

龜山在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南四十里。《詩》云：「奄有龜蒙」，即此龜山也。又夫子去魯作《龜山之操》。

萊柞昭七年，季孫以桃易孟氏之成，其臣謝息辭以無山，與之萊、柞。

萊柞在今泰安府萊蕪縣。應劭曰：「魯之萊柞。」蓋邑有二小山也，萊、柞二山名。

案：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杜註：

「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水經注》：「濟水過定陶西，東流濟陰乘氏縣西，分爲二瀆。其南瀆爲荷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其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過東郡壽良縣西界，北逕須昌、穀城，又東北逕盧縣、華不注山、臺縣、菅縣、梁鄒、臨濟、樂安而入于海。」杜氏所謂歷齊、魯界者，即東北分流一支，其在鉅野、壽良、須昌，則穿曹、魯之境，謂之魯濟。其在穀城以下，則穿齊、衛之境，所謂齊濟也。鉅野今亦爲縣，屬曹州府。壽良即今兗州府之壽張縣。須昌在今東平州，穀城在今東阿縣，俱屬泰安府。此齊、魯分界也。汶水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杜註：「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汶水西南入兗州府寧陽縣境，至東平州，東會坎河，諸泉流至此而分，其西流者入大清河。大清河即濟水也。

洙水 莊九年冬，浚洙。杜註：「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爲齊備。」

《水經注》：「洙水西南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流，北爲洙瀆，南即泗水，孔子設教于邾、泗之間闕里是也。」

泗水 襄十九年，諸侯次于泗上。

案：此魯城北之泗也。哀八年，吳伐魯，深入魯地，舍于庚宗，次於泗上。《從征記》：「邾、泗二水交于魯城東北十七里」，今在曲阜縣東北八里。自泗水縣流入境，入嶽陽縣界。

沂水 昭二十五年，季孫請待于沂上以察罪。杜註：「魯城南自有沂水。」

沂水在今曲阜縣南二里雩門，源出尼山，西流經此。《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者也。又有雩水，亦曰泮水。《魯頌》「思樂泮水」，即此。水側有雩壇，亦名舞雩，雩門因此而名。雩門，魯南城之西門也。沂水西入嶽陽縣境，合于泗水。杜註云云，蓋以別于沂州之沂水也。沂州之沂水見齊地。

濇水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濇水。杜註：「濇水西經魯國，下入泗。」

濇水在今滕縣南十五里。哀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濇東田及沂西田，即此。濇水出鄒山東則，流于邾、魯之間。《正義》云：「邾在魯南，<sup>①</sup>田在濇北，此魯取邾田之境也。」

淄水昭二十六年，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杜註：「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

①「魯」，原誤作「濇」，今據《春秋左傳正義》改。

兗州府寧陽縣東北舊有淄水，今涸。

達泉莊三十三年，公子牙歸，及達泉，卒。

《寰宇記》云：「達泉在曲阜縣東南十里，源出平澤，合沙溝，共流數里以入于沂。《漕河志》云：『縣境之泉凡二十，其五入泗，其十六入沂，其一人洸。』」

大野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獲麟。杜註：高平鉅野縣

東北大澤是也

大野在今曹州府鉅野縣東十二里，兼涉兗州府嘉祥縣之地。舊爲大澤東西百里，南北三百里。《禹貢》「大野既豬」，《職方》「十藪」，魯有鉅野」，即此也。隋後濟流枯竭，鉅野漸微。元末河徙，涸爲平陸矣。今爲鉅野縣。

案：晉太和四年，桓溫自兗州伐燕。六月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汝會于清，引舟自清入河。郗超曰：



「清水入河，難以通運。」即此。清水即濟水。是鉅野澤至晉時猶存。《綱目》註謂「漢有鉅野縣」，誤矣。

黃池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杜註：「陳留封丘縣有黃亭，近濟水。」

案：《地名考》從胡傳，以黃池列諸衛地，非也。《公羊傳》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趙伯循云：「黃池，魯地，故魯獨會之耳。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序。」是時吳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商即宋。魯會而宋不會，故吳王歸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則趙氏之言爲有據矣。《國語》稱「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沂水出蓋縣臨樂山，入于泗，而濟水在封丘縣南。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西南有黃池，東西廣二里，春秋時爲宋地。

齊

<p>山險</p>	<p>水道</p>
<p>泰山</p>	<p>海僖四年，管仲對楚子曰：「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p>
<p>史遷曰：「自泰山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p>	<p>蘇秦曰：「齊北有渤海。」《韓非子》：「齊景公遊于少海。」今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p>
<p>靡笄成二年戰鞌《傳》：「師至于靡笄之下。」杜註：「靡笄，山名。」</p>	<p>島皆為渤海，即少海也。孔穎達曰：「齊地當盡樂安、北海之東界。」今濟南東北境皆濱</p>
<p>靡笄山在今濟南府治歷城縣南十里，亦曰歷山。《史記》：「晉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戰于靡下。」徐廣曰：「『靡』當作『歷』。」《左傳》作</p>	<p>海，青州之博興、壽光濱渤海，沂州之日照濱大海，登、萊二府三面距海，當其北者為渤</p>
<p>為『歷』也。漢三年韓信襲破齊歷下軍，即此。」鄭康成云：「歷山即雷首山，山有九名，歷下其一也。」《三齊記》：「歷下城南對歷</p>	<p>于海矣。</p>
<p>山，城在山下，因名。」</p>	<p>河</p>
<p>華不注成二年，晉逐齊侯，三周華不注。」杜註：「山名</p>	<p>占九河故道大抵在河間、成平今交河縣，屬河間</p>

華不注山在濟南府城東北十五里，下有華泉。伏琛云：「不，音『跗』，與《詩》『鄂不韡韡』之『不』同，謂花蒂也。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着于水云。」

巫山 襄十八年，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杜註：巫山在盧縣東北。」

巫山在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北七十五里，即齊侯望晉師處。

格馬山 襄十八年，晉師伐齊，齊師遁，殖綽、郭最代夙沙衛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子獲于晉。①後人因以名山。

格馬山在今濟南府長清縣東南六十里。《水經注》：「漢賓水出南格馬山，北流盧縣故城北」，山即夙沙衛殺馬塞道處也。

艾山 隱六年，公及齊侯盟于艾。杜註：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

府以南，平原、鬲縣平原縣屬濟南府，鬲縣今德州。以北。九河徒駭最西，以次而東。計桓公之時，齊之東境當在最西，徒駭是其西界耳。又《尚書禹貢彙纂》曰：「九河故道，春秋時已湮廢遷徙，然大勢當在山東德州以上及直隸河間府數百里之地。」則齊之東境當亦止此。

無棣 又管仲曰：北至于無棣。

《水經注》：「清河入南皮縣界，分爲無棣溝，流逕高城入海。」隋改高城爲鹽山，屬滄州。杜氏《通典》：「鹽山，春秋之無棣邑也。」自後廢置不一。至元分其地，置兩無棣縣，一仍舊治，屬河間路之滄州；一屬濟南路之棣州。明改河間之無棣爲慶雲，屬滄州；今屬天津府。改濟南之無棣爲海豐，屬武定州。今

①「二」，原爲空格，今據《四庫全書》本、《皇清經解續編》本補。



高氏曰：「今沂州府蒙陰縣西北百二十里有艾山。漢牟縣屬泰山郡，曾因之。在今萊蕪縣東二十里。蒙陰正在萊蕪東南。又桑氏《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漢蓋縣在今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沂水與蒙陰相鄰，以地勢準之，亦相近也。」

陞府。今海豐、滄州之境皆有無棣溝，舊合鬲津河，東入海。唐世嘗疏之，以通濱海魚鹽之利，亦曰無棣河。今淤。

濟水隱三年，齊、鄭盟于石門。鄭伯之車僨于濟。

濟即今之大清河，在濟南府長清縣界二十五里，自平陰縣流入境。又東北入齊河縣界，即鄭伯車僨處。

灤水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灤。杜註：灤水在歷城縣西北入濟。

灤即今之小清河。《志》云：「濟之南源也。源發趵突泉，在濟南府城西南濟水伏流重發處。經城北而東，大明湖自城北水門流入焉。又東北經華不注山陽合華泉，又東北入大清河，即濟瀆也。宋南渡時，灤水分流入章丘縣界，謂之小清河。行五百餘里至馬車瀆入海。明水樂後屢濬屢塞。一今小清河仍

白華不注東北入大清河。

濰水 襄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南及沂。杜註：「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

濰水出今沂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之箕屋山，即濰山也。土人名爲淮河。昭十三年，中行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劉綽曰：「『淮』當作『濰』是也。東流歷諸城、高密、安丘、濰縣，至昌邑之東北五十里入海。昌邑縣即古都昌境。」

沂水見上。

沂水出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鄭康成云出沂山，或云臨樂山。酈道元云出艾山。

（禹貢錐指：謂皆沂山支阜之異名也。接蒙陰縣界，

南流至江南淮安府宿遷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此本地理今釋。曾氏曰：「水以沂名者非一，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者亦

謂之沂水，此曾點浴沂之沂。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者，今兗州府費縣。亦謂之沂水，俗呼小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于泰山也。哀二年取沂西田，係小沂水，與此又別。

淄水 太公始封營丘。孔穎達曰：「營丘臨淄水上，故曰臨淄。臨淄今亦爲縣，屬青州府。」

淄水出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二十五里之原山，經臨淄縣東，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田單馳騁于淄、澠之間，蓋淄水在城南，澠水在城北也。易牙能別淄、澠，即此。

澠水 昭十三年，晉侯與齊侯宴。齊侯曰：「有酒如澠。」杜註：「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

澠水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西，源出故城西南之申池，北流至博興縣界，入于時水。

時水 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杜註：「時水旱則乾竭，故名。」

時水出今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蓋伏淄所發。亦謂之𣶒水，平地出泉曰𣶒。襄三年齊侯與晉士勾盟于𣶒外，即此。《水經注》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上源在盤陽北。高苑下有死時，即春秋之乾時。亦謂之時澠水，以下流與澠水合也。

姑水 昭二十年，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杜註：「姑、尤，齊東界二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

尤水

姑水，今曰大沽河，發源于登州府黃縣西南三十里之蹲狗山東南福山界，又折而西南歷招遠、萊陽，以至于平度州南故即墨城。

尤水，今曰小沽河，發源于萊州府東南三十里之馬鞍山，亦東南流至平度州，與大沽河合，通名沽河，至膠州即墨縣入海。二水起北海至南海，行三百餘里，繞齊東界。



申池

文十八年，齊懿公遊于申池。杜註：「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惟此門左右有池。」

申池在今臨淄縣西，即系水源也。襄十八年

晉及諸侯伐齊，焚申池之竹木，即此。

華泉成二年戰，鞏《傳》：「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

華泉，華不注山下之泉水也，在濟南府城北。

晉

山險

華山僖十五年，晉侯許賂秦伯，南及華山。杜註：華山

在弘農華陰縣南。

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南十里。華陰爲晉之

陰晉邑。潼關在華陰東北四十里，河南閩鄉

縣西六十里。

水道

河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杜註：河曲在河東蒲

坂縣南。

《水經》云：「河水南至華陰潼關，渭水自西來

會之。」蓋河水自此折而東，故謂之河曲，即蒲

坂也。今蒲坂故城在山西蒲州府城東南五里。

二嶠僖三十三年，晉師及姜戎敗秦于殽。杜註：「殽在弘農澠池縣西。」亦曰：「嶠。」

二嶠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漢澠池之西界，自東嶠至西嶠長二十五里。

案：《左傳》「殽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杜註：「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可以避風雨。」《水經注》：「石嶠山山徑委深，峰阜交蔭，故可以避風雨。建安中，曹公西侵巴、漢，惡其險，更開北山高道，後行旅皆由此。」北周復從南道。隋大業初，建東京開蓂冊道，即北道也。大約出潼關，歷陝州，入永寧界，分爲二道：東南入福昌縣界，即南道；東北入澠池縣界，即北道。春秋時秦師伐晉之道，其道在南，故杜曰南谷中。魏太和中，于其地置嶠縣。唐廢爲石礪鎮，杜子美詩《石礪吏》即此。

汾水成六年，傳韓獻子曰：「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杜註：「汾水出太原，經絳縣北，西南入河。」

汾水出太原府靜樂縣北百四十里之管汾山，自臨汾經絳縣故城北，至蒲州府之滎河縣北折而入于大河。新田，晉所遷，今絳州絳縣也。

澮水見上。杜註：「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

澮水有二源，一出平陽府翼城縣之烏嶺山，一出絳縣東北，俱西流，過平陽府曲沃縣，流入絳州之王澤，合于汾。亦曰少水。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封少水而還，即此。

案：新田在汾、澮二水之間。蓋古者建國必居于水之交會，所以固其風氣，流其痰疾，資其灌溉。汾、澮之于晉，猶洙、泗之于魯，淄、澠之于齊，澗、灋之于周王城耳，皆環會都城之水也。齊莊公伐晉，至爲京觀于少水，直逼國都之側，晉亦危矣。是時晉之君臣疑懼，

桃林塞文十三年，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註：

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

桃林在今河南陝州靈寶縣南十一里。隋置

桃林縣。唐天寶初得寶符于關旁，改名靈

寶。關在谷中，絕岸壁立，深險如函，因名潼

關。自魏武西征馬超始見于史，在今陝西同

州府華陰縣東四十里。蓋自華而號，而陝，

而河南，中間千里，古立關塞有三，在華陰者

潼關也，自潼關東二百里至陝州靈寶縣則秦

函谷關也，自靈寶縣東三百餘里至河南府新

安縣則漢函谷關也。王氏曰：「自靈寶以

西、潼關以東皆曰桃林，自崤山以西、潼津以

東通稱函谷。」然則桃林、函谷同實異名，新

安漢關與桃林無與。自秦關以西，皆詹父所

守矣。秦孝公始于其地置關，以前則但謂之

桃林。

恐有樂氏之人爲內應，故且按兵以待之。厥後積怒樂氏，一再錮之，蓋深恨其召外兵以幾至不測也。

涑水成十三年，呂相絕秦，伐我涑川。杜註：「涑水出河

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

今山西蒲州府城東北二十六里有涑水城，即

秦所伐之涑川也。《水經注》：「涑水出聞喜

縣東山，至周陽與洮水合。」又曰：「河水南

至雷首山西，涑水注之。」案：雷首去蒲坂三

十里，即杜氏所云入河處也。

洮水昭元年《傳》子產曰：「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

《後漢志》聞喜有洮水。聞喜縣今屬山西平

陽府。《水經注》：「洮水東出清野山，西合

涑川。」然則涑水亦洮水之兼稱矣。

塗水昭二十八年，魏獻子分祁氏、羊舌氏之田爲十縣，以

知徐吾爲塗水大夫。杜註：「塗水出太原榆次縣。」

孟門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爲一隊，入孟門，登太行。杜註：孟門，晉隘道。

孟門在今河南衛輝府輝縣。司馬貞謂在朝歌東北。高氏曰：《元和郡縣志》太行首始河內，北至幽州，連亘十三州之界，凡有八陁。第一軹關陁，第二太行陁，第三白陁，此三陁在河內；第四湫口陁，即鄴，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陁，第七蒲陰陁，此四陁在中山；第八軍都陁，在幽州。合以今日之地，軹關在濟源縣，太行陁在懷慶府城北，白陁在輝縣。輝縣界連淇縣，淇縣即古朝歌。齊之入孟門，蓋入白陁也。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蓋以紂都朝歌，太行如屏，擁其西北，二陁分列左右，可恃以爲固也。是時齊輕兵深入，既取朝歌，則分兵爲二部，一入白陁，由朝歌而墮其險阨；一登太行，由河內以瞰其

塗水有二：一曰大塗水，發源太原府榆次縣東南八縛嶺下，西北流入洞渦水；一曰小塗水，源出鷹山，西流入大塗水。

汝水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杜註：汝濱，晉所取陸渾地。

陸渾在今河南府嵩縣，汝水源于汝州魯山縣，地相接。

盟津即河陽。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

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武王會諸侯于盟津，即此。地後歸晉，謂之河陽。晉泰始中，杜預于此造舟爲橋，名曰河橋，亦曰富平津。詳見《險要》。

茅津文三年，秦師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杜註：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

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南有茅城，河水經其南，即茅津也。南對陝州州治，距河僅三里，乃黃河津濟處。亦謂之大陽津。唐貞觀十



腹心。」朝歌，故衛都，此時屬晉。

太行見上。

太行即太行陁，在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闊二步，長四十里。羊腸所經，瀑布懸流，實爲險阻。曹孟德詩云「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即此也。八陁隨地異名，獨此稱其本號，蓋險要尤在此。

壺口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郛、逆時、陰人、孟、壺口。杜註：潞縣有壺口關。

壺口山在今山西潞安府城東南十二里，延袤百餘里，東接相州，山形險狹，形如壺口。亦謂之崢口。地形險要，自昔爲襟喉之地。

首山宣二年，趙宣子田于首山。杜註：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首山即首陽山，在今山西蒲川府城東南。山有九名，亦曰陶山，亦曰雷首山。《禹貢》：壺

一年于茅津造浮梁，曰大陽橋，長七十六丈，廣二丈，架大河之上，尋廢。今亦曰大陽關。蓋東則富平津，西則大陽津，實大河之衝要也。詳見《險要》。

棘津昭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涉白棘津，用牲于雒，遂滅陸渾。杜註：「河津名。」

棘津在今河南衛輝府胙城縣北。《水經注》：「河水經東燕故城北，則有濟水北來注之，有棘津之名。亦謂之石濟津。」僖二十八年，晉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

采桑津僖八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杜註：北屈縣西有采桑津。

采桑津在今山西吉州寧鄉縣西大河津濟處也。《水經注》：河水又南爲采桑津，《史記》作「鬲桑」。《瓠子之歌》所云「鬲桑浮兮淮、泗滿」者，此在梁與彭城之間，與此又別。

口、雷首，至于太岳」，《尚書大傳》：「湯放桀，升自陬」，皆此也。

霍太山 閔元年，晉獻公滅霍。杜註：「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

霍太山，一名霍山。《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即霍太山是也。《史記》：「晉滅霍，霍哀公奔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奉祀。」山在今山西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周二百餘里，南接岳陽、趙城二縣，北接靈石縣，東接沁源縣界。亦曰太岳，亦曰岳陽。《禹貢》：「既脩太原，至于岳陽」，「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皆此也。今爲中鎮。

梁山 成五年，梁山崩。杜註：「在馮翊夏陽縣北。」

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詩》：「奕奕梁山，惟禹奠之。」本爲韓國鎮山。晉滅韓，其地屬晉。《水經注》：「河水又

董澤宣十二年，廚武子曰：「董澤之蒲。」杜註：「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

今山西絳州聞喜縣東北二十五里有董氏陂，中產楊柳，可以爲箭。又名豢龍池，即舜封董氏豢龍之所。下流入涑水。《水經注》：「涑水西經董澤，陂南即占池，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文六年蒐于董澤，即此。」

鹽池 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鹽，鹽也。猗氏縣鹽池是也。

鹽池在今山西蒲州府猗氏縣南。許慎謂之鹽鹽池，池長五十一里，廣六里，周一百一十四里，紫色澄渟，渾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凝成。《宋志》：鹽之類有二：引池而化者，《周官》所謂「鹽鹽也」；煮海煮井煮鹹而成者，《周官》所謂「散鹽也」。《孔叢子》：「猗頓以鹽鹽起」，漢于其地置猗氏縣。百泉 定十五年，晉人敗范氏之師于百泉。

南逕梁山原。《公羊傳》：「梁山，河上之山也。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

沙鹿僖十四年，沙鹿崩。杜註：「山名，平陽元氏縣東有沙鹿土山。」

今北直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有沙麓山。《穀梁傳》：「沙鹿，晉山。林屬於山爲鹿。」

沙，山名也。《水經注》：元城縣有沙丘堰，大河所經，以沙鹿山而名。

緜山僖二十四年，介之推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杜註：「在西河介休縣南。」

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東南二十五里有介山，以介之推得名。山南跨靈石，西跨沁源，盤踞深厚。亦名綿山，亦名綿上。襄十二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即此。

今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北七里有蘇門山，山有百門泉，泉通百道，《衛風》所謂「泉源在左」者也。衛水源于此。故屬衛，定公時已屬晉。

曲逆水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逆時。酈道元以爲即曲逆也。

《水經注》：「濡水出蒲陰縣西昌安郭南，枉渚迴湍，率多曲復，亦謂之曲逆水。春秋齊國夏伐晉，取曲逆是也。」是直以逆時爲曲逆矣。在今北直保定府完縣東南二十里。

秦

山險

中南昭四年傳司馬侯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杜註：「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

中南，一名終南山，亦曰太白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丘鳳翔、岐山、郿縣、武功、盩厔、郿縣、長安、咸寧、藍田九縣之境。

程氏大昌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

顧氏祖禹曰：「終南脈起崑崙，尾啣嵩岳，作都邑之南屏，爲雍、梁之巨障。關中有事，終南其必爭之險。晉潘岳《關中記》云終南一名中南，言在天下之中，居都之南也。」

水道

河文十三年，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杜註：「今河北縣于秦爲在河之東。」

河西在今陝西同州府及華州之境。秦初起岐、雍，未能以河爲界。晉強，遂跨河而滅西虢，兼舊鄭，以汾、澮爲河東，故以華陰爲河西。至僖九年，秦穆公援立夷吾，夷吾請割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河外，即河之西；

史記亦作河西八城。虢略，故虢國地，即今閿鄉、靈寶，在河之東。逮背約不與，而戰韓見

獲。僖十五年十一月，秦歸晉侯，始征晉河東，而河外五城不必言矣。十七年，晉太子圉爲質于秦，秦復歸晉河東，而河西五城大抵終爲秦有。自是，秦地始東至河。秦在河

唐柳宗元曰：「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

西，晉在河東，判然若兩戒。秦孝公初立，下令曰「穆公東平晉亂，以河爲界」，此其證也。秦地至河，自穆公始。

涇水成十三年，晉師伐秦，濟涇，及侯麗而還。杜註：「涇水出安定，東南徑扶風、京兆高陵縣入渭。」

涇水出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笄頭山，亦名崆峒山，東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水。高陵，即高陵也。《寰宇記》：「涇陽有睢城渡，即諸侯濟涇，秦人毒涇上流處。」舊爲漢、唐之通津。

鄭

山險

敖山宣十二年戰邲傳：「晉師在敖、鄆之間。」杜註：

山在滎陽縣西北。

水道

河

今河南原武縣西北大河，即晉師敗而濟河、



敖山在今河南鄭州河陰縣西二十里。晉爲

楚莊王祀河告成處。原武縣向屬開封府，今

滎陽縣地。唐開元二十一年始析置河陰縣。

屬懷慶府，係鄭地。又廩延即今延津縣。

周宣王狩于敖，即此。秦于其地臨河置倉，

《水經》曰：「河水又東北流，通謂之延津。」

名曰敖倉，北臨汴水，所謂敖倉之粟是也。

廩延之津也。

梅山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右回梅山，侵鄭東北。杜註：

濟水襄十一年，諸侯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

今河南開封府鄭州西南三十里有梅山。路

《水經注》：「濟水伏流自河而出陰溝上源，

史云：梅，伯爵，紂所滅，河南密縣有梅

濟隧絕焉，世謂之十字溝。京相璠曰：「滎

山，武王封伯元孫于黃梅，在楚、鄭之間，子

鄆水宣十二年，晉、楚戰于鄆。」

孫以梅爲氏。

魚陵襄十八年，楚師伐鄭，次于魚陵。杜註：魚陵，魚齒

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鄆城，亦爲鄆

山下，在南陽穰縣北

水，即今之汴河。濟水于此又兼名鄆，即晉、

魚齒山在今河南汝州東南五十里。子庚門

楚戰處。明季爲河所奪，今湮。

于純門，涉于魚齒之下，以山下有渚水，故言

潁水宣十年，晉士會逐楚師于潁北。杜註：「潁水出河南

涉。《水經注》：潁水源于魚齒山。」

陽城，至下蔡入淮。

函陵僖三十年，晉、秦圍鄭，晉軍函陵

《水經注》：「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

函陵在今河南許州府新鄭縣北十三里。洧

山，又東南過陽翟縣北。陽翟，今禹州。潁

水流逕其北，山形如函，故名函陵。

襄十年，晉師與楚夾潁而軍，鄭人宵涉潁，與楚盟，亦禹州之潁也。

汝水成十七年，楚師于汝上。

汝水出河南汝州魯山縣東北，經伊陽至汝州南。又東南經寶、邾，南入南陽之裕州，歷許州府之襄城、鄆城。襄城、鄆城皆鄭地。成十六年，楚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蓋在鄭、楚之界。

洧水襄元年，晉伐鄭，敗其徒兵于洧上。杜註：「洧水出密縣東南。」

洧水出許州府密縣馬嶺山，又東過新鄭縣南，即晉敗鄭徒兵處。又昭十九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蓋占鄭城在今新鄭縣治西北，溱水在北，洧水在南，亦鄭環衛國都之水也。

旃然水襄十八年，楚師涉潁，次于旃然。杜註：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

旃然水即索水，在今開封府滎陽縣南三十五

里，北流入京水。後唐同光二年，詔蔡州刺史米勅濬索水通漕。宋人每濬京、索二水以爲金水河之源，即此水也。

黃水 襄二十八年，公如楚，伯有勞于黃崖。杜註：「滎陽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

今許州府新鄭縣東南二十里有黃水。

滎澤 宣十二年，楚潘黨逐之，及滎澤。

《禹貢》：「濟水入于河，溢爲滎。」孔傳：「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十數里，溢爲滎澤。」自王莽時，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滎澤已枯。鄭玄曰：「自平帝以後，滎澤塞爲平地。」隋于其地置廣武縣，尋改爲滎澤縣，屬開封府。古滎澤在今縣治南。

棘澤 襄二十四年，次于棘澤。

棘澤在今開封府新鄭縣東南。《水經注》：「龍淵水出長社縣，又東南逕棘城北，即傳之

棘澤也。又東，左注洧。

圃田澤傳：「二十三年，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杜註：「原圃即圃田。」

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周禮》：「豫州藪曰圃田。」《爾雅》：「十藪，鄭有圃田。」澤多產麻黃，《詩》所謂「東有甫草」也。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高者可田，窪者成隄。今爲澤者八，若東澤、西澤之類；爲陂者二十六，若大灰、小灰之類，其實一圃田澤耳。

狼淵：文九年，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杜註：「潁川潁陰縣西有狼陂。」

《寰宇記》：謂之狼溝。潁陰今屬河南許州府。崔杼之澤：昭二十年，鄭多盜，取人于崔杼之澤。杜註：「澤名。」

此即中牟之圃田澤。

南汜水：僖二十四年，王適鄭，處于汜。杜註：「鄭南汜。」

也，在襄城縣南。」

在今許州府襄城縣南。京相璠曰：「南汜水出襄城縣浮城山，至鄭州汜水縣入河。」以周襄王出居于此，故名襄城。成七年，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襄二十六年，楚伐鄭，涉于汜；昭五年，楚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諸汜，皆此汜也。

東汜水僖三十年，晉、秦圍鄭，秦軍汜南。杜註：「此東汜也，在滎陽中牟縣南。」

在今開封府中牟縣，南入官渡水，今涸。秦軍汜南，在此水之南。又襄九年，晉會諸侯伐鄭，師于汜，亦在此。

春秋列國山川表卷八之上終



春秋列國山川表卷八之下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清河受業吳華熠儀可參

衛

山險

案：《左傳》衛地無山。僖十四年沙鹿崩，杜註：「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上山。」此時當屬衛，晉惠公時封域安得到此？卜偃之言，乃因明年韓原之敗適與之會而附會之耳。《穀梁》亦以為晉山，此因後日之晉而追言之，非實錄也。《公羊》以為為天下記異者，得之。

水道

河閔二年，狄滅衛，宋桓公逆諸河，宵濟。

衛都朝歌在今衛輝府淇縣，在河北。僖二年，遷楚丘，為今衛輝府滑縣；僖三十一年，遷帝丘，為今北直大名府開州，俱在河之南。濟水定八年，齊與衛地，自濟以西。

《毛詩》鄭箋云：「衛自河以東夾于濟水。」孔穎達云：「濟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又出而東。」

楚丘在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曰夾于濟水。齊所與衛地，蓋齊、衛分境之濟也。又濟水亦謂之清水。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杜註：「清，衛邑，濟北清河縣有清亭。」水經注：「濟水自魚山而北逕清亭東。京相璠曰：『濟水通得清之目。』清亭在今山東東阿縣東北四十里。」

濮水定八年，齊侯、鄭伯盟于曲濮。

濮渠首受濟水，東流至祭城，分爲二瀆，北濮出焉；又東逕須城北，《詩》云「思須與漕」者也；又北迤邐而東入乘氏縣，由鉅野以入濟。曲濮爲濮水曲折處，在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境。洹水成十七年，聲伯夢涉洹。杜註：「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

洹水在今彰德府治安陽縣北四里，亦名安陽河，源出林縣西北林慮山中，東流入內黃縣界，入于衛河。

彭水昭二十年，公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詩》「清人在彭」，孔疏：「彭，河上邑。」《水經注》：「清地水逕清陽亭南，即故清人城也。」

澶淵襄二十一年，盟于澶淵。杜註：「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

《水經注》曰：「浮水故瀆上承大河于頓丘縣，而北出，東逕繁陽故城南，故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公會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焉。」《彙纂》云：「繁陽故城在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古頓丘約略在濬縣之南。漢元光三年，河水徙頓丘東南流，既而決瓠子。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二十五里，則澶淵之地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也。」

案：《水經注》發明杜氏之說，最有根據。而後漢書·地理志乃云：「杼秋故屬梁國，有澶淵聚。《左傳》襄二十一年盟于澶淵。」《南畿志》云：杼秋故城在今蕭縣西七十里。案：江南徐州府蕭縣去直隸大名府開州千有餘里，《後漢志》誤也。

阿澤 襄十四年，孫氏追敗公徒于阿澤。杜註：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

阿澤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北六十里，有七級上下二閘，爲今運河所經，古阿澤是其處。

南河 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自南河濟。杜註：曹在衛東，從汲縣南渡，出衛南而東。

黃河故道自新鄉東流，徑衛輝府汲縣南七里，謂之棘津，亦曰南河，係衛地。昭十七年晉伐陸渾，亦于此渡，蓋此時汲縣已屬晉矣。又東二十里爲延津，即廩延之津，係鄭地，今爲縣，乃此津之下流。

	<p>滎澤閔二年，狄伐衛，戰于滎澤。杜註：「此滎澤當在河北。」杜註以別于鄭州之滎澤也，鄭州之滎澤係鄭地。《正義》曰：「《禹貢》『導沅水，入于河，溢爲滎』，是滎在河南。此時衛都河北，爲狄敗，乃東徙渡河，故知此滎澤當在河北。但沅水入河，乃洪被河南多，故專得滎名；其北雖少，亦稱滎也。」</p>
--	--

曹

山險	<p>曹南山 僖十九年，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詩·曹風 薈兮蔚兮，南山朝濟。毛傳云：「南山，曹南山也。」今曹縣南八十里有曹南山，范氏謂曹之南鄙是也。杜註、孔疏以會于曹南謂在曹之都者，非是。</p>
水道	<p>濟水 僖二十一年，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杜註：「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 《禹貢》濟水「東出于陶丘北」，鄭氏曰「曹在濟陰定陶，是在濟水之南」。其地夾于魯、衛之間，曹在衛東，魯更在曹東，故在曹則曰</p>



	<p>「東傳于濟」，而杜註則曰「濟水過魯之西也」。曹、魯分境之濟在鉅野、壽良、須昌之間。鉅野縣今分屬曹州府，壽良即今兗州府壽張縣，須昌在今泰安府東平州。今曹州府治即古曹國，與魯之東鄆、鉅野相接。所爭濟西田，蓋在此。</p>

邾

<p>山險</p>	<p>繹山 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杜註：「魯國鄒縣北有繹山。」</p> <p>一名嶧山，在今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五里。郭璞曰：「繹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絲然，故名。」《水經注》：「嶧山東西二十里。」</p>
<p>水道</p>	<p>漵水 哀二年，取漵東田及沂西田。</p> <p>漵水出鄒山東則，流于邾、魯之間。今滕縣南十五里有漵水，即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漵水者。前所取未盡，故邾復以賂魯。互見魯地。</p> <p>沂水 見上。</p>

此小沂水也，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今兗州府費縣爲邾之沂，此沂西田是也。出曲阜縣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者，爲魯城南之沂，曾點浴沂，昭二十五年季孫請待于沂上以察罪是也；出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者，爲齊之沂，襄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南及沂是也。互見齊地。《禹貢》「淮、沂其乂」，係沂水縣之沂，與邾、魯之沂自別。

宋

山險

案：宋都商丘係河南之歸德府，合境無山。宋又兼有彭城，彭城爲今徐州府之銅山縣，現今有山而不見于《左傳》，故宋之山險無可考。

水道

泓水 僖二十二年，宋、楚戰于泓。杜註：「泓，水名。」《寰宇記》：「鄆城北里許有泓水，即宋、楚戰處。鄆城在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孟諸 僖二十八年，楚子玉爲瓊弁玉纓，夢河神謂己曰：

楚

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杜註：「孟諸，宋戴澤。水草之交曰麋。」

今歸德府治東北有孟諸澤，接虞城縣界。

《周禮》謂之望諸，《爾雅》「十藪，宋有望諸」是也。又虞城縣北有孟諸臺，俗謂之涓臺，即杜預所謂「水草之交曰麋」矣。

山險

荆山 昭四年《傳》：「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杜註：「荆山在新城沔鄉縣南。」

荆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少北八十里。昭十三年，楚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杜註：「荆，荆山。」是荆山之爲地廣矣。子革曰「昔我先君熊繹辟在荆山」，則以地近西

水道

大江 宣十二年，鄭行成于楚，曰：「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

江水自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流入楚境，經湖廣宜昌府巴東縣及歸州之北，爲楚始封之丹陽。又東歷夷陵州、荊州府、岳州府，又北至漢陽府城東、武昌府城西而會于漢水，復北折

境爲言耳。

塗山昭四年，穆有塗山之會。杜註：塗山在壽春東北

塗山在江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水經

注》：「荆、塗二山本相連爲一脈，禹以桐柏之流泛濫爲害，乃鑿山爲二以通之，兩山間有斷接谷。」

大別定四年，楚師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

大別山在今湖廣漢陽府漢陽縣東北半里，漢、江西岸。江水逕其南，漢水從西北來會之。山之左即河口。《地說》曰：「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是已。」亦名魯山，以山有魯肅祠因名。

小別見上

小別山在今漢陽府漢川縣南十里。山形如甌，亦名甌山。漢川在漢陽之西北百七十里，則小別當在大別之西。孔穎達謂在大別之東，謂楚師退而至大別自東漸西者，非是。另有論。

而東歷武昌府北。又東歷黃州府南，又東南歷廣濟縣、黃梅縣之南，而東入江南安慶府宿松縣界。江之南岸，即江西九江府德化縣界矣。迂迴千八百餘里，皆當時楚境也。初都丹陽，在枝江，居江南。後徙郢都，在荊州府，居江北。別都鄂，即武昌府，亦在江南。自荊州以南，皆楚所謂江南也。楚遷權于那處，遷六小國于荆山，在江北；遷羅于枝江，遷許于華容，在江南。鄭蓋欲自比此屬耳。春秋時未知有南海，屈完之對齊桓公蓋漫爲侈大之辭，實非楚境也。鄭請實海濱，亦自貶損以悅之耳。

漢水莊四年，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杜註：汭，內也。謂漢西

漢水自襄陽府城北折而東南，經宜城縣之東，又經安陸府城之西、荊門州之東，復東南出，經潛江縣北，及景陵縣西。又東歷沔陽州

方城僖四年，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註：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方城，山名，在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四十里，葉縣正在州北。楚人因山爲固，築連城，東向以拒中國，則屈完所謂「方城以爲城」也。今白葉縣之方城山至唐縣，連接數百里。一曰：長城山，即古方城舊蹟。

少習，哀四年，將通于少習，以聽命。杜註：少習，商縣武關也。」

少習，山名，在今陝西西安府商州東。州今陝直隸。武關在少習山下，故亦名少習。京相

璠曰：「武關，楚通上雒阨道也。」春秋時，蓋嘗爲晉有，以其近陰地。穆公之世，秦伐郿，與楚爭商密，商密近武關地。至是云「將通于少習」，而杜釋之如此，是楚已得武關矣。今由河南之南陽、湖廣之襄陽入長安者，必道武關。自武關至長安四百九十里，多從山

北，及漢川縣南，至漢陽府城東北大別山下，會于大江。此漢水也。此漢水乃襄陽以南至安陸之漢水也。自襄陽至安陸府七百里，自安陸至沔陽州七百里，安陸爲楚之郊郢。是時王卒于櫛木之下，在安陸府治東一里。莫敖懼隨人邀襲，故以王命請隨侯爲會于此，示以整暇，待隨侯濟漢歸國而後發王喪也。此時楚尚未能有漢，隨在漢東，楚在漢西，故杜註漢水爲漢西。

淮水桓八年，楚武王侵隨，軍于漢、淮之間。

淮源出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一里，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隨州即春秋時隨國，正當漢之東、淮之南，故曰「軍于漢、淮之間」。是時南陽之境猶未爲楚有，逮後文王縣申、息，封畛于汝，則淮爲楚境內之水矣。《策纂》曰：「楚軍于漢、淮之間，當在今德安府應山縣境。」

中行，至藍田始出險就平，蓋自古爲險阨矣。

菟和哀四年，左師軍于菟和。杜註：「菟和山在上雒東。」

菟和，山名，今陝西商州東有菟和山，通襄、

漢往來之道。

析隈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

以圍商密。杜註：「析，今南鄉析縣。」

析隈，山名，在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南七十里，

俗訛爲廝隈山。

汾、陘之塞戰國策 蘇秦曰：「楚北有汾、陘之塞。」鮑

彪註曰：「陘，召陵陘亭。汾在襄城。」

陘僖四年，齊伐楚，次于陘。杜註：「楚地，潁川召陵縣南

有陘亭。

陘山在今河南許州府郟城縣南。又新鄭亦

有陘山，在縣南三十里，蓋陘塞縣且甚遠。

蘇秦說楚曰「北有汾、陘」，說韓曰「南有陘

山」，蓋二國皆恃此爲險。在楚爲北塞，在韓

則爲南塞也。徐廣曰：「陘，山絕之名。」

汝水成十六年，楚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杜註：「汝水之南，近鄭地。」

汝水出河南汝州魯山縣東北，經伊陽至汝州

南。又東南經寶、邲，南入南陽府之裕州，歷

許州府之襄城、郟城，南至汝寧府西平境。

又東南流至潁州南而入于淮。其自南陽以

下皆楚境也。楚文王封畛于汝，蓋楚地止于

汝水之南。其在汝州邲縣及裕州葉縣間者，

汝陰田也。

潁水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杜註：「潁水

之尾，在下蔡西。」

潁水出陽城山東，至下蔡入淮，在今江南潁

州府潁上縣，與鳳陽府壽州接界。潁水入淮

處在壽州西北四十里，所謂潁尾也。亦謂之

潁口。《荀子》曰：「楚，汝、潁以爲險。」

澠水莊四年，除道梁澠，軍臨于隨。杜註：「澠水在義陽

縣西。梁，橋也。」



汾襄十八年，楚子庚治兵于汾。杜註：「襄城東北有汾丘城。」

汾丘在今河南許州府襄城縣東北。史記

秦昭王四十二年攻韓汾、陘，拔之，蓋與新鄭陘山俱爲南北隘道。

阜山文十八年，戊伐楚西南，至于阜山

阜山在今湖廣鄖陽府房縣南五十里。

萊山昭五年，沈尹亦會楚子于萊山

今河南光州光山縣南百五十里有大臺山，或云即萊山。

坻箕之山昭五年，楚子觀兵于坻箕之山

今江南廬州府巢縣南二十七里有跼蹐山，

《輿地志》以爲即坻箕山。

櫛木山莊四年，楚武王卒于櫛木之下。

今湖廣安陸府治東一里有櫛木山，上有青泥池，一名青泥山。《三國志》魏樂進與關羽相拒于青泥山，祝穆曰即櫛木山也。亦名武陵，以楚武王卒于此而得名。

澁水在今隨州北八十五里，《周禮·職方》「豫

州其浸波、澁」。是時王薨于行，若歸國，則虛

實立見；若進兵臨漢，復恐隨人阻漢而守，故

用奇兵別開新道，橋澁水，出不意而直壓隨

都，隨既懼而行成。計從漢還，又恐隨人乘半

渡而邀擊，復以王命請隨侯爲會于漢汭，而我

乃還國，蓋欲隨人以好會之禮送楚師至漢水

之西。隨既會訖，濟漢東還，而後發王喪。始

由奇道從澁東渡，繼由正道從漢西歸也。

彭水桓十一年，楚伐絞，楚師干涉于彭。釋例：彭水

至南鄉築陽縣入漢。

彭水在今湖廣鄖陽府房縣，西南流入穀城縣界。

涌水莊十八年，閻敖游涌而逸。杜註：「涌水在南郡華容縣。」

涌水在今湖廣荊州府監利縣東南，乃夏水支流。《水經注》：「江水當華容縣東南，涌水出焉。涌水自夏水南通于江，謂之涌口。閻敖游涌而逸于二水之間者也。」

鄢水桓十三年，及鄢，亂次以濟。杜註：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

鄢水在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南。

滑水宣八年，楚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

滑汭當爲今江南廬州府東境。

雲中定四年，楚子濟江，入于雲中。

夢中宣四年，嬖夫人使棄諸夢中。

《周禮·職方》：「荊州藪曰雲夢」，今湖廣德安府雲夢縣南一里有雲夢橋。今澤已湮，昔時方八九百里。雲澤跨江之南，夢澤跨江之北。今荊州府之監利、石首、枝江三縣，安陸府之荊門州、沔陽州，黃州府之蘄州及黃岡、麻城二縣，德安府之安陸縣，俱有雲夢之稱，蓋跨川亘隰，兼包勢廣矣。

睢水定四年，楚子涉睢。杜註：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處。

睢水入江處在今荊州府枝江縣，當鄧都之西，

楚王避吳西走處也。睢，一作「沮」。

漳水宣四年，子越師于漳澤。杜註：「漳水出新城沭鄉縣南，至當陽縣入沮。」

漳水在今湖廣安陸府當陽縣北四十里，自南漳流入城，至縣東南五十里與沮水合，名合溶渡。

湛水 襄十六年，晉、楚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杜註：「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

湛水在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北三十里，縣北二十里有昆陽城。《周禮》「荊州其浸潁、湛」。

《水經注》：「湛水出犍縣北魚齒山，東南流爲湛浦。春秋晉、楚戰于湛阪，即此。」

泚水 僖三十三年，楚子亡救蔡，與晉師夾泚而軍。杜註：「泚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

泚水即潢水，在今河南南陽府葉縣東北一里。光武大敗王邑，王尋于昆陽，士卒溺死，潢水爲之不流，即此。定陵在今南陽府舞陽縣界。

夏水 昭四年，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杜註：「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

孔穎達曰：「漢水之尾變爲夏水，以冬竭夏流故名。」夏汭乃漢水入江處，其地在漢陽府城東、武昌府城西，正當大別山下，《禹貢》所謂「南入于江」者也。莊四年會于漢汭，在安陸府治鍾祥縣北，去此七百里。泉始出山爲漾，南流爲沔，至漢中東流爲漢尾。稱夏，隨地立名，亦有全漢俱稱夏者。昭十三年王沿夏欲入鄢，杜註「順流爲沿，順漢水南至鄢」。鄢在今襄陽府宜城縣。順流入鄢，則猶在宜城之北，漢水之上流。《左傳》遽稱夏者，是舉尾以該首，猶《水經》以全漢爲沔，是舉首以該尾也。

羅水 昭五年，楚子以驛至于羅汭。杜註：「羅，水名。」

今河南汝寧府羅山縣舊有羅水，北入淮。楚子當至此。或言即汨羅，不應反過洞庭湖南，

大謬。

窮水昭二十七年，楚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水經注》：「淮水又東，窮水入焉。窮水出安豐縣窮谷，即楚與吳師遇處。」在今江南潁州府霍丘縣西南八里。

沙水見上。

《水經注》：「汴、沙到浚儀而分，汴東注，沙南流，至義城縣西南入于淮，謂之沙汭，楚東地也。」義城故城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北。

白水定五年，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杜註：江夏竟陵縣有白水，西南入漢。

今湖廣漢陽府漢川縣有白水，亦名曰子河，西南與漢水合。

清發定四年，吳從楚師，及清發。杜註：清發，水名。

《水經注》：「潁水過安陸縣西，又南逕石巖

山北。亦謂之清水，即春秋時吳從楚師處。」  
今湖廣德安府附郭安陸縣城西八十里有石  
巖山，湏水經其下。

雍澁定四年，吳從楚，敗諸雍澁，五戰及郢。

今湖廣安陸府京山縣西南八十里有三澁，水  
通于漢、江，春秋之雍澁其一也。又縣境有  
汭澁、漳澁、蕩澁，說者以爲即《禹貢》之三  
澁。昭二十三年蕩越縊于蕩澁。今湮。

吳

山險

夫椒 哀元年，吳敗越于夫椒。杜註：「吳郡吳縣西南太湖  
中椒山。」

《通典》包山一名夫椒山，即西洞庭山也，在  
太湖中。左思《吳都賦》指包山而爲期，集洞

水道

海 哀十年，吳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

大江自江南通州入海，淮自淮安府安東縣入  
海，吳從此至山東登萊府界，即齊地。

大江 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庭而淹留」，即此。山周迴百三十五里，在今江南蘇州府吳縣西南八十五里。或云在無錫縣西北，與馬跡山相近，似誤。

衡山 襄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兹，至于衡山。杜註：在

吳興烏程縣南

案：鳩兹在今江南太平府蕪湖，而烏程乃浙江湖州府之附郭縣，相去太遠，不可從。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橫」與「衡」占通用，似爲近之。

大江自西來，流入江南安慶府宿松縣界，南岸爲江西九江府德化縣界，楚地止此。從此入吳境，經安慶府，太平府，江寧府，鎮江府，常州府武進、江陰縣之北，靖江縣之南，又東至通州之狼山入海，經流千五百餘里，皆吳地。

淮水 襄三年，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

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山，東流至光州東北，又東由固始縣入江南潁州府界，又東流至潁上縣東南，又東北至鳳陽府懷遠縣界。自發源至此皆楚地，以下入吳。又東經長淮衛至五河縣，又東經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衍入洪澤湖。盱眙即吳之善道地，襄五年會吳于善道，即此。又東北出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與黃河會。又刷河東流經山陽縣，至安東縣雲梯關入海。淮上當在臨淮、泗州之境。

邗溝見上。杜註：「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

今爲邗江，亦曰漕河。起揚州府城東南二里，歷邵伯湖、高郵湖、寶應湖，北至黃浦，接淮安界，爲山陽瀆，其合淮處曰末口，在淮安府北五里。自江達淮，南北長三百餘里。《淮安府志》云：「運河古山陽瀆，隋開皇六年鑿。然吳王城邗溝出于末口，即新城北辰坊之北閘也。三國時以無運而塞，隋因平陳而廣之，五代亦以不運而湮，周以平南唐而濬之，元以兵阻而廢，洪、永間以漕運而復之。時已築新城，則又倣宋轉運使喬維嶽之制，自郡城西北逶迤轉于西南建閘，通清河口，皆平江伯陳瑄之力也。又云：「石閘在新城北，洪武十年建，今廢爲水關。末口即北閘，北閘即今新城之北水關。末口在淮安北五里，確有可據。」

射陽湖在淮安府東南七十里，長三百里。故時邗溝由此入淮，後人于此立堰，曰北神堰。今漕運皆由淮安城西，而城東入淮之故道廢。北神堰不復治，而射陽湖亦僅成帶水矣。《禹貢錙指》曰：「今山陽縣西有山陽瀆，即古邗溝。其縣北五里之北神堰即古末口也。」明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總督漕運，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直，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瑄以聞，遂發軍民開河，置四牐，以時啟閉，此即今日由城西入淮之運道也。

笠澤哀十七年，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

今太湖也，亦謂之五湖。《周禮·職方》揚州敷具區浸五湖，以周行五百里故名。《吳志》東北則有建康、常、潤數郡之水，自百瀆注之；西南則有宜、歙、臨安、苕、霅諸水，自七

十二縷注之。源多流盛，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五百里。今江南蘇州府之吳、吳江二縣，常州府之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浙江湖州府之烏程、長興二縣，皆其所分隸也。

桐水哀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杜註：「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

桐水在今江南廣德州西北二十五里，源出州南白石山，西北流經建平縣界，又西入宣城縣界，匯于丹陽湖，入大江。《南畿志》：古郡名曰桐川，曰桐汭。

越

山險

會稽哀元年，吳王夫差入越，越子保于會稽。

會稽，山名。《史記》：「禹會諸侯于江南，計功

水道

海哀二十二年，越使吳王居甬東。杜註：「勾章縣東海中

洲也。」

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水經注》謂之占防山，《周禮》所謂揚州之鎮也。在今浙江紹興府會稽縣東南十二里。

越地東至于鄞，今寧波府附郭鄞縣；南至于句無，今寧波府定海縣；東南皆邊海。范蠡曰：「我先君濱于東海之陂。」吳、晉黃池之會，范蠡、舌庸帥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

### 大江

《史記》：「越兵橫行于江、淮東」，又《楚世家》：「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正義》曰：「謂廣陵縣及徐、泗等州。」是越地僅至江也。  
淮水

《史記》：「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周元王命爲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

補遺

虞

山險

顓臾僖二年，晉伐虢，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顓臾，伐虢，三門。」杜註：大陽縣東北有顓臾阪。

顓臾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自上及下，七山相重，東西絕澗，至爲險仄。亦曰虞坂，戰國策：「騏驎止于虞阪而不能進」是也。

三門見上。

即禹貢之砥柱山，在今解州平陸縣東五十里。河流至此山有三門，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水經注：禹破山以通河謂之三門。」

水道

共池桓十年，虞公出奔共池。杜註地名闕。

今山西解州平陸縣西四十里許有共池。志云：「虞公出奔地。」山海經曰：「甘棗之山，其水出焉，西流至于河。」

號

山險

不見傳。僖十五年晉侯許賂秦伯東盡號略，杜註「從河南而東盡號界」。《元豐志》：「自河南府西南抵號州界三百一十五里，稍南抵鄧州界六百里，皆高山深林，古號略也。」據此，則晉桃林之塞以前當屬號，但傳無明文耳。

水道

渭水出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界烏鼠山西北谷，東流經盤屋、興平、咸陽、渭南，至華陰縣入河，渭水入河處乃號之西境也。案：昭二十三年蒯弘曰「周之亡也，三川震」，杜註「涇、渭、洛水也」。三川舊屬西周，後涇水屬秦；渭水屬號，旋屬晉，後入秦；洛水出陝西慶陽府北，非伊、洛之洛。至同州府朝邑入渭，朝邑後為秦王城。「三川之震，蓋西周將入秦之應也。」



北 燕

山險	水道
<p>不見傳。</p>	<p>濡水昭七年，齊、燕盟于濡上，杜註：「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p> <p>《水經注》：「濡水出蒲陰縣南，枉渚迴湍，率多曲復，亦曰曲逆水。漢封陳平爲曲逆侯，即此。」曲逆縣，章帝改曰蒲陰縣。其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府完縣東南二十里，是濡水之上源矣。濡上在今安州、任丘間。</p>

泰山亘齊、魯二國。

太行山亘晉、衛、中山、北燕四國。

海周迴齊、吳、越三國。

大河經流秦、晉、周、鄭、衛、齊六國。

濟水經流鄭、衛、曹、魯、齊五國。

汝水經流晉、鄭、蔡、楚四國。

潁水經流鄭、楚二國。

大江經流巴、楚、吳三國。

淮水經流楚、蔡、吳三國。

### 春秋時秦晉周鄭衛齊諸國東西南北渡河考

古大河由北而南，折而東，復折而東北入海，故有西河、南河、東河之稱。春秋時其津要之見于《左傳》者，凡有數處：一曰蒲津，即晉河曲；一曰茅津；一曰孟津，即晉河陽；一曰延津，即鄭廩延；一曰棘津，即衛南河。其往來之徑道，俱可考而知焉。

文十二年晉、秦戰于河曲，河曲爲今山西蒲州府，《通典》云有蒲津關。西岸爲陝西同州府朝邑縣，秦之王城在焉。十三年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是蒲州與朝邑東

西相望也，秦、晉平日往來多于此。晉公子返國濟河，子犯投璧，秦伯誘殺呂、卻于河上；及孟明伐晉濟河焚舟，俱在此處。成十一年秦、晉爲成，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則在朝邑西岸。河曲之戰，史駢曰「薄諸河必敗之」，則在蒲州東岸。昭元年「秦后子造舟于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則從朝邑至蒲州東西造舟以渡。以其常所津濟，故不言處所。「遂自茅津濟」、「遂自南河濟」、「涉自棘津」，則以非平日經行處，故特著其名。

茅津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南岸爲河南陝州州治，距河七里，是由北至南。秦以晉人不出，故不復從蒲津西返，特由茅津南渡，至陝州、永寧澠池之間，封殽尸，更西北從陸路歸也。

南河一名棘津，在衛輝府汲縣南七里。

曹在衛東，晉從汲縣南渡，出衛南而東。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在晉南。是時，晉欲假用牲于雒以襲陸渾，故不由孟津，而東南涉棘津以掩其不備。皆非平日往來之常徑，故特稱某處某處，以著兵機之倏忽。

棘津西二十里爲延津，即鄭廩延之津，爲今衛輝府延津縣。《水經》云：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故衛亦有延津之名。孔悝爲蒯聵所逐，載伯姬于平陽，行于延津是也。

衛之楚丘爲滑縣，有白馬津，亦曰延津，北岸爲濬縣，係衛舊都，與淇縣接界。衛文公渡河野處漕邑，是從黎陽南渡白馬津也。衛後遷帝丘，爲今北直之開州。

黃河在開州北十五里，則鄭、衛皆在河之南，故俱有河上之稱。衛宣公作新臺于河上，此時尚都朝歌，則在河之北。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河上，則在河之南，皆在濱河

之境。

邲之戰，晉師濟河，是從孟津濟。大抵春秋時晉西渡河至秦則由蒲津，南渡河至周、鄭則由孟津，東渡河伐齊則由衛之開州長壽津，三者皆不言處所。蒲津、孟津皆在晉本境，而孟津爲今河南府孟縣，即晉河陽。晉與周、鄭往來尤數，凡使聘郵遞、出軍振旅，路必由此。城濮之勝，晉召王狩于河陽，是從南渡河而北返。邲之戰，先穀以中軍佐濟，是從北渡河而南。至敗而宵濟，掬舟中之指，及楚莊祀河告成，則在原武縣西北大河。是時倉卒失次，不復能整部伍，從故道歸也。

周與晉南北以河爲界。周都洛陽有北邙山，山之北臨大河，河北岸即望見孟津。子朝用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之河上，蓋在孟津之南也。

衛遷帝丘後，與鄭皆在河南。兩國適晉，則鄭由延津，衛由白馬津。白馬津亦曰延津，其地名偶一見之襄三十年游吉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此爲廩延之延津。哀十六年孔悝載伯姬于平陽，行于延津，此爲滑縣之白馬津也。鄭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是延津在鄭之北。游吉欲從此渡河北奔晉，故駟帶追之及酸棗，用兩珪質于河也。

齊地西至于河。成二年鞌之戰，襄十八年荀偃沈玉而濟，是時河已南徙，渡處當在今濬、滑之間，由開州長壽津。昭、定之間六次至河，乃復大抵假道于此。蓋是時晉地已有鄭之虎牢，衛之朝歌，并錯入山東范縣界，與齊、魯接壤。

大抵由河曲以北爲秦、晉分界，則謂之西河；從河曲之南，折而東經周、鄭之界，則

謂之南河；更從南河折而東北穿入衛、齊界，則謂之東河。《左氏》于諸國行軍朝聘之往來皆以一河爲經緯，最明晰有法。今據其可見者約著其地理如此，使後之讀《左氏》者有考焉。

### 書渡河考後

大河從古遷徙不常，在春秋時已當劃分兩截。看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與禹河故道南北相去幾四百里。案：定王五年己未爲魯宣公七年，春秋隱公元年己未至此恰一百二十一歲，適當春秋之半，殆亦氣運使然。學者不可不詳考也。宿胥口在今衛輝府濬縣之西南，滑縣之西北。禹河則繞濬縣之西而北流經廣平、肥鄉，合于泴水，即漳水，至肥鄉入河。曲周鉅鹿，

即《禹貢》所謂「至于大陸」也。至天津入海。河行漯川後，則繞濬縣之南大伾山之足，折而東流至長壽津，復與漯別。大河經內黃之東北流，過元城縣西。漯河則經開州清豐抵觀城、范縣之界，復迤邐折而東北流，至濱州利津入海。

秦、晉、周俱在濬、滑之西境，與河徙無涉，齊地去徙處尚遠，其改移者獨衛。而見于傳文可考者，莫著于開州。襄十四年孫蒯入使，衛獻公歌《巧言》之卒章。其詩曰「居河之麋，職爲亂階」，蓋指孫文子居戚，戚在開州北七里，故以刺之。使在宣七年以前，河不經由開州，無爲歌此詩矣。哀二年「晉納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杜註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河未徙，不經由元城，無右河而南之

理。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自衛適晉，將宿于戚。《史記》：「孔子自衛將適晉，臨河而反，曰：『美哉，水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大抵河徙以後，諸國欲適晉者必由衛。由衛適晉者，必由開州長壽津，蓋取道徑便。孫林父擁兵居戚，踞大河之濱，當南北孔道，又結交晉之權要，故諸侯畏之若一敵國。

綜而計之，禹導河從積石起，至東過洛汭，迄今河道如故，即再經千百年亦應無變更。蓋自鞏縣以西至秦、晉交界，東乎華山、太行、北邙，重山疊嶺之間，河勢不得橫溢，至濬縣出險就夷。春秋中葉河始徙，向繞大伾山之西直北流者，轉經大伾山之南麓，出乎濬、滑之間而東行。漢之末季，曹、袁相拒官渡，黎陽、白馬爲戰爭要地，至宋靖康之世猶然。元代河合淮流，大河經開

封城北，距濬縣又南徙三百里。而《禹貢》所謂「至于大伾」者，亦無之矣。滄桑之故，夫豈偶然！要之，禹河初變自春秋宣七年始。余是以謹志之。

乾隆十年十二月下浣六日復初氏又識。

### 春秋不書河徙論

「周定王五年河徙，當魯宣公之七年，爲千古河流變遷之始。此係大事而聖人不書，何也？」曰：「此可見《春秋》之書因魯史，魯史之書因赴告，列國不赴則魯史不書，聖人亦無從書也。」

曰：「然則列國之不赴，何也？」曰：「是時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在今濬縣之境，諸國獨係于衛，周及秦、晉皆無與。倘

衛而流殺人民、漂沒屋廬，則自不免赴告列國。而是時河、漯合行，漯亦自能容河。即使小有決溢，而三代之時民居稀少，去水各二十五里，凡山澤隙地皆不耕種，水至得有所遊盪。故雖經行滑縣及開州，滑即衛楚丘之地，開州即衛帝丘之地，逼近國都而無甚患害，本國不赴告，鄰邦不弔災，故魯史莫得而書也。」

曰：「子何以知其然也？」曰：「據《春秋》，宋大水則書，齊大災則書，宋、衛、陳、鄭災及成周宣榭火則書，凡王朝及四鄰之國水火災侵無不書者，豈有河流失常、壞人都邑而不重書之于策乎？以是知不告故不書，無大患故亦不告也。」

曰：「襄公二十三年爲周襄王之二十二年，穀、洛鬪，毀王宮，至春秋襄二十四年而齊人城郟，此時自當告于齊，豈有告齊而不

告魯之理？而《春秋》不書，何也？」曰：

「此魯人恥之，故諱之也。凡《春秋》書列國之災，無不行弔卹之禮者。故宋大水而公使弔焉，宋災而諸侯會于澶淵歸宋財。是時天子微弱，晉亦失政，魯惟晉伯之令是聽。晉、魯皆王室懿親，不徵諸侯爲王城郊，而齊叛晉乃行之，故魯、晉皆以爲恥而諱而不書，亦非聖人削之也。通考《春秋》全經，如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公羊》云皆爲天下記異。若循此例，則茲之河徙與穀、洛鬪，其變故更大而不見于《春秋》者，此可考見當日之情事與世變，而非聖人之有遺漏及有所筆削于其間。通乎此，而可以知《春秋》書不書之故矣。」

乾隆十一年七月下浣六日復初氏識于淮陰志館。

### 春秋時藪澤論

余攷古之藪澤，其見于《爾雅》、《周官·職方》及《禹貢》，惟彭蠡、震澤至今長存。其餘若荷澤今爲曹州府荷澤縣矣，孟豬今爲歸德府孟諸臺矣，滎波今爲鄭州滎澤縣，大野今爲兗州府鉅野縣，雲夢今爲安陸府雲夢縣。至澤之古無而今有者，尤不可勝紀。洪澤湖近古州來，今壽州，巢湖爲古居巢，吳、楚戰爭時未有也。錢塘江爲吳、越分界，吳、越戰爭時未有也。至洞庭爲稽天巨浸，南旺湖爲南北分水之脊，春秋時不聞其名。蓋水勢有變遷，此盈則彼涸，雲夢竭而後水入洞庭湖，大野枯而後水歸南旺澤，滄桑之理使然。

至彭蠡、震澤之所以亘古長存者，蓋亦

有故。余生長東南，熟知太湖利害。又乾隆歲己未，余自武陵浮錢塘，徑建德入徽，歙以達浮梁，又自浮梁絕彭蠡以至九江，假館大孤山塘，與彭蠡相吞吐者一載有餘。歸由湖口縣入大江，浮舟東下，細察水勢。蓋彭蠡自南而入于江，朱子謂：「地勢北高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豬，以是瀾漫成數十里之大澤。」而夏氏允彝亦云：「震澤四面之水既高若建瓴，而入海之處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內溢而外噎，則激盪靡寧。」因恍然曰：「二澤之所以長流至今者，豈非以此之故哉？」蓋澤以受水，必使四面高而中央下，而後水得有所容注。若西北諸澤，則地形高仰。又雲夢在安陸諸府地，亦偏于西，其日久而漸湮漸微，且或遷徙他處，其理固然，無足怪者。

余觀春秋時數澤，合諸《禹貢》，已有不盡符者。至今日則汪洋之地變成官府，城市之區淪爲魚鼈，難可究詰。而二水自《禹貢》至今莫之有改，考其地勢，豈不較然著明也哉！

### 春秋時海道論

杜少陵詩云「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說者謂此即唐時海運也。至元世祖時，用宋末海盜朱瑄、張瑄爲萬戶，府歲運東南粟四百萬至燕京，行之百年。至明洪武、永樂朝，猶海陸兼運，至會通河成而止。儒者謂元虐用其民，猝遇颶風顛覆，至以生靈膏魚鱉之腹，而不知「浮于江、海，達于淮、泗」，《禹貢》已有之。

海道出師已作俑于春秋時，併不自唐



起也。《左傳》哀十年吳之伐齊也，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此即今登、萊之海道也。《國語》哀十三年越之人吳也，范蠡、舌庸帥師自海泝淮以絕吳路，此即今安東雲梯關之海道也。春秋之季，惟三國邊于海，而其用兵相戰伐，率用舟師，蹈不測之險，攻人不備，人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嘗有也。是以聖人止守內地，不矜遠略。僖四年管仲對楚使曰「齊地東至于海」，此特誇言耳。其時登、萊二府尚有萊、介諸國，與夷雜處。至襄六年滅萊，齊境始邊海，而適召吳之寇。楚使曰「寡人處南海」，此亦誇言耳。終春秋世，楚地不到湖南。至秦始皇始兼桂林、象郡，而漢武遂遣樓船、橫海將軍浮海擊東越。晉劉裕之滅盧循也，遣將軍孫處帥師三千由海道入番禺，中國遂以海爲門戶。而在春秋時尚爲荒遠莫居之地，故

吳雖欲避楚長江直下之險，止從淮右北道，未嘗由海道。使當日楚越甌、廣而有之，則樓船、橫海之師且見于闔閭之世矣。是以後世疆域益廣，爲備益多。煙燄障戍，濱海相望，而猶時有烽煙之警，即春秋吳、齊已事較然可見。世運遷流，其亦有不得不然者哉！

春秋列國山川表卷八之下終

孫：重壽校字

## 春秋列國地形險要表叙

險要之爲天下重也，從末世起也。群雄起而後有戰爭，戰爭用而後出奇制勝，設守要害，則險要尚焉。太平之世，天下爲家，未嘗有也。

余讀《左氏》，知春秋險要之地莫多於秦、晉、吳、楚、鄭、衛。鄭、衛南北所爭，而吳、楚、秦、晉壤地相錯，爲日交兵之國。桃林、二殽、茅津之爲西北險也，以秦、晉七十年之戰爭著也。汪氏曰：秦、晉七十年之兵爭，起於殽之戰，終於襄十四年十三國之師。函谷一入秦，而六國之亡兆矣。鍾離、州來、居巢之爲東南險也，以吳、楚七十年之戰爭著也。林氏曰：鍾離、州來、居巢三邑，吳爭七十年而後得此。州來一

入吳，而入郢之禍基矣。他如齊穆陵之爲大峴，晉劉裕過之而喜形于色者，而地鄰莒、魯，強晉東來道所不經，故戰伐罕書焉。晉南陽之即河陽，唐李光弼百戰守之以固關輔者，而界連周、鄭，方輯和以拱衛，故兵爭亦不及焉。轅轅、伊闕同一險也，伊闕以備子朝而著，而轅轅則無聞。虎牢、敖倉同一要也，虎牢以晉悼之城而著，而敖、鄆則無聞。至晉、楚懸隔千里，所爭惟在鄭、宋，楚戍彭城以塞晉之通吳，晉城虎牢以防鄭之服楚，《春秋》尤大書特書。少習、武關爲秦、豫咽喉之地。秦人滅郢，蓋欲南出以圖武關，而卒不能有。及楚圖北方，將通少習，而晉人震懼。豈非襄、鄭、商、雒之間地形阨塞，與函谷俱稱絕險哉！

故險要有常所，初無定形，有千年不易之險要，有一時因敵爲防之險要。往往在

後世爲要害，在春秋爲散地者，此亦古今時勢不同之故也。聖王安不忘危，《大易》有設險之義，《周書》有慎固之訓，三代之世何嘗不以險要爲兢兢？故詳列《春秋》所書，參以後世攻守之事，使古今山川險固瞭若列眉，而列國強弱之勢與當日行軍用師交爭累戰之故俱可考而知焉。輯《春秋列國地形險要表》第九。

春秋列國地形險要表卷九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金匱錢袁英箴三參

周	輶轅	襄二十一年，王使候出諸輶轅。	杜註：「輶轅關在緱氏縣西南。」	輶轅山今在河南府鞏縣西南
魯	西邽	成四年，城邽。	杜註：魯西境上邑。	公欲叛晉，故城之以爲備。」
齊	穆陵	僖四年，管仲對楚子曰：「賜我先君履，南至于穆陵。」	杜註闕。	今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一百五十里
晉	桃林	文十三年，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杜註：「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	今在河南陝州靈寶
宋	彭城	成十八年，楚子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杜註：「彭城，宋邑。」	今爲江南徐州府治
衛	楚丘	僖二年，封衛于楚丘，亦曰漕。閔二年，立戴公，以廬于漕。	杜註：衛邑。」	今在河南占楚丘城
鄭	虎牢	莊二十一年，王與鄭伯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	杜註：「今河南成皋縣。」	今在河南鄭州汜水
秦	河西	文十三年，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	杜註：「今河北縣，于秦爲在河之東。」	今在陝西同州府及
楚	少習	哀四年，將通于少習以聽命。	杜註：「少習，商縣武關也。」	陝西商州東百八十里，東去
吳	鳩茲	襄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	杜註：「鳩茲，吳邑。」	今江南太平府蕪湖

七十里。	六里。鄆	大峴山	縣南，即	銅山縣。	衛輝府滑	縣西二	華州之	河南內鄉	縣東四十
其坂有十	自唐季爲	上。山高	秦函谷關	春秋時吳、	縣東六十	里，亦名	境。三家	縣百七十	里有鳩茲
二曲，將	戰爭要	七十丈，	也。漢武	晉往來之	里。南北	成皋。戰	分晉，地	里。繇河	港。孫權
去復還，	地。朱全	周迴二十	帝從楊僕	通道。晉	朝謂之滑	國時韓獻	人魏，後	南之南	使陸遜屯
故名。關	忠謀奔山	里，道境	言，徙故	立徐州爲	臺。劉宋、	于秦，十	獻于秦。	陽、湖廣	兵于此。
在山上。	東，則急	危惡。一	關于新安	重鎮，朱序	元魏力爭	亡。今自	吳起去西	之襄鄖人	先主嘗謂
闕塞	擊鄆州。	名破車	縣東界，	鎮守。宋	于此，爲	滎陽而東	河而泣，	長安者必	道武關。
昭二十六	唐莊宗取	峴。劉裕	東人蓋二	高祖經略	四鎮之一。	皆垣夷，	王城	自武關至	東形勢，
年，晉知	大梁，先	伐慕容超，	百里，謂	中原，置府	襄二十	西入縣境	僖十五	長安四百	先有建
躒、趙鞅	襲取鄆，	兵過大峴，	之新關。	于此。魏	年，盟于	地漸高。	年，晉侯	九十里，	業，次有
納王，使	方陣橫行	喜形于	建安十六	大武以三	年，盟于	城中突起	及秦伯盟	多從山中	蕪湖。一
女寬守	徑入，蓋	色，即此。	年潼關之	十萬衆攻	澶淵。	一山，如	于王城。	行，過藍	朱方
闕塞。	鄆爲四達	東陽	名始見于	之，不能	杜註：「澶	萬斛困。	杜註：	田始出險	昭四年，
杜註：「洛	之衝矣。	襄二年，	史，則在	下。陳后	淵在頓丘	出西郭則	「馮翊臨	就平。信	楚靈王使
陽西南伊	晏弱城東	陽，以偏	陝西華陰	山曰：「南	縣北。」	亂嶺糾	晉縣東有	乎！爲天	屈申圍朱
闕口也。」	陽，以偏	萊子。	縣東四十	守則略河	在今北直	紆曲，其間	王城。一	設之險。	方，克之。
今在河南			里、河南	南、山東，	大名府開	斷而復	在今陝西	方城	顏師古
府城南三			里、河南	北守則瞰	州西七	續，使一	同州府朝	僖四年，	曰：「漢丹
十里。一			胸縣有東	淮、江，于兵	里。往時	夫荷戈而	邑縣東三	屈完對管	徒縣，吳
			六十里。			十步，亦		仲：「楚國	

名伊闕， 漢靈帝 時，河南 設八關， 轅轅、伊 闕居其。	陽城。在 今山東青 州府臨朐 縣東。劉 裕滅南 燕，留羊 牧之爲青 州刺史， 鎮東陽， 常用重兵 戍守。後 魏攻圍數 月，不拔。 元嘉八 年，蕭思 話棄東 陽，奔平 昌， <sup>①</sup> 魏 軍竟不	今新設漳 關縣。春 秋時通謂 之桃林。 二殽 僖三十二 年，晉敗秦 師于殽。 杜註： 「殽在弘 農澠池縣 西。亦曰 二殽。」	家爲守攻 之地。林 氏曰： 「晉悼始 圍彭城， 繼城虎 牢，識天 下之勢。」	大河經流 于此。晉 王存勖于 河之南， 北各築一 城，謂之 夾河寨。 亦名德勝 津。宋真 宗時謂之 南城、北 城，盟契 丹于澶 淵，即此。	立，百人 曰大荔 爲城。 杜註： 「方城山 在南陽葉 縣南。」 今在河南 南陽府裕 州東北四 十里。州 境本占葉 地，葉縣 正在州北。 自葉縣之 方城山至 唐縣連接 數百里。	方城以 朱方也。」 今爲江南 鎮江府治 丹徒縣。 孫權于此 築城，號 鐵甕。東 晉時謂之 北府。 橐皋 哀十二 年，公會 吳于橐 皋。
北山 昭二十二 年，王田 于北山。 杜註：北 芒也。」一 作邱山。 今在河南 府城北十 里。山連 偃師、孟 津、鞏三 縣，綿亘	入澠池縣	馬陵 成十七 年，同盟 于馬陵。 杜註：「在 鄉東流， 東徹藍	中原 隱元年， 太叔收武 以爲己 邑，至于 廩延。 杜註： 「陳留酸 棗縣北有 延津。」 舊城在今 河南開封 府延津縣 北十五 里。黃河 故道自新 起秦隴， 昭四年， 夏洧	夏洧 昭四年， 會吳城。漢	會吳城。漢	

①「平」，原作「曰」，今據《皇清經解續編》本改。

四百里。	東、西魏	及隋末李	密、王世	充皆苦戰	于此。洛	陽形勝	地也。	洛汭	昭元年，	趙孟館于	維汭。	杜註：「洛	水在河南	鞏縣南。」	亦謂之	鞏。	《水經注》：	洛水入	河之處亦
至，而東	陽積聚已	爲百姓	所焚。	馬陁	成二年，	晉郤克入	自丘輿，	擊馬陁，	在今山東	青州府治	益都縣西	南。晉永	嘉中，曹	疑爲刺	史，于縣	西四里築	城，有大	澗，甚廣	固，因謂
界。自新	安以西歷	澠池、硤	石，陝州	靈寶、閿	鄉而至于	潼關，凡	四百八十	里，皆河	流翼岸，	魏岸插	天，絕谷	深委，險	甲于天下。	茅津	文三年，	秦伯伐晉，	取王官，	及郊遂	自茅津濟
陽平元城	縣東南。」	今北直大	名府治元	城縣東南	十五里有	馬陵道，	戰國時魏	伐韓，齊	使田忌、	孫臏救	韓，直走	魏都安	邑。魏將	龐涓倍道	并行，逐	之。孫子	度其行暮	當至馬	陵，馬陵
徑衛輝府	汲縣南七	里，謂之	棘津。又	東二十里	爲延津。	石勒破劉	曜，途出	于此，以	河冰泮爲	神靈之助，	號靈昌	津。唐安	祿山渡此，	破洛陽。	敖	宣十二年	邲之戰，	晉師在	敖、邲之
田，相距	且八百	里。關中	有事，終	南其必爭	之險，諸	葛與魏相	持多在南	山褒斜諸	谷間。	吳兵在東	北，楚盛	兵在東	南，以絕	其後。	今爲漢口	鎮，在湖	廣武昌府	之西，漢陽	府之東，
吳伐楚，	入棘、櫟、	麻。楚沈	尹射奔命	于夏汭。	杜註：「夏	汭，漢水	曲入江，	今夏口也。	吳兵在東	北，楚盛	兵在東	南，以絕	其後。	今爲漢口	鎮，在湖	廣武昌府	之西，漢陽	府之東，	楚至是始
置縣，唐	廢縣存	鎮，後訛	爲柘皋。	宋紹興十	一年，兀	術陷廬	州，屯兵	柘皋，爲	劉錡等所	敗，即此。	鍾吾	昭三十年	冬，吳子	執鍾吾	子，蓋滅	矣。漢置	司吾縣。	今江南徐	州府宿遷

曰什谷。	張儀說秦	下兵三	川，塞什	谷之口。	是也。一漢	王距楚兵	于此。隋	于此置洛	口倉。	今爲河南	府鞏縣	治	太室	昭四年，	司馬侯	曰：四	嶽、塗、	陽城、太
之廣固。	南燕慕容	德都之	潘聰曰：	「廣固，曹	嶷所營，	山川阻	峻，足爲	帝王之	都城側	有五龍	口，險阻	難攻，石	虎、慕容	恪、劉裕	攻圍，必	塞五龍	口，乃拔。	盧
杜註：	茅津在	河東大陽	縣西。	今在山西	解州平陸	縣。以在	大河之	北，故名	大陽。河	之南岸爲	河南陝州	州治，距	河三里乃	黃河津濟	處，亦曰	大陽津。	唐貞觀十	年于茅
多阻隘，	乃使萬弩	夾道而	伏，消至，	射殺之，	即此處	汴宋河北	漕運往往	于黎陽或	馬陵道口	裝卸，蓋津	要之地	其地臨河	置倉，名	曰放倉。	漢王軍榮	陽，築而	道屬之	河，以取
問。	杜註：放	山在滎陽	縣西北。」	在今河南	鄭州河陰	縣西二十	里。《詩》	稱周宣王	搏獸于	放，秦于								放倉粟。
向以制吳	大別	定四年，	子常濟漢	而陳，自	小別至于	大別。	杜註：「在	江夏界。	在今湖廣	漢陽府城	東北百步	漢水入江	處也，亦謂	之魯山。	杜佑曰：	國、南	北朝爲必	争之地。」
司吾鄉。	晉元帝督	運軍儲于	此，因置	宿豫縣，	爲重鎮，	宋、齊、梁	之世，常	迭屬南	北唐趙	代宗諱，	改曰宿	遷。	善道	襄五年，	會吳于	善道。	今爲江南	泗州盱眙

① 代，原作「伐」，今據《四庫全書》本、《皇清經解續編》本改。



室，九州之險。」	隱三年	津造浮	鄭，盟于陽橋，長	石門，尋	盧之盟	也。」	杜註：「濟河之上，	北盧縣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十七年高	弱以盧	杜註：「河	陽，今盟	八年晉趙	過山澗輒
杜註：即	中嶽嵩高	山也。」	今在河南	府登封縣	北十里。	在汝、洛	之間，雖	逼近都	會，而道	里少為僻	遠。蒙古	攻金，潼	關不能	下，乃由	嵩山小路	趣汝州，	遇山澗輒						
《傳》：「齊、梁、曰大	陽橋，長	七十六	丈，廣二	丈，架大	河之上，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十七年高	弱以盧	杜註：「河	陽，今盟	八年晉趙	過山澗輒			
鄭，盟于	陽橋，長	七十六	丈，廣二	丈，架大	河之上，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十七年高	弱以盧	杜註：「河	陽，今盟	八年晉趙	過山澗輒			
鄭，盟于	陽橋，長	七十六	丈，廣二	丈，架大	河之上，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十七年高	弱以盧	杜註：「河	陽，今盟	八年晉趙	過山澗輒			
鄭，盟于	陽橋，長	七十六	丈，廣二	丈，架大	河之上，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十七年高	弱以盧	杜註：「河	陽，今盟	八年晉趙	過山澗輒			
鄭，盟于	陽橋，長	七十六	丈，廣二	丈，架大	河之上，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十七年高	弱以盧	杜註：「河	陽，今盟	八年晉趙	過山澗輒			
鄭，盟于	陽橋，長	七十六	丈，廣二	丈，架大	河之上，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十七年高	弱以盧	杜註：「河	陽，今盟	八年晉趙	過山澗輒			
鄭，盟于	陽橋，長	七十六	丈，廣二	丈，架大	河之上，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十七年高	弱以盧	杜註：「河	陽，今盟	八年晉趙	過山澗輒			
鄭，盟于	陽橋，長	七十六	丈，廣二	丈，架大	河之上，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十七年高	弱以盧	杜註：「河	陽，今盟	八年晉趙	過山澗輒			
鄭，盟于	陽橋，長	七十六	丈，廣二	丈，架大	河之上，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十七年高	弱以盧	杜註：「河	陽，今盟	八年晉趙	過山澗輒			
鄭，盟于	陽橋，長	七十六	丈，廣二	丈，架大	河之上，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十七年高	弱以盧	杜註：「河	陽，今盟	八年晉趙	過山澗輒			
鄭，盟于	陽橋，長	七十六	丈，廣二	丈，架大	河之上，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十七年高	弱以盧	杜註：「河	陽，今盟	八年晉趙	過山澗輒			
鄭，盟于	陽橋，長	七十六	丈，廣二	丈，架大	河之上，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十七年高	弱以盧	杜註：「河	陽，今盟	八年晉趙	過山澗輒			
鄭，盟于	陽橋，長	七十六	丈，廣二	丈，架大	河之上，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十七年高	弱以盧	杜註：「河	陽，今盟	八年晉趙	過山澗輒			
鄭，盟于	陽橋，長	七十六	丈，廣二	丈，架大	河之上，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十七年高	弱以盧	杜註：「河	陽，今盟	八年晉趙	過山澗輒			
鄭，盟于	陽橋，長	七十六	丈，廣二	丈，架大	河之上，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十七年高	弱以盧	杜註：「河	陽，今盟	八年晉趙	過山澗輒			
鄭，盟于	陽橋，長	七十六	丈，廣二	丈，架大	河之上，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十七年高	弱以盧	杜註：「河	陽，今盟	八年晉趙	過山澗輒			
鄭，盟于	陽橋，長	七十六	丈，廣二	丈，架大	河之上，	東則富平	故城。」	在今山東	濟南府長	清縣西南	二十五	里。按盧	為齊高傒	采邑，成									

以鐵槍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趣汴京，即此。

武、韓起以上軍圍盧，二十九年高豎又以盧叛，蓋亦險隘之地。《唐·地理志》：「盧縣北有礪礪津故關。」宋元嘉中，王玄謨平礪礪，立戍守之，爲河南四鎮之一。

古河陽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晉泰始中，杜預于此造河橋，曰富平津。唐設河陽三城節度使。史思明陷汴鄭，李光弼棄洛陽，守河陽，賊不敢西窺關輔。南岸爲孟津縣。

里。春秋時互爲吳、楚邊邑。歷代爲戰爭重地。梁天監中魏元英進圍鍾離，邢巒謂「鍾離天險，必無克狀」，即此。州來楚城州來，見上。自後迭屬吳、楚。昭二十四年雞父之戰，駐，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于濠、壽屯駐，以扼渦、潁之運。」笠澤哀十七年，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即今太湖，在江南蘇州府西南三十里，常州府東南百里，浙江湖州府

棘津

昭十七

年，晉荀

吳帥師涉

自棘津，

用牲于

雒，遂滅

陸渾。

杜註：河

津名。亦

曰南河。

僖二十八

年，晉將

伐曹，假

道于衛，

衛人不

許，還自

南河濟，

即此杜

註：從汲

楚師大北。十八

奔，州來里。哀元

遂爲吳年吳敗楚

地。封季于大椒，

札于此，《通典》云

爲延州來即今太湖

季子。哀中西洞庭

二年吳遷山也。江

蔡于州浙有事，

來，謂之太湖常爲

下蔡戰區。唐

在今江南初李子通

壽州北三爲杜伏威

十里古下所敗，自

蔡城也，京口東走

在淮水之太湖，襲

北，與壽取沈法興

春城對于吳郡。

據，翼蔽五代時吳

淮濱，自越、南唐

[illegible]

見上。	太行	朝歌。	縣即古	淇縣，淇	輝縣界連	府輝縣。	河南衛輝	也。在今	之第三陁	行八陁中	白陁，太	案：孟門即	隘道。	門，晉	杜註：「孟	太行。	孟門，登	二隊，人	朝歌，爲
廬州府巢	縣治東北	五里。孫	權于此築	濡須塢，	曹公四越	巢湖不	成，即此。	大隧	定四年柏	舉之戰，	楚左司馬	戊謂子常	曰：我	悉方城外	以毀其	舟，還塞	大隧，直	轅、冥阨。	杜註：

杜註闕。

案：《輿

地志》：

「太行陁」

在河南懷

慶府西北

三十里，

八墜中之

第二 經

也。」其地

據南北之

喉  
○  
吳  
起

稱一般紂

之國，左

孟門，右

太行」，蓋

以紂都朝

歌，太行

如屏擁其

西北，三

者，漢東

之隘道。

大隧，一

名武陽

關、在今

河南信陽

州東南一

百五十

里，西南

至湖廣德

安府應山

縣一百三

十里。

直轅

一名黃峴

關，又謂

之九里

關，在信

陽州南九

十里，南

1084

甲天下。	爲池，險	城，因河	踐華爲	西嶽。秦	里。亦曰	陰縣南十	同州府華	今在陝西	縣南。	弘農華陰	杜註：，在	華山。	五，南及	河外列城	賂秦伯以	年，晉許	僖十五	華山	喉之地。
蕭銑及高	帝、後梁	宮。梁元	皆保據渚	及其弟冲	鎮，桓温	後嘗爲重	縣。東晉	府治江陵	今爲荊州	宮也。」	春秋之渚	官地，即	城，楚船	「今江陵	《水經注》：	見之。	渚宮下	郢，王在	沂江將入



春秋時屬

晉，爲陰

晉邑。

陰地

宣二年，

趙盾自陰

地侵鄭。

又有陰地

之命大夫。

杜註：「自

上雒以東

至陸渾。」

今爲陝西

商州治。

以在洛水

上源，亦

曰上雒。

哀四年，

楚起豐、

析以臨上

從海皆

都此。

潁尾

昭十二年，

楚子狩于

州來，次

于潁尾。

杜註：「潁

水之尾，

在下蔡

西。」

今在江南

鳳陽府壽

州西北四

十里潁水

入淮處

也。亦曰

潁口。魏

曹丕循

蔡、泗、浮

<p> <small>即陝西同</small>  <small>里，渡河</small>  <small>州東南五</small>  <small>今山西蒲</small>  <small>蒲阪城在</small>  <small>縣南。」</small>  <small>河東蒲阪</small>  <small>杜註：「在</small>  <small>曲。」</small>  <small>戰于河</small>  <small>年，晉、秦</small>  <small>文十二</small>  <small>河曲</small>  <small>險要。</small>  <small>洛，南北</small>  <small>「青泥、上</small>  <small>買德曰：</small>  <small>關中，王</small>  <small>勃勃謀取</small>  <small>維。赫連</small> </p>	<p> <small>淮如壽</small>  <small>存，蓋自</small>  <small>潁口入</small>  <small>淮。歷代</small>  <small>爲阨要</small>  <small>之地。</small>  <small>沈</small>  <small>定四年蔡</small>  <small>滅沈，後</small>  <small>屬楚，爲</small>  <small>平輿邑。</small>  <small>杜註：「汝</small>  <small>南平輿縣</small>  <small>北有沈</small>  <small>亭。</small>  <small>今河南汝</small>  <small>寧府治東</small>  <small>南有平輿</small>  <small>故城。亦</small>  <small>曰懸瓠城。</small> </p>
--	---

州府朝邑	縣，有蒲	津關，與	朝邑縣之	臨晉關東	西相對。	魏武帝征	馬超、韓	遂，夜渡	蒲津關，
即此。	水經云	「河水自	此折而	東，故謂	之河曲」，	據關、河	之要。	劉、石、	苻、姚、赫
南北用	兵，懸瓠	爲必爭之	地。汝水	屈曲，形	如垂瓠，	故名。	申	楚文王縣	申、息。
杜註：「申	國，今南	陽宛縣。」	在今河南	南陽府南	陽縣北三	十里。終	春秋之	世，申最	爲楚重地，

連、拓拔、高、宇文、氏莫不力爭，此爲關中得失。唐升州，爲河中府。朱全忠欲取河中，謂諸將曰：「我今斷長蛇之腰，爲我以一繩縛之。」蓋有河中，則河東不能與長安相聯絡也。

每有攻伐，必發其兵。後光武亦從南陽起。林氏曰：「楚有圖北方之志，其君多居于申，合諸侯又在焉。」子重請申、呂爲賞田，巫臣曰：「不可，無申、呂、管、鄭必至于漢。」



玉壁城  
高歡攻之  
不能克。  
後韋孝寬  
代思政，  
歡百計攻  
圍，晝夜  
不息，孝  
寬隨機拒  
守，歡智  
勇俱盡而  
退，因置  
勳州以旌  
其功。通  
釋云：

屯涂中  
南唐何延  
錫建言六  
合西二十  
五里有  
堰，曰瓦  
梁水，合  
五十四  
流，輻湊  
吳堰，中  
闕橫斷，  
群山回  
環，據天  
經而絕地  
緯之要者。  
鵲岸  
昭五年，  
吳敗楚人  
于鵲岸。  
高氏據杜

顛軫	僖二年，	荀息假道	于虞，曰：	「冀爲不	道，人自	顛軫，伐	鄭，三門。」	杜註：「河	東大陽縣	東北有顛	陵坂	在今山西	解州平陸	縣東北五	十里，亦	曰虞阪。	自王及	下，七山	相重，東
佑說，謂：	「今太平	府繁昌縣	西南大江	中有鵠尾	洲，池州	府銅陵縣	北十里有	鵠頭山，	高聳臨	江。」唐	志云山	在鵠洲之	頭，故名，	即古鵠岸	也。宋泰	始二年，	晉安王子	勛舉兵，	遣其將陶

1093



拔其鵠頭  
鎮。蓋二  
地本相  
連。常爲  
戰爭要地。  
長岸  
昭十七  
年，楚人  
及吳戰于  
長岸。  
今江南太  
平府西南  
三十里有  
東梁山，  
與和州南  
七十里之  
西梁山夾  
江相對，  
如門之闕，  
楚獲吳乘

隔河爲河  
南陝州號  
地，蓋跨  
河南北。  
晉假道于  
虞伐虢，  
賈逵曰  
「虞在晉  
南，虢更  
在虞南  
是也。元  
察罕帖木  
兒自陝州  
追汝潁賊，  
賊渡河陷  
平陸，復  
追襲之，  
蹙之以鐵  
騎。賊還，  
復欲渡河

而南。察	舟餘皇
軍扼之下	處。晉伐
陽，賊赴	吳，吳主
水死者甚	遣將軍張
衆，即此。	象禦之于
	梁山，象
	降，遂破
	建業。宋
	孝建元年，
	南郡王義
	宣叛，宋
	主命柳元
	景等據梁
	山洲。陳
	霸先拒侯
	瑱，遣侯
	安都立柵
	于梁山。
	唐初輔公
	柝于梁山

連鐵鎖斷

江路。歷

代爲建康

西偏之要

地。東晉

以京口爲

北府。姑

孰爲南府。

附：昭關

《戰國策》

范雎曰：

「子胥橐

載而出

昭關。

今在江南

和州含山

縣北二十

里。一名

小峴山。

與大峴山

兩山對峙，爲廬、壽往來之衝。南北朝爲戰守要地。宋紹興十一年，王德復和州，兀術退屯昭關，德擊敗之，遂復昭關。三十一年，金亮南侵，王權棄廬州，退屯昭關，又自昭關退保。

和州，淮  
西大擾。  
隆興二  
年，金人  
入濠塗，  
王彥棄昭  
關走，兩  
淮幾陷。  
其山長二  
十里，兩  
山壁立，  
水遶山  
下，險固  
足恃。春  
秋時爲  
吳、楚之  
界。

## 春秋列國不守關塞論

春秋時，列國用兵相鬪爭，天下騷然，然其時禁防疎闊，凡一切關隘阨塞之處，多不遣兵設守，敵國之兵平行往來如入空虛之境，其見于《左傳》者班班可攷也。

文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註云：以備秦。桃林，今潼關也。昭二十六年秋，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註云：以備子朝。闕塞，今伊闕也。二者，天下之險，必待紛紜有事而後遣將設守，重書于冊，則其平日之漫無閑禦可知矣。

齊莊公之伐晉也，入孟門，登太行，封少水而還，而晉僅于其還也，使趙勝率東陽之師追之而已，而晉平日之備禦無有也。

吳闔閭之人楚也，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道山大隧、直轅、冥阨，而司馬戌第于既陣，始議塞城口以邀其歸路，而楚平日之控扼無有也。是皆一夫守險，千人莫過。使當日有一旅之師，百夫之長當關旅拒，則齊之敝肘中殿必不能輕騎而入羊腸之隘，吳之水犀精甲必不能疾驅而至漢水之濱也。

以至文五年秦人入都，道由上雒出武關，經歷晉之陰地。是時秦、晉已絕好，而都在南陽之析城，深入東南五百餘里，秦出兵與楚爭都而晉人不之禁也。僖三十三年，秦人襲鄭，道白華陰出函谷關，經歷二崤及周之轅轅、伊闕，而後至河南之偃師，行欽巖深谷中二千餘里，商人弦高遇諸途而始覺，而周人、晉人不之詰也。

他若晉會十三國諸侯于柤而柤爲楚地，吳伐魯而子析故從武城道險，是蓋列國

皆然。

主者無設險固圉之謀，敵人無長慮却顧之志。處兵爭之世，而反若大道之行，外戶不閉，歷敵境如行几席，如適戶庭。主人能則有秦穆之喪師，主人不能則為楚昭之失國。春秋之所以日尋于多事者，以此也。《易》有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又曰：「慢藏誨盜。」夫土地人民，國之寶藏；敵國外患，國之大盜。偃然弛備，而欲狡焉啟疆者，不肱其篋而劫其藏，得乎？善為國者，慎其封境，險其守集，深維《大易》設險之謀，重懔《周書》慎固之訓，<sup>①</sup>庶乎姦宄戢志而強鄰寢謀矣。

春秋列國地形險要卷九終

①

懔，原誤作凜，今據《皇清經解續編》本改。

##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叙

余纂《春秋地形》卷成，中有所見與前人違反處，既爲著論，復作韻語以叶之，積成一百一十三首，取便于學者之記誦。其封疆錯互、險要肯綮與列代戰爭顯著，及今日川瀆改易，併漕運海道來由，俱用今代府州縣地名旁註其下，簡而居要，可爲讀史之先路，杜氏之驛郵。而列國廢興大要、封建原委，與杜註、孔疏之舛譌亦一二附見焉。昔元遺山先生效少陵體作評論古今人詩三十六首，近世阮亭復推廣之爲五十首。余不能詩，但以《左氏》卅角受讀，今成白首，又參以二十年來足跡所歷，輒倣元氏之意，名曰《春秋地形口號》，貽諸學者，用爲讀

《左》之一助云。時假館九江大孤山堂。乾隆四年十二月上浣復初氏識。



##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錫山顧棟高復初著

金匱華玉淳師道參

老向蟬魚寄此身，那堪歷碌走風塵。春秋  
列國紛如繡，贏得披圖數問津。

余經歷七省，到處訪求春秋地理

從古文人說馬遷，捫摺經傳等談天。瀾翻

《左氏》如流水，聚米山河在眼前。二

土地稱名歷代更，征南註《左》最分明。滄

桑更轉無窮劫，繙譯重須仗顧榮。

杜元凱有《釋例》、《土地名》。

綺錯縱橫舊板圖，瓜分合併更懸殊。若從

官左清疆索，鄙註桑經信不誣。四

鄭道元註桑欽水經說春秋地理最有根據

初遷洛邑帶河陽，肩背桃林是虢疆。表裏  
山河俱屬晉，空存虛器守烝嘗。五

鄭氏《詩譜》：「周東都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河陽

爲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即古孟津也。又虢公爲王卿

士。虢地自河南府嵩縣以西至陝州靈寶，六百里高

山深林，皆虢略之地，桃林之塞在焉。後皆屬晉。

聲勢相聯稱宛、雒，宣王封謝壯藩垣。申亡  
腰臂從中斷，南國旋成楚北門。六

詩稱「于邑于謝，南國是式」。謝，申伯之都，周之

南國也。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三十里。

楚文王滅申，山是出兵則以申，息爲先驅，守禦則以

申，呂爲門戶。文十六年楚大饑，戎、蠻交伐，楚申、

息之北門不啟。

燕封僻遠隔山戎，職貢王朝路未通。北伐  
功高稱尚父，京師左輔舊無終。七

莊三十年山戎病燕，齊桓公伐以通道。山戎，曰北

戎，曰無終，二名一地也。襄四年無終子嘉父納

虎豹之皮于晉，以請和諸戎。杜預：「無終，山戎國

名。今爲直隸水平府玉田縣，縣治西有古無終城。

齊桓伐楚合江、黃，此是驅人到滅亡。晉悼用吳能制楚，褒齊貶晉說何狂。八

江在河南汝寧府真陽縣東，黃在光州西十二里，皆近楚小國。齊桓于僖四年合江、黃八國，爲召陵之師。僖十二年楚滅黃，文五年楚滅江，齊不能救。諸儒謂齊桓能遠交以孤楚之勢，胡氏至比之牧野之庸、蜀、彭、濮，而以晉悼之用吳比之却虎進狼者，竊所未喻。

登、萊大海浸茫茫，萊子城高百尺牆。齊滅萊棠通海道，空聞鏜鏘怕吳強。九

今山東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極爲險峻。棠，萊邑，在今萊州府即墨縣南八十里。襄六年齊侯滅萊，遂圍棠滅之。齊于是始有登、萊二府之境，東際于海矣。哀十年吳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蓋因齊滅萊棠後通東方海道也。

敵人韓原患寇深，幾從河內費搜尋。晉疆直抵延安府，白翟遺墟舊帶襟。十

韓原，晉地，爲今陝西同州府之韓城縣。僖十五年韓之戰，晉惠公曰：「寇深矣，若之何？」近代顧亭林先生謂韓城在河外，無寇深之理，疑當在河東，或欲以河北縣之韓亭當之，非也。晉跨有河西之地，直抵白翟故墟，魏得之爲河西、上郡。孔氏曰：「河西，同、丹二州。」丹州，今延安府宜城縣。上郡爲延安以北。延安東去黃河界四百五十里。質諸寇深之言脗合，不必以韓城爲疑也。

曹、衛諸姬南向楚，名之曰畔更何辭。宋儒半是陳餘者，只道文公譎用師。十一

曹、衛以北方大國與魯僖俱南向事楚，此時周室孤立，有累卵之勢。晉文坐致楚師，一舉勝之，使天下諸侯翕然宗晉，真有回瀾倒日之力。僖二十八年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兩舉其爵。家氏鉉翁所謂言之不足而重復言之者也。夫子謂譎而不正，蓋指其他事，如請隧及召王巡狩之類耳。必以伐衛致楚爲譎，是驅天下而爲宋襄之仁義也。厥後雖晉伯極衰，叛者四起，而曹、衛未嘗一日事楚，豈非城濮之餘烈未艾歟？

狄之廣莫，晉爲都，密邇平陽，患切膚。滅衛，入邢，侵魯、鄭，東連齊界，半寰區。<sup>十二</sup>

莊二十八年《傳》：「二五言于晉獻公，曰：『蒲與

屈，君之疆也。請使重耳主蒲，夷吾主屈。』使俱

曰：『狄之廣莫，于晉爲都。』杜註：蒲，平陽蒲子

縣，今山西隰州；屈，平陽北屈縣，在今山西吉州

治東北二十一里，俱逼近晉都。是時狄侵滅諸國，

狄地蓋連亘齊、晉，由山西貫直隸以及山東之西界。

齊、晉東西各樹壇，征車盟會路漫漫。晉人

滅潞，收遺地，逼近齊疆，遂戰鞌。<sup>十三</sup>

初時齊在山東，晉在山西，遠不相及，故齊桓之霸，

晉獻不與盟，晉滅虞、虢，齊桓不能討。自宣十五年

晉景公滅潞，收狄之遺土，于是晉地跨有東昌、曹、

濮之境，與齊接壤。成二年鞌之戰，遂平行以入齊

都矣。卻克欲使齊之境内盡束其畝，惟戎車是利，

蓋以地逼近故也。

范家封邑在山東，狄土歸來作賞功。後人

齊疆更奇絕，助臣黨叛長凶風。<sup>十四</sup>

范爲今山東曹州府范縣。季氏《私考》謂此係衛地，

晉不應以封其大夫。余考宣十二年邲之戰，士會稱

隨武子，宣十五年晉滅潞，十六年士會帥師滅甲氏、

留吁，十七年請老稱范武子，以後終春秋之世稱范

不稱隨，蓋范爲狄所滅之衛地，晉收之以爲士會賞

功之邑耳。後又入齊爲邑，孟子自范之齊，即此。

此因春秋之季，范、中行叛晉即齊，齊、衛助之，范遂

入齊不返。情事固顯然也。

郇伯懷思歎下泉，黍苗陰雨被桑田。興師

曲沃由朝命，見滅王靈不復宣。<sup>十五</sup>

詩稱：郇伯勞之，毛傳：郇伯，郇侯也。鄭箋云：

「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郇，一作荀。左

傳：「畢、原、酆、郇，文之昭」，桓九年「荀侯、賈伯伐

曲沃」，郇與荀同一國也。荀承王命，連五國以伐曲

沃，舉方伯連帥之職。而《汲冢古文》云：「晉武公滅

荀以賜大夫原氏黯，爲荀叔。」是顯抗王命，挾仇滅

① 莊二十八年，原誤作「第五年」，今據《春秋左傳正義》改。

國，而周室不討，王令不行于天下可知矣。僖二十四年，晉文公入國，秦、晉大夫盟于郇，杜註「解縣西北有郇城」，今在山西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即故荀國地。

梁、韓同在陝韓城，秦、晉鄰居鼠穴爭。厥後戰攻歷幾世，少梁、刳首血縱橫。十六

韓，姬姓，文王之子，詩稱「韓侯受命」是也。晉文侯滅之爲韓原地，後以封桓叔之子韓萬，爲韓氏之祖。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南十八里。梁，嬴姓。僖十九年秦穆公取其地爲少梁邑，在韓城縣南二十里。文十年晉人取少梁，即此。

秦臨河界築王城，秦、晉爲成畝會盟。初起西陲基尚狹，東平晉亂始經營。十七

王城在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西二里，所謂臨晉也，東近黃河渡口。秦孝公初立，下令曰：「穆公東平晉亂，以河爲界。」則知前此未能東至河也。韓之戰獲晉侯，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王城之名始見于此，疑經營即在此時。

靈臺舊在鄠宮旁，周室遺模尚未亡。奢麗

阿房秦帝制，可憐焦土是咸陽。十八

周靈臺在今陝西鄠縣東三十里，阿房宮在今咸陽縣，俱屬西安府。

秦伏西陲四百年，空餘戎馬莫爭先。桃林、少習他家有，桺虎深山洞口填。十九

桃林即函關，屬晉。少習即武關，屬楚。

楚先北向後東圖，申、呂、隨、唐實首塗。漢水諸姬吞滅盡，徵諸傳記半模糊。二十

今人多以九縣爲漢陽諸姬。高江村曰：「漢陽謂在漢北。夷考姬姓國之近楚者，曰隨，曰息，曰蓼，曰穀。隨終春秋不滅，穀在漢南，息、蓼在淮塢，又非漢北。蓋楚所吞滅之姬姓甚多，皆不見于經、傳也。」

楚勢鴟張自滅庸，連秦犄角道巴賁。戍車更繞周疆後，邾邾初通漢水烽。二十一

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杜註「庸，上庸縣」。故城在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先儒謂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楚至是蓋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列國諸侯在其掌握。

自是楚益強，宣三年遂問鼎于維邑矣。

邲水從稱古汴梁，袁、曹官渡戰爭場。渡河爭掬舟中指，原武河邊祀告長。二十二

晉、楚戰于邲。邲城在開封府鄭州東六里。邲水，

一名汴水，楚、漢時謂之鴻溝，三國時謂之官渡。又

原武縣西北大河，即晉師敗而濟河，楚莊王祀河告成處。

疇昔驅車覽宋椒，荒原千里集寒鷗。應懲

洛邑遺頑畔，平地封藩四望遙。二十三

宋都爲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土高而四墜者，爲椒

城。西南有商丘，周三百步，世稱闕臺。余十年前曾過此。

往來頻過魯遺墟，南自魚臺北汶餘。漫說

海邦魯所屆，詩人頌禱尚從虛。二十四

余往來京師，水陸皆由魯境。隱五年公矢魚于棠，

爲今兗州府魚臺縣。又汶上縣爲齊南魯北境上。

魯境東西長而南北狹，其後侵奪邾、莒、杞小國，故其地多畸零不正員。朱子謂襲慶，東平府沂、密、

海等州即其地，《皇輿表》以爲山東登州府之寧海州，非也。魯地未嘗涉登、萊之境。且既以爲江南之海州，不得復兩屬。

鄭界中州四戰區，惟強是擇最良圖。高家

賴子同斯術，得免兵戈保一隅。二十五

五代十國中南平高氏，國小民貧，地當四戰，奉事中原，又稱臣吳、蜀、閩、漢，當時目爲高賴子，然用是五十年無大兵革，民以少安，蓋用鄭犧牲玉帛待于竟上之計。

杞遷東國是何時，宋得雍丘事可疑。二十六

舊封疆互易，《春秋》失載更誰知。二十七

杞始封雍丘，爲今河南開封府之杞縣。入春秋未

幾，即遷東國。東國即淳于，爲淳于公故地，在今山東青州府安丘縣東北。而雍丘爲宋有，淳于去雍丘絕遠，不知杞以何年并淳于之地，又不知宋以何道取雍丘，此等俱不見于經、傳。

棄陳何事等珠厓，召楚初由陳計乖。齊、楚會盟陳列首，卒夷九縣聽差排。二十八

晉悼公時陳事晉，范宣子曰：「陳近楚，棄陳而後可。」

僖十九年宋襄圖伯，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于是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陳、

蔡列楚上，此為楚與中國會盟之始。

蔡先服楚亂中華，入郢鞭尸蔡始芽。厥後

零丁無倚泊，州來遷國人吳沙。二十八

定四年蔡以吳人伐楚，入郢。楚復國。哀元年楚圍

蔡，蔡請遷于吳，二年冬吳遷蔡于州來，由是壽州更

為下蔡。蔡之服楚最蚤，其得楚之禍亦最酷。自莊

十年獻舞被執，蔡遂甘心從楚。齊桓之興，僅一從

北杏之會。後以八國加師，國潰而不能革其從楚之

志也。逮晉文大創楚，蔡始黽勉為三會，而旋即背

之。悼公復伯，陳、鄭相率事晉，而蔡安于即楚。凡

楚之撓亂王略，吞噬諸侯，蔡無役不從。卒至昭十

一年楚殺般，用世子有，遂從而滅蔡矣。平王封蔡，

蔡猶忘讎事楚，雖東國再逐而不悔。至昭侯積累世

之怨，用吳破楚，入郢鞭尸，蔡為禍胎。楚復而蔡禍

未已，哀元年楚復圍蔡，而蔡遂入吳，遷于州來。蔡

微國，而有關於夷夏之世變如此。

楚武經營首事隨，藩臣役楚不嫌卑。若從盟會江、黃比，蚤見南遷叫子規。二十九

隨國在今湖廣德安府隨州，近河南界。自僖二十年

楚子伐隨取成而還，自後為楚私屬，不與諸侯盟會。

定四年吳入郢，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楚以此德

隨，哀元年復列于諸侯，終春秋世不滅。

滕、薛、邾、郕併一方，截長補短亦何當。況

從里計周量小，百里曾無七十強。三十

四國俱在今兗州府滕縣。孟子曰：「今滕絕長補短，

將五十里也。」五十只當今二十七里有奇。蓋里從

丈、尺起，周尺短，當今五寸五分弱也。

濡上南通易水寒，悲歌慷慨號無端。黃金

不愛求死士，前有燕昭後子丹。三十一

昭七年齊、燕盟于濡上，杜註「濡水出高陽縣東北，

至河間鄭縣入易水。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

濡上蓋在今直隸安州、任丘之間。

梅李遺墟泰伯城，于今脆弱可憐生。闔閭

以上俱都此，破楚爭齊蓋世橫。三十二

今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東三十里有泰伯城，地名梅李鄉，自闔閭以上二十一世俱都此。

鐵甕城邊江水潺，朱方當日舊江山。楚師何道能深入？邀擊應無匹馬還。

昭四年，楚靈王使屈申圍朱方，克之，顏師古曰：

「漢丹徒縣，吳朱方也。」今爲江南鎮江府附郭，孫權于此築城號鐵甕。

歷盡閩疆又浙東，俗能堅忍號雄風。范蠡深識能因地，嘗膽君臣啟霸功。

舊以浙江以東皆越境，余甲辰遊閩，丙午、丁未遊

浙東，徧歷越地。

越封西竟盡餘汗，衢、信遙連姑蔑寬。于越渡頭流水在，淮南獻議炳如丹。

江西饒州府餘干縣爲越之西界，寰宇記：縣西南

有于越渡。漢淮南王安獻議曰：「越人欲爲變，必

先田餘汗界中。」蓋今餘干縣以東連廣信一府，皆漢餘汗地。國語：止稱越地西至于姑蔑，姑蔑爲今浙

江衢州府龍游縣，由衢至饒，中尚隔廣信府，饒爲

越、楚分界，廣信之弋陽、貴溪二縣，本餘汗縣地也。餘汗即于越，爲越之餘，《國語》所稱殊未盡。

夏口憑高江上師，吳兵仰瞰自難支。其如陸騎臨江岸，淮右卿枚席捲馳。

昭四年，楚沈尹戌奔命于夏汭。杜註：「今夏口也。」

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一按：夏口在今湖廣武昌府治江夏縣，扼江上流。吳人仰攻勢不便，故出兵多就淮右北道。楚亦從北道應之，至是出夏汭，欲順流東向以制吳。十七年長岸之戰，以得上流而勝。至柏舉之役，吳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則從陸路臨江岸，失水戰之勢矣。

大別鋒交吳却東，還師就近易收功。不期夫概先殊死，三戰長驅入郢中。

定四年，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庚午，陳

于柏舉。小別在漢川，大別在漢陽，柏舉在麻城。

自漢川至麻城，吳師東退三百里，蓋因懸師深入，故且戰且却，引楚至近，以爲全師返國之計耳。孔穎達謂自東而漸西者，誤。詳見柏舉之戰論。

楚王掃境與吳爭，紀郢空存百雉城。不固

## 國都圖保聚，倉皇燧象却吳兵。三十八

子常濟漢擊吳，蓋在漢陽府漢川縣；戰于柏舉，在黃州府麻城縣，去郢都江陵尚遠。是時昭王不宜親在行間，當其戰敗，急宜還守國都，固其根本，猶可背城借一。乃遽取季華界我以出，涉睢西走，乞哀隨人，使宗社爲墟。倘無包胥，楚不國矣。

城口邀歸用計精，不行旋致楚師崩。闔閭豈是狂愚者，倘肯從前冒進兵。三十九

城口乃漢東三隘道之總名，即大隧、直轅、冥阨也。

在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東南，與湖廣德安府應山縣接界，乃吳師北來之路。是時吳方與楚夾漢，屯駐漢口，在武昌、漢陽之間，深入楚內地。司馬戌欲毀舟淮汭，塞其歸路，前後夾擊，乃漢李左車塞井陘之計。世謂子常不從其策以致敗，余謂闔閭、子胥精于用兵，必然有備，即從其策，未必能勝。

蔡居淮、汝水中間，逼近能爲楚國患。淮北漢川幾千里，全憑嚮導透重關。四十

《尚書》、《左傳》：蔡封淮、汝之間，在今河南汝寧府上

蔡縣，與信陽州義陽三關接界。當日舍舟淮汭在今江南壽州，中間經大隧、直轅、冥阨，至漢陽府漢川縣，陸路凡一千一百里。若無蔡人爲之鄉道，吳必不敢踰險深入。杜預云：「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蓋蔡近淮汭，吳師至蔡境，蔡更道吳從陸路來，徑越信陽三關之險，乃吳以前用兵所未嘗歷者。經于定四年書：「蔡侯以吳子。」杜云：「吳從蔡計謀，故經書以。」以者，言能左右之也。故讀春秋必深曉地理，方知聖人經文皆是據實書。

吳人伐楚取鄱陽，路出嚴、徽道里長。此事已當入郢後，從前何路到南昌？四十

鄱陽縣爲今江西饒州府治，在鄱陽湖之東。湖亘饒州、南康、九江、南昌四府，南昌在湖之西。定六年，吳始伐楚，取番。番即鄱陽。春秋時鄱地極大，不止今一縣，當爲今饒州、南康，略盡彭蠡之境。九江德化縣已當彭蠡之尾。而定四年入郢，《傳》云：「自豫章與楚夾漢。」又以前屢言豫章，吳豈能越饒、南、九江府而先有南昌之地乎？知春秋之豫章非今日之南昌決矣。



錢塘帶水分吳、越，語出唐賢殆未然。笠澤戰爭鋒不解，鴻溝只在五湖邊。四十一

唐人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以錢塘江之

東爲越地。若然，則今嘉、湖、杭三府吳兵常有守

禦，安得越一出兵即入太湖，與吳爲夫椒、笠澤之戰

耶？況越北境之禦兒已爲嘉興府之石門縣；越敗

吳于檣李，檣李城在今嘉興縣南四十五里，則此語

之不足信明矣。國語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

者，非吳也耶？」五湖即太湖。詳見吳越分界論

夫椒敗越係包山，森森湖光煙水間。逐北

直過苕、霅界，會稽山接伍胥灣。四十三

哀元年吳敗越于夫椒，杜註：「吳縣太湖中椒山

《通典》包山一名夫椒山，即西洞庭山也，在蘇州府

西南八十五里。越一敗即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

之。蘇州去會稽五百里，追奔直至此，可見今日湖、

杭二府春秋時係甌脫，爲兩國莫居之地

楚、越交通計不疎，倚吳結越在鄙餘。若非

左蠡親經歷，三國分疆總脗如。四十四

昭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

王于豫章之汭，歸王乘舟，且帥師從王。據此，則豫

章爲水濱。案地圖，饒州府之鄱陽縣爲楚，餘干縣

爲越，豫章之汭即今鄱陽湖，連江、二縣之境，歸王乘

舟當在此，吳、楚、越三國之分界也。余親歷鄱陽

湖，方深曉其地理。蓋杭州以西爲吳地，由杭州而

嚴州，而徽州，至饒州之鄱陽縣濱湖，則闔閭十一年

伐楚取番之路也。衢州之龍游縣爲越姑蔑，由衢州

而廣信，而饒州，至餘干縣亦濱湖，則越大夫帥師從

王，歸王乘舟之路也。哀十九年越侵吳以誤楚，楚

追之至冥，不及，乃還，當亦近餘干之境。從前論地

理者未及此

會計山頭苦聚兵，風高獵獵越王城。滅吳

固守江、淮險，七國爭雄比大鯨。四十五

太史公曰：「會稽者，會計也。禹會諸侯于江南，計

功而崩，因葬焉。在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東南十二

里，有無餘故城，號越王城，勾踐所都。又越滅吳而

不能正江、淮以北，今日揚州、淮安之地盡棄與楚，

所以五世至無疆爲楚所并。

自第五首至四十五共四十一首，論春秋列國疆域。

闕塞屯師備子朝，轅轅捷出徑嵯峨。漢家八設關都尉，弭亂黃巾並建標。四十六

昭二十六年，子朝之亂，晉使女寬守闕塞。杜註：

伊闕口也。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城南三十里。襄二

十一年，晉樂盈過周，王使候出諸轅轅。孔穎達

曰：轅轅山在緱氏縣東南四十里，連接鞏縣界。漢

靈帝時並爲河南八關之一，張衡賦曰「迴行道于伊

闕，邪徑捷于轅轅」是也。

周、齊苦戰北邙餘，鄭、魏群雄角鬪初。本

自成周襟帶地，洛陽遙挹孟津裾。四十七

昭二十二年王田于北山，杜註：北邙也。在河南府

治洛陽縣城北十里，連偃師、孟津、鞏三縣，連亘四

百里。魏文帝欲平北邙山，令登臺，便見孟津，以辛

毗諫而止。周宇文泰攻河橋，據北邙爲陳。魏公李

密攻鄭，鄭王王世充自引精兵出偃師，據北邙以待

之。蓋自古爲洛陽形勝地。

河陽自古孟津區，晉造河橋大際紆。南北三城列節度，臨淮百戰固西都。四十八

河陽即古孟津，在今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晉泰

始十年，杜預以孟津渡險，始建河橋，河橋自此始

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作橋于河北側岸，謂之北中

城。東魏元象元年，更築東城及中潭城，所謂河陽

三城者是也。唐設三城節度使，爲重鎮。史思明之

叛，李光弼東洛陽守河陽，賊卒不敢西渡，關輔得無

恙。北城在孟縣，南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中隔一

河，相去四十里。中潭城即今河中之郭家灘，宋政

和以後廢，今皆無故跡。

一丸泥固壯秦塘，誰料崤函是晉封。蚤定

霸圖由號略，河山兩成此當衝。四十九

文十三年，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桃林即秦

函谷關，在今河南陝州靈寶縣，故號地。晉獻公滅

虢，崤函爲晉有，故得以制秦。秦得崤函，而六國

之亡始兆矣。自秦孝公始置關，以前則但謂之

桃林。

武關一掌閉秦中，襄、鄆、江、淮路不通。少

習虛聲能懾晉，却憐拱手送商公。五十一

哀四年《傳》：將通于少習以聽命。杜註：「商縣武關也。在今陝西商州東，楚通上雒阨道。今自河南之南陽、湖廣之襄陽入長安者，必道武關。後入于秦，秦以封衛鞅爲商於邑。自河南鄧州內鄉縣至陝西商州，凡六百里，皆古商於地，武關在其內。自後秦屢出兵武關，攻楚成建瓚之勢矣。」

太行詰屈阪羊腸，少水封尸事更狂。不是

危疑等風鶴，當令單騎縛齊光。五十一

齊莊公伐晉，取朝歌，爲三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封少水乃還。案：太行陴在懷慶府城北，所謂羊腸阪也。少水即澮水，在絳縣，逼近晉都。是時晉方懼欒黶爲內應，故按兵不動，徐俟其退而，使趙勝帥偏師追之。不然，豈止如殺之獲三帥已乎？

秦人滅郤志南圖，楚却移郤好避吳。白起  
功成置南郡，百年未竟舊遺模。五十一

僖二十五年秦人、晉人伐郤，文五年秦人入郤，蓋欲

圖南出武關，然終不能有其地。至定公六年，楚避吳之侵北去，徙都郢，謂之鄢郢。頃襄王二十一年秦白起拔郢，置南郡，楚東北保陳城，明年又遷壽春。蓋白起所拔之郢，即僖二十五年秦穆公所圖之郢也。至拔郢之歲，統計凡三百五十六年。

韓原戰勝賦河東，不久歸還晉尚雄。魏獻  
西河十五縣，空教吳起泣成功。五十二

僖十五年秦、晉戰韓，獲晉侯，秦始征晉河東。河東即河外列城五，晉人背約不與者。僖十七年秦賈、晉太子圉，仍歸晉河東。蓋今陝西同州府及華州之境。左傳所謂「虢略、華陰也，少梁、北徵、彭衙、綏首之戰皆在此地」。三家分晉，地入魏。秦惠王六年魏始納陰晉，八年納河西地，十年納上郡十五縣，由是河西盡入于秦。吳起去西河而泣，曰：「使畢我能，秦必可亡，西河可以王。」自僖十五年至戰國秦惠王十年，統計凡三百十六年。

大峴關山古穆陵，齊南天險實堪憑。戰爭  
不見《春秋》傳，強晉東來道不登。五十四

僖四年《傳》：「齊地南至穆陵」。穆陵關在山東青

州府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劉裕伐慕容超，兵過大峴，喜形于色，即此。青州與魯、莒、杞三國接界。

平陰廣里肇長城，魯、衛東貽執政爭。晉水波高北風競，空聞殺馬格追兵。五十五

襄十八年諸侯同盟齊，齊侯禦諸平陰，難防門而守之廣里。今山東泰安府平陰縣東北三十五里有古平陰城，防門去平陰二里，即齊築長城之始。又格馬山在濟南府長清縣東南六十里，即夙沙衛殺馬塞道處。

虎牢天下據中樞，南北東西孰敢逾。服鄭制荆成晉悼，韓侯從此啟雄圖。五十六

虎牢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二里，初屬鄭，後屬晉。襄十年諸侯之師戍鄭虎牢，即此。後三家分晉，段規謂韓襄子曰：「必得石溜之地，即虎牢也。」後韓哀侯卒以此滅鄭。

夾寨沿河梁，晉爭契丹南渡亟親征。澶淵自古襟喉地，林父居廩盜弄兵。五十七

襄二十年盟于澶淵，杜註「衛地，近戚田」。古澶淵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之西北，往時大河經流于此。

梁、晉爭時，晉王存勖于此築夾寨城。時河流闊遠，兩城相距三十里，故有南澶、北澶之目。宋景德初，寇準勸帝親征，駕至南城，準固請渡河御北城門樓，士氣百倍，即夾寨之兩城也。戚爲衛孫林父邑，在開州北七里。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于是文子遂叛。

馬陵狹道可藏兵，此地春秋曾會盟。萬弩深林夾道伏，終教豎子遂成名。五十八

成七年同盟于馬陵，杜註「衛地，在陽平元城縣東南」。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道，即孫臏伏弩射殺龐涓處。考史記·世家，此時魏尚都安邑，乃齊入魏境必由之道也。

彭城南北往來衝，吳、晉通聯遏楚鋒。猶有偃陽口中蝨，不由王命晉家封。五十九

春秋時彭城爲宋有，今江南徐州府嶧縣接界。襄十年晉滅偃陽以與宋，欲通吳、晉往來之道。

汝寧府治古懸瓠，南北兵爭最要區。此地

春秋沈子國，平輿屬楚蔡先驅。六十

今河南汝寧府治有平輿故城，在汝水南岸，春秋時故沈子國。定四年，晉人使蔡滅沈。後屬楚，爲平輿邑。晉杜預時猶仍平輿之名，亦謂之懸瓠城。南北朝用兵，懸瓠爲必爭之地。

楚陵中夏恃方城，百萬雄師莫敢撓。連日直苞申國地，戍申不用怨周平。六十一

方城，山名，在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楚人因山爲固築連城，東向以拒中國，起葉縣至唐縣，連接數百里，苞絡故申國之地。僖二十五年楚子人居于申，杜註申在方城內，故曰入是也。楚文王滅申在莊十八年。至僖四年屈完對齊桓公即云楚國方城以爲城，蓋楚得申地即經營方城。楚之強橫莫制，實始丁滅申也。平王東遷，申已被楚侵伐，故平王戍之，詩人興刺。至入春秋滅申之歲，已近百年矣。楚之覬覦申國非一日，則申之係周利害豈淺鮮哉！

楚扼長江最上流，吳兵更擾東北陬。防淮全恃州來險，一失藩籬到郢州。六十二

州來，楚邑，爲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阻淮爲固。吳畏楚上流，出兵多從淮右北道，壽州是其要害。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師大奔，州來遂失，自是入郢之禍兆矣。雞父在今壽州西南六十里。

鍾離天險號難降，梁、魏兵爭劍戟撞。起自春秋吳、楚世，巍然百雉奠南邦。六十三

昭四年，楚城鍾離，州來居巢以備吳。鍾離爲今江南鳳陽府鳳陽縣，控扼淮水，南北朝時爲重鎮。梁天監五年魏將元英圍鍾離，邢縡謂鍾離天險，必無克狀，魏主不聽，梁遣曹景宗、韋叡督軍二十萬赴救，魏人敗走。

上庸蜀、魏互相攻，孟達、申耽反覆踪。白馬金城空歎息，楚莊圖霸首侵庸。六十四

庸國在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秦置上庸縣。建安十四年先主遣劉封、孟達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降。後孟達復以城降魏，其城號白馬寨。孟達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而更失之。」《春秋》文十六年，楚使廬戡襲侵庸，遂滅庸，蓋莊王圖伯之始事也。

白水真人氣鬱蔥，春陵帝里舊唐風。晉陽  
本自伊耆後，肅爽成仇郢市空。六十五

唐本堯後，夏，殷徙封晉陽，周成王徙之于許，郢之  
間，而以其地封叔虞。春秋唐惠侯是其後。定三  
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止  
之。由此遂結仇。明年，道吳人伐楚入郢，又明年，爲  
楚所滅。漢元帝時，以蔡陽之白水鄉徙春陵，戴侯仁  
爲春陵侯，屬南陽郡。蘇伯阿過之，曰：「氣佳哉，鬱  
鬱蔥蔥然！」即此。今爲唐城鎮，在湖廣德安府隨州  
西北八十五里。

楚雖三戶足亡秦，項氏兵來三戶津。夷考  
當年渡河處，春秋晉地果誰真。六十六

哀四年，晉人執戍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戶。史記  
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後項羽果使蒲將  
軍日夜引兵，渡三戶，破章邯。說者以爲亡秦之讖。  
今考三戶津，服虔曰「漳水津名也」，在彰德府治臨  
漳縣西三十里，春秋時爲晉地。楚之三戶在今南陽  
府內鄉縣西南。內鄉距臨漳驛道一千三百里，地名  
偶同，不可以此混彼也。

楚地蔓延多險阻，六十萬衆始能平。深山  
大澤多英物，劉、項還從楚地生。六十七

秦王翦破楚用六十萬人。後項羽，宿遷人；漢高帝，  
沛縣人，俱屬今徐州府，當日係楚地。

自四十六至六十七共二十二首，論列  
國險要。

官山府海致齊強，旋入陳家爲國殃。興霸  
即成竊國計，國之重寶慎收藏。六十八  
曲沃初由支子興，驪姬奪嫡更堪懲。從今  
無畜群公子，本削終教異姓乘。六十九

宣二年《傳》：「初，驪姬之亂，晉詛無畜群公子。」《正  
義》曰：服虔以驪姬與獻公爲此詛，非也。乃文公  
懲驪姬之禍而設此詛爾。考文公諸子，雖在秦，樂  
在陳，黑臀及襄公之孫談在周，無在本國爲卿大夫  
者。知是文公本意，非踵驪姬舊法，蓋矯枉過正。  
自是權移六卿矣。

公族、旄車加趙氏，宗藩大柄世卿操。揚干  
及愁無通顯，盟會從來不執羔。七十

晉成公即位，宣卿之適子以爲公族，使教公之子弟。

于是趙括爲公族大夫，趙盾爲施車之族，晉之公族

無通顯者，見傳惟悼公之弟揚干、悼公之子愁二人。

終春秋之世，晉公子未嘗見經。定八年，公會晉師

于瓦，范獻子執羔。周禮：大宗伯卿執羔。

七穆、三桓、張魯、鄭、晉無公子執朝權。從

教廢食還懲噎，莽、懿千秋好作緣。七十一

春秋時會盟征伐，列國諸公子見于經者甚衆，魯、

鄭則非公子不行，惟晉絕無，此春秋變局也。齊則

崔、慶、樂、高遞執國柄，亦稱公族，迨自相吞滅而陳

氏興矣。

楚之立國最堪師，委任宗支更不疑。命將

尤能嚴賞罰，喪師辱國莫逃誅。七十二

楚之令尹執政俱用公子爲之，不參用異姓。然每有

敗績，輒必誅不赦，城濮之敗誅子玉，鄢陵之敗誅子

反，陳之叛誅子辛，惟柏舉之戰囊瓦以逃鄭免。所

以權不下移，累世彊盛。

晉當典午，曾南渡，楚際春秋向北遷。南畏

吳侵徙郢都，西憂秦逼就淮川。七十三

楚郢都爲今荊州府治江陵縣，定六年徙郢于都，爲

襄陽府宜城縣。戰國時白起拔郢，遷郢陳，爲今河

南陳州府，又遷壽春，仍謂之郢，今江南壽州，是由

南而向北也。

季子能全讓國高，終令傳位闔閭饗。誅鋤

骨肉摧殘甚，夫概功成卒逋逃。七十四

季札不立而立王僚，係夷昧之子，所以闔閭欲圖篡

弑，其後疎忌骨肉，使徐執公子掩餘，鍾吾執公子

燭庸，二公子皆奔楚，夫概有破楚大功，卒奔楚，爲

堂谿氏，所以一蹶不復振。

仲尼沐浴討陳恒，全魯加齊力尚勝。決勝

審知彼己策，伊川持論太無憑。七十五

事見哀十四年獲麟之後，孔子勝齊確有成算，非以

空言作一好題目告君者，左氏載孔子之言甚明，

伊川謂勝齊爲孔子之末務，是不免以人國爲僥倖

也，竊恐未然。

自六十八至七十五共八首，論列國廢

興大要。

莒國初封舊介根，葛盧朝魯事難論。于今

高密膠州地，曾有夷人解獸言。七十六

杜註：介，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今萊州府高密

縣西有黔陬城，膠州南七十里。有介亭，蓋高密與膠州連壤也。又高密縣東南四十里有計斤城，《春秋》

謂之介根，莒始封邑。

長狄三人九畝身，弟兄都歷百年春。不知

何地堪君長，絕種離奇恐未真。七十七

《公羊傳》第云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

不詳其立國何地。杜預云：「鄆，防風氏之後，漆

姓。至《國語》以長狄即古汪芒氏，守封隅之山，韋

昭註云：山在吳郡永安縣，尤誕妄。

驪戎舊在陝臨潼，納女驪姬國祚空。積怒

山川能作祟，晉疆蚤徹漢新豐。七十八

驪戎，國名。杜註：在京兆新豐縣。新豐，漢高帝

置，今爲陝西西安府臨潼縣。案：《國語》：「晉獻公

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

史蘇曰：「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是爲女戎，三代皆然。」魏冰叔曰：「後世滅國，其所滅之國，山川之主，必積其怨怒，生殊尤，入後宮爲患害，用以傾覆宗祀，如驪姬及隋宣華夫人是也。據此，則晉地早已踰河而西矣。」

小戎陸渾本燉煌，重耳姬甥後嗣昌。允姓  
姬宗支派別，史遷女弟說荒唐。七十九

晉獻公娶女于戎，大戎子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

夷吾。杜註：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

允姓之戎。孔疏：狐氏出自唐叔之後，狐伯行之子

實生重耳，狐偃其舅。在今陝西延安府境；小戎，

瓜州之允姓戎，爲今燉煌，後遷中國爲陸渾，在今

河南嵩縣。瓜州在今陝西肅州衛西，即詹桓伯所謂

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者，蓋爲惠公母家，故挾以偕

來也。二公子母姓各別，《史記·晉世家》謂夷吾

母，重耳母女弟也，可發一笑。

肥、鼓俱遭晉剷除，鮮虞尺土幾紛拏。中山

立國開王號，界在燕、齊抵霸餘。八十

鮮虞，名中山，與肥、鼓俱白狄別種。春秋季年，晉



竭力攻鮮虞，終不能滅。至戰國時僭號稱中山王，與趙、魏並。今直隸正定府治西北四十里有鮮虞亭。

自七十六至八十共五首，論春秋四裔。

山川阻奧，隔舟車，戎裔中華錯雜居。晉、楚并吞俱失記，周初列國萬千餘。八十一

周時蠻、夷、戎、狄錯處中夏。大抵近山者爲戎，近水者爲夷，廣莫之地爲狄，如淮夷、徐戎、赤狄、白狄之類。先王第設方伯連帥以統屬之，未嘗必欲驅逐剪除而後已也。蠻、夷以姓名自通于天子者，雖大皆曰子，如今湖南、兩廣蠻峒之地，動輒數百里。春秋時北方亦多有之。晉所滅留吁、甲氏、陸渾，楚所滅戊蠻子，特以其來告而後書耳。又凡諸侯滅國，不赴告則不書，則知周初執玉帛者蓋萬國也。

周當八百會同初，推戴功高難剷除。封建屏藩先懿戚，半仍舊地奉車書。八十二

周初封國，同姓五十餘人，而中國空地殊少，如滅奄以封伯禽，滅三監以封康叔，滅唐以封叔虞，其餘非有罪不遽除也。封召公于燕，封太公于營丘，周初

已屬荒遠之地。此外如薛、如呂、如徐、如巢、如越、如庸、蜀、盧、濮、焦、祝、鮒、遂，以及群舒、六、蓼爲皋陶偃姓之後，俱係夏、殷舊封，先王因而不改。

蕭叔酬功宋附庸，夔因廢疾就他封。東遷亦有分茅典，不係初年大小共。八十三

宋蕭叔大心立桓公有功，宋封之以爲附庸。又僖公十六年楚人滅夔，杜註，夔，楚同姓國。《鄭語》孔晁註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楚人廢之，熊摯自棄于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以及郕黎來進爵爲子，王命曲沃爲晉侯，皆係東遷後封典。蕭爲今江南徐州府蕭縣。夔即歸，今湖廣歸州治東二十里有夔子城。

自八十一至八十三共三首，論封建源流。

蒼莽河從西北來，黎陽、白馬望中開。流經鄭、衛迤齊北，無棣溝通海曲隈。八十四

禹貢導河積石，至東過洛汭，洛汭爲河南府鞏縣，以上黃河俱束于山峽之間，千年不易。至于大

休，大伾山在今濬縣，即古黎陽，爲河之北岸。其南岸爲白馬，即今之滑縣，大河經流其中，乃古河道自東折向北處。今則南徙三百里，在開封府城北十里矣。河道遷易自大伾始。春秋時白馬爲衛楚丘，稍西爲延津縣，即鄭之廩延。又東北爲開州，即衛之澶淵。又東北爲汲縣，即衛之南河，晉文公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處也。又自東而北則爲齊之無棣，無棣即九河入海處。今山東武定府海豐縣有無棣溝，合南津河東入海。南津乃九河最東第九河也。

周定五年河始徙，春秋年數恰中央。大伾右轉流從北，却繞山南迤邐長。八十五

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是年係己未，爲魯宣公之七年。自隱公元年己未至此，恰一百二十一年矣。禹河則繞濬縣之西而北流，河徙後則繞濬縣之南，經大伾山之足折而東流。禹貢所謂「北過洺水，至于大陸」，此時已無之矣。自是河流潞、滑之間二千年，前首所謂黎陽、白馬望中間也。蓋此時已與禹迹微分，同一大伾，而一經其西，繞其南，正對白馬南岸。嗣後河屢決而南，河流

更在濬縣之南三百里，爲開封府城北十里，而至于大伾之迹亦不可復問，爲今日之河道矣。前首所云乃春秋宣公七年以後之河道也。宣公六年河未徙以前，河離滑縣、開州尚遠。詳見河圖說。

王莽旱時清，濟絕，餘流今作小清河。發源趵突溫泉水，迤邐青、齊入海波。八十六

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濼即今之小清河，其源即趵突泉，在濟南府治歷城縣西南濟水伏流重發處也。流經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七縣，以入于海，蜿蜒六百餘里。故道就湮而水橫決，爲諸邑患，民多曲防盜決。本朝康熙某年張鵬撫山東，斥豪強之占河身爲田者，疏請濬，復建石閘以備旱潦蓄洩，遂爲水利。此濼水之見于今日者也。詳見徐東海《憺園集》。趵突泉冬溫，故又謂之溫泉，北注則謂之濼。

大江無恙截南區，衆澤分流勢轉紆。彭蠡、九江和震澤，宛如傳舍列通衢。八十七

江、河俱橫截中夏，乃河屢易而江如故者，固緣河性湍急，亦由河處北方，爲百川之委，無諸澤爲之滯

蓄，如鰲養、昭餘祁及孟諸諸數俱乾涸，夏、秋霖雨歸併一河，故屢決而遷；江則有洞庭、鄱陽，俱數十里，列峙東西，如人狂奔得憩息之處，自然不至顛蹶，蓋亦地勢然也。春秋時諸澤尚未乾涸，故河至西漢始決溢，其理可想見。

淮瀆于今未失常，黃流吞噬軼分疆。刷黃仍藉清淮力，持正還能力砥狂。八十八

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至今仍由禹貢故道。因河屢南徙，至元之季年，徑從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與淮合，兩瀆併而為一。自有明潘季馴治河，專恃固隄，東淮清水刷黃泥沙，使通流入海，故淮盛則可敵黃，淮弱則黃淤塞而決潰，是淮之為功大矣。

三折如巴江水源，建瓴千里迅如奔。益州已吸金陵勢，吳、楚平分天塹門。八十九

春秋時大江經流巴、楚、吳三國，後世晉、隋取金陵，皆用益州樓船。

鉅野澤承河、濟委，河遷濟絕涸成阿。猶餘

南旺湖中水，南北分流濟運河。九十

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大野一名鉅野，在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東五里，濟水之所絕也，屢經河患，自漢以來衝決填淤凡四五度。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此處。及河南徙，遂涸為平陸。今為鉅野及嘉祥二縣地。王氏樵曰：南旺湖在汶上縣西南，綦迴百五十餘里，漕河貫乎其中。有東湖、西湖，東湖北接馬踏伍莊坡以及安山諸湖，南接蜀山馬場坡以及昭陽諸湖，即古之大野澤也。今有分水龍王廟，三分北流，七分南流，以濟運。

海口微高瀦太湖，鄱陽北阻大江紆。自餘十藪皆乾涸，雲夢、圃田今已無。九十一

夏氏允彝曰：震澤入海之地亢若仰盂，水反流而趨內，內溢而外噴，故激蕩靡寧。朱子謂：彭蠡在大江之南，地形北高而南下，其北流入江處反為江水所遏，因却而自瀦。一故二澤至今不改。其餘鉅野、雲夢皆涸為縣，圃田、孟諸亦幾成平陸矣。詳見在

秋時數澤論

元建燕都行海運，雲帆轉稻自唐先。那知

## 吳霸爭齊日，已辦舟師入海船。九十二

哀十年吳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此爲海道之始。詳

見《春秋時海道論》。

連屬江、淮、沂、濟波，積成今日轉漕河。夫

差爭長黃池歲，却已功成半又過。九十三

哀九年吳城邳溝通江、淮，杜註：「通糧道也，今廣陵

邳江是。」又哀十三年會于黃池，杜註：「在封丘縣

南，近濟水。」《國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于

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

池。」案：邳溝今曰漕河，亦曰官河，起于揚州府城東

南三里，歷邵伯、高郵、寶應諸湖，北至黃浦，接淮安

界。其合淮處曰木口，在淮安府北五里。自江達

淮，南北共長三百餘里。又十三年既溝通江、淮，遂

帥舟師自淮入泗，自泗入沂，復穿魯、宋之境，連屬

水道，有不通者鑿而通之，以達于封丘之濟，即杜氏

所云「近濟水」也。蓋吳人溝通之路，由今考城過杞

縣北境，歷蘭陽而至于封丘。今日漕河由淮而北，

連合沂、泗、汶、洸及山東諸泉以濟運，都做其遺法。

《漕河沿革考》曰：「漕河之北段即元人之會通河，其

南段春秋吳子所開之邳溝也。北段萌芽于元，南段

兆始于吳，至明而大備，總爲我朝萬世之利

南海春秋尚未知，屈完之對屬誇辭。濱東

齊地連吳越，三國時勤海道師。九十四

哀十年吳徐承帥舟師自海道入齊，十三年吳爲黃池

之會，越范蠡、舌庸帥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俱用海

師，以三國俱邊東海故也。春秋時中國尚無閩、廣，

故未知有南海。屈完之對，及鄭伯行成楚子云「俘

諸江南，以實海濱」，皆虛言耳。

自八十四至九十四共十一首，論川瀆

改易及今日漕運海道來由。

亞父封條漢廣川，晉初疆域太相懸。鳴條

近在今安邑，《通雅》諸書竟失傳。九十五

桓二年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杜註但云晉地。

《通雅》云：「河間府景州有古條，漢周亞父封條侯，

即晉條地。」近《皇輿表》祖之。案：穆侯當周厲、宣

之時，晉地安得至此？今山西解州安邑縣北三十

里有鳴條岡。《括地志》云：「岡北與夏縣接界，即

舜所葬。《孟子》曰「舜卒于鳴條」，《尚書大傳》「湯伐桀戰于鳴條」，即此。「以此爲晉條邑，庶幾近之。」

今日中牟鄭圃田，佛肸畔處迹終湮。征南不解知何地，漫說湯陰亦未然。九十六

今河南開封府之中牟縣在大河之南，係鄭地，至漢初始置中牟縣，春秋時未有中牟之名也。春秋晉之中牟，杜註第六云「當在河北」，不詳何地。據各處傳文及國語，約當在今直隸順德府邢臺、邯鄲之間。今日第當傳疑。雖以近日閻百詩之精于地里，亦云無可考。而史記張守節正義以湯陰縣有牟山，謂中牟當在其側。今方輿紀要與高氏地名考俱從之，亦未必然也。余脩《河南省志》，曾詳辨此，有春秋時中牟論。

楚邑丹陽係秭歸，女嬃遺蹟是耶非。朱方別有丹陽郡，班志傳訛失據依。九十七

楚封丹陽，在今湖廣歸州東南七里，熊繹故封也。亦曰秭歸。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因名秭歸。」離騷所謂「女嬃之嬋媛也」。班固地里志謂楚始封在丹陽郡丹陽縣，大謬。丹陽郡

今爲江南鎮江府丹徒縣，東晉時爲重鎮，丹陽尹常以皇子爲之。

衛邑原來兩楚丘，開皇並置本春秋。班《書》謬列從成武，滑縣漫同己氏州。九十八

穀梁于兩楚丘皆言衛邑，而不明其處。至隋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丘縣。一在漢己氏縣，以成伐凡伯之楚丘爲名。己氏，春秋時爲成州，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東南四十里。一在漢白馬縣，即齊桓公所封者，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儼然其明班固地里志于山陽郡成武縣下註云：「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則以滑縣混同曹縣，大謬。

宗邦並列兩平陽，新泰、高平各一方。稽古兩援盟越事，東南不辨魯封疆。九十九

魯有兩平陽。一爲東平陽，是魯本有之邑。宣八年「城平陽」是也，杜註「泰山有平陽縣」，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有東平陽城。晉羊祜爲平陽人，奏立新泰縣。今仍之。一爲南平陽，向本祁邑，魯取之。哀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令魯還祁公，與之盟于

平陽是也。杜註云「西平陽」，「西」字當作「南」。孔疏：高平南有平陽縣。今兗州府鄒縣西三十里有南平陽城，後屬齊。孟子：戰勝齊，遂有南陽，<sup>①</sup>即此。景范氏于兩平陽下俱引《左傳》盟越后庸事，高江村《地名考》刪一存一，遂以宣八年之平陽下註云：案：哀十七年公及越后庸盟于平陽，即此。兩地混而為一矣。景范、江村俱精于地里，而不免于此，此千慮之一失也。

豫章廬、皖及饒州，六見經文迹可求。漢代郡名非昔地，南昌尚隔楚江修。<sup>一百</sup>

春秋時豫章地極廣，今江南廬州府之巢縣、鳳陽府之壽州、安慶府泗州及江西之饒州、南康二府，盡鄱陽湖之境，吳、楚、越三國接界處。當日吳、楚交兵，豫章凡六見于《左傳》。南昌在鄱陽湖之西，吳兵未嘗至南昌也。柏舉之戰，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即指淮汭，今日壽州地耳。世多以江西之南昌為豫章，乃漢分九江置豫章郡，南昌是漢豫章郡治耳。按之《春秋》當日之地形，殊不合也。

鄭重滅許在容城，葉地西偏敢撼荊。漢縣

華容郢都側，楚雖新敗豈能爭？<sup>一百一</sup>

定四年楚遷許于容城，六年春鄭遊速帥師滅許，杜註：因楚敗也。此許當為葉縣之許。昭九年傳：遷方城外于許，杜云：許遷于葉，因即謂之許是也。鄭至是凡再滅許矣。其舊許之地在許州，已為鄭所奪。容城當即在葉縣西。蓋葉在楚方城之外，故鄭得因楚之敗乘機取之。應劭以為即漢之華容。案：華容城在今荊州府之監利縣，逼近郢都。此時昭王新復國，鄭師豈能至此？

祝其城在贛榆西，魯國南疆更遠齊。盟會須當接界地，稱為夾谷屬無稽。<sup>一百二</sup>

祝其，漢縣，屬東海郡，地在今江南海州贛榆縣西五十里，當魯之極南。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杜註：夾谷即祝其。後漢志：東海郡祝其縣即古夾谷。以道里計之，祝其縣僻處海隅，去齊、魯之都數百里，非會盟之輟所宜至。且齊強魯弱，齊豈能越國

<sup>①</sup>「南」，原作「高」，今據《四庫全書》本、《皇清經解續編》本改。

而會于其地？魯亦無爲挈齊而會于其國之極南也。高氏《地名考》以山東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夾谷山，一名祝其。《彙纂》又以爲齊、魯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而以泰安府萊蕪縣之夾谷峪爲萊兵劫魯侯處。近日《山東通志》以新設青州府之博山縣有地名顏神鎮爲當日之夾谷，爲萊蕪、淄川二縣適中處，庶幾近之。

齊、曹各有重丘地，曹縣、東昌迥不同。兩國並從元凱註，宛溪于此又朦朧。一百三

襄十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衛伐曹取重丘。杜註：曹邑，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五十里。又襄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丘，杜註「齊地」，在今東昌府東南五十里，跨往平縣界。兩國分註甚明。景范氏《方輿紀要》以襄十七年衛所取之重丘即註東昌府，謂「爲曹北竟之邊邑，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即此」。混而一之，殊誤。

自九十五至一百三共九首，論從前地里差譌處。

近關脫屣等浮雲，廢置由來總不聞。馮道老奸狙僮術，卷懷高蹈事宜分。一百四

襄十四年衛孫林父將出獻公，告蘧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襄十六年甯喜將弑其君剽而納獻公，復告伯玉，伯玉曰：「緩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復從近關出，此左氏之謬也。夫伯玉食君之祿，而首尾十二年之間此廢而彼入，彼入而此弑，漠然不關其慮，若無與己事者。此長樂老人之歷事五代，豈伯玉大賢而出此？而子朱子乃引爲卷而懷之之證，恐未可訓。詳見《蘧伯玉論》。

一百四一首，論《左氏》差謬。

徒父占辭說涉河，候車東敗是秦戈。征南詮解殊疎謬，地里推尋矛盾多。一百五

僖十五年韓之戰，卜徒父筮之，曰「吉涉河」，三字要連讀，是卜徒父口中語。①猶襄十八年傅子曰

①「徒」，原作「從」，今據《四庫全書》本、《皇清經解續編》本改。

克見血。左氏每有此文法。若說秦軍涉河，則韓原之地當在河以東，于陝西韓城縣解不去矣。候車是秦之游兵，如今之探騎。「侯」同「候」，古人二字通用。係秦車，非晉車。若說晉車敗，是秦已得勝，穆公安用詰徒父？杜解殊謬。詳見杜註正義。

焉用喪歸屬晉侯？繆公本意不成仇。若

從杜解支離甚，伉儷情深輟闕謀。一百六

秦伯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

兩「歸」字俱屬晉侯說，下文有「必歸晉侯」可證。文

義本易解。杜註云：「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

穆姬在內，如何云「喪歸」？且穆公竟成懼內之人，

真所謂「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矣。

沃盥旋揮系屬連，英雄降服豈徒然？湔衣

揮水鄰調戲，情事相懸有萬千。一百七

僖二十三年《傳》：「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

沃盥，既而揮之。」案：沃盥是執巾櫛之事，既而知是

懷嬴係姪婦，欲揮令遠去，故懷嬴怒曰「何以卑我」。

降服而囚，只是當日畏秦威耳。杜註：「揮，湔也。」

正義解之曰：「懷嬴奉匜，為公子澆手，既而以潑手揮之，使水湔污其衣。如此，則此時已屬調戲情事，正是相反。」

鳩茲江水屬蕪湖，吳地烏程天一隅。南北

懸殊千里外，追奔曷用過吳都？一百八

襄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為今

江南太平府蕪湖縣。杜註：「衡山在吳興烏程縣

南，今為浙江湖州府附郭。是時吳都尚在無錫，烏

程更在無錫東南三百里，何用追奔至此乎？疎舛

甚矣。」

生而賜族本劉炫，穎達譏彈已在先。仲氏、

季孫從後得，康侯祖述亦徒然。一百九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胡傳謂：「季友、

仲遂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春秋》書此以著壞法

亂紀之戒。」案：賜氏之說本出于劉炫，《正義》已駁

之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如仲遂、叔肸皆名字雙

舉，無以為氏之理。劉炫謂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族

以規杜過，非也。」仲遂生時止稱東門氏，成十五年

仲嬰齊卒，《傳》云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



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季友至孫行父始稱季孫氏。其生時之「季」與「仲」非氏也，胡氏之說誤。

劉君規杜未爲真，孔氏依阿是諛臣。千慮何妨存一失？後人無用護前人。一百十

劉炫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穎達謂其雖規杜氏，義實淺近，固然。然韓之戰，劉炫以侯車敗爲秦伯車敗，云：「侯者，五等總名，國君大號。且韓戰之前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敗』？」其說甚允。而穎達必強申杜氏之說，謂：「秦是伯爵，晉實是侯爵，既云侯車敗，故知是晉侯車敗。」如此則秦車當云伯車，楚車當云子車乎？可發一笑也。又云：「敗是車有敗壞，非兵敗。強解殊甚。凡杜氏之稍有違悞者，必曲成其說，如此等類，不一而足。」

劉炫矜伐性多爭，穎達攻劉義極精。獨到征南違反處，更無一語爲持平。一百十一

孔氏《正義序》內謂劉炫「意在矜伐，性好非毀」。其攻劉氏規杜，如僖二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及襄二十一年傳「祁庶其以漆，問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二條，仲杜抑劉，可謂析入牛毛繭絲。但其他杜有

未安而劉規之爲得者，必曲護杜氏，其覺無謂。且杜最精地里，而孔子地里特疎，凡涉地里處多置不解。如柏舉之戰，謂吳兵自東而追至西者，尤誤。

自一百五至一百十一共七首，論杜註、孔疏、胡傳之失。

號滅西歸絕好音，申亡南服啟雄心。春秋晉、楚平分勢，兩國存亡痛鉅深。一百十二

晉滅虢，得陝州靈寶桃林之地，鎬京消息中斷；楚滅申，有宛謝南陽，營方城，逼近洛邑，自是春秋爲晉、楚之世矣。

此一首總論春秋全局。

往日譚經兒戲同，聽人傳說任西東。而今紙上看形勢，歷歷輿圖指掌中。一百十三

補遺

越棄江、淮就故封，史遷耳食未宜從。武城烽火曾相接，隔遠如何有戰攻？

《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東侵，廣地至泗。」泗上蓋今揚州及徐、泗等地。考吳越春秋、竹書紀年，越絕書，俱云越徙都琅琊，起觀臺以望東海。琅琊爲今山東沂州府，其所屬日照縣向係海曲，疑所謂觀臺即于此。《左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言邾、魯之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公又嘗如越，武城嘗有越寇，武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若棄江、淮，則后庸使命之往來，公之如越，越之寇武城，中間俱隔一楚地，則知《史記》之說非也。

楚疆不越洞庭湖，此外殊方天一隅。吳起相荆新闢地，春秋原不隸輿圖。

長沙府以南俱爲百蠻地，楚莊王時群蠻從楚子滅庸，自後蠻服楚，鄢陵之戰，蠻從楚擊晉，然皆不隸板圖。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漸由湖南以開兩廣矣。春秋時並非楚地也。

沙鹿于今隸大名，經爲天下志山崩。祇緣卜偃言亡國，適會韓原與禍并。

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

有大咎，幾亡國。」僖十五年十一月壬戌，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後儒遂謂沙鹿是晉地。胡傳云：

春秋書沙鹿崩于前，書獲晉侯于後，事應具有。

此不考地里而曲徇《左氏》之過也。案：杜註「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山」，在今北直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其西有沙鹿城，去晉疆絕遠，晉當惠公時，其地未至于東方也。沙鹿即五鹿，杜註「衛地」，僖二十三年《傳》「晉公子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史記·年表》是年爲僖公十六年，即秦、晉戰韓之明年也。公子由狄過衛，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杜註「陽平元城縣亦有五鹿」，近志：「今大名府有五鹿城」，屬元城縣者，即沙鹿城也。由晉而狄而衛，道極遼遠，沙鹿非晉地明甚。因《左氏》好言災異，附著晉卜偃之言，而韓原之役適與之會，後儒不察，遂以沙鹿屬之晉，而不知此日之晉尚未有沙鹿也。僖二十八年文公伐衛，取五鹿，沙鹿屬晉。未幾又屬衛。至哀四年齊、衛救趙，稷于邯鄲，圍五鹿，又屬晉。蓋當春秋之季，晉地直跨至山東界，沙鹿始爲晉有，不得據其後以概夫前也。公羊云：「爲天下紀異，此爲得之。」

江、漢初逢大別山，楚、吳角鬪此中間。康成錯解安豐縣，顧氏仍譌未肯刪。

《禹貢》漢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春秋》定四年吳、楚柏舉之戰，自小別至于大別。大別山在今湖廣漢陽府城東北百步、武昌府之西，漢水觸山迴南入江處，即今之漢口也。康成註：禹貢謂在今之安豐，《史記索隱》及班固《前漢志》亦云「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西南」，而《方輿紀要》亦從之，皆悞也。安豐之大別另是一山，與禹貢、左傳俱無涉。安豐爲今江南壽州，大別山在今潁州府霍丘縣西南八十里，去漢口絕遠。孔氏穎達曰：「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是近漢之名，無緣反在安豐也。

#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孫：重光校字

## 春秋列國官制表叙

《周禮》爲周公制太平之書，世儒多疑其僞，獨有宋程、朱諸大儒亟稱之。然以愚觀之，竊有未盡然者。昔先王經理天下，天子治內，諸侯治外。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特詳于列國君卿大夫士，其見于《戴禮·王制》尤詳。而《周官》三百六十，獨列畿內之官，及于醯、醢、酒、漿之細，而于侯國之官概未之及，僅于《秋官》大行人及《春官》典命列其交際之禮與其命數，而其職事則無聞。竊疑周公勒成一書以垂治典，不宜舉近遺遠，詳小略大如是。

春秋距成周數百年，其列國之官制猶存《左氏》，因事類見，可得什一于千百。雖

其列國僭竊，或妄有改更，然其規模不其相遠也。《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明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案：僖十二年，管仲辭饗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宣十六年，晉侯請于王命，士會爲太傅，是卿命于天子之證也。晉鞏朔以上軍大夫獻捷于周，而王曰「鞏伯未有職司于王室」，是大夫不命于天子之證也。周制諸侯兼官，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故《左傳》曰「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而魯復有羽父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此出當時之僭，非周制矣。《左傳》紀晉事尤詳，其職官雜見于事內，孔氏爲疏通而證明之。如御戎當《周禮》之戎僕，司士當《周禮》之司右，騶當《周禮》之趣馬，公族當《夏官》之諸子，公路當《春官》之巾車，其制尤班班可攷。其名或天子所制，或列國自

命名，則均不可得而知矣。至太宰之名，則陳、宋與吳、楚俱有之。陳、宋爲三恪之後，吳、楚則僭王學者。

爲綜考其同，區別其異，于《春秋》魯史之內得見成周侯國之官制，用補《周禮》之闕遺，亦學《春秋》者之一大掌故也。輯《春秋列國官制表》第十。

春秋列國官制表卷十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金匱華玉淳師道參

周	魯	宋	晉	齊	楚	鄭	吳
宰	太宰	太宰		太宰	太宰	冢宰	太宰
隱元年，天 王使宰嚭來	隱十一年 《傳》：「羽父	少宰 桓二年《傳》：		《外傳》：「桓 公自莒反于 齊，使鮑叔爲	宣十二年 《傳》：楚少宰	昭元年《傳》	昭元年《傳》
歸惠公仲子 之贈。○《正	請殺桓公， 將以求太	「督爲太		宰。韋註 曰：「宰，太	如晉師。成	請于冢宰	請于冢宰
義曰：「周	宰。」○《正	宰。○按：		宰也。則齊	十年《傳》：太	矣。」○杜	矣。」○杜
禮·天官：	義曰：「天	宰。○按：		亦有太宰。	宰子商。十	曰：「冢宰，	曰：「冢宰，
「卿一人，小	子六卿，天	宰。○按：			六年《傳》：太	子皮。」○	子皮。」○
宰中大夫二	官爲太宰。	宰。○按：			宰伯州犁	按：此或以	按：此或以
人，宰天下大	諸侯則并六	宰。○按：			昭元年《傳》	爲執政之美	爲執政之美
		《傳》：「宋六卿				稱，猶南遺稱	稱，猶南遺稱

夫四人。」	爲三而兼職	三族降聽	遠敗疆爲太	季孫爲冢卿，
《宰夫職》	焉。昭四年	政，並以右	宰。二十	士會稱爲敖
曰：「凡邦之	《傳》稱季孫	師、左師、司	年《傳》太宰	爲宰，非鄭獨
弔事，掌其	爲司徒，叔	馬、司徒、司	犯。按：楚	設冢宰之官。
戒令與其器	孫爲司馬，	城、司寇爲	以令尹、司	太宰
幣財用。」既	孟孫爲司	六卿」，成十	馬爲要職，	襄十一年
掌弔事，或	空，則魯之	五年《傳》	太宰之官非	《傳》：「鄭使
即充使，此	三卿無太	「華元曰：我	楚所重。	良霄、太宰奭
蓋宰夫也。	宰。羽父名	爲右師。君		石如楚告將
桓四年，天	見于經已是	臣之訓，師		服于晉。」○
王使宰渠伯	卿矣，而復	所司也，是		程啟生曰：
糾來聘。	求太宰，蓋	宋以右師爲		「石奭爲
○《正義》	欲令魯特設	政卿也。太		良霄之介，則
曰：「傳言	是官以榮己	宰在六官之		太宰之官非
「父在，故	耳。以後更	下，而此		鄭所重矣。
名」，則于法	無太宰，知	《傳》云：遂		按：鄭六卿
當書字，但	魯竟不	相宋公」，蓋		其名可見者，
中、下大夫	立之。」	非常制。		司馬、司空、
例皆書字，	宰人	又按：僖九		司徒三官。

故註直言王	哀三年	年《傳》：宋	襄二年《傳》
官之宰，不	《傳》：「桓、	襄公即位，	云「子罕當
指小宰、宰	僖災，子服	以公子目夷	國，子駟為
夫。」	景伯命宰人	為仁，使為	政，子國為
僖九年，公	出禮書以待	左師，以聽	司馬，十年
會宰周公于	命。」○杜	政，于是宋	《傳》云「子駟
蔡丘。○杜	曰：宰人，	治。」襄九	當國，子國為
曰：「天子	冢宰之屬」	年宋災《傳》	司馬，子耳為
三公。」	○按：此當	「樂喜為司	司空，子孔為
僖三十年，	亦如宰旅	城以為政」。	司徒。盜殺
天子使宰周	之類。	《正義》曰：	子駟、子國、
公來聘。○		子罕賢知，	子耳。子孔
杜曰：「天子		故特使為	當國」，十九
三公兼冢		政。齊任管	年《傳》云「鄭
宰也。」		夷吾、魯任	人使子展當
按：王人見		叔孫婁，皆	國，子西聽
于經者，惟		位卑而執國	政，立子產為
宰書官。		政。」哀二十	卿」，三十年
《正義》曰：		六年《傳》「司	《傳》云「子皮



『穀梁傳』

曰：『天子之

宰，通于四

海』其意言

宰者，六官

之長，官名

通于海內。

當謂太宰之

長官耳，其

屬官不應得

通。而宰

頃、宰渠伯

糾則必非長

官，亦稱爲

宰者，蓋自

宰夫以上皆

通也。愚意

冢宰，紀法

之守。相公

城爲上卿，

是宋亦有以

左師、司城

執政者矣。

成十五年

傳：『向帶

爲太宰，魚

府爲少宰』。

○正義

曰：『六卿之

外，或少司

寇、二宰等

亦是卿官，

猶魯三卿外

別有公孫嬰

齊、臧孫許，

但非如六卿

等世掌國

政也。

授子產政，

曰：『虎帥以

聽，誰敢犯

子？』子產

爲政，是鄭

卿最尊者當

國，當國之

下復有爲政

一人，此二

卿未知以何

名命之。子

產以少正爲

卿，則六卿

之中當有少

正。又與宋

六官不同。

篡弑，王不能討；即位四年，未嘗一朝王室，而王使下聘仲子諸侯之妾，以冢宰歸贈，皆非禮也。故特書官以示譏。若宰夫以下，則如劉夏、石尚，書名可矣，何必具官？

《正義》說非也。又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國語》

襄九年宋災，《傳》「使西鉏吾庀府守」。○杜曰：鉏吾，太宰也。《正義》曰：「鉏吾太宰，傳無其文。《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杜以府爲六官之典，故使具官守。劉炫以爲府庫守藏。今知不然者，以百司府藏，

以王子虎爲  
太宰文公，  
而經兩書宰  
周公，皆在  
僖公時，或  
中有遺代。

宰旅

襄二十六年  
《傳》：「晉韓  
宣子聘于周，  
王使請事，  
對曰：『晉士  
起將歸時事  
于宰旅，無  
他事矣。』」  
○按：《周禮》  
太宰之屬旅  
下士三十有  
二人。

已屬左，右  
二師。上華  
閱討右官，  
官庀其司。  
向戌討左，  
亦如之。則  
府庫之物，  
二師總令群  
官所主。哀  
三年魯災，  
出禮書、御  
書、藏、象  
魏、皆以典  
籍爲重。明  
此府守是六  
官之典。○  
按：杜以府  
守爲六官之  
典，遂謂是太

宰之職，亦未有確據。

《周禮》一太

史掌建邦之

六典，小史

掌邦國之

志」，則六官

之典亦太史

所掌  
曾有

華史世掌典

籍，韓宣子

適魯觀書于

太史氏，是

他國典籍皆

史官掌之。

此安知其非

史職也？

襄  
十  
七  
年

傳  
皇  
國

父爲太宰

周	司徒	襄二十一年《傳》：	昭四年《傳》	文七年《傳》	桓六年	宣十一年	襄十一年	哀十五年	襄十七年
魯	司徒	杜洩謂季	麟曜爲司徒。	《傳》申繻	《傳》：「令	《傳》子孔	《傳》司徒	《傳》司徒	《傳》司徒
宋	司徒	孫曰：「吾	成十五年	曰：「晉以	僖侯廢司	徒。」○杜	授司徒。」	城沂，使封	人慮事，以
晉	司徒	王使司徒	實書名。」	爲司徒。	襄九年宋	災《傳》使	華臣具正	徒。○杜	曰：「僖侯
齊		禁掠樂氏	者，歸所取	焉。」○《正	義》曰：	《周官》司	寇掌詰奸	慝、刑暴	亂。當使
楚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鄭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衛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陳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卒伍，以起	掌其政教。	使郤穀將
徒役，以比	凡國之大	中軍。則
追胥，以此	事致民，是	謂廢司徒
追寇盜，是	司徒掌役	爲中軍者，
其所掌獲	徒也。言具	杜蓋據後
得罪人，乃	正徒，司里	事言也
使司寇刑	所使，遂正	
之耳。	所納，皆是	
昭二十二	臨時調民	
年《傳》：	而役之，若	
司徒醜以	今之夫役。	
王師敗績	司徒所具	
于前城。	正徒者，常	
	供官役，若	
	今之正丁	
	也。」	
	襄二十九	
	年傳宋司	
	徒見智伯。	
	杜曰：	

「司徒，華定也。」

昭二十二  
年《傳》：邊  
印爲大司  
徒。○按：  
此則宋又  
有少司徒。  
哀二十六  
年《傳》：皇  
懷爲司徒。

[illegible]

為宗伯之外	死按：	宗柝。○
杜曰：宗，此亦家宗人		按：此當亦是宗人之官。
廟昭穆	按：宋雖立六卿，而無宗伯。	襄二十二
之禮		年《傳》：
宗人家宗人附	《周禮》：	「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
哀二十四年《傳》：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大戕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鄭註	此家宗人也。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鬻夏獻其禮，對曰：「無之。」	大祝及男巫、女巫也。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	
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	春秋時多	



無之？」○祝、宗並

杜曰：宗稱，則諸侯

人，禮官。」之宗人當

按：諸侯周禮小

不應有宗宗伯之

伯，而《周職也、

禮·春官》

之屬有都

宗人，掌都

祭祀之禮，

家宗人掌

家祭祀之

禮。定四

年《傳》稱

魯公之封

有祝、宗、

卜、史，杜

氏解宗為

宗人。魯

語：哀

姜至，公使

大夫、宗婦  
 親用幣。宗  
 人夏父展  
 曰：「非故  
 也。」韋註：  
 「宗人，宗  
 伯也。」則  
 魯之宗人亦  
 謂之宗伯，  
 蓋其所掌  
 與《周官》  
 小宗伯同。  
 昭二十五年  
 《傳》：「叔  
 孫昭子齊于  
 其寢，使祝  
 宗祈死。」  
 ○按：此叔  
 孫氏之宗人，  
 即《周禮》  
 所云家宗  
 人也。

周				
魯	司馬家司	大司馬	司馬	齊
馬別見	少司馬	詳見後。		
昭四年《傳》	隱三年《傳》			
杜洩曰：「夫	大司馬孔父。			
子爲司馬，與	僖十九年			
「正書服。」	《傳》：「司馬			
杜曰：「叔	子魚。			
孫也。」《正	二十二年			
義曰：「周	《傳》：「楚人			
禮·夏官》	伐宋以救鄭。			
司馬其屬有	宋公將戰，			
司士，掌群	大司馬固諫。」			
臣之政，以	杜曰：「大			
德詔爵，以	司馬固，莊公			
功詔祿。」	之孫公孫固			
正雖不屬司	也。」○按：			
馬，掌作車	下文戰于泓，			
服，故與司	司馬曰「彼衆			
馬書服也	我寡」，杜以			
宋	大司馬	司馬	楚	
晉	司馬	鄭		
齊	大司馬			
楚	右司馬	左司馬	僖二十六年	《傳》：「司馬
子西帥師伐	宋。	子西帥師伐		
文十年《傳》：	「楚子田孟	諸，宋公爲右		
孟，鄭伯爲左	孟，則思公復	遂爲右司馬，		
子朱及文之	無畏爲左司	馬。」○杜		
馬。」○杜	曰：「將獵，張	兩甄，故置		
二左司馬。	二左司馬。			
鄭	司馬	襄二年《傳》	子國爲司馬。	十四年《傳》
司馬子蟜。	司馬子蟜。			
陳	司馬	襄二十五年	《傳》：「司馬	桓子。
吳	司馬	哀十一年	《傳》：「戰	于艾陵。吳
子謂叔孫	曰：「而事	何也？」對	曰：「從司	馬。」○杜
曰：「從吳	司馬所命。」			

爲子魚。《史記·宋世家》前後皆作子魚之言。又文七年《傳》：殺公孫固、公孫鄭，子時樂豫爲司馬，列于六卿，則固非卿明矣。顧寧人謂：「大司馬即子魚，則固諫當爲固請之義。」孔疏謂：「六卿之外別有孤卿。宋上公，禮得有孤。」蓋附杜而爲之說也。

文七年《傳》：「樂豫爲司馬，以讓公子印。」	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左傳》：「大司馬公子印，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	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十六年《傳》：
公子申」。	三年《傳》：「司馬公子何忌侵陳」。	十二年《傳》：「司馬子庚聘于秦」。	十五年《傳》：「爲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
二十二年	《傳》：「公子畸爲司馬」。	二十五年	《傳》：「爲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爲掩書

司馬子魚○

<p>鄭命校正出馬，「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p> <p>○《正義》曰：「車馬甲兵，司馬之職。使皇鄭掌此，鄭必司馬也。」</p> <p>二十七年</p> <p>《傳》：「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杜</p> <p>曰：「《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p> <p>昭二十一年</p> <p>《傳》華貊爲</p>	<p>二十三年</p> <p>《傳》司馬薳越。</p> <p>二十七年</p> <p>《傳》左司馬沈尹戌。</p> <p>三十一年《傳》右司馬稽。</p> <p>哀四年《傳》左司馬貳。</p> <p>十六年《傳》：「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寬爲司馬。」○按：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也。</p> <p>時子西爲令尹，子期必是司馬，二人見</p>
---	--

少司馬。○

費遂爲大

三  
一  
三  
年

爲大司馬。

華費遂。」

《傳》司馬子

字。  
是年又

未知誰爲大

哀二十六年

爲大司馬。

兼攝其事。

寧  
即  
子  
西  
子

八年《傳》：

子國之卜

曰：「如志。」

子國自右司

寬則子期

父也。



周	魯	宋	晉	齊	楚	鄭	衛
	司寇 文十八年 《傳》：「莒僕來奔，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宣十八年 《傳》：臧宣叔逐東門氏。 ○杜曰：「時爲司寇。」 襄二十一年 《傳》：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 定元年《傳》：「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	大司寇 少司寇 文七年《傳》：華御事爲司寇。 十六年《傳》：公子朝爲司寇。	司寇 襄三年《傳》：魏絳曰：「請歸，死于司寇。」	司寇 成十八年 《傳》：慶佐爲司寇。	司敗 文十年《傳》：子西曰：「臣歸死于司敗。」○杜曰：陳、楚名司寇爲司敗。 宣四年《傳》：若敖之亂，箴尹克黃使于齊，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	司寇 昭二年 《傳》：「公孫黑將作亂，子產曰：『不速死，司寇將至。』」 十八年鄭災	司寇 昭二十年 《傳》：「公孟繁狎齊豹，奪之司寇。」 哀二十五年 《傳》：司寇亥。 唐 司敗 定三年《傳》：「唐人竊馬而獻之于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

<p>諸墓。」○《正義》曰：「孔子爲司寇在定公十年後。」○按：禮記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有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p>	<p>庀刑器。 杜曰：「樂造，司寇。刑器，刑書。」昭二十年《傳》少司寇華輶。<sup>①</sup>二十二年《傳》樂輶爲大司寇。哀十六年《傳》樂朱鉏爲大司寇。</p>
--	---

① 司，原誤作「師」，今據《四庫全書》本、《皇清經解續編》本改。

小司馬，兼宗

伯之事。司

空之下立二

人：小司空、

小司寇。今

天子爲司空

者，爲小司空

也。從小司

空爲小司寇

也。」崔所以

知然者，魯有

孟、叔、季三

卿爲政，又有

臧氏爲司寇，

故知孔子爲

小司寇。顧

寧人曰：臧

紇爲司寇，亦

小司寇也。」

十二年《傳》

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杜註：「仲尼時爲司寇。」《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十年會于夾谷時，已爲司寇矣。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是此時仲尼爲司寇。」

周										
魯	<p>司空 隱二年《傳》 司空無駭 入極。 昭四年《傳》 杜洩曰：「孟 孫爲司空， 以書勳。」 ○《正義》 曰：「《周禮》 司勳屬夏 官。今司空 書勳者，春 秋之時又是 諸侯之法， 不可盡與 禮同。」</p>									
宋	<p>司城 桓六年《傳》 申繻曰：「宋 以武公廢司 空。」○杜 曰：「武公名 司空，廢爲 司城。」 文七年《傳》 公子蕩爲 司城。 八年宋司城 來奔。《左 傳》：「司城 蕩意諸來奔， 效節于府人 而出，公以 其官逆之，皆 復之，亦書</p>									
晉	<p>大司空 莊二十六年 《傳》：「士蔭爲 大司空。」○ 杜曰：「大司 空，卿官。」 文二年《傳》 及晉司空士 穀盟于重隴， ○杜曰：「晉 司空非卿也。 以穀能堪卿 事故書。」 成十八年 《傳》：「右行辛 爲司空，使脩 上蔭之法。」 襄三十一年</p>									
齊										
楚										
鄭	<p>司空 襄十年《傳》 子耳爲司空。</p>									
陳	<p>司空 襄二十五年 《傳》：「鄭 入陳，祝拔 社，司徒致 民，司馬致 節，司空致 地，乃還。」 ○杜曰：「陳 亂，故正其衆 官，脩其所職 以安定之。」</p>									
曹	<p>司城 哀七年《傳》： 「曹伯陽寵 公孫彊，使 爲司城以聽</p>									

以官，皆貴。《傳》：「司空之也。」		以時平易道路。按：成		十六年《傳》：「蕩意諸死。」		二年《傳》：「公會晉師之。」		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		十八年《傳》：「帥先路。」		命公孫師爲司城。		襄六年《傳》：「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司城子罕。		襄十九年		九年宋災。		《傳》：「公享。」		《傳》：「樂喜。」		爲司城，以爲政。」		○杜		曰：「樂喜，子罕也，爲政卿。」		正義		曰：「此傳有以爲政，爲救司馬、司空。」		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杜註：司馬、司空		政。《程啟生曰：司城，宋官，曹不應有。蓋曹後衰弱，奉宋之政令已久，其見滅于宋宜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火之政。但  
歷檢傳文，  
鄭人討賊，  
宋人獻玉，  
扶築臺之  
謫，削向戌  
之賞，皆是  
政卿之任，  
故言爲政  
卿也。」

昭二十二年  
《傳》樂祁爲  
司城。

哀二十六年  
《傳》樂莢爲  
司城。

皆大夫。正義曰：「明他國以爲卿，晉以爲大夫。軍行有此大夫從者，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營壘。」蓋晉自司徒既廢，僅大司空一見于傳。

文公以後世主夏盟，諸卿皆以軍將爲號，而司馬、司空僅列軍尉，與師之間，亦世變之亟也。今以司空附于此，而司馬則別見云。





既成，以授太

傅陽子與太

師賈佗，使行

諸晉國，以為

常法。〇正

義曰：孤

尊于卿，法由

在上，故齊

子法成授二

孤使之。

〇按：晉置

孤卿已僭，

而有二孤，

尤非禮也。

宣十六年

傳：晉侯

請于王，以

黻冕命士會

將中軍，且為

太傅。〇《正

而審喻之。

此後世東宮

師傅官之

始。楚以讒

人費無極為

之，已失豫

教之本。齊

至屬之寺人，

抑又甚矣。

義曰：一天

子太傅，三公

之官。諸侯

太傅，孤卿之

官。《周禮》

典命》云：「公

之孤四命」，

鄭衆云一九

命上公得置

孤卿人？

春秋時晉爲

伯主，侯亦

置孤卿○

成十八年

《傳》：「使士

渥濁爲太

傳，使修范

武子之法。

襄十六年

《傳》羊舌肸

爲傳。○《正

義》曰：亦

當爲太傅。

士會以中軍

將兼之，故知

是孤卿。士

渥濁以大夫

居之，今此復

代渥濁，亦大

夫也。諸侯

之有孤卿，猶

天子之有三

公，無人則

闕，故隨其

本官高下而

兼攝之也。」

○按：《晉語》

「羊舌肸習于

《春秋》，使傅

太子彪」，是



年以序事， 頒告朔于邦 國」。然則 天子掌曆者， 謂太史也。」 莊二十二年 《傳》「周史 有以《周易》 見陳侯者。 ○杜曰：「史， 周太史也。」 哀六年《傳》： 「有雲如衆 赤鳥，夾日 以飛。」日， 楚子使問之 周太史。	子以六月非 正月，而太 史辨之，曰： 「在此月也。 是魯之典曆 數者亦即太 史也。又按： 襄二十七年 《傳》：「十一 月乙亥朔，日 有食之。辰 在申，司曆過 也，再失閏 矣。」哀十二 年《傳》：「冬 十有一月， 螽。仲尼曰： 「火伏而後螽 者畢，今火猶 西流，司曆過	行伯乎？」 ○杜曰：「左 史，晉太史。」 三十年《傳》 史趙曰：「亥 有二首六 身。」○杜 曰：「史趙， 晉太史。」 昭十五年 《傳》王謂籍 談曰：「昔而 高祖孫伯 厭，司晉之 典籍，以爲 大政，故曰 籍氏。及辛 有之，子董 之晉，于是 乎有董史。 女，司典之後	還。」○按： 孔疏：「南史 是佐太史 者，當是小 史也。居在 南，故謂之 南史耳。」 昭二十年 《傳》史嚭。 哀十四年 《傳》太史 子餘。	史、外史、御 史、凡五史， 而無左、右 史之名。熊 氏云：「太史 記動作之 事，則太史 爲左也。內 史記策命之 事，則內史 爲右也。」其 官有闕，得 交相攝代。 若春秋之 時，則特置 左、右史官。」	友，則諸侯 得立內史。 或鄭令太史 兼攝耳。 昭元年 《傳》：「公 孫黑彊與于 盟，使太史 書其名，且 曰七子。」	禮《太史大 祭祀與執事 卜日，祭之 日執書以次 位常。是太 史掌祭事 也。 襄二十九年 《傳》史鱣。 ○按：《傳》 中如鱣及史 朝、史狗，杜 註無明文。 《論語》史 魚，朱子《集 註》：「史， 官名，或是 太史也。」
--	--	---	--	--	--	---

之。	也。此司曆	也，何故忘
莊三十二年	之官當即所	之？」○《正
《傳》：「有神	公曰御。	義曰：「籍
降于莘，惠	文十八年	氏、董氏世
王問諸內史	《傳》太史克。	掌典籍。」
過曰：「是何	昭二年《傳》：	二十九年
故也？」	「韓宣子來	《傳》：「龍見
僖十六年	聘，觀書于	于絳郊，魏
《傳》：「隕石	太史氏，見	獻子問于蔡
于宋五，六	《易象》與	墨。」杜
鷁退飛過宋	《魯春秋》，	曰：「晉太
都。周內史	曰：「周禮盡	史。」○按：
叔興聘于宋，	在魯矣。」	下鑄刑鼎
宋襄公問曰：	○《正義》	《傳》作「蔡
「是何祥也？	曰：「太史職	史墨，或蔡
吉凶焉在？」	掌書籍，必有	人，否則掌
○觀此二	藏書之處，若	龜卜之史，故
傳，則內史	今之秘閣。」	以蔡史名官。
亦掌占候吉	哀十一年	哀九年《傳》：
凶之事，蓋	傳「公使太	「趙鞅卜救
史之屬也。	史固歸國子	鄭，占諸史

二十八年《傳》之元。

王命內史叔

外史

興父策命晉

襄二十三年

侯爲侯伯。

《傳》：「將盟

○按：《周禮·

臧氏，季孫召

內史職》曰：

外史掌憲臣，

「凡命諸侯

而問盟首

及孤卿大

焉。」○《正

夫，則策命

義曰：「周

之。鄭司農

禮：外史掌

引此傳爲證

書外令，掌

文元年《傳》

四方之志，

「王使內史叔

今季孫召外

服來會葬」

史，蓋魯亦立

襄十年《傳》：

此官也。○

「晉滅偃陽，

按：此疏言

使周內史選

魯亦有外史

其族嗣，納諸

之官，而《序》

霍人。」○杜

文疏內則

曰：「內史，掌

六：史官身

爵祿廢置者，

居在外，季孫

趙、史墨、史

龜。

按：周禮·

占人職》曰：

「凡卜筮，史

占墨。」禮

記·玉藻

曰：「卜人定

龜，史定墨，

君定體。」又

《月令》：「命

太史贊龜策

占兆，審卦吉

凶。則卜筮

之事雖大卜

等官專掌，而

太史亦蒞其

事，故周太史

及晉史趙諸

人並以占卜

見。或謂春

從內召之，故曰外史。又以南史、外史皆非官名。今據尚書，諸侯得有內史，則亦有外史也。

[illegible]



		祝掌六祝之辭以祀鬼神，其屬有小祝、喪祝、甸祝、詛祝等官。定四年《傳》分魯以祝、宗、卜、史，杜謂太祝、宗人、太卜、太史四官，則魯有太祝也。	引此傳爲證。	年《傳》叔向稱范武子祝史陳信于鬼神，是大夫之家亦有祝史。	于國北，饗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墉。	哀二十五年《傳》祝史揮。
--	--	--	--------	------------------------------	--------------------	--------------

周	魯	宋	晉	齊	楚	鄭	衛
卜正 隱十一年 《傳》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一〇	卜人 桓六年《傳》：二子同生，卜		卜人 筮史 閔元年《傳》卜偃曰：單萬之後必大。	史 襄二十五年《傳》：「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	開卜 卜戶 昭十三年《傳》：「觀從曰：『臣之先	開卜見註。 昭十八年鄭災《傳》：「使公孫登徙大龜。」杜	卜人 哀十六年《傳》：「衛侯占夢，嬖人與卜人比而

<p>杜曰：卜十負之，十正，卜官之妻食之。」</p>	<p>杜曰：卜偃，晉掌卜大夫。</p>	<p>佐開卜，乃曰：「登，開使爲卜。」</p>	<p>十七年《傳》：「衛侯夢于北宮，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杜曰：「赦，筮史。」</p>
<p>長正義曰：《周禮·春官》：「太卜下大夫二人。」其下有卜師、卜人、龜人、筮人，太卜爲之長。《正義》訓「長」也，故謂之卜正。」</p>	<p>僖四年《傳》：「初，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p>	<p>哀十八年《傳》：「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杜曰：「觀瞻，楚開卜大夫。」</p>	<p>「衛侯夢于北宮，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杜曰：「赦，筮史。」</p>
<p>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杜曰：「卜楚丘，魯掌卜大夫。」</p>	<p>「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蘇占之曰：『不吉。』」○杜曰：「史蘇，晉</p>	<p>哀十八年《傳》：「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杜曰：「觀瞻，楚開卜大夫。」</p>	<p>「衛侯夢于北宮，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杜曰：「赦，筮史。」</p>
<p>文十八年《傳》：「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p>	<p>吉。」「○杜曰：「史蘇，晉</p>	<p>哀十八年《傳》：「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杜曰：「觀瞻，楚開卜大夫。」</p>	<p>「衛侯夢于北宮，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杜曰：「赦，筮史。」</p>
<p>僖十七年</p>	<p>吉。」「○杜曰：「史蘇，晉</p>	<p>哀十八年《傳》：「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杜曰：「觀瞻，楚開卜大夫。」</p>	<p>「衛侯夢于北宮，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杜曰：「赦，筮史。」</p>
<p>僖十七年</p>	<p>吉。」「○杜曰：「史蘇，晉</p>	<p>哀十八年《傳》：「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杜曰：「觀瞻，楚開卜大夫。」</p>	<p>「衛侯夢于北宮，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杜曰：「赦，筮史。」</p>
<p>僖十七年</p>	<p>吉。」「○杜曰：「史蘇，晉</p>	<p>哀十八年《傳》：「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杜曰：「觀瞻，楚開卜大夫。」</p>	<p>「衛侯夢于北宮，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杜曰：「赦，筮史。」</p>
<p>僖十七年</p>	<p>吉。」「○杜曰：「史蘇，晉</p>	<p>哀十八年《傳》：「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杜曰：「觀瞻，楚開卜大夫。」</p>	<p>「衛侯夢于北宮，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杜曰：「赦，筮史。」</p>
<p>僖十七年</p>	<p>吉。」「○杜曰：「史蘇，晉</p>	<p>哀十八年《傳》：「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杜曰：「觀瞻，楚開卜大夫。」</p>	<p>「衛侯夢于北宮，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杜曰：「赦，筮史。」</p>
<p>僖十七年</p>	<p>吉。」「○杜曰：「史蘇，晉</p>	<p>哀十八年《傳》：「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杜曰：「觀瞻，楚開卜大夫。」</p>	<p>「衛侯夢于北宮，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杜曰：「赦，筮史。」</p>

襄九年《傳》：	穆姜薨于東	宮，始往而筮	之，遇《艮》之	八。史曰：	『是謂《艮》	之《隨》。』	昭五年《傳》：	「初，穆子之	生也，莊叔以	《周易》筮之，	遇《明夷》之	《謙》，以示	卜楚丘。」	二十二年	《傳》：晉史墨	曰：「昔成季	友，桓之季	也，文姜之愛	子也，始震而
卜筮之史。」	二十八年	《傳》：「曹伯	之豎侯犇貨	筮史。」	成十六年鄆	陵之戰，公	筮之，史曰：	「吉。」	昭元年《傳》：	「晉侯有疾，	卜人曰：「實	沈，臺駘爲	祟。」」						
《傳》：「梁	嬴孕過期，	卜招父與其	子卜之。」○	杜曰：「梁	太卜。」		邾	史	文十三年	《傳》：「邾	文公卜遷于	繹。史曰：	「利于民而	不利于君。」					

		卜，卜人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言。」	

周	泠	昭二十一年 《傳》：「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杜曰：「泠，樂官。」
魯	工	襄二十八年 《傳》：「叔孫穆子食慶封，使工爲之誦《茅鴟》。」○杜曰：「工，樂師。」 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傳》：「使工爲之歌《周南》、
宋	舞師	襄十年《傳》：「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 ○杜曰：「樂師也。」 按：《周禮·春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凡
晉	師	襄四年《傳》：「工歌文王之。」○杜曰：「工，樂人。」 十四年《傳》：「師曠侍于晉侯。」○杜曰：「師曠，
齊		
楚	師	僖二十二年 《傳》：「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杜曰：「師縉，楚樂師。」 樂尹 定五年《傳》：「昭王以季隼妻鍾建以爲
鄭	師	襄十一年 《傳》：「鄭人賂晉侯以師惲、師觸、師蠲。」 十五年《傳》：「鄭人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萇、師慧。」
衛	大師	襄十四年 《傳》：「獻公飲孫蒯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杜曰：「太師，掌樂大夫。師曹，樂人。」

<p>《召南》。 按：《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其下有瞽、矇之屬。鄭註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太師、少師。」《魯論》有太師摯、少師陽，而傳無之。今以昭九年傳合之《檀弓》所載，則是太師以下通謂之工也。</p>			
	<p>舞事皆屬焉。其下有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司干掌舞器」。此舞師當即籥師，司干之類，而非《地官》之舞師也。</p>		
			<p>晉樂太師。」昭九年《傳》「屠蒯酌以飲工」。○杜曰：「工即師曠。」</p>
<p>樂尹」。○杜曰：「司樂大夫。」</p>	<p>泠人 成九年《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正義》曰：「《詩·簡兮序》云：『衛之賢者仕于泠官。』」鄭云：「泠官，樂官也。泠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名樂官爲泠官。」</p>		

周	行人	襄二十一年	《傳》：「樂盈過周，辭于行人。」
魯	行人	文四年《傳》：「甯武子來聘，使行人私焉。」	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 人叔孫婼。 按：行人見于經者六，並以見執書，是乃一時奉使，非專官。
宋	行人	定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晉	行人	襄四年《傳》：「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	二十六年 《傳》：「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
齊			
楚			
鄭	行人	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二十四年 《傳》：「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衛	行人	襄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定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哀十二年《傳》：「謀于行人子羽。」
陳	行人	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吳			

小行人掌使適四方、協賓客之禮。諸侯行人當亦通掌此事，故爲通使之官。然則經、傳所書行人雖各異，其職掌正同。			鄭使行人告于諸侯。		
			行人		
			成七年《傳》：「巫臣請使于吳，乃通吳于晉。實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		
			定四年《傳》：「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		
			哀十二年《傳》：「衛人殺吳行人且姚。」		
巴					
行人					
桓九年《傳》：「巴子使韓服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巴行人。」					

周	尉氏	襄二十一年	傳樂盈曰：將歸死于尉氏。杜曰：尉氏，討奸之官。《正義》曰：《周禮》司寇之屬無尉氏之官。蓋周室既衰，官名改易耳。按：此與晉之理，齊、衛之上，名既各異，或位亦不同，然俱爲刑官，故並繫于此。
魯			
宋			
晉	理	襄十六年	《傳》：「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杜曰：「士弱，晉主獄大夫。」昭十四年
齊	士	成十八年	《傳》：「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正義》曰：「士者，士官也，掌刑政。」
楚			
鄭			
衛	大士	僖二十八年	《傳》：「衛侯與元咺訟，士榮爲大士。」○杜曰：「大士，治獄官也。」《正義》曰：「以其主獄事，故使與晉之獄官對理質證。」



周	魯	宋	晉	齊	楚	鄭
			僕大夫 成六年《傳》： 「韓獻子將新 中軍，且爲僕 大夫。公揖 而入，獻子 從。公立于 寢庭。」○杜 曰：「兼太 僕。」正義 曰：「《太僕 職》云：『王視 燕朝，則正 位，掌擯相。』 鄭註：『燕朝， 朝于路寢之 庭也。』獻子 既爲僕大夫， 故知寢庭爲 路寢之庭。」		正僕 昭十三年 《傳》：「蔡公 因正僕入， 殺太子祿及 公子罷敵。」 杜曰：「正 僕，太子之 近官。」正 義曰：「太 僕也，《周 禮》下大夫 二人。」	

周	御士	僖二十四年 《傳》：「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杜曰：「《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 《正義》曰：「《周禮》無御士之官，惟《夏官》太僕之屬有御僕下士十二人，掌王之燕令。」 襄三十年《傳》「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
魯	御	昭四年《傳》公御萊書。 ○杜曰：「公御士。」
宋	御士	昭二十一年《傳》：「華多僚爲御士」。
晉	僕人	襄三年《傳》：「魏絳至，授僕人書。」○杜曰：「僕人，晉侯御僕。」○按：《周禮》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則此僕人正御僕之職也。
齊		
楚	御士	襄二十二年《傳》：「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
鄭		

周				
魯				
宋				
晉	僕人	襄三十一年 《傳》：「諸侯 賓至，僕人巡 宮。」○按： 此僕人所掌 正與哀二十 一年《傳》僕 人同。		
齊	僕人	哀二十一年 《傳》：「公及 齊侯、邾子盟 于顧。公先 至于陽穀， 齊問丘息 曰：『爲僕人 之末次，請除 館于舟道。』 辭曰：『敢勤 僕人？』」○ 按：杜計以 次爲次舍， 則此僕人當 如鄭之外僕， 掌次舍者。		
楚				
鄭	外僕	僖三十三年 《傳》外僕 髡屯。 襄二十八年 傳：「子產相 鄭伯以如楚， 舍不爲壇。外 僕言曰：『昔 先大夫相先 君，適四國，未 嘗不爲壇。』」 ○杜曰：「外 僕，掌次舍者。 ○按：《周禮》 大官之屬有掌 舍下士四人，掌 次下士四人。 昭十三年《傳》 「子產命外僕 速張于除」。		

周																				
魯	御 右	莊九年《傳》：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 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杜曰：「子，公御及戎右也。」 十一年《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顓孫生搏之。」	宋	御 右	文十一年《傳》：「初，宋武公之世，鄆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	晉	御戎 右	桓二年《傳》：「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梁弘爲右。」 閔元年《傳》：「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	齊	御戎 右	成二年鞏之戰，邠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齊師敗。鄭周父御佐車，宛伐爲右，載齊侯以免。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中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曹開御戎，晏	楚	御戎 右	宣十二年鄆之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成二年《傳》：「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	鄭	御 右	成十六年鄆陵之戰，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襄二十四年《傳》：「晉侯使張骼、輔趯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二子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	衛	御戎 右	閔二年《傳》：「狄人伐衛，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焚澤。」 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 《傳》：「公孫丁御公。」

○《正義》曰：「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卜縣賁父御，卜國爲右。」車右與此不同者，《禮記》後人所錄，聞于所聞之口，其事未必實也。」	爲右；「干桴御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	父戎爲右。貳	「諸侯戎御，皆御君之戎車。若君親在車，則當居中，御者居左，勇力之士在右，故御戎、戎右常連言之。此王車雖行，王身不在，故不立戎右，使御者在中。令蔡、許二君居王車上，當左右之位。」	十六年鄢陵之戰，彭名御楚共王，	駟乘。及公宮，鴻駟馳駟乘于公。」	○按：駟乘，《周禮》謂之陪乘，蓋即車右也。	隨	戎右	桓八年《傳》：「楚伐隨，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傳》：「鄆瞞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爲	僖八年《傳》：「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	十五年韓之戰，卜右，慶鄭占，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	二十七年《傳》：「蒐于被廬，作三軍。荀林父	杜註曰：公御及右也，則公御曰御戎，					

右，富父終甥駟乘。	御戎，魏犢爲右。」	餘伯稱御。	潘黨爲右。
杜曰：「駟乘，四人共車。」	二十八八年城濮之戰，舟之僑爲戎右。	哀十一年艾陵之戰，桑掩胥御國子。	
襄十年《傳》：「孟獻子以秦革父爲右。」	師還，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定七年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	三十三年穀之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潭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		
哀十一年《傳》：「齊國書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			

邠洩爲右；  
冉求帥左  
師，管周父  
御，樊遲爲  
右。及齊師  
戰于郊。

公乘，遂以  
爲右。箕之  
役，先軫黜  
之而立續  
簡伯。  
文二年彭衙  
之戰，王官  
無地御戎，  
狐鞠居爲右。  
七年令狐之  
戰，步招御戎，  
戊津爲右。  
十二年河曲  
之戰，范無  
恤御戎。  
成二年鞏之  
戰，解張御  
卻克，鄭丘  
緩爲右。

十三年麻隧  
之戰，郤穀  
御戎，欒鍼  
爲右。

十六年鄢陵之戰，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

之戰，步毅  
御晉厲公，

樂鉞爲仁。

十八年《傳》：

「弁糾御戎，

校正屬焉，使

訓諸御知義。○

荀賓爲右，司

士屬焉，使訓

勇力之上時

使卿無共

御，立軍尉

以攝之。」

哀二年《傳》：



桓二年正義

曰：「《周禮》

戍  
行  
掌  
戍

車之兵革

使、故知有是

戎車之右。」

今按：御、右

二者異職而

共事、故合著

之、又卿御、

《正義》謂如

梁餘子養御

竿夷解張

御郤克之

類  
今按：

梁由靡始御

里克，復御

韓簡是亦

卿御也。春

秋時多公白

將軍，故有公御，有卿御。然晉三軍將佐固當各有御、右，如鄢陵之戰，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郤至從鄭伯，其右蒍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厥是下軍之將，至是新軍之佐。宣二年

<p>《傳》：「晉侯伏甲將攻趙盾，其右提彌明知之。是有卿御，即當復有卿右也。」</p> <p>司士</p> <p>見上成十八年《傳》。○</p> <p>《正義》曰：「《周禮》：『司士掌群臣之版，以詔王治。』其職非車右之類，不得屬車右也。」</p> <p>《周禮》有司右，上士也，</p>

掌群右之政，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其下更有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此三右或官尊于司右，而司右掌其政令。春秋之世，車右爲尊，此司右蓋《周禮》司右之類，爲車右屬官。服虔以爲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



曰：「《周禮》：『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輅。』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輅。杜言此是乘車之僕，蓋當《周禮》之齊僕。《晉語》謂之贊僕，當時之官名耳。」又曰：「騶當《周禮》之趣馬。《周禮》：『趣馬，下士，掌駕說之頒。』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命僕夫七

<p>駟咸駕。鄭康成云：「七駟謂趣馬。」程鄭爲乘馬御，御之貴者，故令掌駕之官亦屬之。</p>

周	
魯	<p>校人  <small>哀三年《傳》：桓、僖災。子服景伯至，命校人乘馬。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small></p>
宋	<p>校正  <small>襄九年《傳》：「使皇郕命校正出馬。」</small></p>
晉	<p>校正  <small>成十八年《傳》：「弁糾御戎，校正屬焉。」○正義：「校正當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襄九年《傳》：「命校正</small></p>
齊	
楚	<p>王馬之屬  <small>昭二十七年《傳》：「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曰：「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small></p>
鄭	



出馬」，知是主馬之官也。《周禮》校人不屬大御，此蓋諸侯兼官，或是悼公新法。此傳所言諸官，皆不得與《周禮》同也。」

<p>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p>	<p>曰：「掌百工之官。」</p>
<p>工師</p>	<p>宣十二年《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遂下軍。」</p>
<p>定十年《傳》</p>	<p>成十六年《傳》</p>
<p>郈工師駟赤。</p>	<p>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p>
<p>曰：「工師，掌工匠之官。」</p>	<p>昭十二年《傳》</p>
<p>匠</p>	<p>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p>
<p>襄四年《傳》</p>	<p>十九年《傳》</p>
<p>「匠慶謂季文子」。</p>	<p>「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p>
<p>○杜曰：「匠慶，魯大匠。」</p>	<p>二十七年《傳》</p>
<p>車也。」</p>	<p>「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哀十八年《傳》：「遠固。」</p>

周	魯	宋	晉	齊	楚	鄭
巾車						
哀三年《傳》 子服景伯命 巾車脂轄。 ○杜曰：「巾 車，掌車。」○ 按：《周禮》： 「巾車掌公車 之政令。鄭註： 「車官之長。」 按：哀十四年 《傳》「叔孫氏 之車子鉏商」， 服虔云：「車， 車上。考：家 語有「上」字， 王肅云：「車 士，將車者也。」 此則大夫之 家主車者。						
巾車						
襄三十一年 《傳》「巾車 脂轄」。						
差車						
哀六年《傳》： 「鮑子醉而 往。其臣差 車鮑點。」○ 杜曰：「差車， 主車之官。」						

	周	
府人	魯	昭三十二年 《傳》：「公疾，徧賜大夫，賜子家子雙琥、一璧、輕服，受之。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
府人	宋	文八年《傳》：「宋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于府人而出。」
	晉	
	齊	
	楚	
府人 庫人	鄭	昭十八年鄭災《傳》：「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 《正義》曰：「《周官》有大府、內府、外府、天府、玉府、泉府，而無掌庫之官。蓋府、庫通言，庫亦謂之府。諸侯國異政殊，故府、庫並言也。」

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鄭云：「閹人，司昏晨以啟閉者。」《秋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圜」，則閹不使刑。而鬻拳得爲閹者，《周禮》地官之屬有「司門」，下大夫二人，掌授管鑰，以啟閉國門」，鄭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門。」此註

亦云『若今城門校尉官』，然則鬻拳本是大臣，楚人以其賢而使典此職，非爲刑而役之。當如《地官》之司門，非《天官》之閹人。

周	虎賁	僖二十八年 《傳》：「王命 晉侯爲侯伯， 賜之虎賁三 百人。」○《正
魯		
宋	門官	僖二十二年 《傳》：「門官殲 焉。」○《正
晉		
齊		
楚		
鄭		

語云：「天子有虎賁，習武訓：諸侯有旅賁，禦災害；大夫有貳車，備承事；士有陪乘，告奔走。」《周禮》司馬之屬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按：鄭註：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		
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闕，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此門官，蓋亦天子虎賁氏之類，故在國則守門，師行則在君左右。		

周	
魯	隧正 正夫
宋	隧正 襄九年宋災
晉	
齊	
楚	
鄭	



襄七年《傳》 「叔孫昭伯爲 隧正。」○杜 曰：「隧正，主 役徒。」《正義》 曰：「隧正，官 名，當《周禮》 之遂人。」 二十三年 《傳》：「孟氏 將辟，藉除于 臧氏，臧孫使 正夫助之。」○ 杜曰：「正夫， 隧正。」《正義》 曰：「隧正當 屬司徒，臧氏 爲司寇，蓋兼 掌之。」	《傳》「令隧正 納郊保奔火 所」。○《正 義》曰：「此隧 正當天子之 遂大夫。」○ 按：《周禮》每 遂中大夫一 人，各掌其遂 之政令。又 《遂人職》曰： 「掌邦之野，若 起野役，則令 各帥其所治 之民而至。」七 年《疏》云「當 《周禮》之遂 人，而此云當 遂大夫者，各 因其所主言 之。諸侯兼 官，或僅設隧 正也。」					
---	--	--	--	--	--	--

周	縣大夫 昭九年《傳》： 「周甘人與晉 閭嘉爭閭田， 王使賓滑執甘 大夫襄以 說于晉。」 《正義》曰： 「典邑大夫法 當以邑名冠之 而稱人。甘人 是甘縣大夫， 知閭嘉是晉 之閭縣大夫。」 按：周禮 縣正，每縣下 大夫一人，各 掌其縣之政	魯	縣人 文十五年 《傳》：「卞人以 告。」○杜曰： 「卞邑大夫。」 襄十年《傳》 ：「邾人紇。」 《正義》曰： 「公邑大夫皆 以邑名冠之， 呼爲某人。」 ○按：昭四年 《傳》申豐論 藏冰曰：「縣 人傳之。」杜 曰：「縣人，遂 屬。」《正義》 曰：「五縣爲	宋		晉	縣大夫 僖二十五年 《傳》：「趙衰 爲原大夫，狐 溱爲溫大夫。」 ○按：晉侯問 原守于寺人勃 鞮，則縣邑之 長亦謂之守。 襄三十年 《傳》：「絳縣 人或年長矣。 趙孟問其縣 大夫，則其屬 也。」《正義》 曰：「絳非趙武 私邑而云則 其屬者，蓋諸	齊		楚	縣尹 莊十八年 《傳》：「初， 楚王克權，使 鬬緡尹之。 以叛，圍而殺 之。遷權于 那處，使閭 敖尹之。」 襄二十六年 《傳》：「穿封 戌，方城外 之縣尹也。」 縣公 宣十一年 《傳》：「諸侯、縣 公皆慶寡人。」	鄭		
---	--	---	---	---	--	---	---	---	--	---	--	---	--	--

令微比，則遂。然《周禮》有遂人，而無遂大夫，而無縣人，疑諸侯正也。

襄七年《傳》  
「南遺爲費」

是公邑，國卿分堂之。

昭二十八年  
《傳》：「魏獻  
子爲政，分祁  
氏之田以爲  
七縣，分羊舌  
氏之田以爲  
三縣。司馬  
彌牟爲鄆大  
夫，賈辛爲祁  
大夫，司馬烏  
爲平陵大夫，  
魏戊爲梗陽  
大夫，知徐吾  
爲塗水大夫，  
韓固爲馬首  
大夫，孟丙爲  
孟大夫，樂霄

宰」。	定五年《傳》	子洩爲費	宰」。	八年《傳》成	宰公斂處父。	十年《傳》「公	若爲郈宰」。	哀十四年《傳》	成宰公孫宿。	按：宰本家	臣之名，而	邑長亦稱	宰。《正義》	曰：「公邑稱	大夫，私邑	稱宰。」然昭	二十六年	《傳》成大夫
爲銅鞮大夫，	趙朝爲平陽	大夫，僚安爲	楊氏大夫。」	哀四年《傳》	「使謂陰地之	命大夫上蔑」。	○杜曰：「命	大夫，別縣監	尹。」《正義》	曰：「若是典	邑大夫，則當	以邑冠之。乃	言陰地之命	大夫，則是特	命大夫使總	監陰地，以其	去國遙遠，別	爲置監。」

		公孫朝，是私 邑亦稱大夫。 哀八年《傳》 「王犯嘗爲武 城宰」，是公 邑亦稱宰也。 又成十七年 《傳》施氏卜 宰，杜註：「卜 立家宰。」家 當作「家」，刻 本誤也。

	周	
	魯	
封人 昭二十一年 《傳》呂封人 華豹	宋	
	晉	
	齊	
封人 宣十一年 傳：令尹 蔿艾獵城沂， 使封人慮事。	楚	
封人 隱元年《傳》 「穎考叔爲 穎谷封人」。 ○《正義》曰：	鄭	
封人 昭十九年 傳：「楚 子之在蔡 也，鄖陽封	蔡	

<p>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p>	<p>蕭</p>	<p>封人</p>	<p>文十四年 《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 ○杜曰：「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爲卿。」</p>	<p>○杜曰：「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正義》曰：「《周禮·封人》：『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 桓十一年 《傳》祭封人仲足。</p>	<p>○杜曰：「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正義》曰：「《周禮·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鄭云：「慮事者，封人也。于有役，司馬與之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也。」</p>
--------------------	----------	-----------	--	--	--

是封人主造  
城邑、計度人  
數，故云其時  
主築城者。

	周	候 襄二十一年 <small>傳「使候出諸轅輶」。</small> ○ 杜曰：「候，送迎賓客之官。」 ○按：《周禮》夏官有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 <small>禁令，備姦</small>
	魯	
	宋	
	晉	候正 候奄 成二年《傳》「候正受一命之服」。○杜曰：「候正，主斥候。」○按：《周禮》候人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鄭計：
	齊	
	楚	候人 宣十二年 <small>傳隨季對楚使曰：豈敢辱候人？」</small> ○杜曰：「候人，謂伺候望敵者。」○按：此候人與晉候正同。
	鄭	

而致于朝  
及歸，送之  
于竟」。《周  
語》云「敵國  
賓至，候人  
爲道，是諸  
侯亦有候  
人也」

寇也。此主  
斥候，官當周  
禮《候人之職》  
十八年《傳》  
張老爲候  
奄」。○按：  
候奄當即候  
正，國語  
作「元候」。  
襄三年《傳》  
「士富爲候奄」。

周

魯

宋

褚師

襄二十年《傳》

褚師段。

哀八年《傳》褚

師子肥。

晉

齊

楚

鄭

褚師

昭二年《傳》

「公孫黑請以

印爲褚師」。

○杜曰：「市

官也。」

衛

褚師

昭二十年《傳》

褚師圃、褚

師子申。

哀十五年《傳》

褚師比。



按：《周禮》地官自司市以下，質人、廩人、胥師、賈師、司概、司稽、肆長，皆掌市政，而無褚師。成三年《傳》：「知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置諸褚中以出。」《六書故》褚以貯衣。然則褚師之職，或當如《王制》所云「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者，而褚師掌其禁歟」。

周	虞人 襄四年傳 虞人之箴	魯	虞人 定八年傳 「虞人以鉞盾夾之」。	宋		晉		齊	虞人 昭二十年 《傳》：「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 衡鹿 舟鮫 虞候 祈望 昭二十年 《傳》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	楚		鄭	
			哀十四年 《傳》：「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杜曰：「虞人，掌山澤之官。」○按：《周禮》有山虞、澤虞等官。昭四年《傳》申豐論藏冰曰：										

山人取之。

杜曰：「山

人，虞官。」

海之鹽蜃，祈

望守之。」○

《正義》曰：

「《周禮》司徒

之屬有林衡

之官，掌巡林

麓之禁。此

置衡鹿以守

山林是也。

舟，行水之

器。鮫，大魚

之名，澤中

有水有魚，

故以舟鮫爲

官名也。周

禮：「山澤之

官皆名爲

虞，」每大澤

大數，中士

四人。」數是

少水之澤，

立官使之候

望，故以虞候 爲名。海是 水之大神，有 時祈望祭之， 因以祈望爲 主海之官。 此皆齊自立 名，故與周 禮不同。

周	膳夫 莊十九年 《傳》「王收 膳夫之秩。」	
魯		
宋		
晉	宰夫 膳宰 宣二年《傳》： 「宰夫腍熊蹯 不熟，殺之。」 昭九年《傳》： 「晉侯飲酒 樂，膳宰屠蒯	
齊	宰 昭二十七年 《傳》：「齊侯 飲公酒，使宰 獻，而請安。」 《正義》： 「公燕大夫之 禮，公雖親在，	
楚		
鄭	宰夫 宣四年《傳》： 「宰夫將解 鼈。」	



	周	
	魯	饗人 昭二十五年 《傳》饗人檀。 杜曰：「饗人，食官。」 按：《周禮》有內饗、外饗，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宋	
	晉	
	齊	饗人 僖十七年 《傳》：「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杜曰：「雍人，名巫，即易牙。」 襄二十八年 《傳》：「公膳，日雙雞。」 饗人竊更之以鶩。
	楚	
	鄭	

周	魯	宋	晉	齊	楚	鄭	秦
			僖三十年 醫 《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		襄二十一年 醫 《傳》：「使蘧子馮爲令尹，以疾辭。楚子使醫視之。」		成十年《傳》：「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 昭元年《傳》：「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 按：周禮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

周	魯	宋	晉	齊	楚	鄭	
	巫 僖二十一年 《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按：		巫 成十年《傳》召桑田巫 襄十八年《傳》見梗陽之巫皋。		巫 文十年《傳》范巫商似。		

周禮：「司巫中十二人，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鄭司農引此傳爲證。襄二十九年《傳》：「楚人使公親饗，乃使巫以桃茢先拔殯。」○《正義》曰：「巫者，接神之官。」○按：周禮：「一男巫，一男巫，一男巫，一男巫，一男巫，一男巫，一男巫，一男巫，一男巫，一男巫，一男巫，一男巫。」祝前，喪祝，王弼則與巫前。鄭司農引此《傳》爲證。



周	
魯	圉人 莊三十二年 《傳》：「圉人犖。」 ○按：《周禮·夏官》有圉師、圉人，掌養馬者。 定八年《傳》：「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于門外。」
宋	圉人 襄二十六年 《傳》：「左師兄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 圉人歸以告夫人。
晉	
齊	圉人 襄二十七年 《傳》：「崔子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 二十八年 《傳》：「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
楚	
鄭	

周	
魯	司宮 侍人 昭五年《傳》：「南遣使國人助豎牛，以攻仲壬于大庫。」
宋	司宮 巷伯 寺人 襄九年宋災 《傳》：「令司宮、巷伯儆宮。」
晉	寺人 僖五年《傳》：「公使寺人披伐蒲。」 二十五年《傳》：「晉侯問原守。」
齊	寺人 僖二年《傳》：「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襄二年《傳》：「夙沙衛。」○杜
楚	閹 司宮 昭五年《傳》：「楚子曰：『若吾以韓起爲閹，而以羊舌。」
鄭	司宮 昭十八年 《傳》：「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實諸火所不及。」
衛	寺人 哀十五年 《傳》：「公使。」 二十五年

之庭、司宮 射之 二十五年 《傳》「公果、 公賁使侍人 僚相告公」。		(杜曰：司 宮、奄臣，巷 伯、寺人，皆掌 宮內之事。 《正義》曰： 周禮無司 宮、巷伯之官， 惟有內小 臣、奄上士 四人。鄭云： 「奄稱士者，異 其賢也。」奄人 之官，此最爲 長。則司宮 當天子之內 小臣也。《周 禮》又云：「寺 人，王之正內， 五人。」鄭云： 「正內，路寢 內外之命給		于寺人勃鞞 (即披也) 成十七年 《傳》：「卻至 賈舉。」 日：齊寺人， 胎爲司宮，足 以辱晉 按：周禮： 閹人，王宮每 門四人，兩游 亦如之。次內 小臣之下，寺 人之上。《記》 曰：「深宮固 門，閹寺守 之。是閹與 奄，寺雖不同， 皆以刑人而 掌近職，無容 別見。又昭 七年《傳》： 「楚子爲章華 之宮，無宇之 閹人焉。」而宋 亦有司馬之侍		侍人納公文 懿子之車于 池 吳 閹 襄二十九年，閹弑吳 子餘祭。 邾 閹 定二年《傳》： 「邾莊公與 夷射姑飲 酒，私出。閹 乞肉焉。」 三年《傳》： 「邾子在門 臺，臨廷。閹 以瓶水沃廷。」 曹	
---	--	---	--	--	--	--	--

<p>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是巷者，宮內道也；伯，長也，是宮內門巷之長，故知巷伯是寺人也。」</p>	<p>小事者。」則此管侯之豎，即《周禮》之內豎。齊寺人貂亦曰：「豎貂」。《正義》曰：「幼童為內豎之官是也。又成十六年《傳》：『穀陽豎獻飲于子反』，杜注：『穀陽，子反內豎。』」</p>	<p>豎 僖二十八年 《傳》曹伯之 豎侯犭犭</p>
<p>長也。」</p> <p>為在內人之長也。」</p> <p>知太子內事，官，公使之監，身為寺人之官，公使之監，知太子內事，為在內人之長也。」</p> <p>「孔氏之豎渾</p>	<p>人，齊有崔子之寺人，此大夫之家亦有閭，寺也。</p>	

昭六年《傳》：	良夫，則大
寺人柳有寵，	夫之家亦有
太子佐惡之。」	內豎。
二十一年《傳》	
公使侍人召	
司馬之侍人	
宜僚」。	

周	三吏	<p>成二年《傳》：「王使委于三吏」。○杜曰：「三吏，三公也。」《正義》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云：『謂三公也。』是三公稱吏。」</p>
	卿士	<p>隱三年《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杜曰：「卿士，王卿之執政者。」</p> <p>八年《傳》：「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p> <p>九年《傳》：「鄭伯爲王左卿士」。○程啟生曰：</p>
	官師	<p>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曰：「官師，劉夏也。」《正義》曰：「《祭法》云：『官師一廟。』鄭云：『官師，中士、下士也。』是天子官師非卿也。」</p>
	陶正	<p>襄二十五年《傳》：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p> <p>按：周室之官在春秋以前者，此與卜正、虞人名與《周禮》略殊，故附著之。其餘如太師、司寇、司空之類俱不復載。</p>

「鄭伯爲左卿士，則虢公右卿士也。鄭伯奪政之後，蓋周公黑肩代之。故桓五年伐鄭之役，虢公將右軍，周公將左軍。」

襄十年《傳》：「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按：哀十六年《傳》：楚白公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杜註：「二卿士，子西、子期也。」定元年《傳》：子家子曰：「若君立，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是諸侯執政者亦謂之卿士。

魯

左宰

襄二十三年《傳》：「公鉏出爲公左宰。」○杜曰：「出季氏家，臣仕于公。」  
按：魯有左宰，即當復有右宰，衛有右宰，即當復有左宰，然不知其所掌何職也。

周人

哀三年《傳》：「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杜曰：「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于君者也。」

賈正

昭二十五年《傳》：「藏會奔郕，郕魴假使爲賈正焉。」○《正義》曰：「賈正，如《周禮》之賈師，其職云：『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禁貴賈者，使有恒賈。」此郕市之賈正也。

馬正

襄二十三年《傳》：「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杜曰：「馬正，家司馬。」  
定十年《傳》：「公南爲馬正。又郕馬正侯犯。」

司馬

昭二十五年《傳》：「叔孫氏之司馬黻戾。」  
按：《周禮》：「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鄭註：「卿大夫之采地，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軍賦。」

宋

右師

左師

僖九年《傳》：「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

文七年《傳》：「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

十六年《傳》：華元爲

右師，

成十五年《傳》：「魚

石爲左師。十月，左

師奔楚，華元使向戌

爲左師

襄九年《傳》：「使華閱

討右官，官庇其司，向

戌討左，亦如之。」杜

曰：「閱，華元子，代元

鄉正

襄九年《傳》：「二師使四鄉正敬享。」○杜曰：「鄉正，鄉大夫。」

《正義》曰：「《周

禮》：鄉大夫每鄉卿

一人，天子六鄉，即以

卿爲之長。此傳云

「二師使四鄉正」，則

別立鄉正，非卿典之

但其所職，當天子之

鄉大夫耳。周禮：

鄉爲一軍，宋大國，

不過三軍，而有四鄉

者，當時所立，非正

法也。

司里

襄九年《傳》：使伯氏司里。○杜曰：「司里，里宰。」《正義》

曰：「《周禮》：里宰，五

里下士一人，謂六遂

之內，二十五家之長

也。此言司里，謂司

城內之民，若今城內

之坊里也

帥甸

文十六年《傳》：「昭公將田孟諸，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

○杜曰：「帥甸，郊甸

之帥。」《正義》曰：

「《周禮》：『載師，以

公邑之田任甸地。』近

國爲郊，郊外爲甸。帥甸者，甸地之帥，公

邑之大夫也。杜舉類

言之。

迹人

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杜曰：

「迹人，主迹禽獸者。」

○按：《周禮》：「迹

人掌邦田之地政，爲

之厲禁而守之，凡田

獵者受令焉。」

為右師。

昭六年《傳》：「華亥代  
華合比為右師。」

二十二年《傳》：仲幾

為左師，樂大心為右

師。」○杜曰：「仲幾代

向寧，樂大心代華亥。」

哀十四年《傳》：左師

向巢。

十七年《傳》：右師

皇緩。

十八年《傳》：皇緩為

右師。

二十六年《傳》：「靈不

緩為左師。」

按：宋六卿自殤公以

前，則大司馬執政。督

殺司馬孔父，遂以太宰

相。襄公即位，子魚以

左師聽政，而傳文始終



稱司馬子魚，疑是時始立左、右二師，而子魚以司馬兼左師，後遂爲專官也。然春秋官皆尚右，傳叙宋六卿皆先右師，是宋卿以右師爲長。

大尹

哀二十六年《傳》：「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杜曰：「大尹，近官有寵者。」○程啟生曰：「蓋亦奄寺之流。」

晉

中軍將佐

僖二十七年《傳》：

「蒐于被廬，作三軍。」

上軍將佐

僖二十七年《傳》：「使一晉始作二軍，上軍公自將，下軍太子將之。」

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將，下軍太子將之。閔

下軍將佐

三行

僖二十八年《傳》：「作一僖三十一年《傳》：「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

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

新軍將佐

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

使卻穀將中軍，卻溱佐之。○按：莊十六年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正義》曰：「《周禮》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以初并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閔元年《傳》：「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至是始作三軍，復大國之禮。」《正義》曰：「軍行重者居中，故晉以中軍爲尊，而上軍次之。其二軍則上軍爲尊。」	而佐之。○按：晉語：「狐毛卒，先且居將上軍；狐偃卒，趙衰佐上軍。」文七年《傳》：「荀林父佐上軍。」杜曰：「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十二年《傳》：「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宣十二年《傳》：「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成二年《傳》：「士燮佐上軍。」杜曰：「代荀軍。」《正義》曰：「宣十年晉殺先穀，當是士會佐中軍，卻克將上軍。不知誰代卻克佐上軍，疑荀首爲之。」	二年《傳》：「伐東山臯落氏。」杜註：「申生以太子將上軍。罕夷，下軍卿。」據此，則僖十五年韓之戰亦是公將上軍，韓簡則下軍將也。僖八年《傳》：「里克帥師，其御、右同韓簡，當亦是下軍將。」僖二十七年《傳》：「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二十八年《傳》：「胥臣佐下軍。」文七年《傳》：「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十二年《傳》：「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宣元年《傳》：「放胥甲	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杜曰：「晉置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趙衰爲卿。」○杜曰：「罷三行，更爲上、下新軍。」○按《晉語》：「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文六年《傳》：「蒐于夷，舍二軍。」○杜曰：「復三軍之制。」成三年《傳》：「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驪、趙旃皆爲卿。」○杜曰：「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驪爲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有三軍，今增此爲六軍。」十三年《傳》：「趙旃將
---	--	---	--	---

將中軍。

六年上會將中軍，當是父于衛，而立其子

新軍，郤至佐之。

文二年《傳》「趙衰佐中軍」。

郤克佐中軍，疑荀首將

胥克。

六年《傳》：「蒐于夷。

上軍，荀庚佐之。十七

八年《傳》「趙朔佐下

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

年上會請老，郤克將中

軍。

佐之。陽處父至自溫，

軍，當是荀首佐中軍，

十二年《傳》：「趙朔將

改蒐于董，易中軍。」○

荀庚將上軍，故杜以爲

下軍，樂書佐之。

杜曰：「易以趙盾爲帥，

上燮代荀庚也。」

成二年《傳》「樂書將下

射姑佐之。」

十二年《傳》：「士燮將

軍」。○《正義》曰：「不

七年《傳》：「趙盾將中

上軍，郤錡佐之。」

知此時誰代樂書佐下

軍，先克佐之。」

十六年《傳》：「郤錡將

軍。」○按：成六年《正

十二年《傳》「荀林父佐

上軍，荀偃佐之。

義》引服虔云：「郤錡將

中軍

襄九年《傳》：「荀偃將

下軍，趙同佐之。」疑郤

宣八年《傳》「郤缺爲

上軍，韓起佐之。」

錡先佐下軍，至四年樂

政 凡言爲政，俱中

十三年《傳》「趙武將上

書將中軍，錡代將下軍。

軍帥。

下軍，荀偃佐之。

十三年《傳》：「韓厥將

十二年《傳》：「荀林父

昭十三年《傳》 荀吳以

下軍，荀偃佐之。

將中軍，先穀佐之。」

上軍侵鮮虞」。○按：

十八年《傳》：「使魏相、

十六年《傳》「士會將中

吳將上軍見五年《傳》，

上魴、魏頡、趙武爲卿。

十七年《傳》「郤獻子爲

時佐上軍者魏舒

○按《晉語》，呂宣子佐

下軍，是年卒，士魴代相

新軍，郤至佐之。

杜曰：「旃代韓厥，至

代趙括。《正義》曰：

「新軍不言上、下，是

新軍唯一，知新上、下

軍于是罷矣。」

十六年《傳》「郤犇將

新軍」。

十八年《傳》「使魏相、士

魴、魏頡、趙武爲卿

按：《晉語》：「魏犇子

將新軍，令狐文子佐

之。」又云：「呂宣子卒，

趙文子佐新軍。」蓋是年

魏相卒，士魴升佐下軍，

頡代魴將新軍，趙武

佐之。

襄二年《傳》 魏絳佐新

軍。○服虔云：「于是

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

政」。	佐下軍。	軍，代魏頡，升絳佐新
成三年傳：「是荀首	襄九年傳：「樂驪將	軍，代趙武。」
佐中軍矣」。	下軍」。	十三年《傳》：「新軍無
四年《傳》：「樂書將中	十三年傳：「魏絳佐	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
軍」。	下軍」。	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
十三年傳：「荀庚佐中	十八年《傳》：「魏絳、樂	于下軍。」
軍」。	盈以下軍克郛」。	十四年《傳》：「舍新軍，
十六年《傳》：「士燮佐中	二十四年《傳》：「程鄭	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
軍」。	佐下軍」。	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
十八年傳：「韓獻子爲	昭九年《傳》：「荀躒佐	大者三軍可也。」
政」。	下軍」。○杜曰：「代	程啟生曰：「春秋置六
襄九年《傳》：「韓厥老	其父荀盈」按：盈佐	軍者惟晉。其外見于傳
矣，知罃與焉以爲政，范	下軍見五年《傳》，時	者，吳有中、上、下三軍，
句佐中軍」。	將下軍者范鞅」。	又有右軍，爲四軍，如仍
十三年《傳》：「荀偃將中		有左軍，則五軍也。楚
軍」。		亦惟中、左、右三軍。齊
十九年《傳》：「范宣子爲		中、上、下三軍。魯止有
政」。		二軍。襄十一年季武子
二十五年《傳》：「趙文子		欲弱公室，作三軍，至昭
爲政」。		五年而舍之。」
昭二年《傳》：「韓宣子		

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

五年《傳》：「遠啟疆曰：

韓起之下，趙成、中行

吳、魏舒、范鞅、知盈，

杜曰：五卿位在韓

起下，皆三軍將佐，據

此，則趙成佐中軍。

二十八年《傳》：魏獻子

爲政。

定元年《傳》：「晉之從政

者新」。○杜曰：「范獻

子新爲政。」

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

以叛，荀寅、士吉射入于

朝歌以叛。按：是年

《傳》有荀躒、韓不信、魏

曼多并趙鞅、荀寅、士吉

射六人爲三軍將佐，其

位次不可考。

按：晉伯之盛，六卿和

<p>而公室彊，然政在家門，權日下移。至是韓、魏與趙比，而范、中行見逐，知氏亦尋滅，三家分晉之勢成矣。</p> <p>晉政卿亦稱元帥，僖二十七年《傳》：「作三軍，謀元帥」是也。亦稱將軍，昭二十八年《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也。後世設官，有將軍、元帥等名，其原實起于此。以下至新軍將佐互詳《中軍表》。</p>				
<p><b>中大夫</b></p> <p>僖四年《傳》：「既與中大夫成謀。」</p> <p>十五年《傳》：「晉侯許賂中大夫。」○杜曰：「國內執政里平等。」</p>	<p><b>中軍大夫</b></p> <p><b>上軍大夫</b></p> <p><b>下軍大夫</b></p> <p>僖三十三年《傳》：「文公以卻缺爲下軍大夫。」</p> <p>○按：晉三軍大夫始</p>	<p><b>尉</b></p> <p><b>中軍尉</b>有佐。</p> <p><b>上軍尉</b></p> <p>閔二年《傳》：「羊舌大夫爲尉。」○杜曰：「軍</p>	<p><b>司馬</b></p> <p><b>中軍司馬</b></p> <p><b>上軍司馬</b></p> <p>僖二十八年《傳》：「祁瞞奸命，司馬殺之。」○</p>	<p><b>七輿大夫</b></p> <p>僖十年《傳》：「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杜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正義》曰：「每車一大夫主之，謂之七輿大</p>

此。

宣十二年《傳》：「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

尉。

成十八年《傳》：「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溪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鐸遏寇爲上軍尉。」正義曰：卿，謂軍之諸將，往前恒有定員，掌共卿御。今始省其常員，惟立軍尉之官，臨有軍事使兼攝之，令軍尉兼卿御也。此惟有中軍、上軍，而無下軍之官者，蓋時下軍無闕，不別立其官故也。」

按：此當是中軍司馬。

宣十二年《傳》：「韓厥爲司馬。」成十八年《傳》：「魏絳爲司馬。」中軍司馬也。籍偃爲之司馬。○上軍司馬也。

夫。服虔云：「上軍之

與帥七人屬申生者，往前申生將上軍，今七與大夫爲申生報怨。」襄二十三年《傳》：「唯魏氏及七與大夫與之。」○《正義》曰：「僖十年《傳》杜謂副車，則此七與大夫，杜亦謂主、副車之官也。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于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虔云：『下軍與帥七人，欒盈將下軍，故七與大夫與欒氏。』炫謂服虔是。」

襄三年傳：「祁牛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杜曰：各代其父。按：國語以中軍尉爲元尉，上軍尉爲與尉，而傳自有與尉，襄十九

襄三年傳：張老爲中軍司馬。四年傳：鄭無賦于司馬。杜曰：又掌諸侯之賦。」十六年《傳》：「張君臣爲中軍司馬。」十八年《傳》：「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二十九年《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昭十二年《傳》：「羊舌鮒攝司馬。」

按：僖十年《傳》七與大夫之中有左行共華、右行賈華。時晉猶未置三行，則所謂左行、

<p>九宗五正</p> <p>隱六年《傳》：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杜</p>	
<p>執秩</p> <p>僖二十七年《傳》：作執秩，以正其官。○杜曰：「執秩，主爵秩之官。」</p>	
<p>公族</p> <p>餘子</p> <p>公行</p> <p>宣二年《傳》：「初，驪</p>	<p>年《傳》：「軍尉、輿尉，皆受一命之服」是也。又襄三十年《傳》：「廢其輿尉。」《正義》曰：「服虔云：『軍尉、輿尉，主發衆使民于時。』趙武將中軍，若是軍尉，當是中軍尉也。則中軍尉亦稱輿尉矣。」</p>
<p>復陶</p> <p>襄三十年《傳》：「使爲君復陶。」○杜曰：「主衣服之官。」</p>	<p>定六年《傳》：「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正義》曰：「中軍司馬，晉國大夫之最尊者。」十三年《傳》：「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按：《國語》以中軍司馬爲元司馬，上軍司馬爲輿司馬。《周禮·夏官》：「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而晉皆大夫爲之，不與《周禮》同。</p>
<p>縣師</p> <p>襄三十年《傳》：「以爲絳縣師。」○《正義》曰：「《周禮》：『縣師</p>	<p>右行者，猶掌公戊車謂之公行耳。杜說未爲無據。七輿大夫與欒氏，蓋盈之黨，有爲是官者耳。魏獻子猶附盈，豈得以七輿大夫爲疑？」又按：昭八年《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顧寧人曰：「輿嬖，嬖大夫也，掌君之車乘，如晉七輿大夫之類。」</p> <p>輿師</p> <p>成二年《傳》：「輿師受命之服。」○杜曰：「輿師，主兵車。」</p>



曰：「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爲晉強宗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九姓爲一族也。」

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正義》曰：「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餘子，嫡子之母弟，亦治餘子之政。孔晁註《國語》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餘子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公行不教庶子。然則卿大夫之妾子，

上士二人，掌邦國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畝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凡造都邑，量其地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貢賦。」天子之縣師掌此數事，則諸侯之縣師亦然。

亦是餘子之官教之。公行掌率公戎車之行列。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又曰：『《魏風》有公族、公路、公行，其公族、公行既同，公路似此餘子。但餘子不主路車，公路當與公行為一，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車行列謂之公行，其實止是一官，詩人變文以韻句耳。』周禮無此三官之名。《夏官》有「諸子，下大夫二人，掌國子之倅事，與公族同」，《春官》有「巾車，下大夫二人，掌王之五路事，與公行同」。無餘子。」

成十六年《傳》：「郤

		<p>驍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p> <p>十八年《傳》：「荀家、荀會、樂驥、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p> <p>襄十六年《傳》：「祁奚、韓襄、樂盈、士鞅爲公族大夫。」</p>		
<p>甸人</p> <p>成十年《傳》：「甸人獻麥。」（杜曰：「主爲公田者。」）○按：《周禮》：「獸人掌禮。」天官之屬有「甸獸」，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又曰：「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鄭註引文王世子：「公族有</p>	<p>獸人</p> <p>宣十二年《傳》：「獸人無乃不給于鮮。」○《周禮》：「獸人掌</p>	<p>小臣</p> <p>僖四年《傳》：「與小臣，小臣亦斃。」</p> <p>成十年《傳》：「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p> <p>按：《周禮》：「天官之屬有內小臣，奄士十四人。」《儀禮》：「賈疏：『諸侯小臣，當天子太僕之事。』」然《傳》皆襲</p>		

<p>罪，致刑于甸人」，則甸人即甸師也。又襄三十一年《傳》「甸設庭燎」，而《周禮》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此甸爲甸師明矣。</p>				
<p>近之臣，則是內小臣而非太僕之小臣也。</p>				

齊

<p>左相</p> <p>襄二十五年《傳》「慶封爲左相」。</p> <p>按：《史記·齊世家》：「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是齊高、國二卿之外，于時復立左、右二相。」</p>	<p>銳司徒</p> <p>辟司徒</p> <p>並見成二年戰于鞌《傳》。○杜曰：「銳司徒，主銳兵者。辟司徒，主壘壁者。」</p>	<p>侍漁</p> <p>襄二十五年《傳》「申蒯侍漁者」。○杜曰：「侍漁，監取魚之官。」○按：《周禮》：「敝人掌以時敝爲梁，凡敝者掌其政令。此侍漁當《周禮》之敝人也。」</p>		

楚

令尹

莫敖

左尹

右尹

環列之尹

莊四年《傳》：令尹鬬祁。

桓十一年《傳》：屈瑕。

宣十一年《傳》：「楚左

成十六年《傳》：「右尹子

文元年《傳》：「且掌環

二十八年《傳》：令尹

莊四年《傳》：莫敖

尹子重侵宋」。

辛將右」。

列之尹。○杜曰：

子元。

屈重。

昭十八年《傳》：「左尹

襄十五年《傳》：「公子罷

宮衛之官，列兵而環

三十年《傳》：「鬬穀於菟

襄十五年《傳》：「屈到

王子勝」。

戎爲右尹」。

王宮。」

爲令尹」。

爲莫敖」。

二十七年《傳》：「左尹

十九年《傳》：「鄭子革奔

僖二十三年《傳》：「成

二十二年《傳》：「屈建

郤宛」。

楚爲右尹」。

得臣帥師伐陳，子文以

爲莫敖」。

二十七年《傳》：「申鮮

爲之功，使爲令尹

二十五五年《傳》：「屈蕩

二十八年《傳》：爲呂臣

爲莫敖」。

如楚爲右尹」。

實爲令尹」。

昭五年《傳》：「以屈生

昭元年《傳》：「右尹子干

三十三年《傳》：令尹

爲莫敖」。

出奔晉」。

子士」。

程啟生曰：「子辛、子重

文十二年《傳》：「令尹

俱以貴介爲左、右尹，

大孫伯卒，成嘉爲

出將軍兵，其後並爲令

令尹」。

尹，則左、右尹蓋亦楚

宣四年《傳》：「及令尹

之尊官。襄公以後漸

子文卒，鬬班爲令尹。

用羈人，稍稍降矣。」又

爲賈潛而殺之，子成爲

曰：「子革曰：襄十九年

令升

十一年《傳》令尹蔦艾獵。

成二年《傳》令尹子重

襄三年傳子辛爲令尹」。

五年《傳》「子囊爲令尹」。

十五年傳公子午爲令尹。

二十一年《傳》「子南爲令尹」。

二十二年《傳》「遠子馮爲令尹」。

二十五年《傳》「屈建爲令尹」。

十九年《傳》「王子圉爲令尹」。

昭元年《傳》「遠罷爲

奔楚爲右尹，至昭十二年仍爲此官，而中間爲右尹者又有子干，或楚此官不止一人。或子革先爲右尹，去任他職，而子干代之，及子干出奔，而子革仍爲右尹，未可知。

可知

令尹」。

十三年《傳》：「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棄疾即位，使子旗爲令尹。」

十七年《傳》：「陽句爲令尹。」

二十三年《傳》：「囊瓦爲令尹。」

定六年《傳》：「令尹子西。」

哀十六年《傳》：「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

十七年《傳》：「子穀曰：

彭仲爽，申俘也，文王

以爲令尹。」○按：彭仲

爽爲令尹當在闕卻之

後，子元之前。楚令尹

見傳者二十八人，惟仲

爽申俘，餘皆王族也。

詳見令尹表。

箴尹	宣四年《傳》「箴尹克黃。」	沈尹	宣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杜曰：「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	連尹	宣十二年《傳》「連尹襄老。」	清尹	成七年《傳》「清尹弗忌。」	宮廐尹	襄十五年《傳》「養由基爲宮廐尹。」昭元年《傳》「宮廐尹子皙出奔鄭。」六年《傳》「吳人獲宮廐尹棄疾。」
揚豚尹	襄十八年《傳》「揚豚尹宜。」	芋尹	昭七年《傳》「芋尹無宇。」十三年《傳》「芋尹申亥。」○《正義》曰：「芋，草。」	囂尹	昭十二年《傳》「囂尹午。」	陵尹	昭十二年《傳》「陵尹喜。」	郊尹	昭十三年《傳》：「楚子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杜曰：「治郊境大夫。」
	○按：哀十八年《傳》「楚子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蓋遠固由箴尹遷工尹。		昭四年《傳》「沈尹射。」五年《傳》「沈尹赤。」十九年《傳》「沈尹戌。」哀十七年《傳》「沈尹朱。」十八年《傳》「寢尹吳由于。」		昭二十七年《傳》「連尹奢。」				
			襄二十四年《傳》「沈尹壽。」		「服虔云：『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若是主射，當使養由基爲之，何以使由基爲宮廐尹？棄能不用，豈得爲能官人？官名臨時所作，莫放之徒並不可解，故杜皆不解之。」				



		名。哀十五年陳有芋尹。蓋皆以草名其官，不知何故。」	
		按：陳近楚，設官多相效。論語有陳司敗，司敗之官亦唯楚有之。	
莠尹	王尹	中廐尹	
昭二十七年《傳》莠尹然。	昭二十七年《傳》王尹麋。正義曰：服虔云：「王尹主宮內之政。」一本必然。定本「王」作「尸」。	昭二十七年《傳》陽令終。	
		監馬尹	藍尹
		昭三十年《傳》監馬尹大心。	定五年《傳》藍尹賁。
武城尹	右領	司馬	
哀十七年《傳》：「卜之武城尹，吉。」杜曰：「武城尹，公孫朝。」按：定四年差車。	昭二十七年《傳》「鄢將師爲右領。」哀十七年《傳》右領。	昭二十年《傳》：「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木至而使遣之。」按：周禮·夏官有都司馬，鄭云：「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	
楚武城大夫 楚官			

多以戶名者，而寢與武城皆邑名，蓋即縣尹也。

地也，司馬主其軍賦。昭十九年傳云：「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則此城父司馬即《周禮》都司馬之職也。

鄭

少正

襄二十二年《傳》：少正公孫僑。杜曰：「少正，鄭卿官。」《正義》曰：「十九年《傳》云：『立子產爲卿』，知少正是鄭之卿官。」

令正

襄二十六年《傳》：「子太叔爲令正。」○杜曰：「主作辭令之正。」

執政

昭十六年《傳》：「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杜曰：「執政，掌位列者。」

執訊

文十七年《傳》：「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杜曰：「執訊，通訊問之官。」

馬師

襄三十年《傳》：馬師頤。是年羽頤奔晉，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昭七年《傳》：「朔于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

野司寇

昭十八年鄭災《傳》：「使野司寇各保其徵。」

司墓

昭十二年《傳》：「司墓之室有當道者。」○

門子

襄九年《傳》：「同盟于戲，鄭六卿及其大

○杜曰「縣士也」。 《正義》曰：「謂司寇之官在野者。《周禮》司寇屬官有縣士掌野，知野司寇是縣士也。職曰：『各掌其縣之民數。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知諸侯縣士亦當然也。」	杜曰：「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正義》曰：『《周禮》：『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鄭之司墓亦當如彼。」	夫，門子皆從鄭伯。○杜曰：「門子，卿之適子。」○按《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註：「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
		十年《傳》：「子孔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
		夫，諸司，門子弗順。」

衛

右宰

隱四年《傳》右宰醜。

襄十四年《傳》右宰穀。

宰穀。

占夢

哀十六年《傳》：「衛侯占夢，嬖人求酒于太叔僖子。」○按：

周禮占夢有中一

四人。

四人。

秦

右大夫

成二年《傳》右大夫說。

襄十一年《傳》右大夫詹。

庶長

襄十一年《傳》庶長鮑、庶長武。

十二年《傳》庶長無地。

不更

成十三年《傳》不更女父。○《正義》曰：

漢書稱商君爲法于秦，戰斬一首者賜

爵一級。其爵名四曰不更，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按：春秋之世已有此名，後世以漸增之。商君定爲二十，非是商君盡新作也。其名之義難得而知耳。」

右一國獨有之官。

春秋列國官制表第十終

## 春秋列國姓氏表叙

粵自《禹貢》曰「錫土姓」，而《左氏傳》有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之分，又別之以字、以謚、以官、以邑，其言姓氏之源流備矣。至宋夾漈鄭氏作《姓氏略》，乃復以《左氏》之言爲隘而推廣之，得姓氏者凡三十有二類。嗟乎！夾漈之學貪多務博，蘄勝前人。其所據者，乃從典午以後，經十六國、南北朝之紛亂，包羅囊括，合併雜糅。而于邃古得姓之始，與春秋列國由姓析爲氏族之源流，未嘗深析而明曉也。

余嘗謂氏族之學至唐而極精，亦至唐而極亂。一亂于朝廷之賜姓，再亂于支孽之冒姓，三亂于外裔之入中國，因蕃落以起

姓。何則？自漢初已有賜項伯爲劉纏，賜婁敬爲劉敬，至唐而如李勣之徒不知其幾矣；衛青以鄭季之子而冒姓衛氏，曹操以夏侯氏之子而冒姓曹氏，至唐而如楊國忠之徒不知其幾矣；金日磾以休屠王太子而姓金氏，劉元海以呼韓邪之後而姓劉氏，至唐而侯莫陳之爲侯，烏石闌之爲石，又不知其幾矣。唐太宗既有天下，以地望明貴賤，特詔高士廉、岑文本之屬著《姓氏譜》，先列天家，次列后族及宰相，凡長孫、宇文皆登貴姓。而于生民之初得姓受氏之由，脈絡不可得而尋也，源委不可得而辨也。又況夾漈更在五季數百年之後乎？善乎元儒史伯璿之論曰：「三代以後皆無所謂姓，只有氏而已。故後世但曰姓某氏，而不敢曰某姓某氏。蓋姓不可考，故但虛其姓于氏之上，而實其氏于下。」亮哉言乎！

愚謂欲考姓氏之分，斷須以《左氏》爲樞紐。蓋盤古、燧人之初，未始有姓也。至庖犧得風姓，炎帝得姜姓，黃帝得姬姓，帝堯以伊祁而爲祁，舜以媯汭而爲媯。至三代迭王，延及春秋之初，分封之國存百有

十四，稽其姓，合中國與鄆瞞，僅及二十有一。是時諸侯之國公子公孫，支分派別，列官分職，世有掌司，因以命氏。而小國之卿大夫名字不列于經傳，無可考者居十之九焉。最著者姬姓，則有周、魯、鄭、衛、姜姓，則有齊，子姓則有宋，姒姓則有越與杞、鄫，牟姓則有楚。其公族之析爲氏者，班班可考。又陳本媯姓，自陳敬仲奔齊而爲陳氏；晉之范本祁姓，士會封于范而爲范氏；其在秦者爲劉氏；吳大概奔楚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于齊爲王孫氏，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又春秋重世卿，爲之立後則置氏，不

必公族盡皆有氏也。故春秋之初，魯之輩、挾、柔、溺、鄭之宛，齊之年，皆無氏。逮其後有沒而立氏者，莊公季年立叔孫氏是也；有邀鄰國以立之，如四國爲賂故立華氏是也。

余因通考《左氏》，以姓繫國，以國繫氏，俾後世知受氏所由來。其有不見于《左傳》，而爲後世韓、曾、歐陽《志》及《史記·世家》、《新唐書·世系表》所推本，如徐之本章禹，曾氏之本鄫，邵氏之本召，亦間錄焉。輯《春秋姓氏表》第十一。

春秋列國姓氏表卷十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金匱華玉淳師道參

姬姓

魯、蔡、曹、衛、滕、晉、鄭、吳、虞、虢、國語：虢文公，賈侍中以爲虢仲之後，韋昭註以爲虢叔之後。

按：僖五年正義引賈云：仲封東虢，制是也。叔封西虢，虢公是也。東虢爲鄭所滅，則文公應爲虢叔之後。而經傳所書虢皆西虢也。北燕、史記：燕世家：召公，周之同姓，皇甫謐以爲文王庶子。按：僖十

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召公不與焉。然其下云：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似爲周之近族。穀梁傳亦謂燕，周之分子，則皇甫之言未爲無據也。宋竹垞以爲堯後，引史記：封帝堯之後于蓊，謂：燕之始封本都于蓊，故班固曰：蓊，故燕國，召公所封，蓋堯祖黃帝，故記。又云：封黃帝之後也。陸德明亦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二者未知孰是。祭、極、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穀梁曰：滅同姓，貶也。

邢、郕、凡、息、隱十一年傳：鄭、息有違言，正義曰：世本：息國，姬姓。郕、芮、芮、魏、桓三年

傳：芮伯出居于魏，正義曰：世本：芮、魏皆姬姓。隨、桓六年傳：楚武王侵隨，正義曰：世

本：隨國，姬姓。巴、昭十三年傳：楚共王與巴姬埋璧，則巴國姬姓也。荀、賈、桓九年傳：荀侯，

賈伯伐曲沃，正義曰：世本：荀、賈皆姬姓。滑、耿、閔元年傳：管滅耿，杜註：姬姓。霍、密、僖

十七年傳：齊密姬生懿公，是密姬姓。頓、應劭云：頓，姬姓。管、毛、聃、雍、畢、原、酆、郇、邢、

	<p>應、韓、蔣、茅、胙、僖二十四年《傳》富辰曰：「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b>沈</b>，《史記索隱》引《世本》：沈，姬姓。按：此沈國在汝南，與沈、姒、蓐、黃之沈在汾川者有別，彼為少昊後。<b>焦</b>，襄二十九年《傳》：虞、虢、焦、滑、崔、揚、韓、魏，皆姬姓也。《史記·周本紀》：褒封神農之後于焦，此姜姓，別一焦國，不見《春秋》。<b>揚</b>、<b>大戊</b>，莊二十八年《傳》：大戊狐姬生重耳，杜註：唐叔子孫別在戊狄者。<b>驪戎</b>、<b>鮮虞</b>。</p>
姜姓	<p><b>齊</b>、<b>許</b>、<b>申</b>，《正義》曰：《外傳》說伯夷之後，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又曰「齊、許、申、呂由太姜」。則四國同出伯夷，俱由太姜得封也。《周語》：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伯夷，炎帝之後。姜自是其本姓，而云賜姓姜者，炎帝後別姓非一。自以姜姓賜伯夷，更使為一姓之祖，非復因舊姓也。猶后稷別姓姬，不是因黃帝姓也。<b>紀</b>，桓九年紀姜歸于京師，杜註：姜，紀姓。<b>向</b>，隱二年《傳》：「向姜不安莒而歸」，是向姜姓也。<b>州</b>，桓五年州公如曹，《傳》作「淳于」，杜註：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疏引《世本》：姜姓。桓十一年《傳》：「鄆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杜註：州國在南郡華容縣，蓋別一州國。<b>萊</b>，襄二年《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是萊亦齊同姓國也。<b>姜戊</b>。襄十四年《傳》：「謂我諸戊是四岳之裔胄也。」</p>
子姓	<p><b>宋</b>、<b>蕭</b>，莊二十二年蕭叔朝公，杜註：蕭，附庸。成二年《傳》有蕭同叔子，賈逵云子姓。<b>權</b>。按：《歷代紀事年表》：「權，偃姓。」韓文公《權德輿墓碑》云：「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于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為權氏。」是子姓也。</p>



姒姓	杞、鄫。僖二十一年《傳》：「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杞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杜註：「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越。《史記·越世家》：「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鄭語》作畢姓。
風姓	宿、任、須句、顓臾。僖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
祁姓	唐、杜。襄二十四年《傳》上句曰：「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周爲唐、杜氏。」杜註：「唐、杜，一國名。」今按：文六年《傳》有杜祁。
嬀姓	陳、遂。昭八年《傳》：「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正義》曰：「舜姓姚氏。哀元年《傳》稱『夏后少康奔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乃賜姓爲嬀耳。《史記》謂胡公之前已姓嬀，非也。」據此，則陳始姓嬀，遂仍姚姓。然《史記》既云「得嬀滿封之于陳」，其下復云「武王賜之嬀姓」，此或如伯夷賜姓姜，后稷賜姓姬，即因其故姓賜之，未可便謂《史記》之妄也。《彙纂》遂無姓。
姁姓	南燕。宣三年《傳》：「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姁，杜註：「姁，南燕姓。」偁。文六年《傳》：「杜祁以君故，讓偁姁而上之。」《正義》曰：「偁，國名。」《晉語》：「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西、祁、己、滕、葢、任、荀、僖、姁、偁、依是也。」
任姓	薛。奚仲後。隱十一年《傳》：「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正義》引《世本·氏姓篇》：「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十國，皆任姓。」

<p>嬴姓</p> <p>秦、黃、梁、葛、江、徐。<small>歷代紀事年表：嬴、己、偃、允四姓，俱少皞後。按：史記伯翳賜姓嬴氏，徐、秦俱出伯翳，而偃姓出自皋陶，似皆爲顓頊之後。又按：史記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黃氏、江氏。索隱引世本江、黃皆嬴姓國。又僖十七年傳有梁嬴、葛嬴。</small></p>	<p>己姓</p> <p>葛。<small>史記葛嬴姓，鄭語作曹姓，世本己姓。今按：文七年傳：穆伯娶于葛，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則葛爲己姓明矣。鄭、史記鄭亦嬴姓。按：昭十七年傳鄭子稱少皞氏曰：吾祖也。杜註：少皞，金天氏，己姓之祖。則鄭當爲己姓。溫。僖十年傳：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溫互稱，實則一國。據鄭語爲祝融之後，蓋葛、鄭、溫三國同己姓，而所出則有少昊、高陽之不同。</small></p>	<p>偃姓</p> <p>舒、英氏。<small>史記：皋陶之後，或封英、六。疑英即英氏。六、蓼、舒、蓼、文五年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杜註：蓼國，今安豐蓼縣。桓十一年傳：邾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杜註：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自是兩國。宣八年楚人滅舒蓼，正義以爲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非也。又世本群舒中有舒蓼。傳云：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似舒、蓼連字爲國名。杜云舒、蓼，國，亦非。舒庸、舒鳩。杜註：「群舒，偃姓。」按：皇甫謐《帝王世紀》：帝賜皋陶姓曰偃，則諸國皆皋陶後。</small></p>	<p>妘姓</p> <p>郕、昭十八年傳。郕人藉稻。杜註：郕，妘姓國。夷、隱元年傳：紀人伐夷。正義曰：世本：「夷，妘姓國。」偃陽。<small>襄十年滅偃陽。傳：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鄭語：祝融後八姓，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驂夷、豢龍、彭姓彭祖、豕韋、諸稽、禿姓舟人，妘姓郕、郕、路、偃陽，曹姓鄒、葛，斟姓無後，韋姓夔、越。韋註：董姓，己姓之別，受氏爲國者。禿姓，彭祖之別也。斟姓，曹姓之別也。」</small></p>
--	--	--	---

曹姓	邾、小邾。即邾。襄十一年傳：「七姓十二國之祖。」杜註：「邾、小邾、曹姓。」
聿姓	楚、夔。僖二十六年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救，而自竄于夔。』」杜註：「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爲夔子。」
熊姓	羅。桓十二年《傳》：「羅人欲伐之。」杜註：「羅，熊姓國。」《日知錄》作聿姓。按：楚諸君皆以熊爲號，疑熊姓亦楚所分也。宣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穀》二傳俱作「頃熊」，何休註「楚女」是也。
曼姓	鄧。桓十年傳：「鄭祭足有寵于莊公，爲公娶鄧曼。」杜註：「曼，鄧姓。」歷代紀事年表：「曼姓出自商。」
歸姓	胡。襄三十二年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杜註：「胡，歸姓國。」
隗姓	狄、白狄、赤狄。僖十四年《傳》：「有狄后隗氏。」二十二年《傳》：「狄人伐虜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杜註：「赤狄之別種。」
允姓	小戍、莊十八年傳：「小戍子生夷吾。」杜註：「允姓之戍。」《日知錄》以爲子姓。陸渾。即陰戍。昭九年傳：「先王居櫛机，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據襄十四年杜註：「姜姓之戍，別爲允姓。」
漆姓	鄆。即長狄，防風氏之後。魯語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姓，于周爲長狄氏。」史記作釐姓。

右國姓。以上諸國得姓所祖皆見傳文及註、疏、

章章可考者。別有郈、姒姓；奄、嬴姓；褒、斟灌、斟鄩、姒姓；逢、姜姓；密須、姒姓；豕韋、彭姓；昆吾、己姓；巽夷、董姓；皆古國，春秋時無存。《國語》：鄆、姒姓；廬、姒姓；未見經、傳。《歷代紀事年表》：冀、項、唐、陽、州來、姬姓；厲、郭、駘、姜姓；穀、譚、沈、嬴姓；貳、軫、絞、桐、無終、偃姓；邾、允姓；邛、牟、姒姓；根牟、曹姓；介、斟姓；宗、麋、牟姓；房、祁姓；崇、巢、姒姓；共、黎、邶、鄆、戴、子姓；鄧、曼姓。皆未詳所據。然《年表》中亦有不可憑者，如胡本歸姓、蓼本偃姓、肥、鼓狄類而皆以爲姬姓；息、密本姬姓，而以密爲風姓，息爲姒姓；《傳》云：江、黃、道、柏，皆弦、姻也，而謂弦與江、黃同爲嬴姓，皆誤也。《彙纂》：「淮、姬姓；譚、子姓；項、姒姓；麋、鼓、祁姓；弦、隗姓。」《日知錄》：「權、牟姓；麋、嬴姓。」又無姓之國十二，於餘丘、郭、道、柏、庸、鄆、邾、鑄、不羹及昭元年《傳》之沈、姒、蓐、黃。

姬姓 周

所分

之氏

周氏 《史記索隱》曰：「周公元子就封于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爲周公。」《路史》謂「平王子秀封汝川」，非也。《史記》：「厲王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則平王之前已有周公矣。然周邑在西都畿內，平王東遷，或更以汝川地封周公，未可知耳。

召氏 陸德明曰：「召公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史記·白起傳》：「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于此矣。」是召、邵同一氏也。

祭氏 出周公。

原氏 出文王。

毛氏 出文王子毛叔鄭。

成氏 出文王子鄭叔武。

單氏 陳氏《世族譜》成王幼子臻封于單，未知所據。

王叔氏 文三年《正義》曰：「王叔文公不知何王之子，字叔，遂以叔爲氏。衛有公叔文子，此人蓋以王叔爲氏也。」陳氏《世族譜》出僖王。

甘氏 出惠王。

劉氏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羊傳》云：「母弟也。」是頃王之子、定王之弟。或云襄王季子始封劉，非也。

詹氏 出簡王。

黨氏定七年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

王氏附。周之卿士無以王爲氏者。新唐書·世系表：王氏三房，琅琊、太原出靈王太子晉，京兆出魏信陵

君。按：曹子建《王仲宣誄》云：「流裔畢萬，末胄稱王。」此可證王之出于魏矣。韓文公《王仲舒神道碑》云：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爲姬姓，春秋時爲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其事先靈王之立四十年，與太子晉無涉。」王莽自云：「舜後，出齊王建孫田安。則又有姬姓之王。然春秋時齊之王氏最多，而文十一年王子成父，杜亦云齊大夫。未知韓公賜氏之說何所據。」

## 魯

衆氏出孝公。鄭氏《通志》：公子益師字衆父，其後爲衆氏。《傳》有衆仲。

展氏隱八年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上而命之氏。

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杜註：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鄭氏《通志》出孝公。

柳氏《新唐書》：「展禽食采于柳下，遂姓柳氏。」

臧氏亦稱臧孫氏。隱五年《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正義》曰：僖伯名彊，字子臧。孝公之子，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爲氏。今于僖伯之上已加臧者，傳家追言之。」

郈氏亦作厚。按：檀弓有后木，鄭註：魯孝公子惠伯輩之後。是郈氏出孝公。

施氏出惠公子施父。

仲孫氏亦稱孟孫氏。《公羊傳》：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按：杜註：慶父，莊公庶兄。《正義》曰：「慶父庶長而以仲爲字，其後子孫以仲爲氏。是以經書仲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傳》稱孟孫。」

史記亦以慶父爲莊公弟。

子服氏 子服它，孟獻子之子，別爲子服氏。

南宮氏 昭七年《傳》：「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正義》曰：「南宮氏也，僖子之子。」

叔孫氏 出公子牙。

叔仲氏 叔仲彭生，叔牙孫，武仲子。文十八年《傳》：「襄仲殺之，既而復叔仲氏。」

季孫氏 出公子友。

公鉏氏 襄二十三年《傳》：「故公鉏氏富。」按：公鉏，季悼子庶兄，其後有公鉏極。

公父氏 《魯語》仲尼曰：「公父氏之婦知也夫。」韋註：「公父，季氏之別也。」按：定五年《傳》有公父文伯，是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

東門氏 仲遂，莊公之子。宣十八年《傳》：「遂東門氏。」杜註：「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

仲氏 成十五年仲嬰齊卒，杜註：「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遂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按：《公羊傳》以嬰齊爲後其兄歸父，故不稱公孫，而以王父字爲氏。《穀梁》以爲宣八年仲遂卒，爲殺子赤疎之，不使稱公子，故其子亦由父疎之，不得稱公孫，故別言仲氏。其說皆非也。魯大夫遂兄而立其弟，如叔孫豹之屬，未嘗後其兄也。經屢書公孫歸父，未嘗不稱公孫也。蓋嬰齊別受賜爲仲氏耳。劉炫謂季友、仲遂俱生而賜氏者，亦誤。

子家氏 昭五年《傳》：「有子家羈。」杜註：「莊公玄孫，蓋歸父字子家，故其後別爲子家氏。」

叔氏 亦稱子叔氏，宣公弟叔肸之後。

顏氏 顏魯公家廟碑云：「其先出于顓頊，爲曹姓。邾武公名夷父，字顏。子友別封邾，爲小邾子，遂以顏爲

氏，多仕魯爲卿大夫。按：王儉《姓譜》：「顏氏出自魯侯伯禽支庶，食采顏邑。顧寧人曰：『《左傳》：襄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則顏爲姬姓，爲魯族審矣。』齊亦有顏氏。哀二十七年《傳》：『召顏涿聚之子晉。』衛亦有顏氏，孟子于衛主顏讎由。」

輿氏 襄十九年《傳》「顏懿姬姪輿姬」，杜註：「顏、輿，皆「姬母姓。」

公儀氏 附。《檀弓》「公儀仲子之喪」，鄭註：「公儀氏，魯之同姓。」

## 蔡

朝氏 昭十五年，蔡朝吳出奔鄭。按：朝吳是子朝之孫，聲子之子。聲子字子家，經書公孫歸生，則子朝必蔡之公子，其後以字爲族也。

## 衛

甯氏 出武公。

孫氏 出武公。

世叔氏 亦稱太叔氏。出文公。

北宮氏 出成公。

子叔氏 襄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稱「子叔」。按：襄二十六年《正義》曰：「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

子。」成十年《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爲族也。又昭二十年《傳》「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杜註「黑背孫」。

公叔氏 出獻公。



公孟氏 昭七年傳 衛襄公嬖人嫫始生孟縶。定十二年，<sup>①</sup>衛公孟彘帥師伐曹。杜註：孟縶子。正義

曰：此實公孫而不稱公孫者，縶字公孟，故即以公孟爲氏。劉炫謂：「公孟生得賜族，故彘即以族告。」按：春秋之季，如衛之子叔、公孟、宋之石氏，皆以父字爲族，蓋賜氏之法漸替矣。

南氏 出靈公子郢。哀十五年傳：公之人也，尊南氏邑。杜註：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按：史

記：天子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顧寧人曰：「秦并六國，衛最後滅，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武帝即以其氏命之爲爵。」而漢書·恩澤侯表竟作姬嘉，則沒其氏而書其姓矣。又恩澤侯表褒魯節侯公子寬，以魯頃公玄孫奉周祀，子相如嗣更姓公孫氏，後更爲姬氏。此三代後變氏稱姓之最著者。

## 文氏

司寇氏 檀弓：司寇惠子之喪。鄭註：惠子，將軍文子之弟。正義引世本：靈公生昭子郢，郢牛

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爲司寇氏。文子牛簡子瑕，爲將軍文氏。按：姓譜康叔爲周司寇，後人遂爲寇氏。顧寧人謂：「康叔，衛國之祖，無以王官氏其支庶之理。」今據禮記疏，則寇氏爲司寇惠子之後。

司徒氏附 檀弓 衛司徒敬子死，鄭註：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

## 晉

欒氏 桓二年傳：晉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賁傅之。正義曰：此人之後遂爲欒氏，蓋其父字欒。

祁氏 史記：晉之宗家祁奚，叔向。鄭氏通志：祁奚，獻侯四世孫，食邑于祁。按：奚去獻侯甚遠，疑非四世

韓氏

晉語：「韓宣子對叔向曰：『自桓公以下，<sup>①</sup>嘉吾子之賜。』」韋注：「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爲大夫，故曰韓萬。按：獻公盡滅桓、莊之族，未知韓氏何以獨盛于晉。」史記·韓世家：「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則以韓爲武王子韓侯之後，或別有據也。」昌黎·送何堅序云：「何子韓同姓爲近。孫緬唐韻：『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字隨音變，遂爲何氏。』」

游氏

莊二十四年傳：「晉士薦又與群公子謀，使盡殺游氏之子。」杜註：「游氏，子，亦桓、莊之族。」

羊舌氏

閔二年傳：「羊舌大夫。」正義引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新唐書：「武公曾孫突，羊舌大夫也。」

楊氏

陸德明曰：「叔向食采于楊，故又號楊肸。」按：《漢書·楊雄傳》：「其先出自周伯僑者，以支庶食采于晉之楊，因氏焉。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楊侯逃于楚。大夫楊本姬姓侯國，見滅于晉，而爲羊舌氏邑。乃謂始食采于楊，後爲揚侯，何舛戾若此？」《新唐書》則云周宣王子尚父封爲揚侯，晉武公子伯僑爲羊舌氏之祖，較分明。又按：楚有王子揚，後爲陽氏。魯亦有陽虎，晉有陽處父。明楊升菴謂楊、揚、陽、羊四姓一族，亦誤也。

郤氏

亦公族食邑于郤。按《新唐書》及鄭氏《通志》，步氏、溫氏俱出自郤。然晉卿以邑別族者甚多，傳、註無明文者不錄。楚亦有郤氏，乃伯州犁之族。按：晉之公族皆出自獻公以上，宣二年傳云：「驪姬之亂，誅無畜群公子」，由是晉之公子無賜族者矣。

狐氏

出自唐叔。

①「桓公」，《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作「桓叔」。

賈氏桓九年《傳》：「荀侯、賈伯伐曲沃。」《正義》曰：「晉大夫有荀氏、賈氏，蓋晉滅之以賜大夫。」按：文六年《傳》有大師賈佗。《晉語》云：「賈佗，公族也。」韋註：「賈佗，狐偃之子狐射姑賈季也，食邑于賈。」

續氏文六年《傳》：「晉殺續簡伯。」杜註：「續鞠居，狐氏之族。」

魏氏閔元年《傳》：「賜畢萬魏，以爲大夫。」杜註：「畢萬，公高之後。」

令狐氏《正義》曰：「《世族譜》：魏顓、魏絳俱魏犢之子。顓別爲令狐氏，絳爲魏氏。蓋顓長而庶，絳幼而適故也。」

呂氏呂錡亦絳庶兄。

## 鄭

祭氏桓十一年《傳》：「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杜註：「封人，守封疆者，因以所守爲氏。按：仲之女雍姬，則祭氏姬姓也。鄭本畿內諸侯，疑祭氏、原氏即周祭伯、原伯之後仕于鄭者。《正義》以祭爲仲之舊氏是也。」

原氏莊十四年《傳》：「厲公稱原繁曰伯父，是原亦姬姓。」

子人氏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作「子人來盟」，杜註：「其後爲子人氏。」按：僖二十八年《傳》

「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正義》以爲語之後是也。又《後漢書·段熲傳》：「其先出自鄭共叔段。」按：古人無以祖父名爲氏者，段子公孫滑，未知滑子爲誰。莊十六年《傳》：「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未聞其後有段氏。疑當爲公父氏。

罕氏襄二十六年《傳》：「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按：穆公十三子，靈、襄嗣位，子孔誅，子然、士子孔之子出亡，子羽不爲卿，餘七子謂之七穆，皆以王父字爲氏。

良氏	游氏	國氏	駟氏	印氏	豐氏 <small>並詳《世系表》。</small>	孔氏 <small>昭十六年《傳》：「子產曰：『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蓋子孔既誅，昭七年立其子公孫洩，故孔氏有後于鄭。</small>	然氏 <small>襄十九年《傳》：「然之子子革奔楚為右尹。」昭四年《傳》：「然丹城州來。」杜註：「鄭穆公孫。」是也。按：鄭亦有然明，未知子然之後與否。</small>	羽氏 <small>襄三十年《傳》：「羽頡出奔晉。」杜註：「子羽孫。」按：此子羽是穆公之子，其行人子羽則鄭之公孫也。</small>	齊	管氏 <small>《正義》曰：「《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small>	楚	堂谿氏 <small>定五年《傳》：「夫概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按：夫概王，吳子諸樊之子。</small>	齊	高氏 <small>《新唐書》：齊文公生公子高，其孫僖食采于盧。佐管仲有功，桓公命以王父字為氏。按：莊九年《傳》：鮑</small>	姜姓所分之氏
----	----	----	----	----	----------------------------	---	--	--	---	--	---	---	---	--	--------

叔牙曰「管夷吾治于高傒」，則傒之氏高久矣。僖十二年《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杜註：「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皆上卿也。國，高之命爲卿當在桓公以前。」○又《新唐書》盧氏亦出自高，以邑爲氏。

國氏杜註「亦姜姓」。

隰氏出自莊公，見《國語》註。按：齊有兩莊公，此春秋以前之莊公也。

崔氏襄二十五年《傳》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按《新唐書》：「丁公子季子食采

于崔，因以爲氏。」

晏氏歐陽公《晏殊神道碑》云：「有姜之裔，齊爲晏氏，是晏亦姜姓。」

慶氏桓公子無虧之後。

東郭氏出桓公。

盧蒲氏襄十八年《傳》：「盧蒲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杜

註：「慶氏、盧蒲氏，皆姜姓。」

欒氏

高氏欒、高氏氏皆出惠公。昭三年《傳》晏子曰：「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惠競爽，猶可。

宋

孔氏昭七年《傳》孟僖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杜註：「弗父何，孔

父嘉之高祖。」

華氏出戴公。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杜註：「督，木死而賜族，督之妄也。」正義曰：

「督是公孫，木合賜族，應死後其子乃賜族。」

子姓所  
分之氏

樂氏出戴公。（又新唐書：蕭氏出宋樂大心，封于蕭，以為附庸。按：莊十一年傳有蕭叔大心，正義

曰：蕭邑大夫，以此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為附庸。樂大心，昭公時人，遠不相涉。

司城氏昭二十五年《傳》：「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杜註：「司城，樂氏之大宗也。」按：子罕始為司城，蓋其後又以司城為氏。

皇氏出戴公子司徒皇父。

老氏出戴公。（以上戴族四）

仲氏出莊公。

魚氏出桓公子司馬子魚。按《史記》，宋之後有目夷氏，當亦子魚之後。

蕩氏出桓公子司城蕩。

鱗氏出桓公。

向氏出桓公。○以上桓族四。

靈氏出文公子子靈。

石氏出共公子子石。

邊氏出平公。

戴氏隱八年《正義》曰：「以謚為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按：哀十六年《傳》，戴氏、皇氏將不利于公室。」杜註：「戴氏即樂氏。」此猶向氏亦稱桓氏，武公之後稱武氏之族也。昭八年《傳》「戴惡會圍陳」，註但云宋大夫，未知于戴族四氏何出。

姒姓所

齊

分之氏

鮑氏昭二十五年傳：季公鳥取妻于齊鮑文子，曰季姒。是鮑氏姒姓。

晉

辛氏閔元年傳：畢萬仕于晉，辛廖占之，曰：「吉。」正義引昭十五年傳云：「及辛有之子董之晉，于是乎有董史。」註云：「辛有，周人，子適晉爲太史。」按：新唐書敕封支子于辛，其後爲辛氏。是辛爲姒氏。

董氏

晉語：韓宣子祀夏郊，董伯爲尸。韋註：董伯，姒姓。按：董氏即出于辛，晉有董狐、董叔、董安于。此與鄭語已姓之董，及昭二十九年傳：颺叔安之裔董父，帝舜賜姓曰董者有別。

魯

曾氏歐陽公曾致堯神道碑云：莒滅鄆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爲曾氏。又與曾鞏論氏族書：曾氏出于鄆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爾。非鄆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鄆氏者是也。一按：襄五年，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傳謂以成屬鄆，比諸魯大夫。其明年鄆見滅于莒，疑世子巫由是遂居魯。顧寧人謂：出奔他國，以本國爲氏，是也。

越

歐陽氏附：歐陽公誌叔父穎墓云：越王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爲楚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爲歐陽氏。按：史記：越爲夏禹之後，是歐陽亦姒姓所分。

祁姓所

晉

分之氏

士氏

范氏 襄十四年傳十句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杜註：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受邑于范。按：《晉語》：隰叔子違周難于晉，生子輿爲理。世及武子、佐文、襄、輔成、景，是以受隨。范，一是士薦初以官爲氏，至會始以邑爲氏。隱八年《正義》曰：舊官謂若晉之士氏是也。宣十七年《傳》：范武子將老，杜註：「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受范，復爲范武子。」

劉氏 文十一年傳：秦人歸士會之帑。其處者爲劉氏。杜註：士會，堯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正義曰：會子在秦不被賜族，故自復累之姓爲劉氏。秦滅魏，劉氏徙大梁。漢高祖之祖爲豐公，又徙沛，故

高祖爲沛人。○按杜甫《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豈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泰，人才覺弟優。又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詩云：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是唐、杜、范、劉同出于堯，至唐猶稱同族。古人之審于氏，姓如此。哀三年傳：劉氏、范氏世爲婚姻，此則姬姓之劉出于周者也。○又《國語》註：傅氏，狎姓，堯後。今姑附于此。

媯姓所

陳

分之氏

韓氏 亦作袁。呂黎《袁氏先廟碑》：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

新唐書 袁氏出陳胡公裔孫轅濤塗。

夏氏 出宣公子少西。宣十一年傳：楚子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杜註：少西，微舒之祖子夏之名。

《正義》曰：禮，以王父字爲氏。微舒以夏爲氏，知子夏是字，少西是名。

孔氏 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按：孔寧稱公孫，必是陳之公族。襄二十七年會于宋，有

陳孔免。



齊		陳氏莊二十二年《傳》：「陳公子完奔齊，桓公使爲正。顧寧人曰：『古人無以國爲氏者，惟出奔他國然後以本國爲氏，敬仲奔齊而爲陳氏是也。其他若鄭丹、宋朝、楚建、邠申之類，皆是也。』」	
田氏附。《正義》曰：「《陳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左傳》終始稱陳，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時改耳。」		孫氏附。昭十九年《傳》有孫書，杜註：「陳無字之子。」《新唐書》：「無字子書，景公賜姓孫氏。其孫武以田、鮑之亂奔吳，爲將軍。」	
姑姓所分之氏	衛	孔氏詳《世系表》。	
任姓所分之氏	宋	雍氏桓十一年《傳》：「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姑。」杜註：「雍氏，姑姓。」	
嬴姓所分之氏	魯	黨氏莊三十一年《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是黨氏任姓。」	
嬴姓所分之氏	晉	趙氏《史記》：「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穆王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	
	耿氏		

<p> <b>邯鄲氏</b> 文十年傳：趙有側室曰穿。正義曰：穿，趙夙之孫，別爲邯鄲氏。按：定十三年傳有邯鄲午，杜註：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正義曰：世本趙衰，趙夙之弟也。衰之後爲趙氏，夙之後爲耿氏。據此，則夙邑于耿，以耿爲氏。穿之後又以邯鄲爲氏。  <b>徐</b>  <b>徐氏</b> 附：昌黎徐偃王廟碑：徐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偃王。或曰徐子章禹既奔于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州間。 </p>	<p>           已姓所分之氏  <b>周</b>  <b>蘇氏</b> 僖十年傳：蘇子奔衛。杜註：司寇蘇公之後。按：老泉蘇氏族譜後錄：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于河，世世仕周，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 </p>	<p>           曹姓所分之氏  <b>邾</b>  <b>曹氏</b> 附。顧寧人曰：魏蔣濟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王沈《魏書》云：「武王封曹俠于邾，至戰國爲楚滅，子孫分流，或家于沛。」而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景初中，明帝從高堂隆議，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鬬丘，以始祖帝舜配。」則又不知何據。一代之君，三易其祖，豈不可笑？ </p>	<p>           畢姓所分之氏  <b>楚</b>  <b>鬬氏</b> 鬬伯比、鬬廉，俱若敖子。  <b>成氏</b> 亦若敖之後。  <b>蔿氏</b> 亦作「蕞」。《新唐書》：「蚡冒生子蕞章。」 </p>
--	---	--	--

孫氏《新唐書》為賈生孫叔敖，其後別為孫氏。

屈氏《楚辭註》：「武王子瑕食采于屈，因氏焉。屈原其後也。」

陽氏出穆王。

囊氏出莊王。

沈氏昭十九年《傳》：「沈尹戌，杜註：『莊王曾孫。』按：楚官俱以尹為名，此必為沈邑之尹，而其後遂以為氏也。」

陳曙峰《世族譜》引《封建考》云：「成八年晉滅沈，沈子逞奔楚，為沈氏。生嘉，嘉生二子，曰丙、曰戊。戊生諸梁，諸梁生射及文。射生赤及朱。」按：昭二十三年《經》書：「吳敗頓、胡、沈、蔡、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

沈子逞滅。」杜註：「國雖存，君死曰滅。安得公奔楚？」定四年諸侯會召陵伐楚，沈子不奔。晉使蔡伐沈，滅之，以沈子嘉歸。時沈尹戌正為楚左司馬，安得以為嘉之子也？」昭四年《傳》：「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渙，五年

傳：「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而諸梁至定五年始見于傳，哀公末年猶在，又安得以為射與赤之祖父也？」又宋書沈約自序云：「少吳氏之裔，封于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定四年滅于蔡。按：四國為晉所滅，見于昭元年子產之言甚明。其汝南之沈別是一國，休文誤合為一也。」

也。又宋書沈約自序云：「少吳氏之裔，封于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定四年滅于蔡。按：四國為晉所滅，見于昭元年子產之言甚明。其汝南之沈別是一國，休文誤合為一也。」

也。又宋書沈約自序云：「少吳氏之裔，封于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定四年滅于蔡。按：四國為晉所滅，見于昭元年子產之言甚明。其汝南之沈別是一國，休文誤合為一也。」

也。又宋書沈約自序云：「少吳氏之裔，封于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定四年滅于蔡。按：四國為晉所滅，見于昭元年子產之言甚明。其汝南之沈別是一國，休文誤合為一也。」

一也。

### 周

武氏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註不言武氏所出。新唐書：「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武。」如此，

則宜以「武」為名，豈得以名為氏？殆不足據。

尹氏隱五年《傳》：「王使尹氏、武氏助曲沃。」杜註：「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按：《晉語》：「文王誡于蔡，原

而訪于辛、尹。」韋註：「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則尹氏為史佚之後。鄭氏通志少昊後封于尹城。」

有氏無姓

南氏 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南氏，姓也。」

渠氏 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杜註：「渠氏，伯糾，名也。」

仍氏 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正義曰：「仍氏，公。《穀》俱作『任』。按：《詩·雲漢序》：「仍叔美宣王也。周之有仍氏舊矣。」

家氏 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杜註：「家氏，父，字。按：《詩·節南山篇》家父作誦，十月之交篇家伯家宰，鄭箋俱以爲字，疑此家父之祖父也。」

榮氏 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杜註：「榮氏，叔，字。按：武王時有榮公，厲王時有榮夷公，此蓋其後也。」

叔氏 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杜註：「叔氏，服，字。」

石氏 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杜註：「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

樊氏 仲山甫之後。莊十九年《傳》：「樊皮叛王。昭二十二年《傳》有樊頃子。」

詹氏 昭九年《傳》：「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按：詹與鞏俱以邑氏者。」

鞏氏 昭二十二年《傳》：「鞏簡公敗績于京。定二年《傳》：「鞏氏之群子弟賊簡公。」

南宮氏 昭二十三年《傳》：「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杜註：「三子，周卿士。」十四年《傳》：「召簡公、南宮黶以甘桓公見王子朝。」杜註：「黶，南宮極之子。」

## 魯

尹氏 隱十一年《傳》：「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

丹氏歸而立其主。

寫氏 隱十一年《傳》：「館于寫氏」。按：寫氏，《史記》作「寫」。昭十一年《傳》：「使佐遠氏之籛」，疑即此寫氏。

秦氏 莊九年《傳》：「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杜註：「秦子，公御及戌右也。襄十年《傳》：「孟獻子以秦革

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襄十八年《傳》有秦周。昭十五年《傳》有秦遄。

梁氏 梁子見上。又莊三十二年《傳》：「雩，講于梁氏。」

夏父氏 文二年《傳》：「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韋昭註：「弗忌，夏父展之後。」

富父氏 文十一年《傳》：「富父終甥駟乘」。哀三年桓、僖災《傳》：「富父槐至」。杜註：「富父終甥之後。」

南氏 昭十三年《傳》：「費人叛南氏」。按：襄七年《傳》：「南遺爲費宰」。南蒯，南遺之子也。

陽氏 定八年《傳》：「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疑陽氏與孟孫同族。

條氏

徐氏

蕭氏

索氏

長勺氏

尾勺氏 定四年《傳》：「分魯公以殷民六族云云。」

衛

石氏 詳世系表。

齊氏昭元年會于號，齊惡始見于經。昭二十年《傳》：「公孟縶狎齊豹。」杜註：「豹，惡之子。」此《正義》所云，以縶爲族者，若衛齊惡之類「是也」。

趙氏昭九年《傳》：「衛趙厲會楚子于陳。」定十四年衛趙陽出奔宋，杜註：「陽，趙厲孫。」《正義》曰：「世本：

「懿子兼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兼即厲也。」

褚師氏昭二十年《傳》：「褚師圃出奔晉。」哀公時有褚師定子、褚師聲子。按：《新唐書》：「褚氏出自宋共公子段，字子石，食采于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夫褚師乃官名。昭二年《傳》：「鄭公孫黑請以印爲褚師。」是宋、鄭、衛俱有此官。子石之後自爲石氏。其謬妄不足信如此。

王孫氏定八年《傳》有王孫賈。哀十六年《傳》：「叔孫文子使王孫齊私于皋如。」杜註：「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

公文氏哀十四年《傳》：「向魋出于衛地，公文氏攻之。」十五年《傳》：「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

陶氏

施氏

繁氏

錡氏

樊氏

饑氏

終葵氏定四年《傳》：「分康叔以殷民七族。」云云。

晉

荀氏荀本姬姓國。《汲冢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陳曙峰《世族譜》：「荀氏亦隰叔之後，未必然也。後分爲中行、知二族。」

程氏成十八年《傳》：「程鄭爲乘馬御」，杜註：「程鄭，荀氏別族。」○《新唐書》程氏出程伯休父，乃重黎之後。詳見《太史公自序》及《晉書·宣帝紀》。與此程氏有別。

中行氏荀林父之後爲中行氏。僖二十八年《傳》：「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正義》曰：「始將中行，故以爲氏。」

知氏荀首之後爲知氏。成二年《傳》：「知罃之父，中行伯之季弟也。」鄭氏《通志》：「荀首別食知邑。」

輔氏附。《晉語》：「知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亡，惟輔果在。」

胥氏僖二十三年《傳》司空季子，杜註「胥臣曰季也」。《正義》曰：「胥氏食采于臼。」

先氏亦稱原氏。僖二十八年《傳》原軫將中軍。時趙衰方爲原大夫，原必軫之舊氏，非其食邑。宣十三年《正義》曰：「原穀是先軫之後，食采于旼，故曰旼子。原，其上世所食也。于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似未然。」陳曙峰《世族譜》：「先氏與范氏同祖，隰叔初封于先，亦無確據。」

慶氏昭三年《傳》叔向曰：「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杜註：「八姓，晉舊臣之族。」按：慶氏見于傳者，惟慶鄭一人。

伯氏成十五年《傳》：「郤害伯宗，譖而殺之。」伯州犁奔楚。定四年《傳》：「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譚，爲吳太宰，以謀楚。按：《新唐書》：「宋襄公母弟敖仕晉，孫伯宗。」又云：「州犁奔楚，食采于鍾離，爲鍾氏。」少子連家于南陽，以王父字爲宗氏，皆未足信。蓋州犁未奔楚之先，楚已有郤公鍾儀矣，其後又有鍾建，非伯氏之後也。李習之《柏良器神道碑》云：「柏氏系自有周叔虞封晉，其支子有受邑于伯者，」

因以爲姓。後世生宗，其子州犁奔楚，改伯爲柏。則又爲姬姓矣。《晉語》：伯亦作柏。

箕氏：《晉語》：胄、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世掌近官。《韋註》：十一族，晉之舊姓。按：文七年

令狐之役，箕鄭居守，時將上軍。

籍氏：昭十五年《傳》：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麇，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杜註》：孫伯麇，晉正

卿籍談九世祖。按：《新唐書》：荀林父之孫曰籍偃，曰孫伯麇，以字爲氏。此最可笑，林父在偃公時，相

去僅百年，安得自孫以下復傳九世乎？鄭氏《通志》以麇爲文侯弟。又按：《晉語註》：伯宗，晉大夫孫

伯糾之子。此有孫伯麇，疑皆晉之公孫，猶悼公之稱孫周，而《晉語》稱悼公之父亦曰孫談是也。

呂氏：僖十五年《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杜註》：姓瑕呂。顧寧人曰：呂氏也；瑕，其邑名。蓋兼食

陰、瑕二邑，故又曰陰飴甥。按：此與呂錡、呂相之呂有別，彼爲魏氏所分也。

瑕氏：文十三年《傳》：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語》：陽畢曰：若滅欒氏，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

立之，則民懷矣。《韋註》：瑕，瑕嘉；原，原軫，皆晉賢人，有常位于國者。

張氏：鄭氏《通志》：「晉有解張字張侯，自此晉國世有張氏，因張侯之字以命氏也。趙有張談，韓有張開地，是

其後也。」按：王符、皇甫謐並以張良爲韓之公族姬姓，未知鄭氏何據。晉有張老、張君臣、張趯、張骼，亦有

解揚、解狐。如鄭說，則張氏乃解氏所分也。

右行氏：成十八年《傳》：右行辛爲司空。《杜註》：辛，將右行，因以爲氏。《正義》曰：僖二十八年晉作三行，

三十二年即罷之。彼云「屠擊將右行」，未知此人即屠擊之子孫，爲是其祖父，代屠擊也。按：右行辛即賈

辛。僖十年《傳》有左行共華、右行賈華，晉之有右行舊矣，或是華之後。昭十二年《傳》有右行詭。

### 鄭



洩氏

孔氏僖七年《傳》子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按：隱五年鄭人侵衛，祭仲、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僖三年首止之會，鄭伯逃歸不盟，孔叔止之。其後有洩堵寇、孔將鉏。是三族皆鄭世大夫。

皇氏僖二十四年《傳》：「鄭伯將享宋公，問禮于皇武子。」杜註：「皇武子，鄭卿。」按：其後有皇戌、皇辰、皇耳、皇頡，惟耳爲戍子，餘未詳其系。

鄭雜姓最多，如堵氏、石氏、侯氏、尉氏、司氏、子師氏，皆不知其族姓所出。

齊

閭丘氏襄十五年《傳》有閭丘嬰。哀八年《傳》：「齊閭丘明來蒞盟。」杜註：「嬰之子。」二十一年《傳》：「閭丘息。」杜註：「閭丘明之後」。

北郭氏襄二十八年《傳》：「與北郭佐邑六十。」昭二十二年《傳》：「齊北郭啟帥師伐莒。」杜註：「啟，北郭佐之後。」

陳

女氏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杜註：「女氏也。」

原氏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杜註：「原氏也。」

鍼氏隱八年《傳》：「陳鍼子送女。」襄十四年陳鍼宜咎出奔楚，杜註：「鍼子八世孫。」按：魯亦有鍼季，衛亦有鍼莊子。

懿氏莊二十三年《傳》：「初，懿氏卜妻敬仲。」

慶氏 襄二十三年《傳》：「慶氏以陳叛。」

## 楚

熊氏 自桓六年熊率日比以後，熊氏見于傳者甚衆，疑亦楚之公族也。

申氏 按：楚以申氏者甚衆，或其先世嘗爲申公，或故申侯之子孫仕于楚者，皆不可知。吳語註：①申包

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疑申氏亦出于楚。

潘氏 詳《世系表》。

伍氏 不知其所本。按：伍舉亦稱椒舉。《國語》：椒作湫，韋註：邑也。伍胥亦稱申胥。《國語註》：員奔

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

王孫氏 哀十一年《傳》：「子胥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爲王孫氏。」按：此稱王孫氏，疑伍氏亦出于楚。

養氏 宣十二年郟之戰，養由基爲右。昭十四年《傳》：「令尹子旗與養氏比。」杜註：「養由基之後。」

彭氏 哀十七年《傳》云：「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按：宣十三年郟之戰，彭名御左廣。昭四年《傳》

：「彭生罷賴之師，是其後也。」

觀氏 昭十三年《傳》：「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平王封陳、蔡，召觀從，曰：『惟爾所欲。』」對曰：「臣

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哀十八年《傳》：「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杜註：「觀瞻，開卜大

夫，觀從之後。」又哀十七年《傳》：「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使爲軍帥。」是觀氏之先本出于郟。《國語》有觀

①「吳」，原誤作「楚」，今據《國語》改。

射父。

秦

百里氏 僖三十三年《傳》「獲百里孟明視」。《正義》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奚之子。」

子車氏 文六年《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

遂

因氏

領氏

工婁氏

須遂氏 見莊十七年《傳》。杜註：「四族，遂之強宗。」

## 春秋大夫無生而賜氏論

案：《春秋》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此定制也。而胡文定於僖十六年季友卒發傳云：「魯之大夫有生而賜氏者，若季友、仲遂是也。蓋季友於僖有擁戴之功，仲遂於宣有援立之恩，一君報之，故生而賜氏，俾世爲卿。《春秋》於此特書，以志壞法亂紀之始，謹履霜之戒。」其論甚正，而其實不然。

三家稱仲孫、叔孫、季孫氏，未嘗單舉仲、叔、季也。莊三十二年《傳》立叔孫氏，未嘗云立叔氏，其有稱叔氏者則另爲一族。宣公弟，叔肸之後，經所稱叔弓、叔鞅、叔輒是也。《論語》「孟孫問孝于我」，《檀弓》云「此季孫之賜也」，俱有「孫」字。若生而賜

爲季氏，則其子孫如季孫行父、季孫宿、季孫意如當云季行父、季宿、季意如矣，何以復多贅一「孫」字乎？且叔氏與叔孫氏又何分別也？以是知季友賜氏之說非也。仲遂之仲本是行次，若已賜爲仲氏，則其子歸父當稱仲歸父，不當更稱公孫歸父。公孫者，未賜族之稱也。況仲遂父子止稱東門氏，不稱仲氏，宣十八年《傳》有「遂逐東門氏」可證。至仲嬰齊乃更受賜仲氏耳，以是知仲遂賜氏之說非也。大抵宋儒好橫發議論，而讀書不精，考究欠實，往往多傳會影響。後儒以其近正，遞相祖述，遂成鐵案。殊不知季友卒時尚不氏曰季，至其孫行父始以王父字氏曰季孫，不可以孫而彊誣其祖。襄二十三年外史盟曰「毋或如東門遂」云云，若仲氏果宣公所賜，此係國之重典，昭彰耳目，外史必不易其稱謂而曰東

門氏。杜於仲嬰齊卒註云：「嬰齊，襄仲子。」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是則仲之有氏至嬰齊始，受君賜以前止曰東門，與仲無與。而文定以爲宣公生而賜爲仲氏，豈不誤哉？夫因其子孫而罪其祖父，并罪祖父當日之君，以莫須有之事遂爲一成不可變之獄，此則宋儒刻論之過也。《彙纂》曰：「經書公子而名字雙舉者，《公》、《穀》以爲賢之是也。胡氏之說亦正，但與仲遂並譏爲非。」其論而猶未察，其於實事無據。余是以綜考經、傳而并正之。乾隆十一年又三月一日復初氏書於高郵舟次。

此亦華子師茂之說。師茂名育濂，先母舅之從孫，韋軒先生子。與其兄師道並英年好學，讀書穎銳能深入，考訂尤精。余延以教孫。甫及二載，

于《春秋》啟益爲多，感起予之助，特附識于此。

案：文定之說本于劉炫。杜註云：「稱字者貴之。」《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皆名字雙舉。劉炫以季爲氏，謂與仲遂皆生而賜族，非也。」《公》、《穀》二傳亦皆以稱字爲賢，與杜、孔略同。則劉與文定之說爲無據。又襄二十三年盟東門遂，註云：「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若果生而賜爲仲氏，豈復舉其所居之地乎？

春秋列國姓氏表卷十一終

##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系表叙

三代之宗法，原於封建。蓋先王建樹屏藩，其嫡長嗣世爲君，支庶則推恩列爲大夫，掌國事，食采邑，稱公子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世世不絕。若異姓積功勞用爲卿，世掌國政，則各以其官，或以邑爲氏。然此非先王令典也。孟子曰「立賢無方」，又曰「士無世官」，故《春秋》譏世卿。世卿之禍，小者淫侈越法，隕世喪宗。或族大寵多，權逼主上，甚者厚施竊國，陳氏篡齊，三家分晉。故世卿之禍，幾與封建等。

然論者謂先王親親報功之典於是乎在。《儀禮·喪服傳》曰：「親親故尊祖，尊

祖故敬宗。」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戴記》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有自卑而別于尊者，則國君之支庶別爲大夫，所謂大夫不得祖諸侯者是也；有自尊而別于卑者，則單寒之庶姓積功勞用爲卿，子孫世世宗之者是也。嗚呼，先王之立法豈能百世無弊哉？在後之人，因其勢而去其積甚者可矣。由乎親親之義而言之，則展親睦族，爲國毗輔，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而不能無尾大不掉之弊；由乎選賢之意而言之，則唯賢是擇，不拘世類，所謂挹損彊宗，獨操主柄者，而亦有枝葉衰落之患。惟使恩有所止，其疎者則齒于士族，使各得以材能自進，而其在位者則束之以禮法，使有大故，不得免于罪戾。用此權衡輕重，雖傳諸百世，豈有弊哉？

以余觀春秋卿大夫，其得失俱可概見。

晉懲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故文公諸子皆出仕於外，晉無公子秉政者，而權卒移於趙、魏；魯之孟孫、叔孫再世有大罪，宜絕其屬籍，而子孫仍列於貴位，所以卒兆乾侯之禍。出彼入此，厥害惟均，微諸已事，良用顯然。惟楚之令尹俱以親公子爲之，一有罪則必誅不赦，所以權不下替而國本盛彊。嗚呼，鑒往可以知來，斯言諒哉！輯《春秋卿大夫世系表》第十一。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系表卷十二之上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金匱華玉淳師道參

凡世系相承者，俱直下；兄弟平列。  
有世次可稽而無祖父可承者，上空幾格。  
無系可考者，另列於後，視其本族有某公時人，略以年代爲次。

周

周 氏

周桓公	周公忌	宰周公	周公楚						
隱六年	父	閱	成十二年						
《傳》《周		僖三十年	春，周公						



桓公言于「莊十六年 王」。	《傳》：「周 使宰周公 來聘。」	冬，天王 出奔晉。
杜註：「周 公忌父出 奔虢，惠 系未詳。」	或云周公 閱曾孫。	
桓五年 王立而 《傳》：「周 復之。」		
公黑肩將 僖二十四 年《傳》：		
左軍		
十八年 「狄師伐 《傳》：「王 周，獲周 殺周公黑 肩。」		
宰周公		
孔		
僖九年， 公會宰周 公于葵丘。 《公羊傳》： 「宰周公，		

天子之爲  
政者也。」

杜氏預曰：

周公宰

孔也天

子三公

不字。」

按：兩周

公或云忌

父宰孔

弟，未知

是  
否  
今

以人  
春

秋》先後

爲次。

召氏厲王、宣王時有召穆公虎，僖二十四年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是也。

召伯	伯廖	莊二十七年	《傳》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	召武公	昭公	桓公
傳	十一年	文五年	宣六年	《傳》	《傳》	《傳》	《傳》
使召武	來會葬	桓公逆王	昭公子	昭公子	昭公子	昭公子	昭公子
公、內史	武公子	昭公子	昭公子	昭公子	昭公子	昭公子	昭公子
過賜管侯	命	國	語	作	召	公	過
公過	章	註	穆公	之後	召戴公	召襄	召莊公
簡公							

宣十五年 戴公子	免 盈
《傳》：「王	昭二十二 年《傳》
孫蘇與召	年《傳》
氏、毛氏	「王子還 召簡公、
爭政，使	與召莊公 南宮闕以
王子捷殺	謀」。
召戴公及	甘桓公見
毛伯衛。	杜註：「王子朝」
卒立召襄。」	杜註：「
戴公，桓	子朝黨 簡公，莊
公弟。	公子召伯
按：戴公	盈也。」
與桓公同	二十九年
時，爲周	《傳》「京
卿士，宰	師殺召伯
周公亦與	盈」。
周公忌父	
同時。註、	
疏不詳其	
系，今從	
陳氏《譜》	
以爲兄弟，	
亦未見其	
必然也。	

祭 氏穆王時有祭公謀父。

祭伯	祭公	祭叔
隱元年冬 十有二月， 祭伯來。	桓八年， 祭公來， 遂逆王后 于紀。	莊二十三 年，祭叔 來聘。
《穀梁》范 註：「祭 叔，天子賓 內諸侯。」 杜註及徐 邈皆謂祭 叔爲祭公 使。《正 義》云祭 叔或是祭 公之弟。 今姑闕疑。		

原  
氏

原莊公	原伯貫	原襄公	原伯絞	原伯魯	原壽過
莊十八年	僖二十五	宣十六年	昭十二年		
《傳》：「原	年《傳》：	《傳》：「晉	《傳》：「原		
莊公逆王	「王以陽	侯使士會	伯絞虐其		
后于陳」。	樊、溫、原、	平王室，	輿臣。原		
	攢茅之田	定王享之，	輿人逐絞		
	子晉。晉	原襄公	而立公子		
	遷原伯貫	相禮。」	跪尋，絞		
	于冀。」		奔郊。」		
			跪尋		
			杜註：「絞		
			弟。」		

昭十八年	定元年
《傳》：「葬曹平公。」	《傳》：「城成周，魏
往者見周原伯魯	獻子屬役于韓簡子
焉，與之語，不說學。	及原壽過。」
	按：原氏系俱未詳。

## 毛氏

毛伯過  
昭十八年  
《傳》「毛  
得殺毛伯  
過而代之  
按：毛伯

衛以宣十  
五年見殺  
相去七十  
年，未知  
幾世。  
毛伯得  
昭二十六  
年，奔楚  
杜註：「過  
之族」

成氏

成肅公	成簡公	成桓公
成十三年	昭七年	定八年
會伐秦，	《傳》：「王	《傳》：「晉
是年卒	使成簡公	士鞅會成
于瑕。	如衛弔，	桓公，侵
	且追命	鄭。
	襄公。」	



單氏

單伯		莊元年夏， 單伯送 王姬。 杜註：「天 子卿也。」				
單襄公		朝 成元年 《傳》：「單 襄公如晉 拜成」。 或云單伯 曾孫。	單頃公		襄二年， 公會單子 及諸侯同 盟于雞澤。 襄公子。	
單靖公		襄十年 《傳》：「單 靖公爲卿 士，以相 王室。」 頃 公子。	單獻公		昭七年 《傳》：「單 獻公棄親 用羈。襄、 頃之族殺 獻公而立 成公。」 杜註：「獻 公，靖公 子；成公， 獻公弟。」	單成公
		昭十一 年卒。	單穆公		昭二十 二	旗
單武公		定七年	單平公		哀十三 年	《傳》：「公



王叔氏

王叔文	王叔桓	王叔簡
公子	公	公陳生。
虎。	文三年	襄五年
僖十九年《傳》：「王叔桓公、使王叔陳公會王。」	《傳》：「王叔桓公、使王叔陳公會王。」	《傳》：「王叔桓公、使王叔陳公會王。」
子虎，盟伐楚以救晉。	子虎，盟伐楚以救晉。	子虎，盟伐楚以救晉。
于翟泉。」	于翟泉。」	于翟泉。」
文三年，杜預：「王叔桓公、使王叔陳公會王。」	文三年，杜預：「王叔桓公、使王叔陳公會王。」	文三年，杜預：「王叔桓公、使王叔陳公會王。」
王子虎	叔文公	叔文公、不知何王之子。王叔陳生，其後也。」
卒	子	

甘氏

甘昭公	甘成公	甘景公	甘簡公
叔帶			昭十二年
僖七年			《傳》：「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殺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鮒。」
《傳》：「襄王惡太叔帶之難。」			杜註：「成公、景公，皆過之先
杜註：「太叔帶，襄王弟，有寵于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			
十二年			
《傳》：「王以戌難故，			

討王子帶。 秋，王子帶奔齊。」 二十二年 《傳》「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		甘歊 文十七年 《傳》：「周甘歊敗戎于邠垂。」 系未詳。	
君。」 甘悼公 過 簡公弟。		甘平公 鮑 成公孫。	
甘桓公 昭二十四年《傳》 「以甘桓公見王子朝」。 杜註：「平公子。」			

劉氏

劉康公	劉定公	劉獻公	劉文公	劉桓公
宣十年秋，夏	襄十四年	昭十二年	昭二十二年	見定七年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傳王	《傳》「賂	年《傳》：「劉獻公	杜註：「文公子、
《公羊傳》「母弟也」。	使劉定公	劉獻公」。	之庶子伯	
賜齊侯	杜註：「定公子。」	筮事單穆公	劉子	
命。	杜註：康公子。」	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蚝。」	定四年，	
十五年，	劉夏逆王	劉卷卒。	杜註：「即劉蚝也。」	
后于齊。				
劉毅	劉州鳩	劉佗		
見襄二十	見昭十二	昭二十三		

年《傳》。 以下三人 系未詳。	年《傳》。 「尹圉誘 劉佗殺之」 杜註：「劉 盆族。」								
-----------------------	---	--	--	--	--	--	--	--	--

儋氏

儋季 襄三十年 《傳》：「初， 王儋季 卒，其子 括將見王 而歎， 杜註：「儋 季，戴王 弟。」	儋括 襄三十年 《傳》：「奔 管。」	儋翩 定六年 《傳》：「儋 翩率王子 朝之徒， 因鄭人將 以作亂 于周。」							
---	-----------------------------	--	--	--	--	--	--	--	--





			杜註：「丹氏族。」						

魯

仲孫氏

共仲	公子慶父	莊二年，	公子慶父	帥師伐於餘丘。	杜註：「莊父之子。」	公時年十五，則慶
穆伯	公孫敖	僖十五年，	公孫敖帥師救徐。	杜註：「慶氏也。魯人立文伯。」	文十四年，	卒于齊。
文伯	穀	文十四年	《傳》：「穆伯之從己。」	杜註：「穀伯之子。」	襄十九年，	子之子莊
孟獻子	蔑	文十五年	《傳》：「孟獻子愛之。」	杜註：「穀微之。」	襄二十三年	昭七年
孟莊子	速	襄十六年	《傳》：「齊侯圍郕，莊子子。」	杜註：「孟微之。」	昭七年	哀十一年
儒子秩	襄二十三年	《傳》	「奔邾」。	杜註：「孟微之。」	昭七年	見論語。
孟僖子						
孟懿子						
孟武伯						
孟敬子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服椒 爲介，及 郊遇懿伯 之忌。」杜 註：「懿 伯，椒之 叔父。」	惠叔 難	文十四年 《傳》：「文 伯卒，立 惠叔。」 杜註：「穀 弟，」
孟公綽	襄二十五年 《傳》：孟	
公期	定八年	《傳》：「孟
孟之反	側	哀十一年

公綽曰：	氏選南人	《傳》：「孟
「崔子將	之壯者三	之側後人
有大志。」	百人，以	以爲殿。」
系未詳。	爲公期築	杜註：「之
	室于門外。」	側，孟氏
	杜註：「公	族。
	期，孟氏	
	支子。」	

叔孫氏

僖叔	戴伯	叔孫莊	叔孫宣
公子牙	公孫茲	叔得臣	伯僑如
莊三十二年，公子	僖四年，公孫茲帥	文元年，叔孫得臣	文十一年
牙卒。	師會侵陳	如京師。	叔孫得
杜註：慶	杜註：叔	杜註：叔	臣敗狄于

[illegible]



叔仲惠	伯彭生	文七年	傳「叔仲惠伯諫」。	杜註：「叔牙孫。」	別爲叔仲氏。	《世本》：「叔牙生武仲休，休
叔仲昭	伯帶	襄七年	傳「叔仲昭伯爲隧正」。	杜註：「叔牙孫。」	別爲叔仲氏。	《世本》：「叔牙生武仲休，休
叔仲穆	子小	昭十二年	《傳》「南蒯語叔仲穆子。」	杜註：「叔牙孫。」	別爲叔仲氏。	《世本》：「叔牙生武仲休，休
叔仲志	定八年	《傳》「叔仲志不得志于魯。」	杜註：「叔牙孫。」	別爲叔仲氏。	《世本》：「叔牙生武仲休，休	



生惠伯  
彭生。」

叔仲皮 子柳

《檀弓》鄭  
鄭註：「叔

註：「叔  
仲皮之子，

孫氏之族，  
子碩兄。

按：《世  
子碩

本》：「惠

伯子。」

以下四人

並見《檀

弓》。

叔仲衍

鄭註：衍，

蓋皮之弟。」

公若藐 叔孫輒

定十年 子張

《傳》： 定八年

「初，叔孫  
傳：叔



1304

定八年

《傳》  
陽

虎欲去。

桓，以季

寤更季氏。」

杜註：「季」

桓子之弟。」

季魴侯

哀八年

《傳》「季」

魴侯通焉

杜  
註  
康

子叔父

公甫

昭二十五

年  
《傳》

「又訴于」

公甫」。

杜註：  
一公

[illegible]

伯，季桓子從父昆弟。	《魯語註》：「文伯，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	季公鳥	昭二十五	年《傳》：「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杜	註：「公鳥，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
申					

1308

## 展氏

公子展	夷伯	無駭	展禽	展莊叔
僖十五年，	隱二年，	無駭帥師	柳下惠	襄二十八年
震夷伯	無駭帥師	人極。	僖二十六年	年《傳》「展
之廟。	杜註：夷	杜註：不	年《傳》：	莊叔見之。
伯，展氏	書氏，未	賜族。	公使展	展瑕
之祖父。	八年無駭	卒《傳》：	喜犒師，	展玉父
按：鄭氏	「公命以	《國語註》：	使受命于	襄二十九
《通志》：	字，爲展	「展禽，展	展禽。」	年《傳》：家
「公子展	氏。	無駭之	後。」	臣展瑕，
之子曰公	杜註：公	子展之孫，	展喜	展玉父爲
孫曰展	子展之孫，	故爲展氏。	系未詳。	一耦」。以
無駭。				上三人系
				未詳。



## 臧孫氏

臧僖伯	臧哀伯	公子彊	達	隱五年公	桓二年取	矢魚于棠	郕大鼎于	宋《傳》	「臧哀伯	僖伯諫」。	《正義》	《諫》	曰：「僖	伯名彊，	字子臧，	孝公之子，	僖伯之孫	始得以臧	爲氏。今	于僖伯之										
臧文仲	臧宣叔	臧武仲	辰	許	紇	莊二十八	宣十八年	成十八年	年，臧孫	《傳》臧宣	叔怒曰：	「當其時	不能治	仲」。	也。」	杜註：「宣	氏瓶，瓶生	杜註：文	仲子。」	襄二十三	文十年，	成四年，	年臧孫紇	臧孫辰	臧孫許	出奔邾	卒。	《傳》：	「初，臧宣	叔娶于鑄，

上已加  
「臧」字，  
傳家迫  
言之。」  
是年卒。

生賈及爲  
而死。繼  
室以其姪，  
穆姜之姨  
子也。生  
紇，長于  
公宮。姜  
氏愛之，  
故立之。

臧賈

臧會

臧賈如

臧石

昭二十五

哀八年

哀二十四

年《傳》：

《傳》「臧

年《傳》：

臧昭伯

賈如齊

「臧石帥

之從弟會

泣盟」。

師會之，

爲讒於臧

杜註：「臧

取廩丘。」

氏，而逃

會子。」

杜註：「賈

于季氏。

如子。」

及昭伯從

公，平子



郈氏

襄十七年 《傳》「齊人獲臧堅」。 杜註：「紇之族。」

郈惠伯 鞏 檀弓註： 「孝公子 惠伯鞏。」	
郈敬子 同 《魯語》： 「公欲弛 郈敬子之 宅，對曰： 『先臣惠 伯以命于 司里。』」韋 註：「敬子，	
郈成子 瘠 襄十四年 《傳》「公 使厚成叔 弔于衛」。	
郈昭伯 惡 昭二十五 年《傳》「郈 昭伯亦怨 平子」。	

惠伯之	後，孝公	玄孫敬伯	同也。」
-----	------	------	------

施氏

施父	公子尾， 齊語：施	惠公子。	桓九年	《傳》：施父	曰：曹	太子其有	變乎？
施伯		伯，魯君	之謀臣也。	韋註：「惠	公之孫，	施父之子。」	
施孝叔	成十一年	《傳》：「聲	伯嫁其外	妹于施孝	叔」。	杜註：「孝	叔，惠公
							五世孫。」





[illegible]



昭二十 一年，叔 輒卒。	杜註：「叔 弓之子 伯張。」	叔鞅	昭二十二 年，叔鞅 如京師， 詣會晉 葬景王。	杜註：「叔 弓子。」	昭二十三 年，叔鞅 卒。	卒。
		叔詣	昭二十 五年，叔 詣會晉 趙鞅于 黃父。	昭二十九 年，叔詣 卒。	杜註：「叔 鞅子。」	

晉

韓氏

韓武子	萬	桓三年	《傳》：「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	杜註：「韓萬，莊伯弟。」
韓簡	僖十五年	《傳》：「晉侯使韓簡視師。」	杜註：「韓萬之孫。」	
子輿	成二年	《傳》：「韓厥夢子輿謂己。」	杜註：「子輿，韓厥父。」	語註：「子鎮。」
韓獻子	厥	宣十二年	邲之戰，韓厥爲司馬。	杜註：「韓萬玄孫。」
公族穆	子無忌	成十八年	《傳》：「韓無忌爲公族大夫。」	杜註：「厥族大夫。」
韓襄	襄十六年	《傳》：「韓襄爲公族大夫。」	杜註：「無忌子。」	韓須
韓簡子	不信	昭三十二年		昭二年

有韓厥。	《傳》「請	須如齊逆	年，仲孫
《世本》：	立起也。	女。	何忌會晉
「桓叔生	杜註：「起，	杜註：「起	韓不信，
子萬，萬	無忌弟	之子。	城成周。
生求伯，	宣子。」	按：《史	杜註：「韓
求伯生子	九年，佐	記《作「貞	起孫。」
輿，子輿	上軍。	子」，《世	按：《史
生厥。」是	昭二年	本作「平	記·韓世
厥爲萬之	《傳》：「晉	子」。	家：「簡
曾孫，而	侯使韓宣	子卒，子	莊子代。
云玄孫，	子來聘，	莊子卒，	莊子卒，
不知何所	且告爲政	子康子	代。康子
據也。」	而來見。」	卒，子武	子代。武
按：《史	二十八	子卒，子	景侯虔
記索隱	年卒。	立，始分	
引《世本》：			
「萬生賁			
伯，賁伯			
生定伯			

簡，簡生  
興，興生  
厥。」

興，興生

歟。

成三年，

將新中

1. *Chlorophyll a*  
 2. *Chlorophyll b*  
 3. *Chlorophyll c*  
 4. *Chlorophyll d*  
 5. *Chlorophyll e*  
 6. *Chlorophyll f*  
 7. *Chlorophyll g*  
 8. *Chlorophyll h*  
 9. *Chlorophyll i*  
 10. *Chlorophyll j*  
 11. *Chlorophyll k*  
 12. *Chlorophyll l*  
 13. *Chlorophyll m*  
 14. *Chlorophyll n*  
 15. *Chlorophyll o*  
 16. *Chlorophyll p*  
 17. *Chlorophyll q*  
 18. *Chlorophyll r*  
 19. *Chlorophyll s*  
 20. *Chlorophyll t*  
 21. *Chlorophyll u*  
 22. *Chlorophyll v*  
 23. *Chlorophyll w*  
 24. *Chlorophyll x*  
 25. *Chlorophyll y*  
 26. *Chlorophyll z*  
 27. *Chlorophyll aa*  
 28. *Chlorophyll ab*  
 29. *Chlorophyll ac*  
 30. *Chlorophyll ad*  
 31. *Chlorophyll ae*  
 32. *Chlorophyll af*  
 33. *Chlorophyll ag*  
 34. *Chlorophyll ah*  
 35. *Chlorophyll ai*  
 36. *Chlorophyll aj*  
 37. *Chlorophyll ak*  
 38. *Chlorophyll al*  
 39. *Chlorophyll am*  
 40. *Chlorophyll an*  
 41. *Chlorophyll ao*  
 42. *Chlorophyll ap*  
 43. *Chlorophyll aq*  
 44. *Chlorophyll ar*  
 45. *Chlorophyll as*  
 46. *Chlorophyll at*  
 47. *Chlorophyll au*  
 48. *Chlorophyll av*  
 49. *Chlorophyll aw*  
 50. *Chlorophyll ax*  
 51. *Chlorophyll ay*  
 52. *Chlorophyll az*  
 53. *Chlorophyll ba*  
 54. *Chlorophyll bb*  
 55. *Chlorophyll bc*  
 56. *Chlorophyll bd*  
 57. *Chlorophyll be*  
 58. *Chlorophyll bf*  
 59. *Chlorophyll bg*  
 60. *Chlorophyll bh*  
 61. *Chlorophyll bi*  
 62. *Chlorophyll bj*  
 63. *Chlorophyll bk*  
 64. *Chlorophyll bl*  
 65. *Chlorophyll bm*  
 66. *Chlorophyll bn*  
 67. *Chlorophyll bo*  
 68. *Chlorophyll bp*  
 69. *Chlorophyll bq*  
 70. *Chlorophyll br*  
 71. *Chlorophyll bs*  
 72. *Chlorophyll bt*  
 73. *Chlorophyll bu*  
 74. *Chlorophyll bv*  
 75. *Chlorophyll bw*  
 76. *Chlorophyll bx*  
 77. *Chlorophyll by*  
 78. *Chlorophyll bz*  
 79. *Chlorophyll ca*  
 80. *Chlorophyll cb*  
 81. *Chlorophyll cc*  
 82. *Chlorophyll cd*  
 83. *Chlorophyll ce*  
 84. *Chlorophyll cf*  
 85. *Chlorophyll cg*  
 86. *Chlorophyll ch*  
 87. *Chlorophyll ci*  
 88. *Chlorophyll cj*  
 89. *Chlorophyll ck*  
 90. *Chlorophyll cl*  
 91. *Chlorophyll cm*  
 92. *Chlorophyll cn*  
 93. *Chlorophyll co*  
 94. *Chlorophyll cp*  
 95. *Chlorophyll cq*  
 96. *Chlorophyll cr*  
 97. *Chlorophyll cs*  
 98. *Chlorophyll ct*  
 99. *Chlorophyll cu*  
 100. *Chlorophyll cv*  
 101. *Chlorophyll cw*  
 102. *Chlorophyll cx*  
 103. *Chlorophyll cy*  
 104. *Chlorophyll cz*  
 105. *Chlorophyll da*  
 106. *Chlorophyll db*  
 107. *Chlorophyll dc*  
 108. *Chlorophyll dd*  
 109. *Chlorophyll de*  
 110. *Chlorophyll df*  
 111. *Chlorophyll dg*  
 112. *Chlorophyll dh*  
 113. *Chlorophyll di*  
 114. *Chlorophyll dj*  
 115. *Chlorophyll dk*  
 116. *Chlorophyll dl*  
 117. *Chlorophyll dm*  
 118. *Chlorophyll dn*  
 119. *Chlorophyll do*  
 120. *Chlorophyll dp*  
 121. *Chlorophyll dq*  
 122. *Chlorophyll dr*  
 123. *Chlorophyll ds*  
 124. *Chlorophyll dt*  
 125. *Chlorophyll du*  
 126. *Chlorophyll dv*  
 127. *Chlorophyll dw*  
 128. *Chlorophyll dx*  
 129. *Chlorophyll dy*  
 130. *Chlorophyll dz*  
 131. *Chlorophyll ea*  
 132. *Chlorophyll eb*  
 133. *Chlorophyll ec*  
 134. *Chlorophyll ed*  
 135. *Chlorophyll ee*  
 136. *Chlorophyll ef*  
 137. *Chlorophyll eg*  
 138. *Chlorophyll eh*  
 139. *Chlorophyll ei*  
 140. *Chlorophyll ej*  
 141. *Chlorophyll ek*  
 142. *Chlorophyll el*  
 143. *Chlorophyll em*  
 144. *Chlorophyll en*  
 145. *Chlorophyll eo*  
 146. *Chlorophyll ep*  
 147. *Chlorophyll eq*  
 148. *Chlorophyll er*  
 149. *Chlorophyll es*  
 150. *Chlorophyll et*  
 151. *Chlorophyll eu*  
 152. *Chlorophyll ev*  
 153. *Chlorophyll ew*  
 154. *Chlorophyll ex*  
 155. *Chlorophyll ey*  
 156. *Chlorophyll ez*  
 157. *Chlorophyll fa*  
 158. *Chlorophyll fb*  
 159. *Chlorophyll fc*  
 160. *Chlorophyll fd*  
 161. *Chlorophyll fe*  
 162. *Chlorophyll ff*  
 163. *Chlorophyll fg*  
 164. *Chlorophyll fh*  
 165. *Chlorophyll fi*  
 166. *Chlorophyll fj*  
 167. *Chlorophyll fk*  
 168. *Chlorophyll fl*  
 169. *Chlorophyll fm*  
 170. *Chlorophyll fn*  
 171. *Chlorophyll fo*  
 172. *Chlorophyll fp*  
 173. *Chlorophyll fq*  
 174. *Chlorophyll fr*  
 175. *Chlorophyll fs*  
 176. *Chlorophyll ft*  
 177. *Chlorophyll fu*  
 178. *Chlorophyll fv*  
 179. *Chlorophyll fw*  
 180. *Chlorophyll fx*  
 181. *Chlorophyll fy*  
 182. *Chlorophyll fz*  
 183. *Chlorophyll ga*  
 184. *Chlorophyll gb*  
 185. *Chlorophyll gc*  
 186. *Chlorophyll gd*  
 187. *Chlorophyll ge*  
 188. *Chlorophyll gf*  
 189. *Chlorophyll gg*  
 190. *Chlorophyll gh*  
 191. *Chlorophyll gi*  
 192. *Chlorophyll gj*  
 193. *Chlorophyll gk*  
 194. *Chlorophyll gl*  
 195. *Chlorophyll gm*  
 196. *Chlorophyll gn*  
 197. *Chlorophyll go*  
 198. *Chlorophyll gp*  
 199. *Chlorophyll gq*  
 200. *Chlorophyll gr*  
 201. *Chlorophyll gs*  
 202. *Chlorophyll gt*  
 203. *Chlorophyll gu*  
 204. *Chlorophyll gv*  
 205. *Chlorophyll gw*  
 206. *Chlorophyll gx*  
 207. *Chlorophyll gy*  
 208. *Chlorophyll gz*  
 209. *Chlorophyll ha*  
 210. *Chlorophyll hb*

一二年

將下軍

十八年

韓獻仁

爲政

襄七年。

告老。

韓籍

叔禽

叔  
椒

子羽

昭五年

《傳》「叔

管爲諸侯



佐新上
軍。
系未詳。

趙

氏、史記：「造父幸于周繆王，賜以趙城，由此爲趙氏。」七世而生叔帶，「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又五世生趙夙。

趙夙	閔元年	《傳》「賜趙夙耿。」	杜註：「夙，趙衰兄。」						
趙穿	文十二年	《傳》「趙有側室曰穿」。	杜註：「趙夙庶孫。」	《正義》	曰：穿別				
趙旃	宣十二年	《傳》：「趙旃求卿，未得。」	杜註：「穿子。」	成三年，佐	新下軍。				
趙勝	襄二十三年	《傳》「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	《魯語》「叔孫豹與邲鄆勝						
邲鄆午									
趙稷									
趙朝	昭二十八年	《傳》「趙朝爲平陽大夫」。	杜註：「趙勝曾孫。」						

趙成子	趙宣子	趙莊子	趙文子	趙景子	趙簡子	趙襄子
哀 二十三年	盾 二十三年	朔 宣八年	武 成八年	成 昭七年	鞅 昭二十五年	無恤 哀二十年
從者趙 「趙衰生	趙朔佐下	從姬氏畜	產適晉，	「會于黃	圍吳。趙	
杜註：「趙	文六年	杜註：「盾	杜註：「朔	問焉。」	子令諸侯	喪食。」
夙弟。」	《傳》：「宣	子。」	子。」	杜註：「景	之大夫。」	杜註：「趙
按：《晉語》	子于是始	十二年，	十八年	子，晉中	杜註：「趙	孟、襄子
氏	為邯鄲	將新軍	擊齊之	定十年	定十三年	
			左、韋	《傳》：「初，	《傳》：「趙	
			註：「趙	衛侯伐邯	稷、涉賓	
			旃之子頃	鄆午于	以邯鄲	
			子勝也。	寒氏。	叛。	
			《正義》	杜註：「稷，		
			云：「勝生	趙午子。」		
			午。			

云：「趙 哀，先君 之戎御， 趙夙之弟 也。」韋註： 「衰，公明 之少子。」 而《史記》 云「夙生 共孟，共 孟生衰」， 《世本》 「公明生 共孟及趙 夙，夙生 成季衰」， 俱誤也。 僖三十一 年《傳》「趙	為國政。	將下軍。	《傳》「趙 武為卿」， 襄九年， 將新軍。 十三年， 將上軍。 二十五年 《傳》「趙 文子為 政」。 昭元年 卒。	軍佐趙	武孫。	無恤。時
				成。」趙武 子。	哀。十 年卒。	有父簡子 之喪。」
						按：《史 記·趙世 家》簡子 長子伯 魯。襄子 為伯魯之 不立也， 欲傳位與 伯魯子代 成君。代 成君先 死，乃取 代成君子 浣立為太 子，是為 獻侯。獻



哀爲卿。 杜註：爲 新軍帥。 文二年， 佐中軍。 五年卒。		趙同 僖二十四 年《傳》： 「文公妻 趙衰，生 原同、屏 括、樓嬰。」	
趙獲 昭三年 《傳》趙獲 曰：「可以 取州矣。」 杜註：「文 子之子。」		侯卒，子 烈侯籍 立，始分 晉爲諸 侯。	

宣十二	年，爲下	軍大夫。	成八年，	晉殺其大	夫趙同、	趙括。	趙括	宣二年	《傳》「使	屏季以其	故族爲公	族大夫」。	宣十二	年，爲中	軍大夫。	成三年，佐	新中軍。	趙嬰齊

## 魏氏

閔元年	畢萬
魏武子	魏莊子
魏獻子	魏襄子
曼多	

《傳》：「賜畢萬魏。」	僖二十三年《傳》	成十八年	襄二十三年	定十三年
卜偃曰：	「從者魏絳爲司馬。」	初，欒盈	佐魏莊子	《傳》：「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
「畢萬之後必大。」	僖二十七年杜註：「魏年《傳》：『畢子私焉。』」	杜註：「莊子下軍，獻子私焉。」	杜註：「襄子，魏舒子，魏舒孫曼多也。」	《世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襄子生桓子駒，桓子生文侯斯。」
杜註：畢萬，魏犇祖父。	「魏犇爲右。」	《傳》：「晉侯以魏絳爲能，使佐新軍。」	按：《史記·絳生》	按：《史記·世本》
《正義》曰：魏世家：「畢萬生武子。」	《正義》曰：「魏獻子，與世家『武子生悼子，悼子生絳』，則絳是犇孫。」	《正義》曰：「魏獻子，與世家『武子生悼子，悼子生絳』，則絳是犇孫。」	按：《史記·世本》	按：《史記·世本》
本：「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	杜註：「州即犇也。」	杜註：「州即犇也。」	杜註：「州即犇也。」	杜註：「州即犇也。」
杜依世	杜依世	杜依世	杜依世	杜依世

本

孫應是

也。先儒

悉皆不

然，未知

何故。

十三年，

佐下軍。

十八年，

將下軍。

魏顆

令狐文

魏戊

昭二十

年《傳》

「魏戊為

梗陽大

夫」。

杜註：「魏

舒庶子。」

記・魏世

家獻子

生魏侈，

侈之孫曰

魏桓子，

桓子之孫

曰文侯

都，始分

晉為諸

侯。

宣十五年	子頡	《傳》「魏	穎敗秦師	于輔氏」	《正義》	曰：魏	穎、魏絳	俱魏犢之	子，穎長	而庶，絳	幼而嫡	穎別爲令	狐氏。」	尉武子	錡	宣十二年	《傳》「魏	錡求公族	未得」。
成十八年	傳使	魏頡爲	卿	杜註：魏	穎子									呂宣子	相	成十三年	《傳》「晉	侯使呂相	絕秦」。

<p>杜註：「魏 犇子。」</p> <p>按：魏錡 十八年</p> <p>亦曰呂 《傳》「使</p> <p>錡。成十 魏相爲</p> <p>六年鄢陵 卿」。</p> <p>之戰，呂</p> <p>錡射共王</p> <p>中目，即</p> <p>此。</p>	<p>魏壽餘</p> <p>文十三年</p> <p>《傳》「使</p> <p>魏壽餘僞</p> <p>以魏叛</p> <p>者</p> <p>杜註：「畢</p> <p>萬之後。」</p>
--	---


范氏即士氏

士蔦	子與	莊二十六年，士蔦爲大司空。	晉語：「隰叔子違周難于晉，
范武子	會	僖二十八年《傳》	「士會攝右」。
范文子	變	宣十七年《傳》：「范	老，召
范宣子	句	成十六年《傳》：「范	句趨進。
范獻子	鞅	襄十四年《傳》：「士	鞅奔秦。
范昭子	占射	定十三年，晉荀	寅、士占



生子輿， 爲理。	按：文十 子，士會 中軍。	公族大 射，士鞅 子。
賈逵云：	三年《正 之子》。	十九年， 夫。
繆叔，杜	義引世 成二年， 范宣子 定元年	哀五年， 奔齊。
伯之子；	本《云》： 佐上軍。	爲政。
子輿，士	「士蔦生 十三年， 二十五 之從政者 新。	
蔦也。	成伯缺， 將上軍。 年卒。	
	缺生武子 十六年， 杜註：范 獻子新 爲政。	
	士會。」 佐中軍	
	宣十二 十七年	
	年，將上 卒。	
	軍	
	十六年， 鮒	襄十四年
	鮒共子 鮒裘	
	請于王 成十八	《傳》「鮒 裘亦幼」。
	命，將中 年，晉侯	
	軍，且爲 使士鮒來	杜註：裘， 士鮒子。」
	太傅。	
	乞師	
	杜註：士	
	會子	
	襄九年，佐	





晉卿士穆	子之子	士莊伯	鞏朔	文十七年	《傳》晉鞏	朔行成	于鄭。	成三年將	新上軍。	系未詳。	范無恤	文十二年	《傳》「范	無恤御戎」	按：是時
弱子。		范泉夷	士鮒	士蔑	定十三年	定十四年	哀四年	《傳》「范	泉夷無寵	鮒奔周」	《傳》「使	謂陰地之	命大夫士	蔑。	系未詳。
		射。	杜註：「范	氏側室	子。	于范吉	系未詳。								

士會尚稱 隨季，知 未受范。 此人疑非 士會之 族。

荀

氏後分爲中行、知二族。

荀息 僖二年 《傳》「使 荀息假道 于虞」。 僖十年， 晉里克弑 其君卓及



1340





[illegible]

[illegible]

樂氏

樂叔	《世本》： 「賓父樂叔。」						
樂賓	桓二年 《傳》：「晉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樂賓傳之。」						
樂共叔	桓三年 《傳》：「曲沃武公伐翼，獲樂共叔。」	杜註：「樂賓子。」					
樂貞子	枝 僖二十七年《傳》	杜註：「樂賓孫。」	文五年卒。				
樂盾	文十二年，將下軍。	杜註：「樂枝子。」					
樂武子	書 宣十二年，佐下軍。	杜註：「樂盾子。」	成二年，將下軍。	四年，將中軍。			
樂桓子	僖 成十六年，晉侯使樂魋來乞師。	杜註：「樂書子。」	十八年，為公族大夫。	襄九年，將下軍。			
樂懷子	盈 襄十四年《傳》：「士鞅曰：『樂魋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	杜註：「盈，魋之子。」	十六年，為公族大夫。				



1346

郤氏

郤叔虎	郤芮	郤成子	郤獻子	郤錡					
豹	僖九年	缺	克	駒伯					
晉語	《傳》「晉	僖三十三	宣十二年，	成十三					
郤叔虎	郤芮使夷	年《傳》	佐上軍。	年，晉侯					
朝，公語	吾重賂秦	「以一命	杜註：「缺	使郤錡來					
之，註：	以求入，	命郤缺為	之子。」	乞師。					
郤芮之	杜註：郤	卿，	成二年，	杜註：「郤					
父世	芮，郤克	杜註：「缺	將中軍。	克子，					
本：郤	祖父。	父冀芮。」		是年佐					
豹生冀	二十四年	文十二		上軍。					
芮。	傳「秦	年，將上		十六年，					
	伯誘而殺	軍。		將上軍。					
	之	宣八年		十七年，					
		《傳》「郤		晉殺其大					
		缺為政。		夫郤錡。					

步揚		郤犇
僖十五年	苦成叔	
《傳》「步	成十一	
揚御戎」。	年，晉侯	
杜註：「郤	使郤犇	
犇之父。」	來聘。	
《正義》	杜註：「郤	
云：「世	克從父兄	
本》：「豹	弟。」《正	
生義：義	義云：	
生步揚。」	「《世本》	
	「步揚生	
	州」，州即	
	犇也，當	
	為從祖	
	昆弟	
	十七年，	
	晉殺其大	
	夫郤犇。	





十七年， 晉殺其大 夫卻至。	卻穀	成十三年	《傳》「卻 穀御戎」	杜註：「卻 至弟」
僖十年與 冀芮同 見傳。	卻稱	僖二十七年 《傳》：「蒐于被 廬，作三 軍。謀元 帥，趙衰 曰：『卻 穀可。』」乃	使卻穀將 中軍。」	《傳》「晉 侯使卻乞



也。 一	于衛。	宣八年	十八年，	襄二十六
二十八年， 佐下軍。 文五年卒。		《傳》「廢 胥克」。	晉殺其大 夫胥童。	年《傳》「胥 梁帶能無 用師」。 系未詳。

先 氏

先軫	先且居	先克	先穀	
僖二十七 年，佐下 軍。	霍伯 僖三十 年《傳》：	文七年， 佐中軍。	僖子 宣十二 年，佐中 軍。	
二十 八 年，將中 軍。	「反自箕， 襄公以三 命命先且 居將中軍。 杜註：「先 軫子。」	杜註：「先 且居子。」	十三年， 晉殺其大 夫先穀。 陳氏云：	
			疑即先	

先友	先蔑	先僕	先辛	克子
閔二年	僖二十八	文三年	宣元年	
《傳》「先友爲右」。	年《傳》《傳》「晉先蔑將先僕伐楚以救江」。		《傳》「先辛奔齊」。	
以下七人	左行」。	以救江」。		
系本詳。	文七年，	先都		
先丹木	將下軍。	文七年，		
閔二年	是年奔秦。	佐下軍。		
《傳》「先丹木爲右」。	先茅	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僖三十三			
	年《傳》			
	「以再命			
	命先茅之			
	縣賞胥			
	臣」。			

狐溱

僖二十五

年  
《傳》

狐溱爲

温大夫」。

杜註：「手」

之子。」

二十七年，

將  
一  
一  
一

狐射姑

賈季

文  
六  
年  
佐

叶  
華  
是

年出奔狄

木言一狃

「傻子。」

續簡伯

文  
·  
年

鞠居爲

杜註：  
狐

氏之族。」

六年《傳》

晉殺續

簡伯」。

祁氏

祁盈

昭二十八

年《傳》

「晉祁勝

奚。」	尉。」	與鄔臧通
《晉語註》：	杜註：「祁	室，祁盈將
「祁奚，晉	奚子。」	執之。」
大夫，高粱	杜註：「盈，	祁午之子。」
伯之子也。」		是年，晉殺
十八年，爲		祁盈，遂滅
中軍尉。		祁氏。
襄十六年，		
爲公族大		
夫。		
祁舉	祁勝	
僖十年	見昭二十	
《傳》「遂	八年《傳》。	
殺平鄭、	杜註：「祁	
祁舉」。	盈家臣。	
系未詳。		
祁瞞		
僖二十八		
年《傳》：		

祁瞞奸命， 司馬殺之。 系未詳。									
------------------------	--	--	--	--	--	--	--	--	--

羊 舌 氏《唐書·世系表》：「晉武公子伯僑生文，文生突，羊舌大夫也。」

羊 舌 大夫	羊舌職 宣十五年	羊舌赤 伯華	子容 昭二十八						
閔二年 《傳》「羊 舌大夫爲 尉。」	《傳》「羊 舌職說是 賞也。」	《傳》「祁 午爲中軍 尉，羊舌 赤佐之。」	「伯石始 生，子容 之母走謁 諸姑。」						
杜註：「叔 向祖父。」	杜註：「叔 向父。」	杜註：「赤， 職之子。」	杜註：「子 容母，叔 向嫂，伯 華妻也。」						
	成十八年 《傳》：「祁 奚爲中軍 尉，羊舌 職佐之。」		楊食我						



叔向	襄十一年	昭二十八	伯石
《傳》「晉	侯使叔肸	年《傳》：	「晉殺祁
告于諸	侯。	盈及楊食	我，滅羊
襄十六年	《傳》「羊	舌氏。」	杜註：「食
舌肸爲	傳。	我，叔向	子。」
羊舌鮒	叔魚		
昭十三年	《傳》「羊		
舌鮒攝司	馬。		
杜註：「叔	向弟。」		
羊舌虎			



談之父。」	司晉之典	杜註：「籍							
《晉語註》：	籍，以爲	談子。							
「籍季之	大政，故								
子籍游	曰籍氏。」								
也。」	杜註：「孫								
	伯驥，籍談								
	九世祖。」								

齊

高 氏 唐書·世系表：「齊文公生公子高，高孫僂食采于盧。」

高敬仲	僂	莊九年	《傳》鮑叔						
高宣子	固	宣五年，	齊高固來						
高無咎	成十五	年，會吳	于鍾離。						
高弱	成十七年	《傳》「高弱	以盧叛」。						

牙曰：	管夷吾	治于高	僖	杜註：齊	卿高敬	仲也
逆叔姬	《正義》	曰：世	本：「敬	仲生莊子，	莊子生傾	子，傾子生
杜註：無	咎，高固	子	十七年，	齊高無咎	出奔莒	宣子。」
杜註：弱	無咎子。					
高厚	襄六年	容子	高止	高豎		
《傳》「高	厚、崔杼	年，齊高止	「高豎致	盧而出奔	晉」。	杜註：「高
定其田	杜註：「厚，	厚子。」	杜註：「高	止子。		
高固子。」	十九年，	《唐書·				
齊殺其大	世系表》：	「高厚生子	麗，子麗生			
夫高厚。						

高鄆

襄二十九

年《傳》

齊人立

敬仲之曾

孫鄆。

《正義》

曰：「世

本《傾子

之孫武子

偃」，則偃

爲敬仲玄

孫。今傳云

曾孫，必有

誤。此鄆

即後所云

高偃是也。

止。未知

何據。





1365



## 管氏

管敬仲

夷  
昌

管修

偶  
一  
年

齊國書師

師伐我。○

系未詳。

《傳》「齊」

國觀、陳

權救衛

杜註  
一觀

畫之子  
( )

國昭子

見《檀弓》。

系未詳。

國子高

見《檀弓》。

《正義》

—

本  
一  
壹

伯牛貞。

貞孟生成

伯高父。」

莊八年

《傳》「管」

夷  
黃  
召

忽奉公子

糾來奔

《齊語》韋

註：  
「管

嚴仲之

子。』

僖十五

年卒。

《傳》「管

仲之世紀

也宜哉」。

正義

曰：「成」

十一年

《傳》有齊

管于奚，

以爲

雜人則

非管仲之

子孫也。

哀十六年

《傳》「楚

白公殺齊

管修，杜

六  
一  
管

修，  
楚  
賢

## 鮑氏

鮑叔

牙

莊八年

傳  
鮑

鮑莊子

衆

成十七年

傳  
:  
鮑

大夫，故

齊管仲之

後。」是管

仲之後于

齊沒不復

見也。

按：既稱

齊管修，

疑是齊大

犬奔楚

4

叔牙奉公

子小白奔

舊

《齊語》：

桓公自莒

反國使鮑

叔爲宰。

鮑魚

敬叔之子

叔牙也。

牽見之。

以告國

武子

杜註：齊。

叔牙曾

係

鮑文子

或

成十七年

《傳》「齊」

人來召鮑

國  
而  
立

之」。

杜註：「國，

牽之弟。」

《國語》韋

註：  
一  
叔

牙玄孫。

鮑牧

哀六年

《傳》  
一陳

乞、鮑牧

及諸大夫

以甲入于

公宮

杜註：  
「牧，

鮑國孫。」

鮑點

哀六年
《傳》：「鮑
子醉而
往，其臣
差車鮑
點。」
杜註：「點，
鮑牧臣。」

隰氏

隰朋
僖九年
《傳》：「齊
隰朋帥師
會秦師，
納晉惠公。」
隰鉏
襄二十五年
《傳》
，使隰鉏
請成。
杜註：鉏，
隰黨
昭十四年
《傳》：「齊
隰黨、公
子鉏送
之。

成子也。」

曾係

系本詳

氏

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孫天生杼。

崔成

杵

年戰城濮

宣十年，

崔明

見《傳》。

齊崔氏出

襄二十七

奔衛

年傳  
：

成十七年

齊崔杼生

《傳》一齊

成及疆而

侯使崔杼

寡  
又娶

爲大志

東郭先生

卷二十一

明  
禮  
房

4

卷一

之，而立  
明。  
崔如  
襄二十三  
年《傳》  
「崔如爲  
右」。  
系未詳。

晏氏

穀，見晏	弱	宣十四年	《傳》：「公	孫歸父會	齊侯于
	嬰	襄十七年	始見傳。	定十年卒。	
圉、弦施	哀六年	《傳》：「齊	國夏奔	莒，遂及	高張、晏

桓子。 杜註：「桓 子，晏嬰 父。」	來奔。 杜註：「南 晏嬰子。」
襄十七 年卒。	
晏父戌	
襄二十三 年《傳》	
「晏父戌 爲右」。	
晏釐	
襄二十三 年《傳》	
「獲晏釐」。	
二人系 未詳。	



慶氏

慶克	慶封	慶舍							
成十七年	子家	子之							
《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	《傳》「慶封爲大夫」。	襄二十八年《傳》：「齊慶封							
杜註：克，慶封父。	杜註：克子。	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							
按：鄭氏	襄二十八	舍政。」							
《通志》：「桓公子	昭四年，楚	封之子。」							
無虧生慶克。」	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慶佐									
成十八年									
傳「慶									

1375

公子堅

子樂

惠公子。

公孫竈

子雅

子旗

襄二十八

昭二年

年《傳》

《傳》：子

子雅、子

雅  
召  
子

尾怒

旗，使見

杜註：

宣子。」

子皆惠

杜註：

公孫<sup>(1)</sup>

旗子雅

昭三年

子

《傳》：齊

昭十年，

公孫竈

齊樂施

卒  
晏子

來奔

惠  
競  
爽，

猶叮，又

弱一个  
馬，姜其  
危哉！二

高氏

公子旗

$\int_{[1,2]}$

惠公子。

公孫蠆

子尾

見襄二十

高彊

子良

昭二年

八年傳

昭八年

《傳》「齊」

子尾卒。

《傳》「子」

尾見彊」。

杜註：「彊，

子尾之

子<sup>〇</sup>」

昭  
十  
年，

來奔。

陳氏

敬仲	陳公子完	莊二十二 年傳：	「陳公子 完奔齊， 使爲工 正。及陳 之初亡 也，陳桓 子始大子 齊。其後 亡也，成 子得政。」						
陳文子	須無	襄二十三 年傳：陳	文子見崔 武子。	杜註：「文 子，陳完曾 孫。」	案：史	記・田完	世家》：	「敬仲生穉 孟夷，夷生 潛孟莊，莊 生文子須	
陳桓子	無字	襄六年	《傳》：「陳 無字獻萊 宗器于襄	杜註：「 陳完玄	孫，文子	之子。」			
陳武子	子彊	昭二十六 年《傳》：	「冉豎射 陳武子， 中手。」	《史記》：	「桓子生 武子及僖 子乞。」	陳僖子	乞	哀六年， 齊陳乞弑	其君荼
陳成子	恒	哀十四年， 齊陳恒執	其君，實于						

無

舒州。

按：《史

記成子

生寢子盤。

盤生莊子

白，白生太

公和遷齊

康公于海

上  
立  
爲  
諸

侯

陳瓊

陳莊

哀十一年

《傳》「陳」

瓘、陳莊

涉酒」。

按：哀十

五年《傳》

「齊陳瓘

如楚」，杜  
註：「陳恒  
之兄子玉  
也。」十四  
年《傳》：「成  
子兄弟四  
乘如公」，  
杜註：「成  
子之兄弟  
有昭子莊、  
簡子齒、宣  
子夷、穆子  
安、廩丘子  
意茲、芒子  
盈、惠子  
得。」疑此  
陳莊即昭  
子莊也。

子士

陳  
書  
目

子占

昭十九年

《傳》：「莒

子  
奔  
紀

鄣，使孫

書伐之。

杜註：「孫

書  
陳  
無

宇之子子

占也。」

哀十一年

《傳》「陳

僖子謂其

弟書」。

哀六年

《傳》一傳

子使子士

之母養之

杜註：子

卜  
母  
信

丁亥



陳豹	陳逆
哀十四年	子行
《傳》「陳豹欲爲子我臣。」	《傳》「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
杜註：「豹亦陳氏族。」	杜註：「子行，陳逆也。」陳氏宗。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系表卷十二之上終

孫重光校字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系表卷十二之下

錫山顧棟高後初輯  
金匱華玉淳師道參

宋

孔氏

弗父何	昭七年	《傳》孟僖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
正考父	孔父嘉	隱三年
《傳》：「宋穆公疾，	召大司馬	孔父而屬
叔梁紇	襄十年	《傳》「郕人紇挾之以出門者」。
孔子		

祖弗父何， 以有宋而 授厲公。 及正考 父，佐戴、 武、宣。」	杜註：「弗 父何，孔 父嘉之高 祖，宋潛 公之子， 厲公之 兄。」	殤公焉。」 桓二年， 宋督弑其 君與夷及 其大夫 孔父。	按：「家 語·本姓 篇」：「弗 父何生宋 父周，周 生世子 勝，勝生 正考父， 正考父生 孔父嘉。」 其後以孔 爲氏。	杜註：「仲 尼父叔 梁紇。」 按《家語》： 「孔父生 木金父， 金父生翬 夷，翬夷 生防叔。 避華氏之 禍奔魯， 生伯夏， 伯夏生叔 梁紇。據 杜註：孔 父嘉子奔 魯」，而此 云防叔，疑 杜說是。
--	---	---	--	--

華氏

好父說	華父督	華御事	華元	華閱	華臬比
《世本》：	桓二年會	文七年	文十六年	襄九年	襄十七年
「戴公子	于稷《傳》：	《傳》「華	《傳》「華	《傳》「使	《傳》「華
好父說。」	「立華氏	御事爲司	元爲右	華閱討石	閱卒。華
	也。督爲	寇」。	師」。	官」。	臣弱臬比
	太宰，遂	杜註：「華	杜註：「督	杜註：「華	之室。」
	相宋公。」	元父。」	曾孫。」	元子，代	杜註：「臬
	《正義》	《正義》	按：元歷	元爲右	比，閱子。」
	曰：《世	曰：《世	事文公、	師。」	
	本《華父	本《督	共公、平	華臣	
	督，宋戴	生世子	公，凡四	襄九年	
	公之孫，	家，家生	十年。	《傳》「使	
	好父說	華孫御		華臣具正	
	之子。	事。」		徒」。	
莊十二				杜註：「華	

年，爲南	宮萬所	殺。
元子，爲司	徒。	十七年，
宋華臣出	奔陳。	華耦
子伯	文九年救	鄭見《傳》。
杜註：「督	曾孫。」	十五年，
宋司馬華	孫來盟。	華喜
成十五年	《傳》「華	喜爲司
徒」。		

杜註：「督 玄孫。」	正義	曰：「《世 本》：「家 生秀老， 秀老生司 徒鄭，鄭 生司徒 喜。」	華椒	宣十二年 《傳》「華 椒以蔡人 救蕭」。	按：華氏 如椒、合 比、費遂， 註、疏不 詳其所出。
杜註：「督 玄孫。」	正義	曰：「《世 本》：「家 生秀老， 秀老生司 徒鄭，鄭 生司徒 喜。」	華弱	襄六年， 宋華弱 來奔。	杜註：「華 椒孫。」
杜註：「督 玄孫。」	正義	曰：「《世 本》：「家 生秀老， 秀老生司 徒鄭，鄭 生司徒 喜。」	華定	襄二十九年， 會城 杞。	昭二十年 《傳》「華 定之子啟」。

1388

[illegible]



華費遂	昭四年	子皮	《傳》：「楚 子以諸侯 伐吳，宋華 費遂、鄭大 夫從。」	二十年	僚、華登。	《傳》「公請 緇爲少 于華費 司馬。」	遂」。	杜註：「費 遂，大司馬 弁楚。」	華氏族。	華多僚	昭二十一 年《傳》	「多僚爲 御士」。
-----	-----	----	--	-----	-------	------------------------------	-----	------------------------	------	-----	--------------	--------------

[illegible]

封人華  
豹。  
杜註：華  
氏黨。」

## 樂

				樂父術	戴公子。
				樂呂	文十八年 《傳》「樂 呂爲司 寇」。 杜註：「戴 公曾孫。」 《正義》曰： 「《世本》：
				樂喜	子罕 襄九年 《傳》：「宋 災。樂喜 爲司城以 爲政。」 杜註：「樂 喜，子罕
				樂祁犁	昭二十二 年《傳》
				樂溷	定六年 《傳》「見 溷而行」。 杜註：「溷， 司城」。
				樂莜	哀二十六 年《傳》
				樂舍	定八年卒。

樂父術，	義曰：	昭二十年
術生碩父	「子罕賢，	《傳》：「樂
澤，澤生	以位卑而	舍出奔
夷父須，	執國政。」	鄭」。
須生大司	新唐書，	杜註：「樂
寇昌，「今	世系表：	喜孫，」
云曾孫，	「樂呂孫	
誤也。」	喜，喜生	
	司城子	
	罕。未知	
	何據。	
樂輓	樂朱鉏	
昭二十	哀二十六	
年，樂輓	年《傳》	
爲大司寇。	「樂朱鉏	
杜註：「子	爲大司	
罕孫。」	寇」。	



以讓公

f  
[ ]  
,

杜  
誼  
：  
1  
戴

公玄孫<sup>①</sup>

《正義》

11-1  
:  
1  
11111

本  
《  
一  
澤

生季甫。

季甫生僕

伊與樂

像

樂大心

昭七年

《傳》「以

易原縣于

樂大心

二十二年

《傳》「樂

大心爲右

師  
C

[illegible]

將鉏	成十六年	《傳》：宋	將鉏、樂	懼敗諸洵	陂。	杜註：將	鉏、樂氏	族。

皇 氏

皇父充	石	文十一年	《傳》：「初，	宋武公之
皇鄭	襄九年	《傳》：「使	皇鄭命校	正出馬，
				工正出車。



[illegible]

今詳杜  
意，似只  
訓之爲  
及。惟馬  
融以爲皇  
父之子  
從父在  
軍，爲敵  
所殺，而  
名不見。  
未知孰  
是。

十八年 麋有友曰  
《傳》「宋  
田丙，而  
殺皇瑗」。  
尊其兄劉  
杜註：「瑗，  
般邑以  
宋右師。」  
與之。」

皇緩  
哀十八年  
《傳》：「復  
皇氏之族，  
使皇緩爲  
右師。」  
杜註：  
「緩，瑗從  
子。」《正  
義》曰：  
「《世族  
譜》：「瑗，  
皇父充石  
八世孫。」

緩，充石 十世孫。」	則爲從 孫，非從 子。二者 必有一 誤。	伯	皇野	子仲	哀十四年	《傳》：「公 知之，告 皇野。杜 註：「皇 野，司馬 子仲。」 系未詳。	皇非我	哀十七年	《傳》：「初， 子仲將以 杞嬖之子 非我爲 子。慶曰： 『必立伯 也。』」	杜註：「伯， 非我兄。」
---------------	----------------------------------	---	----	----	------	--	-----	------	---	-----------------

二十六  
年  
《傳》：「皇  
非我爲大  
司馬。」  
皇懷  
哀二十六  
年《傳》  
「皇懷爲  
司徒」。  
杜註：懷  
非我從  
昆弟。

老氏

老佐									
成十五年									
《傳》「老									
佐爲司									
馬」。									
杜註：「戴									
公五世孫。」									
十八年卒。									

仲氏

公子成	公孫師	仲江		仲幾	仲佗				
文七年	文十八年	襄十四年		昭二十二年	定十年，宋				
《傳》「公子	《傳》「使公」	《傳》「宋華		年傳「仲	公之弟辰				

成爲石	孫師爲司	閱、仲江	師。	城。	會伐秦。	幾爲左	暨仲佗、
杜註：「莊	杜註：「莊	杜註：「仲	公子。	公孫。	江、公孫	杜註：「仲	奔陳。
按：陸德明		師之子。」	云：「成」			杜註：「佗、	仲幾子。」
本或作			『戌』，音				
恤。」			又按：正				
義引《世			本》：「莊				
公生石師			戌，戌生				
司城師。			是公子成				
即公孫師			之父。				

## 魚氏

公子曰	公孫友	魚石
夷子魚	文七年	成十五年
僖九年	傳：公	宋魚石出
《傳》：「宋	孫友爲左	奔楚《傳》
襄公即	師」。	魚石爲
位，以公	杜註：「日	左師」。
子曰夷爲	夷子。」	杜註：「日
仁，使爲		夷曾孫。」
左師以聽		魚府
政，于是		成十五年
宋治。故		《傳》「魚
魚氏世爲		府爲少
左師。」		宰。
杜註：「日		是年奔楚。
夷，襄公		
庶兄		

蕩 氏

公子蕩	公孫壽	蕩意諸
文七年	文十六年	文八年
《傳》「公	《傳》「初，	《傳》「司
子蕩爲司	司城蕩	城蕩意諸
城」。	卒，公孫	來奔」。
杜註：「桓	壽辭司	杜註：「公
公子。」	城，請使	子蕩之
	意諸爲	孫。
	之。」	十一年
	杜註：「壽，	《傳》：「襄
	蕩之子。	仲聘于
	意諸，壽	宋，且言
	之子。」	司城蕩意
	成八年，宋	諸而復
	公使公孫	一之。」
	壽來納幣。	十六年宋



[illegible]

鱗 氏

公子鱗 桓公子。	鱗曜 文七年	《傳》「鱗曜爲司徒」。	杜註：「桓公孫。」	《正義》曰：「《世本》：「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曜。」						
鱗朱 成十五年	《傳》「鱗朱爲少司寇」。	杜註：「鱗曜孫。」	按：《正義》引《世本》：「曜生司徒文，文生大司寇子奏，子奏生朱。」	是當爲曾孫。	是年出奔楚。					

向氏

[illegible]

鄭  
皆  
向

戍子

向巢

定九年

《傳》「使

向巢如晉

盟

杜詩：  
向

戊 魯 孫

向難兄

按：《檀弓》

「桓司馬」，

鄭  
主  
：  
，  
[句]

戊孫名

正

義  
 〓  
 日  
 ；

「世本」

一向戌生

東鄰叔子

超，超生

左師眇。」

眇即向巢

也。  
魁是

巢之弟。

故云向戌

孫。此云

曾孫、末

知孰是。

哀十四

年，宋向

巢來奔。

向雉

定十年

《傳》「公

嬖向魁  
一〇

哀十四年，

出奔衛。

子願

哀十四年

《傳》「子」

願  
馬  
而  
告

桓司馬」。

杜註：子

頤和園

弟。

子車

哀十四年

《傳》「子

車止之」。

杜註：「車

亦魁弟。」

司馬牛

哀十四年

《傳》：「司

馬牛致其

邑與珪焉，

而適齊。」

杜註：「牛，



是年出奔 楚。

靈氏

公子圍	龜子靈	成五年	《傳》「宋公子圍龜	爲質于楚而歸」。	杜註：「文公子。」
靈不緩	哀二十六年《傳	靈不緩	爲左師」。	杜註：「子靈之後。」	



公子段 石疆

定十年。

宋石彊出

奔陳

杜註：  
一段

$$f_{\cdot}$$

公子御

戎子邊

邊印

昭  
二  
十  
二

平公子

年  
《傳》

一 邊 印 爲

大司徒」。

杜註：  
「平

公曾孫。

## 鄭

良氏

公子去

疾子良

宣四年

《傳》：「襄」

公將去穆

氏，而舍子

公孫輒

子耳

襄八年

《傳》一鄭

子國、子

耳侵蔡」。

良霄

伯有

襄十

年，  
楚人

執鄭行人

良霄○

良止

昭七年

《傳》「立」

公孫洩及

良止以撫

之

良。子良	杜註：「子	杜註：「良	杜註：「止
不可，曰：	耳，子良	霄，公孫輒	伯有子。」
「穆氏宜	子。」	子伯有。」	
存，則固	十年盜殺	三十年，鄭	
願也。若	鄭公孫輒	人殺良霄	
將亡之，	傳：「子		
則亦皆	耳爲司		
亡，去疾	空。		
何爲？」			
乃舍之，皆			
爲大夫，			
杜註：「子			
良，穆公			
庶子。」			
按：此七			
穆之始。			

## 游氏

公子偃	公孫蠆	游販	良
子游	子蟜	子明	襄二十二年
成三年伐	襄八年	襄二十二年	年《傳》
鄭《傳》	《傳》「子	年《傳》	「子展廢
「鄭公子	孔、子蟜、	「鄭游販	良而立太
偃帥帥禦	子展欲待	將如管」。	叔
之」。	管」。	杜註：「游	杜註：「良，
杜註：穆	杜註：子	販，公孫	游販子。
公子。」	蟜，子游	蠆子。」	
	子。		
	十九年卒。		
	游吉	游速	
	子太叔	子寬	
	襄二十二	定六年，	
	年《傳》「子	鄭游速帥	
	展廢良而	師滅許。	



杜註：子  
南、穆公  
孫。

國氏

公子發  
公孫僑  
國參

子國

---

子座

---

子思

成五年襄八年昭三十二

《傳》：「楚傳：鄭年，會城。」

人執皇戍  
人皆喜，  
成周。

及子國  
惟子產  
杜註：「國

杜註：子不順參，子產

國、鄭穆杜註：「子之子。」

公子。」

---

產，子國

襄二年  
子。

傳子國  
十九年

爲司馬」。

《傳》「立子

十年，盜 殺鄭公	產爲卿。	《傳》「鄭 子皮授子 產政」。	昭二十 年卒。

罕氏

公子喜	公孫舍	罕虎	嬰齊	罕達
子罕	之子展	子皮	子蠡	子賡
成十年	襄八年	襄二十九年	昭十六年	定十五年
《傳》「子 罕賂以襄 鍾」。	《傳》「子 展欲待 晉」。	「鄭子展 卒，子皮 即位。」	《傳》「子 蠡賦《野 有蔓草》。	「鄭子 達帥師 伐宋。」
杜註：「穆 公子。」	杜註：「子 展，子罕	杜註：「子 蠡，子皮	杜註：「子 達，子蠡	

襄二年子。		皮代父爲之子。嬰之子。	
傳子	十九年	上卿。	齊也。
罕當國。	《傳》「鄭昭十三年卒。		
人使子展當國。			
	罕魋	昭七年	《傳》「罕朔殺罕魋」。
		杜註：「魋，子皮弟。」	
公孫鉏	罕朔	昭七年	
襄三十年			
《傳》「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	師氏與子皮氏有惡。		
杜註：「鉏，杜註：「馬			



子罕之	師氏、公
子	孫鉏之子
是年奔	晉。

駟氏

公子駢	公孫夏	駟帶	駟偃	絲
子駟	子西	子上	子游	昭十九年
成十年	襄十年	襄三十年	昭十六年	《傳》：「子
《傳》：「子	《傳》：「子	《傳》：「駟	《傳》：「子	游娶于晉
駟爲質	西聞盜，	帶帥國人	游賦風	大夫，生
杜註：穆	不做而	以伐之。	雨	絲，弱其
公子。」	出。	杜註：駟	杜註：駟	父兄立
襄二年	杜註：子	帶，子西	帶之子駟	子瑕。」
《傳》：「子	西、公孫夏	之子。」	偃也。	
駟爲政	子駟子。	昭六年卒。	十九年卒。	





子班殺子	《傳》「使	年《傳》：	《傳》「子
印	子張代子	「鄭公孫黑	柳賦《籜
杜註：子	良于楚」。	肱有疾，	兮」。
印、穆公	杜註：子	歸邑于	杜註：子
子	張、穆公	公。召室	柳，印段
	孫。」	老、宗人	之子印
	襄二十二	立段。」	癸也。」
	年卒。	杜註：段	
		子石，黑	
		肱子。	
		印堇父	
		襄二十六	
		年《傳》	
		「印堇父	
		與皇頡戍	
		城麋。	
		系未詳。	

豐氏

子豐	公孫段	豐施							
襄七年	伯石	子旗							
《傳》「又	襄二十七	昭七年							
與子豐適	年《傳》	《傳》「子							
楚」。	（公孫段賦	產為豐施							
杜註：「穆	《桑扈》。	歸州田于							
公子。」	三十年	韓宣子」。							
	《傳》「使	杜註：「豐							
	太史命伯	施、公孫							
	石為卿」。	段之子。」							
	昭七年卒。								
	豐卷								
	子張								
	襄三十年								
	《傳》：「豐								
	卷將祭、								

請田焉。  
按：是時  
伯石尚  
在，疑卷  
是子豐之  
子，猶公  
孫楚之稱  
游楚也。

孔氏

公子嘉	子孔	襄十年	《傳》「子	孔當國」。	杜註：「穆	杜註：「洩，	子孔之	子。」	公子。
公孫洩	昭七年	《傳》「立	公孫洩」。	杜註：「洩，	子孔之	子。」	子孔之	子。」	公子。
孔張	昭十六年	《傳》「子產	曰：「孔	張，君之	昆孫，子	孔之後	孔之後	孔之後	公子。

也。
鄭殺其大
夫公子
嘉。

## 氏任

石碯	石厚	石成子	一石共子	一石悼子
<p>《傳》石碯</p> <p>《傳》「其</p> <p>諫曰：「臣</p> <p>子厚與州</p> <p>聞愛子，</p> <p>吁遊，</p> <p>教之以義</p> <p>四年傳</p>	<p>《傳》石碯</p> <p>《傳》「其</p> <p>諫曰：「臣</p> <p>子厚與州</p> <p>聞愛子，</p> <p>吁遊，</p> <p>教之以義</p> <p>四年傳</p>	<p>成二年</p> <p>襄十七</p> <p>襄十九年</p> <p>傳石成</p> <p>年，衛石</p> <p>傳：衛</p> <p>子曰：帥</p> <p>買帥帥</p> <p>石共子</p> <p>敗矣</p> <p>伐曹</p> <p>卒，悼子</p>	<p>成二年</p> <p>襄十七</p> <p>襄十九年</p> <p>傳石成</p> <p>年，衛石</p> <p>傳：衛</p> <p>子曰：帥</p> <p>買帥帥</p> <p>石共子</p> <p>敗矣</p> <p>伐曹</p> <p>卒，悼子</p>	<p>成二年</p> <p>襄十七</p> <p>襄十九年</p> <p>傳石成</p> <p>年，衛石</p> <p>傳：衛</p> <p>子曰：帥</p> <p>買帥帥</p> <p>石共子</p> <p>敗矣</p> <p>伐曹</p> <p>卒，悼子</p>

方	石碣使	其寧猶羊	肩滄殺石	厚于陳。
杜註：成	子，石櫻，	石碣四	世孫。	
杜註：石	櫻子			
杜註：賈	之子石	惡	二十八	年，蘭石
		惡出介	晉	
石圃	襄二十八	年《傳》：	「石惡出	奔晉。衛
	人立其從	子圃以守	石氏之	祀，禮也。」
石曼姑	石魑	哀三年，	哀十八年	



石駘仲		石祁子		衛石曼姑	
〔禮記〕：		莊十二年		《傳》：「逐帥師圍石圃而復戚。」	
卒，無適		人請猛獲		陳氏《譜》杜註：	
子，有庶		于衛，衛		曼姑或云	
子六人，		人欲勿		惡子。	
卜所以爲		與，石祁		姑子。」	
後者，石		子曰：「不		石乞。	
祁子兆。」		可。」		哀十五年	
鄭註：「駘				《傳》：「下	
仲，衛大				石乞」。	
夫石碯				系未詳」	
之族。					

## 甯氏

[illegible]

甯跪					世之卿族，一朝而滅之。				
莊六年					杜註：甯氏出衛武公，至喜九世。				
《傳》「放甯跪于秦」。									
陳氏《譜》：「武公之子季釁四世孫曰甯跪，未詳所據。」									
甯跪									
哀四年									
《傳》「衛甯跪救范氏」。									
系未詳									

孫氏唐書·世系表：衛武公子惠孫牛耳，食采于戚。牛耳武仲乙，乙生昭子炎。

孫昭子	孫莊子	孫桓子	孫文子	孫蒯					
文元年	哀二十六年	良夫	林父	襄十年					
《傳》：「晉年《傳》：師圍戚，獲孫昭子。」	「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爲宛濮之盟而君人。」	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成七年，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孫蒯獲鄭皇耳。」	孫嘉	孫襄	伯國	襄二十六年《傳》：「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	杜註：「二
	按：事在僖二十八年。《唐書·世系表》：「昭子炎生莊子紇，紇生		杜註：「良夫子。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杜註：「蒯，林父子。」					

孔氏

1434

衛殺其大夫孔達	惠子立敬	之孫圉與	杜註：孔	十六年
傳：衛	嬖之子衍	史荀相之	杜註：孔	《傳》「孔
人以爲成	杜註：成	烝鉏子。」	孫	悝出奔
勞，復宰	子孔達			宋」。
其子，使	孫			
復其位				
孔嬰齊				
閔二年				
《傳》「孔				
嬰齊殿				
系未詳				

北宮氏

北宮懿	北宮遺
子括	襄二十六年
成十七年	傳晉

年，衛北 宮括帥師 侵鄭。 杜註：「成 公曾孫。」	人執甯喜， 北宮遺」。 杜註：「遺， 北宮括 之子。」	北宮文 北宮貞 子喜	襄三十年 昭二十 年，如晉 會澶淵見 《傳》。 葬平公。 杜註：「北 宮佗，北 宮括之 子。」	北宮結 定七年，齊 人執衛行 人北宮結， 以侵衛。							
---------------------------------------	---	------------------	--	---------------------------------------	--	--	--	--	--	--	--





人立遺，使	室孔姑。」	杜註：「遺，疾之弟。」	世叔申	昭三十二	年，會城	成周、	杜註：世	叔申，世	叔儀孫	陳氏譜	或云即太	叔懿子，
-------	-------	-------------	-----	------	------	-----	------	------	-----	-----	------	------

公叔氏

公叔文	公叔戌
子發	定十三年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傳》史鮒曰：戌也
《傳》：「適乎！」	驕，其亡
衛，說公叔發，一	杜註：「戌，文子之子。」
按：「檀弓」：「公叔文子卒，鄭註：「木」	按：《檀弓》
其子戌請謚于君。	有公叔木，當為「朱」，
鄭註：「文」	春秋作「戌」。
子，獻公之	十四年，衛
孫，名拔，	公叔戌來



<p>《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p> <p>杜註：「子南，靈公之子郢也。」</p> <p>按：《世本》作「昭子郢」。</p>	<p>年《傳》：「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鄭氏邑。」</p> <p>杜註：「南之子簡子。」</p> <p>氏，子南瑕。</p>	<p>將軍文氏</p>
<p>司寇惠虎</p>		
<p>子</p>		
<p>《禮記》</p>		
<p>「司寇惠子之喪」，</p>		
<p>鄭註：「惠子，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p>		

	蘭也，生虎者。」								
--	----------	--	--	--	--	--	--	--	--

陳

輶 氏《唐書·世系表》：「陳胡公十三世而生濤塗。」

輶宣仲	濤塗 僖四年， 齊人執陳 輶濤塗。								
輶選	文二年伐 秦見《傳》。								
袁僑	襄三年， 同盟于雞 澤，陳侯 使袁僑 如會。	杜註：濤 塗四世 孫。」							

[illegible]

夏 氏

子夏	御叔	夏徵舒	夏鬻	夏區夫
少西	成二年	子南	悼子	哀十三年，
宣十一年	《傳》：「是	宣十年，	昭二十三	盜殺陳夏
《傳》「將	天子蠻，	陳夏徵舒	年，獲陳	區夫。
討于少西	殺御叔。	弑其君	夏鬻。	系未詳。
氏、	杜註：御	平國、	杜註：「徵	
杜註：少	叔，夏姬	十一年，	舒玄孫。」	
西，徵舒	之夫。」	楚人殺陳	《正義》	
之祖，子		夏徵舒。	曰：「《世	
夏之名			本：「徵	
			舒生患子	
			晉，晉生	
			禦寇，禦	
			寇生悼子	
			鬻。」是徵	
			舒曾孫，杜	





[illegible]



杜註：「射」	《楚語》「申
師，鬬廉	公子儀父
也。」	正爲師，韋
義曰：	註：「儀父，
服虔云：	鬬班子鬬
「射師，若	克也。」
敖子鬬班	
也。」射師	
被梏，不	
言舍之，	
何以得殺	
子元？知	
射師與班	
必非一人。	
杜《譜》以	
爲鬬射	
師，若敖	
子，鬬班，	
若敖孫。」	

<p>鬬丹</p> <p>桓八年</p> <p>《傳》：「楚子伐隨，鬬丹獲其戊車，與其戊右少師。」</p> <p>以下八人系未詳。</p>	<p>鬬祁</p> <p>莊四年</p>	<p>鬬緡</p> <p>莊十八年</p> <p>《傳》：「楚武王克權，使鬬緡，使鬬緡之。」</p>	<p>鬬禦疆</p> <p>莊二十八年</p> <p>鬬禦疆、耿之不比為旆。</p>	<p>鬬梧</p> <p>見上</p>	<p>鬬章</p> <p>僖二年</p> <p>《傳》：「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p>	<p>鬬宜申</p> <p>子西</p> <p>僖二十六年</p> <p>楚成得申帥師滅戰。</p>	<p>鬬勃</p> <p>子士</p> <p>僖二十八年</p> <p>「子玉使鬬勃請。」</p>
<p>杜註：鬬宜申，司馬子西也。」</p> <p>三十三</p>	<p>《傳》：「楚令。」</p>	<p>《傳》：「楚年。」</p>	<p>《傳》：「楚年。」</p>	<p>《傳》：「楚年。」</p>	<p>《傳》：「楚年。」</p>	<p>《傳》：「楚年。」</p>	<p>《傳》：「楚年。」</p>

成 氏與鬬氏同出若放。

<p>成得臣</p> <p>子玉</p> <p>僖二十三</p>	<p>成大心</p> <p>大孫伯</p> <p>文十一年</p>	<p>成熊</p> <p>昭十三年</p> <p>楚殺其大</p>						
----------------------------------	-----------------------------------	-----------------------------------	--	--	--	--	--	--



《晉語註》：  
子玉，楚  
若敖之  
曾孫。」

成嘉

子孔

文十二年

傳成

嘉爲令尹」。

杜註：  
「若

散曾孫」

蔦

氏《唐書·世系表》：「蚡冒生蔦章。」

蔦章

恒六年

《傳》：楚

武王侵隨。

薦昌臣

叔伯

僖二十八

年《傳》「薦

蔦 賈

伯嬴

僖二十七

年《傳》「薦

薦艾獵

孫叔敖

宣十一年

《傳》「令」

蔦子馮

襄十五年

《傳》「爲

子馮爲大

蔦掩

襄二十五

年《傳》

薦掩爲司

使薦章求 成焉。	呂臣實爲 令尹。	賈尚幼。 杜註：孫	尹薦艾獵 司馬。	馬。
叔敖之 父。	杜註：艾 敖從子。	杜註：艾 敖從子。	杜註：叔 敖之子。	
宣四年	獵，孫叔敖 也。《正義》曰：「按《世 義》曰：「	《正義》曰：「 本《薦艾 公子圍殺 大司馬薦 掩而取其 室」。		
賈爲工	「服虔亦 獵是叔敖 之兄，馮	獵是叔敖 之兄，馮		
正，譌子	云：「艾獵， 之兄，馮	之兄，馮		
揚而殺	叔敖也。 是艾獵之	叔敖也。 是艾獵之		
之，已爲	此年云令 子，則馮	此年云令 子，則馮		
司馬。子	尹薦艾 是叔敖兄	尹薦艾 是叔敖兄		
越惡之，	獵，明年 子也。《釋	獵，明年 子也。《釋		
乃以若敖	云令尹孫 例《以艾	云令尹孫 例《以艾		
氏之族固	叔敖，明 獵，叔敖爲	叔敖，明 獵，叔敖爲		
伯嬴于轅	一人也。 一人，馮是	一人也。 一人，馮是		
陽而殺	《世本》 叔敖之子。	《世本》 叔敖之子。		
之。」	云：「艾 二十二年	云：「艾 二十二年		
	獵，叔敖 《傳》「薦	獵，叔敖 《傳》「薦		
	之兄「世 子馮爲令	之兄「世 子馮爲令		
	本《誤》。 尹」。	本《誤》。 尹」。		

遠敗疆	遠罷	遠射	遠洩	遠居	遠越	遠固
襄二十四	子蕩	昭五年	昭六年	昭十三年	昭二十一	哀十八年
年《傳》	襄二十七	《傳》「遠	《傳》「使	《傳》「奪	年《傳》	《傳》「遠
「楚子使	年《傳》	射以繁揚	遠洩伐	遠居田」。	「楚遠越	固敗巴師
遠敗疆如	「楚遠罷	之師會于	徐	杜註：居，	帥師將逆	于鄆」。
齊聘」。	如晉泣	夏汭		掩之族。」	華氏」。	
昭元年	盟」。					
《傳》「遠	昭元年					
敗疆爲太	《傳》「遠					
宰」。	罷爲令					
以下七人	尹					
系未詳。						

屈

氏楚辭註：武王子瑕食采于屈。

屈瑕	桓十一年	《傳》「楚
屈重	莊四年	《傳》「莫敖
屈完	僖四年，	楚屈完來
屈禦寇	子邊	僖二十五



屈瑕將盟 貳、軫。	屈重。	盟于師，盟 于召陵。	年，楚鬬 克、屈禦 寇以申、 息之師戍 商密。 以上四人 系未詳。	屈蕩 宣十二年 《傳》「屈 蕩爲右」。 《世本》： 「屈蕩，屈 建之祖。」	屈到 子夕 襄十二年 《傳》「屈 到爲莫 敖」。 杜註：「屈 蕩子。」	屈建 子木 襄二十一年 《傳》「屈 建爲莫敖」。 二十五年 《傳》「屈 建爲令尹」。 二十八 年卒。 《國語》章 註：「屈到 子。」	屈生 昭五年 《傳》「以 屈生爲莫 敖」。 杜註：「屈 建子。」		
--------------	-----	---------------	---	---	--	--	--	--	--

[illegible]

弗忌	見成二年	《傳》。俱	巫臣之族。
《傳》「使	屈罷簡東	國之兵于	召陵」。
系未詳。			

## 陽氏

<p>王子揚</p>	<p>穆王子、</p>	<p>陽句子 陽令終</p>	<p>昭二十七年</p>	<p>昭十七年</p>	<p>《傳》「陽 殺陽令</p>	<p>句爲令 終與其弟</p>	<p>尹」。 完及佗」。</p>	<p>杜註：「穆 杜註：「令</p>	<p>王曾孫。」 終，陽句</p>	<p>《正義》曰： 子。」</p>	<p>世本： 完</p>
------------	-------------	----------------	--------------	-------------	------------------	-----------------	------------------	--------------------	-------------------	-------------------	--------------

## 子囊

《傳》「子」

囊爲令

尹

杜註  
：  
莊

王子公子

貞也。

十四年

卒 3

雙瓦

昭  
一  
十  
三

年《傳》

楚囊瓦

爲令尹。

杜註：「子

囊之孫子

常也。

穆王

子揚、揚生

井井生令

11  
12  
13

申 氏陳氏譜別列申叔氏。按：傳言叔展，杜註言叔時、叔跪、叔豫，皆連叔爲名，則亦申氏也。

申舟	文之無畏 宣十四年	申犀	文之無畏 宣十四年	申驪	成八年	申無宇	襄三十年	申亥	昭十三年	申包胥	定四年
《傳》「文之無畏爲左司馬」。	《傳》「文子使申舟聘于齊，見犀而行。」	杜註：「犀，申舟子。」	《傳》「文子使申舟聘于齊，見犀而行。」	《傳》「樂書侵楚，獲申驪。」系未詳。	《傳》「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	《傳》「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	《傳》「初，伍員與申包胥友。」系未詳。				
申叔時	宣十一年	申叔跪	成二年	申叔豫	襄十一年						
《傳》「申叔時使于齊」。	《傳》「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	杜註：「叔于申叔豫。」									



王立，以 其爲太子 之室與潘 崇，使爲 太師。」		《傳》「潘 厯人盟」。	黨命去 之，	子臣」。 系未詳。					
--------------------------------------	--	----------------	-----------	--------------	--	--	--	--	--

伍氏

伍參	伍舉	椒鳴							
宣十二年	襄二十六	襄二十六							
《傳》「嬖 人伍參欲 戰」	楚伍參與 蔡太師子 椒鳴逆	「聲子使 椒鳴逆							
杜註：「伍 奢之祖	伍舉與聲 子相善。」	之註：							
父，			伍奢	伍尚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系表卷十二之下終

[illegible]



# 春秋刑賞表叙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故《虞書》有「天命」、「天討」之文。《戴記》：「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蓋自天子之統壹宇內，與列侯之撫馭一國，莫不由賞罰之得其道，不僭不濫，斯稱上理焉。

余觀春秋二百四十年，知天子之所以失其柄而旁落于諸侯，諸侯之所以失其柄而僭竊于大夫陪臣者，皆由刑賞之失政爲之，徵諸經、傳，可攷而知也。蓋當春秋之初，猶能爵命儀父爲諸侯，而伐鄭、伐曲沃，猶能誅叛討篡，刑賞未盡失也。乃伐鄭而射王中肩，伐曲沃而荀、賈尋爲晉所滅，其

罪當滅國絕世，而天子不聞赫然震怒，列侯不聞敵王所愾。從此姑息養癰，馴至潰爛。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時以無罪殺母弟，而子頹、子帶侵犯王室，則避位而出奔。爵命至于獎篡弑，而求車、求金使命交馳，列侯視之若弁髦。蓋賞不足以勸善，罰不足以懲奸，徒擁空名于其上而已。魯爲諸侯之望國，而陵夷更甚。慶父弑二君，再世負大罪，而累代貴位；公孫歸父欲張公室，而衰絰出奔。蓋文公之世，刑賞出于仲遂；文公以後，刑賞出于三家，其國命倒置宜也。唯齊桓任管仲而撻荆楚，用以創伯；晉文舉卻縠而刑三罪，民情大服，庶幾得命討之義。迨其衰也，抑又甚焉。列國風靡，蕩無綱紀。夫君之所以威其臣者，大則誅殺，小則竄逐。乃當其始也，諸侯猶以專殺爲罪，其後大夫自相殺，若齊之殺國

佐，晉之殺欒盈，或出于闔閭，或出于權臣，諸侯并不得過而問矣。其始猶以專放爲罪，其後大夫不待譴逐，自出奔以抗國君。若孫林父之奔晉，宋魚石之奔楚，借援大國，爲國生患，兵連禍結，易世不解，上不得以威其下，下反得以要其上矣。究其禍亂，安有底止？惟明天子振興于上，諸侯佐天子以大明黜陟，天下正，則一國莫敢不出于正；大夫佐諸侯以振飭紀綱，一國正，則家臣陪隸無有敢踰越犯分者。嗚呼！此孔子《春秋》之所爲作也。輯《春秋刑賞表》第十三。

# 春秋刑賞表卷之十三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儀真受業王耀廣平參

殺

張氏洽曰：「《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無王甚矣。稱君、稱國、稱人雖有

輕重，其專殺之罪則一也。」

襄三十年，天王 殺其弟佞夫。	僖五年春，晉侯 殺其世子申生。	襄二十六年秋， 宋公殺其世 子痤。		
<small>陳氏曰：凡王殺不書，雖王子不書，其者母弟亦不書，必殺無罪也而後書。</small>				
<small>孫氏曰：天子得專殺，故二百四十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此特書殺其弟佞夫者，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不可以不見也。」</small>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殺大夫四十七，或稱國，或稱人，惟晉侯殺申生、宋公殺痤、天王殺佞夫，不稱國，不稱人，而直稱君，以為獨其君之罪也。僖十六年鄭伯殺其世子華，文十八年宋公殺其母弟須，殺得其罪，不書。」

隱四年九月，衛 人殺州吁于濮。	桓六年，蔡人殺 陳佗。	莊九年春，齊人 殺無知。	宣十一年冬十 月，楚人殺陳夏	襄二十三年，晉 人殺欒盈。
--------------------	----------------	-----------------	-------------------	------------------

<p>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p> <p>葉氏夢得曰：「良霄</p>	<p>何氏休曰：「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p> <p>范氏甯曰：「有弑君之罪者，則舉國之人皆欲殺之。」</p> <p>陸氏淳曰：「經中一字徧施于諸例而義不同者，惟「人」字爾。或衆而稱人，或美而稱人，或諱而稱人，或貶而稱人，或賤而稱人。」</p>
	<p>呂氏大圭曰：「陳佗既踰年矣而不稱君，何也？齊無知亦踰年而不稱君。蓋當時一國之人，異邦之人猶知其爲弑逆也。」</p> <p>家氏鉉翁曰：「《春秋》有特筆之罪焉，州吁、陳佗、無知是也。彼列于諸侯之會，或既立踰年，《春秋》以討賊書，不成其爲君。此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p>
	<p>汪氏克寬曰：「《春秋》之例，稱人以殺而但名之，則討有罪也；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則非討賊也。晉惠殺里克，衛獻殺甯喜，利其所爲以得國，又忌而殺之，則以國殺大夫爲文；楚棄疾誘比以爲君之利而殺之，而代其位，則以兩下相殺爲文；齊商人、楚虔、蔡般則國人君之，諸侯會之，不知其爲賊矣，故《春秋》俱不用討賊之例也。」</p>
	<p>徵舒。</p> <p>杜氏預曰：「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p> <p>范氏甯曰：「變楚子言人者，弑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p> <p>劉氏敞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也，非也。此譬猶蔡人殺陳佗耳。」</p>
	<p>孫氏復曰：「不言其大夫者，樂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討賊辭。」</p>

既自墓門之濟入，爲亂，以伐北門。不書大夫，位已絕矣，非復大夫也。曰鄭人，討賊之辭也。」

李氏廉曰：『《春秋》討賊書人例六，州吁、無知、陳佗、夏徵舒、欒盈、良宵是也。欒盈良宵雖非弑君，而皆叛逆之臣，故書法同。』

昭十一年夏四

昭十三年，楚公子

昭四年秋七月，

月丁巳，楚子虔

棄疾殺公子比。

楚子以諸侯伐

誘蔡侯般，殺之。

啖氏助國衛殺州

吳，執齊慶封，

于申○

吁，齊殺無知，皆書曰

殺之。

孫氏復曰：「一般，弑逆。」

人言比不稱人何

《彙纂》曰：「慶封，弑

之人，諸侯皆得殺之。

也？  
衆疾以圖位而

君之賊，法所當討，故

楚子名者，暴虐無道。

殺比，其罪鈞也，故不

書執書殺、明其罪之可

貪蔡土地，不以弑君

可稱人。

殺也。楚虺身爲弑逆，

之罪殺般，故不得以

高氏閱曰：「比復稱

懷惡而討，故不再言楚。

討賊例。當坐誘殺蔡

公子，不以討賊之辭

子，所以别于徵舒也。」

侯般也。」

加之者，非討賊也，殺

---

而代之也。憫比墮棄疾之謀，以深罪棄疾也。」

此《春秋》之變文。以賊討賊，不辨曲直，故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比不稱君，比不得為君也。棄疾不稱人，棄疾非討賊，不得稱人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慶封見執例，然亦弑君之賊，與泛執他國大夫有別，故從《春秋》討亂賊之例。

昭十四年冬，莒

莊二十六年，曹

僖二十五年，宋

僖七年，鄭殺其

僖十年，晉殺其

殺其公子意恢。

殺其大夫。

殺其大夫。

大夫申侯。

大夫里克。

《左傳》：「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相與謀，殺意恢而納庚與，郊公奔齊。」

陳氏傳良曰：「其不名何？惡君也。莊公卒，有戎難，羈出奔陳，赤于是篡曹。篡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也。故曹、宋之大夫皆不名。」

愚按：曹、宋之大夫不名，此孔子修《春秋》以後闕文，非魯史本闕，聖人仍其闕而遂筆之于書也。夫人臣當新故之際，不義其君而至于見殺，則豈特無罪，必皆殉節之士也。聖人宜急表之，以為世勸，何故反

《左傳》：「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張氏溥曰：「申侯告齊桓以資糧雇屨，誘鄭伯以王命，總以利誘人，其見殺也宜然。」鄭伯始則比以趨利，既則借以紓禍，不罪己而專殺，其失道矣。

《公羊傳》：「里克弑二君，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孫氏覺曰：「里克雖有弑君之罪，夷吾嘗命為大夫矣。又以己私殺之，晉殺其大夫爾，非討賊也。」

<p>之死，爲君故耳，此受家氏鉉翁曰：「此不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p> <p>程氏端學曰：「不曰殺其大夫而曰殺其公子者，義不在于專殺大夫，而在于殺君之親也。」</p>	<p>若謂人衆不可悉書，彼三郤又何以悉書？若謂魯史本無名氏，則斷爛之文，聖人宜并闕之，何爲留不白之疑于後世？使人謂捐軀死難者而名氏不可得見，又何以爲天下勸乎？故知修成以後闕也。</p>	<p>書殺大夫，志非刑也。」</p>	<p>僖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p> <p>胡傳：「按左氏平鄭言于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爲稱國以殺之，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殺而不去其官。」</p>	<p>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p> <p>張氏洽曰：「楚子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師敗而不能自反。平日縱使求勝，敗而輒殺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p>	<p>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p> <p>杜註：「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吳氏澂曰：『元咺不臣之罪當誅，今以國殺爲文，而無討罪之』</p>	<p>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p> <p>《公羊傳》：「狐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p> <p>陳氏傅良曰：「兩下相殺，其書國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賊</p>	<p>文十年，楚殺其大夫宜申。</p> <p>家氏鉉翁曰：「宜申謀弑穆王而稱國以殺。蓋商臣之罪，楚人皆得討之，宜申于楚成爲弟，安知不爲先君討賊以死？故《春</p>
---	--	--------------------	--	--	---	--	---



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爲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救正，至于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

《彙纂》曰：「諸儒不明于大夫死必書名之義，于洩冶多所不滿，或罪其直諫以取死，或規其潔身以去亂，將使鄙夫藉口，非緘默以取容，即見危而避害，安可垂訓于後世哉？」《左氏》載孔子引《詩》，黃氏仲炎

辭者，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

宣十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蘇氏轍曰：「邲之役，先穀以違命致敗，誅之固宜。然先穀，先軫之孫，軫係晉之舊勳。晉人誅穀而盡滅其族，稱國以殺，言刑之過也。」高氏閔曰：「釋趙旃、魏錡不討而獨誅先穀，爲政不平矣。又

宣十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陳氏傅良曰：「孔達自殺，而稱國以殺，其君意也。」趙氏鵬飛曰：「衛穆叛清丘之盟，背晉與楚，今將復歸于晉，則殺孔達以說之。利則爲己功，害則爲臣罪。此與刺公子買之事無異，故以國殺爲文。」

而不知，皆其君之罪也。」

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卓氏爾康曰：「晉侯聽姬氏之譖，一朝而尸二大夫。以趙衰之勳不復念，而奪其田祿，失政刑矣，故稱國以殺。」

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

杜註：「蕩山，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罪。」

秋《不以無將罪之。》

<p>以為非孔子之言，其族滅之，惡之甚也。」</p> <p>案：荀林父元帥不誅，而誅先穀，失政刑矣。不討趙旃、魏錡，見趙、魏之族強于晉也。</p>	<p>成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p> <p>汪氏克寬曰：楚審射臨戰陳，以罷卒致敗，而集矢于其目，乃歸咎于側而殺之。嬰齊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莫有鬬心，而委罪于側。《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著楚君與大臣之失也。」</p>
<p>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p> <p>孫氏復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故列數之以著其惡。」</p>	<p>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p>
<p>成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p> <p>家氏鉉翁曰：胥童與厲公先後死，春秋繫之國殺，為其有當誅之罪也。使童大節可錄，則必用孔父、牧、息之例，繼其君而書死矣。」</p>	<p>成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p>
<p>成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p> <p>許氏翰曰：慶克作慝，濁亂中間，譖害大臣，不誅不詰，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于是因以為國佐罪。」</p> <p>蘇氏轍曰：「佐雖以專殺叛君為罪，然其咎發于慶克，齊人右慶氏而殺佐，故稱國以殺。」</p>	<p>成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p>
<p>襄二十一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申。</p> <p>劉氏敞曰：嬰齊也，壬夫也，申也。三人執楚國之政，公子申賄而專，嬰齊、壬夫畏其逼而殺之，故稱國以殺。」</p>	<p>襄二十一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申。</p>

襄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襄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

襄十九年，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襄二十年，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襄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

家氏鉉翁曰：「前殺

高氏閔曰：「齊高厚

胡傳：「嘉召楚人伐

家氏鉉翁曰：「燮奉

迫舒。

公子申，曰受小國之

營帥師伐我矣。晉新

其國，信有罪矣。而

文侯遺言，求成于晉，

高氏閔曰：「子南寵

賂，今殺壬夫，又以

行義于齊，齊侯始立

子展，子西不能正以

不克而死。《春秋》稱

近小人，故及于難。

侵欲于陳而使之叛，

而欲親晉，故歸罪于

王法，肆諸市朝，與衆

國而不去其官，錄

而康王始則與人之子

楚猶有政。二大夫不

高厚而殺之，

其棄，乃利其室而分

之也。」

圖其父，終則殺之，輟

爲無罪，但用刑過慘，

程氏端學曰：「此必

之，故稱國以殺而不

其黨于四竟，夫威柄

春秋不與也。

齊光既立之後，崔杼

去其官。」

既立，則責譙足以折

與光共殺之，故以

汪氏克寬曰：「使子

姦臣之鋒。及其失

國殺。

展，子西正名誅之，而

之，則刀鋸不足以當

不利其室，則當如殺

姦臣之罪。其怨毒所

良霄之例矣。」

鍾，遂發于靈王之

世矣。

襄二十三年，陳襄二十七年，衛

昭二年秋，鄭殺

昭五年，楚殺其

昭十二年，楚殺

殺其大夫慶虎殺其大夫甯喜。

其大夫公孫黑。

大夫屈申。

其大夫成熊。

及慶寅。

孫氏覺曰：「喜弑剽

蘇氏轍曰：「駟黑富

季氏本曰：「案：左

《左傳》：「楚子謂成

家氏鉉翁曰：「慶之

而納衍，衍反國而復用

而無禮，襄三十年改良

氏楚子以其貳于吳殺

虎，若敖之餘也，遂殺

<p>誅公子黃之復，楚皆專之。而春秋書法如此，不與楚之專制也。</p> <p>王氏樵曰：「慶據國叛君，其罪大矣，而稱國以殺，何也？見陳侯之不能以罪討也。使陳能討賊，則必如欒盈、良霄之例矣。」</p>	<p>之，既而以私殺之。青而殺之，元年與游之，然非其罪，故不人之。」</p> <p>喜雖有罪，而衛獻殺之，不以其罪也，與晉惠殺里克同，故皆曰殺。</p>	<p>青而殺之，元年與游之，然非其罪，故不人之。」</p> <p>楚爭空而逐之，鄭人畏其彊而不討，既乃因其疾而幸勝之，黑固有罪，而鄭之所以誅之者亦殆矣，故稱國以殺。」</p>	<p>家氏鉉翁曰：「虔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人夫，故以累上之辭書之。」</p>
<p>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p> <p>趙氏鵬飛曰：「左傳以爲郤宛之死，費無極譖而殺之。而經以國殺爲文，蓋聽無極而致宛之死者君也，故以累上之辭書。」</p>	<p>哀二年，蔡殺其大夫公子駟。</p> <p>許氏翰曰：「蔡請遷于吳而中悔，及吳師入而委罪于駟，殺以說吳。稱國以殺，殺無罪也。」</p>	<p>哀四年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崔。</p> <p>案：左氏：「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文之蹻殺翩，因逐公孫辰，而殺</p>	

公孫姓、公孫霍。」杜  
註：「二人皆弑君黨  
也。」如此，則宜以討  
賊書。乃稱國以殺而  
不去其官，何哉？愚  
謂此殆《左氏》不足信  
也。文定強經合傳，  
謂蔡侯背楚誑吳，又  
委罪執政，夫人得而  
害之，故變文書盜，  
翫略其名氏，姓、霍不  
去其官，則是《春秋》  
獎亂賊也，豈可訓  
哉！獨趙氏鵬飛以  
爲蔡侯之死既出于  
盜，則賊不可名，必得  
真盜而始可加之罪，  
若不得其真而妄指以  
誣人，則爲失刑。如  
辰與姓、霍皆非真盜而

		以弑見誣者也，故《春秋》稱國以殺。如此，則于傳文稍更易，而于經前後庶無礙。如胡傳之說，則不可通矣。

先母舅曰：「右稱公子者；不稱名，宋、曹各一；稱大夫、稱名氏者三十。此胡傳所謂稱國以殺，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于天子者也。」

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穀梁傳》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	汪氏克寬曰：「經書『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明年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以見嗣君無政。先君在殯，而國人作亂，以戮其大臣，踰年而掌兵之官見誅，守國之官見	案：劉氏敞曰：「曷為以官舉？言不能其官也。」胡傳及諸儒俱從之。據《左氏》司馬握節以死，捐軀殉難，宜如孔父、仇牧之見褒，而乃以為貶，何哉？且《左氏》云「昭公之黨」，夫人臣不為	劉氏敞曰：「稱人以殺大夫者，殺有罪也。先都之罪何？先都，士穀者，皆晉之強家，求專晉而不得，怒而作亂，蓋殺其大夫先克也。」	《彙纂》曰：「夷之蒐在襄公末年，而陽處父、先克之殺在靈公初立之際。陽處父舉趙而抑射姑，則射姑殺處父。先克舉狐、趙而抑先都等，則先都等殺先克。國家之

<p>者宣公，而歸之陳人何？陳人之志猶公之志也。是以與申生之曰君異辭。</p>	<p>逐，昭公之爲君可知矣。 愚謂大夫不名，孔子修《春秋》以後失之。 義已見前。</p>	<p>君之黨，而顧爲亂賊之黨乎？胡傳遂謂司馬欲專宋政，昭公寵其私昵，何所據依？其刻覈亦已甚矣。又司城蕩意諸效節于府人而出，魯公復之，後八年卒死帥甸之難，亦可謂始終一節者。胡氏謂：「坐待其及而死，如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獨取子哀之去，于亂賊多恕辭，而于忠臣多責備，愚不知其何說也。</p>	<p>亂，孰大乎此？故經于處父則稱國以殺，而蒙以累上之辭；于先都、士穀、箕鄭父則稱人以殺，而列在討賊之例，書法甚明。而胡傳謂「稱人以殺，爲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殺」，則非也。經書他國殺大夫皆稱國，而惟此三人稱人，其爲討賊之辭無疑。又箕鄭父書「及」爲罪當未減，此亦不然。蓋「及」者，原其事之本末，非論其罪之輕重。」</p>
<p>昭八年，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p>			

《左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秋，招歸罪于過而殺之。」

陸氏淳曰：「《春秋》之作，本以懲奸慝。夫子以招推罪于過，故獨書招殺太子也。不書招殺過，過之罪自當死，宜爲國討也。」

吳氏澂曰：「案：哀公屬留于招與過，故招、過同殺太子。招畏國人公議，懼楚人來討，故歸罪于過而欲免己。人其可欺乎？」  
鄭氏玉曰：「過不去大夫公子，所以明招之爲首，使招不得以



過說于楚以掩其罪也。

先母舅曰：「右稱公子一，大夫不稱名者二，不稱名而稱官者三，大夫稱名氏者三。胡傳所謂稱人以殺，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者也。」

呂氏大圭曰：「殺之或稱公子，或稱大夫公子，或稱大夫。稱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稱大夫公子者，公子而爲大夫也。又有以官舉者，以官之重而著之也。觀聖人所書，而褒貶寓乎其中矣。」

宣十五年，王札昭八年春，陳侯

子殺召伯、毛伯。之弟招殺陳世

子偃師。

《左傳》：「王孫蘇與

召氏、毛氏爭政，使王

子捷殺召戴公及毛

伯衛。」

胡傳：「邢侯專殺雍

子于朝，叔向以殺人

不忌爲賊，請施邢侯，

許氏翰曰：「陳哀寵其庶子，資以強輔而濟之權，以軋太子，至

<p>之罪當服此刑，而定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p> <p>季氏本曰：「朝殺二大夫，而刑法不加焉，周之所以日替也。故不言王殺，而以兩下相殺之辭書。」</p>	<p>于亂作，躬受其禍。」</p> <p>汪氏克寬曰：「經書殺世子……晉獻殺申生，宋平殺痤，陳哀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申生與痤皆目君以殺，唯偃師之殺曰陳侯之弟招。夫以弟招繫之陳侯，則陳哀之殺章章明矣。」</p>

趙氏汧曰：「兩下相殺，不書；其書，譏不在相殺也。王孫蘇與召、毛爭政，使王札子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室復亂。陳哀公屬其嬖子于司徒招、公子過，而殺世子偃師，國幾亡，則譏不在相殺矣。」

內諱殺曰刺

<p>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p>	<p>成十六年乙酉，刺公子偃。</p>	<p>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雩。</p>	
-----------------------	---------------------	-----------------------	--

戍，刺之。

張氏洽曰：書之之

詳，所以見其辭之不

直而情之甚私。買之

死，實非其罪，不止于

專殺大夫而已。」

吳氏澂曰：「僂雖爲 程子曰：大告而肆

穆姜所指，然亦不過 之，其失可知。凡赦，

魯公使從已，未見姜 何嘗及得善人？諸

真有廢立之謀。而僂 葛亮治蜀，十年不赦，

實有今，將之心也， 審此爾。」

乃成公怒其弟而竟殺

之，亦甚矣。」

先母舅曰：『穀梁云：『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按：公實懼晉而

殺買，以不卒戍解於楚，安得謂買有罪乎？或又云：『刺不言罪。言罪，非其罪也；不言罪

者，刺得其罪也。』公之將行，穆姜指僂與鉏曰『是皆君也』以激公，使逐季、孟，而僂未嘗與

知，姜亦非真欲立僂，安得謂僂有罪乎？經兩書刺，皆殺無罪也。」

方氏苞曰：經書刺大夫，或言其故，或不言其故，皆舊史之文。蓋殺大夫，必錄其得

罪之由，史之常法也。然公子買見殺之故可言也，而公子僂見殺之故不可言也，故書辭異

焉。孔子不革而一因之，何也？僂之不言其故者，不可增也。於買而削其故，則刑之不中

與當日之邦交皆不可得而見矣。」

案：『春秋』書刺，殺所不當殺也；書肆大眚，赦所不當赦也，寬嚴俱失之矣。

執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孫氏復曰：「稱人以執，惡晉侯也。既非王命，又執不得其罪，故奪其爵。」	《彙纂》曰：「虞、虢之滅，晉人蓋修其祀而不以滅告也。不告滅，因不書滅。」
僖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孫氏覺曰：「宋襄非有德義服人，一會虐二君，以陵鑠諸夏，故書人以貶之。」	案：中國諸侯見執，惟滕子書名，諸儒皆謂惡遂失國也。案：滕此時未嘗失地。胡傳又謂：「滕未嘗與齊桓之盟，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故名以著其罪。」夫齊桓
成九年，晉人執鄭伯。	《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	劉氏敞曰：「楚人以賂求鄭，鄭伯會于楚，晉人怒。及鄭伯之朝，執之而伐其國。鄭人改立君以拒晉，然後歸鄭伯。非伯討也，故稱人以執。」
襄十九年，晉人執邾子。	《左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	劉氏敞曰：「晉執其君以劫其地。曷為不言以歸？舍之也。已得漵水田，故舍之。」
昭四年，楚人執徐子。	趙氏鵬飛曰：「楚虔將以諸侯伐吳，徐既聽于會矣，復疑徐子出于吳而執之。此豈伯討哉？故稱人以執。」	

	<p>會盟，大國如秦、晉，近國如薛、莒、杞、鄆，皆未嘗與，何獨一滕？諸侯罪之大者，如曹負芻殺太子自立，猶不書名，滕獨以區區之微罪而書名耶？劉公是曰：「執而名，不反之辭。滕子自此未嘗反國，如死而書名者。」然則近之矣。</p>
<p>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p> <p>許氏翰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p> <p>趙氏鵬飛曰：小邾，微國，必不敢犯宋。</p>	

宋執之非罪也，故書人。

已上執不言所歸者。

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宋人。	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哀四年，晉人執戊蠻子赤，歸于楚。
孫氏復曰：「不奪爵也。曹伯即楚，晉侯圖其君，非所以宗諸侯，故書晉人。」	孫氏復曰：「元咺故也。晉文助其臣而執其君，非所以宗諸侯，故書晉人。」	胡傳：「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厲公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春秋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左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孫氏復曰：「晉平湫梁之會方退，執莒子、邾子以歸，又不歸于京師，非所以宗諸侯也。」	《公羊傳》：「京師，楚也。」陳氏岳曰：「歸于京師，正也。今執而與楚，宜書如曹伯畀宋人之例。乃與歸于京師同文，是責晉以待京師者待楚也。」
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辭。」	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辭。」		李氏廉曰：「經書執諸侯十三，惟此書以歸；執大夫十四，惟意如書以歸。」	

此執而詳所歸者。

僖十九年己酉， 邾人執鄫子， 用之。	昭十一年冬十 有一月丁酉，楚 師滅蔡，執蔡世 子有以歸，用之。	高氏閔曰：「宋公使邾 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 社。」杜註：「不書宋 使邾，而以邾自用爲 文。南面之君，善惡 自專，不得託之于 他命。」	高氏閔曰：「諸侯終 則名。鄫子不名，史 佚之。」
		高氏閔曰：「經書鄫 子與蔡世子有皆曰用 之，而不書所用之迹， 蓋聖人所不忍言。」	師氏協曰：「詳書之， 所以著其暴也。」

此執而書用者。

李氏廉曰：「胡氏執諸侯例，執雖有罪而不歸京師，則稱人，宋執嬰齊是也。成九年晉人執鄭伯，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十九年晉人執邾子，可入此例。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若邾人執鄫子，晉侯執曹伯畀宋人，執戎蠻子歸于楚，宋人執小邾子，則暴惡之甚，不特以專與濫罪之矣。其楚子執宋公，見伐

例。楚人執徐子，戍狄肆威，天下大變，又非可與此例論也。

內大夫見執

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胡傳：「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	孫氏復曰：「沙隨之會，晉侯既不見公，今又聽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魯一不出師而晉再辱魯，其惡可知。」	胡傳：「晉不正季孫無君之罪，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是意在貨財，非伯討也，故稱人以執。」	《左傳》：「魯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婍如晉，晉人執之。」孔疏：「據傳說，則是魯有罪矣。而譏晉執者，凡諸侯有罪，當以師討之，不得執其使。」	

他國執他國大夫。



桓十一年九月， 宋人執鄭祭仲。	莊十七年春，齊 人執鄭詹。	僖四年，齊人執 陳轅濤塗。	襄二十六年，晉 人執衛甯喜。	定元年二月，晉 人執宋仲幾于 京師。
何氏休曰：「宋不稱公者，脅鄭之篡，首惡當誅，非伯討也。」	孫氏復曰：「稱人以執，惡桓也。詹不氏，未命也。桓十二月與鄭伯同盟于幽，而春執鄭詹，安用同盟？不稱行人者，會未歸而見執也。不言以歸者，秋鄭詹自齊逃來，以歸可知也。」	《公羊傳》：「桓公假道于陳而伐楚，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非伯討，故稱人以執。」	劉氏敞曰：「甯喜弑君，曷為稱人以執？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云爾，非伯討也。」	《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
陳氏傳良曰：「祭仲何以不名？命大夫也。祭，畿內邑。經書命大夫若單伯、原仲、女叔、祭仲，皆以畿內邑為氏而書字。陸氏《例》曰：『諸國大夫，王賜之畿內邑為號令，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于王大夫。』此《春秋》舊例。」		胡傳：「陳大夫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桓公失在于量淺而器不宏也。」	家氏鉉翁曰：「甯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也。」	家氏鉉翁曰：「不告王，不歸司寇，用伯討于天王之側，無王也。故不以城為王事，而略晉大夫之罪。」

已上執不稱行人。

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襄十八年夏，晉昭八年，楚人執衛行人人執衛行人北宮結。	定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黎。	定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左傳》：「諸侯復伐鄭，會于蕭魚，鄭人行成。使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	蘇氏轍曰：「十七年石買侵曹，取重丘。曹人訴之晉，晉人因其使而執之。買則有罪，而執之於其使，則非禮也。」	家氏鉉翁曰：「陳殺太子，罪在一招，行人何罪，而以為戮乎？蓋靈因陳亂以為利，殺人以行其詐也。」	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宋公使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縣上，獻楊楯六十。范獻子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杜註：「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占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執殺之，皆譏也。」		胡傳：「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出于列卿之私意，威福之柄下移。三家分晉始于此。」	劉氏敞曰：「衛侯欺其群臣以給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
		李氏廉曰：「此晉六卿內叛之始，亦宋叛	

伯之始。

已上執稱行人。

啖子曰：「凡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己執也。」

放

孔氏穎達曰：「放之與奔俱是去國，而情小異。《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

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一其大夫公孫獵于衛。

《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宵克。」

杜氏預曰：「公子驪之黨。」

高氏閔曰：「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衆人擅逐之也。」

《彙纂》曰：「河曲之戰，距今八年，晉始放胥甲父，蓋所謂待而後于吳，召亂之道也。」

厥後蔡亂以公孫氏，豈獵之黨歟？」

放者，故公羊以爲近正。乃胡氏非之，以爲不告于司寇而擅刑。夫周初千八百國，放流以下，其獄繁矣。若皆請于王，司寇之官可勝理乎？胥甲父，下軍之佐，既非命大夫，罪止于放，又非專殺，乃猶以不告于司寇罪之，是徒泥于尊王之義而不知其事之不可通也。然則書之奈何？曰：責其與趙穿同罪而獨見放也。盾庇族子而獨罪胥甲，皆政出私門，而桃園之刃兆于此矣。《春秋》之法，稱國以殺而不去其

官，爲罪累上，則稱國以放而不去其官，亦爲罪累上。蓋胥甲誠有罪而放之者，未足以服其心，則以累上之辭書以見義焉耳。

昭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先母舅曰：「此放他國之大夫也。放之，宥之也。殺偃師者，招、奐其黨也。楚討殺世子之罪，放其首惡而殺其黨，譏失刑也。先書滅陳，楚之志在滅陳而已矣。」

奔

閔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	張氏洽曰：季友既立，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甸人以伸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人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豈非邦憲之大失？
文八年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張氏洽曰：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廢君命而徒返，已為不赦之罪，況懷桑中之行而淫奔乎？文公容其復而奔，魯之無政刑也。
宣十八年冬十月，歸父還自晉，至筓，遂奔齊。	《左傳》：「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筓，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成十六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高氏閔曰：季孫得釋，將與公偕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
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杜氏預曰：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

汪氏克寬曰：慶父既縊，當書刺慶父以正討賊之法。今但書奔而不志其死，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矣。慶父之立後不異

汪氏克寬曰：「敖豈惟無王，實以無君。文公既不加奪命之譴于敖，又不遣他卿如

《彙纂》曰：「高氏閔謂當致命于殯，黃氏仲炎、汪氏克寬引箴尹克黃以律之，其說

公之時，至再辱國，又不能誅，而縱之奔，魯國無政可知也。

而據邑則涉于要君，想其人，持論有餘而守道不足。

<p>于叔牙，而公孫敖爲卿無以異于公孫茲，則魯人必納慶父之喪。經不書喪歸，與穆伯異者，豈非聖人以共仲弑逆，罪非敖比，而削其喪歸以絕之歟？</p>	<p>京師。經書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非獨著敖之惡，舉魯國君臣之罪，皆不逃聖筆之誅矣。」</p>	<p>非也。克黃使還之時，君尚在也。君在，則殺之者君也，安可逃乎？歸父則君已薨矣。君薨，則殺之者用事之臣也，何必輕身以死乎？《左氏》及胡傳皆以爲善之，允爲定論。」</p>
<p>《彙纂》曰：「季友內執魯政，外有齊援，視慶父之奔而不能討。胡傳以爲譏失賊者是也。若以難易遲速之幾爲季子解，則失討賊之義，非經旨。」</p>	<p>案：敖爲慶父之子，再世負大惡，而其子孫仍爲貴卿。又許其以喪歸，晏然若無是事者，自是人臣可以無惡不作矣。</p>	<p>案：趙東山謂：「大夫出奔，非其罪不書。歸父出奔何罪乎？然不量力而與強家爲難，名爲張公室，實欲專擅魯政，亦不得爲無罪。若果無罪，則當如季友奔陳之例矣。」</p>

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高氏閔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愍，不克，而以費叛，愍遂奔齊，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

案：愍亦不量力輕以君國為嘗試者，亦不得為無罪。

已上內大夫奔六。

趙氏汧曰：「慶父弑子般，成季奔陳不書；弑閔公，成季以僖公適邾不書。此大夫出奔，非其罪不書之例也。自慶父以下皆以罪書。」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	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杜氏預曰：「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于周，故特書出以罪之。」	范氏甯曰：「不言出，周無外。」	汪氏克寬曰：「尹氏世卿，秉政擅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著始
高氏閔曰：「逋逃之	見殺，瑕懼及禍而出	



臣，諸侯敢受之，書此  
而晉罪昭然矣

奔晉。瑕自比于逆亂，終黨惡而不悛也。書

之黨，固有罪矣。景曰奔楚，楚之罪亦

王使佞夫見殺，瑕又見矣。」

出奔，王獨無罪乎？

《春秋》書之，譏及

王也。」

趙氏汧曰：「以上書王卿士出奔者二。莊十六年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不書；宣十六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亦不書，以王命爲重也。至尊制命，爲紀法之宗。苟以王命復之，則奔者之有罪無罪，與復之之有援無援，皆不足深辨矣。周公楚以王命復之而不反，故書之也。書王子奔者二。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不書。蓋主謀者黑肩，既以天子討有罪不書，則子克出奔不書，以非其罪也。僭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景王殺佞夫，括、瑕廖奔晉，瑕廖蓋與括同謀者。殺佞夫既以非其罪書，則瑕書奔者，以佚賊也。僖十二年王以戌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其後又以狄師伐周。襄王復辟，卒討之。則其奔齊不書者，以能討也。王子朝之亂，王猛、敬王相繼播越五年，敬王反正而不能討其罪，則其奔楚亦以佚賊書也。」

襄二十年秋，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襄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冬，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傳》：「蔡公子變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怱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	《左傳》：「今案：書曰：『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于殺大夫甯喜之後，亦以罪鱄。何則？重于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之尤重，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獨無罪乎？」	《左傳》：「秦后子有寵于桓，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家氏鉉翁曰：「鍼之汰甚矣。書秦伯之弟，譏秦伯，亦貶鍼也。」	高氏閔曰：「靈王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爲右尹，力不能制，是以出奔。」
昭八年夏，陳公子留出奔鄭。	定十年秋，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定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妃生公子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	王氏葆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伉矣，故《春秋》以自奔爲文。」	黃氏仲炎曰：「宋公以私寵向魋之故，使其母弟、國卿群然奔	胡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	高氏閔曰：「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爲奔亡之臣，又使爲叛逆之臣。奔而入叛，叛

公子過。哀公有廢疾，招與過殺太子而立公子留。哀公縊，使干徵師赴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叛。蓋君不君，則臣不臣也。」

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于出弟，皆以罪宋公也。奔。《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

趙氏汧曰：「以上書公子出奔者十。案傳，隱三年宋公子馮奔鄭，莊八年齊公子小白奔莒，公子糾來奔，二十年陳公子完奔齊，僖五年晉公子重耳奔狄，十七年齊公子昭奔宋，襄十四年衛公子展奔齊之類，皆不書。雖來奔不書，以非其罪也。陳氏曰：『譏不在奔也。』昭二十

年楚太子建奔宋，陳氏曰『奔非其罪，雖太子不書』是也。然書奔者未必皆有罪，如蔡公子燮、陳公子黃，皆非有罪而書者。陳、蔡之人安于事楚，其臣有欲從中國者，雖公子、公弟不能保其身。然不奔他國而皆奔楚者，以其國終于事楚，猶冀可藉以歸耳。故悉書之，以見二國之習于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莫能正也。楚公子圍弑其君，有子于奔晉，亦非有罪而書者。圍弑君而以瘡疾赴諸侯，特書比奔，以明變也。衛鱄以下皆以罪書，事見于《傳》。惟衛討齊豹之亂，公子朝奔晉，有罪而不書者，衛人以朝故殺宣姜，諱不告也。」

僖二十八年夏， 衛元咺出奔晉。	文六年冬，晉狐 射姑出奔狄。	七年夏，晉先蔑 奔秦。	宣十年夏，齊崔 氏出奔衛。	成七年冬，衛孫 林父出奔晉。
<small>杜氏預曰：元咺雖 爲叔武訟訴，失君臣 之節，故無賢文。書 其名</small>	<small>家氏鉉翁曰：射姑 以私怨殺一大夫，其 罪固當誅。而處父以 私意黨趙氏，使盾由 是專政，其末流遂有 弑君之事。然則處父 固當言，言而以私，乃 其罪也。」</small>	<small>《穀梁》：「不言出，在 外也。」</small>	<small>胡傳：「許翰以謂：「 崔杼出而能反，反而 能弑者，以其宗強，于 此舉氏辨之早也。」其 說得矣。」</small>	<small>趙氏鵬飛曰：「孫氏 專衛自良夫始。良夫 見經六，專盟者，專 兵者四，會盟征伐既 一出其手。延及其 子，定公不忍其橫，不 能無憾于心，乃未及 加譴，而林父遽訴于 大國，以內抗其君。 其後卒自晉入衛，遂 逐其君，入于戚以叛。 聖人始終著之，其罪 固無所逃矣。而魯佑 叛臣以亂人國，（春 秋尤責晉也。」</small>
成十五年秋，宋 華元出奔晉。	宋魚石出奔楚。	成十七年秋，齊 高無咎出奔莒。	襄六年夏，宋華 弱來奔。	襄十七年秋，宋 華臣出奔陳。
<small>王氏錫爵曰：「魚石</small>				

<p>蘇氏轍曰：「華元之奔晉也，未至而復。其書曰『華元出奔晉』，且書『自晉歸于宋』，何也？元將討山而知力之不能，故奔。奔而國人許之討，故歸。書之，以見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于出奔，則不能討山矣。」</p>	<p>之自止元于河上也，畏其挾晉援以討，而桓氏皆無祀于宋也。其既許元討山，而終不免于去也，為與山有親而嘗同惡，恐見及也。但所奔在楚，而宋天下要樞，正楚所欲爭，卒致助魚石入彭城，釀成他日之大禍，則魚石之罪大矣。</p>	<p>《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謫之。夫人怒，訴于靈公。曰：『高、鮑將不利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p>	<p>《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來奔。</p>	<p>高氏閔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違不適讎國。陳乃宋讎而奔焉，尤可誅也。」</p>
<p>襄二十一年秋，</p>	<p>襄二十三年夏，</p>	<p>襄二十四年冬，</p>	<p>襄二十八年夏，</p>	<p>冬，齊慶封來奔。</p>
<p>晉欒盈出奔楚。</p>	<p>邾畀我來奔。</p>	<p>陳鍼宜咎出奔楚。</p>	<p>衛石惡出奔晉。</p>	<p>王氏貫道曰：「崔杼弑君，慶封與之為比，乃乘其家亂而滅之以</p>
<p>劉氏敞曰：「不以范句逐之為文，而以盈來奔」，惡納也。惡向</p>	<p>孫氏復曰：「書『畀我來奔』，惡納也。惡向</p>	<p>《左傳》：「陳人復討</p>	<p>《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p>	<p>乃乘其家亂而滅之以</p>

<p>之自出爲文、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句不得逐矣。句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春秋》所以大正其本也。</p>	<p>受邾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p>	<p>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p>	<p>當國，欲不亡，得乎？魯敢受亂，是召亂也。</p>	
<p>襄二十九年秋，齊高止出奔北燕。</p>	<p>襄三十年秋，鄭良霄出奔許。</p>	<p>昭六年夏，宋華合比出奔衛。</p>	<p>昭十年夏，齊樂施來奔。</p>	<p>昭十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p>
<p>左傳：「齊公孫蠆、公孫濫放高止于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p>	<p>張氏洽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所爲有喪家亡身之道。雖微黑，亦必不免。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p>	<p>《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p>	<p>蘇氏轍曰：「齊樂施、高彊皆嗜酒而惡陳、鮑。陳、鮑及其醉而攻之，不勝，遂來奔。高彊不書，非卿也。」</p>	<p>胡傳：「朝吳，蔡之忠臣，能復蔡。棄疾以其忠于所事而信之，使居舊國，則曷爲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然朝吳不能以忠信自任，杜讒諂之謀，而信費無極欲爲之請之言，卒至爲蔡人所逐，不智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也。」</p>

昭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昭二十七年冬，邾快來奔。	定四年冬，楚囊瓦出奔鄭。	定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
<small>汪氏克寬曰：「春秋書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皆先書叛。此不書叛，非叛也。得罪待放，君無赦命，是以自其所食之邑而出奔也。」</small>	<small>家氏鉉翁曰：「書卿同日而奔，不惟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耳。」</small>	<small>家氏鉉翁曰：「邾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快，邾之賤者，不足錄。春秋所以錄之，無所遺者，誅季氏之無君也。」</small>	<small>胡傳：「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其矣，故記其出奔。」</small>	<small>季氏本曰：「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離心，君臣迹睽，故聞子明譖大心而逐之。而大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安保其不爲亂哉？」</small>
<small>高氏攀龍曰：「此必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也。其曰公孫，賢之，言其專乎鄭而不以鄭叛，賢于臧武仲遠矣。」</small>				
定十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small>家氏鉉翁曰：「人臣」</small>	夏，衛北宮結來奔。	秋，衛公孟彊出奔鄭。	哀四年春，蔡公孫辰出奔吳。

<p>《左傳》：「公叔戍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存，衛侯遂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p>	<p>必先自正其身，而後可格君心之非而措之于善。今戍情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春秋》書「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從始。」</p>	<p>《左傳》：「公叔戍之故也。」</p>	<p>高氏閔曰：「比年志公孟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爲蒯聵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道也。」</p>	<p>陳氏傅良曰：「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弑可知矣。」</p>
---	--	-----------------------	--	--

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哀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

冬，衛世叔齊出奔宋。

許氏翰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出奔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

家氏鉉翁曰：「國、高受託孤之寄，景公葬，甫歷時而亂作，又不能以死奉荼，曾荀息之不若。名而奔之，之戒。」

《左傳》：「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

許氏翰曰：「《春秋》書之，所以爲人臣附上刻下、托公營私者之戒。」

《左傳》：「太叔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實于墜，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



所以誅也。」

之軒以獻。恥是者，故出。」

高氏閌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至其季年，何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趙氏汾曰：「以上外大夫書出奔者二十有三，非以罪出，則彊家之相傾者也。蓋自元咺而後，大夫益專，其出入必有關於一國之故。惟鄭厲公反國討與于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闕，而公父定叔出奔衛，不書。《春秋》不與鄭突，削其復歸之文，故見殺與出奔者皆不復書。鄭文公惡高克，使宿師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克奔陳。《春秋》特書鄭棄其師，譏文公不君，而高克之奔不足書矣。故自僖以前，外大夫無以出奔書者，政不在大夫也。」

莊十二年冬十一昭二十六年冬一昭二十二年春，月，宋萬出一十月，尹氏、召一宋華亥、向寧、奔陳。

伯、毛伯以王子一華定自宋南里

朝奔楚。

出奔楚。

趙氏汧曰：「以上書篡弑出奔者二，書叛臣出奔者一。雖卒討之不書，雖討以諸侯之師不書。宋請南宮萬于陳，醢之；定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皆不書者，蔽罪于所奔之國也。亂臣賊子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其誰可受？凡諸侯爲逋逃淵藪者，皆有所利焉，而罪莫甚于黨惡逆。故經于篡弑者出奔，雖卒殺之不書，蔽罪于受之之國也。昭二十一年《傳》：『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春秋》削之不書者，以四國之師救宋，而懼楚不能一戰，乃出叛者以說之，其事不足書也。」

文八年冬，宋司一十四年秋，宋子

城來奔。

一哀來奔。

趙氏汧曰：「以上外大夫書奔不名者一。宋人將弑昭公而殺其司馬，故司城與高哀皆來奔。非見出于君，故一書其官，一書其字而不名。」

莊元年冬十月， 王使榮叔來錫 桓公命。	文元年夏四月， 天王使毛伯來 錫公命。	成八年秋七月， 天子使召伯來 錫公命。
---------------------------	---------------------------	---------------------------

張氏洽曰：「莊公主 王姬之昏，故王寵嘉 其父。桓公已終而遣 使錫之策命，若昭七 年王使成簡公追命衛 侯之比也。桓弑隱， 王法之所必誅，王不 能討，又寵以錫命，故 特去『天』而止書王。」	胡傳：「諸侯終喪人 見則有錫，歲時來朝 則有錫，能敵王所懷 則有錫。今文公繼 世，喪制未畢，非初見 繼朝而獻功也，何爲 來錫命乎？穀梁子 曰：『禮，有受命，無 來錫命。來錫命，非 正也。』」	胡傳：「成公即位，服 喪已畢而不入見，既 更五服一朝之歲而不 如京師，又未嘗敵王 所懷而有功，何爲來 錫命乎？志天子之 僭賞也。」
--	--	---

案：以上書錫命三，皆志天王之僭賞也。最失禮者，莫如虢公命曲沃武公爲晉侯，綱紀從此大壞。其餘如成簡公追命衛襄公，劉定公之賜齊靈公命，皆僭賞之尤者，然《春秋》例皆不書。他如賜齊桓公、晉文公，其有功者亦不書，所以詳內而略外也。

春秋刑賞表卷十三終

## 春秋田賦軍旅表叙

周制授田以井，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耕之，歲貢其入于上，餘私田得以自食，所謂「助而不稅」。其賦兵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大率以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以次更調。此周制田賦、軍旅之大略也。

自宣十五年初稅畝而田制始壞，私田始有征矣。成元年作丘甲而兵制始壞，每丘出一甲士，一甸之中凡出四甲士矣。其始不過欲加賦以足用，益兵以備敵，至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一，二子各一，

皆盡征之而獻于公。自是公室徒擁虛器于上，向之增賦爲三家增之爾，公室不得而有也；向之益兵爲三家益之爾，公室不得而役也。

嗚呼！自古奸臣竊國，必使怨歸于上而恩出于己，而後民歸之如流水。晉僖公之世，《碩鼠》興歌，而曲沃得以支子奪宗矣。齊景公之世，踊貴屨賤，而陳氏得以厚施竊國矣。魯自稅畝丘甲之興，民困征斂，戰爭不已，三子曰爲君虐用其民，至四分公室以後，必更示寬大，以苛虐之制歸于上，以縱舍之實出于己。民當其時，如脫桎梏而就父母，誰肯爲公家盡力死鬪，與季氏爲難哉？乾侯之役，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范獻子曰：「季氏甚得其民。其明證也。迨至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向之丘甲以益兵者，增一兵，適增一敵

爾；貨子猶粟五千庾，向之稅畝以加賦者，增一賦，適爲季氏蓄一資爾。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嗚呼，誰知聚斂卽盜臣之藉手哉！輯《春秋田賦軍旅表》第十四。

春秋田賦軍旅表卷之十四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同里受業嵇城汝器參

宣十五年，初 稅畝。	成元年，作丘 甲。	襄十一年，作 三軍。	昭五年，舍中 軍。	哀十二年，用 田賦。
《左傳》：「非禮也。 穀出不過藉。」 《公羊》：「譏始履畝 而稅也。古者什一 而藉。」 《穀梁》：「古者什一， 藉而不稅。」 《彙纂》曰：「《公》、 《穀》二傳皆以爲稅而 取，但廢古之助法	杜註：「周制，長轂一 乘，戎馬四匹，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此甸所賦。 今魯使丘出之，譏 重斂。」 劉氏敞曰：「丘者，十 六井爾，甸乃六十四 井。使丘供甸賦，是 加四倍之斂，魯亦必	《左傳》：「季武子將 作三軍，告叔孫穆子 曰：『請爲三軍，各征 其軍。』乃盟諸僖闕， 詛諸丘父之衢。三分 公室而各有其。三 子各毀其乘。季氏使 其乘之人，以其役邑 人者無征，不人者倍 征。孟氏使半爲臣，	《左傳》：「初作中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 一。季氏盡征之，叔 孫氏臣其子弟，孟氏 取其半焉。及其舍之 也，四分公室，季氏擇 二，二子各一，皆盡征 之，而貢于公。」 《正義》曰：「前此十 二分其國民，三家得	《左傳》：「季孫欲以 田賦，使冉有訪諸仲 尼。仲尼不對。而私 于冉有曰：『君子之 行也，施取其厚，事舉 其中，斂從其薄。如 是則以丘亦足矣。若 不度于禮，而貪冒無 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

爾。杜氏預以爲既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什之一則爲什而取二。胡傳主《公》、《穀》，而朱子從杜氏，姑並存之。」

不爲也。」  
孫氏覺曰：「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  
胡傳：「益兵也，爲齊難，益兵備敵，重困農民。作丘甲者，每丘出一甲士，一甸之中凡出四甲士也。周制，一乘七十五人。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魯每乘增一甲士，亦未可知。其實不過增三之一耳。先儒以爲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  
《正義》曰：「三家所得，各以父子兄弟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其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蓋分國民爲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  
方氏苞曰：「魯舊二軍，室之戰，四卿並將，蓋主帥與其佐也。作三軍，乃季孫自爲一軍，叔、孟共爲一軍，公徒爲中軍。惟公徒爲中軍，故後復毀之，而三家共分其

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卑矣。今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隨時獻公。自是公室無一民，有貢而已。」  
方氏苞曰：「蓋公徒爲中軍，故毀之，而盡入于三家也。昭公不忍季氏之訴，季氏必微窺之，故舍中軍，使無尺土一民，雖懷憤而不能逞也。四分公室，二子各一，而共爲一軍，力常不足。季氏得二，則沛乎有餘，故後此二家亦爲役屬而不能抗也。」  
又曰：「魯三家所以

杜註：「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呂氏大圭曰：「陳君舉謂『以丘賦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田賦之者，家出一人以爲兵。然古者甸出革車一乘，是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今受田者皆出，人爲兵，比古七倍，恐不至如此。賈逵以爲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今使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賦，是多于常賦十六倍，

程氏端學曰：「若使民也。以傳考之，十丘供甸賦，經當云『丘乘』，不當云『丘甲』矣。」

二分魯國之衆，季氏取其四，孟氏取四之一，叔孫氏取四之二。如此，則叔、孟豈能各備一軍？而公徒之五豈肯聽其不從征役乎？」

不爲齊田氏、晉六卿于理亦未宜然。

者，以中軍既毀，尺地民皆歸三家，君特爲丘賦之法，因其田

寄焉，以爲無害而姑財，通出馬一匹、牛三

舍之。晉地大，分之頭。今欲別其田及家

猶爲強國，魯地小，財各爲一賦，則是丘

若三家各爲一國，則出馬二匹、牛六頭也。

不足以禦四鄰，恐大然杜氏于作丘甲條內

國借以爲討而并兼已曰『丘出甸賦』，是

之，故留其君以爲贅一丘十六井已出馬四

旒。而朝會帥師，危匹、牛十二頭矣，安得

苦困辱之地，皆使君復以爲出馬一匹、牛

往，蓋魯君轉供大夫三頭乎？此前後自

之職也。」相戾也。況家財有無

又曰：「哀公時，公數難均，何得別之？斯

帥師，蓋三家之兵使不如胡氏用《國語》孔

公將之，事畢則各反子對冉有之言，大率

其所隸。猶魯盛時，以爲田主出粟，而賦

公宰之兵使大夫將，則取于商賈之里廛，

而事畢仍歸于公耳。今魯以商賈所當出



之賦，而令農民出之，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租，里出賦，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也。」緣此，賦止里廛出之，而今賦于田上，故譏之耳。然則《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其止出一乘之人歟？觀傳所載，多臨事而始授以甲，授以車，則知馬牛車乘決非丘甸所出也。胡氏說近之，陳氏非是。」

附錄列國

桓五年，鄭偏伍。	《左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杜註：「《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	按：傳言兵車之制始此。
僖十五年，晉州兵。	《左傳》：「晉于是乎作州兵。」	杜註：「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大夫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
宣十二年，楚乘廣。	《左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杜註：「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乘副。」	《正義》曰：「二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有二十五人之兩。其實
成七年，吳乘車射御。	《左傳》：「申公巫臣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	杜註：「《司馬法》：『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車九乘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昭元年，晉毀車崇卒。	《左傳》：「晉荀吳敗群狄于太原，崇卒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正義》曰：「五陳即兩，

昭四年，鄭丘賦。	哀十七年，越句卒。	<p>耳，所謂征繕者是也。後日晉三軍皆立將佐，本諸此。</p> <p>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p> <p>案：周制，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十五乘已有兵一千一百二十五人。今楚乘廣之法，復有卒百人，兩二十五人，是于周制之外復增出一百二十五人為乘車之副也。合二廣，凡得二千五百人矣。</p>
<p>《左傳》：「鄭子產作丘賦。」</p> <p>杜註：「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卒，使役或左或右鼓</p>	<p>左傳：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役或左或右鼓</p>	<p>二十五人適吳也。『舍偏』，謂舍一偏之車九乘。『兩之一』，又舍二十五人。凡舍九乘車二十五人與吳矣。」蘇氏曰：「舍九乘車，以六乘車還。按：此則巫臣將大偏至吳，留一小偏令吳習車戰。」</p>
		<p>伍、專、參、偏是也。相離者，布置使相遠也。《司馬法》云：『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彼皆準車數多少為名。此去車用卒而亦有此名者，則不以車數為別也。按：此易車戰為步卒之始。</p>

魯之田賦

《正義》曰：「春秋之

世，兵革數興，鄭在

晉、楚之間，尤當其

劇。故子產于常賦

牛、馬之外別賦其田，

如魯之田賦，蓋欲別

其田及家財，各為一

賦。今丘賦與彼同，

蓋賦斂家資，使出生

馬，又別賦其田，使之

出粟，若今輸租，更出

馬一匹、牛三頭。是

一丘出兩丘之稅也。

《周禮》有夫征、家征，

此蓋兼而有之。

按：此亦嫌太重，子

產當日未必遽如此。

詳見前李氏辨中。

操而進，吳帥分以禦

之。越子以三軍潛

涉，當吳中軍而鼓之，

吳師大亂，遂敗之。」

杜註：句卒，鉤伍相

著，別為左右屯。左

右句卒為聲勢，以分

吳軍，而二軍精卒并

力擊其中軍，故

得勝。」

按：句卒是于三軍之

外別為左右偏師，以

亂其耳目而分其兵

力，使敵不虞三軍之

搗其中堅，此所謂奇

兵也。

## 丘甲田賦論

《春秋》成元年「作丘甲」，哀十二年「用田賦」，杜氏兩註馬、牛之數，前後自相違戾，具見李氏廉辨論中。李氏特取文定之說，曰：作丘甲者，每丘出一甲士，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杜氏以爲丘出甸賦加四倍者，非是。用田賦者，往時田主出粟，而賦則取于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于田上征之，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杜氏以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者，非是。因謂《司馬法》所云甸出一乘者，其實止出一乘之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丘甸所出。卓哉斯論！可破千古之惑。而後儒往往不之信者，則

以《周禮·小司徒》及《鄉師》、《遂師》俱有「六畜車輦」、「旗鼓兵器帥而至」之文，疑此言與《周禮》相悖。

余謂《周禮》出于王莽時，好爲繁重碎密之制，特傳會《司馬法》以瞽當世之愚民，非周制之本然也。夫信《周禮》不若信《左傳》，信《左傳》尤不若信《詩》、《書》。《詩》、《書》非出于一人之手，學者可因文思義，以想見當時之制度，非若《周禮》勒成一書，有所增飾，故至今猶可考而知也。嘗考《左氏傳》，鄭莊之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闕與潁考叔爭車；晉惠公禦秦師，乘小駟，鄭人也，則車馬皆出自上可知矣。衛懿公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鄭子產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師子焉以伐隨，則甲仗兵器皆出自上可知矣。夫以六十四井之地需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則必廬井溝洫之

外別有牧地，主伯亞旅而外別有圉人，築場納稼之餘別煩芻芻。且或秣飼不以時，或致臨事倒斃，不大敗乃公事乎！不特此也，果其馬牛車輦皆出民間，公家可以不煩畜馬，而《衛風》有「駉牝三千」，《魯頌》有「駉牝牡馬」，豈反不以備戰陣而止以供遊觀乎？不特此也，馬牛車輦皆民自具則必怨，行役者兼述其供馬賦車之苦，勞歸土者并慰其車煩馬殆之勤，而《東山》止言「制彼裳衣，勿士行枚」，《何草不黃》之詩止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但曰民勞耳，未嘗一言及車馬也。且其制當自周初已定，武王勝商克紂，當云歸馬于民間，還牛于卒伍可矣，何云「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且即《周禮》一書，亦自相矛盾。既云馬、牛供于丘甸矣，而《大司馬》按人之職復

云掌王之六馬十二閑，又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大司徒·牛人》又云「軍旅供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與《左傳》授甲授兵正相類。可見《周禮》一書有真有偽，所貴好學深思之士旁通經傳，參互而別擇之，勿徒泥于先儒之成說，庶乎考諸三王而不謬也。謹因文定與李氏之說爲衡定之，曰初稅畝，加賦也；作丘甲，益兵也；用田賦，備車馬也。春秋當日之情事瞭然若睹，而諸儒之說亦有所折衷矣。

春秋田賦軍旅表卷之十四終

# 春秋吉禮表叙

昔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其日有三：曰郊，曰禘，曰大雩。而望亦郊之屬，因郊遂以有望。凡郊禘及宗廟之樂用八佾之舞，然亦有差別，魯無日至之郊，殺于天子，四望闕其一；雩惟建巳之月，大雩帝用盛樂，其餘因旱而雩，則禱于國內之山川而已。八佾惟用于文王、周公之廟，自魯公且不得與，況其下之群公乎！

至春秋之世，其僭益甚。或僭用日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是也。雩凡二十有一，皆書，大凡旱暵之祭皆僭用雩上帝之盛樂矣。閔公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僖公用禘

禮以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始夷于常祀之禮。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明八佾前此之皆用，群公之廟之無不用也。

嗚呼！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是謂上僭。上僭自魯公以後，世世行之，孔子身為魯臣子而不忍言也。以諸侯用天子之禮，而旋為大夫所竊，是為下陵。下陵自宣、成之世始之，孔子心憂其漸而不能以救也，不得已從其甚者書之。郊以龜違書，牛害書，非時大不敬書，大雩以旱書，禘以別立廟與致小君書。《易》曰：「履霜，堅冰至。」是故書郊自僖三十一年始，三桓之禍由僖基之也。雩一見于桓，再見于僖、成，五見于襄，而七見于昭。桓公為三桓所自出，至僖公而兆其毒，成、襄而養其癰，至昭公則潰矣。

孔子立定、哀之世，目擊禍敗，追原本

始，書之重，辭之複，繁而不殺，君有短垣而自踰之，何有于大夫？曰猶繹，曰猶三望，曰猶朝于廟，一爲幸之，一爲惜之，低徊之辭，深于痛哭焉。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嗚呼！此孔子當日作《春秋》之發凡起例也。輯《春秋吉禮表》第十五。



## 春秋吉禮表卷十五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安東程雲龍錦江參

### 郊

吳氏澂曰：「經書郊者九，龜違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蓋魯郊雖僭，行之已久，視爲常事，故不悉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于常而後書。」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四望闕其一，降殺于天子。成王所賜，伯禽所受，蓋爲祈穀之郊，在啟蟄之月。魯以諸侯而郊，已爲非禮，其末流之失，抑又

甚焉。或僭用日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是也。或踰啟蟄之節，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十一年及定、哀之改卜，皆以四月、五月。又其甚者，成十七年之書九月用郊是也。夫魯之郊久矣，隱、桓、莊、閔不書，先儒謂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其變異而書，不及時則書，過時則書，卜郊不從則書，四卜、五卜以瀆書，用郊以廢卜書，郊牛傷、鰥鼠食郊牛以紀異書，不郊猶三望以可已不已書。若宣三年王喪而卜郊，哀元年先公未小祥而郊，忘哀從吉，違禮褻天，則又比事觀之，而惡自見矣。」

僖三十一年夏 宣三年春王正月 成七年春王正月 成十年夏四月 成十七年九月

四月，四卜郊，月，郊牛之口，月，鵠鼠食郊牛，五卜郊，不從，辛丑，用郊。

不從，乃免牲。傷，改卜牛。牛角，改卜牛。鵠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

公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止于三。」

汪氏克寬曰：「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而《明堂位》註，疏以孟春為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又以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誤也。」

戴氏溪曰：「魯之僭郊自僖公始，其說可信。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

家氏鉉翁曰：「魯宣公幼弱，三桓擅政，鵠鼠食郊牛角，天示譴也。不知變懼而又食其角，天譴深矣。」

程氏端學曰：「時成公幼弱，三桓擅政，鵠鼠食郊牛角，天示譴也。不知變懼而又食其角，天譴深矣。」

劉向曰：「鼠，小蟲，性盜竊，鵠又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鵠鼠食至尊之牛角，季氏執國命以傷君威之象。」

范氏甯曰：「郊時極于三月。」

吳氏澂曰：「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

趙氏鵬飛曰：「成公七年，十年蓋嘗卜之不從，而遂不郊。今懼卜而不從，故不復卜而直用之。書曰：『用郊』，蓋前乎此未嘗用也。至定、哀之郊，則不復書『用』。」

吳氏澂曰：「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

<p>也。然而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間有之。至定之終、哀之始，則習玩已久，雖天災亦不知所畏矣。」</p>		<p>汪氏克寬曰：「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間有吳、曹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以不郊起之也。」</p>		
<p>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p>	<p>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p>	<p>定十五年，饾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p>	<p>哀元年，饾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p>	
<p>《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p>	<p>高氏閔曰：「魯本不當郊，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也，乃卜不從故耳。」</p>	<p>公羊：「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p>	<p>汪氏克寬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釋凶服而從吉，則為不孝于親，矧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藏事，則為不敬于天。」</p>	
<p>汪氏克寬曰：「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為合禮而亦書之者，蓋四月則為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書之以譏其非時，非譏其瀆卜也。」</p>	<p>汪氏克寬曰：「僖三十一年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不郊。可知此云不郊，則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p>	<p>范氏甯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至死。」</p>	<p>黃氏震曰：「郊牛死傷，廢郊可也，而改卜牛，是違天也。」</p>	<p>高氏閔曰：「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p>

## 禘

案：杜氏以審諦昭穆謂之禘，合食群廟謂之祫。祫即禘，禘即祫，一祭而有一名也。故閔二年，僖八年之書禘，禘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穀》皆以爲祫，祫即禘也，故杜氏亦以大事爲禘。宣八年有事于太廟，亦禘也，故孔氏《正義》亦謂之禘。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明稱禘于武公；定八年從祀先公，《傳》明稱禘于僖公；又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傳文灼灼可據，故無論經書大事、有事，皆祫，即皆禘也。自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謂禘專祭始祖與始祖之所自出，不兼群廟，而以毀廟與未毀廟之主合食太廟，謂之大祫，單就七廟合食謂之時祫。夫后稷之所自出何？人謂嚳也。殊不知帝嚳原非

稷、契之父。歷考《詩》、《書》及孔、孟之文，無一言及帝嚳者。《大雅》之《生民》、《商頌》之《長發》、《魯頌》之《閟宮》止及姜嫄、玄鳥，無一言及稷、契之父爲何人者。乃史公因《世本》之妄說，謂稷、契與帝堯爲親兄弟。果爾，則堯在位七十載，何不聞舉其親兄而必待舜舉之乎？孔子又何說「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乎？《世本》創其說于前，而《國語》、《史記》與《戴記》從而附會于後，千年鉅典看破，竟屬子虛。故謂禘爲祭始祖之所自出者，趙伯循不知何所本。歷考三傳及三傳之註、疏，杜、孔、鄭、賈、服諸儒未之有也。世特以朱子大儒，既從其說，不敢違異，遂成鐵案。後儒遂以經書大事爲祫祭，有事爲時祭，于禘無與，不知其實皆禘也，故今斷從《左傳》及杜氏之說。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速也。」

《公羊》：「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

何氏休曰：「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太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

劉氏敞曰：「禘非禮也，吉禘亦非禮也，于莊公亦非禮也。」

張氏洽曰：「此蓋出于哀姜，慶父樂哀謀篡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傳》：「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

杜氏預曰：「禘，三年大祭之名。致者，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審定而列之昭穆。哀姜淫而與弑，薨又不于寢，僖公疑其禮，故死已八年，遲迴歷三禘之久，至是果行之。」

嫌異常，故書。

案：哀姜與弑二君而入周公之廟，其失禮不待言。此條三傳及諸儒其說不一，或以為成風，或以為魯姜，今斷從左氏。詳見傳異同表。

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左傳》：「書，不時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正義》曰：「此諸侯之禮。尸柩已遠，孝子求索，不知所在，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祀于寢，不同之于宗廟。至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于是乃大祭，以審定昭穆，謂之禘。」又曰：「諸侯五月而葬，葬日而虞，間日一虞，凡七虞，明日而為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左傳》：「逆祀也。」杜氏預曰：「大事，禘也。」

《正義》曰：「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及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並稱禘，則知此大事，有事于太廟皆禘也。」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正義》曰：「有事，謂禘祭也。《釋例》以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則知此言有事亦是禘也，不言禘而略言有事者，以禘祭得常不書，為下繹祭，故書耳。」

先母舅曰：「僖公薨十有五月而作主，猶未祔廟，緩也；喪未大祥，而遽大事于太廟，亟也。何為緩于祔祭而亟于禘祭也？蓋孫祔于祖，僖公當祔桓公之廟，而閔公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正義》曰：「有事，謂禘祭也。《釋例》以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則知此言有事亦是禘也，不言禘而略言有事者，以禘祭得常不書，為下繹祭，故書耳。」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p>而為祔祭，始作木主以依神，特用喪禮祀于寢。其四時常祭禴祀烝嘗及三年喪畢而為禘祭，並行之于廟。禮當如是。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祔而作主更在卒哭之明日，通計不過半月耳。今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木主，是太緩，故曰非禮也。」</p>	<p>之人，桓廟已遷，兄弟同昭穆，則僖、閔同穆之南廟，而僖公當祔閔公之廟矣。文公所以緩于祔祭者，正為不欲以僖公居閔公之下。夏父弗忌特窺其意而為之說，文公既得其說，故二月甫作主，八月遂大祫，升僖于閔，急急為之，不待喪畢。《春秋》據事直書，而其情見矣。」</p>	
<p>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p> <p>《左傳》：「春，將禘于襄公，萬者一人，其衆萬。」</p>	<p>昭二十五年春，禘于襄公。經不書。</p> <p>《左傳》：「將禘于襄公，萬者一人，其衆萬。」</p>	<p>定八年冬，從祀先公。</p> <p>《左傳》：「陽虎欲去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p>		

① 「辛卯」，原誤作「辛巳」，今據《春秋左傳正義》改。

<p>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喪氛也，其在泣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蒞事，籥人而卒。去樂，卒事，禮也。」</p>	<p>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杜氏預曰：「蓋襄公別立廟。」</p>	<p>杜氏預曰：「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故通祀而祈焉。不于太廟者，懼于僖神，故特于僖廟行順祀。」</p>
<p>《正義》曰：「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皆書禘此不言禘而略言有事者，不爲禘祭而書，爲下叔弓卒書也。武公廟毀已久，成六年復立之，魯遂以爲不毀之廟，故禘于其宮，不于太廟，亦非常也。」</p>		<p>《正義》曰：「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禘于太廟，禮之常也。各以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今爲順祀而禘于僖公，則是并取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故須用禘禮，不于太廟而于僖廟者，以將退僖升閔，懼于僖公之神，故就僖」</p>

廟行之，從上世之主  
就食僖廟，此陽虎亂  
臣所爲，非正也

大 雩

汪氏克寬曰：「經書雩二十。」《左氏》于桓五年云『書，不時也』；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年再雩，則曰『旱甚』。餘年無傳。首言『不時』，而後皆言『旱』，互文見義，皆以旱而皆不時也。然《春秋》實以旱書而併著其僭耳。」

吳氏澂曰：「魯之雩祀僭上禮，特書曰『大雩』，以表其異于諸侯祭山川之雩也。《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故經無書六月雩者，蓋得禮則不書。」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八	僖十三年秋九	成三年秋，大雩。	成七年冬，大雩。
孫氏復曰：「雩者，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其常也。建午、建申之月，非常，則書。」	月，大雩。	月，大雩。	雩，帝用盛樂，時祭	劉氏敞曰：「《穀梁》曰『冬無爲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得
趙氏鵬飛曰：雩有	吳氏澂曰：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			



<p>程子曰：「成王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雪。」          大雪，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特雩于境内之山川耳，大雪，僭也。然其來已久，不能悉書，故因其非時則書之。」</p>	<p>也；《周禮》司巫「國有大旱，則帥巫舞雩」，旱祭也。</p>			<p>不雩乎？」</p>
<p>襄五年秋，大雪。          《左傳》：「旱也。」          高氏閔曰：「因旱祭，志僭也。」</p>	<p>襄八年秋九月，大雪。          《左傳》：「旱也。」</p>	<p>襄十六年秋，大雪。          案：是年五月地震，齊連伐北鄙，又因旱而雩，國勢亦孔棘矣。</p>	<p>襄十七年九月，大雪。          案：雩爲旱祭，連歲大雪，則連歲旱可知矣。</p>	<p>襄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雪。          《左傳》：「旱也。」          高氏閔曰：「是歲，春無冰而秋旱，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不亦悖乎！」</p>
<p>昭三年八月，大雪。          《左傳》：「旱也。」</p>	<p>昭六年秋九月，大雪。          《左傳》：「旱也。」</p>	<p>昭八年秋，大雪。          案：是年秋，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p>	<p>昭十六年九月，大雪。          《左傳》：「旱也。」</p>	<p>昭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雪。          《左傳》：「旱也。」</p>

<p>汪氏克寬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七焉，亦可見災變之數見矣。是年，既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昭公略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于難。吁，可嘆哉！」</p>		<p>車千乘。非時而耀兵，傾國以從蒐狩，而是時方憂旱，連書之以志三家之橫。</p>		
<p>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p>	<p>定元年九月，大雩。</p>	<p>定七年秋，大雩。</p>	<p>九月，大雩。</p>	<p>定十二年秋，大雩。</p>
<p>薛氏季宣曰：「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p>	<p>案：是時陽虎專政，雩祭之禮并非三家為之矣。</p>	<p>薛氏季宣曰：「秋而兩大雩，僭瀆之甚也。」</p>	<p>案：是時孔子為政，而經之書雩亦止于此。</p>	
<p>左傳：「書再雩，旱甚也。」</p>	<p>汪氏克寬曰：「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災之甚而變之大者也。昭不自省而有陽州之孫，定又不知儆而有寶玉之竊。世</p>			
<p>高氏閔曰：「因一月再雩，而忘其僭且數也。」</p>				

卿之逆，陪臣之橫，其致一也。故比事書之，以爲後鑒。

常 祀

汪氏克寬曰：「四時常祀，惟桓公之經書烝嘗。蓋再烝之瀆與未易災之餘而嘗，皆失禮之大者。況冬烝而以夏五月行之，西月嘗而以未月行之，或太過，或不及，皆失時之甚，故書之以示貶。」

桓八年春正月	夏五月丁丑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己卯，烝。	烝。	
《公羊》：「烝者何？冬祭也。常祀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	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黷禮甚矣。」	穀梁以爲災之餘而嘗也，志不敬也。
杜氏預曰：「此非爲過時而書，爲下復烝見瀆書也。」		張氏洽曰：「壬申有御廩災之變，宜遇災而懼，未可有事于祖。

考。況祭祀用夏時，此八月乃夏之六月，未當時祭，何爲汲汲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其苟簡滅裂概可見矣。《春秋》書之，以責其不時且不敬也。

不告朔

杜氏諤曰：「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夫子錄之，是幸其禮之不盡廢也。十六年書不視朔，是未嘗朝廟聽政，禮廢甚矣。」

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告月，猶朝于廟。

案：此閏月謂閏十二月。文公以閏非正，

杜氏預曰：諸侯每  
月必告朔聽政，因朝

不行告朔之禮，而以一于廟。今公以疾闕，朔日但身至廟朝謁，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之朔也。」

汪氏克寬曰：「春高氏閔曰：『若真有秋』書『猶朝于廟』，即一疾，則亦常事爾。此聖人愛禮存羊之意。」

特書者，公非有疾，欲符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不疑耳。」

宮 廟

汪氏克寬曰：「隱公立宮以祭庶弟之母，啟後世追尊姜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聖人書之，以著失禮之始。凡經書宮廟，若西宮、新宮、桓宮、僖宮，則以災而書，作新宮，合禮則不書也。世室屋壞，則書，作世室，合禮亦不書也。丹桓公楹，刻桓宮桷，過侈，非禮則書。武宮、煬宮親盡不當立，則書。凡易世立先君之廟，得禮則不書。」

<p>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p> <p>劉氏敞曰：魯祭周公宜八佾，魯公宜六佾，群公宜四佾。今祭仲子用六佾，是以仲子僭魯公，且以群公僭周公矣。」</p>	<p>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公楹。</p> <p>何氏休曰：「爲將娶齊女，欲以夸麗示之。」</p>	<p>莊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p> <p>范氏甯曰：「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飾其宗廟以榮讎國之女，惡莊不子。」</p>	<p>文十三年秋七月，世室屋壞。</p> <p>杜氏預曰：「簡慢宗廟，使至傾頽。」</p> <p>胡傳：「世室，魯公之廟也。上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此書『世室屋壞』，不恭甚矣。」</p>	<p>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p> <p>高氏閔曰：「武公乃伯禽九世孫，于公爲十一世祖，毀之已久，而輒立者，蓋武公故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而得謚曰武。今季孫行父自多其室之功，出私意再爲立宮。聖人書之，以著其僭亂妄作之由。」</p>
<p>定元年九月，立煬宮。</p> <p>《左傳》：「昭公出，故</p>				

① 春王三月，原誤作「春王正月」，今據《春秋左傳正義》改。

季平子禱于煬公，立煬宮。」 萬氏孝恭曰：「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魯之以弟繼兄自此始。昭公已有適嗣，季孫舍之不立，而立昭公之弟定公，恐人議己，于是為煬公立廟，以明魯一「生」及之所自始，蓋國之舊制然爾。」				
---	--	--	--	--

即位

先師高紫超氏曰：「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一從其實而書耳，聖人非有意于其間也。」有復舅氏霞峰先生書，見後。

隱元年春王正月。桓元年春王正月。莊元年春王正月。閔元年春王正月。僖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不書即位，攝也。」《公羊》：「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杜氏預曰：「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不書于策。」何氏休曰：「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即位之禮，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立朝正君臣之位，事畢而反凶服。」

《正義》曰：「隱以桓幼小，且攝君政以待其長，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史官不書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杜氏預曰：「諸侯每首歲必有禮于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于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于遭喪繼位者。」

《公羊》：「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則子不言即位，隱之也。」《穀梁》：「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正義》曰：「此月無事而空書月者，莊雖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史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父弑母出，不忍即位，故空書其文。閔、僖亦然。」

王氏樵曰：「朱子以不啖氏助曰：「凡先君遇弑，則嗣子廢即位之禮。穀梁之說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朱子曰：「公即位，要必當時別有即位禮，數不書即位者，此禮不備故也。」何氏休曰：「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木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故傳稱臣子一例。」

杜氏預曰：「諸侯每首歲必有禮于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于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于遭喪繼位者。」

杜氏預曰：「諸侯每首歲必有禮于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于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于遭喪繼位者。」



<p>或亂而不得，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于文也。舊說顏氏及賈、服之徒以爲國史書而孔子削之。若實即位，則爲隱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故杜詳辨之。」</p>	<p>《正義》曰：「桓公歸罪爲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于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自同于常，亦足見桓之篡也。」</p>	<p>書即位者，非聖人細之，自是魯君元不行即位之禮。其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也。莊公不行即位之禮，《公》、《穀》以爲繼故而有所不忍焉，得之矣。」</p>
<p>觀此則謂孔子削而不書，前人已有此解，而杜、孔二家亦既詳辨之矣，不知宋儒何又復紛紛多事。</p>	<p>按：孔氏此條字字精當，《春秋》書法皎如日星，與先師之說可以相發明矣。</p>	<p>何氏其偉曰：「胡傳以爲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夫父死之謂何，而急于請命乎？且死于外，而欲有所承乎？」</p>
<p>《彙纂》曰：「杜氏之言，此定解也。胡氏謂仲尼首絀隱公以明大法，恐未安。夫君行即位之禮則書「即</p>	<p>朱子曰：「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p>	<p>《彙纂》曰：「莊公不書即位，胡傳之說非也。隱、莊、閔、僖外俱書即位，豈皆稟命于王？若桓、若宣、若</p>

位」，不行則不書，孔子安得而筆削之乎？

定，豈皆內有所受？故當從公、穀。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氏預曰：「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穀梁》：「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案：經二月葬宣公，成亦未葬而即位，同。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正義曰：「文公，成

公俱未葬而書「即

位」，因「正」之始，明

繼嗣之正，表朝儀以

固百姓之心，此國君

明分制之大禮也。」

《彙纂》曰：「胡傳據

高宗諒陰之說引

《虞》、《商》二書，以爲

冢宰攝告廟，臨群臣，

而人主不親其事。今

以朱子之言考之，則

他事可攝，即位必不

弑隱之例也。」

邵氏寶曰：「即位之

禮行則書之，不行則

否。文、成以下六君

皆行之，隱公以爲攝

而不必行，莊、閔、僖

則繼故而不忍行，桓、

家氏鉉翁曰：「宣受

位于賊臣，以爲恩而

莫之討，葬君不以禮，

迫嫡母而歸之齊，首

惡之罪何所逃？故

書即位以討之。此桓

文公之例。

楊氏十助曰：「重發

傳者，嫌繼子野非正，

故明之。」

<p>可攝。又謂嗣君以先君之喪猶爲已私服，此不易之定論也。」</p>	<p>宣之行，桓、宣之志也。」</p>
<p>定元年夏六月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p>	<p>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p>
<p>趙氏匡曰：「即位皆于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至而即位，故書日。」</p>	<p>王氏樵曰：「昭公薨，至是閱七月矣。已越葬期而喪始至，喪至五日而定始立，蓋意如無君，不以禮正先君、後君之終始。逆之緩，立之緩，皆不以時，其惡著矣。」</p>
	<p>趙氏鵬飛曰：「繼正。」</p>

# 公至

啖氏助曰：「凡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三，不書至者九十有四。《左傳》謂告廟則書于策。夫子隨其所至，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邇遲速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擇其重者志之。十二公唯隱不告，蓋謙讓不以人君之禮自處也。其餘不以告，或恥也，或怠也。」

劉氏永之曰：「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略。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自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此其易曉也。」

《策纂》曰：「反行必告，則史書其至，不告則不書，杜註、孔疏甚明。諸家紛紛，或以爲遠，或以爲久，或以爲危，或以爲幸，失之鑿矣。」

桓二年冬，公至自唐。	桓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莊六年秋，公至自伐衛。	莊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	夏，公至自齊。
《左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	《左傳》：「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孫氏覺曰：「案：書。」	《公羊》：「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 衛侯朔入于衛，何以爲娶讎人之女，此則	《公羊》：「危之也。」 案：公行二十有三，書至者五，而其三皆	王氏葆曰：「廢魯社，觀齊社，何以守上而治民？況公以觀社爲名，實窺齊女，誨淫召亂，所以危而書。」

來稱地。自參以上，往稱地，來稱會。」	杜氏預曰：「凡公行不書至者，皆不告廟。」
「至」，義與二年公至自唐同說，皆告廟則書也。彼書地，此書「伐鄭」，蓋非魯地者皆志以事。」	程子曰：「不唯告廟，又以見勤勞于鄭突。」
致伐？不敢勝天子也。」	《穀梁》：「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惡事之成也。」
家氏鉉翁曰：「公輔朔之篡，而納之于衛，又敗王師，舉而犯二，罪將何辭？以告廟書「至」，不與其至也。」	案：桓納鄭突，莊納衛朔，皆輔不正以尊正。聖人特書伐鄭伐衛，惡之也。抑二君亦不知其非，反夸示其功以告廟爾。
親往納幣，越國踰年，告朔居喪之禮俱廢。自後觀社致，逆女致，兩年之間，三至齊廷，必欲得此女而後快。且未至而丹楹刻桷，既至而使大夫宗婦覲，如此崇奉，竟忘其為讎人之女。《春秋》屢書不書，其意深切著明矣。	「至」也。」

莊二十四年秋，莊二十六年夏，僖四年八月，公僖六年冬，公至僖十五年九月，公至自齊。公至自伐戎。至自伐楚。自伐鄭。公至自會。

孫氏覺曰：「莊公親許氏翰曰：『隨、桓世迎于齊，當以夫人偕至。』夫人未至，而莊公先還，告至于廟。」

《春秋》志其告廟之實，且志其先夫人而至也。《穀梁》曰：「先至非正」，此說是也。」

內治？書「至」，譏之也。

報怨也。以莊公治家與國之多闕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于內治？書「至」，譏之也。

穀梁：有「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此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趙氏鵬飛曰：「伐楚，其功大，策勳于廟，為得其實。此書「至」，以見善者也。」

吳氏澂曰：「公與齊桓為他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

穀梁：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胡氏鈐曰：「伐鄭，本志也。救許，遂事也。」

趙氏鵬飛曰：「公以伐鄭之功欲至也，不可以事致，擇其大而功者而已。」

黃氏震曰：「欲救徐不能，楚師未退而先反也。」

高氏閔曰：「以會致者始于此。《春秋》致會凡二十有七，公自正月如齊，因而會盟于牡丘，暴師于外，已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

文四年春，公至自晉。

孫氏復曰：「自是公至自會。」

僖十七年九月，公至自伐齊。

《左傳》：「書曰：『至自伐齊。』」

《穀梁》：「惡事不致，趙氏鵬飛曰：『公會二月，公至自齊。』」

汪氏克寬曰：「天王自晉。」

<p>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p> <p>杜氏預曰：「恥見執，托會以告廟。」</p>	<p>其致何也？危之也。」</p> <p>《公羊》：「何以致伐？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p>	<p>于溫，朝于王所。今乃以圍許至，何哉？志其實也。至自會，則若無功，至自京師，則實不至，故以圍許至也。」</p>	<p>使宰周公來聘，公不能入覲京師，而僅使公子遂報聘。齊使國歸父來聘，而躬往朝謁，歸又告廟，顛倒已甚。書「至」，譏之也。」</p>	<p>朝強國皆至者，惡其輕去宗廟，遠朝強國也。」</p> <p>孫氏覺曰：「文公之出六，致之者四，危之也；不致者，安之也。」</p>
<p>《彙纂》曰：「淮之會，齊以滅項止公，聲姜會齊侯請而釋之，因以至自會為諱。此《左氏》之說也。」</p> <p>《公》、《穀》以項為齊滅，而此不發傳。」</p>	<p>何氏休曰：「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故雖得意，猶致伐。」</p>		<p>王氏貫道曰：「公嘗如齊矣，未嘗至，此何為至？公反自齊而薨，嫌以齊故也。」</p>	
<p>文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p> <p>高氏閔曰：「公自去冬初如晉，則因與衛盟，既盟晉而還，則又</p>	<p>秋七月，公至自會。新城。</p> <p>按：此會為同盟于新城之會。傳云：「從于楚者，服也。」去冬</p>	<p>文十七年秋，公至自穀。</p> <p>高氏閔曰：「公不與扈之會，而及齊盟穀，苟免齊難，書「至自</p>	<p>宣四年秋，公至自齊。</p> <p>家氏鉉翁曰：「公比年如齊，皆備書之，非惟危公，亦以正齊侯</p>	<p>宣五年夏，公至自齊。</p> <p>左傳：「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p>

<p>因與鄭會，久于道路，而不朝正，書「至」以見之。」</p>	<p>衛、鄭皆因公以請平穀，則不會扈可知矣。</p>	<p>趙氏鵬飛曰：「穀之盟，不當盟而盟，忍怨以自辱。扈之會，當會而不會，棄義以從仇。聖人惡之，書六</p>	<p>黨篡之罪。」</p>	<p>至自齊，書「過也」。</p>
<p>汪氏克寬曰：「文公即位至是十有三年，而朝晉者三，過于諸侯事天子之禮，故聖人于此書之特詳。」</p>	<p>一舉歸楚。故此會實為有補于諸夏。公糾鄭、衛以往晉，不為無功。故前書「同盟」，而此書「至自會」，與之也，與凡書「至自會」者不同。</p>	<p>月，公及齊侯盟于穀，復書「諸侯會于扈」，而秋則書「公至自穀」，以著公之失所從也。</p>	<p>而又歎其不見討也。</p>	<p>汪氏克寬曰：「宣公五如齊，惟此年踰時始返。經雖諱止公之跡，而比事觀之，其實亦不可掩矣。」</p>
<p>宣七年秋，公至宣八年春，公至自會。黑壤。</p>	<p>宣九年春正月，公至自齊。</p>	<p>孫氏復曰：「公自母喪而遠朝強齊，其無</p>	<p>故，歸濟西之田，公</p>	<p>奔喪。」</p>
<p>趙氏鵬飛曰：「為齊伐萊，何功于魯，而飲也，公不朝，又不使人</p>	<p>自伐萊。</p>	<p>自齊。</p>	<p>齊。</p>	<p>齊。</p>



<p>至于魯廟？宣公其必有以誣其祖矣。</p> <p>汪氏克寬曰：「特書至者，竭志從人而思力之不足，聲罪伐人而不知己之有玷。兵出踰時，煩民毒衆，爲宣公危之也。前後伐莒伐杞，皆不致，聖人蓋有深意矣。」</p>	<p>至于魯廟？宣公其必有以誣其祖矣。</p> <p>汪氏克寬曰：「特書至者，竭志從人而思力之不足，聲罪伐人而不知己之有玷。兵出踰時，煩民毒衆，爲宣公危之也。前後伐莒伐杞，皆不致，聖人蓋有深意矣。」</p>
<p>宣十七年秋，公至自會。斷道。</p> <p>汪氏克寬曰：「宣公會盟兩書至，黑壤之會，事齊而不事晉，危晉之見討而不得釋也；斷道之盟，背齊而與晉謀伐齊，危齊人之見討也。宣公卑</p>	<p>夫聘。黑壤之會，晉人止公。公不與盟，以賂免。」</p> <p>汪氏克寬曰：「此特書至者，以公見止于晉，踰年始返，危之也。盟會，常事，不致。桓、文之盟會皆不致也。」</p>
<p>成三年二月，公至自伐鄭。</p> <p>《左傳》：「諸侯伐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敗之丘輿。」</p> <p>吳氏澂曰：「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p>	<p>哀其矣。」</p>
<p>夏，公至自晉。</p> <p>胡傳：「成公三年之喪畢，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行事亦悖矣。」</p>	<p>如齊受田。」</p> <p>按：公至是凡四朝齊矣。《春秋》書至，繁而不殺，甚之也。</p>
<p>成四年秋，公至自晉。</p> <p>《左傳》：「晉侯見公不敬。公歸，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公乃止。」</p> <p>家氏鉉翁曰：「公始與晉連兵伐齊，以有</p>	<p>趙氏鵬飛曰：「春如齊受田而歸，不勝其喜，故元卒而復如齊奔喪，以報其賜。公即位十年之內未嘗一如京師，而五朝于齊。齊之視魯，不啻附庸。聖人書此，非苟責魯，抑亦誅齊也。」</p>
<p>成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p> <p>汪氏克寬曰：「二年會蜀盟蜀不書至者，以望國之君屈于荆楚之大夫，不可以告廟也。此特書至者，謂公苟能自會如京師，</p>	

屈事齊，惟恐獲戾。至是惠死頃立，已閱七年，遽謀伐之，初乞師于楚，尋復求助于晉，齊近魯而遠借援于大國，岌岌乎其殆戰！

成七年，公至自會。馬陵。

左傳：「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

案：此會晉景合九國之師自將以行，春秋書爵書救，其褒之亦至矣。而不以救鄭致者，高氏閱謂諸侯會而退，故但書「至自會」也。

成九年，公至自會。于蒲。

左傳：「謂：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案：此會晉實不德，而魯亦無名，故但書「至自會」。

成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趙氏鵬飛曰：「公自前年七月如晉，至今三月而後至，留于晉者凡九月。書「至」，危之也。」

成十三年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復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鞏之戰勝，謂當與晉為睦。未幾月率先諸侯受盟于楚，猶幸晉人無討，所以比年如晉以謝其過。不為禮，又將叛而即楚，故春秋備書以貶之。

成十五年，公至自會。于戚。

左傳：「討曹負芻也，執而歸諸京師。」

案：晉厲公此舉，執既當罪，又歸京師，深得伯討，故書爵。而僅以會至者，曹為微國，故不以伐曹至也。

斬衰哭臨，庶幾亡于禮者之禮。今乃奄然歸國，故特書「公至自會」，以著其無王不臣之罪。」

成十六年，公至自會。沙隨。	成十七年秋，公至自會。柯陵。	十一月，公至自伐鄭。	成十八年，公至自晉。	襄二十三年，公至自晉。
案：公以僑如之難，鄆陵之戰後期，晉侯信讒而不見公，而以會致者，曲不在己，不恥也。	《穀梁》：「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吳氏澂曰：「方欲聲鄭罪以致伐，而楚救已至。諸侯畏楚而還，未嘗得致伐也，故不以伐致，而以會致。」	《左傳》：「楚公子申救鄭，諸侯還。」 趙氏鵬飛曰：「公從伐鄭，而兩至自會，蓋無功以告廟也。今亦無功乃至自伐，何耶？前此二伐，非乞師而往，則其反亦不以師行告。今之伐，以乞師而會，則其反亦不得不以伐告焉。用此，知聖人之書「至」，從告廟，為得其實。」	案：此悼公初立，公如晉，朝嗣君也。公至自晉，而范宣子即來拜朝之辱，晉悼之下諸侯可見矣。	《正義》曰：「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枵，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公至自晉」也。蓋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己，出盟于外，若似相就然。」
秋，公至自會。	襄五年春，公至自晉。	公至自會。于戚。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襄八年，公至自晉。
雞澤。 《左傳》：「晉為鄭服。」	高氏閔曰：「著公不」	《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	《穀梁》：「善救陳」	《左傳》：「春，公如晉」
				案：襄公此時年甫六歲，初即位而朝晉，晉悼之加禮如是。書「至自晉」，喜之。

故，且欲脩吳好。六朝正于廟也，且公幼月已未，同盟于雞澤，而賴年如晉，此危道也。襄之出二十四，陳侯使袁僑如會案：陳、鄭即楚已久，致之者二十一，危晉悼一興虎牢之役，一會而得二叛國，功亦偉矣。書「至自會」者，美其功，非危之也。杜氏謂踰時而返，故致之者，非是。

戍陳也。

也。

范氏甯曰：善之，故以救陳致。

朝，且聽朝聘之數。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及齊、宋、衛、邾之大夫往會之。蒙纂曰：季孫從公朝晉，遂山晉而赴邢丘，經于會後始書公至，蓋季孫往會之時，公尚在晉也。

襄十年，公至自會。于柤。

襄十一年，公至自伐鄭。

公至自會。蕭魚。

《左傳》：「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行成。」

襄十三年春，公至自晉。

襄十六年夏，公至自會。渙梁。

《左傳》：「夏四月，會吳于柤。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吳氏澂曰：不以同盟致，以前事致者，見雖同盟而未得鄭也。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左傳》：「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冬，公如晉，朝，且拜上魴之辱，明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左傳》：「悼公薨，平公即位，會于渙梁，命歸侵田。與諸侯晏于溫，使諸大夫舞。」

王氏葆曰：會吳猶可，會吳而滅人之國，其惡甚矣，故以會致焉。

高氏閔曰：《春秋》以變文為褒貶，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誠；屢書伐而無

《穀梁》：「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程子曰：「兵不加鄭，

《正義》曰：「凡反行厚逃歸。」

高氏攀龍曰：「不致滅而致會，舉其可道者也。」

功，則以不致伐爲美。

趙氏鵬飛曰：亳城之盟至自伐，蕭魚之役至自會，亦可知其以會爲功，而不以伐爲功矣。」

故書「至自會」。

李氏廉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蓋自蕭魚會，而兵爭得息矣。」

飲至，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勞告事而已。

襄十九年，公至

襄二十年秋，公

襄二十一年夏，

襄二十二年春

公至自會。沙隨，

自伐齊。

至自會。澶淵、

公至自晉。

王正月，公至自

《左傳》：「會于沙隨，

程氏端學曰：平陰

《左傳》：「夏，盟于澶

《左傳》：「公如晉拜

會。商任。

復鋼樂氏也。

剛齊，此不以圍致而

淵，齊服故也

師，及取邾田也。」

《左傳》：「會於商任，

案：公一年兩會，皆

以伐致者，前以伐齊

薛氏季宣曰：齊之

案：公以受邾田而親

鋼樂氏也

受晉強臣之役，連書

出，故歸亦以伐齊告。

無道，諸侯圍之而不

往拜晉之賜，以周公

吳氏澂曰：釋不朝

至，以志晉、魯之

剛乃伐之。事爾，皆

服，以卜句聞喪而還

之子孫見小利而動，

正于廟也。

世變

魯史之舊，無他

師，遂會于澶淵。

附強國而不知恥，且

踰三月而後返，書

世變

義也。

「至」，亦譏之也。

襄二十四年，公  
襄二十五年，公  
襄二十九年夏  
昭五年秋七月，  
昭七年九月，公  
至白會。夷儀。  
至白會。重丘。  
五月，公至自  
公至自晉。  
至白楚。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左傳》：「晉侯復會。」  
楚。  
《左傳》：二十八年冬十一月，「爲宋之盟故，公及諸侯如楚。」  
左傳：公如晉，自  
《左傳》：「楚子成章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楚子乃還。  
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請成，晉侯許之。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汪氏克寬曰：「此書至會者，著其黨惡附姦之罪。」  
及漢，楚康王卒。」  
十九年「春正月，公在楚，楚人使公親饗。」  
夏四月，送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聞季武子取卞。公欲無人，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孫氏復曰：「公留于楚者七月。」  
左傳：公如晉，自  
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止。秋七月，公至自晉。」  
九月，公至自楚。  
汪氏克寬曰：「自如楚至今七閱月，危公之意可見矣。」

高氏閔曰：「諸侯救鄭不書，故僅以會致。」

姦之罪。」

門之外。還，及方城，聞季武子取卞。公欲無人，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孫氏復曰：「公留于楚者七月。」

昭十三年，公至自會。 <small>平丘。</small>	昭十六年夏，公至自晉。	昭二十六年三 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二十七年，公至自齊，居于鄆。
<small>左傳：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small>	<small>《左傳》：「十五年冬，公如晉，晉人止公。」</small>	<small>孫氏復曰：「公爲意如所拒，不得入于魯也。」</small>	<small>汪氏克寬曰：「鄆非宗廟所在，季氏專魯，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世而特志爾。」</small>
冬，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定四年秋七月，公至自會。	定六年二月，公至自侵鄭。
<small>何氏休曰：「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small>	<small>《左傳》：「劉文公合十八國之諸侯于召陵，謀伐楚。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設辭于范獻子，乃辭蔡侯。」</small>	<small>高氏閔曰：「公內有強臣不能討，乃爲晉討鄭，危之道也。」</small>	<small>張氏洽曰：「陽虎用兵無法，而公親行，故書『至』以危之。」</small>
		高氏閔曰：「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	

三月，公至自定八年，公至定十年，公至自定十二年，公至十有二月，公至自圍成。

卓氏爾康曰：「是時桓拱手，虎已無復畏忌，正月無功，勸君再往，久居敵境，危道也，故皆書至。」  
《左傳》：「齊國夏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高氏閔曰：「不以會致者，公非出會也。」  
《左傳》：「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季氏本曰：「黃之盟，一杜氏預曰：國內而齊、魯睦也。」  
案：殺梁曰「其以地致，危之」，非也。兩國會盟，致皆以地，此常例爾。況夾谷于黃，乃孔子用魯教化大行之時，豈反有危道哉？  
告廟。」

定十四年，公至哀十年五月，公哀十三年秋，公

自會。于牽。至自伐齊。至自會。黃池。

張氏洽曰：「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爲會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左傳》：「公會吳伐齊，齊人弑悼公，赴于師。」  
高氏閔曰：「齊、魯接境，而公久不歸者，進退制在吳也。」  
李氏廉曰：「哀公編書會吳者五，獨伐齊與黃池書至，聖人擇其危甚者而書之也。」



## 附先師高紫超先生復舅氏書

《春秋》十二公，不書即位者四君，說者謂皆聖人削之。然其說可通于此者，即不可通于彼，于是各爲委曲相就之說，而《春秋》之旨晦矣。

隱不書即位，文定主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其論固極正大。然嘗竊惑之。《春秋》之法，是非善惡，固大公而不私，然尊君父，不敢斥言者，亦《春秋》之定理也。《春秋》惡天下之無王，則亦惡乎一國之無君。惡一國之無君，則已更不當先萌無君之心，而逞無君之筆。夫春秋諸侯，其不請命而無承者遍天下。而文定乃曰：「《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則是聖人欲正天下無王之罪，而已先逞無君之筆矣。」夫君父，

也。今有群爲盜者于此，而其父亦與焉，藉令身爲士師，而曰首誅吾父之爲盜者，其可乎？隱公即有可絀之罪，而聖人非絀隱公之人。若謂聖人作經，直以天自處，而于此乎何恤焉？則亦悖理逆倫之甚矣。今謂削隱公爲不稟于君父之例，即文定首絀隱公之意也。此其說之可商者一也。

謂文、成、襄、昭、哀五君皆不稟于君而稟于父，可從末減，義亦未安。夫諸侯之位受之王也，非受之父也。既不稟于王，則雖受之于父，而亦爲擅立，又可從而末減乎？既可受之父而從末減，則天下諸侯其干王法者少矣。既削隱公爲不稟于君父之例，又未減于文、成諸君而書即位，以書即位者爲是，則疑削即位者爲非；以削即位者爲非，則不宜以書即位者爲是。是非可以互易，予奪可以倏更，隱何獨不幸，以《春秋》

之首君而當大罰。此其說之可商者二也。

又謂桓、宣、定三君皆繼弑而與聞乎故，故亦如其常而書即位。夫桓、宣繼弑君，信矣。若昭，非弑也。昭非弑，而強使之同乎弑，則亦模糊遷就之說也。桓、宣之惡極矣，俱志存乎殺兄。定非志乎殺也，但不能討意如爲罪耳。因定不承于父，難從受父未滅之例，而直使與桓、宣之弑君者同科，則用法可謂不平矣。此其說之可商者三也。

然則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其義果云何？曰：「從其實而書耳，聖人非有意于其間也。隱之攝而不即位也，變例也。莊、閔、僖之繼弑君而不即位也，定例也。桓、宣故踰其例者，則以欲自掩其篡弑之實耳。若從其例，則是自明其篡也。慶父立閔公，誠無不忍子般之意。然慶父醜

聲昭著，廷臣亦惡之。季友之徒或有與之爭而抗者，故亦不行即位之禮也。然則桓、文、宣、成、襄、昭、定、哀八君，實嘗即位矣，則經亦無容沒其實而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君，實未嘗即位也，則經亦不得強而誣之爲即位，皆從其實而書耳。然《春秋》雖皆從實以書，而于文、成、襄、昭、哀五君書即位者，自有以明傳世繼統之重；于莊、閔、僖三君不書即位者，自有以昭萬世嗣君處變之法；于桓、宣之不應即位而書即位者，自有以發其狠賊無兄之隱；于定之六月戊辰而始書即位者，自有以見意如強逼專制其君之實。此如太陽一照，而萬物無遁形。聖人之意，未嘗不深切而著明也。

或曰：「王法所最重，莫過于繼世而立君；王法所必誅，莫過于不稟君父而自立。今謂隱公不書即位，止于從實而書之，則所

云丘竊取者謂何？」曰：「子不稟于父，臣不稟于君，爲王法必誅之定律。聖人于衛人立晉之文發之矣，不必更牽合于此也。」然則隱即位不書，止于從實而無他義乎？」曰：「位者，人君之大寶，命德討罪，皆藉位以行之。天子正其位，然後可以有爲于天下。諸侯正其位，然後可以有爲于一國。不書即位，則是失其人君之大寶，而不足以有爲于一國也。嗚呼！此其所以終蒙菟裘之變也歟？」

案：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皆據實而書。此本三傳及杜氏、何氏、范氏、孔氏、楊氏諸儒之註疏，極明白坦易，故朱子亦力主其說。不知宋之儒者何故自生枝節，謂不書即位是仲尼削之。至其不可通處，則又分爲

兩例：以削隱公爲不稟于君父之例，而文、成、襄、昭、哀五公附之，以從未減，故不削；以削莊、閔、僖爲繼弑不當行即位之禮之例，而以桓、宣、定附之，以與聞乎弑，及爲弑君者所立，故不削。五公之不削，恕之；桓、宣、定之不削，罪之。如此，則聖人之立法令人得上下其手矣。其意欲張大聖人之書法，謂非此無以警亂賊之心，而不知先白蹈于僭妄之失。且即據實而書，而《春秋》之旨未嘗不嚴于斧鉞也。夫史以傳信，若魯君實行即位之禮，而仲尼沒其實而不書，則《春秋》非傳信之書矣，何以爲聖人之作乎？愚故節錄三傳及諸儒之旨，而以高先生之說爲定。

## 春秋三傳禘祫說

今世之稱禘祫者，謂禘，合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而禘則惟祭始祖與始祖之所自出，不兼群廟之主，周以稷配饗，魯則以周公配文王。此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而後世儒者多遵信之。然愚嘗備考三傳、《禮記》、《孝經》、《論語》、《中庸》之義疏與《商》、《周》、《魯頌》之樂章，從無周祀帝饗及魯祀文王爲所自出之文，不知伯循據何典籍而云然也。

夫信漢儒不若信三傳，信三傳尤不若信聖人之經。所謂漢儒之說者，則《戴記》之《大傳》、《喪服小記》、《明堂位》及《祭法》是也。所謂聖人之經，則《詩》所傳之三

《頌》，與孔子所書《春秋》之經文是也。且世謂周祭及于饗者，因《祭法》有「禘饗而郊稷」之文耳，然此禘鄭氏謂祭天于圜丘，非謂宗廟之祭，而以稷配之也；又因《小記》及《大傳》有「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之文耳，然此禘謂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乃漢儒誣妄之說，亦非謂稷之生于帝饗而因以祭之也。況質諸三傳，其禘之說又甚明。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穀》謂之禘，《左氏》謂之禘，然其義並同。《公羊》云：「五年再殷祭。」何休云：「禘，合也。禘，禘也，審禘無所遺失。禘所以異于禘者，功臣皆得祭爾。」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預云：「三年喪畢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惟諸儒稱五年一行，而杜謂三年一行者，其義小殊。而其說禘並謂兼群廟之主，絕未嘗有周公所自出，而謂祭及于文王也。鄭

康成又謂禘之異于祫者，謂第陳毀廟之主，而群廟之主則各就其廟祭。徵之《春秋》實事，尤可信不誣。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謂之禘，昭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此各就其廟之明證也。然猶可曰：「此左氏之言耳。」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明明于各廟稱禘，豈孔子所書之經猶不足信乎？然猶可曰：「此《春秋》僭亂之禮耳。」至《周頌》之《雝》爲文王禘太祖之樂歌，《商頌》之《長發》爲武王大禘之樂歌，豈商、周盛世之樂章，經傳說、周公之手定，而猶不足信乎！《雝》之言皇考則文王，烈考則武王，未嘗及于魯也；《長發》之言玄王則契，相土則契之孫，以及湯與阿衡，亦未嘗一語及魯也。其列相土與阿衡，尤可爲陳毀廟及祭功臣之明證。其謂魯用天子之禮樂者，蓋如舞佾歌《雍》之屬錫魯，

以矜隆盛耳。豈謂其祭文王于周公之廟，以諸侯祖天子，以于大戾乎！況《魯頌·閟宮》之詩明言之矣，其詩曰：「白牡騂剛。」《公羊》于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群公不毛。」未嘗言及文王之牲，何得言祭文王以周公配也？載觀《尚書》言后稷「建邦啟土」，《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中庸》言「上祀先公」，皆至后稷而止。又《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顏師古註《漢書》亦云：「禘者，諦也，謂一一祭之。」徧觀載籍，從未有言祭及始祖之父者。

余怪夫不知何人泥《小記》及《大傳》之文，而又厭感生帝之誣妄，遂以帝魯當之。馴至漢祖堯，曹魏祖舜，牽合附會，爲千古笑。唐趙伯循復曲成其說，至謂魯祭文王，漫無依據，臆斷滋甚。後經朱子遵用之，而

後世遂無異辭。此皆不深考于經之過也。夫信朱子，尤莫若信聖經可也。

### 書春秋禘祫說後

禮家禘祫之說，千古聚訟，然愚謂古今世異，而王者報本反始，宜從其實。如殷、周之興，肇基稷、契，則當以稷、契爲始祖。始祖正東向之位，始祖以上不必及也。後世帝王以匹夫有天下，則當以受命有功德者爲太祖。太祖正東向之位，太祖以上不必及也。

何以明之？契始封商，開六百年之基；稷封有釐，<sup>①</sup>肇八百年之祚，則商、周之王自當本稷、契。至稷、契之興，不緣帝嚳無由追祀，且稷、契當日自是舜之臣子耳，其初皆起于側微，謂稷、契皆帝嚳之子，與

堯爲昆弟，此史家附會之說，徵之事實，萬無是理。何則？《生民》與《閟宮》之詩皆陳姜嫄，《商頌》之《長發》頌有娥，如果爲高辛氏之子，則商、周不宜頌母而不頌父。譙周云：「其父微，故不著。」且如史家之說，姜嫄爲

元妃，有娥爲次妃，則稷、契俱爲帝堯之兄，而堯自即位至殂落凡百有二十四歲，計稷、契當帝舜時年俱近百三十歲，當已衰老不任事。而堯在位七十載，有親兄爲大聖人，終其身不舉，待帝舜而後克舉之，恐親睦九族之聖人不應如是。然則稷、契同出于帝嚳，且屬無稽，而謂商、周推爲所自出，禘祀之於太廟，不尤誣妄之甚乎！商、周禘嚳之文出于《祭法》與《國語》。《國語》非左氏所作，其文多與傳牴牾。而《祭法》出于漢

①「釐」，原誤作「釐」，今據《皇清經解續編》本改。

儒之傳會，其爲不足信尤明也。

自是以後，李唐有天下，其先皇祖虎始受命爲唐公，追謚爲太祖景皇帝，則東向自宜屬景皇，而獻、懿、祖無與焉。趙宋之太祖削平僭亂，垂統百世，其先未有功烈顯著爲王業所基者，則東向自宜屬太祖，而僖、宣無與焉。何也？有安天下之功，自宜享子孫百世之報。王者祖有功，宗有德，蓋謂此也。唐貞元中，詔百僚集議典禮，昌黎韓子謂：「當禘祫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退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同時獻議五十七封，惟顏魯公真卿與公意合。朝廷卒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附獻、懿主于興聖廟中。後世不以王紹等爲非，而以昌黎爲是者，從其實也。宋治平四年，英宗升祔，用司馬溫公議，遷僖祖于夾室。熙寧中，介甫用事，復還僖祖太廟，而

太祖退居昭穆。時伊川程子獨是其說。逮南渡後，孝宗升祔，諸儒樓鑰、陳傅良等建議遷毀，相汝愚主之，而太祖始正東向之位。時有宋建國已二百餘年，朱子晦菴祖安石議，爭之尤力，謂：「僖祖上比稷、契，不宜遷毀。」然後世不以介甫及程、朱之議爲是，而以溫公等之言爲非者，亦從其實也。

夫博學多聞，明于掌故，至昌黎、介甫止矣；精研義理，至伊川、晦菴止矣。然而不以彼易此者，蓋欲愜乎人心之同然，初不必以其人爲輕重也。曰：「如此，則子孫得以功德加其祖考，《孟子》不有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乎？」曰：「受命之主，追崇所生者，此善則歸親之義。百代後守成之主，以受命之祖爲不祧者，此祖有功、宗有德之義。善則歸親者，一人之私；祖有功、宗有德者，天下之公。王者不以一人之私廢

天下之公，故必明于周、魯之禘祫，而百世禘祫之議乃定。

### 魯無文王廟論

往嘗疑趙伯循說魯禘文王，謂「祀文王于周公之廟，以周公配之」，不知其說何所據。及閱襄十一年《傳》有「臨于周廟」之文，杜預謂此爲文王廟。魯唯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伯循因而傳會之。不知此係《左氏》之誣妄，且其說亦與伯循不甚符合。請得而詳辨之。

禮，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魯以伯禽爲始封，而周公留相成王，肇基功業。魯人尊崇其制，以周公廟爲太廟，魯公廟爲世室，並世世不毀。若復有文王之廟，則魯不毀之廟三世，比天子而更上之矣。周有后

稷之廟，未聞更有帝嚳廟也。此其說之誣一也。《論語》稱「子入太廟」，註云：「孔子始仕時，助祭于周公之廟。」若更有周廟，《論語》何以不之及？其說之誣二也。且既有周廟，決無虛而不祭之理。而魯享祀之典，莫備于《閟宮》之篇。其詩曰：「白牡騂剛」，但陳周公與魯公之牲，不及文王也。其說之誣三也。《春秋》僖八年《傳》「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別無禘于周廟之文。禘爲祭祀大禮，而行於太廟，未知虛設文王之廟將以何用？其誣四也。且伯循之說，以文王爲所出之帝，以周公配。若有文王之廟，則當迎周公主合食于文王。今不以子就父，而反以父就子，欲以重周公，而不虞其卑文王。其說之不可通五也。魯禘爲昭穆合食，顯有明文。若如伯循之說，則文王虛其廟不祭，而以文王下臨周公之廟，周公



應退居昭穆之列，欲以重周公，適以卑周公。其說之不可通六也。孔氏《正義》復以鄭祖厲王，蒯聵稱皇祖文王，謂鄭、衛俱立所出王之廟，其謬益甚。豈鄭、衛俱得賜重祭乎？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也。

四明萬氏充宗更爲通其說，謂：「魯禘不同周禘，魯禘不追所自出。」蓋亦據《明堂位》及《閼宮》之文，其於說《春秋》則近之矣。不知周禘原無祭其所自出之禮，何論于魯？且帝嚳原非稷、契之父，何得謂禘嚳爲祭其所自出？《大傳》及《小記》言祭其所自出者，謂祭感生帝于南郊也，非帝嚳也。以感生帝爲誣妄，而以帝嚳當之，以周禘帝嚳，而魯以文王擬之，復以《左氏》魯有周廟之說，遂輾轉傳會，其原皆始于趙伯循之一人，則朱子信之之過也。

曰：「然則《論語》或問禘之說，而夫子

曰不知，何也？」曰：「禘爲王者大祭，蓋謂其禮樂特盛，原不必謂祭其所自出也。如《周頌·雝》之禘太祖，《商頌·長發》之禘玄王，何嘗及于始祖之父，而亦豈諸侯所得僭乎？惟非諸侯所得僭而魯僭之，孔子所以不敢顯言也。必謂其追遠尊先，及于無窮，此後人故爲幽遠之論，考之實事不然也。」

#### 辨四明萬氏兄弟論禘之失

余既博稽經傳定議，以爲禘兼群廟之主，不追所自出，已復遍考諸儒之說，以參其同異。而四明萬充宗氏著《學禮質疑》，有禘說四篇，其弟季棧復著論九首，俱精詣博辯，凡古今名臣學士禘祫之議靡不搜剔遞隱，考正疑互，以求一是，厥功甚大。

然愚嘗取而覈之，季棼取孔氏穎達之說，謂禘即祫，祫即禘，更無差別者，其說與余同。其謂禘兼群廟之主，徵諸《長發》之詩，詳列玄王、相土、成湯，以爲群廟合祭之證，其說亦與余同。至駁杜預稱禘爲三年喪畢之吉祭，謂此乃魯末流之失，宣聖特書以示譏，不可爲典要，議尤精當不可易。獨其兄弟並謂禘兼群廟之主，復上追始祖所自出，其說蓋亦本于程子及陳用之、胡明仲、黃楚望諸儒之說，而不知其理之不可通也。夫當大祭合食之時，始祖正東向之位，群昭群穆以次列侍。若復追所自出，不知始祖此時位置何處。若並居東向，則父子無並坐之禮。若退居昭穆之列，則褻始祖已甚。進退無據，無一而可。故趙伯循謂：「祀于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兼群廟之主。配如孔廟之配享，自當旁坐，以明

有父之尊，而復不與群昭群穆齒。其說較爲有理，故朱子遵用之。蓋群廟與所自出，一祭必不可得兼。萬氏謂禘兼群廟之主，與伯循異，則是也；謂復追所自出，則非也。

且萬氏堅守禘魯之說爲報本追遠之至意者，豈不以《大傳》、《小記》、《祭法》、《國語》及《儀禮·喪服傳》之爲經傳炳據，昭昭可信乎哉？然此數書之可信，孰若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之言爲可信也。武王既有天下，大告群后，叙列祖之功德，起自后稷，而未嘗及于魯。周公陳王業之艱難，若《豳風》之《七月》、《大雅》之《生民》與《周頌·思文》之什，邇后稷，邇姜嫄，無一言及魯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論追王上祀止及先王先公。《孟子》言稷、契之事詳矣，未嘗謂帝堯之兄弟。其謂稷、契同出於魯者，乃史遷據《世本》無稽之說，《戴記》從其

後而附會之耳。《國語》非《左氏》所作，其言多與傳牴牾，且《左氏》已不可信，何有《國語》？《儀禮·喪服》世稱子夏爲之傳，要亦漢儒之筆耳。如果係報本追遠大典，何以《詩》、《書》不一陳之，而孔子、孟子絕口不道也哉？

至充宗氏盡闢三年、五年之說，謂禘每歲一舉，行以午月，此誤以四時之禘爲大禘，而取徵于《雜記》孟獻子之言，復以七月日至之禘與正月日至之郊對舉，謂郊歲行，則禘亦歲行可知。嗚呼！《雜記》之言已出漢儒，更復憑此臆斷，多見其不知量耳。

儒者從千百年後求先王廢墜之典，上之信經，其次信傳，又其次則鄭、王、賈、孔諸儒之成說，猶不失爲近古。然儒者猶當別白以求其至當，若逞其聰明，創爲異說，意欲求勝前人，而不知適增後人之矇耳。

萬氏兄弟最精于禮，而猶有此失，則其矣經學之難言也！

### 辨萬氏季埜論禘之失

季埜氏復著論曰：「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創于緯書，東漢初張純舉以告世祖，遂據以定禮，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于高廟。蓋自東周之亡，二百餘年而禘禮復舉，誠爲盛事。顧其爲制，以高帝爲始祖，而不追始祖所自出。自時厥後，禘名雖存而實亡。嗚呼！泥于《祭法》禘黃帝、禘嚳之說，是將使漢祖堯，曹魏祖舜，至唐、宋更無可假托，迺至明皇祖老子，唐尊其廟爲太清宮，前二日先行朝獻之禮，次日朝饗太廟，又次日有事南郊。真宗更祖趙玄朗，宋尊其廟爲景靈宮，前二日先行朝獻之禮，次日朝饗太廟，又次日有事南郊。以爲如是而

後得稱大禮，合于先王報本追遠之意，不失諸傳會，即失諸矯誣，是非俗儒泥古階之厲歟？

季棼復云：「後世宗廟皆無始祖，又安有自出之祖？雖不禘亦可。舉宋神宗之言曰：『禘者，本以審禘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其所本，則禘禮固可廢，遂詔罷禘祀。神宗此舉，真超出漢、唐諸帝之上。嗚呼！季棼此言，又何其與前說相背戾也。夫過崇先王之禮而牽而合之，謂後世不能盡合先王之禮而舉而廢之，二者俱失。善乎！孔氏穎達之言曰：「禘、祫，也。以其審禘昭穆謂之禘，以其合祀群廟謂之祫。」商、周以稷、契爲始祖，漢、唐以後以受命開國者爲太祖，大合食，舉盛禮，如是，則禘之典百世可通行，何爲必舉而廢之哉？季棼前所謂名存實亡者，至此

併其名而去之，其故由于《祭法》侈大先王之禮，謂虞、夏、商、周俱有所自出之帝，馴至好奇之主攀附古聖，而循名責實者又旋至廢罷。此俗儒說禮者之過，非後世人主之過也。季棼以鄭氏釋經，凡言禘者俱指爲祀天，以爲妄誕不經，不知鄭氏之失，特稱感生帝如靈威仰之屬雜於讖緯爲非耳。祭天之說，起于韋玄成。王者受命，未有不于天者。《詩》言：「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況受命之主乎？明祖初定祭禮，以始祖無可稽考，特設一主曰皇初祖帝，其有取于鄭氏之旨也夫。

#### 禘祭感生帝說

《禮記·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康成註：「所

自出，謂感生帝也。」此極爲有見。其見于《商頌》之《長發》、《大雅·生民》之篇，彰彰可考，但不當襲讖緯之說，用靈威仰、汁光紀不經之名耳。

以稷、契爲帝嚳之子，與帝堯爲兄弟者，此史遷踵《帝王》、《世本》之謬。而《國語》、《祭法》皆雜出于漢儒，以帝郊祖宗之祭，謂虞、夏、商、周皆有之，遠追至黃帝、帝嚳，謂三代之祖皆一姓。夫周公治定制禮，而第因襲虞、夏、商之故事，何以稱禮樂之宗乎？且考諸《商書》，止云「大饗于先王」，未嘗有帝之名也，則《祭法》之謬不辨可知矣。且以《生民》之詩攷之，以姜嫄爲帝嚳元妃者尤大謬。自古帝王祈求子嗣，必躬禱天地山川，嬪妃不得與。漢成帝祠河東泰畤，而昭儀在屬車豹尾間，已爲淫褻非禮。豈有帝嚳端居不出，而令元妃徧行

郊野？于情爲不合，于禮爲非宜。且即使元妃行禱，亦當有千乘萬騎，清塵警蹕，如今上大夫家亦須有肩輿僂從。乃至步行草野，至足履大人迹，此乃村姥里媼所爲，豈謂帝王之妃而出此？且以爲無人道而生子，亦宜秘不令宣，抑或別有處置，而乃置諸隘巷，實諸寒冰，且顯名之曰棄，尤非帝王行徑。且帝堯以唐侯升爲天子，此本與帝嚳不相涉。若說稷與堯俱爲帝嚳之子，則稷乃元子，當立，決無不立稷而反立堯之理。堯必無不首先舉稷，直待殂落之後，舜方舉之之理。

且不特此也。《頌》之《長發》，先儒以爲大禘之樂歌，《大雅》之《生民》爲尊祖以配天之樂歌。以子孫追述先世，豈宜復有遺漏？何故但推其母，不推其父？以帝嚳先代之聖帝，豈其不足稱述，而沾沾於有

娥、姜嫄，以爲受命發祥之始乎？蓋稷、契皆無父而生，詩人明言之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履帝武敏歆。」所謂帝即感生帝也，以其無形無影，故不可立尸，又不可立主，但憑依於始祖之神位，以爲所自出之帝。故當大禘之時，始祖得正東向之位，群昭群穆以次咸列。《長發》之詩自玄王以及相土、成湯并及阿衡，《雝》之歌兼及文王、武王，此其明證也。

若以帝嚳爲所自出，稷、契將與嚳並居東面而饗乎？抑退居昭穆之列乎？趙伯循又以爲禘祭不兼昭穆，尤與經文不合。《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以其理幽渺，所謂聖人有所不知者是也。以其爲天地生人之始，萬物皆爲同體，故知其說者治天下不難也。朱子惑于趙伯循之說，謂后稷更追上一世，以爲報本之中又報本，追遠

之中又追遠，以字內神奇渺忽之理，出以腐儒拘文牽義之見。遂令後世漢祖堯、曹魏祖舜，影響傳會，未必非斯言啟之也，則經學不明之過也。

### 書陳止齋春秋郊禘說後

事有千百年之定案，載在經典，傳于學士大夫，一旦以爲不然，初似創論，反覆思之，而知其理之不可易。此蓋好學深思之士，讀書得間，默會遺經于千載之上，卒以大白乎聖人之心，非尋行數墨之士所可到也。

魯之有郊禘說者，以爲成王所賜，伯禽所受，蓋出于《明堂位》之文。獨止齋陳氏以爲此東遷以後之僭禮也，非成王所賜。其說一徵之《史記》，曰「秦襄公始列于諸

侯，作西時，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據邵氏《經世書》惠

公請于秦襄公祠白帝之年。其後齊桓公欲封禪，

而晉亦郊鯀，皆僭禮也。再徵之《春秋》與

《魯頌》，其言曰：《春秋》之郊何以始見于僖

公？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爲常，至

僖公始作頌，以郊爲夸，于是四卜不從猶三

望，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焉者爾。

三徵諸《左傳》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

以升天下，於周爲睦。分魯以大路、大旂，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

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

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成王命魯不過如

此而已。若果如《明堂位》之言，祝鮀不應

不及。四徵之隱公及僖公諸傳。隱公考仲

子之宮，問羽數于衆仲；周公閱來聘，饗有

昌歜、白、黑、彤鹽，以爲備物，辭不敢受；衛

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淇露》及《彤弓》，不

答。果若魯得行天子之禮，則自始封迄春

秋之初已四百年，羽數何以始問于隱公？

昌歜、彤鹽以之饗天子之元老，安用固辭？

《淇露》、《彤弓》，甯武子何以不答？可見

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列國名卿之

有識者，無不微文示譏，而魯人並無一語及

于成王之賜以白解，則郊禘之說當從劉恕

爲得也。

止齋此論，樓氏鑰亟稱之，以爲千古未

發。余謂此亦心理同然，特世儒爲成見所

封，不之察爾。《明堂位》出于漢儒，特傳會

《魯頌》白牡駢剛犧尊之文，以爲此天子所

賜。而公羊子又附益之，曰：「周公拜乎前，

魯公拜乎後。」夫以周公大聖，魯公大賢，豈

宜過受天子之恩，以自夸大，啟後世人臣加

九錫之漸。魯頌鋪陳郊禘盛典，而其言成王之命叔父，未嘗一言及天子之賜，第曰「大啟爾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此尤可與祝鮀之言相發，足徵郊禘非成王所賜，而出于東遷以後之僭禮無疑也。止齋爲浙東巨儒，其論郊禘之事深有合于余心，爲表明而論著之如此。

黃楚望氏亦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爲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沒而王與伯禽躬爲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騂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祭，至周公始定爲不王不禘之法。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騂剛者，魯公之牲也。又

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于太廟，而禮秩未嘗敢同于周公，非有祭文王爲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群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蓋文公有勳勞于王室，欲效魯禘祭而請于天子，故得用之。若東周諸侯爲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皆是。然止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若如所云，魯得禘于周公之廟，則當于文王廟以周公配之。若據趙氏，則止臨期立文王之主與尸，而反迎以入周公之廟，以父就子，以尊就卑，禮必不然。禮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矣。然郊祀蒼帝而四望闕其一，猶未敢盡同于王室。蓋以爲成王所賜者，本《明堂位》及《祭統》；以爲惠公所請者，出《呂氏春



秋》；魯、鄭皆有周廟，晉有禘祀，見《左傳》。一

趙本訥氏曰：「郊之制，自惠公請之周，雖有其制而未敢用，至僖公首舉之。」葉石林氏曰：「呂不韋之書曰此平王之末造，惠公請于周而假寵于周公，是平王爲之也。」黃東發氏曰：「破《明堂位》之說自劉敞始，至本訥述用之甚明，石林與止齋參考之甚備。《明堂位》出于漢儒，在秦書《呂覽》之後，其不足據亦明矣。」

康熙庚午，監察御史李時謙疏請舉行禘禮，事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禮部尚書張玉書等議曰：「臣等綜考禮制，言禘者不一。有謂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帝嚳，皆配祭昊天於圜丘者；有謂祖之所自出爲感生帝，而祭之于

南郊者；有謂圜丘、方澤、宗廟爲三禘者。先儒皆辨其非，而言宗廟之禘又不一說。有謂禘祭止及毀廟，不及親廟者；有謂《長發》之詩爲殷之禘，《雍》之詩爲周之禘，而親廟與毀廟皆兼祭者。惟唐趙匡、陸淳皆以爲禘異于祫，不兼群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直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故名爲禘。至于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明文，其說始于漢儒，而後之議禮者咸宗之。漢、唐、宋所行禘禮，亦莫考始祖之所自出，止于五歲之中行一祫一禘兩大祭于其宗廟而已。大抵夏、商以前有禘之祭，而其制未詳，漢、唐以後有禘之名，而與祫無別。惟周以后稷爲始祖，以帝嚳爲所自出之帝，而太廟之中原無帝嚳之位，故祫祭不及帝

禘之祭不必舉行。」王阮亭、居易錄。

春秋吉禮表卷十五終

譽，至禘祭時乃特設帝譽之位，以稷配焉。行于後代，不能盡合，故宋神宗諭廷臣議罷禘禮。明洪武初，御史答祿與權請舉禘祭，衆議亦以爲不必行，詔從其議。至嘉靖中，乃立虛位祀皇初祖帝，而以太祖配享，事屬不經，禮亦旋罷。洪惟我國家受天顯命，世德相承，定鼎之初，追上四祖尊稱，以肇祖原皇帝始基王迹，故立廟崇祀自肇祖始。夫太廟之中，以受命之君爲太祖，允宜特尊者也。我太祖高皇帝功德隆盛，與天無極，自當爲太廟萬世之祖。上而推所自出，則締造之業，肇祖爲最著。今太廟祭祀，四孟分祭于前殿後殿，以各伸其尊，歲暮祫享于前殿，以同將其敬。一歲之中，自肇祖以下，屢伸裸獻，仁孝誠敬，已無不極，五年一

## 春秋凶禮表叙

世儒多以例釋《春秋》，吾不知所爲例者，將聖人自言之乎，抑出于後儒之揣測也。是不以凡例釋《春秋》，而直以《春秋》釋凡例，而經旨益晦。余觀凶禮一編，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法，其微意所在，往往前後不相蒙，始終不相襲，而知例之斷斷不可以釋經也。

《儀禮·喪服傳》曰：「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子爲父，妻爲夫，諸侯爲天子及臣爲君。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春秋之世，有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擅自盟會及郊祀，又大國受小國之奔喪、會葬而未嘗以禮報者，而君臣

之道闕；有居喪而納幣，衰絰而從戎，祔廟而逆祀，而父子之倫喪；有以妾匹嫡，天王歸賵，列國會葬，下及僖、宣、襄、昭四妾母，薨稱夫人，葬稱小君，而夫婦之道苦。聖人于百五十年間，一書之，再書之，垂戒深切著明矣。

然以魯不報答小國爲非禮，至昭、定之世，滕、薛及曹，魯俱遣使會葬，似足正邦交之失，而聖人未嘗與也；以躋僖逆祀爲非禮，至定之八年從祀先公，似足釐廟祀之謬，而聖人未嘗與也；以以妾配適爲非禮，至定、哀之世，定嬖不書薨，不書夫人，不書小君，似足正嫡妾之分，而聖人未嘗與也。其不與者何也？前之失由魯之恃強凌弱，倨傲無禮；後之失由季氏之樹援結黨，弁髦其君。前之失由禮臣之逢迎主上，紊亂典禮；後之失由陽虎之謀爲不軌，假正濟私。

前之失由諸公之私厚所生，混淆名分；後之失由季氏之日無君上，菲薄禮儀。聖人前後各據實書之，以著其顛倒益甚，罪狀益深，世道益不可問，而世儒顧以例求之。夫一年之內有寒暑，一日之內有朝夕，寒暑異而裘葛不異，朝夕異而饗殮不異，可乎哉？

昔人序少陵詩，有云：「太平黷武則志在銷兵，神京陸沈則義嚴討賊。」嗚呼，少陵之詩且然，何況《春秋》出自孔子哉！故欲執少陵開元、天寶之詩而例諸肅、代諸作，則泥矣；執孔子隱、桓、莊、閔之《春秋》而例昭、定、哀之《春秋》，則鑿矣。學者無以傳求經，並勿執經以求經，惟熟覽二百四十二年之情事，而綜考聖人前後之書法，與聖人默會于千載之上，庶乎可以得之。若執一字以求之，如宰咺書名、王不稱天之類，不爲酷吏之舞法深文，則爲兔園之咬文嚼字，

而《春秋》之義隱矣。輯《春秋凶禮表》第十六。

春秋凶禮表卷十六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安東程澄練江參

天王崩葬

胡傳：「《春秋》十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赴告及，魯往會之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赴告雖及，魯不會也。王子猛未踰年，不書崩。敬王崩在春秋後。」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	桓十五年三月己未，天王崩。	莊三年五月，葬桓王。	僖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文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small>平王不書葬</small>	<small>桓王七年而後克葬</small>	<small>李氏廉曰：莊王立，越七年而始葬桓王者，考之桓十八年</small>	<small>惠王不書葬</small>	<small>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small>
<small>杜氏預曰：不書葬，魯不會。」</small>	<small>趙氏匡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small>	<small>《傳》曰：「周公欲弑</small>		
<small>邵氏寶曰：魯不會</small>	<small>室不告，魯亦不赴，著</small>			

<p>葬者凡七，平、莊、僖、惠、頃、定、靈。蓋諸侯皆然，當是時，伯者誰歟？謂之尊王，不亦愧乎！」</p>	<p>諸侯之不臣也。</p>	<p>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由此觀之，蓋以亂故也。」</p>	<p>僖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p>	<p>《左傳》：「秋，襄王崩。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如莒，從己氏。」</p>
<p>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p>	<p>宣二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p>	<p>宣三年春正月，葬匡王。</p>	<p>成五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p>	<p>襄元年九月辛酉，天王崩。</p>
<p>辛丑，葬襄王。 何氏休曰：「惡文公不自往。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錄之以責內。」 楊氏上勛曰：「魯卿往會始書。」 劉氏敞曰：「杜云『卿共葬事，禮也』，非也。」</p>	<p>匡王四月而葬，前頃王不書崩。</p>	<p>胡傳：「微者往會，慢也。或曰親之，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乎？」 徐氏彥曰：「去年十月天王崩，至今年春未滿七月，即文九年《傳》所謂不及時，書也。」</p>	<p>王崩。 定王不書葬。 高氏閔曰：「罪諸侯之不會也。」</p>	<p>案：是月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 徐氏彥曰：「天王崩而四國得行朝聘者，杜氏云『辛酉是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訃告未至于魯。」</p>

使卿共葬，周末之凌替，非典之正也。」

王氏葆曰：「此雖非禮，猶爲可道。若夫以微者往會而不登于策，併不往弔葬而見略于經，則又甚矣。」

趙氏鵬飛曰：「天王書葬者五，而魯以大夫會葬者二，此年得臣之行與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而已。其三則不書大夫如京師，蓋使微者往也。然猶愈夫不會葬者。書崩而不書葬者四，魯不會也。」

呂氏大圭曰：「葬桓王，葬匡王不書其人，或謂皆公親往。然以他文考之，葬諸侯而使卿者，則備書之，其他不書其人者，皆爲公親往，可乎？」

楊氏士助曰：「知王崩，赴未至者，禮，諸侯爲天子斬衰，豈天子以九月崩，當月即邾子來朝，冬初即晉、衛來聘？魯是有禮之國，焉得受之？猶如襄二十九年吳子餘祭以五月被弑，計未至魯，故季札以六月至魯，仍行聘事，亦此類也。」

《彙纂》曰：「三國朝聘，左氏皆以爲禮，杜氏預釋之曰『王訃未至也』。《公》、《穀》俱不發傳，而范氏甯、徐氏彥、楊氏士助咸主杜說，蓋按日而稽之，非臆度也。胡傳以爲貶，雖本泰山孫氏說，恐無所據。」





公 薨

張氏洽曰：「《春秋》書魯君見弑之例有二：在內則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之特異者見之。」

程子曰：「人君薨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非正也。薨不書地，弑也。」

隱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莊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僖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傳》：「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寫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適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何氏休曰：「天子、諸侯皆有二寢，一曰高寢，一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夫人居小寢。」	《左傳》：「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闌。」	《左傳》：「即安也。」
	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適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侯皆有二寢，一曰高寢，一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夫人居小寢。	陳氏傅良曰：「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慶父弑公于武闌』，聖人書之曰『公薨』，諱之也。諱之而以不地不葬見之。薨，十二	穀梁：「小寢，非正也。」
		啖氏助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	楊氏士勛曰：「傳發此例者，以隱公不地，桓公非正。今僖公雖卒，而没于婦人之手，	

<p>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p> <p>《穀梁》：「不書葬，以罪下也。」</p> <p>朱子曰：「書薨而以不地著之，蓋臣子隱諱之義。」</p>	<p>胡傳：「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而莊公不書即位，則被弑之實亦明矣。」</p>	<p>而閭閻不修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閭閻嚴飭之，女子、小人不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何自有篡弑之禍哉？</p>	<p>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p>	<p>故發傳以惡之也。</p>
<p>文十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p> <p>《穀梁》：「非正也。」</p> <p>汪氏克寬曰：「或謂因隕而斃，故以非命而終。今雖莫考其詳，然經書『薨于臺下』，則其失正可知。」</p> <p>黃氏正憲曰：「前書『毀泉臺』，此書『公薨于臺下』，即其地耶？」</p>	<p>宣十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p> <p>汪氏克寬曰：「宣公亦弑立而獲正終，然魯君自是失政，而三家彊盛，不復可制矣。」</p>	<p>成十八年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p> <p>《穀梁》：「路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p>	<p>襄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p> <p>何氏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p> <p>薛氏季宣曰：「別宮也。小寢猶非正，況別宮乎？」</p>	<p>昭三十二年十月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p> <p>《左傳》：「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p>

信如《左氏》之說，則蛇之妖乃不係于嬖妾而係于文公者矣。					
定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					
杜氏預曰：「高寢，宮名。言失其所。」					

未成君卒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	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	《左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左傳》：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		

未，共仲使圉人牽賊。范氏甯曰：「子赤也。子般于黨氏，立閔公。」

案：程氏端學曰：「不

《公羊》：「其稱子般名，係闕文。」陳氏傳

卒何？君存稱世子，良曰：「凡君在喪恒

君薨稱子某，既葬稱稱子，未葬稱子某。

子，踰年稱公，何以文公以六月葬，故不

不書葬？未踰年之書子亦卒，成之爲在

君也。」

胡女敬歸之子子野，

次于季氏。秋九月癸

巳，卒，毀也。己亥，

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

公子稠，是爲昭公。

喪之君，以弑罪罪宣公也。如此，則不名實有意義，不得從闕文之例。」

又案：王子猛亦是既葬而卒，而書子猛者，以別于子朝，又是一例。君薨皆日，即被弑之君亦得日。而子惡之卒，經、傳俱無其日者，當是敬嬴、襄仲

斃之闔闔之內，其死狀甚秘，外人不聞知已。又殺其母弟，戕其保傅，又逐其母，子惡之黨無一人，故并不知其死日，是行弑之又一變局也。仲之凶殘，更加羽父、共仲一等。			

公葬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夫子之創例，所以責臣子之必討賊，不容一日緩也。故隱不書葬，而終桓之世，內大夫之卒削不書，魯無大夫也，亦可謂深切著明矣。閔之弑也，慶父出奔，後雖受誅，卒立孟氏，實啟三桓之盛，安得謂之討賊？故亦不書葬。或乃以隱、閔之不書葬為桓、僖不葬以君禮，且以隱、閔夫人不備薨葬證之。夫魯君之不以禮葬者，莫若季氏之於昭公，然《春秋》不聞以此削其葬。況僖公魯之賢君，決無不以禮葬閔公之事，而閔公遇弑纔十餘歲，安得夫人？其誣妄甚矣。葬，大事，故十二公

非君弑而葬必書，失禮而喪不以制，如定公之雨不克葬必書。」

桓十八年冬十 有二月，葬我君 桓公。	閔元年夏六月 辛酉，葬我君 莊公。	文元年夏四月 丁巳，葬我君 僖公。	文十八年六月 癸酉，葬我君 文公。	成元年二月辛酉， 葬我君宣公。
《公羊》：「賊未討，何 以書葬？」 讎在 外也。」	《左傳》：「亂故，是 以緩。」	《左傳》：「緩。」	案：文公以二月薨， 至是五月而葬，如期。	案：宣公以去年冬十 月薨，至是五月而葬， 如期。
《穀梁》：「不責踰國 而討於是也。」	汪氏克寬曰：「魯君 之葬皆不過五月之 期，惟桓公見戕于齊， 九月而後葬，昭公客 死于外，八月而後葬。	杜氏預曰：「僖公實 以三十三年十一月 薨，文元年閏三月，并 間計之，七月乃葬，故 傳云『緩』。」		
汪氏克寬曰：「《春 秋》君弑而書葬者凡 九：衛桓、齊襄、陳靈 則賊已討者也；鄭 僖、齊悼則經不書弑 者也；蔡景之葬，徧 刺天下之諸侯也；許 悼之葬，不使止，為弑 父也；蔡靈讎在外，	莊公之薨，至是十有 一月，蓋以國亂子弑， 嗣君幼弱，危不得 葬也。」			

<p>而亦弑逆之賊，與魯桓同；楚虔之殞于比，亦猶齊諸兒之殞于無知也；蔡昭隤在內，賊已討，而賊微不書。」</p>			
<p>成十八年十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p>	<p>襄三十一年冬十月癸酉，葬我君襄公。</p>	<p>定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p>	<p>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p>
<p>《左傳》：「書，順也。」杜氏預曰：「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靖，世適承嗣，故曰『書，順』。」</p>	<p>案：襄公以夏六月薨，至是五月而葬，如期</p>	<p>《左傳》：「季孫使役如闕，將溝焉。」榮駕鵲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p>	<p>《穀梁》：「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孫氏復曰：「言無備之甚也。」高氏閔曰：「葬日虞，所以寧親也。日下昃，則失虞之時矣。」</p>

半載餘，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無恩于先君如此。

## 夫人薨葬

汪氏克寬曰：「魯夫人見經者八：文姜、哀姜、聲姜、穆姜、齊姜書薨書葬；子氏以隱公在，不書葬；出姜歸齊，並不書薨；孟子以同姓諱而略之。妾母見經者六：仲子之卒在春秋之前；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稱小君，與正嫡無異；仲子不稱夫人、小君，猶未至如中葉以後失禮之甚也。唯定十五年姒氏卒，以哀公未即位，故不成小君之禮爾。」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夫人見經者八，妾母見經者六。若以王法繩之，惟隱夫人子氏、僖夫人聲姜、成夫人齊姜無貶，其餘除出姜歸齊不書薨葬外，宜俱在貶斥之列。而《春秋》書夫人薨，其葬也書葬我小君，雖以文姜、哀姜之弑逆而無貶，雖以成風、定姒之妾母僭位而無貶，雖以敬嬴之殺嫡奪嗣而亦無貶。惟定姒，哀公之母，不稱夫人；孟子，昭公之配，亦不稱夫人。孟子不書葬，定姒葬不稱小君，蓋當時不以夫人之禮喪之。凡此類，直書其事而義自



見者也。」

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卒。	莊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僖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僖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穀梁》：「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杜氏預曰：「薨寢祔姑，赴于諸侯，故具小君之禮書之。」	胡傳：「典禮當謹之于始。文姜已歸，爲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汪氏克寬曰：「文定及程沙隨皆謂齊以喪歸魯。夫魯之去齊，無越一百七十日始至之理。蓋齊既殺之于夷，以喪歸于齊國，然後魯請而歸于魯爾，所以下云『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也。」	程氏端學曰：「哀姜淫逆，其死也，不葬于其地而以歸魯。魯人受之，葬之以禮，又別爲之謚，是知有母而不知有宗廟矣。」
黃氏正憲曰：「春秋《隱稱公，則其妃必稱夫人。豈成隱之爲君，而不成其妃爲夫人乎？」	黃氏仲炎曰：「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書之，孰謂《春秋》辱人之爵，甚至貶及天王哉？」			季氏本曰：「先儒謂子無紕母之義。竊意既得罪于夫，宜絕于宗廟，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禮祔不可也。」

文四年冬十有文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月辛未，夫人姜月癸亥，葬我小子，夫人嬴氏薨。

成風。

氏薨。

君薨姜。

薨。

陳氏傳良曰：夫人莊公姜，僖公母

僖公配，文公母聲

高氏閔曰：九月乃

趙氏鵬飛曰：宣公

某氏，嫡稱也，喪之以

姜也。

葬，慢也。不稱僖姜，

殺太子，絕嫡母，而奉

夫人之禮也。隱公之

以姜母為正嫡，至于

而別為之諡，非

妾母，蓋自元年而已

喪桓母猶有疑焉，是

襄事，乃黜正嫡而嬖

禮也。

然故聖人于元年稱

故別廟祔姑稱謚，仇

妾合葬焉。如唐中宗

婦姜，則見其以妾為

然如夫人，則自文公

之葬乾陵，嚴善思諫

姑，而于此復書「夫人

之喪成風始。」

而弗止，孰有如漢之

嬴氏薨，則宜以妾母

齊氏履謙曰：哀姜

文帝自謂側室之子，

為夫人，而妾母專政

誼不可以入宗廟，故

而不以為嫌者乎？

之罪于是著見矣。

僖公緣此，尊成風為

家氏鉉翁曰：哀姜

夫人，以妾亂嫡。後

淫亂，與弑二君，齊桓

世失禮，自成風始。

討而殺之。僖于是尊

《春秋》並同夫人書

其母成風為夫人，以

之，亦不沒其實

配其父，此僭也。然

而已。

非哀姜不終，則僖公

案：後世漢光武以呂

亦未敢遽如此。今敬

后殺三趙王得罪高帝，紬其配饗，升薄后于高帝廟合食，意亦同此。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襄二年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配，襄公嫡母。《左傳》：「初，穆姜使擇美櫬，以白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家氏鉉翁曰：「襄公嫡母與定姒並書卒葬，而嫡姜之分見矣。」		
		秋七月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氏預曰：「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襄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成公妾，襄公生母。《左傳》：「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櫬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			嬴與其子弒君逐母，僭號夫人，使遇齊桓，則敬嬴、襄仲皆當比而誅戮。列國無伯，故得以肆行無忌至此。」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高氏閔曰：「死纔二十三日。」	許氏翰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定姒，而不得已于人言。觀此葬速，禮略也。」		

案：此年有夫人姜氏，四年復書夫人姒，有兩夫人，先儒謂不加貶而罪自見者也。然自漢、唐以後，生母皆並稱太后，誰復以爲非者？久矣，古禮之不行于今矣。

禮，季孫不御。

案：季孫初意欲不以夫人之禮喪定姒，以避正嫡，此正合禮。逮匠慶請木，乃不以嫡庶之名分折之，第令略取他人之木，蓋當時習見。僖、宣兩朝，喪姜母皆用夫人禮，故不用遂以爲怪。而季文子初亦不知此，蓋僖公作俑之過也。然此時猶知畏懼君威，曰：「君長，誰受其咎？」則季氏猶未至其橫，異乎定、哀之世，此可以觀世變矣。

襄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昭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宣公配、成公母。 《左傳》：「穆姜薨于東宮。」 杜氏預曰：「成公母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 案：穆姜以淫行而壽極長，死于孫之手，親見齊姜與定姒之薨，己之櫬乃爲其婦所用，其亦苦矣。文姜壽亦極高，年近六十猶出淫于莒。此則幽閉東宮而不得出，則以穆姜得罪季氏，當時君弱臣強可知矣。	杜氏預曰：「四月而葬，速。」 家氏鉉翁曰：「穆姜爲行父所幽以死，魯國之大，無有如穎考叔之悟其君者，畏季氏也。行父取穆姜喪具以喪齊姜，其心可誅矣。」	襄公妾、昭公生母。 襄配敬歸，不見經。 《彙纂》曰：「先儒據《左氏》，以齊歸爲敬歸之娣，故有妾母稱夫人之譏。何氏釋《公羊》，則以齊歸爲襄公嫡夫人，與《左》不同。季氏本謂自昭至哀再無卒襄夫人者，則齊歸之爲嫡，亦未可定。」 方氏苞曰：「左氏以爲娣，誤也。有因妾母僭夫人薨葬，而預書夫人之娶以別之	范氏甯曰：「齊，謚。」 《左傳》：「葬齊歸，公不惑。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惑，不顧親也，殆其失國。」 哀公母、定公妾。定配不見經。 《公羊》：「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 《穀梁》曰：「妾辭也。」 啖氏助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故書薨書夫人以著其非禮。定姒卒時，哀立未踰年，故書卒。子既未踰年，故不稱夫人也。」

<p>桓、宣皆弑立，欲結援大國以自固，而皆得淫妻之報。天道不爽，信哉！自穆姜幽死以後，魯之夫人遂無復有淫行者。</p>		<p>者矣，未有志僭者之薨葬而反削夫人之薨葬者也。歷襄、昭、定、哀，未嘗別見襄夫人之薨，以此知齊歸之爲嫡也。」</p>		
<p>九月辛巳，葬定姒。  <small>《公羊》：「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small>  <small>《左傳》：「不稱小君，不成喪也。」</small>  <small>王氏樵曰：「諸家皆以哀未踰年之君，故定姒止書卒葬，而不書夫人以薨，小君以葬，此皆因諸侯僭禮而爲之辭。其實子雖</small></p>	<p>哀十二年夏五月甲寅，孟子卒。  <small>昭公配、吳女。</small>  <small>《左傳》：「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small>  <small>吳氏澂曰：「固是以同姓而不書夫人薨，亦以見魯臣子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small></p>			

<p>踰年成君，亦不得夫人其妾母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春秋》亦從</p>	<p>君也，尚且遂出之而葬不備禮，況其夫人乎？一書卒而二義具焉。</p>
<p>而書夫人、書小君，以著其非禮。姒氏，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已君、未君皆不稱夫人。卒曰「姒氏卒」，葬曰「葬定姒」，皆正名也，非因子未踰年之故也。」</p>	<p>案：胡氏寧以姒氏不稱夫人為隱惡，此似是而非也。是時權在季氏，乃季氏不以為夫人耳，非哀公之意也。假正誼以削其禮數，薄其君父，據實事書之，正以見季氏專制其君之惡。謂天子有意削之者，是助季為暴也。諸說之中，臨川吳氏近之。</p>

歸贈含及奔喪會葬

案：春秋喪禮之交際，唯以力之強弱為降殺。魯不奔天子之喪，而天子遣使來會僖公之葬，顛倒已甚。況歸贈仲子，贈葬成風，越禮亂倫，尤不可言。秦人以大國而歸榭，則以欲窺晉也。自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而秦、魯遂絕。邾之來奔喪，滕之來會葬，則小國以天子之禮事大國也。禮，諸侯之喪，上弔，大夫送葬。會葬，非禮也，奔喪甚矣。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三月辛亥，王使召伯來會葬。	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榭。
程子曰：春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贈人之妾，亂倫之甚。	高氏閔曰：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天王惟有弔贈含榭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于諸侯也。	程子曰：天子成妾母為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陳氏傅良曰：贈，常事，不書。惟贈仲子，成風特書之，則以遂命為夫人也。	杜氏諤曰：薨而贈，含，尚曰不可，況又使卿會葬乎？故復去「天」以示義。	穀梁：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黃氏仲炎曰：桓王崩七年而後葬，見諸侯不恤天子之喪。僖	《彙纂》曰：魯弒君	洪氏若水曰：會葬之禮，諸侯所以尊天子，天子所以答施于諸侯，猶之可也。而施于妾母，是成其夫	孫氏復曰：書者，見周室陵遲，典禮錯亂，秦人之弗若也。自四年成風薨後，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召伯會



	<p>公以夏四月葬，而王使叔服先二月至魯，見天子急于奉諸侯之喪，冠履倒置極矣。</p> <p>案：此條《公》、《穀》、杜氏、胡氏皆以爲得禮。家氏鉉翁亦謂：「僖公，魯之賢君，書天王爲無貶。」然僖公未嘗遣使會惠王之葬，襄王不之討，及其葬，乃反遣使先期以至焉，是使王靈益卑，而諸侯傲慢不臣，益無畏懼，謂之無貶，得乎？</p>	<p>始桓，僭嫡始成風，王不能正而又成之，故錫命歸含、賵，會葬。王皆不稱天，以謹其始。</p>	<p>人，而教人以妾僭嫡矣。秦名分，逆天理，莫此之甚。」</p>	<p>葬，儼然同于夫人矣。天子所不能正，而秦人能之，故書。</p> <p>鄭氏玉曰：「夫子以魯之臣子，不敢違其國，故皆以夫人書，此因史之舊。及秦人歸隧，始書曰『僖公成風』，以正嫡妾之分，此夫子修《春秋》之文也。聖人之筆削可見矣。」</p>
<p>襄三十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p>	<p>定十五年，邾子來奔喪。</p> <p>杜氏預曰：諸侯奔</p>	<p>九月，滕子來會葬。</p> <p>家氏鉉翁曰：魯君</p>		

陳氏傳良曰：改葬

喪，非禮。

惠公也。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卑矣。晉于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伯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王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于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于楚者矣。于是滕子會葬于魯，是春秋之季也。一

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春秋》不書，諱之也。邾、滕二君來奔喪，會葬而皆書者，非嘉其來，志其禮之僭也。」

案：邾、滕之奔喪，會葬始見于春秋之季，何也？春秋中葉，邾、滕猶視魯為列國，未如齊、晉之強大也，故邾屢與魯鬪爭，互有勝負，而魯亦未敢以屬國處之。至襄之季，昭之世，而季氏專政，屢侵奪邾、莒以自益，而魚肉邾為尤甚。故小國聞風生畏，諂以求免，儼如魯之事

齊、晉矣。非畏魯也，畏季也。畏季而魯益弱。聖人書之，以志世變，非止譏邾、滕之越禮而已。

外諸侯卒葬

程子曰：「吉凶慶弔，鄰國之常禮。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

汪氏克寬曰：「赴告以日，史書其日，則經弗削，以見列國臣子之謹終。赴告略，史不日，則經無自而書其日，以著列國臣子之慢。」

隱三年八月庚子	隱八年夏六月	桓五年春正月	桓十年春王正月	桓十一年夏五
辰，宋公和卒。	己亥，蔡侯考父	甲戌、己丑，陳	月庚申，曹伯終	月癸未，鄭伯寤
十二月癸未，葬	卒。八月，葬蔡	侯鮑卒。夏，葬	生卒。夏五月，	生卒。秋七月，

宋穆公。

宣公。

陳桓公。

葬曹桓公。

葬鄭莊公。

孫氏覺曰：記卒記

杜氏預曰：三月而

吳氏澂曰：葬不書

湛氏若水曰：著葬

杜氏預曰：「三月而

名者，即位之初以名

葬，速

月，史失之。蓋陳佗

之得禮也。禮，諸侯

葬，速。」

赴我，我因其卒得以

陳氏深曰：諸侯告

篡立而葬之也。」

五月而葬。何以書？

季氏本曰：「卒踰兩

名之于冊也。卒而不

有赴報，則史書之，聖

月而葬，必慮有爭焉

名者，即位之初不赴

自其告先君之終，則

人有之

耳。蓋嗣君為喪主，

于我，或史失之，不得

已紀錄于列國之史

諸侯會葬，而其位始

記其名也

矣，非特因同盟、朝

定，故凡速葬者，皆

徐氏邈曰：凡書葬

會、聘告之有證也

有故也。」

者，皆據我而言葬彼，

故不書「宋葬穆公」，

而書「葬宋穆公」。

桓十二年冬十

桓十四年冬十

桓十七年六月

莊元年冬十月乙

莊二年冬十二

一月丙戌，衛侯

二月丁巳，齊侯

丁丑，蔡侯封人

亥，陳侯林卒。

月，宋公馮卒。

晉卒。十三年

祿父卒。十五

卒。秋八月癸

二年春王二月，

三年夏四月，葬

三月，葬衛宣

年夏四月己巳，

已，葬蔡桓侯。

葬陳莊公。

宋莊公。

公。

葬齊僖公。

杜氏預曰：稱侯，蓋

杜氏預曰：魯往會

《穀梁》：「月葬

家氏鉉翁曰：「衛宣

高氏閔曰：「魯不供

謬誤。三月而葬，速。」

之，故書。」

故也。」

<p>未葬，嗣子朔從諸侯及魯、紀戰，敗績而歸，乃葬其親，不仁可知。春秋不書衛子而以爵書，絕之也。一</p> <p>吳氏澂曰：「二月己巳之戰，衛助齊滅紀，魯爲紀禦齊，魯、衛非敵怨也，故不廢會葬之禮。」</p>			
<p>天王之喪，而會齊僖之葬，顛倒甚矣。凡《春秋》喪月之數，皆是據首尾而言，丁巳是十二月初二日，己巳是四月十六日，相去凡一百三十</p>			<p>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p>
<p>《正義》曰：「桓侯獨不稱公，劉謂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蔡侯無子，以弟承位，故傳稱蔡人嘉之，與貶相反，故杜直以爲史文謬誤。」</p> <p>案：啖氏助又謂「蔡季賢，請謚于王，胡傳亦從其說，趙本訥氏極駁之」詳闕文表。</p>			<p>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四年春王三月，葬曹莊公。</p>
			<p>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八月，葬許穆公。</p> <p>趙氏匡曰：「是時許從伐楚召陵，許國與冬而葬，時也。」</p>
			<p>僖七年秋七月，曹伯班卒。冬，葬曹昭公。</p> <p>黃氏震曰：「七月卒，年夏四月，葬陳宣公。」</p>
			<p>僖十二年冬十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十三年夏四月，葬陳宣公。</p>

杜氏預曰：八月乃葬，緩。

王氏葆曰：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勳在王室，然不免謚爲厲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考也。

左氏卒，葬俱無傳。

楚近，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

余氏光曰：郭氏曰：「經書「許男新臣卒」，而傳加一「師」字。若曰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卒于王事，加二等。」蓋因許本男爵，謚而爲公，遂生此曲說。文五年十月甲申許男業卒，明年春葬許僖公，宣十七年春正月許男錫我卒，夏，葬許昭公。是二公者，薨于朝會乎？王事乎？觀此，足知傳之謬妄矣。」

葬如期。

僖十七年冬十	僖二十五年夏	僖二十七年夏	僖三十二年冬	文五年冬十月
二月乙亥，齊侯	四月癸酉，衛侯	六月庚寅，齊侯	十二月己卯，晉	甲申，許男業
小白卒。十八	燬卒。秋，葬衛	昭卒。秋八月	侯重耳卒。三	卒。六年春，葬
年秋八月丁亥，	文公。	乙未，葬齊	十三年夏四月	許僖公。
葬齊桓公。		孝公。	癸巳，葬晉文公。	俞氏臯曰：「葬不書
《左傳》：「冬十月乙		杜氏預曰：「三月而	左傳：「子墨衰絰，	月，史闕文。
亥，齊桓公卒，易牙		葬，速	夏四月辛巳，敗秦師	
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			于殽，遂墨以葬	
群吏，而立公子無虧。			文公。	
十二月乙亥，赴。」			今案：己卯是十二月	
杜氏預曰：「孝公立			十一日，辛巳是四月	
而後得葬，凡十有一			十五日，癸巳是四月	
月，亂故也。			二十七日，見襄公父	
			死未葬而尋于父也	
文六年八月乙	文九年秋八月，	宣三年冬十月	宣十年夏四月	宣十四年夏五
亥，晉侯驩卒。	曹伯襄卒。冬，	丙戌，鄭伯蘭	己巳，齊侯元卒。	月壬申，曹伯壽
冬十月，公子遂	葬曹共公。	卒。葬鄭穆公。	公如齊。六月，公	卒。秋九月，葬

如晉，葬晉襄公。

葬如期

杜氏預曰：卿共葬

事，文、襄之制也。三

月而葬，速。」

汪氏克寬曰：趙盾

患秦之送公子雍，欲

禦秦師，故急于

襄事。」

趙氏鵬飛曰：丙戌

卒而丙戌葬，無是理，

諸侯五月而葬，今十

月卒，大抵葬在三月

之間耳。歸生將不利

于嗣君，故速葬而成

其逆焉。

孫歸父如齊，葬曹文公。

葬如期

齊惠公。

《左傳》：「公如齊

奔喪

黃氏正憲曰：卒

三月而葬太速者，

觀崔氏見遂于君終

之際，嗣子稱侯于

未踰年之前，則必

有其故矣。」

案：十二公無親奔天

子之喪，親會天王之

葬者，而親往奔齊惠

之喪，隨又遣卿會葬，

是以天子之禮事齊

也。宣公賴齊得國，

故終身謹事，齊惠歿

又加禮如此。《春秋》

備書，其旨深矣。



宣十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成二年八月壬午，宋公鮑卒。三年二月乙亥，葬宋文公。	成二年八月庚寅，衛侯速卒。三年春王正月辛亥，葬衛穆公。	成四年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夏四月，葬鄭襄公。	成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張氏洽曰：「《春秋》備書，而宣公不謹于事上，交鄰之罪見矣。」	胡傳：「案：《左氏》：『文公卒，始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今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高氏閔曰：『七月而葬，僭天子之禮。』	王氏葆曰：「六月乃葬，非禮。」	季氏本曰：「襄公卒二月而葬，其速如此，必襄公以弟代兄，其後嗣子有爭也。」	葬如期。
季氏本曰：「是時許、蔡從楚，皆來赴喪，魯皆往弔，見魯亦與楚通。」				
成十四年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十五年春	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秋八月庚辰，葬	襄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秋七月，葬	襄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秋，葬杞	襄十五年冬十月癸亥，晉侯周卒。十六年

王二月，葬衛

定公。

葬如期。

宋共公。

季氏本曰：三月即

葬，必嗣子幼弱，恐有

他變，而急于襄

事也。」

陳成公。

汪氏克寬曰：時陳

即晉，魯會其葬，

故書。」

葬如期。

桓公。

趙氏鵬飛曰：「杞

自入春秋，至是始

以名赴于諸侯，以

前蓋微弱不能行其

禮，諸侯亦眇之而

不會葬。」

嚴氏啟隆曰：桓公

立七十年，末年婚于

晉悼，至是卒始書

名，魯亦始會葬，自

後杞之卒，葬備

見矣

案：趙氏之說非也。

僖二十三年書杞子

卒，則已訃于魯矣。

況此時杞成公婚于

魯，魯僖又號賢君，而

不往會葬，直至結婚

春王正月，葬晉

悼公。

季氏本曰：晉平公

初立，見諸侯多不協，

故汲汲焉欲合諸侯，

喪未三月而速葬也。」

鄭氏玉曰：欲會諸

侯而速葬其親，背禮

莫斯為甚。

			<p>于晉悼以後，凡杞之喪無不會葬者，則《春秋》當日之邦交可知矣。</p>	
<p>襄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冬，葬齊靈公。</p>	<p>襄二十三年三月己巳，杞伯勾卒。夏，葬杞孝公。</p>	<p>襄二十九年夏五月庚午，衛侯衎卒。秋七月，葬衛獻公。</p>	<p>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子華卒。秋，葬邾悼公。</p>	<p>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葬滕成公。</p>
<p>《左傳》：「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p>	<p>《左傳》：「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p>	<p>三月而葬，速。</p>	<p>高氏閔曰：「人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p>	<p>杜氏預曰：「卿供小國之葬，禮過厚。」</p>
<p>杜註：「太子光定位而後赴，經從赴。」王辰是五月二十九日，辛卯是七月二十九日。」</p>	<p>高氏閔曰：「杞自桓公以來，晉悼為昏姻，國恃以興，而魯禮有加焉。」</p>		<p>愚謂此由季氏專政，欲外示有禮于鄰國，以自張其聲勢也，如王莽遣使單于及四裔之類，高氏閔以為魯衰甚者，猶未得其情。</p>	<p>嘗會小國之葬，今因滕子來會襄公之葬，故魯以叔弓報之。然于天子有不曾葬，或以微者會之。今滕小國，而以卿會葬，何厚私情而薄于禮也？</p>

	敢不會葬者乎？	昭五年秋七月，秦伯卒。六年戊辰，衛侯惡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景公。	昭七年秋八月，昭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秋，葬陳哀公。	昭十年秋七月，晉侯彪卒。九月甲子，宋公成卒。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p>《左傳》：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一案：經未有書秦葬者，至是始書。蓋季氏當日所謹事者齊、晉，謂秦亦大國，可以結援，故復遣使會葬。七月而葬，非禮。</p>	<p>襄公。葬如期。</p>	<p>《左傳》：陳哀公元妃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二公子殺悼太子而立公子留。哀公縊。楚師滅陳，葬陳哀公。」</p>	<p>當日魯之陵邾亦甚矣，豈有畏而會其葬者乎？</p> <p>季氏本曰：晉自襄公以三月葬，以後書葬者，悼、平、昭、頃，皆甫三月，不知其故。豈其意在速定嗣君，而遂以爲常制歟？</p>	<p>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p> <p>高氏閔曰：「卿共盟主之葬，猶可言也。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p> <p>三月而葬，速。</p>

昭十二年三月 壬申，鄭伯嘉 卒。五月，葬鄭 簡公。 <small>杜氏預曰：三月而 葬，速。一 案：此時子產爲政， 猶不免速葬，其故不 可知矣。</small>	昭十四年三月， 曹伯滕卒。秋， 葬曹武公。 <small>葬如期。</small>	昭十六年秋八 月己亥，晉侯夷 卒。季孫意如 如晉。冬，葬晉 昭公。 <small>三月而葬，速。</small>	昭十八年春王 三月，曹伯須 卒。秋，葬曹 廬卒。二十一 年春王三月，葬 蔡平公。 <small>葬如期。</small>	昭二十年十有 一月辛卯，蔡侯
昭二十四年丁 酉，杞伯郁釐 卒。冬，葬杞 平公。 <small>杜氏預曰：丁酉，九 月五日。有日無月。</small>	昭二十七年冬 十月，曹伯午卒。 二十八年春王三 月，葬曹悼公。 <small>案：是時季遂君出居 乾侯而不廢列國會葬 之禮，儼然自以爲君， 而列國亦不之問。 春秋于兩年之首書</small>	昭二十八年夏 四月丙戌，鄭伯 寧卒。六月，葬 鄭定公。 <small>案：定公亦三月而 葬，豈鄭亦以速葬爲 常制歟？湛氏若水 以書葬爲志恤鄰之 禮，夫季氏逐君，其</small>	昭二十八年秋 七月癸巳，滕子 寧卒。冬，葬滕 悼公。 <small>王氏葆曰：昭公在 外，季氏使人會諸侯 之葬，以結外援也 高氏閔曰：公不在 國，凡喪葬之事，皆季</small>	昭三十年夏六 月庚辰，晉侯去 疾卒。秋八月， 葬晉頃公。 <small>汪氏克寬曰：是時 公在晉地，不弔其喪， 不送其葬者，皆不受 公，公亦淹卹在外，不 能備其禮也。</small>

<p>昭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秋，葬薛獻公。</p>	
<p>定三年二月辛卯，邾子穿卒。秋，葬邾莊公。</p> <p>杜氏預曰：「六月乃</p>	<p>「公至自齊，居于郕」，書「公如晉，次于乾侯」，而復備書此等，所謂直書而義自見，不假一字爲褒貶者也。</p> <p>杜氏預曰：「六月而葬，緩。」</p>
<p>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p> <p>杜氏預曰：「癸巳，正</p>	<p>罪莫大乎是，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也。</p>
<p>定八年三月，曹伯露卒。秋七月，葬曹靖公。</p> <p>葬如期。</p>	<p>氏專之。」</p>
<p>定八年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九月，葬陳懷公。</p> <p>杜氏預曰：「三月而</p>	<p>案：昭公在外七年，季氏凡五行會葬，小國如滕、薛，列國如曹、鄭，無不加意隆重。甚至晉頃公之卒，公在晉，蔑其君而與其臣行禮，舉一世不知三綱爲何物。聖人閔焉，故于歲首書公在乾侯，而以下詳書列國會葬，誅亂賊，正人倫之意于此尤喫緊。或乃以爲得禮，亦思行禮者爲何人也歟？</p>

季氏本曰：「薛自魯桓公以來服屬於宋，魯雖與同盟，猶以宋屬待之，故獻公之先君不赴喪，不書卒。獻公，三家所私厚也，故因公出而告喪，魯之弔葬亦備，其皆三家之私歟？」	葬，緩。」
定九年夏四月	定九年秋，秦伯
戊申，鄭伯蠆卒。冬，葬秦	伯定卒。夏，葬
卒。六月，葬鄭	薛襄公。
哀公。	許氏翰曰：「秦自晉悼以後，寢不見于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于列國矣。」
獻公。	高氏閔曰：「《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不
案：鄭三世皆以三月速葬，豈以子產行之而遂為定例耶？	日不月，史文略也。」
哀四年秋八月	哀四年春王二
哀四年春王二	哀五年秋九月
哀五年秋九月	哀八年冬十有
哀八年冬十有	哀十年三月戊

<p>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滕頃公。</p>	<p>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p>	<p>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王二月，葬杞悼公。</p>	<p>二月癸亥，杞伯戍，齊侯陽生卒。九年春卒。五月，葬齊悼公。</p>	<p>《左傳》：「公會吳伐齊，齊人弑悼公以說，赴于師。」 杜氏預曰：「以疾赴，故不書弑。」 汪氏克寬曰：「悼公書葬，與鄭僖公同。不及五月，禮略也。」</p>
<p>葬如期。</p>	<p>高氏閔曰：「國亂，故緩。此所謂君弑賊討，然後書葬者也。」 距弑凡十有一月。</p>	<p>案：自九月起，併數閏為五月而葬，失喪事不數之義。《春秋》譏之。此條公、《穀》二家說不同，詳傳異同表。</p>	<p>季氏本曰：「三月而葬，必有故。」</p>	
<p>哀十年，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p>	<p>哀十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p>	<p>哀十三年夏，許男成卒。秋，葬許元公。</p>		
<p>卒、葬日月皆不具，史略也。</p>	<p>葬如期。</p>	<p>卒、葬日月皆不具，但得其時而已。</p>		

已上書卒書葬凡七十二國，皆來赴，而魯往會葬者也。內書卿會葬者七，譏其過禮。至



宣公親奔齊惠之喪，則又甚矣。

隱七年春王三 月，滕侯卒。	隱八年夏六月 辛亥，宿男卒。	桓十二年八月 壬辰，陳侯 躍卒。	莊十六年冬十 有二月，邾子 克卒。	莊二十五年夏 五月癸丑，衛侯 朔卒。
家氏鉉翁曰：「不葬， 魯不往會，史佚其謚， 是以失書，不容鑿爲 之說。」	胡傳：「春秋有怠 于禮，弱其君而不葬 者，滕侯、宿男之類 是已。」	張氏洽曰：「去年與 柔盟于折。不書葬， 魯不會，不恤同 盟也。」	孫氏復曰：「邾稱爵 者，始得王命，列爲諸 侯也。」	何氏休曰：「朔犯天 子命，不書葬，與盜 國同。」
莊二十八年夏 四月辛未，邾子 瑱卒。	莊三十一年夏 四月，薛伯卒。	僖九年春王正 月丁丑，宋公御 說卒。	九月甲子，晉侯 詭諸卒。	僖十四年冬，蔡 侯肸卒。
不書葬，義同上。	蒙纂曰：「薛稱伯， 時王所黜。」	季氏本曰：「同盟，又 相接壤，無不會葬之	季氏本曰：「晉雖同 姓，前此喪俱不計， 吳、隨、北燕亦然，可	此條不具日月，詳見 《闕文表》。其不書葬 者，則以蔡之臣子慢

禮。不書葬者，襄公  
方有子喪而出會于葵  
丘，故葬禮遂簡，諸侯  
亦不遣人往會爾。一

見非同盟而親盡，則禮有節矣。其後因強盛而私相通問，豈非王制所禁乎？若郕、邾諸同姓國，雖同盟而不紀其卒者，以國小不敢討以煩大國之弔。」

案：季氏之說非也。禮，六世則親盡。春秋之初，姬姓之國無在六世以內之理，審如此，總不宜有書卒、書葬者矣。蓋在小國則不能備其禮，在遠國則不敢具其儀，如今世小姓不敢與世家通問往來。當時燕迫北貉，晉近西戎，且又

其先君，不備其禮，而魯因以不往會耳。

	<p>僖二十三年夏 五月庚寅，宋公 茲父卒。</p>	<p>冬十有一月，杞 子卒。</p>	<p>僖二十四年冬， 晉侯夷吾卒。</p>	<p>僖二十八年六 月，陳侯款卒。</p>	<p>僖三十二年夏 四月己丑，鄭伯 捷卒。</p>
<p>張氏洽曰：「僖公已 有志于附楚，忘盟薄 之信，故不會宋襄 之葬。」 趙氏鵬飛曰：「不書 葬，諸侯從楚不 會爾。」</p>	<p>高氏閔曰：「入春秋 以來始書杞卒。」 案：不書葬，杞雖赴 而魯不會也。</p>	<p>杜氏預曰：「晉文定 位而後告惠公之喪。」 案：傳惠公以二十三 年九月卒，懷公 立，今年正月秦伯納 文公，三月入曲沃，殺 懷公于高梁，不書，皆 不告也。呂氏大圭 曰：「經所據魯史， 《左傳》所據他國之 史，年月不同，不可得 而考矣。」 又案：惠公乃文公之</p>	<p>以支子暴興，諸夏猶 擯之，故以前喪俱不 訃，獻公來訃而魯不 會葬以此。</p>	<p>案：陳本從楚，因城 濮之勝，懼而從踐土 之會。而魯亦從晉 文，久役于外，明年春 方至自圍許，無暇脩 會葬之禮，故雖赴而 魯不書葬。</p>	<p>案：鄭文自三十年背 晉與秦盟，晉之所惡， 故雖赴而魯不會葬。</p>

		仇，豈有爲治喪之理？其不書葬，固宜。		
<p>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p> <p>家氏鉉翁曰：「不書葬，責嗣子輕舉召亂，葬不如禮。」</p> <p>季氏本曰：「昭公初立，群族亂作，于是送終之禮廢，故凡不書葬者，非皆由魯不往會，亦有其國葬不備禮而謝絕諸侯者，如宋成公是已。」</p>	<p>文十三年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p> <p>趙氏鵬飛曰：「不書葬，魯不會爾。」</p>	<p>邾子遽除卒。</p> <p>案：魯自僖公與邾構怨，邾、魯不和久矣。明年，邾人伐我南鄙，叔仲彭生伐邾，正當交爭之世，其不會葬固宜。</p>	<p>文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p> <p>《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土。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商人弑舍。」</p> <p>案：昭公以亂故，不成禮以葬，魯無從往會。是年冬，齊人遂執單伯及子叔姬。</p>	<p>文十八年春王二月，秦伯罃卒。</p> <p>高氏閔曰：「秦自九年來歸僖公成風之讎，始與魯通好，至是遂以喪來赴。」</p> <p>案：不書葬，遠國從無會葬之禮。至昭五年，季氏專政，欲結援大國，始遣大夫會景公之葬。</p>

宣四年春，秦伯 稻卒。 <small>秦不書葬，義同上。</small>	宣九年八月，滕 子卒。 <small>案：不書葬，此所謂 急于禮、弱其君而不 葬者也。魯未嘗會小 國之葬，至昭元年以 後，而邾、滕、薛三國 無不會葬者，滕至遣 卿共事，蓋由季氏專 政，欲外示殷勤，以結 援于小國。</small>	冬十月癸酉，衛 侯鄭卒。 <small>胡傳：「何以不書 葬？魯不會也。衛 成事晉甚謹，而魯宣 獨深向齊，衛欲爲晉 致魯，故謀黑壤之會， 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 定之。及會，而晉人 止公，賂然後免。是 以扈之會皆前日諸 侯，而魯不會。二國 相繼以喪赴，亦皆不 會葬。此所謂無其事 而闕其文者也。」</small>	成六年夏六月壬 申，鄭伯費卒。 <small>楊氏上勛曰：「悼公 不書葬，魯不會也。」</small>	成十四年春王 正月，莒子 朱卒。 <small>楊氏上勛曰：「莒渠 丘公也。葬須稱謚， 莒無謚，故不書葬。」</small>
冬，秦伯卒。 <small>秦不書葬，義見前。</small>	成十六年夏四 月辛未，滕子 卒。	成十七年冬十 有二月，邾子貜 且卒。	襄二年六月庚 辰，鄭伯睞卒。 <small>高氏閱曰：「不書葬</small>	襄十七年春王 二月庚午，邾子 貜卒。

<p>昭十四年八月，莒子去疾卒。</p>	<p>高氏閔曰：「滕入春秋至今三書卒，皆不名。」</p>	<p>案：邾小國，魯不會葬，義見前。</p>	<p>者，以成公附楚，故諸侯不會葬也。</p>	<p>案：是時邾、魯方構難，是年冬，嗣子復興帥助齊伐我南鄙，其不會葬固宜。</p>
<p>胡傳：「魯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于莒則不往？蓋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鄭之罪于方伯而見執，爲是怒莒而不往，以此見意如之專恣。」</p>				

已上書卒不書葬凡三十一國，皆來告，而魯不會葬者也。先母舅曰：「或以衛朔不書葬、宋三世不書葬爲治其罪，《春秋》據事而定其褒貶耳，不以沒魯之會葬而治其既往之罪也。不然，鄭莊射王中肩，何以書葬？」

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襄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	襄十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襄二十八年十月乙未，楚子昭卒。	昭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公羊》：「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何氏休曰：「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	杜氏譔曰：「宣十八年錄楚子旅卒者，著其暴盛，而諸侯交接赴告之相親也。此書吳子卒，亦以其暴盛，且明諸侯通之會之，而赴告之相及也。」 趙氏鵬飛曰：「吳、楚不書葬，非魯不會也，聖人削之，避其號耳。」	汪氏克寬曰：「魯史必書楚王某卒，聖人革其僭號，故曰楚子某卒。」	案：此楚康王也。是時公在楚，楚人至使公親隧。夏四月，公與陳、鄭、許諸侯送葬至西門之外，大夫皆至墓。天王以同月崩，而莫有遣人會天王之葬者，冠履之倒置極矣。聖人于二十九年春正月書公在楚，所以存其實；削楚之葬不書，所以正其名，所謂「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也。」	《左傳》：「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弑之。」 《策纂》曰：「楚圍弑君而以瘡疾赴，故魯史亦承赴而書之，《春秋》因而不革，與髡頑之書『卒』同義。」

昭十五年春王昭二十六年九  
正月，吳子夷月庚申，楚子  
末卒。  
居卒。  
不書葬，義見上。

不書葬，義見上。

定十四年五月，哀六年秋七月  
於越敗吳師于  
檣李。吳子光  
軫卒。  
不書葬，義見上。

案：是時闔閭威震天  
下，昭公至，與爲婚，  
而豈有不遣人會葬之  
理？明是仲尼削之  
無疑也。

已上吳、楚之君不書葬。

隱五年夏四月，莊九年秋七月  
葬衛桓公。  
丁酉，葬齊襄  
陳靈公。

杜氏預曰：有州吁

公。

杜氏預曰：賊討國

之亂，十四月乃葬。」

杜氏預曰：九月乃

復，二十二月然後

葬，亂故。」

得葬。」

張氏洽曰：無知已

《彙纂》曰：討賊之



誅，可以葬矣。」

義，無間于內外。故  
微舒雖爲楚殺，而陳  
靈亦得書葬。《公羊》  
之說是也。

已上君弑賊討則書葬。

襄三十年冬十  
月，葬蔡景公。  
昭十九年冬，葬  
許悼公。

胡傳：「君弑賊不討，  
何以書葬？遍刺天  
下之諸侯也。」  
公羊：「賊未討，何  
以書葬？不成于  
弑也。」

家氏鉉翁曰：「君弑  
賊不討而書葬，臣子  
親爲逆，無臣子可  
責也。」  
《穀梁》曰：「不使止  
爲弑父也。」

已上君弑賊未討而書葬。先母舅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責世子也。世子弑君，而何責之？與有故如其常而書葬，猶繼弑君不書即位，痛嗣君也。繼弑君而與聞乎故，而何痛之？與有故如其常而書即位。或曰：許世子以不嘗藥書弑，避位而出奔，未踰年而卒，與

蔡般不同，是原其情而書葬，又一例也。」

哀四年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國亂，凡十有一月而葬。				

先母舅曰：「蔡侯申之弑，書殺，書盜，書葬，《春秋》之又一例也。」

昭十三年冬十月，葬蔡靈公。				
陸氏淳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先母舅曰：「國復乃葬，《春秋》一見而已。」

宣九年九月，晉侯黑臀卒于扈。	成十三年夏五月，曹伯廬卒于師。	襄七年十二月，鄭伯髡頑如會，	襄十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	襄二十五年十月，吳子遏伐
《穀梁》：「其地于外也。」	冬，葬曹宣公。	未見諸侯。丙	于師。十九年，	楚，門于巢，卒。
				孔氏穎達曰：「諸侯

<p>家氏鉉翁曰：「不書葬，魯不會也。魯事齊，嘗爲晉所辱，黑壤之會，不預盟扈，遂與晉絕。」</p>		<p>戊，卒于鄆，八年夏，葬鄭僖公。 《彙纂》曰：「鄭伯被弑，經既從赴而書卒，則自當書葬。」</p>	<p>葬曹成公。 時從晉伐齊，爲平陰之役。</p>	<p>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爲卒書名，上之以省文也。」</p>
<p>襄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葬許靈公。</p>	<p>昭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p>	<p>昭二十五年十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p>	<p>定四年五月，杞伯成卒于會秋，葬杞悼公。</p>	
<p>家氏鉉翁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卒于楚。楚子爲之伐鄭，師還，乃葬許靈公，求諸侯亦勤矣。」</p>	<p>因朝于楚而卒。 胡氏寧曰：「失德不葬，若蔡侯東國是也。王父殺父見用，又奔之，失德也。」</p>	<p>二十六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家氏鉉翁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省，而宋元特爲此行，春秋特書其卒，錄之也。」</p>	<p>時從十八國諸侯會于召陵，伐楚。不言卒于師者，不成乎伐楚也。</p>	

已上諸侯卒于外者。孫氏復曰：「外諸侯卒不地，在其國而不予路寢，與卒于他國者，

皆載其地。蓋人君爲一國之主，宗廟、社稷、人民之所係重，不于其寢而于他處，非常可知矣，故謹而志之。」

成十年五月丙

午，晉侯獯卒。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晉人止公，

使送葬。冬，葬晉

景公。

趙氏鵬飛曰：公久

留于晉，及葬景公而

後反，實公之辱，故不

書葬，爲內諱也。」

先母舅曰：「此所謂諱其辱而不葬者也。」

內大夫卒

隱元年，公子益師卒。衆父，孝公子。	隱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隱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隱九年，挾卒。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公羊》：「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杜氏預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故不書葬。」	《左傳》：「羽父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	杜氏預曰：「挾，魯大夫，未賜族。」	趙氏孟何曰：「大夫卒名，此其兼字之何也？褒恤之異數也。季友，僖之叔父，而有功于僖；仲遂，宣之叔父，而有功于宣，其喪之有加禮焉，故卒皆字之。叔肸非有功，而以母弟之親，宣公喪之視季友、襄仲，
劉氏敞曰：「公子之尊視大夫，大夫三命，然後氏，死則卒之。」	汪氏克寬曰：「僖伯以先公之子，必未賜族。蓋《左氏》追稱氏，如陳桓未卒而稱陳桓公有寵于王	胡傳：「無駭書名，未賜族也。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古者卿不世官，春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挾皆書名耳。」	案：春秋之卿大夫死則賜族，公子牙卒而傳曰「立叔孫氏」是	家氏鉉翁曰：「春秋
不復請命，故諸侯之不復請命，故諸侯之類。」	陳桓公有寵于王	家氏鉉翁曰：「春秋	傳曰「立叔孫氏」是	公喪之視季友、襄仲，

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之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如司馬、司城之類，而此外一切削之。」

初年，周制猶存，故有未賜族之大夫。其後大夫世其官，無不賜族，而周制幾于掃地矣。  
李氏廉曰：「公、穀以為罪無駭入極而貶之，又以為隱不成為君，故不爵大夫，皆無據。」

也。亦有雖為卿而死，故三臣皆世為卿。」  
竟不賜族者，挾、柔、溺之後無聞者是也。其未死而稱族者，華督傳稱立華氏，則因弑君懼討，賂諸侯而求為此，非例也。其餘如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書之耳。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高氏閔曰：「此公子牙之子，世秉魯政，至春秋之終而猶未絕。」

文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張氏洽曰：「文仲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而四十餘年間，魯政多疵，文公尤甚。」

宣五年，叔孫得臣卒。

成四年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成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汪氏克寬曰：「文仲子宣叔也。子紇嗣為卿，是為武仲。」

案：「公羊」以嬰齊為歸父之子，謂弟為兄後，非也。《傳》所謂魯人者，即季氏也。歸父欲去三家，乃季氏之仇，如何傷其無

<p>昭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p>	<p>襄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p>	
<p>昭七年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p>	<p>襄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p> <p><small>程氏端學曰：譏世卿也。蓋慶父爲三桓之始，以奔莒不書卒，其子公孫敖亦奔莒，至蔑而始書卒。子速嗣，曰莊子。」</small></p>	
<p>昭二十一年八月乙亥，叔輒卒。</p>	<p>襄二十二年秋七月辛酉，叔老卒。</p> <p><small>高氏閔曰：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嗣，是爲子叔敬子。</small></p>	
<p>昭二十三年春王正月癸丑，叔鞅卒。</p>	<p>襄二十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速卒。</p> <p><small>汪氏克寬曰：魯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于是家臣效尤，孟氏之騶豐點廢秩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托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small></p>	
<p>昭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p>	<p>襄三十一年秋九月己亥，仲孫羯卒。</p> <p><small>此孟孝伯也。子矍嗣，是爲僖子。</small></p>	<p>後？而于襄仲固無嫌也，其後襄仲而不後歸父，斷斷明矣。互見《三傳異同表》。</p>

		<p>趙氏鵬飛曰：「叔輒，汪氏克寬曰：「叔弓之子，無事業，見于經而獨書卒，志世爵也。」</p>		<p>汪氏克寬曰：「孟僖子也。子何忌嗣，是為懿子。」</p>
<p>昭二十五年冬 昭二十九年夏 十月戊辰，叔孫舍卒。</p>	<p>四月庚子，叔詣卒。</p>	<p>定五年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p>	<p>秋七月壬子，叔哀卒。</p>	<p>丙子，季孫斯卒。</p>
<p>汪氏克寬曰：「舍子不敢嗣，是為叔孫成子。」</p>	<p>高氏閔曰：「叔詣欲納昭公而卒。」</p>	<p>家氏鉉翁曰：「輩之死，不書，遂之死去族，意如卒之以常禮，志定公不能為君討賊，而遇意如加厚也。」</p>		<p>子肥嗣，是為康子。</p>

已上內大夫卒凡二十五人，餘六人，公孫敖、公孫嬰齊卒于外；仲遂及叔弓當祭而卒，志禮之變；叔肸書字書弟，係《春秋》之變例；公子牙為季子所誅，此當列于刺殺之條，不同他大夫之有恩數，故特列出，附于《刑賞表》之內。

汪氏克寬曰：「或日或不日，自文公而上一百十四年，書日百有七十；宣公而下一百二十八年，書日二百二十，年數略同，而日數近倍。程子謂因舊史，理或然也。內大夫見經者



四十有七，卒者三十一，不書卒十有六，慶父、歸父、僑如、臧紇、公子慙出奔，公子買、公子偃刺，何忌、州仇、叔還卒于獲麟後。餘六人，文定以翬弑隱公，叔彭生不發襄仲之謀，貶不書卒；柔、溺、結之不卒，非正大夫。啖氏以單伯淫叔姬，黜其卿位。今考無駭、挾，與柔、溺書法無異；結書族，未必非大夫；單伯書字，無貶辭，似未嘗黜。竊疑大夫或卒或不卒，亦因史舊文耳。」

先母舅曰：「朱子謂：『成、襄以前，舊史多所舛逸；自昭、定之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不至有遺。』卒不書日者，益師、無駭、挾，得臣四人。程子曰：『史失之是已。』文定謂『恩數之有厚薄』，則得臣之在宣公不應薄。又以得臣爲貶而不書日，則公孫敖、襄仲、意如之卒，何以不貶而書日？」

文十四年九月	成十七年十有
甲申，公孫敖卒	一月壬申，公孫
于齊。	嬰齊卒于貍脈。
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	
敖之喪。	

殺梁：奔大夫不言卒，此言卒何也？

范氏甯曰：卒在常所則不地，嬰齊卒貍脈，仲遂卒于垂，或踰竟，或未踰竟，皆書

為受其喪，不可不卒地。	蘇氏轍曰：「嬰齊從于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于外也。」
杜氏預曰：「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	
陸氏淳曰：「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即我臣，故書之。」	

已上二人，大夫卒于外者。

宣八年夏六月	昭十五年二月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癸酉，有事于武宮，籥人，叔弓卒。
壬午，猶繹。萬人，去籥。	卒。去樂，卒事。
陳氏傅良曰：「大夫卒稱名，其兼字之何？」	李氏廉曰：「一以猶繹為非禮，一以去樂

<p>自是仲氏世爲卿，故譏之也。」</p>	<p>卒事爲得禮，皆記事之變也。」</p>
<p>張氏洽曰：「仲遂弑君，宜如輦之例不書卒，此因事之變書之也。書仲遂，其字也。」先母舅曰：「仲遂，弑君之賊，天下之大惡，于其卒而以爲不宜繹，何也？《春秋》示天下萬世人主以待大臣之義，不以仲遂書也。」</p>	<p>案：《春秋》合禮不書，既以去樂爲得禮，而復書于經，何也？曰：爲武宮書也。志武宮不當有事，魯君臣遇變而不知自警之罪。高氏閼謂自成六年立武宮，此云有事，則知自立宮以後，祭之如親廟。方祭而泣事者暴卒，殆天所以示戒，而魯君臣恬然不悟，去樂卒事，而仍復冒然爲之，此《春秋》所以志也。</p>

已上二人，大夫卒而記事之變。

宣十七年冬十  
有一月壬午，公  
弟叔肸卒。

《穀梁》：「其曰公弟  
叔肸，賢之也。賢之  
何也？宣弑而非之  
也。織屨而食，終身  
不食宣公之祿，君子  
以是爲通恩也，以取  
貴乎。」春秋。

胡傳：「或謂『叔肸寵  
弟，宣公有私親之愛，  
故生而賜氏，俾世其  
卿』，非也。誠使叔肸  
生而賜氏，則是貴戚  
用事之卿，如齊年、鄭  
語之類，豈有不見于  
經者？宣公時聘問  
朝會，遂、蔑、行父、歸

父交于列國，而叔肸不與，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明矣。」

趙氏鵬飛曰：「內臣卒者二十有三，未有書公弟而且字之者，《春秋》之變文，惟此而已。肸恥食汙君之祿而不仕，是以聖人異之。」

王氏沿曰：「叔肸之生不名于策書，則非卿矣；死不目爲公子，則未仕矣。變文曰公弟，合名與字卒之，知其賢而得書也。」

已上一人書弟書字，係聖人之特筆志褒。

外大夫卒葬

隱三年夏四月 辛卯，尹氏卒。	文三年夏五月， 王子虎卒。	定四年秋七月， 劉卷卒。	葬劉文公。	莊二十七年秋， 公子友如陳，葬 原仲。
《公羊》：「天子之大 夫也。其稱尹氏何？ 貶。曷爲貶？譏世 卿，世卿非禮也。」	杜氏預曰：「與翟泉 之盟，天王因以同盟 之例來赴。」	杜氏預曰：「即劉盆 也。奉命出盟召陵， 死則天王爲告同盟， 故不具爵。」	趙氏匡曰：「畿內諸 侯，列國不當與行交 往之禮。今會其葬， 非禮也。」	《左傳》：「非禮也。 原仲，季友之舊也。 杜氏預曰：「季友違 禮會外大夫葬，具見 其事，所以示譏。」
汪氏克寬曰：「尹氏 蓋吉甫之後，當幽王 時爲三公。此書「尹 氏卒」，則來赴于 魯也。」	汪氏克寬曰：「王子 虎盟諸侯于王庭，劉 文公爲王官伯，尹氏 世執朝權，皆王室之 秉政者，故特赴于諸 侯。而魯史記其卒， 《春秋》存而弗削，以 示王臣不當赴喪于列	劉邑之臣來赴，當是 天子爲告也。天子告 臣，故不具爵。 陸氏淳曰：「畿內諸 侯不同列國，故不言 劉子卷卒，亦譏來告， 故書之。」	高氏閔曰：「尹氏、王 子虎皆不書葬，此特 書葬，以魯往會 之也。」	陸氏淳曰：「人臣無 境外之交，況以私事 而出境乎？此不待 貶絕而惡見者也。 吳氏澂曰：「無會葬 鄰國大夫之禮。季友 與原仲有舊，欲往會
程氏端學曰：「陸淳 氏以爲人臣無外交， 今死而赴，故書以示 譏。然乎？曰：此一	示王臣不當赴喪于列	故書之。」	而尹氏專權亦書卒， 故知從赴告耳。」	

小義，大義則譏天子國。」	陳氏傳良曰：「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于襄王之難有王子虎、于敬王之難有劉子，故特賢而卒之。	案：內大夫且不書葬，豈有會葬王朝大夫之禮？此非因劉卷之專王政，畏其聲勢，良由意如逐君內怯，到處殷勤脩好而不自知其越禮爾。	其葬，以大夫不可私行出境，請于公而公命之行，故書。」
趙氏與權曰：「尹氏之後王臣書卒者，王子虎、劉卷也。」王子虎書卒不書葬，而劉卷書葬，所謂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焉得而勿哭者也？」	李氏廉曰：「胡氏無傳，義同尹氏、子虎，而陳氏之說亦得《春秋》意外之旨。」	《穀梁》以為諱出奔，胡傳以為王臣始亂而諸國大夫無譏，皆非也。惟吳氏澂、汪氏克寬以為請命而後行，似得當時情事。蓋非奉君命出境，則不書于策，即書亦不言如也。	汪氏克寬曰：「雖請于公，亦是私行耳。」
先師高紫超氏曰：「春秋此書，蓋為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伏案。」		《彙纂》曰：「季友越國會葬，春秋直書以示貶，其義甚明。」	

已上四人書外大夫之卒葬，係聖人之特筆志貶。

# 内女卒葬

汪氏克寬曰：「内女爲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葬，蓋閔紀之亡，褒其姬之賢，而特詳其本末也；鄫季姬、杞叔姬止書卒，志其常也；鄭伯姬、齊子叔姬不書卒，被出不復其國，非尊同之比也。未適人者二，僖九年伯姬卒，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許嫁稱字，比于尊同者也。爲大夫内子者四，莒慶叔姬、宋蕩伯姬及婦齊高固子叔姬，則以嫁大夫而不卒也；惟紀叔姬非夫人而書卒書葬，則以其賢而特錄之，乃《春秋》之變例也。」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莊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莊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僖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穀梁》：「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公羊》：「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其國亡矣，徒葬于齊爾。」	杜氏預曰：「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杜氏預曰：「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謚。」	洪氏若水曰：「禮，諸侯之女嫁爲諸侯夫人者，有大功之服焉，故赴其卒則史書之，聖人存之以致親親之義爾。」
何氏休曰：「禮，天子諸侯絕期，天子惟夫人禮葬之。」	杜氏預曰：「齊侯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張氏溥曰：「叔姬不歸魯而歸鄫，死則仍繫之紀，其志也。」	張氏洽曰：「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	



<p>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惟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伸，故卒之。范氏甯曰：「諸侯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尊與已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適大夫者，不書卒。」</p>	<p>孔氏穎達曰：「雖爲齊侯所葬，亦由魯往會之，故書。不書謚者，亡國之婦，夫妻皆降，莫與之謚也。」</p>	<p>秋，賢之甚，故書之詳。」</p>	<p>死，又紀魯之往葬，皆以正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世也。」</p>	
<p>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p>	<p>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p>	<p>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p>	<p>成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p>	

陳氏傅良曰：「內女爲夫人，書卒不書葬。其不書卒者，必有故也。」

呂氏祖謙曰：「內女不書葬，而書葬者三，宋共姬、紀伯姬與叔姬，皆非常也。」

家氏鉉翁曰：「滅國不葬，此以賢叔姬，故特書葬。娣媵不葬，此以賢伯姬，故與伯姬俱得葬。《春秋》特錄之，以垂訓後世。」

吳氏澂曰：「叔姬，娣也。魯紀之，待叔姬與叔姬之自待其身，皆與伯姬同。《春秋》備書之，此蓋莊公以爲姑而爲服大功之服也歟？」

伯姬卒。

《穀梁》：「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婦道盡矣。」

詳其事，賢伯姬也。

許氏翰曰：「《春秋》

撥亂謹禮，以宋共姬爲婦道之表，故詳

錄焉。

趙氏鵬飛曰：「《春

秋》書內女四，鄫、杞

二姬以惡，紀、宋二姬

以賢。然語其難，則

宋姬爲尤難，故紀姬

之葬以字，而宋姬之

葬以諡。」

公羊：「外夫人不

書葬，此何以書？隱

之也。其稱諡何？

賢也。」

家氏鉉翁曰：「傳謂

國君之喪，大夫弔，卿

葬；夫人之喪，士弔，

大夫葬。以此命卿爲

過禮，蓋魯人高共姬

之節，其禮視舊爲

優也。」

陳氏宗之曰：「古者

夫人之諡從君之諡，

春秋時其制墮矣。共

姬執禮而死，宋人不

敢加非禮之諡。」

《左傳》：「來歸自杞，

故書。」

陸氏淳曰：「諸侯無

大功以下之服，故杞

叔姬雖出猶書者，爲

喪歸杞故也。

姬之喪以歸。

啖氏助曰：「出婦未

反而逆其喪，非

禮也。」

汪氏克寬曰：「聖人

錄河廣之詩，則知

出妻與廟絕，不可復

反，是以啖氏爲此說。

然《春秋》書叔姬卒與

杞伯逆喪，悉無貶辭，

則知叔姬蓋無悖德反

義之行，故杞桓公猶

逆其喪。夫在而逆喪

歸葬，自應祔廟，與宋

襄之母不同。」

已上五人，紀伯姬、叔姬、宋共姬志卒志葬，皆非常也；鄫季姬志卒不志葬，其常也；杞叔姬被出而亦書卒，因逆喪以歸也。其餘如鄆伯姬、齊子叔姬并不書卒，與嫁爲大夫妻一例。

僖九年秋七月 乙酉，伯姬卒。	文十二年二月 庚子，子叔姬卒。
《穀梁》：「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左傳》：「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范氏甯曰：「女子許嫁不爲殤，蓋既許嫁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服大功九月。」	案：《左氏》以叔姬爲已嫁而見絕，此以上文杞伯來朝與此作一事看，故生出如此穿鑿。其實子叔姬只是未嫁之女，如僖九年伯姬卒一例，與上杞伯來朝事了無干涉也。余另有論見後。

已上二人，內女未嫁而卒者。先母舅曰：「雖云許嫁，則喪之以成人之禮，亦時君溺愛之過。許嫁未可稱夫人，則於國君無服。喪之如成人，非禮也。」

莊二年秋七月，  
齊王姬卒。

《公羊》：「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

杜氏預曰：「魯爲之主，比之內女。」

趙氏鵬飛曰：「此聖

人以疑故志之也。秋

七月王姬卒，而冬十

二月夫人會齊侯于

禚，是誠可疑者，魯桓

千乘之君，文姜與其

兄謀之如獵狐兔，何

有一婦人？歸齊，十

月而卒于齊，死之善

惡不可得而詳也。其

赴魯，內有所不安，疑

魯問其故，不知赴魯，

而夫人出會，是乃所以致魯之疑。聖人亦從其實以疑詞書之，其意可見矣。不然王姬卒，常事爾，何以書？或曰魯主之，故赴于魯。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亦魯主之也，其後何以不書卒？

案：趙氏之言極有見。蓋前日之結婚，天王使魯主之者，疑魯有報讎之心，而欲以此嘗魯也。既而魯惟命是聽，乃遂肆然無忌，斃王姬而與文姜爲此會焉。是王姬之卒，魯實致之也。吳艸廬謂：「禮本無

王姬服之禮，莊公特爲之服，以媚齊。則十一年歸之王姬爲桓公夫人，何不聞以媚襄者媚桓乎？

已上二人，王姬比內女者。

## 春秋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論

案：《左氏》以叔姬爲已嫁于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憑空生出請絕叔姬而無絕昏。言立其姊以爲夫人。遂以此叔姬爲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杞叔姬卒爲杞之所請繼續爲昏者。揆之情事，可謂大謬。據今上庶之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杞何敢然？魯亦安肯許？既如其意，以次女續昏矣，二十餘年，又復見絕，杞何不道乃爾。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母家，九年請于杞而後來逆喪，姊姊二人，前後俱爲所棄，杞何強暴，魯何孱弱至此？此皆情理之必無者。且既請絕叔姬，則叔姬非復夫人，可不爲之服矣，經又何以

書其卒乎？當以《公》、《穀》許嫁之說爲是。其許嫁不知何國，與僖九年伯姬一例。李氏廉更爲之說，曰：「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而復求其次。一夫叔姬方在母家，杞又何從摘其短而預先請絕乎？此皆以上下兩事牽合之病也。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兩事本自風馬牛。看作兩事，自無此病。若啖氏助、劉氏敞、呂氏大圭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于此，亦覺費手。《春秋》經，杞伯來朝多矣，豈必有所爲？《左傳》謬說極多，豈能必求其可通。與其信傳而欲易置經文，何如刪傳而使經文仍舊之爲得乎！」

## 春秋文十六年毀泉臺論

案：《公羊傳》云：「泉臺者，郎臺也。」

未成曰郎臺，既成曰泉臺，即莊三十一年所稱築臺于郎者。諸儒俱從之，以是爲彰先祖之過，故譏。

愚統經文前後觀之，而知其說非也。

據左氏：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杜註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毀之。《正義》

云：「臺在宮內，人見蛇從宮而出，毀臺，并毀其宮也。」劉氏敞謂「迷民以怪」，蓋取是說。意泉宮當爲聲姜所居，如東宮、西宮之

屬，近在宮闈之內。蛇出而夫人薨，以是爲不祥，故欲毀。若云郎臺，則郎地在今魚臺縣，去魯都二百里，係邊鄙之地，世無邊鄙有妖眚而以爲應在夫人之理。即云毀泉臺與上夫人薨各爲一事，不相連屬，而經于夫人薨下間無異事，不另志日月，則當于是日毀矣。若非爲宮內不祥，急欲毀去，世豈有

當衰麻哭泣之時，而欲改革先朝故事，毀二百里以外之臺之理？孫氏覺曰：「毀者，全除之，與墮異。先君爲之是而毀之，是毀先君之美也。先君爲之非而毀之，是暴先君之惡也。夫事之是非且勿論，而毀于聲姜薨日，于情事總覺迂緩不切，故知迷民以怪之說爲是也。十八年二月公薨于臺下，黃氏正憲謂即其地，則蛇之妖不係于聲姜而係于文公。天意若曰公當從此宮出，從先君于地下，理未可知。」

夫《春秋》之教，屬辭比事，然亦有不當聯兩事爲一事者。如文十二年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此自是兩事，而《左氏》必欲強合之，遂以爲杞伯之朝請絕叔姬而無絕昏。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此與情理不合。子叔姬自是魯女未嫁，何與杞伯來朝事耶？如此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



氏薨，毀泉臺，此因夫人薨而毀，本自一事，而《公羊》必欲強分之，遂以泉臺爲莊所築之郎臺。何休註云：「譏臨民之漱浣。」與泉字義合，更極牽強。夫人于是日薨，泉臺于是日毀，經文所書不顯然耶？傳之當從與不當從，一斷以經而已矣。

### 春秋昭八年葬陳哀公論

《春秋》之法，內賊不討不書葬，然亦有書葬者，如蔡景公、許悼公是也；國滅不書葬，然亦有書葬者，若昭八年楚人滅陳，《春秋》書「葬陳哀公」是也。蔡景、許悼之葬，諸儒求其說而不得，往往曲爲遷就，迄無一定。先師高紫超先生論之曰：「禮成而葬者書葬，委屍而藁葬者不書葬。更有逆子推刃其父，欲掩其弑逆之迹，告于諸侯，隆禮

以葬，則亦書葬。《春秋》皆據實書之耳。」善哉言乎！可謂得《春秋》之旨矣。

昭八年陳哀公之葬，諸儒多異詞，《左氏》謂嬖人袁克葬；賈、服以爲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奭」之下，指爲楚葬；孔氏又申杜預之說，謂若果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如齊侯葬紀伯姬之例，不得直言葬。由是註、疏據《左氏》以爲定案矣，而後人又從而訾之。趙氏謂：「袁克非大臣，何能辦葬死君，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黎氏謂：「陳爲楚據，魯豈敢于其葬而使臣往會之。」《彙纂》因折衷其說，謂：「葬宜從傳文，而魯往會葬則不可解。楚方滅陳，諸侯震恐，故下文九年春魯使叔弓會楚子于陳，以致其敬，豈有先使人如陳會葬陳君之理？蓋必魯會葬而後書，常例也。獨此役魯未往會葬，而變例得書，是聖人存陳之意。」果若是，則

魯實未有其事，魯史未有其文，而夫子書之，是誣也矯也。欲存筆削之義，而先著矯誣之筆，不足以垂法後世。竊謂此亦聖人據實書之耳。蓋楚棄疾奉孫吳圍陳，托名討罪于哀公，固無仇也。滅陳之後，大葬哀公，使其故臣告于諸侯，遠近畢會，以示恩禮，一以悅陳國之遺民，一以掩四方之耳目而已，因得取國而無慙。魯之往會，亦承楚意而爲之，與九年叔弓會楚子正臼並行不悖。是則魯實會葬矣，《春秋》安得不書葬？

楚實以禮葬哀公，而使魯往會矣，魯之會葬固無嫌。若如《左氏》之說，則爲袁克之私葬，必不能告于諸侯也，魯必不敢逢楚之怒而往會葬也，《春秋》何由得書？故此事當撥棄《左氏》而信經文，比事觀之較然矣。

其他滅國而不書葬者，或仇怨相伐，俘

其國君，或死于其位，臣民私竊藁葬，如是則魯實無由會葬也，《春秋》安得書葬？故知夫子據事直書之說，而《春秋》之旨四達不悖，諸儒紛紛之論不辨自明矣。

春秋定十五年姒氏卒論

附哀十二年孟子卒。

姒氏者，哀公之母，定公之妾也。前此僖、宣、襄、昭四妾母皆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君子譏之曰僭。則姒氏之書卒而不書夫人，書葬而不稱小君，爲《春秋》許其復正乎？曰：不許也。四妾母之稱夫人、稱小君也，是君之欲私厚于其母也。此姒氏之不書夫人、不書小君也，是強臣專制，陵蔑其君，使君不得加厚于其母也。君欲加厚其母，而臣下曲意以成之，其事雖非，而猶出于尊君愛上之意。使君不得加厚其母，

而舉國知有權臣不知有君主，其事雖正，而實爲無父無君之尤。嗚呼！亂臣賊子欲肆無禮于君父，其事未有不出于正者也，必擇舉世所共憤，賢人君子所歎息痛恨者，一且行之，使舉國翕然，而後可惟吾所爲，而不吾忌。陽虎欲作亂，而先順祀先公；王莽之追尊丁、傅、董卓之駢誅宦官，皆爲移鼎之漸，而《春秋》安得許之哉？

夫妣氏猶妾母，至孟子爲昭之嫡夫人，而亦書卒，併不書葬，則季之專制可見矣。或謂舊史固稱夫人孟子薨，夫子特削而書卒，以示天下後世娶同姓之戒。曰：此尤悖理之甚也。且娶吳爲同姓，罪在昭公耳，于孟子乎何尤？昭公畏吳而與爲昏，生以夫人之禮崇之，則死自宜以夫人之禮葬之。仲遂弑君之賊，而宣公既以爲大臣，則當隆始終恩遇之禮。故《春秋》書「仲遂卒于垂，

猶繹，去籥」，此尤筆法之顯然可見者，豈孟子之同姓反不得比于仲遂之逆賊乎哉？季氏于昭公逐其身，廢其嗣，又弱其配，使不得成禮以葬，此凡有血氣之所同憤者。聖人據實書之，以示凡爲臣子者，皆當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而顧謂季氏實以禮葬夫人，夫子因其同姓而削其葬，並削其號，於痛心泣血之日而爲索瑕摘垢之舉，且以前日昭公之罪而移罪于孟子，于事爲失實，于情爲非宜，聖人固萬萬不出此。用是知聖人之于經，皆是據實書，而非有意筆削其間也。

前此四妾母，實以夫人之禮薨之，實以小君之禮葬之，則《春秋》安得不書夫人，不書小君？此妣氏與孟子實未嘗以夫人之禮薨、小君之禮葬，則《春秋》安得而書夫人，書小君？然于其書者，可以見以妾配

嫡，名分僭擬之嫌。于其不書者，有以著強臣專制，陵逼其君之實，則固並行而不相悖也。而十二公之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概可見矣。

### 春秋桓莊二公不書大夫卒論

《春秋》隱爲公子翬所弑，賊在內，故不書葬；桓薨于齊，仇在外，故書葬。而于桓、莊之大夫俱不書卒，以著其反面事仇，偷生隱忍，以是爲舉朝無臣子也。考桓、莊二公歷五十年，大夫之卒多矣，惟于莊三十一年書公子牙卒。然此當在有罪刺殺之例，《春秋》諱之而書卒，非恩禮所加，故知皆仲尼削之也。然宣亦繼弑，而叔孫得臣之書卒，何也？曰：《春秋》自僖公以前，以治世之禮治之；自僖公以後，以亂世之禮治之。以

治世之禮治之者，著賞罰之大公，周道未衰，而僖公猶可與有爲也；以亂世之禮治之者，著賞罰之失柄，周道大壞，而春秋將夷于戰國也。夫子列僖公之詩于《魯頌》，因哀公之獲麟而作《春秋》，其治亂之分乎！僖公之作泮宮，復閼宮，不書于《春秋》，而特列于《頌》，以爲是三王之事，周道其猶可爲也。故于僖公以前，《春秋》一皆以王道治之。至僖公以後，三桓盛矣，魯之衰由三桓，聖人于此詳書三桓之事，以著世卿擅政之漸，壞法亂紀之由。至昭公，則魯非復周公之魯，而爲三桓之魯矣，故聖人不復以王道治之，以爲誅之將不可勝誅，而反掩其背上無君之實。觀于桓之世，公子翬不書卒，而定五年書季孫意如卒，彼躬負大逆者且然，又何論于舉朝之士大夫乎？此則聖人之微意，讀者當分別觀之可也。

## 春秋左傳喪畢吉禘說

《士虞禮》記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檀弓》亦言「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蓋亦以周祔太早，急于神其親也。

陸象山先生居母喪，欲卒哭而祔，除几筵。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問朱子，朱子告以鄭氏《儀禮》註「祔已主反于寢」。象山謂非經之本文，不足據信。朱子痛闢之，以爲無論古禮，但今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孝子之心豈能自安？後儒多疑朱子，謂喪禮每加以遠，見于《坊記》；喪事有進而無退，見于《檀弓》，皆主不反寢之證也。鄭氏創爲此說，朱子乃棄經而信傳，可乎？且廟者，鬼神所依；寢者，生人所居。既祔廟而仍反于生人雜處之所，于理亦覺未安。

余嘗考之，朱子三年而祔之說，蓋本程子、張子之說，程、張之說實本《左氏》喪畢吉禘之說也。程、張俱云，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哭于何處？必俟三年喪畢祫祭，祧主藏于夾室，新主乃自殯宮入于廟。此特據《左氏》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以主與廟對稱，謂主應不在廟而在寢爾，未嘗據《儀禮》以立說也。即如《春秋》所稱，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則以練爲斷；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說亦不同。朱子謂：「《穀梁》但言壞舊廟，而不言遷新主，安知其非于練而遷舊主，于三年而納新主耶？」朱子之意，蓋謂三年遷新主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其卒哭而祔，則仍反主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爾。其于孝子之心則安矣，而于喪事即遠之旨相悖。且既不于廟以神其親矣，不知

卒哭之明日，又胡爲先多此一祔也？

至賈疏又云：「惟祔祭與練祭祭在廟，祭訖反主于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是使死者于廟乍入乍出，漫無一定，既求合《儀禮》卒哭而祔之文，又合《穀梁》練而壞廟之文，又欲合《左氏》喪畢吉禘之文，拘牽遷就，吾恐先王制禮不如是之委屈也。

朱子謂「祔與遷是兩事」。祔者，祔于所當入之祖廟，并祭其祖，是祖孫同廟而享。至喪畢，祖遷于高祖廟，高祖藏于夾室，然後奉新死者之主入廟。《穀梁》謂「壞廟，易檐，改塗」，正是祔以後遷以前之事。此在周制則可行爾，後世自漢明帝以來，天子之廟且同堂異室，在士大夫則同室異龕，爾，四代並在一處，安得祔時祭于其祖之龕，臘其父而配享乎？竊謂今日孫祔于

祖，斷不容泥，而卒哭明日之祔，既有孔子善殷之言，則亦不必以《儀禮》之本文爲拘也。

《書儀》、《家禮》及《前明會典》俱祔後復主于寢，從鄭氏之說，而《家禮》則告祔于卒哭，而祔廟于大祥，蓋兩從焉。近儒謂卒哭至大祥相去幾年，而絡繹成兩祔，非人情。且已告祖考以將祔死者之主矣，而仍不入廟，祝文亦虛。不若信程、張之說，以大祥之明日祔廟，改主遷祔同日行之，爲近情而不可易也。開元、政和二《禮》卒哭之後不祔廟，至三年禫後祔，其亦有見于此歟？

天子諸侯喪禮已廢絕于春秋時論

世傳《儀禮》爲周公所定，然其中聘、

觀、燕、食多係王朝邦國之禮，而喪禮惟載《喪服》及《士喪禮》二篇，天子、諸侯之喪禮闕焉不載。孟子時，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群然怪駭，孟子亦第陳其大概，而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嗚呼！孟子去孔子之世未百年，而當日之習尚如此，則其泯焉廢墜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余嘗詳考《左氏傳》，而知天子、諸侯喪紀已廢絕于春秋時無疑也。蓋自周道陵遲，皇綱解紐，有以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甘僕僕于晉、楚者矣；有以天子貧乏不備喪具，至七年乃葬，于魯求賻求金，甚至景王三月而葬，以天子而用大夫之禮者矣。逮子朝作亂，王室如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而天子之禮遂亡。列國不守侯度，其侈者如宋文公之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偃然用王禮。而苟簡不備者，如晉欒書

以車一乘葬厲公于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四嬖不蹕，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魯號秉禮，而葬昭公于墓道之南。《檀弓》載孟敬子之言，明知食粥為天下之達禮，而居然食食。其餘列國尤放肆不軌，由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而諸侯之禮亦亡。孔子以大聖人而不得位，退與門弟子講習于杏壇之上，故孺悲曾學《士喪禮》于孔子，而天子、諸侯之禮無由釐正。三傳之所記僅存什一于千百。至孟子時，有土之君覲焉人面，以三年之喪之達禮而怪駭為不經。杞、宋之無徵，豈獨為夏、殷之禮歎哉！

曰：然則聘、觀、燕、食之禮之獨存，何也？曰：此正可覘春秋之世變也。春秋時觀享之禮雖廢，然晉文曾朝王于河陽，厲公以諸侯伐秦如京師，其禮猶相沿。王朝與列國交聘，晉、楚諸大國受諸侯之聘使，

儼然同天子之儀。至燕饗及勞賜臣下，列國尤多。而春秋之世尚文，相與致講于俯仰揖讓衣裳繪紱之間，故歷久而著明。喪

因循未逮，迄今老矣。究觀左氏，乃知其廢失實始于春秋時，不由秦火。今諸儒之所傳者，亦未必皆周公之舊也。

禮則根乎至性，而人心澆漓，有上之君尤甚。景王有三年之喪，而燕樂已早，衛太子衍之哭而不哀，魯昭三易衰衽如故衰，其弁髦棄之久矣。故聘、覲、燕、食之禮不廢，春秋時習行之也。士喪禮之不廢，則孔子與游、夏諸弟子講明而力守之也。至天子、諸侯之喪禮，則廢墜已久，典籍缺如，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春秋凶禮表卷十六終

余年二十一，執先府君喪，讀《喪禮》，嘗恨《儀禮》獨詳于士，不獲覩天子、諸侯之全。竊意《儀禮》詳載其節次，而《周官》散見于各職，嘗欲彙萃三《禮》、大小戴、《春秋》三傳及鄭、賈諸儒《儀禮》註、疏，推類及天子、諸侯者，哀輯成書，以補《儀禮》之闕。



## 春秋賓禮表叙

昔者先王爲賓禮以親邦國，制爲朝覲、聘問、會同、盟誓之禮，所以協邦交，明上下，崇體統，息紛爭也。六年五服一朝，又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諸侯則世相朝，終其君之世，一見而已。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是則朝聘、會盟由來舊矣。當其時，諸侯率天下而群奉乎一尊，天子錫隆施以推恩乎萬國，疏數有常期，貢賦有常數，賚予有常典，體統相承，尊卑不紊，豈非天下爲同，大一統之世哉！

東遷而後，王政不綱，諸侯放恣，于是

列邦不脩朝覲之禮，而天王且下聘矣，歸賕矣，錫命矣。終春秋之世，魯之朝王者二，如京師者一，而如齊至十有一，如晉至二十，其者旅見而朝于楚焉。天王來聘者七，而魯大夫之聘周者僅四，其聘齊至十有六，聘晉至二十四，而其受列國之朝則從未嘗報聘焉。由魯以知天下，而王室之微，諸侯之不臣，概可見矣。隱、桓之世，盟會繁興，諸侯互結黨以相軋，自莊十三年齊桓爲北杏之會，而天下之諸侯始統于一，無敢擅相盟會。歷一百五十六年，晉伯衰，鄭陵始復爲參盟而諸侯之權復散，七國之分擾，秦雄之并吞，實兆于此。蓋嘗綜一經之始終而論之，由王而伯，由伯而爲戰國，世運遷流，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夫子作《春秋》以尊王，而其于《魯論》則深予管仲之伯，蓋悲王道之不行，而以

爲惟伯猶足以維之也。至伯統絕，而春秋不得不夷而爲戰國矣。觀于朝聘、會盟，而天下之勢山天子而諸侯而大夫，屢降益下，歷歷可見，故備列之，輯《春秋賓禮表》第十七。

春秋賓禮表卷十七之上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安東程雲龍錦江參

公朝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僖公朝于王，非

公之能朝王也。天子在踐土，在河陽，晉文率諸侯以朝王，而公亦與朝也。又非晉真能尊天子也，天上下勞晉侯于踐土，晉侯致天子于河陽，而因率諸侯以朝也。《春秋》書曰『王所』，非其所也，不與王之于踐土于河陽也，而天王不當下勞，晉侯不當召王，其實著矣；書曰『公朝』，不與晉之主是朝

也，而晉文非真能率諸侯以尊天子，其實亦著矣，然而猶書曰『朝』。至成公朝于京師，則并不書朝，何也？僖之朝雖朝于外，朝也。成公會晉厲伐秦，道過京師，因而朝焉，則意不在于朝也。《春秋》誅其意，故不曰『朝』，而曰『如京師』。下文又曰『公自京師，遂會伐秦』，而成公簡慢之實著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朝王所者二，而皆不在于京師；書如京師者二，而又不以朝，此天下之盡無王，而《春秋》所以作也。」

僖二十八年，公壬申，公朝于成十三年三月，朝于王所。

陳氏傳良曰：「外朝

王所。」

吳氏澂曰：「古者天子巡狩，方伯率諸侯以朝于方岳之下，此禮之廢久矣。今一歲之中，天子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之心第欲借此以夸諸侯爾，然實譎而名則正，心非而迹則是，故啖氏亦有取焉。」

王不書，書魯以見其餘。《春秋》兩書王所之朝，諸說皆主貶晉，獨趙氏鵬飛謂：「諸侯不因晉文之會，未必朝也，聖人特以顯晉文之功。」愚謂晉文功之首而罪之魁也。當楚顓強肆之餘，一戰勝之，使天下猶知有周，此晉文之功也；不躬率諸侯以朝天子，而屈使就己，開後世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漸，此晉文之罪也。

張氏洽曰：「魯從諸侯伐秦，未有不由周者。秦之伐鄭，過周北門，則晉、鄭與魯可知也。故魯與諸侯因講朝禮于京師，而後同劉子、成子爲伐秦之行。《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廢，而偶行于伐秦之役，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若遂書朝于京師，則是舉百年之墜典，又非其實。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

以見諸侯之行止爲伐秦，而不爲京師。而劉子、成子之在會，亦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實意，朝王之專禮，而伯主搜諸侯以輕王室之罪自見矣。」

# 列國來朝

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于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爲禮乎？」

呂氏大圭曰：「魯之所如者，齊也，晉也，其則朝遠夷之君，而齊、晉未嘗朝魯也。魯之所受朝者，滕也，邾也，薛也，杞也，曹也，否則夷狄之附庸，而滕、邾、薛、杞、曹未嘗一受魯之朝也。蓋齊、晉盛也，楚則所畏也。滕、邾、薛、杞則土地狹隘，而不能與魯抗衡矣。」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凡書來朝，貶也。諸侯不朝天子而朝同列，與不朝天子而受同列之朝，其罪均也。況旅見乎，況以諸侯而受同列之旅見乎？交譏之矣。蕭叔朝公，朝于外，

非其地也。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當朝而疾，疾而世子攝行于王，可也；于諸侯，不可也。」

桓二年，滕子秋七月，紀侯桓六年，紀侯莊五年，邾黎來莊二十七年，杞

來朝。來朝。來朝。伯來朝。

杜氏預曰：「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蓋時

紀而鄭助之，紀國度命以求成于齊，公告

王所黜。」不能自存，以魯與齊，不能。」

朱子曰：「滕子來朝，鄭睦，故來朝魯以家氏鉉翁曰：夏會

為說甚多，或云時王求庇于邾，冬又來朝，紀之

所黜，不知當時時王求魯至矣，卒不能有

已不行黜陟之典，或益。春秋責魯坐受

云《春秋》惡其朝桓，鄰國之朝，莫之或

然豈有惡其朝桓而并拯也。」

後世子孫盡削之之

理；或云當喪未君，

又不見滕侯卒，皆不

通之論。獨程沙隨則

杜氏預曰：「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蓋時紀而鄭助之，紀國度命以求成于齊，公告王所黜。」	吳氏澂曰：「齊謀并紀而鄭助之，紀國度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自存，以魯與齊，不能。」	《左傳》：「紀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穀梁》：「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范氏甯曰：「杞稱伯，蓋時王所黜。」
朱子曰：「滕子來朝，鄭睦，故來朝魯以家氏鉉翁曰：夏會于邾，冬又來朝，紀之求魯至矣，卒不能有已不行黜陟之典，或云《春秋》惡其朝桓，然豈有惡其朝桓而并後世子孫盡削之之理；或云當喪未君，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獨程沙隨則	家氏鉉翁曰：夏會于邾，冬又來朝，紀之求魯至矣，卒不能有已不行黜陟之典，或云《春秋》惡其朝桓，然豈有惡其朝桓而并後世子孫盡削之之理；或云當喪未君，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獨程沙隨則	孔氏穎達曰：「邾之上世出于邾，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于周，別封為附庸，曾孫黎來有功，春秋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	劉氏敞曰：「未成國謂之邾，既成國謂之小邾。」	案：杞為二王之後，當從公爵，自此年稱伯，終于春秋，中間更貶從子，恐亦當從自貶以省責賦之說。

<p>謂「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隨其爵之崇卑以爲多寡，故往往自貶降以省貢賦」，恐是如此。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鄭初襲用侯禮以交于大國，後來益困，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如此。」</p>				
僖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僖二十年夏，郕子來朝。			
何氏休曰：「齊桓公四年《傳》富辰所云郕白天子進之。」	孔氏穎達曰：「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郕之初封文王之子，聘李之弟。」			
杜氏預曰：「郕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	劉氏敞曰：「《公羊》家氏欽翁曰：「自周			
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	文十一年秋，曹伯來朝。			
《左傳》：「杞桓公來朝，公卑杞，杞不共也。」	左傳：「即位而來朝也。」			
案：杞子莊二十七年來朝稱伯，而此稱子，不書，此何以書？譏	趙氏鵬飛曰：「諸侯世相朝，禮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			
文十二年，杞伯來朝。	左傳：「杞桓公來朝，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范氏甯曰：「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				

<p>之東以篡得國，王不能討而命之者多矣，如曲沃武公姓名不登于簡牘，不與其封也。邾、小邾皆有而不削。</p>	<p>以為失地之君，非也。失地之君何得言來朝？鄭氏樵曰：邾有鼎，北邾也；邾子來朝，南邾也。單州有部城。</p>	<p>蓋杞以子禮來朝，公怒其失禮，而是秋遂使公子遂入杞也，則凡貶號為省貞賦之說，信矣。</p>	<p>其以強弱為判，不復顧禮。曹文公即位而朝魯，不聞魯文公即位而朝曹，聖人書之以志禮之變。</p>	<p>時上所進，愚謂春秋雖亂世，不應倏進倏退如是。前胡為而子之？此胡為而伯之？至後日又胡為忽子之？而未幾旋伯之？杞以微弱小國，去周又遠，有何交涉而數數得罪于天子？又數數邀寵于天子也？蓋此之稱伯，因前此躬以子禮朝魯，受魯之伐而不敢不以伯禮來也。自後成四年與十八年來朝，守其常賦，俱稱伯。至襄二十九年來盟，是時杞為晉平公之舅，晉為城杞，且使</p>
--	---	---	---	--



文十二年秋，滕子來朝。	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	宣元年，邾子來朝。	成四年，杞伯來朝。	成六年夏六月，邾子來朝。
《左傳》：「亦始朝公也。」 汪氏克寬曰：「曹文、杞桓、滕昭相繼來朝，而文公不一脩往觀之禮于京師，無王甚矣。」	劉氏敞曰：「《左氏》以諸侯五年再相朝爲合禮，非也。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不得于列國亦用此禮。」 趙氏鵬飛曰：「子大叔謂『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左氏》見曹伯來朝適合五歲之期，遂據以爲古制，多見其附會而不通矣。」	黃氏仲炎曰：「邾自僖、文之世常與魯抗，今宣篡立而反朝之，非畏魯，乃畏齊也。齊悅魯之利，邾畏齊之壓，而公論不復存矣。」	杜氏預曰：「將出叔姬，先脩朝禮，言其故。」	高氏閌曰：「天王新即位，不朝王而朝魯，可見其惟陵我是畏也。」
魯歸杞田，杞挾晉之勢從簡禮以要魯，故仍復書子，以後終春秋並稱伯。蓋因貢賦之盈絀以爲升降，此情事之顯然者。				

成七年夏五月，  
曹伯來朝。

成十八年秋，杞  
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襄元年，邾子  
來朝。

襄六年，滕子  
來朝。

趙氏鵬飛曰：「曹于

《左傳》：「杞桓公來

汪氏克寬曰：「杞、邾

季氏本曰：「邾子去

季氏本曰：「滕向無

諸侯未爲小國，乃征

朝，勞公，且問晉故。

從晉。

季氏本曰：「邾公新立，

朝矣，此復來朝者，以

役則上同于衛、鄭，而

公以晉君語之。杞伯

季氏本曰：「晉悼公

故復來朝以賀之。

魯睦于晉，賴魯以爲

朝覲則下比于邾、莒，

于是驟朝于晉，而請

初立，尤厚于魯，故二

君來修舊好，欲依附

魯睦于晉，賴魯以爲

蓋亦難矣。宰之戰，

爲昏。

魯耳。」

曹固與齊無憾，徒受

爲昏。

魯耳。」

故復來朝以賀之。

魯睦于晉，賴魯以爲

晉、魯之役，其餘救鄭

爲昏。

魯耳。」

故復來朝以賀之。

魯睦于晉，賴魯以爲

伐鄭，無敢不從。此

爲昏。

魯耳。」

故復來朝以賀之。

魯睦于晉，賴魯以爲

其名與鄭、衛同也，而

爲昏。

魯耳。」

故復來朝以賀之。

魯睦于晉，賴魯以爲

其實勢不支。故鄭、

爲昏。

魯耳。」

故復來朝以賀之。

魯睦于晉，賴魯以爲

衛未嘗朝魯而曹屢朝

爲昏。

魯耳。」

故復來朝以賀之。

魯睦于晉，賴魯以爲

之，此其實與邾、莒

爲昏。

魯耳。」

故復來朝以賀之。

魯睦于晉，賴魯以爲

比也。」

爲昏。

魯耳。」

故復來朝以賀之。

魯睦于晉，賴魯以爲

襄七年春，邾子

小邾子來朝。

襄二十一年，曹

襄二十八年，邾

昭三年秋，小邾

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

伯來朝。

子來朝。

子來朝。

季氏本曰：「成七年

來朝，亦始朝公也。」

左傳：「曹武公來

《左傳》：「邾悼公來

季氏本曰：「小邾雖

<p>吳伐邾，邾既從吳，至是吳與晉通好，遂不禁邾之親魯，故復來朝以脩舊好。」</p>		<p>朝，始見也。 汪氏克寬曰：「即位三年而來朝，此喪畢入見于天子之禮，而以是朝魯，得爲禮乎！」</p>	<p>朝，時事也。」</p>	<p>累從晉，列于諸侯而不失事大之禮，本魯附庸故耳。」</p>
<p>昭十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汪氏克寬曰：「自三年來朝，至是十有五年再朝于昭公。」</p>	<p>秋，邾子來朝。 家氏鉉翁曰：「周、魯俱衰，典章闕壞，而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之也。」</p>	<p>定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p>	<p>哀二年，滕子來朝。 汪氏克寬曰：「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自襄六年成公朝魯，至此凡七十有三年矣。」</p>	

列國旅見

<p>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p>	<p>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p>	<p>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p>		
-----------------------	-----------------------	----------------------	--	--

劉氏敞曰：「兼言之，	離來朝。	來朝。
譏旅見也。非天子不	杜氏預曰：「不總稱	陳氏傅良曰：「旅見
旅見諸侯，諸侯相旅	朝，各自行朝禮。」	非邦交之舊，自參以
見，非禮也。		上甚矣。」

朝不于廟及受世子朝

莊二十三年，蕭	桓九年冬，曹伯		
叔朝公。	使其世子射姑		
《公羊》曰：「公在	來朝。		
外也。」	程子曰：「春秋之時，		
何氏休曰：「言朝公，	君疾而使世子出，取		
惡公不朝于廟。」	危亂之道也。		
案：禮，朝聘必受之	葉氏夢得曰：「諸侯		
于太廟，歸美于先君，	朝天子，有疾不能朝		
且重賓，故朝不言朝	則使世子攝。射姑攝		
公，聘不言聘公，謙不	朝于魯，是僭天子之禮		

<p>敢以己當之也。今公方與齊侯遇穀，而蕭叔就穀朝之，公偃然受之。書朝公，以志公爲己侈；不書來朝，以志蕭叔行禮爲已簡，交譏之。</p>	<p>于諸侯也。」</p>

附列國來朝後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邾子來會不言朝，不用朝禮也。祭伯來、祭公來不書朝，不當朝也。介葛盧來、白狄來亦不書朝，不能朝也。實來朝而不復其國也，並附列國來朝後。」

定十四年，邾子來會公。

杜註：「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p>正義云：就蒐處行會禮。」</p> <p>李氏廉曰：「莊公及齊遇穀，而蕭叔朝公，定公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p>				
<p>隱元年冬十二月，祭伯來。</p> <p>《正義》云：以自來爲文，明非王命。」</p> <p>程子曰：「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當時諸侯不脩朝覲之禮，祭伯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故特書以正其罪。」</p>	<p>桓八年，祭公來。</p> <p>程子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私行朝會之禮。聖人深惡之，故先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爲主而逆后爲遂也。」</p>	<p>僖二十有九年，介葛盧來。</p> <p>《公羊》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p> <p>陳氏傅良曰：「介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明年遂侵蕭，吸書之，譏有以來之也。」</p>	<p>冬，介葛盧來。</p> <p>何氏休曰：「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p> <p>孫氏復曰：「歲而再來，非禮之甚。」</p>	<p>襄十八年春，白狄來。</p> <p>杜氏預曰：「不言朝，不能行朝禮。」</p>

桓六年春正月，

實來。

杜氏預曰：「州公自

曹來朝，不言州公者，

承上五年「冬，州公如

曹」，省文也。言弁則

來行朝禮，言朝則遂

留不去，故變文言

實來。」

程子曰：「五年冬如

曹，尚爲君也，故以諸

侯書之。今不能反

國，則匹夫也，故名之

實。不書州，亡其

國也。

公如列國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春秋》書公朝王所者二，如京師者一，而書公如齊十，如晉二十，如楚二。比而觀之，由魯以知天下王室之微，諸侯之不臣，不待貶而自見矣。僖十年公始朝齊，自後不朝齊則朝晉，知盟主而不知有天王。迄襄、昭之間，伯統亦衰，遂旅見而朝于楚，知蠻夷而不知有諸夏，此又世運之一大升降也。」

僖十年春王正	僖十五年春王	僖三十三年冬	宣四年秋，公	宣五年春，公
月，公如齊。	正月，公如齊。	十月，公如齊。	如齊。	如齊。
張氏洽曰：「僖公始朝齊見于葵丘，之後齊桓伯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是始矣。」	張氏洽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于事天子之禮矣。」	高氏閔曰：「公本事齊，逮晉文伯而受盟焉。至是晉文已卒，齊侯使卿來聘而公遂往朝之。蓋魯因晉喪，既伐邾矣，故懼晉而改事齊也。」	高氏閔曰：「公始即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聘齊，至是亟朝于齊，謹事大國以自固也。」	《左傳》：「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汪氏克寬曰：「宣公五如齊，惟此年踰時，至夏而始返。經雖諱止公之跡，而比事觀之，其實亦不可掩矣。」
李氏廉曰：「經書公如齊凡十四，桓、莊之禮也，何休謂合古五	謂「諸侯五年再相朝，			



宣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宣十年春，公如齊。	宣十二年春，公如齊。	宣十三年春，公如齊。
編四書如，皆非朝也，獨此爲朝齊之始。僖如齊三，宣如齊五，昭如齊二。」	年一朝之義，皆非是。周制，諸侯邦交，但曰世相朝爾。」	胡傳：「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故生則傾身事之，沒則親往奔喪。」	昭二十七年春，公如齊。
范氏甯曰：「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	王氏貫道曰：「比年朝正，事齊如事君。」	胡傳：「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故生則傾身事之，沒則親往奔喪。」	昭二十七年春，公如齊。
李氏廉曰：「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	王氏貫道曰：「比年朝正，事齊如事君。」	李氏本曰：「公每如齊者，會齊者，終無以爲公謀，故明年遂如晉。」	趙氏鵬飛曰：「公朝齊者，會齊者，終無以爲公謀，故明年遂如晉。」

已上如齊。

文三年冬，公如晉。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	成三年夏，公如晉。	成四年，公如晉。	成十七年秋七月，公如晉。
李氏廉曰：「文公三年朝晉，以及處父盟，見辱不書，故此爲書。」	《左傳》：「公如晉，朝，且尋盟。」	《左傳》：「拜汶陽之田。」	高氏閔曰：「公連歲如晉者，以晉即楚使送葬。」	高氏閔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公如晉之始。」
案：自此年朝晉後，至成三年始復朝晉。	案：自此年朝晉後，至成三年始復朝晉。	家氏鉉翁曰：「魯官治齊，未除喪而會，既	案：是年晉侯見公不	案：是年晉侯見公不

<p>首尾歷二十七年，而 晉人不見討者，以當 晉靈之世，趙氏當國， 君臣多間。又楚莊暴 興，而晉方與秦構難， 無暇以諸侯爲事。逮 宣公篡立而終身謹事 齊，晉怵于秦、楚之 合，而齊、魯之黨比在 所不問也。至齊頃肆 毒，乞師于楚以伐齊， 適會楚莊卒，乃改用 晉師。既而鞏師大 勝，乃朝晉。使非鞏 之役，魯將改其事齊 者以事楚，如僖公之 以楚師伐齊取穀矣。 然則鞏之功，豈在城 濮下哉！</p>				
		<p>除喪而朝。成公事 晉，率宣公之舊，除喪 入見之禮，不施之王而 施之晉。</p>	<p>案：宣公之世，謹事 齊而怠于晉，至本年 頃公立，魯猶未絕齊。</p>	<p>成公即位，去齊即晉， 齊伐北鄙以構怨，魯、 衛助晉戰鞏，取汶陽 之田，遂改其所以事 齊者事晉矣。</p>
	<p>敬，歸欲求成于楚而 叛晉，以季文子之言 而止。家氏鉉翁曰： 「甚哉，魯成中無所主 也！」始與晉連兵伐 齊，以有鞏之勝，謂當 與晉爲睦。未幾，月率 先諸侯受盟于楚，猶 幸晉人之無討，故去 年如晉，今年又如晉， 所以救前日質盟之 過。一不爲所禮，又 將叛而即楚。《春秋》 備書其從楚適晉，所 以深貶之也。</p>			
				<p>晉侯之喪，又爲晉人 所執，使之送葬，故聖 人于景公之葬沒而 不書。」</p>

成十八年，公如晉。	時悼公新立，公如晉朝嗣君。	李氏廉曰：「成公朝晉者四，四年不見敬，十年見止，惟十八年悼公即位之朝無譏。」
襄三年，公如晉。	高氏閔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襄四年冬，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聽政。」	王氏葆曰：「襄公之立，至是纔七歲爾。」
襄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襄十二年，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土魴之辱。」	趙氏匡曰：「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左氏以爲合禮，何謬乎！
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拜師，及取邾田也。」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宿如晉。	案：公以晉少姜之喪而特如晉弔，晉以非伉儷辭之，而公復使季孫致襚服以終其事。先儒謂晉之辭公未爲失，春秋止罪
昭五年，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	汪氏克寬曰：「昭公如晉凡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返。」
昭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取邾之役，莒人懇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昭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執其卿而朝其君，不如辭之。』乃使上景伯辭公于河。」	汪氏克寬曰：「公之如晉，蓋以請季孫也。」

昭十五年冬，公如晉。	昭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二十二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昭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昭二十九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輕動耳，所謂「恭不近禮，不能遠恥辱」也。
趙氏鵬飛曰：「公屢如晉，而晉卻之，至河乃復以季氏之故也。今晉方為魯執季氏而釋之，公無所博，晉無所庇，故聽公一朝焉。」	《左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家氏鉉翁曰：「叔孫為政，季孫惡諸晉，上鞅怒卑己，故公為所卻。蓋季氏外交強國大夫以脇制其上也。」汪氏克寬曰：「晉伐鮮虞，豈妨于邦交之禮？況是年晉實未嘗有事，不過託辭以拒公耳。」	公羊 云：「殺恥也。」穀梁 云：「釋不得入乎晉也。」汪氏克寬曰：「是時叔孫婼拘囚于晉，昭公是行本以請婼，而懼不見納，故托疾而返。《春秋》因而書之，以免其不得至晉之恥也。」	孫氏復曰：「公前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此云次于乾侯，復不得入于晉也，其窮辱若此。」	《左傳》：「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高氏閔曰：「公去齊如晉，晉復不受。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	既不得與平丘之盟，猶欲托射朝之禮以詰其臣，其失進退之義亦甚矣，宜其見辭而不得入也。」

定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子曰：「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皋鼬。」

家氏鉉翁曰：「意如之篡，皆晉大夫爲之羽翼。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已。」愚案：家氏之言最得季之情狀。程子謂晉人怒者，猶爲忠厚之見也。

已上如晉。

襄二十八年十一昭七年三月，公有一月，公如如楚。

楚。

左傳：楚子成章

《左傳》：「爲宋之盟——華之臺，願與諸侯落故，公及宋公、陳侯、之，使遠敗疆召公

鄭伯、許男如楚。

三月，公如楚。

陳氏傅良曰：「列國——鄭氏玉曰：「以朝聘往

之君旅見于楚始——猶曰辱，況以臺榭之樂

于此——往，不待貶而見矣。」

已上如楚。

### 天王來聘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春秋》天王來聘必書。穀梁子曰：『聘諸侯，非正也。』諸侯朝而王聘，正也；諸侯不朝而王聘，非正也。況桓、宣篡弑之賊，王不討而反聘之乎！春秋二十四十二年，魯大夫如京師者僅四，而王之下聘有七。隱、桓之世，絕無報聘。比事以觀，而天王之失道，魯之不臣，不待貶而自見矣。」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程子曰：「春秋時，諸侯不脩臣職，朝覲之禮廢，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張氏洽曰：「隱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廷，而魯曾不報聘。《春秋》詳書王使，則知隱公之罪大矣。」	《彙纂》曰：「程子以爲天王失威福之柄，張氏治主罪魯，當兼用二說。」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張氏洽曰：「糾爲天子冢宰，不能詔王以八柄馭群臣，乃親奉命來聘魯桓，故貶而書名。」	陳氏際泰曰：「天王終以桓公爲嫡而可立，故糾之聘與贈之歸同一聖人終以桓公非嫡而不當立，故渠之名與順之斥同。」	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杜氏預曰：「仍叔，天子大夫。稱仍叔之子，本于父字，幼弱之辭也。」	家氏鉉翁曰：「宰糾名，貴者以名爲貶；仍叔之子不名，少且賤者以不名爲貶，皆以著其獎逆之罪也。」	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	杜氏謂家氏，父字季氏本謂：「父乃名也，蓋天子之元士。」	《節南山》詩自謂「家父作誦，以究王讒」，豈有不自稱其名者乎？	趙氏與權曰：「五年之中，周三聘魯，而魯使未嘗一至，《春秋》傷周責魯之意隱然矣。」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附：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
---------------	--	---------------	---	-----------------------------------	-----------------	--	---	----------------	----------------------------------	--	--------------	-----------------------------	--------------------------------	--	----------------	----------------	---------------

聘

程氏端學曰：魯不過因會盟管侯朝于王所而已，襄王不能正王法而下聘焉，已爲失道，況遣家宰乎！

李氏廉曰：糾以家	穀梁曰：其不言
宰之重而聘桓，季子	使，何也？不正其外
以介弟之尊而聘宣，	交也
禮益瀆矣	
江氏克寬曰：來求	王氏傑曰：祭叔，天
止于文公，來聘止于	子之大夫，倘不以王
宣公，錫命止于成公，	命來，則當以祭伯來
非削之而不紀，蓋王	之例書，倘以王命
命不足爲輕重，而王	來，則當以天王使凡
伯之例書。今但曰	命不足爲輕重，而王
亦不復遣使于諸	伯之例書。今但曰
侯耳	「來聘」，見其假王命
	而私朝也

## 聘 周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公子遂如京師，報宰周公也，而以二事出。叔孫得臣如京師，拜錫命也，而以大夫往。宣公五朝齊，而仲孫蔑一如京師。襄公五朝晉，而叔孫豹一如京師。入春秋以後，天王聘魯者七，而魯大夫如京師者僅四，又皆簡慢不恭如此，其罪可勝誅乎！或曰：隱、桓之世，天王來聘者五，魯大夫之報聘者亦無聞焉，或者得禮而常事不書乎？」



曰：報聘，非得禮也。《王制》：『諸侯于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東遷以後，諸侯莫朝，視天子蔑如也。其卿大夫之聘，亦安有合《王制》而無失禮者哉？設隱、桓之世，魯大夫一如京師，國史必書，夫子必存而不削。設天王聘而魯一報聘，《春秋》尤必書之以志其非禮，而不見于經，是僖三十年以前魯實未嘗聘周也。入春秋幾百年而後，公子遂一報聘，猶愈于隱、桓之不答聘者矣。文元年得臣一拜命，猶愈于莊公、成公之不拜命者矣。又二十七年而仲孫蔑一如京師，其後又五十餘年而始有叔孫豹之聘，自是之後終春秋不復聘王矣。」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	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如京師。
<small>杜氏預曰：報宰周公之聘，又命自周往聘晉，故曰遂。</small>	<small>家氏鉉翁曰：拜錫命也。在喪不能躬往，使臣可也。除喪朝王，然後于禮為盡，而文公循習舊事，終不能往。」</small>	<small>胡傳：當歲首月公朝于齊，而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比事以觀，不待貶而惡見。」</small>	<small>《左傳》：「賀城鄭也。」</small>
<small>趙氏汾曰：周禮，諸侯于天子有見有貢，而無聘問。于天子言</small>		<small>陸氏九淵曰：宣公即位九年兩朝于齊，乃使其大夫聘于周</small>	<small>李氏廉曰：魯之聘王止此，此後止書叔鞅之會葬而已。汪氏克寬曰：襄之聘晉者九。是年春先</small>

聘，蓋東遷禮失之辭。		室，王迹既熄，逆施倒置，恬不爲異。」	聘晉，冬乃聘王，書以著魯之慢王也。	
------------	--	--------------------	-------------------	--

聘列國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內大夫出聘五十有二，如齊十六，如晉二十四，如楚一，皆著其以弱事強也；如宋五，如陳、如衛、如邾各一，報聘也；公孫茲如牟，嬰齊如莒，行父如陳，聘且娶焉。《春秋》止書『如』，不正其以公事而行私事也。」

僖七年，公子友如齊。	僖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僖二十八年，公子遂如齊。	文元年，公孫敖如齊。	文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
李氏廉曰：「吾大夫正聘于齊始此。」	張氏溥曰：「十年春正月公如齊，魯君始朝齊也。十三年冬公	吳氏澂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未及報怨。晉文既伯，齊、魯均爲受盟之國，則齊不敢背晉盟而脩魯怨，故魯因使公子遂	何氏休曰：「譏喪娶，吉凶不相干。」	高氏閔曰：「公已與齊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
趙氏鵬飛曰：「自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洩盟，聽伐楚之期，以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	子友如齊，則大夫聘問之常矣。自是魯益恭，而齊益驕。」		高氏閔曰：「會晉歸而復聘齊，魯人于是兩事齊、晉，且圖婚于齊故也。」	

<p>聘，終齊桓之世不怠。」</p>		<p>聘齊，講好而釋前怨也。</p>		
<p>文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劉氏敞曰：「公子遂將弑君，謀之齊而後決，故經書『子卒』，先原其禍亂之始，著之奉使之日以見非常家氏鉉翁曰：『凡使不書，介得臣預逆謀，故並書。』」</p>	<p>文十八年，季孫行父如齊。 高氏閔曰：「行父實與弑謀，故出姜歸而請會。」 行父遽如齊，恐齊聽夫人之訴而來討，納賂以求平也。</p>	<p>宣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納賂以高氏閔曰：『春秋時國君不以其道立，苟得一預諸侯之會，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行父不憚自行，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p>	<p>公子遂如齊。 《左傳》：「齊侯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故襄仲如齊拜成。 胡傳：「再書于策者，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p>	<p>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杜氏預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p>
<p>宣十年，季孫行父如齊。</p>	<p>冬，公孫歸父如齊。</p>	<p>成十一年秋，叔孫僑如如齊。</p>	<p>襄二十年，叔老如齊。</p>	<p>昭九年秋，仲孫貜如齊。</p>

齊頃公立而初聘	《左傳》：「伐邾故也。」	張氏洽曰：「蓋謝戰邾之師，捐歸汶陽之忿，迫于晉之辱而不得已也。」	杜氏預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復繼好，息民。」	杜氏預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復脩舊好。」
定十年，叔孫州仇如齊。	高氏閔曰：「以伐邾故，恐齊人以爲討。」	王氏傑曰：「齊屢陵魯，及澶淵而始平。今叔老之脩聘，欲固齊好也。」		
杜氏預曰：「謝致邠也。」	二歲之間而公與大夫五如齊矣。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內大夫如齊二十五，因事而往者九；逆女三，納幣一，單伯一，葬二，涖盟一，其正聘于齊十有六。莊三十二年慶父如齊，《穀梁》曰『奔也』，不在正聘之數。」

又曰：「魯之聘齊自僖公始，以齊桓創伯也。經于僖公書如齊者三，于文公書如齊者再。文十八年『春，公薨。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一卿並出，假聘事以行篡奪之謀。自是十年之中，七聘于齊，襄仲、行父奔命不遑，或一歲再往，《春秋》悉書于冊，而遂及得臣、行

父三人之同惡，與齊人納賂黨惡之罪昭然矣。至宣十七年斷道之盟，魯始叛齊親晉，交相侵伐。鞏之戰，四卿同將，逞其私忿。迄成十一年而叔孫僑如始再聘于齊，以脩前好。其後襄公二十年而叔老如齊，昭九年而仲孫貜如齊，定十年而叔孫州仇如齊，或二十年而一聘，或三十年而一聘云。」

僖三十年，公子 遂如京師，遂 如晉。	僖三十一年，公 子遂如晉。	文五年夏，公孫 敖如晉。	文六年秋，季孫 行父如晉。	文十五年春，季 孫行父如晉。
--------------------------	------------------	-----------------	------------------	-------------------

如晉。

《左傳》：拜曹

高氏閔曰：「王含且

汪氏克寬曰：「文公

時齊商人弑其君舍，

王氏樵曰：晉未聘

田也

昭，又來會葬矣。捨

即位六年再朝于晉，

舍爲魯甥。單伯如齊

魯，魯初往聘，故左

鄭氏玉曰：「魯遣使

天王而謹事晉，不待

而貴卿比年往聘，過

唁叔姬，齊人執單伯，

傳曰「遂初聘于晉」。

如晉拜分田之賜，而

貶而惡見。」

于事大子之禮

并執子叔姬，故行父

周先聘魯，魯本欲往

不請命于周，正疆理

之役，但知有伯而不

如晉以請于齊也。

報，故左傳曰「將聘

于周」。不專于王室，

知有「一

張氏洽曰：魯不能

直書而義自見

一

求齊，行父爲大夫不

以義討，而反因魯以

能請討弑君之賊，皆

罪也。

一

一

<p>秋，季孫行父如晉。</p> <p>《左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p> <p>高氏閔曰：「歲再如晉，皆為齊故。」</p>	<p>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p> <p>胡傳：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及頃公怒晉，魯上卿而卻克決策討之，于是背齊而事晉。</p> <p>案：宣公聘晉止此一事。</p>	<p>成六年，公孫齊如晉。</p> <p>江氏克寬曰：二年，三年公兩朝晉，此年嬰齊，行父又兩聘晉，魯讎齊而倚晉為援，故君臣亟行迭往。」</p>	<p>冬，季孫行父如晉。</p> <p>賀晉遷于新田。</p>	<p>成十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p> <p>黃氏仲炎曰：「晉人止公九月而後歸之，然猶亟于聘魯者，疑其叛而要結之也。魯侯被晉之辱，然猶繼朝而聘晉者，畏其威而諂事之也。」</p>
<p>襄四年夏，叔孫豹如晉。</p> <p>《左傳》：「報知武子之聘也。」</p> <p>是時晉悼初立，脩禮于諸侯。襄公凡九聘晉，始于此年。</p>	<p>襄五年，叔孫豹、郕世子巫如晉。</p> <p>《左傳》：「觀郕太子于晉，以成屬郕。」</p> <p>杜氏預曰：巫受命于魯，不書，及「比之魯大夫。」</p> <p>劉氏敞曰：「郕不勝。」</p>	<p>襄六年，季孫宿如晉。</p> <p>李氏廉曰：「五年九月戚之會，穆叔以屬郕為不利，使郕大夫聽命于會。是年莒人滅郕，晉人以爲討，故季武子如晉謝亡郕。」</p>	<p>襄九年夏，季孫宿如晉。</p> <p>《左傳》：「報范宣子之聘也。」</p>	<p>襄十六年冬，叔孫豹如晉。</p> <p>趙氏鵬飛曰：「言齊之見伐，故十八年晉率諸侯為平陰之役。」</p>

<p>莒、魯之患，求爲附庸于魯以自定，故相與往見于晉。明年莒即滅鄆，則是往爲無益矣。」</p>			
<p>襄十九年，季孫宿如晉。 襄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吳氏澂曰：「謝討齊，杜氏預曰：『賀克樂且取邾田也。』」 氏也。</p>	<p>襄二十八年，仲孫羯如晉。 左傳：「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p>	<p>襄二十九年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報范獻子之聘也。」</p>	<p>昭二年夏，叔弓如晉。 趙氏鵬飛曰：「晉韓起來聘，通嗣君也，故叔弓如晉以報之。」</p>
<p>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昭八年，叔弓如晉。 卓氏爾康曰：「魯受莒牟夷之奔，時公在晉，宿實主之。」及莒愬晉，公幾爲晉所止，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武子如晉謝歸公。</p>	<p>昭二十三年春，叔孫婼如晉。 以魯取邾師，故邾人愬于晉，爲晉人所執。</p>	<p>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p>	<p>高氏閔曰：「卿將</p>

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累數之？見卿爲陽虎所制也。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內大夫如晉二十有八；會葬三；昭二年公如晉，晉人辭公，季孫宿如晉，弔少姜也，不在聘數；其正聘于晉二十有四。」

又曰：「僖公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爲聘周之始，亦聘晉之始。其明年，遂復如晉，拜曹田。文公之世如晉者五。宣公篡立，結援于齊，亦問晉有內亂，故君臣專意事齊，而于晉使寥寥焉，僅十八年歸父一聘而已。成公嗣立，大夫如晉三見于經，然晉不以德綏諸侯，公數見止辱，晉于是失盟主之禮矣。其後晉悼脩文、襄之業，使命數來，而魯脩聘事亦謹。襄公之編見經者九。昭公屢朝于晉而見距，三聘于晉而執行人，專于事大而不知所以自立，其見辱宜矣，而晉伯亦衰。定六年以後，魯君臣之如晉者無聞焉。」

文十一年，公子遂如宋。	成五年，仲孫蔑如宋。	襄二年，叔孫豹如宋。	襄二十年，季孫宿如宋。	昭二十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左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元也。」	《左傳》：「報華元也。」	《左傳》：「通嗣君也。」	《左傳》：「報向戌之聘也。」	汪氏克寬曰：「意如遣公室之正卿爲己逆婦，專恣甚矣。討私
而復之，因賀楚師之	汪氏克寬曰：「蔑與		汪氏克寬曰：「魯白	



不害也。

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逼于晉，令遽興侵宋之師。朝玉帛而暮干戈，謹于邦交者如是乎！」

蕭魚以後，連歲與強邑，使公室之卿圍齊、邾、莒交兵，不遑之；娶已妻，使公室朝聘往來之事，雖向之卿逆之，則名雖為成來聘，而亦未之報。臣，而實行魯君之事，今始平于齊，遂交好，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專鄰國以尋舊好耳。」魯戰！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內大夫如宋八：因事而往三，致女一，葬共姬一，葬平公一；其正聘于宋五。」

莊二十五年冬，文六年夏，季孫公子友如陳。行父如陳。

杜氏預曰：「報女叔之聘也。」《左傳》：「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李氏廉曰：「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當隱、桓、莊之間，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曾無報謝之禮。而

汪氏克寬曰：「季友如陳者再，今行父之往，蓋因其祖之舊好，假公室之聘而圖婚耳。」

女叔一來，季友旋造陳庭，繼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蓋出于季友、原仲之私情矣。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內大夫如陳三，葬原仲二，其正聘于陳二。」

昭六年冬，叔弓如楚。

張氏洽曰：楚與吳讎敵之國，而昭公婚吳遠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其患益遠，昭公始通好于楚，蓋不待遠敵疆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

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不在正聘之數。

僖五年夏，公孫 茲如牟。	成八年，公孫嬰 齊如莒。	襄六年冬，叔孫 豹如邾。	襄七年秋，季孫 宿如衛。	
《左傳》：「公孫茲如 牟，娶焉。」	《左傳》：「逆也。」	《左傳》：「穆叔如邾， 聘，且脩平。」	《左傳》：「報子叔之 聘，且辭緩報，非 貳也。」	
孔氏穎達曰：「叔孫 聘妻已定，但卿非君 命不得越竟，故咨公 請使，奉君命以聘，因 自爲逆婦。」	吳氏澂曰：「大夫托 聘之名而自逆婦者多 矣，非禮也。」	高氏閔曰：「公初即 位，邾子來朝，四年有 狐貍之戰，至是往聘 脩平，以無忘舊好。」	趙氏鵬飛曰：「公初 即位，晉、衛俱使卿來 聘，既而公如晉者 再，大夫如晉者三，而 衛至七年而始報之， 故謝緩報。」	

春秋賓禮表卷十七之上終

孫：重光校字

春秋賓禮表卷十七之下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安東程雲龍錦江參

列國來聘

汪氏克寬曰：「經書諸侯來聘三十一，齊聘者五，晉聘者十有一，宋、衛聘者各四，陳、鄭、秦、吳聘者各一，楚聘者三。魯以秉禮之國受同列之朝聘，而尊王之禮寥寥罕見，故悉書以示譏焉。」晉、衛、宋來聘連後來聘及盟數之。

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三年冬，齊侯僖三十三年，齊宣十年，齊侯使襄二十七年春，使其弟年來聘。	侯使國歸父國佐來聘。	齊侯使慶封來聘。
程子曰：「不稱公子而稱弟者，著僖公私人也。」	《左傳》：「致夫人也。」	李氏廉曰：「齊之聘魯，五年之再來，齊僖糾合之時也，歸父之	家氏鉉翁曰：「齊靈、莊相繼，魯受兵無寧
杜氏預曰：「古者女	吳氏澂曰：「二十六	年有伐齊取穀之怨，	

弑之禍。」

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

二十八晉文既伯，公子遂聘齊以解仇而講好，越六年而歸父來報公子遂之聘也。」

來，晉襄未定之時也，國佐之來，齊頃有志于叛晉也；慶封之來，齊景初立，而有志于爭伯也，皆出于私情。然春秋之初，齊猶加禮于魯。至桓既伯，僖七年公子友如齊之後，魯使之聘齊者二十一，而齊聘僅三至焉，亦可以觀世道矣。

案：是年齊頃初立，公既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行父聘嗣君，故國武子來報聘。

日。景公立，始通好，《春秋》書以美之。」

成八年，晉侯使士燮來聘。

成十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

襄元年，晉侯使荀息來聘。

襄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

襄十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言伐郟也，

《左傳》：「拜公朝也。」

徐氏彥曰：天王崩

左傳：告將用師

《左傳》：「晉士魴來

<p>以其事吳故</p> <p>案：是時吳、晉未通，故鄭事吳而晉邀魯往伐之。</p>	<p>許氏翰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來，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p>	<p>而四國得行朝聘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訃告未至于魯。穀梁：訃及公羊疏俱同杜說。</p> <p>楊氏士助曰：「若其聞喪，豈天子以九月崩，當月即邾子來朝，冬初即晉、衛來聘？魯是有禮之國，焉得受之？」</p>	<p>于鄭</p> <p>杜氏克寬曰：「成公未年至襄十二年，士句、荀偃、士魴凡四聘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者不亦厚乎？」</p> <p>悼公之得諸侯也。</p>	<p>聘，且拜師。」</p> <p>杜氏預曰：「謝前年伐鄭師。」</p> <p>趙氏鵬飛曰：「晉以聘問結諸侯，薄往而厚來，伯者之術也，故冬公如晉。」</p>
<p>襄二十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p>	<p>襄二十九年，晉侯使士鞅來聘。</p>	<p>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p>	<p>昭二十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p>	<p>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p>
<p>《左傳》：「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p>	<p>《左傳》：「拜城杞也。」</p> <p>李氏廉曰：「觀拜城杞之使，即私情之不足以令諸侯可知矣。」</p>	<p>趙氏匡曰：「《左氏》云：『爲政而來見，禮也。』案：伯國正卿無有適諸國告爲政之。」</p>	<p>杜氏預曰：「晉頃公即位，通嗣君。」</p> <p>趙氏鵬飛曰：「晉至」</p>	<p>吳氏澂曰：「衛自孔達爲政，侵鄭伐伯主。晉會諸侯于垂隴，將伐衛，幸得陳侯爲之」</p>

<p>家氏鉉翁曰：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衛人伐戚，殺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有討于衛，使荀吳來召公。當晉平之世，強臣僭橫，倒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p>		<p>理。前後爲政者多矣，何不來乎？」黃氏正憲曰：「晉自趙武與楚狎主夏盟，諸侯由此不專事晉。韓起代武爲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魯，起可謂有志于治者矣。」</p>	<p>頃公，公室日衰，六卿日侈，頃公拱手爾。即位于今五年，始出聘諸侯。蓋伯業既隳，諸侯外之，彼亦知無求于諸侯，故聘好有所不急也。」</p>	<p>請成，執孔達以說于晉，而後得免。甯俞代爲政，衛服伯主而無事。明年春，晉遂歸孔達，其夏衛侯朝晉，至秋而來聘魯焉。事大陸鄰以安社稷，皆出甯俞之謀。夫子稱其「知可及者」，蓋</p>
<p>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p>	<p>成四年，宋公使華元來聘。</p>	<p>成八年，宋公使華元來聘。</p>	<p>昭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p>	<p>莊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p>
<p>《左傳》：「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p>	<p>《左傳》：「通嗣君也。」</p>	<p>《左傳》：「聘共姬也。」</p>	<p>《左傳》：「通嗣君也。」</p>	<p>杜氏預曰：「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p>
<p>策纂曰：「三國朝聘，左氏皆以爲禮，杜云：『王計未至也。』」</p>	<p>也。華元之來，其爲共公謀昏張本乎？」</p>	<p>案：華元之來，蓋圖婚，故夏使公孫壽來納幣。</p>	<p>高氏閔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外，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p>	<p>黃氏仲炎曰：「雖其</p>

而范氏甯、徐氏彥、楊氏士勛咸主杜氏。蓋按日而稽之，非臆度也。胡傳主貶，必以為訃告已及，恐無所據，當從左氏。

襄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

李氏廉曰：「魯、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于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君使之，實出其臣之私。大夫交政于中國，其見于此乎



外商來聘

莊二十三年，荆 文九年冬，楚子 襄三十年春，楚 文十二年，秦伯 襄二十九年，吳 人來聘。 使椒來聘。 子使蕞罷來聘。 子使札來聘。

家氏鉉翁曰：「著其 李氏廉曰：「晉文、襄 之盛，秦、楚未嘗得以 君也。」 汪氏克寬曰：「術不 稱氏，文定謂與楚子 祭，既遣札聘上國而 後死 札以六月到 魯，未聞喪也 不稱 公子，其禮本同上 國」

李氏廉曰：「荆之聘 魯，始書荆人，繼書 楚子使椒，又繼書楚 子使蕞罷，蓋進之以 可見矣。」 高氏閔曰：「公踰年 在楚，楚郊放新即位， 故使蕞罷來聘以 報之。」 稱秦人，而此年來聘 稱晉大夫，是亦漸進 之矣。」

漸也，其義三傳皆同。 然荆聘魯而旋有伐鄭 之師，介朝魯而繼有 侵蕭之役，秦人歸蹇 來聘而意在河曲之 戰，其窺覷之謀，離間 之術常如此。」 張氏洽曰：「魯以君 行而楚以大夫聘，此 桓、文之所以行乎列 國者。故自宋之盟， 楚人行伯主之禮，非 晉平、趙武之責而 何哉！」

# 來聘及盟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凡聘之志皆譏，而聘而及盟，尤為非禮。聘而盟，胡氏以為大夫私盟，專命遂事，非也。何休註《公羊》以為聘、盟兩受命者是矣。然大夫有聘無盟。以大夫盟公，伉也；以公及大夫盟，卑也。凡此類，皆當時諸侯昧于上下之辨，而政在大夫所由來也。故《春秋》凡聘而及盟皆不書公，所以深惡之。」

成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	成十一年，晉侯使卻犇來聘。	襄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襄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己丑，及卻犇盟。	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small>《彙纂》曰：「《左》、《公羊》皆以為尋盟，則是二臣之聘、盟兩受君命，非奉命來聘，</small>	<small>高氏閔曰：「公留于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及反公于國而使大夫盟之，晉之無禮于公甚矣。」</small>	<small>《左傳》：尋孫桓子之盟，即成三年使孫良夫來聘，丁未，及孫良夫盟是也。林父，良夫子。</small>	<small>孔氏穎達曰：「劉，蓋魯城外之近地。」許氏翰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small>
	<small>家氏鉉翁曰：「與三年荀庚來聘而盟書法同。荀庚之盟，魯自</small>		<small>汪氏克寬曰：「不言公，見其伉也。聘而</small>

而擅及魯盟也。劉氏 敵以爲專命生事，過 矣。又謂『不繫于國， 以見遂事之辱』。不 知奉使而來，既書管 侯、衛侯，則及盟可不 繫于管、衛也。」	嫌其貳，求與之盟，雖 伉也，其責在魯。今 管厲無禮于公，懼公 即楚，故遣卻曄爲此 盟，其責在管。一		遂盟，已爲非禮，況以 千乘之君而降尊失 列，與之盟于國都之 外乎！一	
--	---	--	---	--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齊之聘魯者五，而齊年再來，在隱、桓之世。其後二百四十餘年之間，公朝齊者十有一，魯大夫之聘齊者十有九，而齊使僅三至焉，蓋其視魯爲已卑矣。魯朝晉者二十一，聘晉二十有四，而晉使之來十有一。荀庚、卻曄之聘而及盟，以大夫伉也。上變之聘，言伐郟，以伯令微也。惟成十八年至襄十二年，悼公復伯，以禮親諸侯，故十餘年間而來聘者四。外此昭二年韓起執政，以上卿將命，庶幾以禮來者乎。若荀吳之聘，黨叛臣而徵諸侯；上鞅之聘，責牢禮至十有一，則非禮之加抑又甚矣。魯于宋、衛匹也，而亦使大夫盟公，公又崇宋向戌而與盟于國都之外，過矣。陳邇于楚，故人春秋以來惟一聘魯，而在莊公之世，荆楚未盛之前。鄭懼于楚，而自輸平以後，亦惟一聘魯，而在晉悼之時，諸侯方睦之日。楚三來聘而沒益強，故《春秋》之書法凡三變，說《春秋》者以爲漸進之。汪氏曰：『楚大夫書名書氏，自嬰齊會蜀而已然。』然則挾衆威魯，以臣伉君，《春秋》書公子嬰齊，亦將謂

予而進之乎！況遠罷之來，報公朝也。公踰年在楚，幾不得反，而楚使一來，謂聖人予而進之，謬矣！故謂以著楚之浸強者，其說猶爲近之。而秦使術、吳使札義同，楚使椒當亦非以其能聘而進之矣。

閔元年冬，齊仲

孫來。

仲孫何以來？齊侯使來聘耳。春秋上不書使，下不書聘，直書曰來，誅桓公之心也。桓公以聘魯爲名，而實以窺魯。

## 特 會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會有三例，特會也，參會也，主會也。其初以諸侯而特會，其後以大夫而特會諸侯矣，又其後以大夫而特會大夫矣。其初以諸侯而主會，其後以大夫而主諸侯之會矣，又其後以大夫而主大夫之會，而君若贅疣矣。其初以諸侯主諸夏之會，以攘夷

狄；其後以夷狄同主諸夏之會，而晉、楚之從交相見矣；又其後以夷狄獨主夷夏之會，大合十三國于申，而伯主不復與矣。懼楚而通吳，會吳以謀楚，卒之楚敗而吳強。而黃池之會，春秋以是終焉。通而論之，諸侯之特會者，多在隱、桓以前。自有主會，無特會、參會者矣。大夫之特會者，多在文、宣以後。有大夫特會而後有大夫主會者矣。以諸侯而主天下之會自北杏始，以大夫而主天下之會自鍾離始，以夷狄而同主天下之會自宋始。有北杏而後有葵丘之會。宰周公至溫之會，而天王實狩焉，而諸侯之亢極矣，然後大夫乘之。大夫主天下之會，而諸侯失政，然後夷狄乘之。《春秋》詳而志之，得失之故可考矣。」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隱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公會齊侯于謹。
高氏閔曰：「齊與公連謀，為鄭伐宋也。」	吳氏澂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伐宋，為鄭報怨矣，又與之同伐許，為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齊、魯無與也。鄭伯以計鉤致也。鄭伯以計鉤致也。鄭伯以計鉤致也。」	張氏洽曰：「公篡立而懼諸侯討己，欲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嘗歸防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好于鄭。鄭亦欲乘此機以求許田，故會于垂。」	《左傳》：「成昏于齊也。」杜氏預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	程子曰：「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胡氏銓曰：「公果親逆，自當書逆女，必不曰會齊侯。此見公因會齊侯而受姜氏耳。」案：謹為魯地，在今泰安府肥城縣西南。
國，內揣有愧，故相與力以吞併小國耳。」			昏，越境而會，皆不以正。又曰：「桓以昏」	

假王命，非王意也。  
劉氏實曰：凡稱會，  
其後伯主挾天子以令  
諸侯，實昉于此。  
外爲主。時來，鄭地，  
則知伐許鄭志也。

求齊而終殞于齊，此  
天也。  
案：嬴爲齊邑，在今  
泰安府治東南五十  
里，介齊、魯境上。

桓十一年，公會  
冬十有二月，公  
桓十二年，公會  
冬十有一月，公

宋公于夫鍾。  
會宋公于闕。  
宋公于虛。  
會宋公于龜。  
齊侯于艾。

高氏閔曰：公憾鄭  
家氏鉉翁曰：二年  
忽而欲定突，是以不  
之間兩盟四會，惟宋  
憚屈辱，乃爲鄭請，宋  
之故。春秋書盟會  
亦數與公會，皆非爲  
未有若是頻數者也。  
國爲民，其罪均耳。  
汪氏克寬曰：宋之  
會魯，將以求賂于  
鄭；魯之會宋，將以  
爲鄭免其賂，所以終  
不能降心以相從。  
闕爲魯地。  
張氏洽曰：宋納突  
于鄭，求賂而後使之  
人。及突入國之後不  
能償，遂成罅隙。桓  
公屈已往來宋地，欲  
平宋、鄭之難，不知人  
之心不親，非屢盟數  
會之所能回也。故春  
秋詳書以譏之。  
虛、龜皆宋地。  
黃氏正憲曰：一折、  
闕、夫鍾之會，是宋欲  
親魯伐鄭，故數會于  
魯地，宋爲主。龜、虛  
之會，是魯欲平宋、  
鄭，宋不受平，故數會  
于宋地，魯爲主。  
孫氏覺曰：《左氏》  
以爲謀定許，經無其  
事，此亦未可知也。  
鄭氏玉曰：「隱十一  
年齊、魯、鄭入許，今  
許叔乘鄭之亂以復其  
國。齊、魯不興師以  
問之則已矣，安得反  
爲之會以立其位乎？  
高氏謂：「魯嘗與齊  
絕，至是復通好，彭生  
之禍兆於此矣。故

			<p>不同。惟黃氏謂始則宋欲親魯，繼則魯欲為宋平鄭，引宋、魯地名為證，此為得之。」</p>	<p>《春秋》志之，以齊侯為主。」理或然也。」愚案：此係齊襄之元年。素通其妹，欲假此會以復為往來之地，故喪未踰年，即撥棄前怨為此會，不四年而遂有彭生之禍。詳見齊魯交兵表。此為十八年會濶之張本。</p>
<p>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濶。</p>	<p>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于城濮。</p>	<p>宣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p>	<p>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p>	<p>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p>
<p>杜氏預曰：公不與夫人俱至濶，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濶。」</p>	<p>杜氏預曰：「將討衛之立子頤也。」</p>	<p>《左傳》：「以定公位。」</p>	<p>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p>	<p>趙氏匡曰：經不書盟，傳何得云盟？蓋《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于夫子，故謬為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也。」</p>
<p>范氏甯曰：「實驕伉而不制，故不言及。」</p>	<p>張氏洽曰：「城濮，衛地。齊欲討衛而會魯于此，定其交而後加兵于人，見其謀之審也。」</p>	<p>張氏洽曰：會者，外為志。魯宣欲求寵以定位，而書齊惠之志，以治黨惡之罪，與桓</p>	<p>程氏端學曰：義在公會晉師，故不書晉卿名。以諸侯之尊，</p>	

<p>汪氏克寬曰：以尊及卑曰及，及者為主。僖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以公及夫人，夫人不敢專行也。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若曰夫人專行而公從之也。」</p>		<p>公、鄭莊垂之會一也。」</p>	<p>越國會諸侯之師，一見魯之微弱，二見當時惟知附勢，而不顧理之不可也。」</p>	
--	--	--------------------	---	--

已上特會中國諸侯。

<p>隱二年春，公會戊子潛。</p>	<p>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郕。</p>	<p>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泉。</p>		
<p>何氏休曰：「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越竟。」</p>	<p>高氏閔曰：「吳欲伯諸侯，魯先往會之。」</p>	<p>家氏鉉翁曰：「晉衰而即齊，景死而事吳，趨利棄信，《春秋》所惡也。」</p>		

已上特會外裔。



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桓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small>季氏本曰：「成公以周公之裔，諸侯之望下與楚大夫會，辱己甚矣。」</small>	<small>杜氏預曰：「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small>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經書公特會者二十，與中國諸侯會十四，會師一，與外裔會三，會楚大夫一，會而弗遇一。」

內大夫特會諸侯

文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宣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small>吳氏澂曰：「凡魯卿會外皆直書不隱，以見其非。」</small>	<small>《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small>	<small>張氏洽曰：「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small>	<small>黃氏仲炎曰：「楚子在宋，兵未及魯而望</small>	<small>孔氏穎達曰：「此與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同。楚子在</small>

程氏端學曰：諸侯請盟，齊侯不肯。非王命自爲會，罪也。汪氏克寬曰：齊特以勢軋魯而脇文公之親至，非果能以大夫不可伉諸侯之禮責魯也。及襄仲納賂，則貪于利而從之矣。	父子常親于魯，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同，從而與之會。風納賄，惟恐或後，見魯君大夫苟免自營，一休于威武之甚也。」	許氏翰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
哀六年，叔還會吳于柤。		
許氏翰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		

案：禮，卿不得會公侯。大夫專會公侯，政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襄五年，仲孫

蔑、衛孫林父會

吳于善道。

杜氏預曰：「吳先在善

道：「大夫受命于晉，往會之，故曰會吳。」			
汪氏曰：「是旅見于吳也。」			

内大夫特會大夫

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王氏葆曰：「大夫交為會禮以謀國事，諸侯之政，大夫擅之矣。」	此大夫特相會之始。
宣十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趙氏鵬飛曰：「高固蓋昏于魯，知齊之謀會于無婁，為魯謀而解齊之紛也。」	家氏鉉翁曰：「高固自以國事出，宣使大夫候之于途，諂事外臣，書之以貶。」
成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鍾諸穀，穀，齊地。」	汪氏克寬曰：「自文十一年以後，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矣。」
襄十九年，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許氏翰曰：「襄公之時，政在大夫。甚矣，專相為會，故詳錄之。」	
昭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汪氏克寬曰：「大夫交為會禮，雖以謀國事，亦亂之階也，況意如逐君之賊乎！」	《春秋》直書于策，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 參會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經書公參會者十。特會者，離會也，兩君相見也。三以上為參，伯者主其會為主。瑣澤，《左氏》以為合晉、楚之成，晉伯衰矣。黃池之會，夷狄主會而《春秋》先晉，晉既不復能主，《春秋》又不與吳為主，則亦參會而已矣。」

<p>隱十年春王二 桓二年二月，公 月，公會齊侯、 鄭伯于中丘。</p>	<p>桓三年六月，公 會杞侯于郕。</p>	<p>桓六年夏四月， 公會紀侯于郕。</p>	<p>桓十四年春正 月，公會鄭伯 于曹。</p>
<p>杜氏預曰：「尋九年 會于防，謀伐宋也。」 家氏鉉翁曰：「冬甫 會齊于防，春又會齊、 鄭于中丘，惟利是趨。 《春秋》聯書之，所以 貶也。」</p>	<p>程子曰：「宋弑其君， 而四國共成定之。劉 氏敞曰：『左氏謂 成為平，非也。』 朱子曰：『《春秋》大 義數十，如成宋亂、宋 災故之類，乃是聖人 直著褒貶。』」</p>	<p>《穀》作「杞」，《公羊》 作「紀」。程子以為杞 稱侯皆為紀，當以《公 羊》為是。蓋齊、魯方 睦，紀與郕皆畏齊，故 會魯而求庇也。高氏 闕之說得之。</p>	<p>左傳：「紀來諮謀 于曹。」 杜氏預曰：「以曹地， 曹與會。」 吳氏澂曰：「前年魯、 鄭同救紀，而敗齊、衛 之師。蓋虞齊、衛報 怨，故為會以謀之。 曹素與魯協，故會鄭 于其地。」 季氏本曰：「曹在衛</p>

	<p>桓十六年春正 成十二年夏，公</p>			<p>南，東北為齊界，亦伺齊、衛之往來。」</p>
<p>月，公會宋公、會晉侯、衛侯于蔡侯、衛侯于曹。</p>	<p>會晉侯、衛侯于瑣澤。</p>	<p>定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p>	<p>哀十二年，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p>	<p>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p>
<p>《左傳》：「謀伐鄭也。」</p>	<p>《彙纂》曰：「西門之盟，《左氏》備載其事而不見于經，蓋晉、楚</p>	<p>《左傳》：「謀救范、中行氏也。」</p>	<p>《左傳》：「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p>	<p>汪氏克寬曰：「春秋先晉，以存中國之名。而書及，以著兩伯之實。《穀梁》謂嘉其尊王，故進而書子。使夫差果能尊周，則當序單平公于吳、晉之上，如葵丘宰周公之例矣。」</p>
<p>孫氏覺曰：「二年之間會盟、侵伐，皆為納厲公突。蓋突猶居櫟，忽未出奔，故諸侯謀伐忽而納之爾。」</p>	<p>為成，《春秋》惡之，故聖人削而不書。瑣澤之會，經書魯與晉、衛而不及鄭伯，《傳》載鄭伯如晉而不及魯、衛，故劉氏敞以為《傳》未足信。然《春秋》事據左氏，今仍存之。」</p>	<p>案：牽為衛地，在內黃之西南，濟縣之北。</p>		

外特會參會

定十四年秋，齊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鄭伯會于鄧。  
定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左傳》：「范氏故也。」  
陳氏傳良曰：「楚方倡義于天下，而晉孜孜于群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  
季氏本曰：「蔡、鄭、鄧三國皆在楚北境，而鄧尤近楚，是時楚始僭稱王，憑陵江漢，鄧先患之，故為地主而會蔡、鄭于其國，此參會也。」  
家氏鉉翁曰：「前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矣，今三國復為此會，無所憚于晉矣。」

家氏鉉翁曰：「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桓公之伯，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率與國往助叛人，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而為戰國矣。」  
此特會也。

案：外諸侯相會不書，必關天下之故而書。會鄧，始懼楚，世道之一變也；會洮會安

甫，黨亂臣而叛伯主，天下自此無伯，世道之又一變也。

### 特 盟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書及，內為主也；書會，外為主也。隱元年及邾儀父、桓元年及鄭伯、閔元年及齊侯，皆書及，誌內之急于盟也。盟戎書及，責在內，高氏謂『深責中國而不罪夷狄』是矣。襄三年公及晉侯盟長檣，公朝晉而盟也。朝晉而盟者三，皆諱不書公，獨此書公及，異乎襄、靈之及盟也，與內為主而書公及者異矣。會齊盟者四：艾之盟，齊僖求伯之初也；柯與扈，齊桓圖伯之初也；于黃，齊景爭伯之初也，皆齊志也。會鄭盟者二，鄭突始篡而求盟也。會邾儀父盟趙，趙，魯地，彼來而我會之，故書會。是皆以外為主矣。」

劉氏敞曰：「盟者何？殺牲載書而約也。會者何？約信命事而不殺也。古者六歲而會，十二歲而盟。吸會盟，非禮也。」

隱元年三月，公	隱二年秋八月	隱六年夏五月	桓元年夏四月	桓二年，公及戎
及邾儀父盟	庚辰，公及戎盟	辛酉，公會齊侯	丁未，公及鄭伯	盟于唐。
于蔑。	于唐。	盟于艾。	盟于越。	季氏本曰：「懼戎為

《左傳》：「公攝位，而

程子曰：「戊滑夏而

杜氏預曰：「春秋前

胡傳：「重之會，鄭為

患，復脩舊好

<p>欲求好于邾。 李氏廉曰：胡氏以「及」字罪公，蓋用杜預即位求好之說，豈非隱公之立，上不請命，內不承國，亦待茲盟以自安耶？</p>		<p>魯與齊不平，今棄惡結好。 趙氏鵬飛曰：鄭故也。自三年石門之盟，齊、鄭為與國，齊將救鄭，則地隔于魯，不求魯無以救鄭。鄭來渝平，齊為之謀也。故鄭使反命，而齊為之盟。</p>	<p>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 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 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p>	
<p>桓十二年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p>	<p>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p>	<p>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p>	<p>莊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p>	<p>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p>
<p>《左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趙氏鵬飛曰：「公四會兩盟，皆以平宋、鄭。今宋不肯平，乃</p>	<p>吳氏澂曰：「隱元年及邾盟蔑，七年而隱公伐邾，桓公八年又伐邾，邾、魯不通久矣。至桓十五年，同</p>	<p>平也。 孫氏復曰：「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 孫氏覺曰：「魯、齊世</p>	<p>左傳：始及齊。 程子曰：「要結姻好也。」 汪氏克寬曰：「諸傳皆謂莊公受制于母，俾娶仇女。今考莊公</p>	<p>《左傳》：「請復季友也。」 卓氏爾康曰：「是時閔公八歲耳，哀姜、慶父當國，豈欲季友之</p>



<p>襄三年夏四月 壬戌，公及晉侯 盟于長樛。</p> <p>杜氏預曰：「晉侯出 其國都與公盟于外， 家氏鉉翁曰：魯君</p>	<p>寒前日之盟，盟鄭突 而謀伐宋。」</p>	<p>牟、葛朝魯，乃始尋蔑 盟，而平其冉伐之怨， 故邾來魯地受盟。」</p> <p>汪氏克寬曰：「是年 八月即伐邾，則趙盟 不待貶而惡自見。」</p>
<p>定十二年冬十 月癸亥，公會齊 侯盟于黃。</p> <p>杜氏預曰：「結叛 晉也。」</p> <p>汪氏克寬曰：「此齊、</p>	<p>讎，小白之人，魯納子 糾，至于屢戰。至是 齊桓求伯，欲與魯平， 故爲柯之盟。」</p> <p>朱子曰：「凡事當權 時勢義理，今桓公名 爲尊周室，若魯不赴， 非是叛齊，乃叛 周也。」</p>	<p>以文姜葬後求婚于 齊，自盟防而會遇者 三，自納幣而如齊者 三，汲汲奔走，不憚煩 勞，而且盛飾櫛宮以 夸示其配，此縱欲而 不能自克爾，非迫于 義而不敢違也。」</p>
		<p>歸者，故陳氏以爲國 人爲之，臨川吳氏因 謂「魯之世臣有如衛 石碚者爲此謀」，深得 當時事情，但季友既 出奔，豈有如石碚者 能自安于內。以經、 傳推之，時陳方爲齊 所厚，且與魯交好，季 友一再如陳，蓋有所 託，此盟亦季友援陳 人以請于齊桓耳。」</p>

童稚之年，晉悼勤于魯爲盟之終也。固叛用禮，書以美之。」

魯爲盟之終也。固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伯矣。」

外諸侯特盟

陳氏傅良曰：「外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爲之；天下之無伯，齊爲之也。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

吳氏澄曰：「齊、鄭盟石門，繼以宋、齊、衛、瓦屋之盟，諸侯之黨合而無王，近以胚胎齊霸之糾合矣。齊、鄭盟鹹，繼以齊、衛、鄭、沙、曲濮之盟，諸侯之黨散而無伯，遠已醞釀秦雄之并吞矣。閱世變者知之。」

隱二年，紀子隱三年冬，齊伯、莒子盟于侯、鄭伯盟于密。	定七年秋，齊伯、鄭伯盟于石門。	定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	定八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吳氏澂曰：「子伯」	程子曰：「天下無王，	陳氏傅良曰：「特相	嚴氏啟降曰：「天下有伯，諸侯無敢私相
			杜氏預曰：「結叛晉。」

二字，或是「侯」字之誤。	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故外	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于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	盟。私相盟是無伯也。故盟洮、盟向，以齊桓既沒故；盟曹南，以宋襄圖伯故；盟蒲隧，以齊景圖伯	高氏閔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爲晉故。上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爲此盟，以固其謀。
家氏鉉翁曰：「于蔑，內盟之始也。于密，外盟之始也。內外盟必書，志東遷諸侯無所統，自相爲盟也。」	劉氏實曰：「齊、鄭之盟，《春秋》亦存而不削者，志世變也。齊、鄭之黨合，天下始多故矣。	李氏廉曰：「此爲齊景圖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	元無伯故。今盟鹹，復盟沙，是鄭與衛皆叛晉也。	

參盟

案：陳氏于瓦屋曰：「諸侯初參盟也，有參盟然後有主盟。」于鄭陵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晉不復主盟也。」盟主不作，而諸侯之盟復相參錯矣。大抵兩國相盟爲特盟。特盟，專辭也。三以上爲參盟。參盟，衆辭也。伯者之盟爲主盟。主盟，尊辭也，衆共尊爲盟主而聽命焉。有主盟而天下之參盟定于一矣。齊桓沒而有曹南之

盟，宋襄圖伯而不終；晉伯衰而有鄆陵之盟，齊景假納昭公以糾合諸侯而不果納，則亦不足以主盟矣。

隱八年秋七月	桓十一年春正	桓十二年夏六	秋七月丁亥，公	桓十七年春正
庚午，宋公、齊	月，齊人、衛人、	月壬寅，公會杞	會宋公、燕人盟	月丙辰，公會齊
侯、衛侯盟于	鄭人盟于惡曹。	侯、莒子盟于	于穀丘。	侯、紀侯盟于
瓦屋。	孫氏覺曰：「去年之	曲池。	黃氏正憲曰：「去年	黃。
穀梁：「諸侯之參	冬，一國之君嘗伐魯	程子曰：「杞侯皆當	宋與魯、陳、蔡爲盟，	高氏閔曰：「紀懼齊
盟于是始	而勝矣，此復爲惡曹	作「紀」，隱一年紀，	今又盟燕，將以斷齊，	見圖，每爲之備，而齊
家氏鉉翁曰：「參盟	之盟，以新勝魯而結	莒盟于密，是時紀謀	鄭之道也。《左氏》乃	人多詐，故爲此盟示
宋爲首，責在宋也。	好耳。	齊難，故魯桓與之盟	云「公欲平宋、鄭」，何	之以不疑，俾之弛備
東遷之初，諸侯猶有	陳氏傳良曰：「此郎	莒以援之耳。」	也？蓋是時齊、鄭爲	而不我慮，是以尋盟
未叛王者。前年宋首	之諸侯，凡一役而再		黨，齊謀吞紀，桓公欲	既退，魯遂與齊戰于
連四國之兵伐鄭，今	見者。但「人」之，略		援之而不能，其欲平	奚，一年齊遂遷紀之
復盟三國之侯，《春	之也。」又曰：「參盟		鄭于宋者，意欲鄭背	三邑，足知盟之無
秋于參盟，會伐皆以	莫甚于惡曹，故		齊合魯而陰援紀也，	益矣。
宋爲首，正其無王	略之。」			
之罪。」				
王氏樵曰：「隱元年				

及宋人盟于宿，已爲參盟之端。然宿小國，而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猶不足紀，故《穀梁》首發義于此。

僖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

黃氏仲炎曰：「宋襄圖伯不能致曹，而乃枉駕以盟曹，曹弱于宋，且不服，況諸侯乎？」

家氏鉉翁曰：「宋公書爵，予之以伯乎？曰：望之，非予之也。齊桓既歿，天下不可無伯也。」

昭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左傳》：「謀納公也。」陳氏傅良曰：「參盟于是再見。」

王氏錫爵曰：「此盟蓋齊景假納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謀者也。而卒不能納公，則爭伯之略止于此矣。」

# 公與大夫盟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公及大夫盟者六，諱公不書者二，齊高傒、晉處父是也。及高傒內為主，婚仇人而盟其使，以大惡諱也。及晉處父外為主，朝伯主而盟其臣，以國恥諱也。內為主者譏在內，而高傒之仇亦可知矣。外為主者罪在外，而公之不能自強亦可知矣。」

家氏鉉翁曰：「凡公與強國之大夫為盟不書公及，諱強國之以無道加于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為盟則不諱公，以自欲與之盟，非彼要公必欲為此盟也。」

隱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饒。	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僖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僖二十六年春正月，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陸氏淳曰：「莒，小國也，非大夫敢盟公，公自欲與之盟耳。所以譏公之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	《穀梁》曰：「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	程子曰：「諱公盟，始與讎為昏，惡之大也。」	《左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左傳》：「尋洮之盟也。」
	趙氏匡曰：「納讎人之子，損禮而盟大夫，故盟書公及言大夫。」	家氏鉉翁曰：「魯忘君父之大讎，請昏于		趙氏鵬飛曰：「莒知魯肯平乎已，前日洮

家氏鉉翁曰：「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謙而不中禮者也。」

以明非大夫之罪也，所以異于高傒及處父。

齊。齊使高傒要魯以盟，其傲魯也甚矣。《春秋》書之，齊、魯均

趙氏鵬飛曰：「莒、魯有深怨，衛成斬，然在衰經之中為會于洮以

之盟已信矣。今將與魯為會而已不躬行，非所以為平，故莒子必親至。而二國既

孫氏覺曰：「莊公忘讎而為齊立君，公則有罪矣。齊之大夫無君于上，以一時之權伉君而盟于洮。公則有罪而大夫無嫌，故變例書之。」

責焉耳。若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則專責晉人之無狀，故去處父族以示貶。」

平之。而莒不肯信，故以大夫聽命焉。則夫洮之盟，平未成也。明年向之會而後成矣。」

從，衛第以大夫與敵而已，故聖人兩無貶辭。外雖盟大夫，內不沒公，不以為伉也。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陸氏淳曰：「晉逼公，令與大夫盟，故特書

其名以著其罪。

張氏洽曰：「盟于晉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故諱之。」

李氏廉曰：「處父、高偃仇一也，處父去氏而高偃存族者，彼于防而此于咎也。」

## 內大夫盟諸侯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內大夫盟諸侯，始于及宋人盟宿。宿，微國也。《春秋》書之，謹其始也。至柔會宋公、陳侯，大夫始出盟公侯矣。自是而後，公子結及齊侯、宋公盟矣，公孫敖會三國之君及晉士穀盟矣。行父請盟于齊而商人弗及盟，非能謹上下之分也，求賂故也。納賂而公子遂及齊侯盟矣。臧孫許以次卿而及晉侯盟赤棘，不已仇乎！仲孫纘之盟邾于侵祥，何忘之盟邾于拔，直卑之耳。又其甚者，句繹之盟，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公不與聞，則世變之極，而《春秋》之書盟亦止此。」



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杜氏預曰：「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	案：胡傳：「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有宿國之君也，故爲《春秋》內大夫盟諸侯之始。」
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陳氏傅良曰：「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于是始也，故貶之。至公子結不貶矣。」	呂氏大圭曰：「以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故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杜氏預曰：「盟非魯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冬三國各來伐。」	程子曰：「鄆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
文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士穀盟于垂隴。	陳氏傅良曰：「大夫而敵諸侯于是始，晉遂以大夫主諸侯也。」	吳氏澂曰：「晉以士穀主盟，魯以公孫敖仇三國之君，皆非禮。」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王氏葆曰：「行父請盟則弗及，仲遂納賂則俯從，商人之爲君可知矣，見弑于近習宜哉！」	

成元年夏，臧孫	昭十一年，仲孫	定三年冬，仲孫	哀二年癸巳，叔孫
許及晉侯盟于	纓會邾子盟于	何忌及邾子盟	州仇、仲孫何忌及
赤棘。	侵祥。	于拔。	邾子盟于句繹。
高氏閔曰：「齊怨成	高氏閔曰：「始也盟	汪氏克寬曰：「魯以	陳氏傅良曰：「自是
矣，晉援不可緩也，故	蔑、盟趙，是魯君親與	大夫而盟邾君，素君	內外盟皆不書，不足
汲汲焉求爲此盟。	之盟。今公雖以夫人	臣之分也。邾隱公父	書也。」
趙氏鵬飛曰：「魯至	之喪使纓會盟，自是	喪纔九月而出會盟，	汪氏克寬曰：「三卿
是蓋果于絕齊，急于	何忌盟拔，州仇、何忌	薄父子之親也。」	並將以伐國取地，二
求晉矣。明年齊伐我	盟句繹，直是大夫與		卿又並盟他國之君，
北鄙，而四卿會晉師	君盟，而魯、邾之強弱		是魯之諸卿與列國諸
爲牽之戰，其謀蓋定	可知矣。」		侯無異，大夫之強僭
于赤棘也。」			極于此時矣。」

主盟詳五爭盟例，不另載。

遇

胡氏寧曰：「古者諸侯或因朝覲，或從王命，無期約而適值于途，必有兩君相見之禮，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故謂之遇。周衰，諸侯放恣，出入無期度，私爲邂逅之約，有如適值于

途者亦謂之遇，非矣。」

汪氏克寬曰：「《公》、《穀》釋名義皆謂不期爲遇。《左氏》遇垂、梁丘之《傳》則皆云先爲之約，不期而會者，古禮也；私爲之約而以簡禮相會者，春秋諸侯之禮也；非王事而出，預有期約以相會聚，乃行古者不期之禮，是自欺耳，書之所以譏之也。垂之遇，以三國之君相會，亦比于不期而遇，其爲簡慢詭譎益可見矣。凡會莫適爲主，以爵之尊卑爲序，爵同則以國之大小爲序。」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	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small>《左傳》：公與宋公爲會，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冬，公及宋公遇于清。</small>	<small>家氏鉉翁曰：「繼納幣觀社而書，著魯莊之急于得耦，而求之惟恐未至也。」</small>	<small>《左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small>		
<small>胡傳：「春秋志內之遇者三，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small>	<small>黃氏震曰：「公亦自知數會之煩擾而簡其禮。」</small>	<small>張氏洽曰：「簡禮以議軍旅之事，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歟。」</small>		
<small>許氏翰曰：「隱、莊之間凡六書遇，自閔以</small>				

然也，皆惡其無人君「後有會無遇。」  
相見之禮。」

已上內相遇。

隱八年春，宋公、  
衛侯遇于垂。  
莊四年夏，齊  
侯、陳侯、鄭伯  
宋公、齊侯遇于  
梁丘。

任氏伯雨曰：「齊侯  
遇于垂。」

梁丘。

將平宋，衛于鄭，衛侯  
既不敢違齊侯之命，  
又不能釋鄭國之怨，  
有異志焉，故先遇  
于清。

許氏翰曰：「齊與陳、  
鄭遇垂，蓋謀取紀，是  
以紀侯見難而去也。」

《左傳》：「齊侯以楚  
伐鄭故，請會于諸侯。  
宋公請先見。夏，遇  
于梁丘。」

張氏洽曰：「齊不以  
伯主自居，以梁丘近  
宋而先之也。」

已上外相遇。

胥命

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姜氏廷善曰：「春秋方惡盟誓，而二國之相命獨能以言相結，不事刑牲敵血，則雖未知其事之善惡何如，而能不盟，則爲近正而可取耳。」

春秋賓禮表卷十七之下終

孫：重壽校字

## 春秋軍禮表叙

《晉書·禮志》曰：「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所以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晉文大蒐》以示之禮，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則蒐狩之于禮大矣哉。周衰，禮制廢壞，軍禮尤甚。以魯一國言之，其始也縱弛忘備，強鄰交侵，臨時講武，淹留異地；其繼也權臣僭竊，國柄倒持，黷武興師，征役不息。夫子于此蓋不勝世變之感焉，故蒐狩之合禮者皆不書。于桓、莊之狩必書公，志非時與非地也，則其平日之忘

備而國威之不振可知矣。昭、定之蒐不言公，則軍非其軍，國非其國，君若贅旒然，其得失無與于公也，而魯事益不可為矣。爰綜蒐狩之見于經者，并大閱、治兵與夫乞師、獻捷、歸俘都為一編，以志魯之遞衰非一日之故云。輯《春秋軍禮表》第十八。

春秋軍禮表卷十八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安東程昶旦華參

蒐狩

卓氏爾康曰：「四時之田，止書蒐狩。蒐狩合禮不書，其書者必有故也。僖、文而後歷五公，蒐狩皆不書。大夫專國，公不復知軍政，時田得失無足議，故雖違禮亦不書也。昭公八年以後，又復頻書。是時三家分魯，假春蒐之禮以耀武示強，又與非時非地之蒐不同，故頻書以示變耳。」

李氏廉曰：「經書狩三：于郎以遠書；

于禚以親仇書；西狩本常事，以志非常之瑞書。書蒐五：四書大蒐，用天子大蒐之禮也；書焚一，焚咸丘，志淫獵也。」

桓四年春正月，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昭八年秋，蒐于紅。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

《公羊》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也。」杜氏預曰：「焚，火田也，放火燒草，守其下風。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然譏盡遠也。」

杜氏預曰：「周之春，夏之冬，田狩從夏時，物也。」正義曰：「火田明為田獵，不言蒐狩者，以火田非蒐狩之法，直書其焚，以譏其盡物爾。」

故《左氏》曰「書時，禮也」。王氏葆曰：「公及之狩，志在公也。」吳氏澂曰：「越境而與讎人狩于彼國之地，公于是乎無羞惡之心矣。」

案：此不以非時書，以火田非蒐狩之法，直書其焚，以譏其盡物爾。

《穀梁》曰：「齊侯也。其曰人，卑公之敵，所以申公也。」刺釋怨也。

王氏葆曰：「公及之狩，志在公也。」吳氏澂曰：「越境而與讎人狩于彼國之地，公于是乎無羞惡之心矣。」

劉氏敞曰：「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

蒐有常所矣。于紅亦非正也。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于蒐爾。

陳氏傅良曰：「三家是時舍中軍而四分公室，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

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

孫氏復曰：「蒐，春田也，五月為不時，時又有夫人歸氏之喪。」

高氏閔曰：「大云者，僭天子之禮也。八年書蒐，此書大，見三家益強。」

言公。



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small>許氏翰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爲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蓋刺大夫盛強，公失其政，兵戎是講，而禮制不興也。」</small>	<small>高氏閔曰：「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懼人之圖己，故數蒐焉。」</small>	<small>張氏洽曰：「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於公，而專于三家也。」</small>	<small>孔氏穎達曰：「虞人賤官，自脩常職，公卿不行，故不書狩者名氏。此狩常事，本不合書，書之，爲獲麟起也。」</small>	
<small>趙氏與權曰：「三家分軍私斂，蒐閱軍實以自固，非時非制，不足言也。」</small>				

軍旅

汪氏克寬曰：「大閱、治兵，皆一經之特筆。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莊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故皆特書以示貶，不然常事不書。」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周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皆于農隙以講事，則大閱、治兵有其時、有其地矣。桓公懼鄭忽，畏齊人，而大閱于八月。莊公無故興師，久次于外，而治兵于郎。非其時，非其地，而平時之忘備可知矣。」

桓六年秋八月 莊八年甲午，襄十一年春王 昭五年春王正  
壬午，大閱。 治兵。 正月，作三軍。 月，舍中軍。

何氏休曰：「比年簡

張氏洽曰：「久次于

詳見《田賦軍旅表》

同上。

徒謂之蒐，三年簡車

外以俟陳、蔡，不至，

謂之大閱，五年大簡

衆心將離，故申明約

車徒謂之大蒐。

束以訓齊其衆。書曰

孫氏覺曰：「大閱之

治兵，治者，不治

禮比三時最爲盛大，

者也。」

蓋當仲冬之月，田事

李氏廉曰：「《周

已畢，又禽獸盛長，取

禮：「中秋教治兵，

而無擇故也。《春秋》

遂以獮：中冬教大

之八月，夏之六月，苗

閱，遂以狩。」《春秋》

稼方長，乃行大閱之

之書蒐狩，皆兼及于

禮以妨農稼，聖人所

振旅大閱，但書治

深罪。」

兵，大閱者，只講武而

不及于獮狩也。蓋非

預備不虞，實久役不

得已而治之爾。」

乞 師

陳氏傅良曰：「內乞師不書，乞諸外裔然後書，故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不書。外乞師不書，必盟主而後書，故隱四年宋公使來乞師不書。」

僖二十六年，公成十三年春，晉成十六年，晉侯成十七年，晉侯成十八年，晉侯子遂如楚乞師。侯使郤錡來使欒黶來乞師。使荀息來乞師。使士魴來乞師。

葉氏夢得曰：「召陵

乞師。

范氏甯曰：「將與鄭、

范氏甯曰：「將

許氏翰曰：「悼公復

之盟，桓公與我伐楚

杜氏預曰：「將伐秦

楚戰。

伐鄭。」

興伯業，而乞師以救

而楚服。今我乃欲與

也。侯伯當召兵，而

宋、猶循厲公故事，

楚伐齊而恃之以勝，

乞師，謙辭。」

元年而後無復乞師，

公之謀國亦疎矣。

陸氏淳曰：「云乞師

則召兵而已矣。

趙氏鵬飛曰：「楚自

者，明列國之禮小大

累年以來兵交于宋，

雖殊，不相統屬，魯兵

未嘗及齊也。今魯不

非晉所宜有，又非天

忍齊之侵伐而遠乞師

子之命，故譏之。

于楚，使之深入中國

劉氏敞曰：「聖人作

為天下患，其罪可勝誅乎！

春秋，無不輕外重內。至於乞師，則內外同之者，以兵為重也。故伯主之尊，猶以乞師為文。

### 獻捷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獻捷者二。獻者，下奉上之辭。齊桓獻捷書齊侯，所以著其誇服戍之功而譏之也。楚成獻捷而書楚人，所以微其挾滑夏之威而抑之也。然于齊書戍捷，而于楚不書宋捷，則所以尊中國而賤外夷也昭昭矣。」

莊三十一年六一僖二十一年，楚月，齊侯來獻人使宜申來戍捷。獻捷。

程子曰：「齊伐山戎，《穀梁》曰：『不曰宋得其捷，躬來兮示以捷，何也？不與楚捷』」

威魯聖人書曰來乎宋也。」

獻，抑之也。」

胡氏曰：「爲魯諱也。」

黃氏震曰：獻捷，諸

劉氏敞曰：「楚執宋。」

侯事天子之禮，齊與

公而伐其國，威震天

魯皆失之。

下，宜人情皆榮之。

而《春秋》抑而不予，

既貶其君稱人，又隱

其捷乎宋。

歸俘

高氏閱曰：「歸俘，終《春秋》一書而已，凡此皆聖人之特筆也。」

莊六年，齊人來

歸衛俘。

趙氏鵬飛曰：二傳

皆以「俘」爲「寶」，不

知「俘」之爲字訓「軍

所獲」而已，未聞訓  
「寶」也。諸儒多引  
《書序》「俘厥寶玉」，  
不知《書序》之「俘」亦  
訓「取」也。若訓「俘」  
爲「寶」，豈可云「寶厥  
寶玉」乎？

春秋軍禮表卷之十八終

## 春秋嘉禮表叙

先王厚男女之別，重繼嗣之原，爰定昏禮，爲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所以別嫌明微，先德後色，垂萬世統，至深遠也。東遷而後，禮教不脩，倫紀廢壞，陳靈以君臣宣淫，晉文以懷嬴薦寵，衛宣有《新臺》之刺，齊襄有《南山》之行，人道同于禽獸，典禮棄若弁髦，大亂極矣。聖人憫焉，是故詳其制于《禮》，而嚴其律于《春秋》。自古天子尊，無與敵，不行親迎之禮，娶后則使卿逆，上公監之。而祭公以專行見譏，劉夏以官師致褻，《春秋》志之，謹名分，窒亂源也。十二公之違禮，莫甚于莊、宣。莊公當親喪而主主姬，娶仇女而躬納

幣；宣公倚齊得國，結好圖昏，即位未幾，速行喪娶，有人心者謂宜于此焉變矣。內女爲夫人者七，其三不克終，不書歸，餘皆有故而書。鄫季姬之歸不書歸，逮歸寧而反書歸，譏在魯也。紀叔姬以媵書，宋共姬致三國之媵而亦書，賢之也。叔姬以子身而全宗祀，共姬待傅姆而蹈烈火，秉禮守義，皜然不滓，庶幾周公之教猶有存焉，故大書特書不一書，以爲勸也。嗚呼！昏禮有六，而《春秋》書納幣、逆女與夫人至，從其重者書之也。而或失之略，或失之過。失之略者，輕妃偶而虞不終；失之過者，諂強鄰而羞宗廟。聖人之爲天下後世慮，豈不深切著明也哉！輯《春秋嘉禮表》第十九。

春秋嘉禮表卷之十九

錫山顧棟高後初輯

安東程昭仲明參

王后

孫氏覺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十三王，書逆王后者惟二，非禮則書也。」

吳氏澂曰：「祭公遂行逆后，而紀姜適歸京師，其逆其歸，兩從苟簡，故書逆書歸。劉夏以上逆后，而齊之歸女無違于禮，故書逆不書歸。得禮者不書，失禮然後書。」

桓八年，祭公來	桓九年春，紀季	襄十五年，劉夏
遂，逆王后于紀。	姜歸于京師。	逆王后于齊。
杜氏預曰：「天子娶	蘇氏轍曰：「劉夏逆	左傳：「卿不行，非
于諸侯，使同姓諸侯	王后于齊，不書其歸，	禮也。」
爲之主。王使魯主昏，	此何以書？魯爲之主	孫氏復曰：「天子不親



<p>故祭公來受命于魯。」 趙氏匡曰：「祭公來 謀逆后之期，當復命 于天子，命之逆則逆。 今祭公不復命于王， 專逆王后于紀，故曰 「遂」以惡之。」</p>	<p>也。」 楊氏士勛曰：「凡書 逆王后皆由過魯，若 魯主昏而過我，則言 歸，若不主昏而過 我，則直言逆。」</p>	<p>逆取后，則三公逆之。 劉夏，士也。王后，天 下母。使微者逆之， 故書以著其非。 孔氏穎達曰：「劉夏 逆后，譏卿不行，不譏 王不親逆，明是王不 當親也。文王逆大 姒，身為公子迎在殷 世，未可據以為天子 之禮。」</p>		
---	--	---	--	--

王姬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春秋》惟兩書王姬，而皆于莊公之篇，則莊公之于齊，非但不可主齊襄之婚，其主齊桓之婚亦未為無譏也。但如王氏之說，罪有大小，故書之有詳略耳，不然常事不書矣。」

莊元年夏，單伯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歸于齊。

莊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孫氏復曰：「魯桓見胡傳：『春秋于此一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爲重，雖築館于外，不以爲得禮而特書也。』」

胡傳：「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

王氏葆曰：「主襄公之昏，其罪大，故書之詳。主桓公之昏，其罪小，故書之略。」

劉氏敞曰：「爲讎主昏而不知辭，乃以築外自解曰我庶幾得禮，是何足以言禮也！」

《彙纂》曰：「王姬歸齊，《春秋》兩書之，皆以魯主昏也。《公》、《穀》以此年爲過我，恐無可據。詳見《三傳異同表》。」

## 逆夫人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納幣、逆女、夫人至，三者昏禮之大節。得禮則不書，僖公、襄公

是也。國惡諱不書，昭公之娶孟子是也。其餘失禮則書。是故納幣不書，莊公親如齊納幣則書。納幣使大夫不書，文公喪未畢而公子遂納幣則書。親迎不書，公子翬、公子遂、叔孫僑如以大夫逆則書。莊公雖親迎，而娶仇女，故亦書。夫人至不悉書，大夫以夫人至則書。大夫逆而公中受亦書。大夫宗婦覲不書，莊公男女同贄則書。凡書，皆失禮者也。書夫人至，正也；書人，不宜入也；書以，不以者也。婦者，有姑之稱。」

桓三年，公子翬——九月，齊侯送姜——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莊二十二年冬，如齊逆女。氏于謹。公如齊納幣。

張氏洽曰：「君臣同杜氏謂曰：『魯逆失之弑隱公，乃昏于齊以輕，而齊送失之過』」

求配偶，不待貶而罪惡見者也。

《彙纂》曰：「紀履綸

來迎女，程子謂「親迎

于其所館，豈有遠適

他國以求婦者」。張

氏洽主其說，洵為有

理。故此年公子翬如

齊逆女。凡以不親迎

張氏洽曰：「齊僖愛其女之過，至于越竟而送之，遂使魯侯之出不為親迎而為齊侯在謹特往會之，齊、魯俱非禮。」

《穀梁》曰：「不言翬之以來，公親受之于齊侯也。」杜氏預曰：「齊侯送之，公受之于謹。」

程子曰：「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孫氏覺曰：「婚禮有六，惟親迎則諸侯自迎于境上，其他五禮皆使大夫。」

為譏者，皆刪之。」

莊二十四年夏，秋，公至自齊。

公如齊逆女。

《穀梁》：「不正其親

逆于齊也。」

吳氏澂曰：「親迎，常

事不書。公納幣越三

年而後得親迎，以非

常而書。」

文四年夏，逆婦

姜于齊。

《穀梁》：「其曰婦姜，

為其禮成乎齊也。」

汪氏克寬曰：「春

秋書逆夫人，惟此年

最略，不書逆者名氏，

不書如齊，不稱夫人，

不言氏，不書至，責文

八月丁丑，夫人

姜氏入。

公羊：「其言入，言

日難也。夫人與公有

所約然後入。」

何氏休曰：「夫人不

肯疾順公，與公約定

八月丁丑乃入。」

三月，遂以夫人

婦姜至自齊。

《穀梁》：「其不言氏，

喪未畢，故略之也。

其曰婦，緣姑言之之

辭也。」

汪氏克寬曰：「有姑

則以婦禮至，不稱姜

氏而稱婦姜，著敬祫

戊寅，大夫宗婦

覲用幣。

杜氏預曰：「莊公欲

奢夸夫人，故使大夫、

宗婦同贊俱見。」

胡氏寧曰：「譏同見

也。若大夫不覲，只

書宗婦足矣。」

成十四年秋，叔

孫僑如如齊

逆女。

《彙纂》曰：「先儒皆

謂諸侯當親迎，程子

獨辯之，以為親迎者

迎于所館，未有委宗

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

逆婦者，其說是也。」

文二年，公子遂

如齊納幣。

董氏仲舒曰：「文公四

十一月乃娶，而納幣之

月在喪內，故曰喪娶。」

何氏休曰：「僖以十

二月薨，至此未滿二

十五年。」

九月，僑如以夫

人婦姜氏至

自齊。

張氏洽曰：「稱婦，宣

公夫人穆姜尚存

公首祭通喪之禮。

案：《穀梁》之說非是，詳見《三傳異同表》。

之欲速以姑自居也。

案：不書氏，係闕文。《穀梁》之說非是，詳見《闕文表》。

文定于此年之傳從《穀梁》之說，以為譏不親逆，且謂或迎于其國，或迎于竟上，終未有定見。既曰逆于境上，則未入竟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之乎？

內女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內女適諸侯者七，適大夫者四。適諸侯書歸，適大夫不書歸。適諸侯書歸者，紀伯姬、杞伯姬、宋伯姬是也。鄆季姬之始歸不書歸，歸寧而反書歸；齊子叔姬、郊伯姬、杞叔姬之始歸亦不書歸，而書來歸，略其常而著其變也。書紀伯姬，以叔姬書也。逆女，逆伯姬也。錄叔姬之歸，不得不著伯姬之歸也。書杞伯姬，以伯姬之違禮而取來書也。書宋伯姬，以三國之來媵書也。歸寧不書，而杞伯姬書來，不當來也。會洮則書，來朝其子則書，來求婦則書，罪伯姬也。而所以致伯姬之越禮往來者，以魯之卑之，非是則杞不得安也。歸寧而反不書，而鄆季姬書歸，不易歸也。書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罪季姬也。而所以致季姬之越禮而爲會者，以魯之止之，非是則鄫不得歸也。歸諸侯者七，而逆女一書。逆女使卿，禮失之略也。納幣一書，致女一書。納幣、致女使卿，禮失之過也。適大夫者四，書逆者三，敵也，譏公不當與大夫爲主也。以大夫自逆則稱字，以姑逆則稱婦也。書來者，一吸也，兼高固不當同來也。以反馬則不當躬至，以歸寧則不當並行也。媵待年不書，而紀叔姬歸書，賢叔姬也。外女媵不書，而三國來媵書，賢其姬也。

隱二年九月，紀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隱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于鄫。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杞。伯姬歸于杞。

左傳：卿爲君

陳氏傳良曰：內女

紀。

于鄫。

孫氏復曰：不言逆

逆也。

爲夫人，凡八見于經，

張氏洽曰：「媵不書，

何氏休曰：「痛其國

者，天下日亂，昏禮日

《公羊》：「外逆女不

恒書歸。不書歸者，

此特書者，以其能不

滅無所歸也。鄫不繫

壤，逆者非大夫也，僖

書，此何以書？譏始

有故也。齊子叔姬，

忘紀之五廟。雖紀侯

齊者，時齊聽後五廟，

二十五年季姬歸于

不親逆也。」

鄭伯姬，杞叔姬不書

卒而歸于鄫以奉宗

故國之。」

鄫，成九年伯姬歸于

程子曰：「親迎者，迎

歸，以爲嘗失位也。

祀，沒身而後已。聖

杜氏預曰：「紀侯去

宋之類是也。」

于其所館，豈有委宗

未有書來逆者。書逆

人以其賢，可以厲婦

國而死，叔姬歸魯。

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

紀伯姬，吾女遭人倫

行，是以變例而特

紀季自定于齊而後歸

之，全守節義以終婦

求婦者？《詩》稱文

之變者也，伯姬喪在

書之。」

之，全守節義以終婦

王親迎于渭，亦未嘗

殯，紀侯失國，齊人葬

卓氏爾康曰：「叔姬

道，故繫之紀而以初

嫁爲文，賢之也。」

出疆也。」

之，魯問不及焉，故詳

歸鄫一事足風千古，

嫁爲文，賢之也。」

	<p>之也</p>	<p>故先書叔姬之歸以本之。惟書叔姬，故于伯姬之歸卒亦詳。」</p>		
<p>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p>	<p>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歸寧曰來，出曰來歸。」</p>	<p>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與其子俱來朝也。」</p>	<p>僖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p>	<p>僖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劉氏敞曰：「婦人不專行。杞伯姬來求婦，非禮也，姑無自求婦者也。」</p>
<p>胡傳：「莊公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p>	<p>趙氏匡曰：「非禮而來，故書耳。豈二百四十二年内女惟兩度歸寧乎？」</p>	<p>何氏休曰：「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p>	<p>吳氏澂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來朝魯，而爲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p>	<p>季氏本曰：「杞爲魯所陵，故伯姬二十八年來魯。今又來求婦，求庇于魯耳。」</p>
<p>陸氏淳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p>	<p>張氏洽曰：「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之別也。」</p>	<p>張氏洽曰：「其子蓋年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諸侯相見之禮，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著杞伯與僖公俱失正。」</p>	<p>家氏鉉翁曰：「志入杞之怨釋也。是年晉文始伯，諸侯弛兵，于是鄰國之好交脩，以是爲晉侯之澤也。」</p>	
<p>子來寧，父母疾驅于通道大都，略無所禁忌者乎？」</p>		<p>高氏攀龍曰：「一時杞惠公病，欲託其子于季氏本曰：伯姬莊</p>		

魯，然非禮矣。是年惠公卒，成公嗣位。

二十五年歸杞，至是三十八年，亦老矣，而匭匭來魯，豈得已哉，國小爲魯所陵也。」

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僖十五年九月，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衛人來媵。

《公羊》：「錄伯姬也。」

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卓氏爾康曰：鄆子既朝魯，怒壻已解，故仍復歸鄆。諸家止以歸鄆爲于歸，生出魯公愛女，使自擇配之說。夫女子于夫家，母家皆曰歸，豈必新昏耶？若女子自擇壻，天下斷無此理也。

《公羊》：「錄伯姬也。」何氏休曰：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錄之。

《左傳》：「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葉纂曰：古史雖不可見，班、馬以後皆以人之賢否爲詳略。

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況君子乎？

蘇氏轍曰：公怒鄆子不朝，止而絕其昏，故遇于防而使來朝，非禮也。不稱鄆季姬，絕也。

伯姬有賢行，舊史特詳錄之，聖人亦因而

不革，書納幣，書來媵，書歸宋，書致女，辭繁而不殺，皆緣未

錄本之意。《公羊》之說得之矣。

辭繁而不殺，皆緣未

錄本之意。《公羊》之說得之矣。

錄本之意。《公羊》之說得之矣。

錄本之意。《公羊》之說得之矣。

錄本之意。《公羊》之說得之矣。



夏，季孫行父如

宋致女。

《公羊》：「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

杜氏預曰：「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

晉人來媵。

胡傳：「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于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成十年五月，齊人來媵。

高氏閔曰：「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  
家氏鉉翁曰：「伯姬有賢行，諸國慕之，雖齊、晉之大，忘其勢而樂以其女為媵，抑亦譏其過制也。」

已上內女適諸侯者。

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

孫氏復曰：「子叔姬，齊昭公夫人，舍之母

文十五年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胡傳：「見子叔姬無

宣十六年秋，郟伯姬來歸。

《左傳》：「出也。」  
吳氏澂曰：「常事不

成五年春王正月，杞伯姬來歸。

家氏鉉翁曰：「杞伯

也。舍既遇弑，魯使罪，齊人自絕而歸書，故始之歸鄭不書。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單伯視子叔姬，故商之耳。

汪氏克寬曰：「春秋于杞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喪以歸。而鄭安于杞，非杞絕伯姬來歸之後不復見之也。」

于經，則善惡優劣不可以概觀矣。

已上內女適諸侯來歸者。

莊二十七年，莒僖二十五年，宋宣五年秋九月，冬，齊高固及子慶來逆叔姬。

蕩伯姬來逆婦。

齊高固來逆子叔姬來。

陸氏岳曰：「內女適趙氏鵬飛曰：諸侯大夫，則稱字不書歸。」

叔姬。

《左傳》：「反馬也。」

汪氏克寬曰：「高慶之，是尊屈乎卑也。娶妻必親迎之，而伯姬爲子逆婦，是上役乎下也。」

黃氏仲炎曰：「宣公以不義得國，倚強齊以自固，連昏于齊之大夫而不敢違，此孟子所謂『爲人役』者也。」

胡傳：「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女子歲一歸寧，今見逆未易歲而叔姬來，亦非禮也。」

已上內女適大夫者。

## 春秋譏不親迎論

《春秋》：「隱二年，紀履緌來迎女。」《公羊》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迎也。」史公于《外戚世家》云：「《春秋》譏不親迎。」《索隱》引此傳文以爲證。後儒承其說，因于莊之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穀梁》曰：「不正，其親逆于齊也。」謂親迎合禮不書，以親迎讎人之女，故書。而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皆主不親迎之說。是則《公》、《穀》及史遷皆以爲諸侯當親迎，千百年來無有異議矣。

程子獨辨之曰：「親迎者，迎于其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非唯諸侯，即卿大夫亦然。文王親迎于渭，

周國自在渭旁，未嘗出疆也。況其時乃爲公子，未爲國君。」其說精當，足正千古之繆。文定主不親迎之說，而又謂或迎于其國，或迎于境上。《彙纂》譏其未有定見，既曰迎于境上矣，則未入境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之？則公子之如齊迎女，禮也。既已合禮，《春秋》何以書？《彙纂》譏文定之無定見，而究未發明所以書公子逆女之故，則此案終未結。

余懷此疑凡數年，後乃因而斷之曰：程子之說是也。《公羊》謂譏不親迎，非《春秋》之旨。史公所云，蓋習見漢世尊崇后家，而援《公羊》以爲說，後儒遂以爲定例，過矣。翬與遂之書逆女也，惡其寵逆黨，結強援也。僑如之書逆女也，惡其通國母，擅國權也。統觀前後經文，而聖人之旨自見，與不親迎何涉乎？何則？翬以隱十一年

弑君，而桓二年即爲命卿而逆女；遂以文十八年殺子赤，而踰年即冒國喪而逆女；此爲結援强大，以求追前日滔天之惡。僑如以成十四年逆女，而十六年即與姜氏謀逐季孟而出奔；此爲專擅國柄，以預釀後日竊國之漸。比事觀之，而書法之故瞭然矣。至紀履緌之逆伯姬，以吾女遭人倫之變而特詳之，亦初非以其不親迎也。夫逆女使命卿，其常耳。必以爲譏不親迎，假令婚于秦、楚，而爲國君者，將舍國事之重，越千里，踰時月，以求婦乎？魯十二公之夫人，若子氏，若姒氏，若歸氏，均非若齊、魯之近也，當日必以大夫迎之。而《春秋》不悉書者，此正所謂常事不書也。昭公娶于吳，而魯之諸公未嘗涉吳境，此當使誰迎之乎？夫《春秋》之書來逆者，若莒慶，若齊高固，此則親迎矣。而《春秋》書之者，惡其以大

夫伉諸侯。而莊、宣二公以國君而自屈，故特書之。其意各有在，亦初不關乎親迎與不親迎也。自《公羊》爲此說，而史遷祖之，後世遂成鍊案之不可易。雖知程子之說之爲是，而終莫能撼，多爲依稀兩可之論。拔本塞源，當自《公羊》始，而後是非之說乃定。

望溪方氏曰：「國君之禮異于公子、士、庶人，卿逆而迎于境可矣。越禮而親迎，非禮也。使親迎爲得禮，則莊公如齊逆女當以爲常事而不書矣。」

春秋嘉禮表卷之十九終

孫：重壽校字

##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叙

余作《春秋地形口號》既竣，意有未盡，復取所輯《五禮表》中有鄙見及折衷前說處，續成四十四首，名曰「春秋五禮源流口號」。凡歷代制作之典禮、禮臣之引據與儒者之駁辨，各列端緒，附註其下，貽諸學者，用作鼓吹，俾知經經緯史，具有本末。欲達古今之禮者，尤不可不通于《春秋》云。乾隆五年三月下浣復初氏又識。

##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

錫山顧棟高復初著

金匱華育濂師茂參

緯史經經皆典型，樞機端在一麟經。史從托始經垂教，尼父心傳燦日星。一紀事自從周正朔，爲邦商榷夏、殷模。夏時冠月支離解，歷勘經文總不符。

周家改時改月，春秋之春正月，皆夏十一月也

李氏廉曰：「《左氏》以正月爲建子，漢、唐諸儒皆以周孟春爲建子之月，至宋人始有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故程子以書春爲假天時以立義，則是十一月本非春，聖人虛立『春』字于正月之上以示行夏時之意。胡氏因之，遂謂以夏時冠周月。然考諸經文，總無合處。」汪氏克寬曰：「時王之曆，國史據以紀事。若孔子於筆削之始擅改周曆，豈特無王，又失

事實，何足以爲聖人之經哉！」另有「春秋時令表」宣聖無非據事書，不行即位自當初。宋儒強解從誅削，漫謂尼山天白居。

隱公元年不書即位，胡文定謂：「《春秋》首繼隱公，以明大法，爲其上無所承，內不稟命也。先師高紫超氏曰：『春秋諸侯不稟命而無承者徧天下，而孔子以本國臣子首削隱公之即位，以明王法，非尊君父不敢斥言之義。』又謂：『文、成、襄、昭、哀五君皆書即位，既誅首惡，此後可從末減，隱何獨不幸以春秋之首君而當大罰也。』至謂聖人作經，直以天白處，而于此乎何恤焉？則尤悖理之甚矣。孔穎達據杜氏之說，曰：『隱、莊、閔、僖四君皆實不行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爲，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于文也。』謂孔子修經削之者，本于賈、服之徒，宗之者始于程子，而其說暢于東萊，文定據以作傳，過矣。

定無正月桓無王，一字矜嚴凜若霜。終是簡編脫誤處，強求義例總荒唐。四

桓在位十八年，凡十四年不書王。穀梁曰：「桓無

王也。元年書王，胡氏謂「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二年書王，「正華督之罪」；十年書王，謂「天數之終」；十八年書王，謂「正桓公之終」。其立說可謂鑿矣。宣亦篡弑，何以書王？桓既無王，而又以元、二兩年書王爲正桓公及宋督之罪，則《春秋》弑君之賊多矣，前後年無不書王者，又將以何法正之耶？至定公本以六月戊辰即位，是年書「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正二月無事可見，故不書「公」，穀乃以「春王」二字讀斷，謂聖人削其正月，以牽合定無正之義。先母舅霞峰華氏曰：「正月非定之正月，《春秋》無緣預責其罪。經本連下『三月』爲句，『公』、『穀』自析而『之』，何與聖人事耶？此等皆曲說，不可從者也。」

桓編兩歲闕秋冬，自是當年事適逢。漫謂王誅乏天討，刪除造化亦何庸。<sup>五</sup>

桓四年、七年俱不書秋冬，自是兩年之秋冬無事可書，故闕。說者必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桓弑君而天討不加，是有陽無陰，歲功不能成，故特削之。四年不書，則以大王之下聘；七年不書，則以穀、鄧

之來朝，天王與列國之諸侯俱無可望者。果爾，則桓十七年五月公羊不書夏，昭十年十二月傳皆不書冬，又將何說乎？其尤誕妄之甚矣。

禘祫原來非一名，六經傳記歷然明。緯書創論分三五，從此諸家聚訟爭。<sup>六</sup>

孔穎達曰：「禘，祫也。以其審諦昭穆謂之禘，以其合祀群廟謂之祫。」商頌·長發，大禘樂歌也，而詳列玄王、相土、成湯，禘之即祫明矣。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緯書。附合五年再殷祭之文，以爲僖公二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也。唐明皇開元六年，睿宗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祫、禘各自以年，不相通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併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禘、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一說不同。鄭玄用高堂隆先二而後三，徐邈先三後二，而邈以爲「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爲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于再殷之義。

漢唐王業起衡茅，強慕黃、虞擬禘郊。劉祖帝堯祖舜，唐宗老子更堪嘲。七

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祭法有：虞、夏禘黃帝，殷、周禘舜之文。唐趙伯循遂謂：「禘專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而不兼群廟之主，與祫爲二。」朱子遵用其說，不知趙何所據依。其實，漢、晉以來，馬、鄭、王、服、何、范、杜、孔諸儒俱未嘗有此說也。諸儒俱謂禘兼群廟之主，如：長發之頌玄王并及相土、成湯；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惟其合祭群公，故夫人亦得致。豈有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而夫人得與其列者乎！禘禮自東周亡而已廢，至東漢初，緯書盛行，張純遂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以告世祖，因據以定禮。初欲禘帝堯，議者謂漢之王業功不緣堯，乃止。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于高廟，以高帝爲始祖，則禘仍與祫不異。曹魏文帝祖舜。唐玄宗天寶元年神仙之說興，乃建玄元皇帝廟，先三日行朝獻禮，次日朝饗太廟，又次日有事南郊，終唐世莫能改，可嗤益甚，則皆拘泥《祭法》，攀援傳會失之也。萬季野云：「後世宗廟且

無始祖，又安有自出之祖。宋神宗嘗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所本，則禘禮固可廢。」遂詔罷禘祀。嗚呼！禘禮復行于東漢而罷于宋，中間千有餘年皆矯誣之虛祀，皆由《祭法》、《大傳》、漢儒雜以緯書之說，侈談不根。後世如鄭玄之徒好爲曲說以附益之，以拘牽爲復古，以增多爲致孝，而不知其無當于情實也。先王之禮，豈如是哉！經之可信者，莫如《中庸》、《論語》及《春秋》，皆言禘而不言祫，禘即祫也。《中庸》明言：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而下即云禘嘗之禮。《春秋》大書禘于太廟，禘于莊公，大事于太廟、躋僖公，禘之爲合祭群廟，灼然無疑。乃必謂追所自出，又謂堯與稷、契同出于農，此乃史遷據《世本》無稽之說耳。《詩》、《書》及孔、孟其言稷、契之事屢矣，豈嘗有一言及農者哉！

魯僭王朝微不侔，只行祈穀不行丘。禘同大雩春秋筆，失禮之中失禮尤。八

魯僭王禮凡三，禘也，郊也，雩也。然郊亦微不同，王制有：二郊，迎日至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



辛，至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所用者，祈穀之郊而已。諸侯祭山川皆得雩，魯僭王禮，特書曰大雩，以表其異于諸侯祭山川之雩。夫魯之僭久矣，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皆因其尤甚者書之。郊不及時則書，過時則書，僭用日至則書，或以瀆書，紀異書，可已不己書。雩以過龍見書，旱甚書。禘以莊公之廟書，致夫人書。蓋凡合禮則不書也。○黃楚望氏曰：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始定為不王不禘之法，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賜魯以殷諸侯之盛禮。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然郊止祈穀，望止三，猶未敢盡同于王室也。

別子從無祖至尊，禮家持論炳朝暉。魯如更有文王廟，百代烝嘗歷祖孫。九

杜註：孔疏以魯、宋、鄭、衛四國俱有所出王之廟。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註云：周廟，文王廟也。昭十九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主祐于周廟，註云：周廟，厲王廟也。文二年逆祀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註云：宋為王者後，得立先王

帝乙廟。而周制天子有功德者，得廟祀所出之王。魯以周公故，得立文王廟；鄭之桓、武世有大勳，故得立厲王廟。又哀二年崩，贖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是衛亦以康叔故得立文王廟也。其傳會左傳周廟之言極謬。禮，諸侯不得祖天子，況魯以伯禽為始封祖，而周公留相王室，故以周公之廟為太廟，魯公之廟為世室，並百世不毀。若更立文王廟，則不毀之廟有三，周有始祖后稷廟，未聞更有帝嚳廟也，豈非更超天子而上之乎？

告朔、朝正係典常，文公初廢漸淪亡。《春秋》屬筆無窮意，魯論猶傳愛餼羊。十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周制，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之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謂之告月，亦曰告朔。因以聽此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謂之「聽朔」。其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其歲首行之則謂之朝正。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行之。文公以閏非常月，故缺

不告，但身至廟朝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是幸其禮之不盡廢也。至十六年書不視朔，是并未嘗朝廟。

汪氏曰：「春秋書此，即聖人愛禮存羊之意。」

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杜氏亦曰「可止之辭」，大失《春秋》之旨。

朝正闕祭匪今始，在楚何煩特筆書。屈辱

蠻夷危已甚，乾侯同志失常居。十一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釋不朝正

于廟也」。魯自文、宣以後，告朔、朝廟久廢，而朝正

猶存，以其爲「始之正也」。然歲首公之在齊，曾多

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獨于楚書之者，公不奔天

王之喪，而久留以俟楚子之葬，屈辱已甚。又季武

子專國而取卞，公畏而幾不敢入，已兆乾侯之漸。

故《穀梁》曰：「閔公，閔其爲楚所制。」公羊曰：「存之

以係魯國臣民之望也」。《春秋》書公在乾侯三，皆

于正月，亦此意。

致廟說宜從《左氏》，《穀梁》立母最虛浮。

躬親主鬯由夫婦，嫠也如何職獻酬。十二

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傳》以爲致哀姜，

《穀梁》則曰「立妾之辭也」。劉向曰：「夫人成風致

之于太廟，立以爲夫人。」楊氏士助曰：「若如《左氏》

之說，則哀姜元年爲齊所殺，何爲今日乃致之？」由

是自胡傳以下，彙纂所徵引十四家，皆從《穀梁》

之說，而其實非也。本訥趙氏曰：「先君已死，子安

有見母于廟之理。不詰自屈。先師高紫超氏曰：

「夫人指哀姜，斷無可疑。其不稱姓氏而止稱夫人，

正與前書夫人氏之喪相照。」先母舅霞峰華氏曰：

致夫人，乃致死者，非致生者也。若如劉向謂「致

成風于太廟，立以爲夫人」，則經當言立夫人，不當

但言致夫人。言致夫人，語未竟也。且于廟中行冊

立之禮，以子而冊母，古無其禮。孫氏又謂：以夫人

之禮致成風于太廟，使之與祭，將爲主婦而祭乎？

將以聲姜爲主婦而成風與助祭乎？尤不可通矣。

愚案：其遲至八年而後致者，哀姜見討于方伯，醜聲

昭著，實難入周公之廟，故僖公疑而不敢即行。然

業以夫人之禮葬之，又似不得不行，故遲至八年始

行之。此情理之宜有者，不必以楊氏之說爲疑也。

繼統繼嗣說縱橫，漢宋明來最不平。《春

秋》僖、閔爲昆弟，三傳先加父子名。十三

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曰「譏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何休註：「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爲祖」；《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楊士助疏：「親謂僖公，祖謂閔公」；《左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杜註：「臣繼君，猶子繼父。」胡安國傳曰：「兄弟不先君臣，故三傳同以閔公爲祖，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徐氏乾學曰：「僖雖閔之庶兄，而既承其統，則降而爲子矣。閔雖文之從父，而既子乎僖，則尊而爲祖矣。」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生可以諸父昆弟爲臣，則其死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爲子？閔公之薨，僖公行三年之喪，是子爲父之服。既服子之服，豈不可正子之名？三傳俱指閔、僖爲父子，有明證也。又《禮記》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陳澧註云：「舜受天下于堯，堯受之于舜，故堯授舜，而舜受終于文祖，蘇氏謂即舜廟也。」舜授禹，禹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即是可以知虞不宗舜而宗堯，是舜亦以堯爲父矣。

父子君臣等大倫，生爲君父死稱親。王公原不同黎庶，昭穆當從統緒伸。十四

宋真宗咸平元年禮院言：「太祖廟宜稱皇伯。有詔集議。張齊賢等曰：「天子絕旁期，廟中安得有皇伯之稱？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請自今有事于太廟，太祖室宜稱孝孫，太宗室宜稱孝子。」徐氏乾學曰：「太宗以太祖爲父，常情鮮不驚駭。揆以三傳譏先禰後祖之義，則張公實古之達禮者。」賈公彥疏《周禮》家人掌公墓曰：「兄死弟及，則以兄弟爲昭穆，各爲一世。」《春秋》之躋僖，乃是升僖爲昭，以閔爲穆，世次亂，故云逆祀。若兄弟同居昭位，第位次之逆以爲逆祀，則以後群公昭穆仍自不亂，何得至定八年始云順祀先公乎！」最得三傳之意。孔穎達之說非也。劉氏敞曰：「生既爲臣，臣子一例。若拘兄弟不相爲後之說，不繼所受國者而繼先君，則是生以臣子事之，死以兄弟治之，是爲忘生肯死。」高氏閔曰：「既授以國，則所傳者雖非子，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猶父道也。漢之惠、文亦兄弟相繼，而當時議者皆推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至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當爲元帝後，皆背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明之嘉靖非特不當考興獻，并不當考孝

宗，當考武宗。此不易之論，明儒已有言之者。

嬰齊爲後本《公羊》，帝室如何與頤頤。昭穆自宜嚴世次，弟兄相繼濶倫常。十五

春秋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傳》曰：「爲兄後也。」公孫嬰齊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何休謂：「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萬斯同曰：「此必周世原有此禮，故魯人因而行之。」孔子據實書之，《公羊》亦仍其舊而傳之爾。不然，魯豈敢創爲此禮，而《公羊》亦豈鑿空妄說者乎！且仲遂有弑君大惡，若嬰齊後歸父仍稱弟而不稱子，則固依然後仲遂矣。世徒泥兄弟不同昭穆之說，不知古之有國有家者，以承祧傳統爲重，原與士庶不同也。」崑山徐氏辨之曰：「卿大夫之繼世即與天子、諸侯不同，蓋天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君，故以弟後兄可，以兄後弟可，甚至以叔後侄亦可。生既爲之臣，入繼則當爲之服斬衰，廟食則自當正祖禰之號。故三傳同以閔公爲僖公之父，爲文公之祖。」胡氏安國謂「兄弟不先君臣，此定禮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祖，亦不能臣其宗族，自

當循昭穆一定之序。如歸父無子，則當立嬰齊之子，嬰齊又無子，則當使爲攝主以待嬰齊之子之生，非如天子諸侯之位不可虛懸以有待者。季孫有疾，命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此卿大夫之庶子攝位以待宜立者之生之證也。

不疑大義重朝廷，叱縛姦人聽不焚。決獄端須經術士，《公羊》畢竟亂前經。十六

漢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稱衛太子，詣闕，詔公卿將軍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士，明于大誼。」不疑所據乃《公羊》之說。春秋哀公三年「晉趙鞅納蒯瞶」，《公羊傳》曰「不以父命廢王父命」。案：不疑之斷則是也，而《公羊》之說則非也。以春秋謂衛輒爲當立，非冉有、子貢之疑而問，則夫子之意幾不自于後世矣。

尹氏《公羊》譏世卿，《春秋》大義炳然明。

後人更說鍾巫主，強索新奇異義生。十七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左氏經文爲「尹氏卒」，謂是隱公之母聲子，此全無義理；公羊謂是周之太師尹氏，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因其告喪以氏書者，譏世卿非禮，爲後鑒也，立義極精。先師高紫超先生謂「與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照應」，其說是已。明季氏本更謂是魯之大夫，即隱公囚于鄭之尹氏，與尹氏歸而立其主者。據此則尹氏是羈旅之臣，入隱公之世僅一見，無甚關係，如何便書于冊，恐只是好新之病。

鄫爲莒滅事宜真，異姓承祧說好新。果爾尼山親斷獄，不宜入莒出鄫人。十八

襄六年，莒人滅鄫。文定取《公》、《穀》之說，曰：「非滅也，立異姓耳。其說與左氏不同。先母舅復峰華氏曰：莒人滅鄫，取鄫之始末，左氏備書于冊，公、穀之說不知何據。」公羊曰：「取後于莒。」穀梁曰：「立異姓以蒞祭祀。」果如此，則罪在鄫不在莒，謀不自莒出，與黃歇、呂不韋之事不同。聖人不正鄫之罪，以爲寵愛妾，立異姓，以自宗祀之戒。

而顧以滅鄫之罪加之未嘗與謀之莒，用法可謂倒置矣。趙氏匡亦謂：「鄫果如此，經當如梁亡之類，而書鄫亡，不得言莒滅。」季氏本謂：「滅人國與自殄厥世，其事不同，其詞亦常有異，聖人豈肯含糊不明，使人難曉。」

子緣母貴肇《公羊》，千載椒房釀咎殃。丁、傅並稱帝太后，怨生王莽禍深長。十九

隱元年公羊傳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漢哀帝欲追尊祖母傅太后及母丁姬，詔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姬爲帝太后，稱號與王太后並。後哀帝崩，王莽秉政，修舊怨。時丁、傅已前卒，迺發冢開槨戶，周棘其處，禍最慘酷。」趙氏匡謂公羊于經外妄生此文，遂令漢朝引以爲證，首亂大法，信矣。

自第二首起至第十九首止，共十八首，論《春秋》言禮。

天王宴樂喪中蚤，納幣親喪魯不疑。天子諸侯俱廢絕，只留士禮後人師。二十

儀禮載士喪禮一篇，而無天子、諸侯喪禮。孟子亦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至父兄百官譁然，則知天子、諸侯喪禮已廢絕于春秋時久矣。觀宣元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而昭十五年《傳》，景王有三年之喪，而宴樂已早，以天王之貴，衰禮之國，而偶然無所顧忌，其他抑又可知。惡其害已而去其籍，不待戰國時爲然也。今所傳士喪禮以孔子與七十子講明而切究之，故能傳其餘王公之禮則不可得而考，散見于《顧命》與《康王之誥》者，皆殘缺無首尾，杞、宋無徵，豈獨夏、殷之禮哉！

元凱登朝倡短喪，一時議出駭猖狂。由來註《左》先差誤，經術旋爲倫紀殃。

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後聽命」，杜註云：「時簡公未葬，明既葬則爲免喪也。」昭十五年，穆后崩，王既葬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杜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杜以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也。隱元年歸賵《傳》「弔生不及哀」，註云：

「諸侯已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孔穎達曰：「既葬除喪，惟杜有此說。」晉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詔議太子宜終服否。預言：「天子諸侯之喪不同士庶，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問所據依，預歷引左傳以證，且曰：「書不云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議上，太子遂除衰麻，諒闇終制。于時內外多怪駭，謂其違禮以合時。預令博士殷暢博採典籍爲之證據，大預以代儒宗至爲短喪之議，解經之誤至于如此，豈非孟子所爲生心害政者哉！

列侯曾不葬天王，求賻求金轍迹忙。從此冠裳成倒置，歸賑錫命紊皇綱。

平、惠、定、靈四王志崩不志葬，赴告及魯而魯不會，致令大家喪事乏用，求賻求金，王固可哀，而魯之無王亦甚矣。而王之于魯也，仲子則歸賵，桓公則錫命，僖公則會葬，一再不已。尚方之賜，賁及寵妾，爵命之頒，獎及篡弑。甚至靈王之崩，列侯不遣一

介奔喪，而相率久留踰年以俟楚子之葬，君臣上下顛倒已甚。

喪中更築王姬館，弁冕衰麻兩不宜。綫

未忘周禮在，于郊不許接恩私。

莊元年春「築王姬之館于外」，杜氏曰：「公時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故築館于外，以迎王姬，以爲庶幾可以自安。」穀梁子以爲得變之正。

聲姜卒後毀泉臺，總爲蛇妖被禍災。若說

郎臺郊野外，中宮何事惹嫌疑。

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

未，聲姜薨，毀泉臺。孔疏云：「蛇自宮出而毀其臺，

則臺在宮內。人見從宮而出，毀宮并毀其臺也。」

案：如此，則泉宮當爲聲姜所居，如東宮、西宮之屬，

在魯宮闈之內。因蛇出而聲姜薨，遂謂蛇有妖，其

穴當在臺下，故毀宮并毀臺。劉氏敞謂「迷民以怪，

如臧文仲之祀爰居，信矣。」公羊謂即莊公所築

之郎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胡傳及諸儒遂

謂文公暴先祖之過。夫郎地在今兗州府魚臺縣，去

曲阜幾二百里，爲魯邊境，安有二百里外見蛇妖，而國人疑以爲母夫人之祟？無此情理，當從左氏，《公羊》之說非也。

文公出絳柩如牛，篝火狐鳴原軫謀。假托

先君行號令，左公妙筆亂人眸。

僖三十三年，將殯晉文公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

牛。卜偃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

大捷。」左公于殯之役發端書此。此原軫偵探秦謀，

假托先君以號令其衆也。自秦背晉與鄭盟，子犯、

先軫輩憤憤不平久矣。又聞秦將襲鄭，視晉蔑如，

刻欲出師邀擊，而恐國中諸大夫有未報秦施之疑，

故于柩出絳時，假神道設教，使卜偃傳宣以惑衆，此

陳勝之故智也。左公却不說破，故至今千載無

人曉。

自第二十首起至二十五首止，共六首，

論《春秋》凶禮。

盟會初矜特與參，屢盟長亂亦何堪。霸功

既出諸侯，收拾殘黎得枕酣。

盟會例有「兩君相見曰特」，以「爲參」，伯者主其會爲主。特與參多在「陪」，桓之世，伯統未興，諸侯自擅，屢盟數會，旋相背棄，兵革交爭，無所底止。有伯者主盟，而諸侯始聽命于「一」，無復有特會、參會、特盟、參盟，而兵革亦少息矣。先儒謂聖人不得已而與桓、文。

昭、定中間霸統絕，會盟仍復似初年。四時之序成功退，世運從茲又變遷。二十七

自昭十三年晉昭公合十四國之諸侯于平丘，晉之主盟止于此。至昭二十五年爲黃父之會以謀王室，而諸侯不至，僅合大夫以謀之，天下自此無霸。二十六年，公會齊侯盟于鄆陵，始復爲參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蓋自莊十三年北杏至此凡一百六十五年，參盟始再見于經。自是之後，諸侯復特相會，大夫且特相會，而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明比逐君之賊矣。馴至陳氏篡齊，六卿分晉，春秋所以變而爲戰國也。

汶陽歸自袁婁後，桓世何嘗返魯田。手劍登壇誇大耳，史遷漫信豈誠然。二十八

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云：「莊公登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仲曰：「君將何求？」曰：「願請汶陽之田。」桓公許之。案：成二年鞌之戰，及齊國佐盟于袁婁，齊人始歸汶陽之田。八年，晉又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至定十年夾谷之會，復來歸。經文所載甚明，齊桓、魯莊之世不聞有歸田事。曹子助盟，公羊特作誇大語耳。穀梁作「曹劌」，史遷又作「曹沫」，列之《刺客傳》，殊少着實。據左傳，曹劌論戰係節制之師，必不作匹夫之勇。此蓋公羊齊人口授相傳，漫以汶陽歸田事移之此日耳。趙氏曰：謂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後又未嘗歸魯田，孫氏覺亦謂事迹既妄，不可以訓。蔑盟不日惡渝盟，柯會旋稱信始成。一貶一褒同義例，妄生穿鑿致紛爭。二十九

柯之盟，公、穀皆以不日爲信。考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蔑，《穀梁》皆曰：「其盟渝也。」至扈與葵丘，桓盟亦有書日者，則又遷就其說，或以爲危之，或以爲美之，何前後之相矛盾若此？朱子謂以日月爲褒貶，穿鑿得全無



義理一者，此類是也。

滕、杞降同伯子號，時王貶黜渺難踪。試看子產爭承日，鄭國幾從男賦供。三十

桓二年，滕子來朝，杜預從《穀梁》說，以爲時王所

黜。胡氏安國謂：如是，則《春秋》不作矣。獨其謂

孔子貶滕之朝桓，更不可通，豈有併其後世子孫盡

削之耶？趙氏匡謂「當喪未君」，滕凡四次來朝皆

書子，豈其值朝魯偏有喪事？程子謂「後臣屬于

楚」，滕在《春秋》又從無屬楚之事。其說皆不可通。

獨程氏沙隨謂當時諸侯多自貶以省貢賦，朱子極取

之，而引昭十三年平丘之盟子產爭承以爲證，此最

顯然者。然李氏廉又謂：諸侯降爵，惟滕、薛、杞、

滕、薛可云自貶。杞于莊二十七年稱伯，僖二十七

年稱子，文十二年稱伯，至襄二十九年又稱子，則前

說又難通，而欲更取時王黜陟之說。愚謂此因貢

賦一時之盈絀以爲升降，無可疑也。杞于僖二十七

年來朝，僖怒其禮簡，是秋使公子遂入杞。襄二十

九年來盟，是時晉平公爲杞之甥，率諸侯城杞，且使

魯歸杞田。杞蓋挾晉之勢，從簡禮以要魯，魯史俱

不沒其實，書之曰子，以後終春秋並稱伯，此又情事之顯然者。若云時王黜陟，不應倏升倏降，進退無常。若是，則自貶之說信不可易也。

紀本侯封更不疑，隱編闕略啟支辭。漢家增飾褒封例，外戚恩私國柄移。三十

桓二年，紀侯來朝。紀本是侯爵，緣隱二年書「紀子

伯、莒子盟于密」，是闕文。程子曰：「當書紀侯某

伯、莒子盟于密。」何休註《公羊》遂謂：「紀本是子

爵，因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以廣孝敬。」《穀

梁》註亦謂「時王所進爵」。由是後世遂啟光寵外家

之漸，班固《外戚恩澤侯表序》有云：「后父據《春秋》

褒紀之義。」應劭云：「王者不取于小國，天子將納后

于紀，先褒子爵爲侯。」漢世立后，先進其父爲大司

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濫自此始，則皆不知紀

子伯之爲闕文，而誤創褒紀之說誤之也。

會稷、澶淵特筆書，宣尼深意顯然攄。全經即事明褒貶，不用深文蠹簡餘。三十

桓二年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書會于澶淵，

爲宋災故。此《春秋》一經之特筆。朱子謂《春秋》

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此類是也。餘皆據事直書而義自見，更有闕文如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當直斷爲紀侯，不用曲說。

朝聘往來禮所宜，春秋以力定崇卑。襄、昭旅見朝荆楚，滕、薛從無報聘時。

大戴記·朝事篇載諸侯相朝之禮，齊等之國往來報施，其常也。春秋之世，以小弱朝強大，故魯之所如者齊、晉，至襄、昭之末，日旅見而朝于楚，而三國未嘗朝魯也。魯之所受朝者，滕四，杞、邾各七，曹、小邾各五，鄆子二，薛、紀、穀、鄧、郕、郚、蕭叔各一，魯皆未嘗報聘。

宋、虢尋盟華裔併，桓、文事業一朝更。從今禮義冠裳國，僕僕南征向楚廷。

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之從交相見，虢之盟，以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自是魯、鄭諸國皆旅見于楚，送楚子之葬，賀章華之臺，以天子之禮事之。而楚靈遂獨主盟，合十三國諸侯于申，滅賴、滅陳、滅蔡，兵終未嘗弭。

向戌爲成說弭兵，意從休養息紛爭。終成

和議秦丞相，隳却金湯萬里城。

自向戌弭兵之後，晉偃然弛備，伯業遂隳。楚遷陳、蔡、許、道、房、申于荆，吞滅列國，春秋之局從此大變，以講好息民爲辭，後來秦檜祖此。

同盟本出周典禮，壇祀方明白昔年。同志尊王同外楚，紛紛均未是真詮。

《春秋》書同盟十有六，齊二，晉十四。說者楚如亂絲，杜預言服異，胡文定言惡反覆，止齋陳氏、臨川吳氏皆謂同者衆詞。或者又謂伯業未盛，伯業既衰則書同盟。惟劉原父引殷見曰：「同諸侯覲于天子，天子爲壇祀方明。」是爲方岳同盟之禮。齊桓懼天下諸侯有弗同，故假此禮以號召諸侯。同盟自是當日載書之辭，故葵丘之盟曰：「凡我同盟之人。」其有不書同者，亦當日自不行同盟之禮，而非聖人許之而書同，更非惡之而書同也。若如諸儒之說，則以爲惡其反覆而書同，又以爲許其同欲而書同，是後世舞文亂法之所爲，聖人書法不如是。

自第二十六首起至三十六首止，共十首，論《春秋》賓禮。

蒐狩第云譏不時，宣尼載筆有深思。特書大蒐同王制，昭、定中間柄倒持。三十七

蒐狩合禮不書，非時、非地及越禮則書。昭、定二公書大蒐四，以用天子大蒐之禮也。大蒐、大閱，凡王所舉皆曰大。不書公，是時政在三家，公不得專國，雖公自行而不書，以志變也。

出境專行係闕司，其餘遂事有深譏。匡衡妬媚因經義，不許陳湯斬郅支。三十八

春秋凡書遂者，皆惡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皆惡其專擅無人臣之禮。漢陳湯、甘延壽出使外國，矯制發兵，斬郅支單于，匡衡謂其爲國生事，幸不加誅，不宜復加爵土，先儒謂得《春秋》譏遂事之法。

齊襄滅紀志兼并，九世之讐最不情。自

《公羊》生異義，空教漢武黷邊兵。三十九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蓋齊襄公滅之也。齊之欲吞紀久矣，自桓之五年齊、鄭如紀，以至莊元年，三

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備書。至是不書出奔而書大去，蓋聖人憫之也。《公羊》則謂爲襄公諱。襄公之九世祖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以其能復遠祖之讐，故爲之諱。至漢武帝太初年，欲遂困胡，下詔曰：「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遂至兵連不解，殫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之流毒至于如此。

自三十七首起至三十九首止，共三首，

論《春秋》軍禮。

常事婚姻例不書，親迎納幣義何居。強鄰

壓逼甘卑屈，仇女親喪總蔑如。四十

納幣、親迎，昏禮之大節。《春秋》合禮則不書，僖公、襄公是也。大惡諱則亦不書，昭公之娶孟子是也。其餘失禮則書。納幣使大夫不書，文公喪未畢而公子遂納幣則書。親迎不書，莊公娶仇女則亦書。莊公書納幣，娶仇女而又親納幣，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其餘桓、文、宣、成四君之書逆，皆譏其不親迎。《左氏》以卿逆爲合禮，失之矣。

仇女爲婚亂紀常，丹楹刻桷媚閭房。小君

觀幣殊恩寵，終使身罹艷婦殃。四十一

莊公忘其父而娶仇女，冒親喪而躬納幣，三年之間，三至齊廷，盟于防，遇于穀，盟于扈。其本至也，如齊觀社以炫其車服，丹楹刻桷以誇其富盛，親逆而不與俱入，既至而覲見有加，于此見夫人之伉，莊公之卑，異日通慶父弑二君之禍兆矣。《春秋》自莊二十二年高傒盟防，至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覲用幣，詳書凡十四事，以志履霜堅冰之戒。

高固來迎子叔姬，以臣相伉，躐尊卑。爲因篡弑求援立，屈體成婚，更不辭。四十二

宣五年秋，齊高固來迎子叔姬。左傳：是年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至秋而來逆。魯宣以不義得國，倚齊自固，連昏于齊之大夫，而不以爲恥，卑屈甚矣。

逆女須親禮典明，僑如、帶、遂著譏評。委捐社稷躬迎婦，說本伊川義更精。四十三

隱三年，紀裂繻來迎女。《公羊》云：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迎也。太史公《外戚傳》云：

春秋譏不親迎。索隱引此傳文爲證，而桓

年公子帶、宣元年公子遂、成十四年公孫僑如之如齊逆女，皆譏其以大夫逆。自公、穀至史遷皆主其說，幾成鐵案矣。程子獨非之，曰：親迎者，迎于其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迎婦者？文王親迎于渭，自在周境內，未嘗出疆。況文王當日乃爲公子，未爲國君。其言極是有理。案纂從其說，故于此三年之傳，凡主《穀梁》譏不親迎者皆刪，但不別解《春秋》所以書逆女之故，終是未有定見。愚斷之曰：公羊之說非也，逆女無不以大夫迎者。紀履緌來逆女，乃因吾女伯姬之遭變而特詳其事。如宋伯姬之書公孫壽來納幣，非譏其以大夫逆也。帶、遂譏其寵任篡弑，僑如譏其通國母而擅權，義在帶、遂與僑如，而不在逆女。必謂譏其以大夫逆，則如晉之取女于齊，楚之取女于晉，俱隔千里之遠，而必責國君之親往乎？其理亦不可通矣。故必先破《公羊》之說而後是非乃定。

白四十首起至四十三首止，共四首，論

《春秋》嘉禮。

膝下授經讀《左氏》，老來仍復手殘編。廢興典禮千秋訟，端緒須從箇裏研。四十四

余年十一歲時，先君手錄《左氏》全本授讀，迄今五十二年矣。

### 附曆法口號一首

曆法精明肇太初，從前悠繆總紛如。《春秋》連月書頻食，漢代初年尚有諸。

《春秋》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朔連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朔連食。曆家推算無連月頻食法，西曆則謂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或有之，連月而食則斷無是也。是時周曆法已不准，致有此誤。武王定曆至此已及六百年，後王無能更正，至漢武帝用司馬遷等言造《太初曆》，曆法始精密。以前曆紀廢壞，自周末歷秦及漢初，日食及置閏俱錯繆，秦置閏多在歲終，恒書後九月，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晦、十一月晦頻食，

皆是曆法未更正之故也。詳見《天文表叙》後。

###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終

孫：重壽校字

## 春秋王迹拾遺表叙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東遷以後，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然當春秋初年，聲靈猶未盡泯也。鄭伯、虢公爲王左右卿士，鄭據虎牢之險，虢有桃林之塞，左提右挈，儼然三輔雄封。其時賦車萬乘，諸侯猶得假王號令以征伐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邾，秦偕王師伐魏。邾本附庸也，進爵而爲子；滕、薛、杞本列侯也，降爵而爲子、伯。列國之卿猶請命于天子，諸侯之妾猶不敢僭同于夫人。虎牢已兼并于鄭，仍奪之還王朝；曲沃以支子篡宗，赫然興師而致討；衛朔逆命，子突救衛書王人；樊皮叛王，虢公奉命誅不服，

庶幾得命德討罪、興滅繼絕之義。然鄭以懿親而且交質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且後荀、賈且爲晉所滅。甚至射王中肩，列國無爲王敵愾者。而僖王之世，命曲沃爲晉侯，貪寵賂，獎篡弑，三綱盡矣。嗣後王室益微，迨至晉滅虢，而襄王復以溫、原賜晉，舉崤、函之險固，河內之殷實，悉舉而畀諸他人，自是王朝不復能出一旅，與初年聲勢大異矣。

嗚呼！以文、武、成、康維持鞏固之天下而凌夷衰微至此，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惠、襄以後，世有兄弟之難，子頹、子帶、子朝迭亂王室，數數勤諸侯之師。蓋齊家之道有闕，政本不脩，皇綱陵遲，君子閔焉。獨能憑藉先靈，稱述祖制，折伏強暴，若襄王拒請隧，定王詰鞏伯，而王孫滿以片言却強楚於近郊之外，譬之以太阿授人，而

欲以朽索控蹶跂之馬。嗚呼，其難哉！

爰自春秋始年，訖於獲麟，列王朝之事之散見經、傳者，都爲一編，于《魯春秋》之內得二百四十二年之周史，亦吾夫子之志也。輯《春秋王迹拾遺表》第二十。

春秋王迹拾遺表卷之二十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金匱孫廷鏞士衡參

隱元年	平王四十九年	鄭伯寤生	秋七月，使宰咺歸魯仲子之貽。	冬，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十二月，祭伯私如魯。
隱二年	平王五十年	鄭伯			
隱三年	平王五十一年	鄭伯	三月庚戌，王崩。	秋，使武氏子求賻于魯。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王
隱四年	桓王元年	鄭伯	三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弑君于是始。	
隱五年	桓王二年	鄭伯	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案：曲沃擅以鄭人伐翼而王復助之，旋於是年叛王，王復命虢



隱六年		隱七年		隱八年		隱九年		隱十年	
桓王三年		桓王四年		桓王五年		桓王六年		桓王七年	
鄭伯		鄭伯		鄭伯 虢公忌父		鄭伯 虢公		鄭伯 虢公	
冬，告飢于魯。魯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		使凡伯聘魯。戊戌，凡伯于楚丘以歸。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春，使南季聘魯。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		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邾，討違王命也。	
鄭伯如周，始朝王。王不禮。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①鄭伯許之，乃成昏。		秋，宋、齊、衛盟于屋。諸侯之參盟于是始。		命告于魯。冬，齊、魯會於防，謀伐宋也。		王氏樵曰：「是時已有霸之漸。」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		《正義》曰：「時虢公為右卿士，與鄭伯夾輔王。」		公伐曲沃，顛倒不常如此，而鄭、虢之分左右袒亦于是始。	
								九月，鄭人以王師會邾伐宋，入其郛。	

① 陳、京誤作鄭，據春秋左傳正義改

<p>隱十一年</p> <p>桓王八年</p> <p>鄭伯 虢公</p> <p>王取鄆、劉、蔿、邶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十二邑，由是失鄭。</p>					
<p>桓元年</p> <p>桓王九年</p> <p>鄭伯 虢公</p>					
<p>桓二年</p> <p>桓王十年</p> <p>鄭伯 虢公</p> <p>滕子朝魯。隱十一年稱侯，今降稱子，杜氏預以為時王所黜。</p> <p>楊氏上助曰：時周德雖衰，尚為天下宗主。</p> <p>案：樂正子記滕、薛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微朝，滕以子往，薛以伯往，王怒，皆黜。</p>					
<p>桓三年</p> <p>桓王十一年</p> <p>鄭伯 虢公</p>					
<p>桓四年</p> <p>桓王十二年</p> <p>鄭伯 虢公</p> <p>夏，使宰渠伯糾聘魯。</p> <p>王帥、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p>					
<p>桓五年</p> <p>桓王十三年</p> <p>虢公林父 周公黑肩</p> <p>夏，使仍叔之子聘魯。</p> <p>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p>	<p>桓六年</p> <p>桓王十四年</p> <p>虢公 周公黑肩</p> <p>夏，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p>				
<p>桓七年</p> <p>桓王十五年</p> <p>虢公 周公黑肩</p> <p>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p> <p>秋，鄭人、齊人、衛人</p>					
<p>桓八年</p> <p>桓王十六年</p> <p>虢公 周公黑肩</p> <p>春，使家父聘魯。</p> <p>曲沃滅翼。</p> <p>冬，王命虢仲立晉哀</p>					
<p>桓九年</p> <p>桓王十七年</p> <p>虢公 周公黑肩</p> <p>春，紀季姜來歸。</p> <p>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p>					

<p>鄭。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戰于緡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p>	<p>案：鄭忽以隱三年質王所，至是因王尊鄭伯政，遂歸爾。</p>	<p>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邲。</p>	<p>侯之弟緡于晉。祭公如魯，遂逆后于紀。</p>	<p>案：是時王室猶能興師，諸侯猶能舉方伯連帥之職，輔嫡長以誅支庶，名不爲不正。五國奉天子之命，兵不爲不多，而卒無功。自是芮、梁爲秦所滅，荀、賈、虢爲晉所滅。秦築王城之險，晉阻桃林之塞，東西周咽喉隔絕，而王令益不行于天下矣。</p>
<p>《正義》曰：「隱八年《傳》云「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則與鄭伯分王政。九年，鄭伯爲王左卿士，則虢公爲右。至此王全奪與虢，不使鄭伯復知，故鄭伯積恨不朝也。」</p>		<p>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p>	<p>案：王定晉誅曲沃，多使虢公，前立哀侯，明今立哀侯之弟緡，明年遂偕四國伐曲沃，雖湯、武之師不烈于此。而諸國皆屏懦無用，適足損皇威而長桀驚，日後獻公卒啣恨而滅虢，則何不以使虢者使齊、鄭乎？</p>	<p>《史記·晉世家》：「獻公曰：『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于是伐虢。」</p>

<p>桓十年</p> <p>桓王十八年</p> <p>虢公 周公黑肩</p> <p>虢仲譖其大夫于王。</p> <p>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p> <p>夏，虢公出奔虞。</p>					
<p>桓十一年</p> <p>桓王十九年</p> <p>虢公 周公黑肩</p>					
<p>桓十二年</p> <p>桓王二十年</p> <p>虢公 周公黑肩</p>					
<p>桓十三年</p> <p>桓王二十一年</p> <p>虢公 周公黑肩</p>					
<p>桓十四年</p> <p>桓王二十二年</p> <p>虢公 周公黑肩</p>					
<p>桓十五年</p> <p>桓王二十三年</p> <p>虢公 周公黑肩</p> <p>春二月，使家父求車于魯。三月乙未，王崩。</p>	<p>桓十六年</p> <p>莊王元年</p> <p>虢公 周公黑肩</p>	<p>桓十七年</p> <p>莊王二年</p> <p>虢公 周公黑肩</p>	<p>桓十八年</p> <p>莊王三年</p> <p>虢公 周公黑肩</p> <p>周公欲弑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p> <p>按：周公黑肩以桓五年見傳，至此歷十四年。</p>	<p>莊元年</p> <p>莊王四年</p> <p>虢公</p> <p>夏，魯單伯來逆王姬。冬十月，使榮叔錫魯桓公命。</p> <p>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邢、鄆、鄆。</p>	

莊二年		莊三年		莊四年		莊五年		莊六年	
莊王五年		莊王六年		莊王七年		莊王八年		莊王九年	
號公		號公		號公		號公		號公	
秋七月，齊王姬卒。		五月，葬桓王。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	
		七年乃葬。						范氏甯曰：王人，卑	
		張氏溥曰：「傳者疑其太緩，遂云改葬，非也。時王室有子儀、黑肩之亂，因亂而緩葬。」						天子之命救衛而拒四國之諸侯，故加名以貴之。」	
莊七年		莊八年		莊九年		莊十年		莊十一年	
莊王十年		莊王十一年		莊王十二年		莊王十三年		莊王十四年	
號公		號公		號公		號公		號公	
								冬，王姬歸于齊。	
莊十二年		莊十三年		莊十四年		莊十五年		莊十六年	
莊王十五年		僖王元年		僖王二年		僖王三年		僖王四年	
號公		號公		號公		號公		號公	
是年，莊王崩。經不		是年春，齊桓公爲北		秋七月，荆入蔡。		春，齊侯、宋公、陳侯、		秋，荆伐鄭。	

書、周不赴、列國不奔喪也

杏之會、以主盟諸侯、參盟始不復見、

蔡始折而入于楚、

衛侯、鄭伯會于鄆、齊始伯

齊、楚始爭鄆、冬、諸侯同盟于幽、以尊周。

楊氏時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會盟之政，由北杏始。」

邾子克卒、范氏甯曰：「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爵爲子。」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王綱頽倒，自僖王始。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蔣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杜註：「周公忌父，王卿士。」

莊十七年

僖王五年

虢公 周公忌父

是年，僖王崩。經不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有，皆賜桓方劓伯，而諸侯不奔天子之喪，罪當有所歸矣。

莊十八年

惠王元年

虢公 周公忌父

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有，皆賜桓方劓伯，而諸侯不奔天子之喪，罪當有所歸矣。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案：此係晉獻公之元年，適當惠王之元初年，諸侯恭行即位入覲之禮，又與虢、鄭同主逆后，諂事王朝，依附列國，晉獻真奸雄矣。而王不能行誅黜之典，反于喪中宴樂婚娶，越于大禮，以自取戾，何以令萬國，威諸侯乎！

莊十九年

惠王二年

虢公 周公忌父

秋，子頹作亂，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莊二十年

惠王三年

虢公 周公忌父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以上歸，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成周。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見虢叔，曰：「是樂禍也，憂必及之，盍納王乎？」

莊二十一年

惠王四年

虢公 周公忌父

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王與鄭伯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王巡虢守，王與虢公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鑑與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

<p>莊二十二年</p> <p>惠王五年</p> <p>虢公 周公忌父</p>	<p>莊二十三年</p> <p>惠王六年</p> <p>虢公 周公忌父</p> <p>祭叔私聘魯</p> <p>《穀梁》：「其不言使，何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p>
<p>莊二十七年</p> <p>惠王十年</p> <p>虢公 周公忌父</p> <p>杞伯朝魯。</p> <p>范氏甯曰：「杞稱伯，蓋時王所黜」</p> <p>孔氏穎達曰：「桓二年杞侯來朝，十二年會曲池。自此年稱伯終春秋，故云為時王所黜。蓋桓、莊、僖、惠，不知何王黜」</p>	<p>莊二十八年</p> <p>惠王十一年</p> <p>虢公 周公忌父</p> <p>春，齊侯伐衛，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p>
<p>莊二十九年</p> <p>惠王十二年</p> <p>虢公 周公忌父</p> <p>冬，樊皮叛王</p>	<p>莊三十四年</p> <p>惠王七年</p> <p>虢公 周公忌父</p>
<p>莊三十年</p> <p>惠王十三年</p> <p>虢公 周公忌父</p> <p>春，王命虢公討樊皮</p> <p>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p> <p>案：虢於王宰無役不供，凡討伐之事悉虢公主之，是王之爪牙也。晉滅之而王曾無一言，如暗啞然，王嬖</p>	<p>莊三十五年</p> <p>惠王八年</p> <p>虢公 周公忌父</p>
<p>莊三十一年</p> <p>惠王十四年</p> <p>虢公 周公忌父</p> <p>夏四月，薛伯卒。</p> <p>葉氏夢得曰：「滕、薛、杞之降爵，皆時王所黜。蓋春秋之初，小國猶有聽命焉者也，大國則莫見焉。杞于僖以子見，至文以後則書伯，亦以是進之也。文以後雖三</p>	<p>莊三十六年</p> <p>惠王九年</p> <p>虢公 周公忌父</p> <p>秋，虢人侵晉</p> <p>冬，虢人又侵晉。</p> <p>案：此晉獻滅虢之由也。</p>



<p>之。」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p>			<p>之不振，至于此。</p>	<p>國亦莫能行，則周益衰矣。</p>
<p>莊三十二年 惠王十五年 虢公 周公忌父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惠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闇享焉。神賜之上田。史嚳曰：「虢其亡乎！」</p>	<p>閔元年 惠王十六年 虢公 周公忌父</p>	<p>閔二年 惠王十七年 虢公 周公忌父 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將至矣。」</p>	<p>僖元年 惠王十八年 虢公 周公忌父</p>	<p>僖二年 惠王十九年 虢公 周公忌父 夏五月，晉里克、荀息會虞師伐虢，滅下陽。秋九月，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p>

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

僖三年

惠王二十年

號公 周公忌父

僖四年

惠王二十一年

號公 周公忌父

僖五年

惠王二十二年

號公 宰孔

夏，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謀寧周也。

王使周公召鄭伯，曰：

「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鄭伯逃歸，不盟。

冬十一月，晉滅虢，虢公醜來奔。遂滅虞，而脩虞祀，歸其職貢于王。

僖六年

惠王二十三年

宰孔 周公忌父

僖七年

惠王二十四年

宰孔 周公忌父

夏，小邾子朝魯。

杜氏預曰：「邾黎來始得王命。」

何氏休曰：「齊桓公自天子進之。」

閏十二月，惠王崩。

襄王恐太叔帶之難，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襄王恐太叔帶之難，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僖八年

惠王二十五年

宰孔 周公忌父

僖九年

襄王元年

宰孔 周公忌父

夏，宰周公會諸侯于春，諸侯會王人盟于

僖十年

襄王二年

宰孔 周公忌父

春，蘇子叛王即狄，又

僖十一年

襄王三年

宰孔 周公忌父

春，王使召武公、內史

僖十二年

襄王四年

宰孔 周公忌父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

<p>僖十三年</p> <p>襄王五年</p> <p>宰孔 周公忌父</p> <p>秋，爲戍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p>	<p>洮，以謀王室，襄王定位而後發喪。</p> <p>冬十二月丁未，王崩。</p> <p>趙氏匡曰：「據盟洮《傳》，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直至十二月而後告喪于諸侯？」</p> <p>彙纂曰：「秘喪至一年之久，恐無此理。」</p> <p>吳氏澂曰：「蓋前年之冬有疾，至今年歲終乃崩爾。」</p>	<p>蔡丘，王使宰孔賜齊侯昨。</p> <p>《公羊》：「宰周公，天子之爲政者也。」</p>
<p>僖十四年</p> <p>襄王六年</p> <p>宰孔 周公忌父</p> <p>秋八月辛卯，沙鹿崩。</p> <p>《公羊》：「爲天子記異也。」</p>		<p>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遂滅溫。</p> <p>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惠公。</p>
<p>僖十五年</p> <p>襄王七年</p> <p>宰孔 周公忌父</p>		<p>過賜晉侯夷吾命。</p> <p>夏，王子帶召揚、拒、泉、皋、伊、維之戍同伐京師，焚東門。秦、晉伐戍以救周。</p>
<p>僖十六年</p> <p>襄王八年</p> <p>宰孔 周公忌父</p> <p>秋，王以戍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p>		<p>帶。秋，王子帶奔齊。</p> <p>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戍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p>
<p>僖十七年</p> <p>襄王九年</p> <p>宰孔 周公忌父</p> <p>是年冬，齊侯小白卒。</p>		

僖十八年	襄王十年	宰孔 周公忌父		僖二十三年	襄王十五年	周公忌父
僖十九年	襄王十一年	周公忌父		僖二十四年	襄王十六年	周公忌父 夏，王召狄伐鄭，取櫟。遂立狄女爲后。通于太叔帶，王廢之。頽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
僖二十年	襄王十二年	周公忌父		僖二十五年	襄王十七年	王子虎 三月，晉侯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
僖二十一年	襄王十三年	周公忌父		僖二十六年	襄王十八年	王子虎
僖二十二年	襄王十四年	周公忌父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富辰請召太叔，曰：「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		僖二十七年	襄王十九年	王子虎

	<p>王出適鄭。太叔以隗氏居于溫。</p> <p>案：周公忌父于莊十六年避薦國之亂，出奔號。惠王立而復之，至是歷三十八年矣。疑周公闕即其子也。</p>	<p>晉于是始敗南陽。</p> <p>案：南陽即河陽，今懷慶府，桓王所與鄭蘇忿生之田十二邑是也。鄭不能服而復歸之王，王復不能有而以賜晉。此蓋彊幹殷實之地，光武以河內開基者。自是晉日強，周日削矣。</p>		
<p>僖二十八年</p> <p>襄王二十年</p> <p>王子虎</p> <p>夏四月，晉侯敗楚師于城濮，作王宮于踐土。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p>	<p>僖二十九年</p> <p>襄王二十一年</p> <p>王子虎</p> <p>夏六月，王子虎會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p>	<p>僖三十年</p> <p>襄王二十二年</p> <p>王子虎 周公閱</p> <p>魯侯爲衛請納王于王，與晉侯皆十殺王許之。秋，乃釋衛侯。冬，使宰周公閱聘魯。</p> <p>杜註：「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p>	<p>僖三十一年</p> <p>襄王二十三年</p> <p>王子虎 周公閱</p>	<p>僖三十二年</p> <p>襄王二十四年</p> <p>王子虎 周公閱</p> <p>是年冬，晉侯重耳卒。</p>

<p>伯。王子虎盟諸侯于 王庭，晉侯帥諸侯 朝王。 冬，晉侯會諸侯于溫， 召王，以諸侯見，且使 王狩。天王狩于河 陽，晉侯復帥諸侯 朝王。</p>				
<p>僖三十三年 襄王二十五年 王子虎 周公闕 春，秦師將襲鄭，過周 北門，左右免冑而下， 超乘者三百乘。 是年冬，魯侯申卒。</p>	<p>文元年 襄王二十六年 王子虎 周公闕 二月，使叔服會葬 于魯。 夏四月，使毛伯錫魯 侯興命。 晉侯驪朝王于溫。 魯叔孫得臣來拜錫命。</p>	<p>文二年 襄王二十七年 王子虎 周公闕</p>	<p>文三年 襄王二十八年 周公闕 王叔桓公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 公卒，王赴其喪于諸 侯，諸侯弔如同盟。 冬，晉以楚伐江故來 告，王使王叔桓公帥 師會晉陽處父伐楚以 救江。</p>	<p>文四年 襄王二十九年 周公闕 王叔桓公</p>

			<p>杜註：「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p> <p>《正義》曰：「王子虎謚文公。不知何王之子字叔，遂以叔爲氏。桓公是其子，王叔陳生其後也。」</p>	
<p>文五年</p> <p>襄王三十年</p> <p>周公閱 王叔桓公</p> <p>正月，使榮叔歸魯成風含且貽。</p> <p>三月，使召昭公會魯成風葬。</p>	<p>文六年</p> <p>襄王三十一年</p> <p>周公閱 王叔桓公</p>	<p>文七年</p> <p>襄王三十二年</p> <p>周公閱 王叔桓公</p>	<p>文八年</p> <p>襄王三十三年</p> <p>周公閱 王叔桓公</p> <p>秋八月戊申，王崩。</p> <p>冬十月，魯公孫放來弔喪，不至，以幣奔昌。</p>	<p>文九年</p> <p>頃王元年</p> <p>周公閱 王叔桓公</p> <p>春，毛伯求金于魯杜氏。預曰：「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p> <p>二月，魯叔孫得臣來會葬。</p> <p>九月癸酉，地震。</p>

<p>文十年</p> <p>頃王二年</p> <p>周公閱 王叔桓公</p> <p>秋七月，使蘇子盟魯侯于女栗。</p>	<p>文十一年</p> <p>頃王三年</p> <p>周公閱 王叔桓公</p>	<p>文十二年</p> <p>頃王四年</p> <p>周公閱 王叔桓公</p>	<p>文十三年</p> <p>頃王五年</p> <p>周公閱 王叔桓公</p>	<p>文十四年</p> <p>頃王六年</p> <p>周公閱 王孫蘇</p> <p>春，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p> <p>秋七月，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p> <p>按：周公閱即僖三十年聘魯之宰周公閱也。至頃王之崩，已歷十八年。王孫蘇疑即王叔桓公，以其爲王子虎之子，故曰王孫。訟于晉而趙宣子復之，使仍和親，則此年仍復共爲政矣。</p>
--	---	---	---	---



文十五年	匡王元年 周公閱 王孫蘇
文十六年	匡王二年 周公閱 王孫蘇
文十七年	匡王三年 周公閱 王孫蘇 秋，甘黠敗戎于邲垂，乘其飲酒也。
文十八年	匡王四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宣元年	匡王五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宣二年	宣王元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秋，晉趙盾弑其君夷皋，使趙穿來逆公子黑臀而立之。 冬十月乙亥，王崩。
宣三年	定王元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春正月，葬匡王。 四月，啜葬。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 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宣四年	定王二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宣五年	定王三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宣六年	定王四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夏，王使子服求后于齊。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宣七年	定王五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冬，晉侯盟諸侯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按：文十四年，趙宣子復王孫蘇。宣十五年，王孫蘇復與召氏、毛氏爭政。則此二十	年內秉政者，王孫蘇也。而此年稱王叔桓公，益知王孫蘇與王叔桓公爲一人矣。
宣八年	定王六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宣九年	定王七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春，王使微聘于魯。夏，魯仲孫蔑來聘，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宣十年	定王八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秋，使王季子報聘于魯。	《公羊》：其稱王季子何？貴也，母弟也。	
宣十一年	定王九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宣十二年	定王十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是年夏，楚敗晉師于邲。晉由是失伯。		
宣十三年	定王十一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宣十四年	定王十二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宣十五年	定王十三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氏及留吁、鐸辰。三		
宣十六年	定王十四年	王孫蘇	春，晉士會滅赤狄甲		

戴公及毛伯衛。

月，來獻俘。晉侯請

許氏翰曰：「拓跋魏

子王，以黻冕命士會，

世，高歡觀張彝之變

爲太傅。

而生亂心。定王在

夏，成周宣榭火。

上，而子弟敢以私怨

爲毛、召之難故，王室

專殺，王不能禁，無惑

復亂。王孫蘇奔晉，

乎周之無以令天

晉人復之。

下矣。

按：王孫蘇于文十四

晉滅赤狄潞氏，使趙

年與周公閱爭政，致

同來獻俘。

頃王之喪不赴，訟于

晉。而王不直王孫

蘇，宜即加斥逐，何待

于晉？乃因趙盾復

之之故，復使爲政，首

尾共二十年，經匡、定

兩朝，復以爭政故，

殺召伯、毛伯，其專肆

無上亦甚矣。不即誅

戮，復使奔晉，而晉人

宣十七年		宣十八年		成元年		成二年		成三年	
定王十五年		定王十六年		定王十七年		定王十八年		定王十九年	
王孫蘇		王孫蘇		單襄公 劉康公		單襄公 劉康公		單襄公 劉康公	
				春，晉侯使瑕嘉平戊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戌，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冬，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云云。鞏伯不能對，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	
按：定王在位二十一								復之。以天朝之貴不能處置。上卿、聽命大國如屬吏，典刑安在哉！	

<p>成四年</p> <p>定王二十年</p> <p>單襄公 劉康公</p>			
<p>成五年</p> <p>定王二十一年</p> <p>單襄公 劉康公</p> <p>夏，梁山崩。</p> <p>公羊：「爲天下記異也。」</p> <p>冬十一月己酉，王崩。</p> <p>不書葬，諸侯不會也。</p>			
<p>成六年</p> <p>簡王元年</p> <p>單襄公 劉康公</p> <p>周公楚</p>		<p>年，王孫蘇擅殺命卿而不能討，劉康公生事喪師而不加罰，徒以論殽烝、却齊捷，以口舌取勝，諸侯何畏哉！</p>	
<p>成十一年</p> <p>簡王六年</p> <p>單襄公 劉康公</p> <p>周公楚</p> <p>夏，周公楚惡惠、襄之</p>			
<p>成十二年</p> <p>簡王七年</p> <p>劉康公 單襄公</p> <p>春，王使以周公之難告魯。</p>			
<p>成十三年</p> <p>簡王八年</p> <p>劉康公 單襄公</p> <p>晉侯帥諸侯伐秦，來朝京師。劉康公、成</p>		<p>秋，使召桓公賜魯侯命。</p>	
<p>成九年</p> <p>簡王四年</p> <p>單襄公 劉康公</p> <p>周公楚</p>			

		<p>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p> <p>秋，晉郤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晉侯使郤至勿敢爭。</p>		<p>肅公會晉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師還，卒于瑕。</p>
<p>成十四年</p> <p>簡王九年</p> <p>劉康公 單襄公</p>	<p>成十五年</p> <p>簡王十年</p> <p>劉康公 單襄公</p> <p>三月，晉侯會諸侯盟于戚，執曹負芻歸于京師。</p>	<p>成十六年</p> <p>簡王十一年</p> <p>尹武公 單襄公</p> <p>七月，尹武公會諸侯伐鄭。</p> <p>杜氏預曰：「尹子，王卿士，子爵。」</p> <p>此晉厲鄆陵之後，復三假王命伐鄭也。</p> <p>釋曹伯歸于曹。</p>	<p>成十七年</p> <p>簡王十二年</p> <p>尹武公 單襄公</p> <p>夏，尹子、單子會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p> <p>冬，單子復合諸侯伐鄭。</p>	<p>成十八年</p> <p>簡王十三年</p> <p>尹武公 單襄公</p> <p>正月，晉欒書、中行偃弑其君州蒲，使荀營、士魴來逆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p>

	<p>襄元年</p> <p>簡王十四年</p> <p>尹武公 單襄公</p> <p>九月辛酉，王崩。</p>		<p>襄二年</p> <p>靈王元年</p> <p>王叔陳生 伯輿</p> <p>春正月，葬簡王。</p>	<p>趙氏鵬飛曰：簡王不能正王法以令天下，失政刑矣。</p>	<p>襄三年</p> <p>靈王二年</p> <p>王叔陳生 伯輿</p>		<p>襄四年</p> <p>靈王三年</p> <p>王叔陳生 伯輿</p>	<p>襄五年</p> <p>靈王四年</p> <p>王叔陳生 伯輿</p> <p>春，王使王叔陳生翹戍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p>	<p>襄六年</p> <p>靈王五年</p> <p>王叔陳生 伯輿</p>	<p>襄七年</p> <p>靈王六年</p> <p>王叔陳生 伯輿</p>	<p>襄八年</p> <p>靈王七年</p> <p>王叔陳生 伯輿</p>	<p>襄九年</p> <p>靈王八年</p> <p>王叔陳生 伯輿</p>	<p>襄十年</p> <p>靈王九年</p> <p>王叔陳生 伯輿</p> <p>夏五月，晉滅偃陽，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翟人。</p> <p>冬，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p>
--	--	--	---	--------------------------------	---------------------------------------	--	---------------------------------------	--	---------------------------------------	---------------------------------------	---------------------------------------	---------------------------------------	---

				<p>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士匄聽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遂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p> <p>杜註：「代王叔。」</p>
<p>襄十一年</p> <p>靈王十年</p> <p>單靖公</p> <p>按：周室至此非唯不能治諸侯，并不能自治其大夫。自頃王末至此共五十年，爭政凡四見矣。每爭不勝，則怒而出奔，一再復之猶不止。甚至王</p>	<p>襄十二年</p> <p>靈王十一年</p> <p>單靖公</p> <p>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相子桓子曰：「云云。」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p>	<p>襄十三年</p> <p>靈王十二年</p> <p>單靖公</p>	<p>襄十四年</p> <p>靈王十三年</p> <p>單靖公</p> <p>王使劉定公賜齊侯環命。</p> <p>杜氏預曰：「定公即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謚，舉其終耳。因昏而加褒顯，言王室不能命有功。」</p>	<p>襄十五年</p> <p>靈王十四年</p> <p>單靖公</p> <p>春，劉夏從單靖公逆后于齊。</p> <p>孫氏復曰：「天子不親逆，取后則三公逆之。劉夏，士也。王后，天下母，使微者逆之，故曰『劉夏逆王』。」</p>



<p>孫蘇殺二命卿而不加罪，王叔陳生至殺史狡以說。訟于晉，晉復之，王不敢不聽，直至出奔乃更易其人。臣桀驚而無上，君忍恥而含垢，典刑至此，而文定輒謂「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何迂之甚也！</p>				<p>后于齊」，以著其非。《正義》曰：「王季子食采于劉，遂爲劉氏，謚康公。劉夏是康公之子，即前年傳所稱劉定公是也。」</p>
<p>襄十六年 靈王十五年 單靖公</p>	<p>襄十七年 靈王十六年 單靖公</p>	<p>襄十八年 靈王十七年 單靖公</p>	<p>襄十九年 靈王十八年 單靖公 夏四月，鄭公孫蒍卒，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于晉侯，以其善于伐秦也。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葬禮。</p>	<p>襄二十年 靈王十九年 單靖公</p>

<p>襄二十一年</p> <p>靈王二十年</p> <p>單靖公</p> <p>秋，晉逐欒盈。欒盈出奔楚，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王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p>				
<p>襄二十二年</p> <p>靈王二十一年</p> <p>單靖公</p>				
<p>襄二十三年</p> <p>靈王二十二年</p> <p>單靖公</p> <p>是年，穀、洛鬪，毀王宮。</p>				
<p>襄二十四年</p> <p>靈王二十三年</p> <p>單靖公</p> <p>冬，齊人城郕。魯叔孫豹來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p> <p>杜註：「郕即王城也。去年爲水所壞，時齊叛晉，欲城之以求媚。」</p>				
<p>襄二十五年</p> <p>靈王二十四年</p> <p>單靖公</p>				
<p>襄二十六年</p> <p>靈王二十五年</p> <p>單靖公</p>	<p>襄二十七年</p> <p>靈王二十六年</p> <p>單靖公</p> <p>是年，向戌爲弭兵之說，晉、楚合天下之諸侯同盟于宋，令晉、楚之從交相見。</p>	<p>襄二十八年</p> <p>靈王二十七年</p> <p>單靖公</p> <p>十有二月甲寅，王崩。是月楚子昭亦卒。汪氏克寬曰：「不書葬，諸侯不會也。」</p>	<p>襄二十九年</p> <p>景王元年</p> <p>單靖公</p> <p>爲宋之盟故，前年十一月魯及宋、陳、鄭、許諸君如楚，及漢，楚子卒。宋公反，魯及陳、鄭、許遂行，楚人</p>	<p>襄三十年</p> <p>景王二年</p> <p>單靖公 劉定公</p> <p>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七，人告王曰：「必殺之，不然必害。」及靈王</p>

			<p>止之送葬。正月朔，楚人使魯親隧。夏四月，葬楚康王，諸侯親送葬，至西門之外。五月，王葬，諸侯之大夫莫有至者。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遂使印段來會葬。</p>	<p>崩，詹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五月癸巳，王殺佞夫，王子瑕奔晉。</p>
<p>襄三十一年 景王三年 單靖公 劉定公</p>	<p>昭元年 景王四年 單靖公 劉定公 是年春，諸侯復為會于虢，尋宋之盟，讀舊書。晉趙孟還自鄭，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p>	<p>昭二年 景王五年 單獻公 劉定公</p>	<p>昭三年 景王六年 單獻公 成簡公</p>	<p>昭四年 景王七年 單獻公 成簡公</p>

<p>昭五年</p> <p>景王八年</p> <p>單獻公 成簡公</p>					
<p>昭六年</p> <p>景王九年</p> <p>單獻公 成簡公</p>					
<p>昭七年</p> <p>景王十年</p> <p>單獻公 成簡公</p> <p>秋八月，衛侯惡卒，來告喪，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p> <p>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其弟成公。</p> <p>按：獻公，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襄公之曾孫。</p>	<p>昭十二年</p> <p>景王十五年</p> <p>劉獻公</p> <p>原伯絞虐其輿臣。冬十月，原與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p>				
<p>昭八年</p> <p>景王十一年</p> <p>單成公 成簡公</p>	<p>昭十三年</p> <p>景王十六年</p> <p>劉獻公</p> <p>秋，劉子會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p>				
<p>昭九年</p> <p>景王十二年</p> <p>單成公 成簡公</p> <p>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戌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時王有姻喪，晉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縫，反潁俘。</p>	<p>昭十四年</p> <p>景王十七年</p> <p>劉獻公 單穆公</p>				
<p>昭十年</p> <p>景王十三年</p> <p>單成公</p>	<p>昭十一年</p> <p>景王十四年</p> <p>單成公</p> <p>秋，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卜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p>				

	<p>乎！無守氣矣。一冬十二月，單成公卒。</p>	<p>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鮒。是爲平公。</p> <p>杜註：「獻公，劉定公之子，康公之孫，名摯。」</p>	<p><b>昭十五年</b></p> <p>景王十八年</p> <p>劉獻公 單穆公</p> <p>六月乙丑，太子壽卒。</p> <p>秋八月戊寅，穆后崩。</p> <p>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p> <p>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因求彝器，籍談不能對。歸，</p>
<p>告劉獻公曰：「若之何？」對曰：「君苟有信，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惟君。」</p>		<p><b>昭十八年</b></p> <p>景王二十一年</p> <p>劉獻公 單穆公</p> <p>春二月，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p> <p>《正義》曰：「于時天子微弱，故自殺自代，不能禁之。」</p> <p>原伯魯不說學，魯閔子馬曰：「周其亂</p>	<p><b>昭十六年</b></p> <p>景王十九年</p> <p>劉獻公 單穆公</p>
<p>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鮒。是爲平公。</p> <p>杜註：「獻公，劉定公之子，康公之孫，名摯。」</p>		<p><b>昭十七年</b></p> <p>景王二十年</p> <p>劉獻公 單穆公</p> <p>晉侯使屠蒯來京師，請有事于雒與三塗。</p> <p>莒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白棘津，使祭史先</p>	<p><b>昭十六年</b></p> <p>景王十九年</p> <p>劉獻公 單穆公</p>
		<p><b>昭十九年</b></p> <p>景王二十二年</p> <p>劉獻公 單穆公</p>	<p><b>昭十八年</b></p> <p>景王二十一年</p> <p>劉獻公 單穆公</p> <p>春二月，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p> <p>《正義》曰：「于時天子微弱，故自殺自代，不能禁之。」</p> <p>原伯魯不說學，魯閔子馬曰：「周其亂</p>

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于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變其矣，且非禮也。」

昭二十年

景王二十三年

劉獻公 單穆公

昭二十一年

景王二十四年

劉獻公 單穆公

春，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橢，則和于物，和于聲，入于耳而藏于心。今鐘橢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昭二十二年

景王二十五年

單穆公 劉獻公

用牲于雒。①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周大獲。

昭二十三年

敬王元年

單穆公 劉文公

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

昭二十四年

敬王二年

單穆公 劉文公

劉獻公之庶子伯盆事單穆公。夏，劉子摯卒，單子立劉盆。四月乙丑，王崩。六月丁巳，葬。子朝作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師納王猛于王。正月壬寅，晉人圍郊，討子朝。郊、潁潰。王使告間，晉人還。六月，子朝之黨復熾，劉、單俱爲所敗。秋七月，以王居于狄泉。子朝入于王城，尹氏立王子朝。八月丁酉，南宮極以甲戌，津人得諸河上。

① 祭，原誤作，蔡，據《春秋左傳正義》改。

<p>昭二十五年</p> <p>敬王三年</p> <p>單穆公 劉文公</p> <p>夏，諸侯會于黃父。</p> <p>晉趙簡子令諸侯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p> <p>去年六月，晉人微會于諸侯，期以明年及會矣，又云明年將納王。王室有倒懸之</p>		<p>昭二十六年</p> <p>敬王四年</p> <p>單穆公 劉文公</p> <p>四月，單子如晉告急，劉師爲王城人所敗。七月己巳，以王出，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納王，使女寬守闕塞。</p> <p>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十一月辛酉，</p>		<p>昭二十七年</p> <p>敬王五年</p> <p>單穆公 劉文公</p> <p>秋，諸侯會于扈，令戍周。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p>		<p>昭二十八年</p> <p>敬王六年</p> <p>單穆公 劉文公</p> <p>子朝告諸侯，所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者也。</p>		<p>昭二十九年</p> <p>敬王七年</p> <p>單穆公 劉文公</p> <p>三月己卯，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大也，其過三歲乎？」杜註：「尹氏以二十</p>		<p>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己丑，敬王即位。</p> <p>地震死。良弘謂劉文公曰：「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p> <p>案：單穆公名旗。劉文公名狄，即劉盆。子朝告諸侯，所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者也。</p>
--	--	--	--	--	--	---	--	--	--	---

<p>昭二十一年</p> <p>敬王八年</p> <p>單穆公 劉文公</p>	<p>急，而晉怠緩如此，由晉師克鞏，子朝之黨政在范、趙，莫肯致力故也。</p> <p>是年九月，魯季孫意如出其君，孫于陽州。</p> <p>冬十月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p>
<p>昭二十二年</p> <p>敬王九年</p> <p>單穆公 劉文公</p>	<p>召伯盈反逐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率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p> <p>案：子朝之亂凡五年，而後出奔。</p>
<p>昭二十三年</p> <p>敬王十年</p> <p>單穆公 劉文公</p>	
<p>定元年</p> <p>敬王十一年</p> <p>單穆公 劉文公</p>	
<p>定二年</p> <p>敬王十二年</p> <p>單穆公 劉文公</p>	<p>六年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至此爲三歲。</p> <p>案：天子殺其弟佞夫則書，此不書者，以是爲刑當其罪，常事而不書也。然召伯盈以反正爲功，尹氏固以中途而返，俱在鞏轂之下，故得就誅戮。</p> <p>若毛伯得從子朝在楚，不能令楚誅之，猶有佚罰，非柔不茹，剛不吐之義矣。</p> <p>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p>



<p>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p>	<p>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郕，吾役也。」與薛宰爭言。晉士彌牟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上伯怒，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p>	<p>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群子弟賊簡公。</p>
<p>冬十一月，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p>	<p>案：是年，王請城成周，曰：「爲伯父憂，不遑啟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註云：「謂自二十三年二師圍郊，至此年爲十年。二十八年籍秦致戍，至此爲五年。」</p>	
<p>《正義》曰：「致戍在二十七年十二月，而杜云二十八年者，以</p>	<p>案：子朝出奔後，又八年而後城成周，王室于是乎定。</p>	

		<p>十二月垂盡，去在此時，至周當以明年，故云五年也。」</p> <p>淇氏若水曰：「書城成周，著尊王之心猶未忘也。」</p> <p>高氏攀龍曰：「敬王既入成周，即于此定都，不復返王城，遠惡黨也。成周既城，後遂謂之京師。」</p>		
<p>定三年</p> <p>敬王十三年</p> <p>劉文公</p>	<p>定四年</p> <p>敬王十四年</p> <p>劉文公</p> <p>三月，劉子會十八國之諸侯于召陵，侵楚。</p> <p>五月，盟于皋鼬。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蒺弘云云。蒺</p>	<p>定五年</p> <p>敬王十五年</p> <p>單武公 劉桓公</p> <p>春，殺子朝于楚。</p> <p>杜註：「因楚亂也。」</p> <p>經不書，以是為刑當其罪而不書也，與鄭殺世子華同義。</p>	<p>定六年</p> <p>敬王十六年</p> <p>單武公 劉桓公</p> <p>夏四月，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p>	<p>定七年</p> <p>敬王十七年</p> <p>單武公 劉桓公</p> <p>春二月，儋翩入于儀栗以叛。</p> <p>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p> <p>杜註：「時尹氏復黨</p>

	<p>定八年</p> <p>敬王十八年</p> <p>單武公 劉桓公</p> <p>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p> <p>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p>
<p>弘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p> <p>秋七月，劉卷卒。爲赴于諸侯，如同盟諸侯來會葬。</p> <p>註：「劉卷即劉蚠。」</p> <p>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子爲告同盟，故不具爵。</p>	<p>定九年</p> <p>敬王十九年</p> <p>單武公 劉桓公</p>
	<p>定十年</p> <p>敬王二十年</p> <p>單武公 劉桓公</p>
<p>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晉靡。</p> <p>冬十二月，王處於姑猶，辟儋翩之亂也。</p>	<p>定十一年</p> <p>敬王二十一年</p> <p>單武公 劉桓公</p>
<p>儋翩共爲亂。武公是穆公子。桓公是文公子。」</p> <p>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p>	<p>定十二年</p> <p>敬王二十二年</p> <p>單武公 劉桓公</p>

<p>定十三年</p> <p>敬王二十三年</p> <p>單武公 劉桓公</p>					
<p>定十四年</p> <p>敬王二十四年</p> <p>單武公 劉桓公</p> <p>晉逐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來奔。</p> <p>秋，使石尚歸脈于魯。</p>	<p>哀三年</p> <p>敬王二十八年</p> <p>單武公 劉桓公</p> <p>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莒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殺莒弘。</p>	<p>哀四年</p> <p>敬王二十九年</p> <p>單平公</p>	<p>哀五年</p> <p>敬王三十年</p> <p>單平公</p>	<p>哀六年</p> <p>敬王三十一年</p> <p>單平公</p>	<p>哀七年</p> <p>敬王三十二年</p> <p>單平公</p>
<p>定十五年</p> <p>敬王二十五年</p> <p>單武公 劉桓公</p>	<p>哀元年</p> <p>敬王二十六年</p> <p>單武公 莒弘</p>				
<p>哀二年</p> <p>敬王二十七年</p> <p>單武公 莒弘</p>					

《正義》曰：「此時文公已卒，莒弘知政。」

<p>以己先事劉子，劉氏又與范氏親，至己握國權，遂與范氏，故殺之以說于晉。」</p> <p>案：天王櫻列國陪臣之怒，至不能保其政卿，王室之聲靈盡矣。</p>				
<p>哀八年</p> <p>敬王三十三年</p> <p>單平公</p>	<p>哀九年</p> <p>敬王三十四年</p> <p>單平公</p>	<p>哀十年</p> <p>敬王三十五年</p> <p>單平公</p>	<p>哀十一年</p> <p>敬王三十六年</p> <p>單平公</p>	<p>哀十二年</p> <p>敬王三十七年</p> <p>單平公</p>
<p>哀十三年</p> <p>敬王三十八年</p> <p>單平公</p>	<p>哀十四年</p> <p>敬王三十九年</p> <p>單平公</p>	<p>哀十五年</p> <p>敬王四十年</p> <p>單平公</p>	<p>哀十六年</p> <p>敬王四十一年</p> <p>單平公</p>	<p>哀十七年</p> <p>敬王四十二年</p> <p>單平公</p>
<p>夏，單平公會晉定公、吳夫差、魯哀公于黃池。</p> <p>趙氏匡曰：「據《左氏》有單平公，而不書于經者，緣吳、晉敵禮</p>			<p>春，衛侯使鄆武子來告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實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p>	

而會，如今賓主對舉酒，自然單子無坐位，是兩伯之義分明也

哀十八年

敬王四十三年

單平公

哀十九年

敬王四十四年

單平公

《左傳》：「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據《左氏》，敬王崩在此年，是敬王以四十四年崩，當魯哀之十九年矣。《世本》與此同。而《史記·周本紀》則云敬王四十二

使下臣肸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年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十二諸侯年表》

又云敬王四十三年

崩，徐廣曰：歲在甲

子。」《六國表》起于元

王之元年，是乙丑，則

又爲魯哀之十八年。

即史記  
書而兩說

互異，與《左氏》共成

說、本詳孰是

案：周自平、桓之世，鄭、虢分政。至敬王時，有單平公，中間或兩人，或三人。見於《左傳》者，爭政凡四，共二十八人，或出師征伐，或與諸國會盟，事迹班班可考。只虢公自忌父、林父兩人以名見，以後止稱虢公，或稱虢仲，或稱虢叔，至僖五年晉滅虢而止。或父子相繼，其名字不可得見。其奔京師者爲虢公醜云。

春秋王迹拾遺表卷之二十終

## 春秋魯政下逮表叙

從來國家之欲去權臣也，必俟其有可指之罪，一朝卒然而去之。無使一擊不勝，至於再擊，則彼之聲勢益張，蟠附益固，而吾之國威亦頓挫。又必所與謀者，皆正直無私，國人素所傾服之臣。是故必如舜而後可殛四凶，必如周公而後可誅管、蔡。

愚觀昭公乾侯之事，而知三家之所以蔓延不可制者，非獨三家之罪，亦魯之群公有以自取之也。何則？國家之患，莫大乎世卿。然相沿已久，不可驟革。季子有大功，而執政爲卿，宜也。叔牙以就鍼巫之酖，而業許爲立後。至如慶父胡爲者，通國母，弑二君，負滔天之惡，此斷斷宜絕其屬

籍矣，而亦爲立後。逮其子敖，棄君命，從己氏，罪尤必誅不赦，而其子儼然爲貴卿。從此三家遂如鼎足不可去，父子再負重罪而寵榮不衰。此時魯之威柄已倒地，此根本之失，首宜歎息痛恨者也。

至當日魯之欲去三桓，非一世矣，患在發之太早，謀之太疎。一發于歸父，宣十八年。再發于僑如，成十六年。三發于南蒯，昭十二年。至平子登臺之請而凡四矣。每一發不勝，則三家之聲望益隆，國人之屬望益切。此非欲去之，直爲三家立赤幟，助之翬而飛也。請得而言之。

季友有定國之功，而其子無佚早死，孫行父于文之六年纔受室爲卿，此時年少位卑，惟仲遂之言是聽，未有可指之罪也。若追論弑子赤之事，則宜先誅仲遂而後及行父。今歸父以逆賊之子，而欲圖行父忠賢



之後，且當時行父與蔑俱有賢聲，國人豈能服乎？國人不膜，必不能去，不去而君臣之間必不相安，此魯之失計一也。

嗣後行父稍稍肆志矣，牽之戰，一怒而興舉國之師，役滿朝之將，功成志得，立廟銘鐘。然終成公之世，與仲孫蔑共政，小心畏慎，俱爲賢卿，聲望猶出僑如遠甚。一旦僑如通於穆姜，欲藉管力以去季、孟，并欲廢公。此時公視季、孟如唐之五王，而視僑如與其母乃韋后與三思爾，非特國人與之，并公亦且委心聽任，如同舟之遇風，此魯之失計二也。

嗣後行父悟威權之不可去手，幽君母，刺公子偃，然皆藉君意以行之。至其子宿乃遂攘奪國政，適值襄公幼弱，父喪未期，即首城賜邑，視叔、孟二卿蔑如也。行父卒後，次當及仲孫蔑，蔑之後當及叔孫豹，此

二子皆賢大夫也。魯之舊例，執政以次更代，俟其人已卒，然後遞掌國政。而宿之凶殘，二子皆畏之，慮其軋已，故宿請作中軍，而豹即有政將及子之言，不欲與爭。既得國政，兵柄在手，人鄆以白益，城成邑，而偃然居叔孫之上，凡意如逐君之事，皆宿倡導之。至宿死而其子紇早卒，執政次及叔孫舍。舍爲政凡十八年，無能革意如之惡，且事事欲傾陷叔孫致之死。此時之罪狀，人欲傳刃其腹中矣。然南蒯特不得志于季氏之徒，非能爲國除患，一旦造謀，智短慮淺，謀未及成，先懼弗克，叛而奔齊，身冒不韙而欲除百年之積蠹，有是理哉！此魯之失計三也。

當此國威三挫之後，魯人視公室真如死灰之不復然，而濡首富貴之徒，咸奔走季氏。昭公踵此而欲與季爲難，此如命遼、郃

以攻曹瞞，其不爲刃出于背者幸爾。追維終始，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逮季桓子遭陽虎之難，急用孔子。孔子爲政三年，三都隳其二，公私俱安，魯國大治。此所謂惟禮可以已之者也。陽虎謂孔子好從事而亟失時，蓋欲招孔子以共圖季氏。貨蓋如董卓、曹操之流，欲以蔡邕、荀彧擬孔子。《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繫《易》，豈不深切著明矣哉！輯《春秋魯政下逮表》第二十一。

春秋魯政下逮表卷二十一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金匱孫廷鉞振威參

僖元年	季友 莒人以慶父故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拏。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陳氏傅良曰：「魯之內難始定。」 李氏廉曰：「季之有費始此。」	
僖二年	季友	
僖三年	季友 齊人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汪氏克寬曰：「既稱蒞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而非大夫之專盟矣。經書蒞盟者四，惟此佐齊桓伐楚，有輔伯之善。」	
僖四年	季友 冬十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陳氏傅良曰：「公子牙與弑子般，公子慶父親弑閔公，而其子皆世爲將，是故謹志之。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公孫茲帥師	
僖五年	季友 公孫茲如牟，娶焉。 孔氏穎達曰：「牟自桓十五年來朝以來，更不朝聘于魯，魯不應使卿聘此小國。當是叔孫聘妻已定，但卿非君命不能越境，故咨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爲逆婦，故傳明其因娶而聘。」	

王氏錫爵曰：「自此私門之強遂蔓延數十世不可拔，何僖公慮之不遠也！然則賞友之功宜何如？亦曰隆其爵秩而已。」

案：季友此舉，自是有功。後來意如逐君，猶韓魏公之有仇胄，豈可以仇胄之故而追貶魏公哉？即賞功之邑亦是常事。當年管、晏所受，豈必不大于費？而忠者自忠，奸者自奸。魯之病患在世卿使專執政耳。趙氏與權謂「季友竊靖難之名，遂攘魯國之權，而專主

會侵陳，公孫敖帥師救徐，見：家所自始。

汪氏克寬曰：「不書逆者，不與其因聘禮而行私事也。季友私交則書其事，公孫茲、季孫行父、公孫敖、公孫嬰齊、叔孫婁因聘與盟而逆則不書，皆所以謹私交也。」  
趙氏鵬飛曰：「前年伐陳，已專兵矣。今又如牟，其專日甚，仲孫、叔孫之僭基于此。」

<p>其師。敗莒有功，季氏專制始兆」，太刻論矣。此如白日見鬼，遂覺無人之非鬼也。</p>				
<p>僖六年 季友</p>	<p>僖七年 季友 秋七月，公子友如齊。 汪氏克寬曰：「甫盟甯母，而又使季友脩聘，所以勤伯國之好也。十三年夏，會鹹。冬，季友復聘，與此同。」</p>	<p>僖八年 季友</p>	<p>僖九年 季友</p>	<p>僖十年 季友</p>
<p>僖十一年 季友</p>	<p>僖十二年 季友</p>	<p>僖十三年 季友 冬，公子友如齊。 張氏洽曰：「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友皆如齊。蓋伐楚、服</p>	<p>僖十四年 季友</p>	<p>僖十五年 季友 三月，盟于牡丘，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汪氏克寬曰：「桓公</p>

	<p>僖十六年</p> <p>季友</p> <p>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p> <p>胡傳：「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經于其卒各以氏。」</p>
	<p>僖十七年</p> <p>公子遂</p> <p>夏，滅項。</p> <p>程氏端學曰：「先書滅項，後書公至自會，則大夫擅國政、握兵權可知。」</p>
<p>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p>	<p>僖十八年</p> <p>公子遂</p>
	<p>僖十九年</p> <p>公子遂</p>
<p>倡伯四十餘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大夫主將始此。然《春秋》書法必書諸侯以統之，與四年公孫茲帥師及諸侯之師侵陳、襄二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同。蓋當時諸侯雖以其權畀之大夫，而《春秋》之法必欲其權繫于諸侯也。」</p>	<p>僖二十年</p> <p>公子遂</p>

書，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彙纂》曰：「季友討逆定亂，功在公室。經書公子而名字雙舉者，《公》、《穀》以爲賢之是也。胡傳以爲生而賜族，其說亦正。但與仲遂並譏，非其倫。」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僖二十一年

公子遂

僖二十二年

公子遂

僖二十六年

公子遂

僖二十七年

公子遂

僖二十八年

公子遂

僖二十三年

公子遂

僖二十四年

公子遂

僖二十九年

公子遂

僖二十五年

公子遂

僖三十年

公子遂

夏，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帥師入杞。

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秋，公子遂如齊。許氏翰曰：「齊自孝。」

秋，大雨雹。胡傳：雹者，戾氣陰。

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p>王而道之伐齊、宋 趙氏鵬飛曰：「僖公 公立，與魯好絕，比相 侵伐。昭公復與公同 踐土之盟，故公遣大 夫聘之。」 李氏廉曰：「是年展 脩，而結怨四鄰，伐齊 人杞，與前善惡 判矣。」 臧文仲爲之介。大人 臣謀國，有賢人而不 用，乃遠乞師于強楚， 掛盜賊以困姻鄰， 《春秋》特書如楚乞 師，蓋深罪爲國之無 謀也。</p>	<p>趙氏鵬飛曰：「僖公 公立，與魯好絕，比相 侵伐。昭公復與公同 踐土之盟，故公遣大 夫聘之。」 李氏廉曰：「是年展 脩，而結怨四鄰，伐齊 人杞，與前善惡 判矣。」 臧文仲爲之介。大人 臣謀國，有賢人而不 用，乃遠乞師于強楚， 掛盜賊以困姻鄰， 《春秋》特書如楚乞 師，蓋深罪爲國之無 謀也。</p>	<p>協陽，臣專君之象 時僖公即位日久，公 魯而魯往聘，周先聘 魯而魯苟答聘，是尊 王之禮不如事伯之 謹也。</p>	<p>協陽，臣專君之象 時僖公即位日久，公 魯而魯往聘，周先聘 魯而魯苟答聘，是尊 王之禮不如事伯之 謹也。</p>	<p>李氏廉曰：「魯木聘 魯而魯往聘，周先聘 魯而魯苟答聘，是尊 王之禮不如事伯之 謹也。」</p>
<p>僖三十一年 公子遂</p>	<p>僖三十二年 公子遂</p>	<p>僖三十三年 公子遂</p>	<p>文元年 公子遂</p>	<p>文二年 公子遂</p>



春，公子遂如晉，拜曹田。  
是年冬，晉文公卒。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陞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張氏洽曰：「升陞之役十歲矣。僖公以晉文方伯而未敢興報怨之師，今晉文方沒，秦、狄內訌，故君臣間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直書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叔孫得臣如京師，拜錫命。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疆戚田。冬十月，公孫敖如齊聘，告即位。趙氏鵬飛曰：「三家之子孫雖自僖公始，而僖之世莫見其橫，蓋僖所不容也。及文公之初，則已專盟會矣。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杜氏諤曰：「譏政在于大夫也。桓、文之伯，或盟王人，或致天子，是天子受制于諸侯也。《春秋》不與之，故書王人以先諸侯。晉襄紹伯，致諸侯而大夫會之，是諸侯受制于大夫也。《春秋》亦不予之，故序諸侯以先士穀。」

吳氏澂曰：「晉以上穀主盟，魯以公孫敖仇三國之君，皆非禮也。桓、文歿，大夫擅專諸侯之會盟自公孫

			<p>案：敖以秋、冬二時 會晉，復聘齊，交于大 國。魯政下逮，蓋不 始于季，而早在叔、孟 二家矣。</p>	<p>敖、士穀始。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p>
<p>文三年 公子遂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 會諸侯之師伐沈， 沈潰。 高氏閔曰：「文公三 年之間，遂、敖、得臣 略見于經，則知魯政 盡在諸臣矣。」漢· 五行志》「文公時，大 夫始專政」，信夫！」</p>			<p>文六年 公子遂 夏，季文子聘于陳，且 娶焉。 黃氏仲炎曰：「托君 命以遂其私也。」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 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其人曰：「焉用之？」 文子曰：「備豫不虞， 占之善教也。求而無 之，實難，過求何 害？」八月乙亥，晉襄 公卒。冬十月，襄仲</p>	<p>文七年 公子遂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 其娣聲已。戴己卒， 又聘于莒，莒人以聲 己辭，則為襄仲聘焉。 冬，穆伯如莒蒞盟，且 為仲逆。及鄆陵。登 城見之，美，自為娶 之。仲請攻之，叔仲 惠伯勸公止之。使公 孫敖反莒女，復為兄 弟如初。</p>

			<p>往會葬。</p> <p>案：是年行父始見于經，蓋此時方受室，始預卿班上，壓于仲遂，未及專國政也。故每事俱謹慎過防，當時亦稱之。其一歲再出聘，蓋魯之習例如此，公孫敖已先見矣。黃氏正憲謂其「專執國政，阿結彊援，私交樹黨」，似嫌責之太早。</p>	
<p>文八年</p> <p>仲遂</p> <p>前年秋八月，晉侯立，趙盾會諸侯盟于扈。公後至，晉人以爲討。冬，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p>	<p>文九年</p> <p>仲遂</p> <p>三月，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p>		<p>文十一年</p> <p>仲遂</p> <p>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楚者。</p> <p>王氏葆曰：「此會未爲非義，然大夫交爲</p>	<p>文十二年</p> <p>仲遂</p> <p>冬十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郚。</p> <p>黃氏震曰：「二邑近費，而介于莒。他年宿伐莒，取郚，叔弓疆</p>

<p>遂會伊維之戎于暴。</p> <p>張氏洽曰：「文公怠緩，悉以國事付之公子遂，此敬嬴所以得窺伺間隙，胚胎殺適立庶之禍。」</p> <p>汪氏克寬曰：「此時仲遂已有無君之心，而晉討盟扈，趙盾必要仲遂歃血而後信，疑其君而信其臣，政柄全在大夫矣。」桓專魯，六卿分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p> <p>李氏廉曰：「公子遂會晉趙盾盟衡雍，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皆權臣專行之事，而此爲造端。」</p>	<p>趙盾專政，而魯文怠于政事，仲遂執國柄已二十七年，彼此俱有無君之心。故衡雍之盟，救鄭之舉，兩人必相要結。蓋將養成羽翼，以爲篡弑之謀也。而二君亦偃然聽之，是以晉有桃園之刃，而魯成儲嗣之禍。</p> <p>季孫行父自六年如晉以後，從未見經，則其不秉國政可知。論者于此時必欲舍遂而責行父，此因其子孫而厚責其祖父耳，非擒賊擒王手也。</p> <p>九月癸酉，地震。</p> <p>何氏休曰：「是時魯</p>	<p>會禮以謀國事，諸侯其田，費于是始大。之政，大夫擅之矣。此行父自爲封殖之計也。」</p> <p>楚師之不害。</p> <p>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p> <p>案：行父自六年以後始復見經，此時已漸有營私之意矣。</p>
--	---	--

<p>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黃氏仲炎曰：「觀遂之專、敖之恣，文公之不能制其臣可知矣。」</p>	<p>文公制于公子遂，齊、晉失道，星孛之萌自此而作。」</p>			
<p>文十三年 仲遂</p>	<p>文十四年 仲遂</p>	<p>文十五年 仲遂</p>	<p>文十六年 仲遂</p>	<p>文十七年 仲遂</p>
<p>春，邾人伐我南鄙，叔仲彭生帥師伐邾。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p>	<p>春，季孫行父如晉。 蘇氏轍曰：「爲單伯與子叔姬故，將因晉以請齊也。」 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汪氏克寬曰：「著三桓漸強之由，雖有罪而獲赦也。」 齊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告于晉。一歲再如晉，皆爲齊故。</p>	<p>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郟丘。</p>	<p>冬，公子遂如齊拜穀盟。</p>	

文十八年	宣元年	宣二年	宣三年	宣四年
仲遂	仲遂	仲遂	仲遂	仲遂
<p>春王二月丁丑，<sup>①</sup>公薨。敬嬴生宣公。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爲請于齊侯，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并殺叔仲彭生。</p> <p>季孫行父如齊。案：此時行父罪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矣。然則魯政下逮，襄仲始之，而季孫特成之也。</p>	<p>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汪氏克寬曰：「宣公之罪有大于喪娶者，故詳錄之以見其縱私欲而紊典禮，實欲結大援而道天討也。」</p> <p>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公子遂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田，以立公故也。</p>			<p>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p>

①「王」，原誤作「正」，今據《春秋左傳正義》改。

宣五年

仲遂

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案：公以求援大國之故，忍恥屈辱如此。

宣六年

仲遂

宣七年

仲遂

夏，公會齊侯伐萊。  
案：四年，公偕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而齊無所得，故此年會齊伐萊以償之。萊去魯遠，蓋彼此各圖取其近地以爲利。《傳》曰：「不與謀，言非公之本意也。」襄六年，齊遂滅萊。  
冬，會于黑壤。晉人止公子會，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案：宣公一意事齊而不事晉，故晉人止公。

宣八年

仲遂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仲遂卒于垂。  
胡傳：「曷爲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  
案：仲遂自僖十六年季友卒即執國政，歷僖、文、宣三世，前後共三十八年，弑儲君，逐國母，窮凶極惡，較意如更甚，彼季氏其效尤者耳。

宣九年

季孫行父

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宣十年

季孫行父

夏四月，公如齊，奔齊。  
惠公喪。六月，公孫歸父會齊人。  
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趙氏鵬飛曰：歸父，仲遂之子也。父如齊，依惠公以定公位，子如齊葬惠公以終父志。父子爭國之權，相濟為姦，以固其寵。秋，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季文子初聘于齊，賀即位。冬，歸父如齊謝伐邾。齊侯使國佐來報聘。  
高氏閔曰：以伐邾故，恐齊人以為討，故明年遂與齊偕伐莒以求媚。」

宣十一年

季孫行父

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汪氏克寬曰：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後此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于魯也。至筭之逐，肇端于此歟！

宣十二年

季孫行父

宣十三年

季孫行父

宣十四年

季孫行父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王氏葆曰：「宣公以私恩任用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



宣十五年

季孫行父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卓氏爾康曰：「魯西

南與宋爲界，楚人圍

宋則勢將及魯。是時

行父當國，欲使歸父

會楚以謀其不免，但

魯素服于齊，恐未得

楚庇先受齊患，故預

遣歸父會齊侯于穀，

一以觀齊圖楚之志，

一以盡已事齊之禮。

冬會齊侯而明春即會

楚子，魯之爲魯，亦可

哀矣！」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

于無婁。

宣十六年

季孫行父

宣十七年

季孫行父

夏，會于斷道。

宣十八年

季孫行父

歸父以襄仲之立公

也，有寵，欲去三桓以

張公室。與公謀而聘

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公薨。季文子言

于朝曰：「使我殺適

立庶以失大援者，仲

也夫。臧宣叔怒曰：

「當其時不能治也，後

之人何罪？子欲去

之，許請夫之。」遂逐

東門氏。歸父還自

晉，至笙，遂奔齊。

案：此事三傳及諸儒

皆善歸父，以余觀之，

歸父亦不能無罪。蓋

不量力，不度勢，輕以

成元年

季孫行父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

于赤棘。

胡傳：「初，宣公謀以

晉人去三桓，歸父爲

是見逐而奔齊矣。今

季孫當國，恨齊人之

立宣公，納歸父，又懼

晉人之或見討，故往

結此盟。」

案：自是臧與季爲一

家，惟季之命是聽矣。

厥後其子武仲逢迎季

氏之私意，反至見逐。

天道不爽，信哉！

胡傳：「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政不自天子出矣。更以大夫與大夫會，政并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三家專魯，有由然也。」

其君爲孤注，而與巨室爲難，鮮有不禍及公室者。幸而公薨，而歸父身見逐爾。萬一宣公在，而果欲贊成此舉，彼歸父以亂賊之子，而行父爲季友忠賢之後，且與蔑俱有賢聲，國人與之久矣，其能去乎！不去，而君臣之間必不相安。即使行父與蔑俱畏名義，不至爲意如之悖逆，而歸父柄政十年，其行事概可見矣，擅兵權，專盟會。果若去之，是去一三桓，增一三桓也。庸知愈乎！《彙纂》

亦同。胡氏以爲善之，似屬皮相。又案：臧、季俱係舊臣，而歸父以少年新進，席父之寵，橫被寵任，三家側目久矣。當季文子揚言于朝，臧必先與約結，佯怒季孫以示公道，而隨即曰：「許請去之。」其狡僞之情可見。不然，彼世爲司寇，豈不能正色力爭？故《公羊》直以爲臧宣叔逐之者，或有所受之也。至成公與行父死君忘父，其罪又不待言矣。

<p>成二年</p> <p>季孫行父</p> <p>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衛、曹之大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p> <p>陳氏傅良曰：凡帥非卿不書，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書魯四卿，是各自帥也。自文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p> <p>方氏苞曰：「此大夫會伐以名見之始也。蓋魯卿各伐其功，故並書于策，而三國之大夫亦以名見矣。曹</p>	<p>成三年</p> <p>季孫行父</p> <p>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p> <p>胡傳：復故地而民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于是時初</p>	<p>成四年</p> <p>季孫行父</p> <p>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p> <p>案：臧氏從未嘗執魯權，世為季氏之奴隸，迫許卒，而紆嗣，以媚季而反見逐于季，倚伏之理，可不懼哉！</p>	<p>成五年</p> <p>季孫行父</p> <p>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錕諸穀。</p> <p>鄭氏玉曰：「穀，齊地，他國大夫非過吾境而使大夫會之，非禮也。若僑如私會，則尤專恣之甚。」</p>	<p>成六年</p> <p>季孫行父</p> <p>二月辛巳，立武宮。</p> <p>高氏閔曰：武公故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宣王有功而謚曰武。然于公為十一世祖，毀之久矣。至此，行父自多其功，出私意再為立廟，聖人書之以著季氏僭亂妄作之由。」</p>
<p>乃止。</p> <p>于楚。季文子不可，不敬。秋，公欲求成</p> <p>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矣。」</p> <p>冬，同盟于蟲牢，宋公辭會。</p>	<p>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秋，公欲求成</p> <p>汪氏克寬曰：「自文十一年彭生會卻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p> <p>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以其辭會故。</p>	<p>夏六月，公孫嬰齊如晉受命伐宋。秋，仲</p> <p>許氏翰曰：「蔑、僑如、</p>	<p>賀遷。</p>	

大夫終春秋皆稱人，而此獨以名見，則舊史承諸卿之私意，而非有典法明矣。孔子不革，何也？使革之而魯舉元帥，曹止書人，則諸卿驕悖無君之迹轉不可得而見矣。是時軍帥正佐皆卿，許，行父之佐也；嬰齊，僑如之佐也。蓋是時魯止二軍，故其後三軍稱作。四卿並將，空國以出，非獨逞忿，以歸父在齊而三桓同惡焉耳。」

案：季子是時恣意肆志矣。初爲卿時猶壓于仲遂，遂死而已執

嬰齊、行父有如必書。一歲之內，四人相望于《春秋》者，大夫張也。」

政。而其子歸父專權，十年之間，歸父凡八見經，伐邾，伐莒，則歸父掌兵權；會齊，會楚，則歸父專盟會。而行父僅一如齊。至是仇讎已去，方悟威權之不可去手，適幸成公之懦弱，乃遂放意攬權，一怒而空舉國之師，役滿朝之將，功成志得，立廟銘鐘，四分公室之形實肇于此。

<p>成七年</p> <p>季孫行父</p> <p>秋，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p>	<p>成八年</p> <p>季孫行父</p> <p>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宋華元來聘共姬。夏，</p>	<p>成九年</p> <p>季孫行父</p> <p>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春，會于蒲，以尋馬陵</p>	<p>成十年</p> <p>季孫行父</p> <p>五月，齊人來媵。是年，晉景公卒。秋七月，公如晉，晉人止</p>	<p>成十一年</p> <p>季孫行父</p> <p>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p>
--	---	--	---	--

使公孫壽來納幣。 冬，衛人來媵。		成十三年	季孫行父	秦 三月，公如京師，
之盟。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		成十四年	季孫行父	秋，宣伯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歸。
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諱之，故不書。		成十五年	季孫行父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孫氏覺曰：「嬰齊，仲
後使歸。郤犇來聘，且涖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成十六年	季孫行父	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鄆
趙氏鵬飛曰：「魯前日以憾齊之故，不得不事晉。今魯與宋婚，而齊且來媵，已釋怨脩好。晉既以魯爲貳已而止公，九月郤犇來聘，又抗公而盟之，魯安能復忍辱事晉？故以僑如如齊通舊好也。」		成十七年	季孫行父	夏，會于瑱澤，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故也。

		<p>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p> <p>姜氏至自齊。</p>	<p>遂之子，而歸父之弟也。歸父奔齊，而仲遂之後遂絕。魯不欲絕仲遂之後，使嬰齊後之，故曰仲嬰齊也。」</p> <p>家氏鉉翁曰：「公羊」謂仲嬰齊爲兄後，非也。弟無後兄之理，以後襄仲爾。</p> <p>賀氏仲軾曰：「魯果欲爲歸父立後，曷不反歸父之子而立之？不必用親弟爲之後。」互見《三傳異同表》。</p> <p>十一月，會吳鍾離，始通吳也。</p>	<p>陵之戰將行，姜送公，而使逐子。公請反而請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晉侯不見公。宣伯使告郤犇：「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而事晉，蔑有二矣。」晉人執行父于荅丘。公還，使聲伯請季孫于晉。欒、范亦爲之請，乃赦季孫。僑如奔齊。季孫及郤犇盟于扈，歸，刺公子偃。</p> <p>家氏鉉翁曰：「季孫</p>
--	--	--	---	--



<p>之執、僑如之奔、①郤犇之盟、公子偃之刺、</p>	<p>《春秋》備書之，爲魯國隱憂也。季孫之釋也，樂、范私之。行父外交有素，始與襄仲共謀弑君，陷叔仲惠伯于死。今自曾歸，逞執辱之憾，幽君母，殺公子，魯之政一出季氏矣。」</p>	<p>襄三年</p>	<p>季孫行父</p>	<p>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檣。孟獻子相，公稽首。</p>	<p>成十七年</p>	<p>季孫行父</p>	<p>襄元年</p>	<p>季孫行父</p>	<p>襄二年</p>
<p>夏，公會諸侯伐鄭。</p>	<p>二月，晉悼公立，復興霸。公如晉朝。夏，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八月己丑，公薨。</p>	<p>正月，圍宋彭城，彭城降晉。</p>	<p>夏，齊姜薨。季文子取穆姜之美價以葬。君子曰：「虧姑以成婦，罪莫大焉。」</p>	<p>六月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p>	<p>冬，復伐鄭。公孫嬰</p>	<p>冬，晉侯使士魴來乞</p>	<p>于鄆，以待晉師。</p>	<p>秋七月，會于戚，以謀</p>	<p>澤。陳侯使袁僑如</p>

〔奔〕原脫。今據《四庫全書》本、《皇清經解續編》本補。

<p>齊還，至狎豚而卒。</p>	<p>師。十一月，會于虛。杞，謀救宋。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p>	<p>冬，晉侯使荀營來聘。</p>	<p>鄭。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穆叔聘于宋，通嗣君。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p>	<p>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孫氏覺曰：「雞澤諸侯已盟，袁僑後到，諸侯卑之，不與盟，使大夫盟之，而《穀梁》以爲大夫執國權。案經意，乃是諸侯不與盟，故使大夫，大夫安得專權哉？」</p>
<p>襄四年 季孫行父 夏，叔孫豹如晉報知武子之聘。</p>	<p>襄五年 季孫行父 夏，穆叔觀鄆太子于晉，以成屬鄆。</p>	<p>襄六年 仲孫蔑 秋，莒人滅鄆。冬，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謝。</p>	<p>襄七年 仲孫蔑 夏四月，城費。家氏鉉翁曰：「宿首城賜邑，將以抗君而專國。《春秋》書，以著犯上作亂之漸。」</p>	<p>襄八年 仲孫蔑 正月，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往會。</p>
<p>爲正卿，而小君之喪受命成陳。穆叔以屬</p>	<p>孟獻子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p>	<p>趙氏鵬飛曰：「父喪未期而執使命，不顧</p>	<p>李氏廉曰：「自城費</p>	<p>杜註：「晉難重煩諸</p>

不成。君長，誰任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櫃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取以葬。」	鄆爲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冬，諸侯戍陳。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季文子卒。	失禮。是時襄公幼弱，宿自爲之。	之後，南蒯、公山不狃相繼以費叛。非特魯不能制季，而季亦不能制其陪臣。定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不克，奔齊，遂墮費。」	侯，故使大夫聽命。」
案：季文子喪定姒，議從其薄，蓋托于妾母，不得同夫人之禮。此由君弱臣強，菲薄儀制，非果欲復正也。然當日匠慶猶有君長誰任其咎之言，取季孫之木以葬，季孫不敢止，則君之聲靈猶震，季氏猶有所忌憚。至定、哀之世，定姒不書夫人，不稱小君，則太阿倒置，君位如贅旒矣。先儒猶以爲正名，非也。	高氏閔曰：「自文子卒而魯始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慎，僭亂未啟也。」	案：晉貞魯以亡鄆，而不討莒滅鄆之罪，此不可解。	季氏本曰：「時仲孫蔑執政，正務睦鄰，故多通使鄰國，宿非私行也。或意所欲往而因以植黨，則有之矣。」	案：此係晉悼謙以接諸侯，然自此政權逮于大夫，大夫張矣。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
	案：文子繼仲遂爲政凡三十四年，其爲人大抵賢奸參半。至其子宿嗣，則放手爲攘奪矣。		冬，楚子囊圍陳，會於鄆以救陳。	冬，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

<p>冬，公如晉，聽貢賦之數。請屬鄆，不許。孟獻子固請，乃許之。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p> <p>註：、鄆屬魯，故救之。」</p>				
<p>襄九年</p> <p>叔孫豹</p> <p>夏，季孫宿如晉，報范宣子之聘。</p> <p>穆姜薨于東宮。</p> <p>冬十月，公會諸侯伐鄭，季武子從，荀偃、士匄門于鄆門。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p> <p>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p>	<p>襄十年</p> <p>叔孫豹</p> <p>春，公會諸侯會吳于柤。</p> <p>夏四月，圍偃陽。孟氏之臣秦革父輦重如役。</p>	<p>襄十一年</p> <p>叔孫豹</p> <p>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偃閭，詛諸五父之衢。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p>	<p>襄十二年</p> <p>季孫宿</p> <p>三月，莒人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郚，取其鐘以為公盤。</p> <p>何氏休曰：「時公微弱，故季孫宿遂取郚而自益其邑。」</p> <p>案：自作三軍之後，季遂橫行無忌，取邑以自封殖，有銘功勒</p>	<p>襄十三年</p> <p>季孫宿</p> <p>夏，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p>

曰：「十二年矣，可以冠！大夫盍爲冠具？」季武子以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

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  
案：傳「政將及子」之言，則此時當叔孫豹爲政，尚未及季孫也。但孟獻子以襄十九年卒，而叔孫爲政者，意當日獻子已告老，不與國事。不然，作「軍何不請于孟獻子，而特請于叔孫穆子乎？」明年季孫遂爲政，而擅兵入鄆矣。

鼎之事矣。

襄十四年 季孫宿	
襄十五年 季孫宿	
襄十六年 季孫宿	
襄十七年 季孫宿	
襄十八年 季孫宿	

正月，諸侯之大夫會 吳于向。子叔齊子爲 季武子介以會，自是 晉人輕魯幣，而益敬 其使。	夏，齊侯圍成。季孫 宿、叔孫豹帥師城 成郭。	高氏閔曰：「此孟孫 之邑，而叔、季帥師以 城之者，見三家相黨， 以備齊爲名而興役之 衆。故其城堅固可 守，卒爲魯患，而不可 墮也。」	案：是時，孟獻子尚 在，而城成之役反不 與者，意當告老不任 事。又獻子賢，不肯 城其私邑，而叔、季強 城之也。季若不城 成，則無以解于己之 城費，此殆欲孟、叔兩 家代爲分謗耳。	晉人爲泲梁之會，諸 侯皆在晉。	夏，晉人歸諸侯。穆 叔從公。齊子帥師會 伐許。	晉人以我故，執莒子、 邾子以歸。	秋，齊侯圍郕，孟孺子 速徼之。齊侯曰：「 是好勇，去之以爲之 名。」乃還。	案：速是孟獻子之 子，此時已在行，則獻 子告老久矣。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 齊故。	是歲，齊再伐我北鄙。 諸侯同圍齊。孟莊子 冬，邾人伐我南鄙，爲 斬其櫓以爲公琴。
汪氏克寬曰：魯以 二卿會晉，晉列二卿 于會，晉、魯俱失 禮矣。」										
夏四月，叔孫豹從晉 伐秦。										
冬，會于戚，謀定衛。 季武子往會。										

	<p>秋，邾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冬，晉悼公卒。</p>			
<p>襄十九年</p> <p>季孫宿</p> <p>春，晉人取邾田，自漕水歸之于我。</p> <p>季武子如晉拜師。</p> <p>夏，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p> <p>案：行父當仲遂世未嘗執政，即遂死而其子歸父專權。宣公特以上卿之名尊季，而征伐會盟大柄悉歸父操之，季固未嘗與競</p>	<p>襄二十年</p> <p>季孫宿</p> <p>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p> <p>秋，孟莊子伐邾。</p> <p>案：邾、莒前俱伐魯，督揚之盟，邾、莒皆與，乃盟莒而伐邾，非柔不茹、剛不吐之義矣。</p> <p>叔老如齊。</p> <p>冬十月，季孫宿如宋。</p> <p>李氏廉曰：「魯之報齊、邾已甚，故聘齊以</p>	<p>襄二十一年</p> <p>季孫宿</p> <p>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p> <p>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p> <p>陳氏傅良曰：「是時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也。」</p>	<p>襄二十二年</p> <p>季孫宿</p>	<p>襄二十三年</p> <p>季孫宿</p> <p>夏，邾畀我來奔。</p> <p>家氏鉉翁曰：「魯受庶其二邑，復納其黨，季孫之罪大矣。」</p> <p>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臧孫紇出奔邾。</p> <p>家氏鉉翁曰：「季宿自亂己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蔽罪臧紇而逐之，紇固有罪，宿之恣睢不度亦甚矣。」</p>

也。迨行父卒，次當解讎，聘宋以求援耳。

及蔑，宿不顧父喪未期，即執使命，明年首城賜邑，孟孫執政無如之何。次及叔孫穆子，復以作三軍固請。穆子知其不能久爲人下，故有政將及子之言。既得政柄，肆無忌憚，入郕以自益，會吳而使次卿爲介，城成而偃然居叔孫之上，視其父初年竟大相反，何也？仲遂權奸過于行父，故有所畏而不敢動。至蔑與豹，則束躬自好，有退讓避之爾。從來小人



<p>能制小人，以君子與小人角，是大路與柴車爭逐也，自古然矣。</p> <p>八月丙辰，仲孫蔑卒。</p> <p>冬，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p> <p>杜氏謂曰：「時政在大夫，故專相爲會。」</p>				
<p>襄二十四年</p> <p>季孫宿</p> <p>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p> <p>仲孫羯帥師侵齊，晉故也。</p> <p>高氏閔曰：「羯代速爲卿，未練而帥師，亦無復三年之喪。」</p> <p>冬，叔孫豹如京師，賀</p>	<p>襄二十五年</p> <p>季孫宿</p> <p>春，齊崔杼伐我北鄙。</p> <p>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p> <p>夏五月，崔杼弑莊公。</p> <p>諸侯會于夷儀，伐齊。</p> <p>齊人以莊公說，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p>	<p>襄二十六年</p> <p>季孫宿</p> <p>夏，晉侯使荀吳來聘，爲孫氏故。召公爲澶淵之會。六月，會于澶淵，以討衛，驅戚田。</p>	<p>襄二十七年</p> <p>季孫宿</p> <p>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告于諸侯，皆爲會于宋。秋七月辛巳，盟于宋西門之外，晉、楚之從交相見。</p> <p>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p>	<p>襄二十八年</p> <p>季孫宿</p> <p>秋，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十一月，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從叔仲帶言，遂行如楚。</p>

城郊。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

襄二十九年

季孫宿

春王正月，公在楚。  
楚人使公親饗。  
夏四月，葬楚康王，止諸侯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墓。公還，及方城。

襄三十年

季孫宿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正義》曰：「愍伯姬以災而死，故使卿共

襄三十一年

季孫宿

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齊歸之子公子禰，穆叔不欲，武子不聽。

昭元年

季孫宿

正月，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于虢，以從宋之盟。  
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郚。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魯瀆齊

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  
《正義》曰：「是時季氏專魯國之利害，慮兩事晉、楚，貢賦必重，故欲比視小國，恐叔孫彊直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

昭二年

季孫宿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致襚服焉。  
方氏苞曰：「襄公未

<p>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壘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欲無人，榮成伯賦《式微》，乃歸。</p>	<p>葬事，禮從厚。」冬十月，會于澶淵，歸宋財。</p>	<p>卒立之。于是昭公生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p> <p>案：子野卒，三傳皆以爲毀，獨近日望溪方氏以爲爲季孫所弑，與子般卒、子赤卒一例。愚嘗因其意著爲論。</p> <p>己亥，仲孫羯卒。</p>	<p>盟，請戮其使。」樂桓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弗與，曰：「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爲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p>	<p>年如楚歸，懼季氏之逼，幾不敢入，君臣暇釁已開。子又離喪次而暴卒于季氏之家，雖其事甚秘，邦人鄰國必有疑焉。季氏利昭公之暗懦而立之，未必非懼討也。然其生十九年矣，安知其如晉不相訴，故逆阻之，晉人辭公而納季孫，情事顯然矣。《左氏》所傳，晉之飾言也。食季氏之奸無以爲辭，而托于少姜之非嫡也。魯君初立而朝伯主，自是故事傳亦未載，公如晉弔，胡乃以少姜爲辭哉？</p>
---	------------------------------	---	--	--

以諸侯爲事，皆向戌  
弭兵之說誤之也

昭三年

季孫宿

冬，大雨雹。

昭四年

季孫宿

正月，大雨雹。

黃氏仲炎曰：「季氏專國，有無君之心，干犯陰陽，故冬、春連大雨雹。時魯人申豐區區，以不藏冰爲咎，可謂矯誣上天矣！豈非黨附季孫，故曲爲之解，使其君莫之疑歟？」  
冬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許氏翰曰：「豹卒而

昭五年

季孫宿

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一，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汪氏克寬曰：「襄二十九年，享范獻子，公臣不能具三耦，則公

昭六年

季孫宿

夏，季孫宿如晉。

高氏閔曰：「謝前年取莒牟夷叛邑，蓋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  
卓氏爾康曰：「去年公幾見止，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往謝。蓋此時季已聯結晉大夫矣。」  
方氏苞曰：「往年公如晉，晉侯謂公善於

昭七年

季孫宿

三月，叔孫舍如齊。

案：是時魯所事者四國，婚于吳，恐楚怒，則不得不朝楚，朝楚，恐晉怒，則不得不與杞成，又恐齊怒，則不得不如齊尋舊好。謀國如此，亦可哀已。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守臣謝息不可。季孫曰：

穀梁子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如晉而得入，惡季孫也，得其實矣。」

<p>毀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于公室也。」</p>	<p>室已無民矣。今季孫復以國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獨欲弱公室，亦欲乘叔孫婼之未定其位，弱二家而強己也。</p>	<p>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懇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p>	<p>家氏鉉翁曰：「公在晉而季孫兩納邾、莒之叛人，蓋置其君于陷阱罟獲之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遂其</p>	<p>禮。宿懼公與晉侯之相得也，故如晉自託，而比于下隸以曲媚焉。蓋晉諸臣黨于季氏，季孫取鄆、鄆而執昭公，無以服諸侯，故范鞅以師討爲辭以歸公，而私于宿，使射拜莒田以自脫耳。」</p>	<p>冬，叔弓如楚。趙氏鵬飛曰：「時兩事晉、楚，宿如晉，則叔弓不得不如楚。」</p>	<p>家氏鉉翁曰：「宿乘主幼，盜兵權，伐國取地以自私，襄公幾爲所逐。自後世言，司馬懿其人也。至昭、師，遂移宗社矣。意如逐君，其殆宿所命歟。」</p>	<p>「君在楚，于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益重。不如與之，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晉人爲杞取成。冬十一月癸未，季孫宿卒。</p> <p>案：宿子紇未爲卿而死，是爲悼子，孫意如</p>
--------------------------------	---	---	--	--	--	--	--

		竊國之計，意如遂君之謀兆于宿矣。		嗣
<p>昭八年</p> <p>叔孫舍</p> <p>秋，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p> <p>趙氏恒曰：此後凡書蒐，俱與公無與矣。自三軍作舍，民屬私家，故蒐皆三家之事。」</p> <p>案：昭二十一年《傳》：「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杜註云：「叔孫昭子以三命爲國政，季孫憎叔孫在己上位，欲使得罪于</p>	<p>昭九年</p> <p>叔孫舍</p> <p>春，叔弓會楚子于陳。秋，仲孫纁如齊。</p> <p>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p> <p>張氏洽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逢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p>	<p>昭十年</p> <p>叔孫舍</p> <p>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纁帥師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于亳社。</p> <p>杜氏預曰：「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p> <p>陳氏傅良曰：「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序于仲孫纁之上，而叔孫婼守。自是迄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也。」</p>	<p>昭十一年</p> <p>叔孫舍</p> <p>春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p> <p>五月，大蒐于比蒲。</p> <p>黃氏仲炎曰：「蒐以大名，有盡物之害也。喪不廢蒐，無忌君之心也。所以爲此者，三家焉爾，公不與也。」</p> <p>仲孫纁會邾子，盟于侵祥。</p> <p>秋，季孫意如會八國之大夫于厥慙，謀救蔡。</p>	<p>昭十二年</p> <p>叔孫舍</p> <p>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郕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p> <p>《穀梁》：「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p> <p>家氏鉉翁曰：「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皆季氏所爲。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爲所卻，豈晉之諸臣曲爲季氏之地，</p>

<p>晉。」據此，則宿卒後叔孫昭子爲政明矣。又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則叔孫爲正卿，雖平子有功，亦應歸功首輔，乃是舊例如此，故季孫憎其在己上也。但以叔孫之賢，無能制季孫之專橫，是亦有罪焉耳。</p> <p>又案：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蓋是時平子未爲政，不得專黜逐之權，雖甚怨之，而必請于昭子也。</p>		<p>方氏苞曰：「中軍既毀，則仍二軍矣。而是年三卿並將，何也？孟、叔雖共爲一軍，而主兵者則不肯相下也。清之戰，季氏爲左師，孟、叔爲右師，則謂三桓各有一軍，誤矣。晉六卿並出，獨書元帥者，統于君也。魯自成、襄以後，三卿出則書三卿，二卿出則書二卿者，散辭也，不屬于君，而無所統也。」</p> <p>案：據此，則杜氏謂「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p>		<p>公有辭而不能以自伸歟？」</p> <p>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公子慙：「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吾以費爲公臣。」慙許之。南蒯語叔仲小，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小欲搆二家，謂平子曰：「叔孫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怒，朝而命吏曰：「嬖將與季氏訟。季孫懼，</p>
---	--	--	--	--

		<p>名」，謂仍有三軍，非也。不過因哀十一年傳：「孟孺子洩帥右師」，而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疑叔、孟各自成一軍，此或是武叔退懦不親自將，而委孺子于敵，未可知。謂以叔孫爲軍名，則斷無此理。</p>		<p>而歸罪于叔仲小。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慤謀季氏。慤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公子慤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p> <p>高氏閔曰：「南蒯欲去季氏，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p>
<p>昭十三年</p> <p>叔孫舍</p> <p>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p> <p>治區夫曰：「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p>	<p>昭十四年</p> <p>叔孫舍</p> <p>春，意如至自晉。</p> <p>費人叛南氏。南蒯奔齊，齊侯使鮑文子來歸費。</p>	<p>昭十五年</p> <p>叔孫舍</p> <p>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p>	<p>昭十六年</p> <p>叔孫舍</p> <p>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p> <p>家氏鉉翁曰：「公如晉踰歲，歷三時之久乃還，意如陷其君也。</p>	<p>昭十七年</p> <p>叔孫舍</p>



<p>之。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憚之以威，爲之聚也。」平子從之。</p> <p>秋，晉合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愬于晉。晉侯不見公，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冬，公如晉，請季孫。荀吳謂韓宣子曰：「執其卿而朝其君，不如辭之。」乃辭公于河。</p>			<p>其後公興兵討之，勢不容已。論者謂爲啟釁，非也。」</p> <p>九月，季孫意如如晉，葬晉昭公。</p>	
<p>昭十八年</p> <p>叔孫舍</p>	<p>昭十九年</p> <p>叔孫舍</p> <p>夏五月己卯，地震。</p>	<p>昭二十年</p> <p>叔孫舍</p>	<p>昭二十一年</p> <p>叔孫舍</p> <p>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是卑敝邑。」</p>	<p>昭二十二年</p> <p>叔孫舍</p> <p>春，大蒐于昌間。許氏翰曰：「刺大夫盛彊，公失政也。」</p>

				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昭二十三年	叔孫舍	邾人城翼，還，遂自離姑。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舍如晉，晉人執之。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乃弗與。范獻子求貨于叔孫，叔孫弗與。魯人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一見，而不出。吏人請其吠狗，	昭二十四年	叔孫舍	二月，叔孫舍至自晉。案：昭元年，叔孫豹在會，而宿以取邾陷叔孫致留于會者三月。前年叔孫舍如晉，而意如以取邾師陷叔孫，致留于晉者踰年。樂王鮒欲取貨于豹，不與；范鞅欲取貨于舍，亦不與；父子可謂執持有守。而意如父子之積惡，陷其君，并陷同列，罪不容于天矣。
	叔孫舍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有鸛鵒來巢。九月戊戌，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衆怒不可蓄，蓄則民將生心。」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帥徒救季氏，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望見叔孫氏之旌，以告。	昭二十五年	叔孫舍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有鸛鵒來巢。九月戊戌，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衆怒不可蓄，蓄則民將生心。」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帥徒救季氏，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望見叔孫氏之旌，以告。
	季孫意如	正月，葬宋元公。汪氏克寬曰：「公在外，而魯于宋、晉、鄭、曹、滕、薛不廢會葬，意如之專魯無疑矣。」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二十六年	季孫意如	正月，葬宋元公。汪氏克寬曰：「公在外，而魯于宋、晉、鄭、曹、滕、薛不廢會葬，意如之專魯無疑矣。」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季孫意如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秋，晉會諸侯于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設辭以懼二子。二子懼，皆辭。案：齊、晉皆欲納公，而季氏皆以貨沮，固由列國之無伯，亦由三軍作舍，以後兵皆季氏之兵，賦皆季氏之賦。故季得操縱自	昭二十七年	季孫意如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秋，晉會諸侯于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設辭以懼二子。二子懼，皆辭。案：齊、晉皆欲納公，而季氏皆以貨沮，固由列國之無伯，亦由三軍作舍，以後兵皆季氏之兵，賦皆季氏之賦。故季得操縱自

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

冬，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高氏閔曰：「晉雖以取邾師爲罪，其實則爲上鞅來聘，以魯爲卑己故也。」

遂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同伐公徒。

公与臧孫謀于幕，遂行。己亥，公孫于齊，

次于陽州。齊侯唁公

于野井。昭子自闕

歸，見平子。平子稽

顙，曰：「子若我

何？」昭子曰：「人誰

不死？」子以逐君成

名，子孫不忘，不亦傷

乎！」平子曰：「苟使

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

死而肉骨也。」昭子如

齊，與公言之。歸，而

平子有異志。昭子使

祝宗祈死。戊辰，卒。

十一月，宋公佐將爲

公故如晉。己亥，卒

郈陵，謀納公。  
案：魯屢虐邾、莒，而

郈陵之會，邾、莒皆

與。蓋二國亦知侵伐

之謀出于季氏，與昭

公無涉。

如，而公坐爲其所困也。

孟懿子、陽貨伐郈，敗公徒于且知。

案：《左傳》謂孟僖子

病，不能相禮，令懿子

師事仲尼。乃乾侯之

役，執郈昭伯殺之南

門之西，與驪戾同伐

公徒。此又與陽貨親

逆顏行。以後世言，

意如爲司馬昭，而懿

子爲抽戈之成濟也。

余嘗疑《左傳》之誣，

華韋軒謂此非誣，而

《左氏》謂師事仲尼乃

誣也。《家語》及《史

記·弟子列傳》無懿

子之名，學宮配享無

懿子之位，則非孔子

	昭二十八年	季孫意如 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使請逆于晉。晉侯不見公，		
	昭二十九年	季孫意如 春，以不得見晉侯故，至自乾侯，復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乃復如乾侯。		
	昭三十年	季孫意如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陸氏淳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不得書『居』，故每歲首皆書所在。」		
	昭三十一年	季孫意如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何故出君？」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		
	昭三十二年	季孫意如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李氏廉曰：「公旅寄乾侯已久，非有兵力可以得邑。蓋季孫以闕與公，而公取之也。」	弟子亦明矣。公如齊。	

	<p>冬十月，鄆潰。</p> <p>《正義》曰：「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當時季氏道之使然。」</p>		<p>得從君而歸，君之惠也，臣之願也。」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曰：「意如不敢逃死，君其人也！」公曰：「亡人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p>	<p>冬，仲孫何忌合十有一國之大夫城成周。</p> <p>陸氏淳曰：「公爲旅人，何忌不能從，季氏逐君，何忌不能去。雖城成周，無補于過，此不待貶絕而惡見。」</p> <p>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p>
<p>定元年</p> <p>季孫意如</p> <p>正月，孟懿子會城成周。</p> <p>夏，叔孫成子逆公喪于乾侯。季孫使告于</p>	<p>定二年</p> <p>季孫意如</p> <p>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p> <p>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p>	<p>定三年</p> <p>季孫意如</p> <p>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p> <p>孔氏穎達曰：「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p>	<p>定四年</p> <p>季孫意如</p> <p>三月，公會諸侯于召陵，侵楚。</p> <p>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p>	<p>定五年</p> <p>季孫意如 陽虎</p> <p>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乙亥，陽</p>

家羈曰：「公衍、公爲	公羊：其言新作	乃復。」	程子曰：「公以不獲	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
實使群臣不得事君	之何？脩大也。凡	家氏鉉翁曰：「此蓋	見于晉，故因會而求	伯，而遂仲梁懷。已
若公子宋主社稷，則	脩舊，例不書。	意如約結晉之大夫，	盟焉，則此盟，公意	丑，盟桓子于稷門之
群臣之願也。對曰：	家氏鉉翁曰：「定公	操縱其君，使之一切	也，故曰「及」。」	內。庚寅，大誅。
羈弗敢知，將逃也。	受位賊臣，天示之異	聽已也。	汪氏克寬曰：「會與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
喪及壞隕，公子宋先	所以臨蒞臣民者，一		盟，公皆與，則但當書	敢卒。
人，從公者皆反。六	朝化爲煨燼，乃復從		「諸侯盟于皋鼬」，如祝	季氏本曰：「季平子、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	而新之，有加其舊。		柯，重丘會盟殊地之	叔孫成子俱卒，其嗣
乾侯。戊辰，公即位。	是以天變爲不足		例。而又書「公及」者，	桓子、武叔皆稚弱，國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	畏也。		所以著定公之汲汲于	命爲陽虎所執矣。
于墓道南。			後會，求爲此盟也。	
余氏光曰：「諸侯喪			方氏苞曰：「曹負芻	
五日而殯，殯則嗣子			既會而後執，故定公	
即位。昭公斂事已			以與盟爲幸也。定公	
畢，何待五日而後			受國于意如，當書「季	
殯？不過假此持宋			氏立公子宋」，而不敢	
而樹已援立之恩爾。			也。既以「即位」之恒	
昭公出，季平子禱于			辭書，則無以別于嫡	
煬公。九月，立煬宮。			嗣，故于此特文以見	
			義焉。」	

定六年

陽虎

二月，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曰：「天將多陽虎之罪，君姑待之。」乃止。  
季氏本曰：「陽虎專政，實主此謀。魯兵掌於諸卿，而陪臣以三桓專兵爲口實，欲竊兵權，自是恒以公將矣。」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聘。孟孫謂范

定七年

陽虎

春二月，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秋，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墮，伏而待之。苦夷曰：「虎陷于于雒，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定八年

陽虎

正月，公侵齊。張氏洽曰：「陽虎執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  
二月，公侵齊。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至期，陽虎前驅，陽越殿，將如蒲圃。孟孫之臣公斂處父知其謀，先爲備。陽虎遂劫公與叔孫州仇，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

定九年

季孫斯

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出奔齊，請師伐魯。齊侯執陽虎，將束之。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

定十年

季孫斯

春王正月，及齊平。謝氏曰：「前此齊、魯數相侵伐，至孔子爲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聖人以德親懷鄰國，講信脩睦如此。」  
方氏苞曰：「季氏恃晉而構怨于齊，且再使公主兵，陽虎在齊必謀挑禍，故孔子與聞魯政，急與齊平。其曰『及』，魯志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田。  
案：是年，孔子自邑

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  
杜註云：「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于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大人之聘。孟孫欲使晉人知虎專權為國患，故假說為陽虎求貴官，令晉人知虎必逃走入晉也。」

成人與陽氏戰。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譚、陽關以叛。  
方氏苞曰：「蘇氏謂『陽虎及南蒯、侯犯之叛皆以賤不書，而竊寶玉、大弓書，以分器重于地』，非也。中軍既毀，尺地寸土皆歸三家。若以『叛』書，是為三家討賊也。而舍『叛』又無以屬辭，故書『圍』以著陪臣據邑之實，而不書『叛』以寓三家竊國之誅。若寶玉、大弓則竊之公宮，不可以不志也。」

好從事而吸失時，蓋宰為司空。叔孫氏之臣侯犯以郕叛。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再圍郕，弗克。郕工師駟亦詐謂侯犯令事齊，與齊郕復宣言于郕中曰：

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遣郕民。郕人大駭，叛侯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家氏鉉翁曰：「齊受侯犯，以郕歸魯。前歸汶陽，今復歸郕，此聖人德化所感。不然，齊何有于叔孫哉！」  
方氏苞曰：「春秋國君之會，相者必上卿，



<p>陽虎即效尤，亦欲求媚于晉以去三桓，強制二子如僕隸，天道之不遠如此。其後陽虎卒逃走入晉，爲趙氏私人。以伯國之後而至爲逆賊逋逃主，異哉！</p> <p>秋八月，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p>				<p>魯大夫特會諸侯久矣。今公主會，而孔子攝相者，魯恃晉而結怨于齊，雖新與齊平，知其必以惡來，故使公試其危，而三桓亦不敢相也。《左》、《穀梁》所稱却萊兵，誅優施，請汶陽之田，欲張大聖人而反小之。先儒推以情事，謂不足信，誠然。</p>
<p>定十一年</p> <p>季孫斯</p> <p>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p> <p>始叛晉也。</p> <p>案：是年孔子又從司空爲大司寇。</p>	<p>定十二年</p> <p>季孫斯</p> <p>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仲尼使申句須、樂頎下，伐</p>	<p>定十三年</p> <p>季孫斯</p> <p>夏，築蛇淵宮。</p> <p>李氏廉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決非夫子爲政時。」</p> <p>李氏本曰：「孔子去</p>	<p>定十四年</p> <p>季孫斯</p> <p>夏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p> <p>張氏洽曰：「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p>	<p>定十五年</p> <p>季孫斯</p> <p>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p> <p>秋七月壬申，姒氏卒。</p> <p>《公羊》：「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p>

<p>之，二子奔齊，遂墮費。</p>	<p>而君臣志荒矣。大蒐于比蒲。</p>	<p>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p>	<p>哀未君。」殺榮：妾辭也。</p>
<p>《公羊》：「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墮郕、墮費。』」</p>	<p>李氏廉曰：「《史記》以此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非也。考案經文，此年絕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蓋自成之不墮，三家之慮變矣。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之理乎？」</p>	<p>李氏廉曰：「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此始見。蓋晉伯已衰，列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亦一王伯消長之機會，其如孔子已去魯何哉！」</p>	<p>辛巳，葬定姒。案：前此僖、宣、襄、昭四妾母，皆薨稱夫人，葬稱小君。《春秋》特書以志其僭。則此姒氏之書「卒」，不書「夫人」，且葬不稱小君，為《春秋》許其復正乎？曰：不許也。前四妾母之稱夫人，稱小君也，是君之欲私厚于其母也。此姒氏之不稱夫人、不稱小君也，是權臣專制，陵逼其君，使君之不得加厚其母也。聖人一皆據實書耳。詳見</p>
<p>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為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又曰：「他合下只說得季桓子透，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後來被公斂處父一說破了，桓子便不信之。」</p>	<p>呂氏大圭曰：「三家之城其邑，將以自利，而後卒受無窮之。」</p>		



案：魯世家以齊人之哉？」

歸女樂，孔子行，即于是年冬，

案：金氏之說最得事情，蓋始之欲用孔子墮費、郈者，憤陪臣也。至孟氏不肯墮成，三家亦漸漸生悔，而急于是冬借女樂以退孔子。蓋惟恐孔子抑陪臣，并抑三家以強公室，連已亦無地步。故後來季孫終不用孔子，而武叔至毀仲尼。蓋墮都之事，德怨相半也。若說此年攝相，至十四年然後行，豈有聖人當國而築囿、大蒐焉？用彼相，而孔子亦何爲重書之于冊乎！

哀元年

季孫斯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家氏鉉翁曰：「定公

之薨，邾子奔喪，冀其

不爲侵暴，曾幾何日

而何忌伐邾，自是

家更將迭出，殆無虛

歲，皆季氏利邾之士

疆，期盡乃已，而仲與

叔附盟之也。」

哀二年

季孫斯

春二月，季孫斯、叔孫

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取漵東田及沂

西田。癸巳，叔孫州

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繹。

家氏鉉翁曰：「三卿

自將，不假他族爲帥，

兵皆其兵，將皆其將，

國愈不可爲矣。」

鄭氏玉曰：「三卿伐

而三卿盟，蓋季氏志

在滅邾，二田不足飽

其欲，故以田與叔、

仲，使三氏與盟，已則

包藏禍心，欲入邾而

未肯已也。

哀三年

季孫斯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

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家氏鉉翁曰：「季氏

悖亂僭上，罪不勝誅，

故天災以示警戒。」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

師城啟陽。

李氏本曰：「季孫以

叔孫附己，故與同城，

而地則季孫得之。」

秋七月丙子，季孫

斯卒。

冬十月，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帥師圍邾。

許氏翰曰：「句繹之

盟，踰年渝之，棄信

其矣。」

哀四年

季孫肥

夏，城西郭。

杜註：「備晉也。」

哀五年

季孫肥

春，城毗。

杜註：「備晉也。」

哀六年

季孫肥

春，城邾瑕。

高氏閔曰：「瑕，邾

邑。魯未嘗取于邾，

而遽城之，見魯之迫

邾以不義，強城

之也。」

夏，叔還會吳于柎。

許氏翰曰：「始結

吳好。

冬，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

高氏閔曰：「自公即

位以來，四用兵于邾，

積明年入邾之亂。」

哀七年

季孫肥

夏，公會吳于鄆。吳

微百牢，且召季康子，

康子使子貢辭。太宰

嚭曰：「國君道長，而

大夫不出門，此何禮

也？」對曰：「豈以爲

禮？畏大國也。寡

君既其命焉，其老豈

敢棄其國！」

季康子欲伐邾，饗大

夫以謀之。子服景伯

曰：「背大國，不信。

伐小國，不仁。失二

德者，危，將焉保？」

弗聽。秋，伐邾，遂入

之，處其公宮，衆師晝

夜掠。以邾子益來，

哀八年

季孫肥

三月，吳爲邾故伐我，

克東陽而進。微虎欲

宵攻王舍，選卒三百

人，有若與焉。吳子

聞之，一夕三遷。將

盟。景伯曰：「我未

及虧，而有城下之盟，

是棄國也。吳輕而

遠，不能久，請待之。

不聽。吳人盟而還。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

以伐我，乃歸邾子。

胡氏銓曰：「畏吳懼

齊而歸之也。」

秋，及齊平。

案：魯以陵邾之故，

交受齊、吳兩大國之

哀九年

季孫肥

春，齊侯使公孟綽辭

師于吳。吳子曰：

「昔歲寡人聞命，今又

革之，不知所從，將進

受命于君。冬，吳子

使來敝師伐齊。

哀十年

季孫肥

春王二月，邾子益

來奔。

高氏閔曰：「先爲魯

所俘，而又來奔，不知

恥甚矣。」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

伐齊，師于鄆。齊人

弑悼公以說，吳師

乃還。

案：齊以不肯盟之

故，辭師于吳。吳爲

是伐齊，徵師于魯。

魯宜感齊之德而婉以

謝吳，可也。邾受齊

恩更深，爲魯伐幾亡，

賴齊連吳伐魯，魯乃

歸邾子。今乃邾、魯

<p>獻于亳社。邾茅夷鴻請救于吳，曰：「夏盟于鄆，衍秋而背之，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吳子從之。</p>	<p>伐，乃歸邾子，而受齊盟。踰一年，即會吳伐齊。欺凌弱小，反覆兩大，真小人哉！</p>	<p>連結伐齊，致齊弑君以說，以怨報德，真狗彘之不若矣。 秋，吳子使來復傲師。</p>
<p>薛氏季宣曰：「伐邾本三家，而書公者，三家歸過于上也。」</p>	<p>王氏樵曰：「諱不在公，是以直書而不諱。」</p>	<p>方氏苞曰：「桓屢歲伐邾，披削其上，待其將滅，使公主兵，以受惡名，而抗大國之討。《春秋》書公不諱，所以深著桓之罪。」</p>

哀十一年

季孫肥

齊爲鄆故伐我，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子守，子從公禦諸竟。」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師及齊師戰于郊。孟孺子洩以右師先奔，齊人從之。冉求帥左師，用矛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乃遁。」  
王氏樵曰：時政在季氏，生事敗壞，故

哀十二年

季孫肥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免，放經而拜。  
《正義》曰：「孟子居夫人之位，藉小君之尊已三世。季氏當國，不爲之服，至令仲

哀十三年

季孫肥

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陸氏淳曰：黃池，魯地，故魯獨會之耳。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序。」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設辭以對，使者乃止。  
案：春秋自中葉以後，盟會征伐，多以大夫交政于中國。至定、哀之世，而公反親行者，蓋季氏執政，已受其利，而以危辱之事迫君以不得不行，世事又一變矣。

哀十四年

季孫肥

六月，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公曰：「子告季孫。」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孺子怒，襲成。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聽共，弗許。

哀十五年

季孫肥

春正月，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  
案：定十二年，季、叔子墮費、墮郈，而孟氏獨不肯墮成。至此，成亦叛矣。前後共十九年，而孔子之言始驗。三都之墮，非特利公室，并利桓也。  
冬，及齊平。  
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陳成子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贏。



<p>家不肯用力。」</p> <p>為郊戰故，會吳子伐齊。五月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p> <p>方氏苞曰：公會伐而不與戰，何也？齊、魯積怨，悼公既沒，復會吳伐齊，齊必致死于我。故季氏迫公以出而不以師從，其意常欲陷公于難也。魯師少不足用，故吳人獨與齊戰，不欲魯分其功。」</p>	<p>尼釋己之經，不以世適夫人之禮喪之，此季氏之咎也。」</p> <p>案：孟子不稱夫人，不言葬小君，蓋深著季氏之惡。季氏生逐其君，死又弱其配，父子濟惡，書之以志痛也。或以為譏昭公之娶同姓，過矣。愚另有論。孔氏之言，實先得我心。</p>			
<p>哀十六年</p> <p>季孫肥</p>	<p>哀十七年</p> <p>季孫肥</p>	<p>哀十八年</p> <p>季孫肥</p>	<p>哀十九年</p> <p>季孫肥</p> <p>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p>	<p>哀二十年</p> <p>季孫肥</p>

<p>季孫肥</p> <p>夏五月，越人始來。</p> <p>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p>	<p>季孫肥</p>	<p>哀二十一年</p>
	<p>季孫肥</p>	<p>哀二十二年</p>
<p>季孫肥</p> <p>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p> <p>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p>		<p>哀二十三年</p>
<p>季孫肥</p> <p>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p> <p>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鬻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對曰：「以妾爲夫人，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p> <p>閏月，公如越。越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p>		<p>哀二十四年</p>
<p>季孫肥</p> <p>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梧。郭重僕，公享。子宴、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p> <p>季孫曰：「請飲。」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p> <p>王氏鼎爵曰：「子當君側而出惡言，公宜隱忍，待時而動，何遽出此言，卒使二子生心，而公不得安其</p>		<p>哀二十五年</p>

			<p>案：昭公之孫，齊、晉皆欲納公，意如納賂于梁丘據與范鞅，沮齊、晉而不果納。至此，齊、晉衰而越始伯，康子乃復用祖之故智，因吳之亡臣以納賂。讒慝橫行，三綱倒置，世道幾如黑夜矣。</p>	<p>位。此不明于居尊馭下之道也。」</p>
<p>哀二十六年</p> <p>季孫肥</p> <p>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皋如、后庸、宋樂伐，納衛侯輒。</p>	<p>哀二十七年</p> <p>季孫肥</p> <p>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p> <p>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p> <p>公患三桓之侈也，欲</p>			

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問。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案：公孫有山，季氏之私黨也，公胡爲遽如其家？此必受季孫意指，百方凌辱，迫公使不得不出奔。後之歸罪，聊以掩人耳目爾。如邾，遂如越，而越已中太宰嚭之賂，視之蔑如，無所控告，如窮人之無歸，亦可哀矣哉！

案：自僖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左氏春秋經傳》之末，閱年一百九十三，魯之執政共十一人，季氏凡六人，叔孫氏二人，孟孫氏一人，東門氏一人，中間陽虎執政在定之六、七、八，僅三年爾，旋出奔，政柄復歸季氏。當定之九年，季孫斯乘意如兇惡之後，遭陽虎幾死，僅而得免，創鉅痛深，乃始用孔子以銷弭禍患。孔子建墮三都之議，叔、季一家墮費、墮郈。譬之虎穴，虎出而群狼據之，虎亦不得歸。墮其穴，非特公室安，并私門亦安，此聖人撥亂反正之大機括也。至十二年冬十二月，孟氏不肯墮成，季、叔亦漸漸生悔，志慮一變，旋不用孔子。患難則思之，安樂則棄之，亦時勢使然。至哀之十五年，孟氏之成宰公孫宿亦叛入于齊，踵南蒯及侯犯之後，聖人之言始驗。明年孔子亦卒。使孔子久于其位，當能感悟

孟氏，使漸就約束，而卒以女樂去，此天也。至哀公之世，孔子已告老，陪臣之禍已銷，而三家復熾，哀公復孫于越，蹈乾侯之轍，尾大不掉之禍至于如此，雖聖人其奈之何哉！

### 春秋子野卒論

春秋子野卒，《左傳》曰：「毀也。」《穀梁》曰：「日卒，正也。」歷漢以迄宋、明，無有以子野爲弑者，獨近日望溪方氏斥之爲弑，與子般、子赤一例。初見似創，迺余反覆觀之，而知其說之不可易也。胡茅堂氏謂：「子般、子赤被弑而書『卒』，子野過毀而亦書『卒』，不覩傳文，何以知其非弑？」余謂正惟觀傳文而益知其弑無疑，特世儒爲成見所封，不之察耳。

蓋嘗學斷斯獄。隱之遇弑也，傳稱「館

于寫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寫氏」；子般之遇弑也，傳稱「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凡亂臣賊子謀行不軌，類不于宮庭，慮君之徒御多而耳目廣也，必伺其間於寬閒隱僻之所而後得以肆虐，且爲後口諉罪飾奸之地。況此傳更明云「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入大臣之家而不得反，則弑逆之罪，季氏將誰逃乎！《左氏》乃云「毀」，此正季之欲蓋而彌彰也。且所云「毀」者，以爲哭泣哀傷而毀乎，則當在大斂、小斂搶天呼地之際；以爲歔粥疏食不勝羸瘠而毀乎，則當遲之替月經年之久。今襄公之薨以六月辛巳，子野之卒以九月癸巳，相去七十五日，距襲斂之時則已遠矣，胡乃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豈平日倚廬室之毀獨無恙，次于季

氏遂至一毀而卒乎！

且季氏爲正卿，攝國政，職當調護嗣君。嗣君入其室，凡防衛之不周，進藥之不謹，當惟季是問，縱使季無逆謀，亦當爲法受惡。許世子不嘗藥，而《春秋》書之曰「弑」，今季豈止不嘗藥而已？故孔子書之，與子般、子赤一例。季孫謀逆之罪，當與羽父、襄仲同科。或者謂賊無主名，烏得斥之爲弑？曰：季孫之惡毒于梁冀，而季孫之謀同于霍顯。漢質帝于朝會中曰「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遂進酖弑帝。霍顯之藥殺許后也，乘其產子。意子野平日憤襄公之見欺，與季有違言，而季亦憚其英武，計不若昭之童騃易制，遂萌邪謀，而適當倚廬居喪之日。霍顯之謀曰：「婦人大故十死一生，可用投藥去。」季之謀曰：「子之喪親，禮當哀毀，可以毀

卒。」飾加至美之名于君父，以惑群聽，立其親姊之子，以釋群疑，舉朝莫得知，通國莫敢議，而學上、大夫亦遂相蒙以至于今，是其謀更巧而心更毒，而烏得道于弑逆之誅乎哉！

或又謂子赤之弑，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可以知其弑，而此經上下文無所見。曰：此世儒之拘于近而忽于遠也。經于襄二十九年正月書「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聞季孫取卞而不敢入，於昭元年書「取郕」，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而季孫宿如晉」。《穀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人，惡之也。」是季之結援大國，動見掣肘，擅用甲兵陵逼君父，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子野特未興甲以攻季氏，不至顯然蒙弑耳。謹因方氏之論，爲一語判其狀

曰：據經文無殊于子般、子赤之卒，據傳文顯同于寫氏、黨氏之事。後之折是獄者，以是蒞焉可也。

余見望溪先生之說，以爲千古未發，急爲說以申明之。後閱趙本訥《經筌》，有云：「公薨而子野卒，此與莊公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惡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書地，均不書葬。蓋子野賢，季氏忌之，弑野而立昭公，以毀言于朝，而世不察爾。」黃若晦《通說》云：「曰毀者，《左氏》失之。季氏專政，以子野非己所立，故于其次于季氏而害之，以毀聞爾。」《春秋》書「子野卒」于公薨之下，情狀顯然。又存耕趙氏云：「卒不于他所而于季氏，此疑以傳疑之辭。」閱三說略同，不禁狂喜，乃知人心之同然。前儒已多有疑及此者，

不獨望溪一人之創見也，謹附識于此。  
乾隆十年十月中浣九日書。

春秋魯政下逮表卷二十一終



## 春秋晉中軍表叙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晉本大國，自曲沃武公以支子奪宗，莊公十六年，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從小國之制。至閔公元年，晉獻公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時尚未有中軍也。僖公二十七年，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中軍于是始。二十八年，復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避天子六軍之名，故名三行。三十一年秋，蒐于清原，更作五軍以禦狄，罷去三行，更爲上、下、新軍。文公六年春，晉襄公蒐于夷，舍二軍，罷五軍，復

三軍之制，以趙盾爲中軍將。成公三年十二月，晉景公賞鞏之功，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擬于天子矣。六年，晉遷新田，韓厥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是時，欒書爲中軍將，曰新中軍，創出也。十三年，晉厲公伐秦，韓厥將下軍，趙旃代韓厥將新軍，是新中軍在下軍佐之下矣。十六年，鄆陵之戰，卻曄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復罷，是爲四軍。襄公三年，晉悼公使魏絳佐新軍，新軍皆有將，佐二卿，鄭子展謂晉「四軍無闕，八卿和睦」，知營謂「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是也。至十三年，蒐于縣上，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將、佐皆遷，于是新軍無帥，悼公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十四年，歸自伐秦，遂舍

新軍，復還三軍之舊。自是終春秋之世，晉軍制不復變更。中軍本司徒之職，晉以僖侯諱，廢司徒爲中軍。白翼侯以前未入春秋，故其時中軍不著。文公圖伯以後，世有賢佐，國以日強，諸侯咸服，雖經靈、厲無道，而小國不敢叛。自韓起雖賢而弱，末年漸不能制其同列。范鞅更爲黷貨，趙氏繼之，與范、中行相仇怨，晉以失伯，而三分之勢遂成。嗚呼！考其次第，亦治亂得失之鑒也。輯《春秋晉中軍表》卷二十二。

春秋晉中軍表卷二十二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金匱受業王稻孫孟堅參

僖二十七年	晉文三年	郤穀	冬，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及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
僖二十八年	晉文四年	郤穀 原軫	二月，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註：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胥臣代。三月，入曹。
僖二十九年	晉文五年	原軫	夏六月，盟諸侯于翟泉。
僖三十年	晉文六年	原軫	晉侯、秦伯圍鄭，鄭及秦盟而還。鄭有甲父、侯宣多逆公子蘭以爲太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僖三十一年	晉文七年	原軫	春，以曹地分諸侯，分魯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秋，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註：罷三行，更爲上、下新軍。趙衰始爲新軍帥。《國語》：「趙衰將新上軍，箕鄭

<p>案：此年為晉中軍之朝王所。</p> <p>始：閔二年，晉獻公荀林父將中行，屠擊作上、下二軍，時尚未有中軍也。</p>		<p>僖三十二年</p> <p>晉文八年</p> <p>原軫</p> <p>是冬，晉文公卒。秦謀襲鄭。</p>	
<p>案：此為晉軍制第一變。</p> <p>註：晉置三軍，今復增置中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p>	<p>僖三十三年</p> <p>晉襄元年</p> <p>原軫 先且居</p> <p>秦人滅滑。原軫曰：「秦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夏四月，敗秦師于殽。</p> <p>秋八月，敗狄于箕，先</p>	<p>文元年</p> <p>晉襄二年</p> <p>先且居</p> <p>晉告于諸侯而伐衛，討其不朝也。先且居曰：「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晉臣伐衛。</p>	
		<p>文二年</p> <p>晉襄三年</p> <p>先且居</p> <p>春，秦孟明伐晉。晉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p> <p>冬，先且居及宋、陳、鄭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p>	
<p>佐之；晉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是五軍共為十卿也。此晉軍制第二變。</p>	<p>文三年</p> <p>晉襄四年</p> <p>先且居</p>		

	<p>軫死師。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p>			
<p>文四年 晉襄五年 先且居 秋，晉伐秦，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p>	<p>文五年 晉襄六年 先且居 冬，趙成子、欒賁子、霍伯、臼季皆卒。 註：「霍伯即先且居。」</p>	<p>文六年 晉襄七年 趙盾 春，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註：「僖三</p>	<p>文七年 晉靈元年 趙盾 秦送公子雍于晉。趙盾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箕鄭居守。敗秦師于令狐。註：「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p>	<p>文八年 晉靈二年 趙盾 春，晉歸匡、戚之田于衛。 夏，秦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p>
		<p>十一年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此晉軍制第二變。 八月，晉襄公卒。趙盾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p>		

<p>文九年</p> <p>晉靈三年</p> <p>趙盾</p> <p>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乃伐鄭，侵陳。趙盾及諸侯之大夫救鄭，不及。</p>	<p>文十年</p> <p>晉靈四年</p> <p>趙盾</p> <p>春，晉伐秦，取少梁。夏，秦伐晉，取北微。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宋公聽命。</p>	<p>文十一年</p> <p>晉靈五年</p> <p>趙盾</p> <p>郤缺會叔仲惠伯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楚者。</p>	<p>文十二年</p> <p>晉靈六年</p> <p>趙盾</p> <p>冬，秦、晉戰于河曲。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晉申佐之。</p>	<p>文十三年</p> <p>晉靈七年</p> <p>趙盾</p> <p>春，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冬，衛、鄭俱請平于晉。</p>
<p>文十四年</p> <p>晉靈八年</p> <p>趙盾</p> <p>六月，同盟于新城。是年，楚莊王立。</p>	<p>文十五年</p> <p>晉靈九年</p> <p>趙盾</p> <p>新城之盟，蔡人不與。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冬，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p>	<p>文十六年</p> <p>晉靈十年</p> <p>趙盾</p> <p>楚人、秦人、巴人滅庸。</p>	<p>文十七年</p> <p>晉靈十一年</p> <p>趙盾</p> <p>春，晉、衛、陳、鄭伐宋，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書曰「諸侯」，無功也。</p>	<p>文十八年</p> <p>晉靈十二年</p> <p>趙盾</p>

<p>宣元年</p> <p>晉靈十三年</p> <p>趙盾</p> <p>夏，晉討河曲之戰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其子胥克。</p> <p>楚、鄭侵陳，遂侵宋。</p> <p>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伐鄭。</p> <p>冬，趙穿帥師侵崇。</p> <p>晉、宋再伐鄭。</p>	<p>宣二年</p> <p>晉靈十四年</p> <p>趙盾</p> <p>春，鄭受命于楚伐宋，戰于大棘，獲宋華元。</p> <p>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之。楚鬬椒救鄭，趙盾乃還。</p> <p>九月乙丑，趙盾弑其君夷皋，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p> <p>冬，趙盾為旄車之族。</p>	<p>宣三年</p> <p>晉成元年</p> <p>趙盾</p> <p>春，晉伐鄭，及鄆。鄭及晉平。</p> <p>夏，楚人侵鄭。</p>	<p>宣四年</p> <p>晉成二年</p> <p>趙盾</p> <p>冬，楚子伐鄭，未服也。</p>	<p>宣五年</p> <p>晉成三年</p> <p>趙盾</p> <p>冬，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p>
<p>宣六年</p> <p>晉成四年</p> <p>趙盾</p> <p>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即楚故也。</p> <p>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p>	<p>宣七年</p> <p>晉成五年</p> <p>趙盾</p> <p>冬，會諸侯于黑壤。</p> <p>鄭及晉平，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p>	<p>宣八年</p> <p>晉成六年</p> <p>郤缺</p> <p>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代趙盾。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p> <p>案：成十七年傳胥</p>	<p>宣九年</p> <p>晉成七年</p> <p>郤缺</p> <p>秋，會諸侯于扈，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p>	<p>宣十年</p> <p>晉景元年</p> <p>郤缺</p> <p>六月，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p> <p>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p>

		<p>童以胥克之廢怨郤氏，實始于此。是年，上會代將上軍。</p>	<p>冬，楚子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p>	
<p>宣十一年 晉景二年 郤缺</p> <p>春，楚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秋，郤缺會衆狄于攢函。</p>	<p>宣十二年 晉景三年 荀林父</p> <p>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戰于邲，晉師敗績。案：是年荀林父代郤缺將中軍。冬，楚滅蕭。</p>	<p>宣十三年 晉景四年 荀林父</p> <p>夏，楚伐宋。冬，晉殺先穀。</p>	<p>宣十四年 晉景五年 荀林父</p> <p>九月，楚子圍宋。</p>	<p>宣十五年 晉景六年 荀林父</p> <p>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六月，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p>
<p>宣十六年 晉景七年 士會</p>	<p>宣十七年 晉景八年 士會 郤克</p>	<p>宣十八年 晉景九年 郤克</p>	<p>成元年 晉景十年 郤克</p>	<p>成二年 晉景十一年 郤克</p>



春，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	六月，會諸侯于斷道。秋，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	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盟於繒。	六月，晉郤克會魯、衛、曹之大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案：是年，士會代荀林父將中軍。	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按：傳云：「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正義》曰：「宣十三年，晉殺先穀，當是上會佐中軍，郤克將上軍，疑荀首代郤克佐上軍。十六年，士會將中軍，則林父卒矣，當是郤克佐中軍，疑荀首將上軍，荀庚佐之。十七年，士會請老，郤克將中軍，當是荀首佐中軍，荀庚將上軍，所以知者，此年傳稱知瑩之父新佐中軍，明士會老後，郤克遷

而荀首代也。首于郟戰尚爲大夫，不應宣之末年得佐中軍，故疑先穀死後，代郤克佐上軍也。明年，荀庚來聘，傳稱「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則此時荀庚將上軍矣。疑林父卒後，荀庚即佐上軍，上會老後，荀庚轉將上軍，故杜以爲士燮代荀庚也。郟戰以來，趙朔無代。今樂書將下軍，則趙朔卒矣，不知誰代樂書佐下軍。按：成六年《正義》引服虔云：「是時卻錡將下軍，趙同佐之。」疑卻錡先佐下軍，至

成三年		晉景十二年		郤克		春，晉會諸侯伐鄭，討鄭之役。		秋， <sup>①</sup> 郤克、衛孫良夫伐齊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十二月，晉作六軍。		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以賞鞏之功。		注：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	
成四年		晉景十三年		樂書		冬，鄭伯伐許。晉樂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		案：是年樂書代郤克將中軍。							
成五年		晉景十四年		樂書		鄭伯請成于晉。冬，諸侯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成六年		晉景十五年		樂書		三月，晉及衛、鄭、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宋辭蟲牢之會也。		夏四月，晉遷于新田。		秋，楚子重伐鄭，晉樂書救鄭，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知武子、范文子、韓獻子不欲戰，乃遂還。					
成七年		晉景十六年		樂書		秋，楚子重伐鄭，晉及諸侯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也。								四年樂書將中軍，錡代將下軍也。	

①「秋」，原誤作「夏」，今據《春秋左傳正義》改。

雖爲新下軍，趙旃佐之。一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爲六軍，僭王制，此晉軍制第四變。合六軍將佐，共爲卿十二人。

成八年

晉景十七年

樂書

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成九年

晉景十八年

樂書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楚以重賂求鄭，鄭從

成十年

晉景十九年

樂書

夏，鄭人立髡頑。樂書曰：「鄭立君矣，我執一人焉，何益？」不

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樂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不欲戰者，三人而已，蓋從衆？」樂武子曰：「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案：是役，晉六軍十二卿悉出，行師未有如此之盛者，晉之僭亦極矣。

成十一年

晉厲元年

樂書

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樂武子，聞楚人既許晉成，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

成十二年

晉厲二年

樂書

晉、楚爲成。夏五月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如晉聽成，

	<p>楚。秋，鄭伯如晉，晉人執諸銅鞮。樂書伐鄭，楚子重侵陳以救鄭。</p>	<p>月，會諸侯伐鄭。</p>	<p>晉、楚之成。</p>	
<p>成十三年 晉厲三年 樂書</p>	<p>成十四年 晉厲四年 樂書</p>	<p>成十五年 晉厲五年 樂書</p>	<p>成十六年 晉厲六年 樂書</p>	<p>成十七年 晉厲七年 樂書</p>
<p>夏五月，晉會諸侯伐秦。樂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偃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與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p>		<p>春，同盟于戚，執曹伯負芻歸于京師，討其殺太子而自立也。夏六月，楚子背盟侵鄭，遂侵衛。</p>	<p>春，楚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與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p>	<p>春，會于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同盟于柯陵。楚子重救鄭。冬，諸侯復伐鄭，楚公子申救鄭。十二月，晉殺三郤。</p>
<p>案：此年即止有新軍，不言上下，是新上、下軍即罷于是年，六軍之制改矣，襄九</p>			<p>杜註：「是年，卻棼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正義云：「三年作六軍，其新三</p>	

年《傳》、鄭子展云：「晉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十六年《傳》「單襄公云：郤至位于七人之下」，是晉此時止有四軍八卿，郤至爲新軍佐，故位于七人之下也。此晉軍制第五變。

成十八年

晉厲八年

樂書 韓厥

正月，樂書、中行偃弑厲公，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

二月，使魏相、士魴、魏頤、趙武爲卿。

案：《晉語》：「呂宣子佐下軍，彘恭子將新

襄元年

晉悼元年

韓厥

春，圍宋彭城，彭城降晉。

夏五月，韓厥、荀偃帥

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

襄二年

晉悼二年

韓厥

秋，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

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襄三年

晉悼三年

韓厥

六月，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求成。戊寅，諸侯之大

夫及陳袁僑盟。楚司馬公子何忌侵

陳，陳叛故也。冬，荀偃帥師伐許，不

襄四年

晉悼四年

韓厥

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

「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

我易之，難哉！」夏，楚彭名侵陳。

軍將佐六人皆賞，鞏之功，至此死亡不復存，唯韓厥在耳。郤至佐新軍，不言上下，是新軍唯一，改六軍爲四軍也。

軍，令狐文子佐之。」

呂宣子，魏錡之子相

也。彘恭子，士魴也。

令狐文子，魏頡也。

是年冬，士魴來乞師，

臧武仲曰：「今歲季

亦佐下軍。」蓋相即于

是年卒，魴代相佐下

軍也。又按：《晉

語》：「呂宣子卒，使

趙文子佐新軍。」是魏

相卒後，士魴升佐下

軍，頡代魴將新軍，趙

武佐之也。

夏六月，楚、鄭同伐彭

城，納宋叛人魚石，以

三百乘戍之。

冬，楚子重伐宋，宋華

元如晉告急。韓獻子

會於雞澤故也。

是年，使魏絳佐新軍。

《正義》曰：「于是魏

頡卒矣，使趙武將新

軍代魏頡，升魏絳佐

新軍代趙武。

冬，使魏絳和諸戍。

<p>為政，曰：成霸安疆，自宋始矣。師于台谷以救宋。</p> <p>十二月，會于虛朶，謀救宋。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p> <p>案：是年樂昌卒，韓厥代將中軍。</p>				
<p>襄四年</p> <p>晉悼四年</p> <p>韓厥</p> <p>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p> <p>冬，諸侯戍陳，楚子囊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p>			<p>襄七年</p> <p>晉悼七年</p> <p>韓厥 知榮</p> <p>冬十月，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請立其弟起。</p> <p>楚子囊伐陳，會于鄆以救之，陳侯逃歸。</p> <p>案：九年《傳》：「楚子囊曰：『韓厥老矣，知榮京焉以為政。』」是</p>	<p>襄八年</p> <p>晉悼八年</p> <p>知榮</p> <p>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p>



			<p>知罃代韓厥將中軍也。</p>	
<p>襄九年 晉悼九年 知罃</p>	<p>襄十年 晉悼十年 知罃</p>	<p>襄十一年 晉悼十一年 知罃</p>	<p>襄十二年 晉悼十二年 知罃</p>	<p>襄十三年 晉悼十三年 知罃 荀偃</p>
<p>冬十月，諸侯伐鄭。 季武子、齊崔杼、宋皇 郕從荀罃、士匄門于 鄭門。衛北宮括、曹 人、邾人從荀偃、韓起 門于師之梁。滕人、 薛人從欒黶、士魴門 于北門。杞人、邾人 從趙武、魏絳斬行栗。 鄭人行成。十一月己 亥，同盟于戲。</p> <p>案：此為晉四軍，軍 各有將佐，所謂八卿 也。荀罃將中軍，故</p>	<p>春，會吳于柎，遂滅偃 陽以與宋。 秋，諸侯伐鄭，遂城虎 牢，士魴、魏絳戍之。 鄭平。 楚子囊救鄭。十一 月，諸侯之師與楚夾 潁而軍。鄭人宵涉 潁，與楚人盟。</p>	<p>夏四月，諸侯復伐鄭。 荀罃束侵舊許。六 月，諸侯會于北林。 秋七月，同盟于亳 城北。 楚子囊乞旅于秦，以 伐鄭，鄭伯逆之，伐 宋。九月，諸侯悉師 以復伐鄭，鄭人行成。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 魚。楚執鄭行人 良霄。</p>	<p>冬，楚子囊伐宋師于 楊梁，以報晉之取 鄭也。</p>	<p>荀罃、士魴卒。晉侯 蒐于綿上以治兵，使 士匄將中軍，辭曰： 「伯游長。」乃使荀偃 將中軍，士匄佐之； 趙武將上軍，韓起佐 之；欒黶將下軍，魏 絳佐之。新軍無帥， 晉侯難其人，使其什 吏率其卒乘官屬，以 從于下軍。</p> <p>案：是年新軍併入下 軍，然尚未革新軍也。 以後六人更迭為政，</p>

居首	楚子伐鄭，鄭及楚平				
襄十四年	晉悼十四年	荀偃	正月，諸侯會吳于向。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樂驪違命，荀偃命還。晉人謂之還延之役。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		
襄十五年	晉悼十五年	荀偃	戚之會，范宣子假羽旄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夏，齊人圍成，貳于晉故也。秋，邾人亦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晉侯有疾，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襄十六年	晉平元年	荀偃	三月，會于淇梁。戊寅，大夫盟，執莒子、邾子以歸。夏六月，荀偃、樂驪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		
襄十七年	晉平二年	荀偃			
襄十八年	晉平三年	荀偃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淇梁之言，同伐齊。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案：是年，六卿班次與襄十三年同，只樂驪死，魏絳升爲下軍。	荀偃、士匄、趙武、韓起以次將中軍。樂驪、魏絳先死，驪子盈爲范氏所逐，絳子魏舒代韓起。	

旄裘亦幼，皆未可立，故舍之。

案：是年舍新軍，復三軍之舊，此晉軍制第六變，自此迄春秋未不改。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將，而麇子盈佐之。

襄十九年

晉平四年

荀偃 上句

春，諸侯盟于祝柯，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也。

故，遂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

二月，荀偃卒，范宣子為政。

襄二十年

晉平五年

上句

夏，盟于澶淵，齊成。

襄二十一年

晉平六年

上句

范宣子使欒盈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冬，會于商任，以錮欒氏。

襄二十二年

晉平七年

上句

秋，欒盈自楚適齊。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

襄二十三年

晉平八年

上句

欒盈自齊入曲沃。四月，帥曲沃之甲以入絳。范宣子奉公如固宮，戰，敗欒氏，欒盈奔曲沃。

秋，齊侯乘欒氏之亂。

<p>五月，齊靈公卒。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p>				<p>以伐晉，入孟門，登太行，封少水而還。冬，晉人克欒黶于曲沃，殺之。</p>
<p>襄二十四年 晉平九年 士句</p>	<p>襄二十五年 晉平十年 士句 趙武</p>	<p>襄二十六年 晉平十一年 趙武</p>	<p>襄二十七年 晉平十二年 趙武</p>	<p>襄二十八年 晉平十三年 趙武</p>
<p>秋，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之師還救鄭。 是年傳：「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p>	<p>夏五月，復會于夷儀，以伐齊。齊人弑莊公。以說，乃行成，使叔向告齊服于諸侯。 秋七月，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p>	<p>楚子、秦人侵吳，遂侵鄭。 六月，晉趙武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驅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p>	<p>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告于諸侯，皆爲會于宋。楚令尹子木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許之。將盟，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非歸其尸盟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p>	<p>夏，爲宋之盟故，從楚之諸侯朝于晉。 冬十一月，從晉之諸侯朝于楚。</p>
	<p>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案：是年趙武代范匄。</p>	<p>冬十月，楚子爲許伐鄭。鄭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不如使遑而歸。」子展說，不禦寇。楚子門于師之梁，涉于汜而歸。</p>		

襄二十九年	晉平十四年	趙武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襄三十年	晉平十五年	趙武	冬十月，會于澶淵，宋災故。 鄭良霄之黨羽頡出奔晉，事趙文子，與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	襄三十一年	晉平十六年	趙武	
昭三年	晉平十九年	韓起	五月，韓起如齊逆女。	昭四年	晉平二十年	韓起	楚子使椒舉求諸侯于	昭五年	晉平二十一年	韓起	楚令尹子蕩逆女于
								昭六年	晉平二十二年	韓起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
								昭七年	晉平二十三年	韓起	晉人爲杞取成。

	<p>晉，晉侯許之。遂合<small>晉，晉韓宣子如楚送十二國諸侯于申，椒女，叔向爲介</small>舉遂請昏。</p>	<p>昭八年 晉平二十四年 韓起</p>	<p>昭九年 晉平二十五年 韓起</p>	<p>昭十年 晉平二十六年 韓起</p>
<p>晉侯築虓祁之宮。叔弓如晉，游吉相鄭伯以如晉，賀虓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其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是年，楚滅陳。</p>	<p>昭十一年 晉昭元年 韓起</p>	<p>昭十二年 晉昭二年 韓起</p>	<p>昭十三年 晉昭三年 韓起</p>	<p>昭十四年 晉昭四年 韓起</p>

荀躒代佐下軍。		案：盈爲知悼子，躒爲知文子。	
昭十三年	晉昭三年	韓起	是年，楚靈王遇弒于乾谿。
昭十四年	晉昭四年	韓起	晉邢侯與雍子爭鄩田。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子于朝。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
昭十五年	晉昭五年	韓起	晉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昭十六年	晉昭六年	韓起	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請諸鄭伯，子產弗與。韓子買諸商人，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曰：「我先君桓公與商人世有盟誓，曰：『毋或勾奪。』今吾子教敝邑強奪商人，是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
昭十七年	晉頃元年	韓起	九月庚午，荀吳滅陸渾，以其貳于楚也。初，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sup>①</sup>

①「宮」，原作「公」，今據《春秋左傳正義》改。

大獲而歸。

昭十八年

晉頃二年

韓起

案：韓宣子秉政凡二十二年，外不能抗禦強楚，內不能彈壓諸卿，荀吳、范鞅、知躒公行賄賂，又擅用大帥，舍楚不事，而連年滅肥、滅鼓、滅陸渾以自封殖。宣子如木偶人，噤不發一語，僅與叔向、子產輩爲文雅之儒，則謂晉之伯業

昭十九年

晉頃三年

韓起

昭二十年

晉頃四年

韓起

昭二十一年

晉頃五年

韓起

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鄆邑也，亦弗爲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罪？」

宋華向作亂，晉荀吳合齊、衛、曹之大夫救宋。

昭二十二年

晉頃六年

韓起

楚人助華向，諸侯之戍固請逸賊以爲楚功。華亥、向寧、華定出奔楚，故諸侯之救宋皆不書。六月，景王崩。王子朝作亂。冬十月，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納王猛于王城。



始于趙武，而成于韓起可也，魏舒以下，又何誅焉。					
昭二十三年	晉頃七年	韓起	魯人伐邾，邾人愬于晉。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悔之何及？」乃使各居一館。士伯得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圍郊，討子朝。王使告間，乃還。		
昭二十四年	晉頃八年	韓起	六月，鄭伯如晉，子太叔見范獻子曰：「嬖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蠹蠹焉，吾小國懼矣。王室之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韓宣子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		
昭二十五年	晉頃九年	韓起	夏，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九月，魯季孫意如出其君子陽州。		
昭二十六年	晉頃十年	韓起	七月，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十一月，王子朝奔楚，敬王入成周。		
昭二十七年	晉頃十一年	韓起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范獻子取貨于季孫，以為難，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p>昭二十八年</p> <p>晉頃十二年</p> <p>韓起 魏舒</p> <p>晉祁勝與鄆臧通室，祁盈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殺勝與臧。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p>	<p>昭二十九年</p> <p>晉頃十三年</p> <p>魏舒</p> <p>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p>	<p>昭三十年</p> <p>晉頃十四年</p> <p>魏舒</p>	<p>昭三十一年</p> <p>晉定元年</p> <p>魏舒</p> <p>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有罪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p>	<p>昭三十二年</p> <p>晉定二年</p> <p>魏舒</p> <p>秋，王使如晉，請城成周，曰：「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晉之力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p>
<p>定元年</p> <p>晉定三年</p> <p>魏舒 范鞅</p> <p>春正月辛巳，晉魏獻</p>	<p>定二年</p> <p>晉定四年</p> <p>范鞅</p>	<p>定三年</p> <p>晉定五年</p> <p>范鞅</p> <p>秋九月，<sup>①</sup>鮮虞人敗</p>	<p>定四年</p> <p>晉定六年</p> <p>范鞅</p> <p>三月，劉文公合十八</p>	<p>定五年</p> <p>晉定七年</p> <p>范鞅</p> <p>冬，晉上鞅帥師圍鮮</p>

①「九」，原誤作「七」，今據《春秋左傳正義》改。

<p>子屬役于韓簡子，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柏櫛，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庚寅，栽。宋仲幾不肯受功，與薛宰爭言。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歸而視吾政府。」杜註：「言范鞅新代魏子為政，未習故事。」《正義》云：「魏舒以辛巳會，至庚寅相去止十日，舒甫卒而已得范鞅代者。鞅本是中軍佐，於次當得代。蓋晉人聞舒卒，而馳使代之也。」</p>	<p>晉師于平中，獲觀虎。蔡昭侯拘于楚三年，歸而質其子元於晉，而請伐楚。</p>	<p>國之諸侯于召陵，謀伐楚。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設辭于范獻子，乃辭蔡。夏，使蔡滅沈。楚為沈故，圍蔡。冬十有一月，蔡侯更以吳師伐楚，戰于柏舉，大破楚師，入郢。</p>	<p>虞，報觀虎之役也。</p>
---	--	---	------------------

<p>定六年</p> <p>晉定八年</p> <p>范鞅</p> <p>秋八月，宋樂祁如晉，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綿上，獻楊楮六</p> <p>十。范獻子怒，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可以不討。」乃執樂祁。</p> <p>案：范、趙不和，已萌芽於此。</p>	<p>定七年</p> <p>晉定九年</p> <p>范鞅</p> <p>秋，齊、鄭盟于鹹，微會于衛。衛侯與齊盟于瑣，結叛晉也。</p> <p>是年，齊景公爭霸</p>	<p>定八年</p> <p>晉定十年</p> <p>范鞅</p> <p>宋樂祁卒于太行。士鞅曰：「宋必叛晉。」乃止其尸以求成。</p> <p>夏，齊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p> <p>晉人使涉佗、成何盟衛侯，援衛侯之手，及挽。衛叛晉，晉士鞅侵鄭，遂侵衛。</p>	<p>定九年</p> <p>晉定十一年</p> <p>范鞅</p> <p>秋，齊侯、衛侯伐晉夷儀。</p>	<p>定十年</p> <p>晉定十二年</p> <p>范鞅</p> <p>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弗許，晉人遂殺涉佗。」</p>
<p>定十一年</p> <p>晉定十三年</p> <p>范鞅</p> <p>冬，魯及齊平，始叛晉。</p>	<p>定十二年</p> <p>晉定十四年</p> <p>范鞅</p> <p>冬十月癸亥，公會齊</p>	<p>定十三年</p> <p>晉定十五年</p> <p>趙鞅</p> <p>春，齊侯次于垂葭，使</p>	<p>定十四年</p> <p>晉定十六年</p> <p>趙鞅</p> <p>冬十二月，晉人敗范、</p>	<p>定十五年</p> <p>晉定十七年</p> <p>趙鞅</p>

也。

侯盟于黃。

師伐晉。

中行之師于潞。

杜氏預曰：「結叛

夏，晉趙鞅入于晉陽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

晉也。」

以叛。

知文子曰：「不殺安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

于，使終政于趙氏，趙

于朝歌以叛。晉趙鞅

氏必得晉國。」文子使

歸于晉。士吉射、范

告趙孟曰：「范、中行

鞅之子也。

雖信爲亂，安于則發

據昭五年《傳》，三軍

之。」趙孟患之。安于

將佐班次，范鞅之後

曰：「我死而趙氏定，

當及知盈，盈于昭九

焉用生？」乃縊而死。

年卒，周而復始，次當

趙孟尸諸市，而告于

及韓，而韓起之子須

知氏。知伯從趙

亦前死，故當及趙成

孟盟。

之子鞅爲政也。成，

趙武之子。

哀元年

哀二年

哀三年

哀四年

哀五年

晉定十八年

晉定十九年

晉定二十年

晉定二十一年

晉定二十二年

趙鞅

趙鞅

趙鞅

趙鞅

趙鞅

夏，齊侯、衛侯會于乾

夏，晉趙鞅納衛太子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

楚人襲蠻氏，蠻子赤

春，晉圍柏人，荀寅、

<p>哀六年</p> <p>晉定二十三年</p> <p>趙鞅</p> <p>春，趙鞅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p>	<p>侯，救范氏。</p> <p>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p>
<p>哀七年</p> <p>晉定二十四年</p> <p>趙鞅</p> <p>魏曼多帥師侵衛。</p>	<p>崩躡于戚。</p> <p>秋八月，齊、鄭輸范氏粟，士吉射逆之。趙鞅帥師與戰于鐵，鄭師敗績。</p>
<p>哀八年</p> <p>晉定二十五年</p> <p>趙鞅</p>	<p>歌，荀寅奔邯鄲，趙鞅殺士泉夷。</p>
<p>哀九年</p> <p>晉定二十六年</p> <p>趙鞅</p> <p>宋公伐鄭，趙鞅卜救鄭，不吉。陽虎更以《周易》筮之，亦不吉，乃止。</p>	<p>奔晉陰地。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將通于少習以聽命。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執以畀楚師于三戶。楚人盡俘以歸。</p> <p>九月，趙鞅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齊國夏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p>
<p>哀十年</p> <p>晉定二十七年</p> <p>趙鞅</p> <p>夏，趙鞅帥師伐齊，取犁及轅，侵及賴而還。</p>	<p>士吉射奔齊。</p> <p>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p>

哀十一年	晉定二十八年	趙鞅		
哀十二年	晉定二十九年	趙鞅		
哀十三年	晉定三十年	趙鞅	吳夫差會晉公午于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趙鞅呼司馬寅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墨，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哀十四年	晉定三十一年	趙鞅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哀十五年	晉定三十二年	趙鞅	秋八月，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哀十六年	晉定三十三年	趙鞅		正月，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
哀十七年	晉定三十四年	趙鞅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與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
哀十八年	晉定三十五年	趙鞅		
哀十九年	晉定三十六年	趙鞅		案：晉自趙武于襄二十七年宋之盟後，數十年不出師，晉虛有上中下軍之名，而將佐諸人俱不見于傳。
哀二十年	晉定三十七年	知瑤		十一月，越圍吳。趙襄子降于喪食。時有父簡子之喪，使楚降告于吳王曰：「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

衛侯辭以難 夏六月，趙鞅圍衛

無可考。但據昭五年盟，曰：「好惡同之。」《傳》云：「韓起之下有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正義》云：「六人是三軍之將佐也。」晉中軍以次更代。韓起卒，而趙成、中行吳二人先死，故即用魏舒代。魏舒卒，而范鞅代。范鞅之後，次當及知盈。而盈卒於昭九年，其子躒輩行幼，周而復始，次當及韓，而韓起之子須亦前卒，其孫不信輩行幼，故當及趙成之子鞅，是為趙簡子。簡子為政二十二年而卒，次當及中行，而中行吳之

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告不共。

是年趙鞅卒，知瑁為政



<p>哀二十一年</p> <p>晉定三十八年</p> <p>知瑤</p>	
<p>哀二十二年</p> <p>晉定三十九年</p> <p>知瑤</p>	
<p>哀二十三年</p> <p>晉定四十年</p> <p>知瑤</p> <p>夏六月，晉荀瑤伐齊，戰于犁丘，知伯親禽顏庚。</p>	
<p>哀二十四年<sup>①</sup></p> <p>晉定四十一年</p> <p>知瑤</p> <p>夏四月，晉乞師于魯以伐齊，取廩丘。</p>	<p>子荀寅前已爲趙所逐。次當及魏，而魏舒之孫曼多輩行幼。次當及范，范鞅之子士吉射亦爲趙所逐。次當及知瑤以知躒之孫、盈之曾孫故當代趙也。是時晉六卿爲四卿，知伯強，三家皆畏之，故瑤以盈之曾孫而越次代。</p>
<p>哀二十五年<sup>②</sup></p> <p>晉定四十二年</p> <p>知瑤</p>	

①「四」，原誤作「五」，今據《四庫全書》本、《皇清經解續編》本改。

②「五」，原誤作「六」，今據《四庫全書》本、《皇清經解續編》本改。

哀二十六年

曾定四十三年

知瑶

哀二十七年

晉定四十四年

知瑶

管荀瑶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貜，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汝是邑，毋廢前勞。」救鄭。及留舒，知伯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悼四年

晉出元年

知 瑶

管荀瑤圍鄭，門於桔  
株之門。知伯謂趙  
孟：「入之。」對曰：  
「主在此。」知伯曰：  
「惡而無勇，何以爲  
子？」對曰：「以能忍  
恥，庶無害趙宗乎！」  
趙襄子由是悉知伯。  
知伯貪而復，故韓、魏  
反而喪之。

右晉中軍自郤縠至知瑤，共十九人。

春秋晉中軍表卷二十二終

# 春秋楚令尹表叙

楚自桓公六年武王侵隨始見《左傳》。

其時鬬伯比當國主謀議，不著官稱。十一年，莫敖屈瑕盟貳、軫，敗郢師於蒲騷。時則莫敖爲尊官，亦未有令尹之號。至莊四年，武王伐隨，卒於櫛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茨，營軍臨隨。令尹與莫敖並稱，亦不知其尊卑何別也。嗣後莫敖之官或設或不設，問與司馬並列令尹之下。而令尹以次相授，至戰國猶仍其名。其官大都以公子或嗣君爲之，他人莫得與也。其軍制則分爲二廣，中軍不必皆令尹將。鄢之戰，沈尹將中軍，時爲沈尹者，莊王之子公子貞也。而孫叔敖不與；鄢陵之役，司馬子反將

中軍，令尹子重將左。蓋楚以令尹當國，而司馬則專主兵事，將相微分，與晉制略異矣。子辛多欲，而陳棄楚即晉，囊瓦貪而信讒，而唐、蔡道吳入郢，迹其利害，班班可考焉。自令尹鬬祁而下，歷二十三年，而子元欲蠱文夫人，中更文王、堵敖兩世，不著其令尹姓氏，獨哀十七年子穀對葉公之言可以參考而互見，聊復補之，以俟篤于《左》者之考定云。輯《春秋楚令尹表》第二十三。

春秋楚令尹表卷二十三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金匱受業杜灝載陽參

莊四年	楚武五十一年	鬬祁	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此爲楚令尹見傳之始。
莊五年	楚文元年	彭仲爽	案：楚令尹自鬬祁至子元，中更文王、堵敖二君，凡二十三年，令尹不見一人，無可考。
莊六年	楚文二年	彭仲爽	哀十七年《傳》：①太師子穀對王曰：「彭
莊七年	楚文三年	彭仲爽	
莊八年	楚文四年	彭仲爽	

①「哀」，原誤作「昭」，今據《皇清經解續編》本改。

<p>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意必有據，故附列于文王之世。</p>	莊九年 楚文五年 彭仲爽	莊十四年 楚文十年 彭仲爽	莊十九年 楚文十五年 彭仲爽	莊二十四年 楚成二年 闕
	莊十年 楚文六年 彭仲爽	莊十五年 楚文十一年 彭仲爽	莊二十年 楚堵敖元年 闕	莊二十五五年 楚成三年 闕
	莊十一年 楚文七年 彭仲爽	莊十六年 楚文十二年 彭仲爽	莊二十一年 楚堵敖二年 闕	莊二十六六年 楚成四年 闕
	莊十二年 楚文八年 彭仲爽	莊十七年 楚文十三年 彭仲爽	莊二十二年 楚堵敖三年 闕	莊二十七七年 楚成五年 闕
	莊十三年 楚文九年 彭仲爽	莊十八年 楚文十四年 彭仲爽	莊二十三年 楚成元年 闕	莊二十八八年 楚成六年 子元 楚令尹子元欲讎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

	<p>莊二十九年</p> <p>楚成七年</p> <p>子元</p>		<p>莊三十一年</p> <p>楚成九年</p> <p>子文</p>	<p>振萬馬。是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p>
	<p>莊三十年</p> <p>楚成八年</p> <p>子元 子文</p> <p>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p>		<p>莊三十二年</p> <p>楚成十年</p> <p>子文</p>	
<p>閔二年</p> <p>楚成十二年</p> <p>子文</p>	<p>僖元年</p> <p>楚成十三年</p> <p>子文</p> <p>是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楚始爭鄭，齊桓會諸侯于櫟以救鄭。</p>	<p>僖二年</p> <p>楚成十四年</p> <p>子文</p> <p>冬十月，楚人侵鄭，囚鄭聃伯。家氏鉉翁曰：「楚比歲侵鄭，而齊師不出。《春秋》不以緩救爲</p>	<p>僖三年</p> <p>楚成十五年</p> <p>子文</p> <p>齊桓會於陽穀，謀伐楚。冬，楚人伐鄭。</p>	<p>僖四年</p> <p>楚成十六年</p> <p>子文</p> <p>春正月，齊伐楚。夏，盟于召陵。</p>

<p>僖五年</p> <p>楚成十七年</p> <p>子文</p> <p>秋，鬬穀於菟滅弦。 于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 弦子恃之而不事楚，故亡。</p> <p>是年，鄭伯逃首止之盟，從楚。</p>		<p>譏，蓋伐楚，天下之至難也。</p>		
<p>僖六年</p> <p>楚成十八年</p> <p>子文</p> <p>夏，諸侯伐鄭。 秋，楚圍許以救鄭。</p>		<p>僖七年</p> <p>楚成十九年</p> <p>子文</p> <p>春，齊伐鄭。 秋，盟于甯母，鄭伯使請盟于齊。</p>	<p>僖八年</p> <p>楚成二十年</p> <p>子文</p>	<p>僖九年</p> <p>楚成二十一年</p> <p>子文</p>
<p>僖十年</p> <p>楚成二十二年</p> <p>子文</p>	<p>僖十一年</p> <p>楚成二十三年</p> <p>子文</p> <p>冬，楚人伐黃，以其不歸楚貢也。</p>	<p>僖十二年</p> <p>楚成二十四年</p> <p>子文</p> <p>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不共楚職。夏，楚滅黃。</p>	<p>僖十三年</p> <p>楚成二十五年</p> <p>子文</p>	<p>僖十四年</p> <p>楚成二十六年</p> <p>子文</p>

<p>僖十五年</p> <p>楚成二十七年</p> <p>子文</p> <p>春，楚伐徐，齊會諸侯于牡丘以救徐。</p>	<p>僖十六年</p> <p>楚成二十八年</p> <p>子文</p>	<p>僖十七年</p> <p>楚成二十九年</p> <p>子文</p> <p>是年，齊桓公卒。</p>	<p>僖十八年</p> <p>楚成三十年</p> <p>子文</p> <p>宋襄公爭霸。鄭伯始朝于楚。</p>	<p>僖十九年</p> <p>楚成三十一年</p> <p>子文</p> <p>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p>
<p>僖二十年</p> <p>楚成三十二年</p> <p>子文</p> <p>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鬪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p>	<p>僖二十一年</p> <p>楚成三十三年</p> <p>子文</p> <p>宋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p>	<p>僖二十二年</p> <p>楚成三十四年</p> <p>子文</p> <p>鄭伯如楚。宋公以諸侯伐鄭，楚伐宋以救鄭。<sup>①</sup>戰于泓，宋師敗績。</p>	<p>僖二十三年</p> <p>楚成三十五年</p> <p>子文 子玉</p> <p>是年，宋襄公卒。子玉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p>	<p>僖二十四年</p> <p>楚成三十六年</p> <p>子玉</p> <p>春，晉公子重耳返國。是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p>
<p>伐宋。</p>				

① 「宋」、「鄭」，原文互倒，今據《四庫全書》本、《皇清經解續編》本改。



<p>僖二十五年</p> <p>楚成三十七年</p> <p>子玉</p> <p>秦、晉伐郟，商密人降秦師。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p>	<p>僖二十六年</p> <p>楚成三十八年</p> <p>子玉</p> <p>公子遂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善于晉侯也。</p> <p>宋叛楚即晉。</p> <p>冬，楚子玉、子西帥師伐宋，圍緡。</p> <p>公以楚師伐齊，取穀。</p>	<p>僖二十七年</p> <p>楚成三十九年</p> <p>子玉</p> <p>冬，楚及陳、蔡、鄭、許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p>	<p>僖二十八年</p> <p>楚成四十年</p> <p>子玉 蔦呂臣</p> <p>晉伐曹，衛以救宋。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p> <p>楚殺子玉。晉侯喜曰：「莫余毒也已。」蔦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p>	<p>僖二十九年</p> <p>楚成四十一年</p> <p>蔦呂臣 子玉</p> <p>楚子上爲令尹，見于僖三十三年侵陳、蔡。然考文元年商臣弑君《傳》，楚子將立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玉，子玉曰：「君之齒未也。」是成王年未老，而子上已爲令尹。意當即繼子玉之後，與蔦呂臣相次，但傳偶未之見耳。</p>
<p>僖三十年</p> <p>楚成四十二年</p> <p>子上</p>	<p>僖三十一年</p> <p>楚成四十三年</p> <p>子上</p>	<p>僖三十二年</p> <p>楚成四十四年</p> <p>子上</p> <p>春，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p>	<p>僖三十三年</p> <p>楚成四十五年</p> <p>子上</p> <p>令尹子上侵陳、蔡，遂伐鄭。</p>	<p>文元年</p> <p>楚成四十六年</p> <p>大孫伯</p> <p>案：大孫伯是子玉之子，亦名成大心，其代</p>

	<p>文二年</p> <p>楚穆元年</p> <p>大孫伯</p>
	<p>文三年</p> <p>楚穆二年</p> <p>大孫伯</p> <p>秋，楚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p>
<p>始通</p> <p>是年，晉文公卒</p>	<p>文四年</p> <p>楚穆三年</p> <p>大孫伯</p> <p>秋，楚人滅江。</p>
<p>晉陽處父侵蔡，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之，王殺子上，大孫伯爲令尹。</p>	<p>文五年</p> <p>楚穆四年</p> <p>大孫伯即成大心</p> <p>六年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子燮滅蓼。</p>
<p>子上爲令尹，傳未之見。文十二年《傳》云：「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是大孫伯繼子上，而成嘉繼大孫伯也。</p>	<p>文六年</p> <p>楚穆五年</p> <p>大孫伯</p>

<p>文七年</p>	<p>楚穆六年</p>	<p>大孫伯</p>	<p>文十二年</p>	<p>楚穆十一年</p>	<p>大孫伯 子孔</p>	<p>楚令尹大孫伯卒，成 嘉爲令尹。群舒叛 楚。夏，子孔執舒子 平及宗子，遂圍巢。</p>
<p>文八年</p>	<p>楚穆七年</p>	<p>大孫伯</p>	<p>文十三年</p>	<p>楚穆十二年</p>	<p>子孔即成嘉。</p>	
<p>文九年</p>	<p>楚穆八年</p>	<p>大孫伯</p>	<p>文十四年</p>	<p>楚莊元年</p>	<p>子孔</p>	<p>楚莊王立，子孔、潘崇 將襲群舒，使公子燮 與子儀守。子儀作 亂，楚殺鬬克及公子 燮，子燮求令尹而不 得，故作亂。</p>
<p>文十年</p>	<p>楚穆九年</p>	<p>大孫伯</p>	<p>文十五年</p>	<p>楚莊二年</p>	<p>子孔</p>	
<p>文十一年</p>	<p>楚穆十年</p>	<p>大孫伯</p>	<p>文十六年</p>	<p>楚莊三年</p>	<p>子越即鬬椒</p>	<p>楚大飢，戎與庸人帥 群蠻、麇、濮交伐楚。 楚人謀徙于阪高，爲 賈曰：「不如伐庸。」 與之遇以驕之，七遇 皆北，庸人遂不設備。</p>

		文十七年 楚莊四年 子越	
		文十八年 楚莊五年 子越	
宣四年 楚莊九年 子越 令尹子越作亂，攻王，王敗之皋澣，遂滅若。	宣五年 楚莊十年 孫叔敖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宣元年 楚莊六年 子越 鄭穆公受盟于楚，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宣六年 楚莊十一年 孫叔敖 楚子伐鄭，取成而還。	宣二年 楚莊七年 子越 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鬬椒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宣七年 楚莊十二年 孫叔敖 鄭及晉平。	宣三年 楚莊八年 子越 楚子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疆。	楚子會師，分爲二隊，子越白石溪，子貝白仞，秦人、巴人從楚師，遂滅庸。
	宣八年 楚莊十三年 孫叔敖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夢、滅之。楚子疆之。		

敖氏。

案：孫叔敖即蔦艾

盟吳、越而還。

獵，爲令尹見于十一年城沂，宣五年以後無所見。然孫叔敖爲楚莊功臣，不應至十年尚不用爲令尹，況宣四年鬬椒固其父伯嬴而殺之，鬬椒誅則叔敖自當用，故知即繼子越爲令尹也。

宣九年

楚莊十四年

孫叔敖

楚伐鄭，晉卻缺救鄭，鄭敗楚師于柳棼。

宣十年

楚莊十五年

孫叔敖

六月，鄭及楚平，諸侯之帥伐鄭，取成而還。

宣十一年

楚莊十六年

孫叔敖

楚復伐鄭，及櫟，鄭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鄭受盟，又微事于晉。令尹蔦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三旬而成。

宣十二年

楚莊十七年

孫叔敖

楚圍鄭，三月克之，鄭伯受盟。晉荀林父救鄭，戰于邲，晉師敗績。鄭伯、許男如楚。冬，滅蕭。

宣十三年

楚莊十八年

孫叔敖

夏，楚伐宋，以其救蕭也。

宣十四年 楚莊十九年 孫叔敖 秋九月，楚子圍宋。	宣十五年 楚莊二十年 孫叔敖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宣十六年 楚莊二十一年 孫叔敖 不愆于素。 冬，入陳，殺夏徵舒。	宣十七年 楚莊二十二年 孫叔敖	宣十八年 楚莊二十三年 孫叔敖
成元年 楚共元年 子重	成二年 楚共二年 子重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會諸侯盟于蜀。	成三年 楚共三年 子重	成四年 楚共四年 子重	成五年 楚共五年 子重 鄭請成于晉。

<p>成六年</p> <p>楚共六年</p> <p>子重</p> <p>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p>	<p>成七年</p> <p>楚共七年</p> <p>子重</p> <p>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鄭軍楚師，因郕公鍾儀。</p>	<p>成八年</p> <p>楚共八年</p> <p>子重</p>	<p>成九年</p> <p>楚共九年</p> <p>子重</p> <p>楚人以重賂求鄭，鄭即楚。秋，晉人執鄭伯伐鄭，子重侵陳以救鄭。冬，圍莒，莒潰，遂入鄆。</p>	<p>成十年</p> <p>楚共十年</p> <p>子重</p> <p>左傳：去冬，楚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結成。春，晉使糴伐如楚報聘。</p>
<p>成十一年</p> <p>楚共十一年</p> <p>子重</p> <p>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成，冬，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p>	<p>成十二年</p> <p>楚共十二年</p> <p>子重</p> <p>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冬，郤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公子罷如晉聘，且蒞盟。</p>	<p>成十三年</p> <p>楚共十三年</p> <p>子重</p>	<p>成十四年</p> <p>楚共十四年</p> <p>子重</p>	<p>成十五年</p> <p>楚共十五年</p> <p>子重</p> <p>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曰：「子反必不免。」楚子侵鄭，遂侵衛。宋魚石奔楚。</p>

<p>成十六年</p> <p>楚共十六年</p> <p>子重</p> <p>楚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從楚子盟于武城。</p> <p>晉伐鄭，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戰于鄢陵，楚師敗績。</p>	<p>成十七年</p> <p>楚共十七年</p> <p>子重</p> <p>夏，諸侯盟于柯陵，復伐鄭。楚子重救鄭，諸侯還。冬，諸侯圍鄭，楚公子申救鄭，諸侯還。舒庸人以楚鄢陵之敗，道吳人圍巢，楚襲舒庸，滅之。</p>	<p>成十八年</p> <p>楚共十八年</p> <p>子重</p> <p>夏，與鄭同伐彭城，納宋魚石，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塞吳、晉往來之道。</p> <p>是年，晉悼公立。</p> <p>秋七月，宋圍彭城。</p> <p>冬十一月，子重救彭城，伐宋。</p>	<p>襄元年</p> <p>楚共十九年</p> <p>子重</p> <p>春，諸侯圍宋彭城，彭城降晉。</p> <p>夏，晉帥諸侯伐鄭。</p> <p>秋，子辛侵宋以救鄭。</p>	<p>襄二年</p> <p>楚共二十年</p> <p>子重</p> <p>冬，晉帥諸侯城虎牢以備鄭，鄭與晉成。</p>
<p>襄三年</p> <p>楚共二十一年</p> <p>子重 子辛</p> <p>春，子重伐吳，克鳩兹，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要而擊之，獲鄧廖。歸飲。</p>	<p>襄四年</p> <p>楚共二十二年</p> <p>子辛</p> <p>楚彭名侵陳，又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p>	<p>襄五年</p> <p>楚共二十三年</p> <p>子辛 子囊</p> <p>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乃殺之，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p>	<p>襄六年</p> <p>楚共二十四年</p> <p>子囊</p>	<p>襄七年</p> <p>楚共二十五年</p> <p>子囊</p> <p>楚子囊圍陳，諸侯會于鄢以救之。陳人患楚，使公子黃如楚，而使楚人執之，使告陳侯于會，陳侯逃歸。</p>



<p>至，三日，吳伐楚，取 郢。楚人謂是役所獲 不如所亡，子重病之， 遇心疾而卒。 子辛爲令尹，侵欲於 小國。陳侯使袁僑求 成於晉。</p>		<p>疾討陳。陳近于楚， 能無往乎？」冬，諸侯 戍陳，子囊伐陳。會 于城棣以救之。</p>		<p>陳復屬楚。</p>
<p>襄八年 楚共二十六年 子囊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 燮。楚子囊以爲討， 伐鄭，鄭及楚平。</p>	<p>襄九年 楚共二十七年 子囊 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 以伐晉，楚子許之。子 囊曰：「當今吾不能與 晉爭，事之而後可。」王 曰：「雖不及晉，必將 出師。」師於武城以爲 秦援。 冬，晉及諸侯伐鄭，鄭 及晉平。楚復伐鄭，鄭 及楚平。</p>	<p>襄十年 楚共二十八年 子囊 春，晉滅偃陽以予宋， 通吳、晉往來之道。 六月，子囊及鄭子耳 伐宋，以宋受偃陽故 也。冬，諸侯戍鄭虎 牢，楚子囊救鄭。</p>	<p>襄十一年 楚共二十九年 子囊 夏，諸侯復伐鄭，鄭及 晉平。子囊乞旅于 秦，將伐鄭，鄭復逆之 以伐宋。九月，諸侯 悉師以復伐鄭，鄭人 行成，會于蕭魚，使告 于楚，楚人執鄭良霄。</p>	<p>襄十二年 楚共三十年 子囊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 地伐宋，以報晉之取 鄭也。</p>

襄十三年	楚共三十一年	子囊	楚共王卒。吳侵楚。 楚養由基謂子庚曰： 「吳乘我喪，謂我不能 師，必不戒。子爲三 覆以待我，我請誘 之。」子庚從之，戰于 庸浦，大敗吳師。
襄十四年	楚康元年	子囊 子庚	秋，子囊帥于棠以伐 吳，報庸浦之役。吳 不出而還。子囊殿， 以吳爲不能而弗儆。 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 擊之，獲楚公子宜穀。 子囊還自伐吳，卒。 將死，遺言謂子庚： 「必城郢。」君子謂： 「子囊忠，將死不忘衛 社稷。」
襄十五年	楚康二年	子庚	是年，晉悼公卒。
襄十六年	楚康三年	子庚	
襄十七年	楚康四年	子庚	
襄十八年	楚康五年	子庚	諸侯同圍齊。鄭子孔 欲去諸大夫，將叛晉。
襄十九年	楚康六年	子庚	
襄二十年	楚康七年	子庚	
襄二十一年	楚康八年	子庚 子南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 蒍子馮爲令尹，以疾
襄二十二年	楚康九年	子南 蒍子馮	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 南，宋益祿而有馬數

<p>而起楚師以去之。使 告子庚，子庚弗許。 楚子使告子庚曰： 「不穀即位，于今五 年，師徒不出，人其以 不穀爲自逸，其若之 何？」子庚對曰：「諸 侯方睦于晉，臣請嘗 之。」乃伐鄭，門於純 門，信於城下而還。 甚雨及之，楚師多凍， 役徒幾盡。</p>		<p>襄二十三年 楚康十年 蒍子馮</p>	
<p>襄二十四年 楚康十一年 蒍子馮</p>		<p>夏，楚爲舟師以伐吳， 無功而還。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 諸侯還救鄭。吳爲楚</p>	
<p>襄二十五年 楚康十二年 蒍子馮 子木卽屈建</p>		<p>楚蒍子馮卒，屈建爲 令尹。舒鳩人卒叛， 令尹子木伐之，及離 城，吳人救之，子木大</p>	
<p>襄二十六年 楚康十三年 子木</p>		<p>楚子、秦人侵吳，及雩 婁，聞吳有備而還，遂 侵鄭。 楚爲許靈公之請伐</p>	
<p>襄二十七年 楚康十四年 子木</p>		<p>宋向戌善于趙文子， 又善于令尹子木，欲 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告於諸侯，皆爲會於</p>	
<p>辭。方暑，闕地，下冰 而牀焉。重繭，衣裘， 鮮食而寢。楚子使醫 視之，曰：「瘠則甚 矣，而血氣未動。」乃 使子南爲令尹。</p>		<p>士，王每見之必泣。 棄疾問其故，王曰： 「令尹之不能，爾所知 也。國將討焉，爾其 居乎？」王遂殺子南 于朝，輶觀起于四境。 棄疾縊而死。復使蒍 子馮爲令尹。</p>	

	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使叛楚。楚子使讓之，舒鳩子告無之，且請受盟。王欲伐之，令尹遠子曰：「彼告不叛而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乃還。	敗吳師，遂圍舒鳩，滅之。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薦子之功也。」以與焉掩。	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不如使還而歸。」乃不禦寇。楚子涉于汜而歸。	宋。子木請晉、楚之從交相見，盟于宋西門之外。將盟，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非歸其尸盟也。」乃先楚人。
<p>襄二十八年</p> <p>楚康十五年</p> <p>子木</p> <p>夏，爲宋之盟故，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十一月，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楚子昭、令尹屈建皆卒。</p>	<p>襄二十九年</p> <p>楚郳敖元年</p> <p>王子圍</p> <p>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郳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p>	<p>襄三十年</p> <p>楚郳敖二年</p> <p>王子圍</p> <p>春，楚子使薳罷來聘。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p>	<p>襄三十一年</p> <p>楚郳敖三年</p> <p>王子圍</p>	<p>昭元年</p> <p>楚郳敖四年</p> <p>王子圍 薳罷</p> <p>正月，晉、楚合諸侯之大夫會於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聞王有疾而還，縊而弑之，葬于郳，謂</p>

				<p>之邾敖。遠罷爲令尹。</p>
<p>昭二年 楚靈元年 遠罷</p>	<p>昭三年 楚靈二年 遠罷 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子產乃具田備，以田江南之夢。</p>	<p>昭四年 楚靈三年 遠罷 春，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許之，遂合十二國諸侯會于申。秋，以諸侯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p>	<p>昭五年 楚靈四年 遠罷即子蕩。 楚子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冬，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p>	<p>昭六年 楚靈五年 遠罷 楚子使蕩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吳人敗其師于房鍾。子蕩歸罪于蕩洩而殺之。</p>
<p>昭七年 楚靈六年 遠罷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使遠啟疆來召公，公如楚。</p>	<p>昭八年 楚靈七年 遠罷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壬午，滅之，使穿</p>	<p>昭九年 楚靈八年 遠罷 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然丹遷城父入于陳。<sup>①</sup></p>	<p>昭十年 楚靈九年 遠罷</p>	<p>昭十一年 楚靈十年 遠罷 夏四月，楚子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公子棄疾帥師圍蔡。</p>

① 人，原誤作入，今據《四庫全書》本改。

封戌爲陳公

昭十二年

楚靈十一年

薳罷

楚子使五帥伐徐以懼吳，次于乾谿以爲之援。

昭十三年

楚靈十二年

薳罷

子旗即曼成然

楚棄疾以蔡作亂，召公子比弑其君于乾谿，已又殺公子比而即位，使子旗爲令尹，封陳、蔡，復遷邑。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

昭十四年

楚平元年

子旗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註：「東國在國都之東，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令尹子旗有德于王，而不知度，王患之。九月，殺鬬成然。

昭十五年

楚平二年

陽句

案：陽句爲令尹，見十七年戰于長岸。《傳》，穆王曾孫子瑕也，當即繼子旗爲令尹。此二年絕無楚事，所以不見于傳耳。

昭十六年

楚平三年

陽句

楚子使然丹誘戍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

秋，晉會諸侯于厥慙以救蔡。請蔡于楚，弗許。冬十一月，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使棄疾爲蔡公。

		使鬬辛居郢，以無忘舊勳。		
<p>昭十七年</p> <p>楚平四年</p> <p>陽句</p> <p>吳伐楚。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大敗吳師。</p>	<p>昭十八年</p> <p>楚平五年</p> <p>陽句即子瑕</p> <p>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p>	<p>昭十九年</p> <p>楚平六年</p> <p>陽句即子瑕。</p> <p>楚令尹子瑕城郢，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p> <p>費無極爲太子建少師，無寵。爲太子聘于秦，勸王自取之。又請大城城父而實太子焉，故太子建居于城父。</p> <p>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p>	<p>昭二十年</p> <p>楚平七年</p> <p>陽句</p> <p>令尹子瑕言吳蹶由于楚子而歸之，費無極讒太子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使殺太子，太子建奔宋，殺其傅伍奢，奢之子員奔吳。</p>	<p>昭二十一年</p> <p>楚平八年</p> <p>陽句</p> <p>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出奔楚。</p>

昭二十二年	楚平九年	陽句	宋華向之族叛，華登如楚乞師。楚遠越將逆華氏，使告于宋，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戍請出之以爲楚功。春，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楚。
昭二十三年	楚平十年	陽句 囊瓦	吳伐州來，楚遠越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楚令尹死，帥賤多寵，政令不壹，無大威命，楚可敗也。」戰于雞父，大敗楚師。
昭二十四年	楚平十一年	囊瓦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曰：「自郢之始于此在矣。」
昭二十五年	楚平十二年	囊瓦	楚子使遠射城州屈，一復蒞人焉。城丘皇，遣訾人焉。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子太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
昭二十六年	楚平十三年	囊瓦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王弱，其母非適也，王
			子建實聘之。」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我受其名，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註：「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句。」



昭三十七年	楚昭元年	囊瓦	吳欲伐楚喪，使公子掩餘、燭庸帥師圍潛。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昭三十二年	楚昭六年	囊瓦
昭三十八年	楚昭二年	囊瓦		定元年	楚昭七年	囊瓦
昭三十九年	楚昭三年	囊瓦		定二年	楚昭八年	囊瓦
昭四十年	楚昭四年	囊瓦	吳公子光弑其君僚，公子掩餘、燭庸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吳。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滅之。徐子章禹奔楚。	定三年	楚昭九年	囊瓦
昭四十一年	楚昭五年	囊瓦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又圍弦。	定四年	楚昭十年	囊瓦

令尹子常賄而信讒，費無極與鄢將師比而譖郤宛，盡滅郤氏之族，國人皆謗令尹。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

		<p>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p> <p>冬十月，吳敗楚師于豫章，遂圍巢，克之。</p>	<p>子常欲蔡昭侯之佩裘，弗與。三年止之。又欲唐成公之皐炙馬，弗與，亦三年止之。蔡人固請，而獻佩于子常。乃歸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以其子元爲質於晉，而請伐楚。</p>	<p>晉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荀寅求貨，弗得，乃辭蔡侯。更以子爲質於吳，伐楚，與楚夾漢，自小別至于大別。戰於柏舉，楚師大奔，子常奔鄢，五戰入郢，楚子涉雎，濟江，奔隨。</p>
<p>定五年</p> <p>楚昭十一年</p> <p>子西</p> <p>申包胥如秦乞師，以車五百乘救楚，大敗夫概王于沂。九月，夫概王奔楚已。秦、楚交敗吳師，吳子乃</p>	<p>定六年</p> <p>楚昭十二年</p> <p>子西</p> <p>四月，吳太子終縶敗楚舟師，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楚大惕，懼亡。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p>	<p>定七年</p> <p>楚昭十三年</p> <p>子西</p>	<p>定八年</p> <p>楚昭十四年</p> <p>子西</p>	<p>定九年</p> <p>楚昭十五年</p> <p>子西</p>

歸，楚子復入于郢。 王之在隨也，子西爲 王輿服，國于脾洩，以 靖國人。	定十年 楚昭十六年 子西
矣。于是乎遷郢于 都，而改紀其政，以定 楚國。	定十一年 楚昭十七年 子西
	定十二年 楚昭十八年 子西
	定十三年 楚昭十九年 子西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 而絕陳好。二月，楚 公子結、陳公孫佗人 滅頓。 家氏鉉翁曰：「楚至 是始戰矣。諸侯無從 楚者，陳以盛德之後 比而從之。」 春秋書 楚、陳連兵滅頓，誅楚 而罪陳也。	定十四年 楚昭二十年 子西

定十五年	楚昭二十一年	子西	吳之人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二月，楚滅胡。	家氏鉉翁曰：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楚有吳怨不能報。	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快其宿憤也。
哀元年	楚昭二十二年	子西	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	子西曰：「闔廬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我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天差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
哀二年	楚昭二十三年	子西			
哀三年	楚昭二十四年	子西			
哀四年	楚昭二十五年	子西	楚人將謀北方，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襲梁及霍，圍蠻氏。蠻氏亦奔晉陰地，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將通于少習以聽命。晉執戎蠻子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楚人盡俘以歸。		

	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哀五年 楚昭二十六年 子西	哀六年 楚昭二十七年 <sup>①</sup> 子西 吳伐陳。秋七月，楚子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	
		哀七年 楚惠元年 子西
		哀八年 楚惠二年 子西
		哀九年 楚惠三年 子西 夏，楚伐陳，陳即吳故也。 李氏廉曰：「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卒于城父，不克而還，則陳之即吳，惟強是從，惠王不念陳之有德于楚，而亟伐之，此《春秋》所以以救子吳也歟？」

①「七」，原誤作「八」，今據《四庫全書》本、《皇清經解續編》本改。

<p>哀十年</p> <p>楚惠四年</p> <p>子西</p> <p>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乃還。</p> <p>汪氏克寬曰：「陳屢滅于楚，而僅存者也。今而從吳，蓋不獲已。楚不思自反，而薦數攻之，暴橫甚矣。」</p>				
<p>哀十五年</p> <p>楚惠九年</p> <p>子西</p> <p>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p>	<p>哀十一年</p> <p>楚惠五年</p> <p>子西</p>			
<p>哀十六年</p> <p>楚惠十年</p> <p>子西 葉公</p> <p>初，楚太子建奔宋，又奔鄭，又適晉，與晉人</p>				
<p>哀十七年</p> <p>楚惠十一年</p> <p>葉公 子國</p> <p>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衆而侵楚。楚使公</p>				
<p>哀十八年</p> <p>楚惠十二年</p> <p>子國</p> <p>巴人伐楚，圍鄧。王命子國爲帥，請承。</p>	<p>哀十三年</p> <p>楚惠七年</p> <p>子西</p> <p>夏，楚子西帥師伐陳。高氏閔曰：「楚畏吳之強，無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黃池而伐陳也。」</p>			
<p>哀十九年</p> <p>楚惠十三年</p> <p>子國</p> <p>越人侵楚以誤吳，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p>	<p>哀十四年</p> <p>楚惠八年</p> <p>子西</p>			

哀二十年		哀二十一年		哀二十二年		哀二十三年		哀二十四年	
楚惠十四年	子國	楚惠十五年	子國	楚惠十六年	子國	楚惠十七年	子國	楚惠十八年	子國
謀襲鄭，鄭人殺之。其孫朝帥師取陳麥。陳子曰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未起師，晉人伐鄭，與之盟。勝怒，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葉公與國人攻之，勝奔山而縊。葉公兼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寬為司馬，而老于葉。		孫朝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滅之。		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於、遠固敗巴師于鄧，封子國于析。		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放。			
哀二十五年		哀二十六年		哀二十七年		哀二十八年		哀二十九年	
楚惠十九年	子國	楚惠二十年	子國	楚惠二十一年	子國	楚惠二十二年	子國	楚惠二十三年	子國

右楚令尹自鬬祁至子國，共二十五人，彭仲爽不在內。

## 春秋楚令尹論

國家之勢，不外重則內重。外重之弊，權奪于異姓；內重之弊，勢落于宗藩。故漢懲七國之反，而削奪諸侯王，卒成王莽之禍；晉懲魏孤立之弊，而大封諸子，旋釀八王之亂。二者皆循環而相因。我觀春秋之世，皆分於韓、趙、魏，齊篡於陳氏，此外重之弊也；魯之政逮於三桓，衛之政由於孫、甯，宋之亂鍾於華、向，此內重之弊也。蓋世卿爲春秋列國之通弊，而晉以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故文公諸子孫，雍仕秦，樂仕陳，黑臀仕周，無在本國者。惟悼公之弟揚干與其子公子慙二人見傳，終不聞其當國秉政爲卿。故通經無書晉公子來聘之事，而權奪於韓、趙、魏矣。齊之公族高、

國、崔、慶，恣睢暴戾，自取滅亡，卒爲陳氏所覆，此亦天運使然。

楚以蠻夷之國，而自春秋迄戰國四五百年，其勢常強于諸侯，卒無上陵下替之漸者，其得立國之制之最善者乎！楚以令尹當國執政，而自子文以後，若鬬氏、成氏、蔣氏、遠氏、陽氏，皆公族子孫，世相授受，絕不聞以異姓爲之，可以矯齊、晉之弊。然一有罪戾，隨即誅死。子玉、子反以喪師誅，子上以避敵誅，子辛以貪欲誅，子南以多寵人誅，絕不赦宥，可以矯魯、衛、宋之弊。以肺腑而膺國重寄，則根本盛強；以重臣而驟行顯戮，則百僚震懼。且政權畫一，則無牽制爭競之病。責任重大，則無譏罪偷安之咎。楚之國法行而綱紀立，於是乎在。

或者以秦之用孟明，晉之不殺荀林父，以是爲楚咎。曰：此自朝廷行過之典，可偶



用之，然晉亦未爲得也。若魯之慶父弑二君，而卒立其後爲孟孫氏；公孫敖從己氏，而卒歸公孫敖之喪，此則魯之法紀倒地，其終至乾侯之孫，宜矣！

### 楚子囊城郢論

《左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後四十年而子囊之孫囊瓦秉政，首成其志。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諸侯守在四境。」後世以沈尹戌爲名言，而以子囊爲詬厲。宋仁宗朝契丹有警，時范文正公爲諫官，請大脩京城。呂公夷簡笑曰：「此子囊城郢計也。」命宿重兵於北京大名府，卒以無事。當時以呂公爲持重，而以范公爲少不更事。嗚呼！

世儒徒以成敗論人，徒見囊瓦城郢，而昭王卒至於出奔；呂公絀范公之計，而宋室卒保於無事，遂以此爲定論。其實子囊之城郢未必非，即孟子「鑿斯池，築斯城」之計也。呂公之絀范公未必是，後世成靖康之禍者，未必不自呂公啟之也。

蓋嘗綜其大勢而論之。當吳兵之長驅而向楚也，孤軍深入，轉戰千里，昭王正宜固守國都，厲兵登陴，堅壁清野，不出十日，救援必至。爲吳者頓兵堅城之下，師老財賁，楚之屬邑截其歸路，四面夾攻，此時如虎入陷阱，闔閭之君臣可坐縛。則子囊之城郢，正是社稷之至計，失在囊瓦信讒不仁，人心離叛，而昭王輕棄國本，狼狽出走，自取滅亡。此孟子所謂「高城深池，委而去之」者，奈何併其城郢而重訾之哉！

世傳宋祖之營京城也，命趙韓王以圖

上，怒擲諸地，徐取幅紙以筆塗之，曰：「依此營造。」城衢街巷，如蚯蚓屈曲，乘輿出多阻礙。子孫莫敢違其制，後蔡京務侈，大改其式，從方廣正直。粘罕來攻，命植砲四隅，一砲所擊，隨手摧壞，始識太祖之遠慮。夫當仁宗之朝，未經蔡京之改制，使常用范文正公之策，高城浚隍，嚴設守備，則當靖康之世，亦可堅守以待四方之援，不至有青城之辱矣。徒以子囊城郢爲嗤笑，而不知城郢未始非社稷之至計，此又可與楚昭之事連類而並觀之也。後宋百年而金復都汴，木虎高琪築京城，糜費累巨萬，元速不臺以百萬之師盡銳來攻，不克，卒講和而退。唐德宗幸奉天，朱泚圍困京城踰年，卒能殲厥巨魁，光復舊物，此尤深根固本之關於長算，可爲明效大驗者也。

然則沈尹之言非歟？曰：此又不可偏

廢也。當疆場告警，而遽爲嬰城自守之計，勢必人心驚惶，訛言四起，外爲敵人所窺，而內解將士之志，此爲不戰而自敗。爲國家者，平日凜勇夫重閉之戒，而臨事持從容鎮定之度。故子囊言之于四十年之前，則爲老成之忠謀；而囊瓦爲之於四十年之後，則爲怯懦以誤國。論者當綜前後之時勢而觀之，未可泛然爲執一之論也。

春秋楚令尹表卷二十三終

## 春秋宋執政表叙

中州爲天下之樞，而宋、鄭爲大國，地居要害，國又差強，故伯之未興也，宋與鄭常相鬭爭。逮伯之興，宋、鄭常供車賦，潔玉帛、犧牲以待于境上，亦地勢然也。顧春秋時，宋最喜事，春秋之局變多自宋起。當齊桓之伯，宋嘗先諸侯以求盟。桓死而襄繼之，求諸侯于楚，卒至執于孟，傷于泓，楚遂橫行不可制，而春秋之局于是乎一變。

繼恃其有禮于晉公子，逮公子反國，<sup>①</sup>首先輔晉成伯業，鄭、衛、陳、蔡翕然從服，而春秋之局于是乎再變。最後，華元欲合晉、楚，向戌以弭兵爲名，令晉、楚之從交相見，卒至宋、虢之盟，楚先晉；黃池之役，吳先

晉，舉中原之勢凌夷而折入于吳、楚，悉向戌爲之禍首，而春秋之局于是乎三變。厥後南里之叛，晉已失伯，而吳、楚帥兵以助叛人，夫非宋白階之厲歟？叙其次第于南北勝復之故，有深感焉，亦春秋升降之一大機也。其執政不拘一官，孔父以大司馬、華督以太宰、華元以右師、向戌以左師、樂喜以司城，與晉、楚又異。輯《春秋宋執政表》第二十四。

①「逮」，原誤作「遠」，今據《四庫全書》本、《皇清經解續

編》本改。

春秋宋執政表卷二十四

錫山顧棟高復初輯  
同邑受業施鳳藻清聲參

隱元年	宋穆七年	孔父	魯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隱公立而求成焉。九月，盟于宿，始通也。	
隱二年	宋穆八年	孔父		
隱三年	宋穆九年	孔父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立殤公，使公子馮出居于鄭。	
隱四年	宋殤元年	孔父	魯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州吁之亂，夏，遇于清。鄭人欲納公子馮于宋。及衛州吁立，欲求寵于諸侯，使告宋曰：「君伐鄭以除君。」	
隱五年	宋殤二年	孔父	九月，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郭，以報東門之役。冬十二月，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郭之役。家氏鉉翁曰：「宋殤	

			<p>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許之。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魯公子翬復會四國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p>	<p>不仁，日以殺馮爲事，輒率諸侯伐鄭，以有東門之役。自是兵連不解，宋殤實爲禍首。」</p>
<p>隱六年 宋殤三年 孔父 秋，取鄭長葛。 冬，京師告飢于魯，魯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p>	<p>隱七年 宋殤四年 孔父 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p>	<p>隱八年 宋殤五年 孔父 春，齊侯將平宋、衛。杜註：「平宋、衛于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故遇于犬丘。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 秋七月庚午，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 李氏廉曰：「垂之遇，</p>	<p>隱九年 宋殤六年 孔父 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郭之役怨魯，不告命。魯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告魯伐宋。冬，齊、魯會于防，謀伐宋也。</p>	<p>隱十年 宋殤七年 孔父 夏五月，魯公子翬會齊、鄭伐宋。六月壬戌，魯敗宋師于營。鄭師取郕、取防，悉歸于魯。 秋七月，鄭師還，及郊。宋、衛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取之。</p>

隱十一年	宋殤八年	孔父			
桓元年	宋殤九年	孔父			
桓二年	宋殤十年	孔父	春正月戊申，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大夫孔父。	《左氏》以宋、衛有怨于鄭，而齊欲平之。然瓦屋止三國參盟，而不及鄭。十年入鄭伐戴之師，又一國為黨以讎鄭，則宋、衛此謀蓋有志于從齊黨，而無意于釋鄭憾也。	
桓三年	宋莊元年	華督	三月，魯、齊、陳、鄭四國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		
桓四年	宋莊二年	華督			師焉。九月壬寅，鄭伯入宋。

	桓五年 宋莊三年 華督				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桓六年 宋莊四年 華督				
桓十年 宋莊八年 華督	桓十一年 宋莊九年 華督	桓十二年 宋莊十年 華督	桓十三年 宋莊十一年 華督	桓八年 宋莊六年 華督	
	夏五月，鄭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初，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九	魯欲平宋，鄭秋七月丁亥，魯侯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	二月，魯會紀侯、鄭伯，及齊、宋、衛、燕戰，四國之師敗績。案：鄭莊向助齊以謀紀，至突欲有求于魯，		
		八月，魯會宋公于虛。冬十一月，魯會宋公		桓九年 宋莊七年 華督	
			桓十四年 宋莊十二年 華督		冬，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報宋之戰也。伐東郊，取牛首，以太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p>月，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p>	<p>于龜。 季氏本曰：宋馮弒立本倚鄭莊，然得國以來爲鄭所抑，諸侯會盟不得與，積忿久矣。故鄭莊卒，即挾突以亂鄭，將謂突立必助己，而鄭之群臣猶足拒。宋突爲衆議所迫，即絕宋交。宋既不得志于鄭，故始合三國爲盟。既而五會桓公，欲堅魯之志，以爲圖鄭之計。蓋鄭、齊爲黨，宋得魯則齊兵不敢擬其後，而宋可專意向鄭耳。此所以爲宋公志歟？</p>	<p>許魯以棄齊，而魯即案：宋莊以賁賂無背宋以親鄭，魯助鄭厭，鄭即背宋，宋即仇以伐宋，故鄭亦助魯。鄭反覆無常，市賈小以援紀，與齊爲難，魯人，猶不至此。桓爲紀之心亦苦矣。然無益也，適足撓齊之怒，而速紀之亡爾。</p>
<p>案：宋馮即位九年，絕無一事。迨鄭莊卒，開手即要突取賂，蓋已以賂得國，旋欲取賂于人以償本，不足則更相戰伐。以一國之君而有市心，與今之番人無異，聖人得不望桓、文之出乎！</p>	<p>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p>	
<p>魯侯會宋于夫鍾。</p>	<p>冬十有二月，魯侯會</p>	



宋于闕。

下，魯、宋四會二盟。有以爲魯志者，《左氏》所謂欲平宋、鄭也。有以爲宋志者，《穀梁》所謂會者，外爲志也。二說不同。惟黃氏正憲謂「始則宋欲親魯，繼則魯欲爲宋平鄭」，引宋、魯地名以爲證，于情事爲近。」

冬十二月，魯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吳氏澂曰：「宋莊貪得鄭賂之多，而不許魯桓之請。鄭突遂忘宋立己之德，結魯而爲伐鄭之師。」

<p>桓十五年</p> <p>宋莊十三年</p> <p>華督</p> <p>鄭厲公欲殺祭仲而不克。夏，出奔蔡。秋，九月，人居于櫟。冬，十一月，魯、宋、衛、鄭會于袤，伐鄭，將納厲公，弗克而還。</p> <p>趙氏與權曰：「宋馮前年方合四國以伐突，未幾突出忽歸，又合三國以納突，馮之無恒心可知矣。」</p>	<p>桓十六年</p> <p>宋莊十四年</p> <p>華督</p> <p>春正月，魯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謀伐鄭。</p> <p>夏四月，魯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p> <p>案：忽與突皆宋之仇，而宋莊卒輔突以伐忽者，非果能忘怨也。蓋忽雖人而更懦弱，受制于祭仲。突雖出而已居櫟，不終爲人下。宋之意以爲助突則可不棄前功，而且可多責前日之賂；助忽則無損前怨，而又慮不能抗突。</p>	<p>桓十七年</p> <p>宋莊十五年</p> <p>華督</p> <p>秋八月，魯及宋、衛伐邾。左傳：「宋志也。」</p> <p>杜註云：「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趙之盟。」</p> <p>按：魯前黨鄭伐宋，今復偕宋納突，宋既忘前怨而如魯之志，故每事惟宋之所欲，雖二月親爲趙之盟而不顧也。</p>	<p>桓十八年</p> <p>宋莊十六年</p> <p>華督</p>	<p>莊元年</p> <p>宋莊十七年</p> <p>華督</p>
---	--	--	------------------------------------	-----------------------------------

	<p>方燄之凶。中間爲之左右游說者，一魯桓也。當時宋馮、鄭突、衛朔、魯軌同惡相濟，謂之四凶，而魯爲之魁首，故始終黨突，復黨朔，其與宋忽合忽離，無非助成邪黨，以自成其羽翼，卒受淫婁之報，禍自內作，狡詐果曷用哉？</p>
<p>莊三年 宋閔元年 華督</p>	<p>莊四年 宋閔二年 華督</p>
<p>莊五年 宋閔三年 華督</p>	<p>莊六年 宋閔四年 華督</p>
<p>莊二年 宋莊十八年 華督</p> <p>冬十二月乙酉，宋公馮卒。</p> <p>案：宋莊在位十八年，其會盟戰伐，專爲納突要賂一事，別無</p>	<p>莊三年 宋閔元年 華督</p>
<p>莊四年 宋閔二年 華督</p>	<p>莊五年 宋閔三年 華督</p> <p>冬，魯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以納惠公。</p> <p>彙纂曰：衛朔得罪于王，而齊襄會諸</p>
<p>莊六年 宋閔四年 華督</p>	

他事見于《春秋》。聖人特書之，詳書之，其意可見矣。

莊七年

宋閔五年

華督

莊八年

宋閔六年

華督

莊九年

宋閔七年

華督

侯以納之，無王甚矣，故《春秋》皆書人以貶之。」

莊十年

宋閔八年

華督

莊十一年

宋閔九年

華督

莊十二年

宋閔十年

華督

莊十三年

宋桓元年

闕

莊十四年

宋桓二年

闕

莊十五年

宋桓三年

闕

莊十六年

宋桓四年

闕

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

春，諸侯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宋人背北杏之會。春，齊人、陳人、曹人

冬，宋從齊侯復會于鄆，齊始伯也。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二月，魯侵宋。  
孫氏復曰：魯既敗齊師于長勺，又退而侵宋，結怨二國。」  
三月，宋人遷宿。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魯敗宋師于乘丘。

夏五月，爲乘丘之役故侵魯。魯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  
秋，大水。魯使來弔，公子御說對曰：「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圍亳。 冬十月，蕭叔大心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	是年，齊桓公主盟，參盟始不復見。	伐宋，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冬，會于鄆，始服于齊。	秋，諸侯爲宋伐鄆。鄭人間之而侵宋。	冬十二月，宋從齊侯同盟于幽。
莊十七年 宋桓五年 闕	莊十八年 宋桓六年 闕	莊十九年 宋桓七年 闕 秋，魯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冬，齊、宋、陳伐魯。	莊二十年 宋桓八年 闕	莊二十一年 宋桓九年 闕
莊二十二年 宋桓十年 闕	莊二十三年 宋桓十一年 闕	莊二十四年 宋桓十二年 闕	莊二十五年 宋桓十三年 闕	莊二十六年 宋桓十四年 闕

	夏，蕭叔朝魯。 《正義》曰：「蕭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焉，宋人封以爲附庸。」 案：此當其始封之時，宋公遣之自通于列國也。	莊二十七年 宋桓十五年 闕 夏六月，從齊侯同盟于幽。	莊三十二年 宋桓二十年 闕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
		莊二十八年 宋桓十六年 闕 秋，荆伐鄭。魯會齊人、宋人救鄭。	閔元年 宋桓二十一年 闕
		莊二十九年 宋桓十七年 闕	閔二年 宋桓二十二年 闕 冬十二月，狄滅衛。宋桓公逆衛之遺民于河，宵濟。
		莊三十年 宋桓十八年 闕	僖元年 宋桓二十三年 闕 春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
秋，魯會宋人、齊人伐徐。 案：此齊爲宋伐，詳《傳》異同表。	莊三十一年 宋桓十九年 闕	僖二年 宋桓二十四年 闕 正月，諸侯城楚丘而封衛。 秋九月，從齊盟于貫。	

<p>于梁丘。</p>			<p>遂逐狄人。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三國之師城邢。 秋，楚伐鄭。八月，從諸侯會于櫟，謀救鄭也。</p>	
<p>僖三年 宋桓二十五年 闕 秋，從齊侯會于陽穀，謀伐楚。</p>	<p>僖四年 宋桓二十六年 闕 春正月，從齊會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冬十二月，從齊會諸侯侵陳。</p>	<p>僖五年 宋桓二十七年 闕 夏，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謀寧周。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p>	<p>僖六年 宋桓二十八年 闕 夏，從齊會諸侯伐鄭，圍新城，以其逃首止之盟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遂救許。</p>	<p>僖七年 宋桓二十九年 闕 秋七月，從齊會諸侯盟于甯母，謀鄭故也。</p>
<p>僖八年 宋桓三十年 闕</p>	<p>僖九年 宋桓三十一年 子魚</p>	<p>僖十年 宋襄元年 子魚</p>	<p>僖十一年 宋襄二年 子魚</p>	<p>僖十二年 宋襄三年 子魚</p>

<p>正月，從齊會王人盟 于洮，謀王室也</p>	<p>宋公疾，太子茲父固 請曰：「日夷長且仁， 君其立之。」公命子 魚，子魚辭曰：「能以 國讓，仁孰大焉？」臣 不及也，且又不順。」 遂走而退。三月，宋 桓公卒。 夏，會于葵丘。 九月戊辰，盟葵丘。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 日夷爲仁，使爲左師 以聽政，于是宋治。 故魚氏世爲左師。</p>			
<p>僖十三年 宋襄四年 子魚 夏四月，從齊會諸侯 于鹹，淮夷病杞故，且</p>	<p>僖十四年 宋襄五年 子魚 春，諸侯城緣陵而 遷杞</p>	<p>僖十五年 宋襄六年 子魚 三月，從齊會諸侯盟 于牡丘，尋葵丘之盟，</p>	<p>僖十六年 宋襄七年 子魚 正月戊申朔，隕石于 宋五。是月，六鷁退</p>	<p>僖十七年 宋襄八年 子魚 齊桓公內嬖如夫人者 六人，各有子。公與</p>



<p>謀王室也。 秋，爲戍難故，諸侯戍周。</p>		<p>且救徐也。 冬，宋人伐曹。 許氏翰曰：「同盟始自相攻。」 家氏鉉翁曰：「宋襄于桓之方存，已有圖伯之志，其後執滕伐曹，張本于此。」</p>	<p>飛，過宋都。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冬十二月，從齊會諸侯于淮。</p>	<p>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p>
<p>僖十八年 宋襄九年 子魚 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以納孝公。三月，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鹹，立孝公而還。 案：春秋之世，好佐</p>	<p>僖十九年 宋襄十年 子魚 三月，執滕子嬰齊，薛氏季宣曰：「以威求伯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鄆子乃會之于邾。宋公怒其後會</p>	<p>僖二十年 宋襄十一年 子魚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p>	<p>僖二十一年 宋襄十二年 子魚 春，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幸而後敗。」 秋，諸侯會宋公子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于是楚執宋公</p>	<p>僖二十二年 宋襄十三年 子魚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公孫固諫，不聽。冬十一月己巳朔，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 劉氏敞曰：「《穀梁》</p>

<p>少尊長，佐庶纂嫡。也，夏，使邾文公用鄫蓋以嫡以長，則彼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所當立，輔之不爲有。屬東夷。司馬子魚功，日後未必見德。曰：「古者六畜不相惟佐庶孽成事，則彼將爲用，況敢用人乎？終身感戴，可以惟吾所欲爲。故襄仲殺齊之甥，而齊惠佐立宣公，長衛姬生武孟，于次爲長，而宋、衛佐立孝公，人心天理滅盡矣。傳稱：桓公、管仲屬孝公于宋襄，以爲太子」，此蓋宋襄矯爲此言以誑齊國耳。張氏洽謂：宋襄成桓之私意。趙氏鵬飛謂：「書爵以見兵自齊招，非宋之罪」，皆夢夢</p>	<p>也，夏，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況敢用人乎？一會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浮昏之鬼，得死爲幸！」時曹雖與盟，而猶不服。秋，宋人圍曹。子魚言于宋公曰：「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蓋姑內省德，無闕而後動。</p>		<p>一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p>	<p>之意似責宋公不早擊楚于險，而失機會，何其悖乎！如宋公之用心，懷懷乎忠厚有德之人，雖師敗國削非其恥。案：劉氏此言乃真大謬也。宋儒大抵有此一種議論，若使當國，必誤國事。如捕虎豹者，去陷阱而以空拳與虎豹鬪，以陷阱爲行詐也，卒爲所食而不悔，宋襄之騷何以異是？且使宋襄而忠厚有德，何以用鄫子于次睢之社乎！</p>
---	--	--	--	--

<p>也。詳在《宋楚爭盟表》。《穀梁》謂「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得之矣。</p>				
<p>僖二十三年 宋襄十四年 子魚 春，齊侯伐宋，圍緡，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p>	<p>僖二十四年 宋成元年 子魚 是年，晉公子重耳反國，立為文公。 秋，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享之有加禮。</p>	<p>僖二十五年 宋成二年 子魚 夏，宋殺其大夫。 黃氏震曰：「杜註：『無傳，其事則未聞。』」 胡安定曰：「以泓之戰不死難也。」崔氏曰：「豈嗣君三年喪畢而治泓戰之罪乎？」 木訥曰：「宋敗乃襄公自取，安可以責其臣？今成公立，將托于晉，乃歸罪于其臣，以滅先君之</p>	<p>僖二十六年 宋成三年 子魚 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人伐宋，圍緡。</p>	<p>僖二十七年 宋成四年 公孫固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十二月甲戌，魯會諸侯，盟于宋。</p>

<p>僖二十八年</p> <p>宋成五年</p> <p>公孫固</p> <p>三月丙午，晉侯執曹伯，畀宋人。</p> <p>夏四月己巳，從晉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p> <p>五月癸丑，盟于踐土。</p> <p>晉侯帥諸侯朝于王所。</p> <p>冬，諸侯復會于溫。</p>		
<p>僖二十九年</p> <p>宋成六年</p> <p>公孫固</p> <p>夏六月，魯侯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於翟泉。卿不書，罪之也。</p> <p>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p> <p>案：是時公孫固已代子魚執政，但未明見</p>		
<p>僖三十年</p> <p>宋成七年</p> <p>公孫固</p>	<p>恥。愚按，此皆以宋事臆度。</p> <p>孫氏復曰：「不稱名氏者，脫之，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義同。」</p> <p>詳闕文表</p>	
<p>僖三十一年</p> <p>宋成八年</p> <p>公孫固</p>		
<p>僖三十二年</p> <p>宋成九年</p> <p>公孫固</p>		

文五年 宋成十五年 公子成		文六年 宋成十六年 公子成		文七年 宋成十七年 公子成		文八年 宋昭元年 公子印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		文九年 宋昭二年 華耦 三月，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魯公子遂會	
僖三十三年 宋成十年 公孫固		文元年 宋成十一年 公孫固		文二年 宋成十二年 公子成		文三年 宋成十三年 公子成		文四年 宋成十四年 公子成	
于傳。看二十二年泓之戰，固已爲大司馬，二十七年如晉告急，此年盟魯侯及王子虎，則其當國執政可知矣。		夏六月，會晉士穀盟于垂隴。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		春正月，從晉會諸侯伐沈，沈潰。 秋，雨螽于宋。					
壬申，復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									

文十年 宋昭三年 華耦 秋七月，楚子、蔡侯次				
文十一年 宋昭四年 華耦				
文十二年 宋昭五年 華耦	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皀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諫，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	案：傳備列六卿，而公子成爲之長，則其當國秉政明矣。宋多以右師執政，前後凡有六人。		
文十三年 宋昭六年 華耦	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	劉氏敞曰：何以不名？非國討也。非國討，則孰討之？華孫殺之，華孫逐之。		
文十四年 宋昭七年 華耦 六月，魯公會宋公、陳	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是年，華耦代公子印爲大司馬。			

<p>于厥貉，將以伐宋。 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乃逆楚子，勞且聽命。</p>		<p>文十五年</p>		<p>宋昭八年 華耦</p>	
		<p>文十六年</p>		<p>宋昭九年 華耦</p>	
		<p>文十七年</p>		<p>宋文元年 華元</p>	
		<p>文十八年</p>		<p>宋文二年 華元</p>	
		<p>宣元年</p>		<p>宋文三年 華元</p>	
<p>案：《左傳》曰「貴之」。</p>		<p>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奔魯。</p>		<p>鄭穆公受盟于楚，秋，楚、鄭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宋。 冬，晉人、宋人伐鄭。</p>	
<p>杜註：「古之盟會，卿行旅從。」春秋時多不能備其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故貴而不名。</p>		<p>公子鮑禮于國人，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于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曜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p>		<p>春，晉荀林父帥師及諸侯伐宋，曰：「何故弑君？」竊立文公而還。</p>	
<p>田孟諸，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p>		<p>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華耦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樂吕爲司寇，以靖國人。</p>		<p>註：「戴族，華、樂也。」</p>	

<p>非也。華孫蓋公子鮑之私人，鮑有逆謀，故先爲之使魯，以求免于討耳。詳《三傳異同表》。</p>	<p>諸死之。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p>		<p>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p>	
<p>宣二年 宋文四年 華元 二月壬子，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p>	<p>宣三年 宋文五年 華元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p>	<p>宣四年 宋文六年 華元</p>	<p>宣五年 宋文七年 華元</p>	<p>宣六年 宋文八年 華元</p>
<p>案：宋鮑弑君，晉以諸侯之師致討，卒受賂而立之。鄭自是受盟于楚而侵宋，晉庇宋，是庇賊也，鄭自是有辭矣。至是再伐宋，宋不能自反，而遽見矣。」</p>	<p>家氏鉉翁曰：「宋鮑大罪未討，以兵伐人，《春秋》書之，即所以惡之，不待貶斥而情見矣。」</p>			



興師與戰，是固不待交鋒而知其必敗也。

宣七年

宋文九年

華元

冬，從晉會諸侯盟于黑壤。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案：鄭受命于楚伐宋，蓋將執辭問罪，宋卒覆軍蹙將，晉再為伐鄭，皆無功，蓋理不直也。至是公子宋亦弑君，欲解仇于晉，宋，而宋亦覲然會之。同惡相濟，又重臨之以王人。以天王之尊至為兩賊通和好，世

宣八年

宋文十年

華元

宣九年

宋文十一年

華元

九月，從晉會諸侯于扈。陳侯不會，晉荀林父遂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宣十年

宋文十二年

華元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案：滕自宋人執嬰齊之後，遂為宋私屬。至是問晉之多故，半年之間，圍而又伐，暴亦甚矣。傳稱滕恃晉而不事宋，此宋欲加之罪爾。滕，微國，安敢不禮于宋？前年以大喪而被圍，方俯首聽命之不暇，豈能負固不服哉！春

宣十一年

宋文十三年

華元

夏，楚子重侵宋。

道至此，亦可哀矣。

宣十二年

宋文十四年

華元

是年，楚敗晉于郟。

冬十二月，楚子伐蕭，

宋華椒以蔡人救蕭。

華椒與晉、衛、曹同盟

于清丘，曰：「恤病討

貳。」于是陳貳於楚，

宋爲盟故，伐陳。

宣十三年

宋文十五年

華元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

蕭也。

宣十四年

宋文十六年

華元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

曰：「無假道于宋。」

及宋，宋人止之。華

元曰：「過我而不假

道，鄙我也。鄙我，亡

也。殺其使者必伐

我，伐我亦亡也。亡

一也。」乃殺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

趙氏鵬飛曰：「楚是

時橫行列國，許、蔡已

宣十五年

宋文十七年

華元

春，魯公孫歸父會楚

子于宋，宋人使樂嬰

齊告急于晉。晉侯欲

救之，既而中止。楚

人築室，反耕者。宋

人懼，使華元夜入楚

師，登子反之牀，而與

之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

平，華元爲質。

案：中國所恃一宋，

書圍滕、伐滕，繁而不  
殺，其罪宋之意深切  
著明矣  
鄭及楚平，宋從晉帥  
伐鄭，取成而還。

宣十六年

宋文十八年

華元

<p>宣十七年 宋文十九年 華元</p> <p>是年六月，晉及魯、衛、曹、邾同盟于斷道，宋不與。</p> <p>案：是時宋亦折而入</p>			
<p>宣十八年 宋文二十年 華元</p> <p>是年，楚莊王卒。</p>			
<p>成元年 宋文二十一年 華元</p>		<p>從，陳、鄭已服，其次必及于宋。宋爲列國之門戶，得宋則齊、魯以之，此楚之所以必欲服宋而後已也。」</p> <p>案：楚之不假道，特欲借爲兵端。使宋置若不聞，楚亦無奈。乃欲爭一時之虛氣，挑釁速禍，卒至屈伏于楚，華元真宋之罪人矣。</p>	
<p>成二年 宋文二十二年 華元</p> <p>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p>		<p>宋及楚平，而魯以望國亦先期薦賄，使楚莊更二十年不死，中國其殆哉。</p>	
<p>成三年 宋共元年 華元</p>		<p>春正月，從晉會諸侯討鄭，討邾之役也。</p> <p>高氏閔曰：「去冬之役，鄭爲楚導，而宋、</p>	

<p>于楚，而曹、衛猶堅從 晉，豈非城濮之餘烈 未艾歟？</p>			<p>乎不臣。」 十一月丙申，華元會 楚公子嬰齊及諸侯之 大夫盟于蜀。 案：是時天下之諸侯 皆從楚，蓋不待後日 宋之盟矣。所幸者晉 不與盟，楚無以爲要 質，故未及兩月而四 國即背盟，從晉伐鄭， 于此益知向戌之爲罪 首矣。</p>	<p>魯、衛、曹雖盟于蜀， 猶不敢背晉，故罷盟 而遂會晉伐鄭焉。」</p>
<p>成四年 宋共二年 華元 春，華元聘魯，通嗣 君也。</p>	<p>成五年 宋共三年 華元 春，魯仲孫蔑如宋，報 華元也。 宋公子圍龜代華元爲 質于楚而歸，華元享</p>	<p>成六年 宋共四年 華元 三月，晉、衛、鄭侵宋， 以其辭會也 秋，魯仲孫蔑、叔孫僑 如侵宋，晉命也。</p>	<p>成七年 宋共五年 華元 秋，楚子重伐鄭，宋從 諸侯救鄭。八月戊 辰，同盟于馬陵。</p>	<p>成八年 宋共六年 華元 春，華元聘魯，聘共 姬也。 夏，使公孫諱納幣。</p>

	<p>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冬，同盟于蟲牢。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p>			
<p>成九年 宋共七年 華元 春正月，從晉會諸侯同盟于蒲，尋馬陵之盟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二月，魯伯姬來歸。 夏，魯季文子來致女。</p>	<p>成十年 宋共八年 華元 五月，從晉伐鄭。</p>	<p>成十一年 宋共九年 華元 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p>	<p>成十二年 宋共十年 華元 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p>	<p>成十三年 宋共十一年 華元 夏五月，從晉會諸侯伐秦。</p>
<p>成十四年 宋共十二年 華元</p>	<p>成十五年 宋共十三年 華元 春，從晉會諸侯同盟</p>	<p>成十六年 宋平元年 華元 夏四月，鄭子罕伐宋，</p>	<p>成十七年 宋平二年 華元 夏，從晉會尹子、單子</p>	<p>成十八年 宋平三年 華元 是年二月，晉悼公即</p>

于戚。	將鉏、樂懼敗諸洧陂。	及諸侯伐鄭。六月乙	位。
夏六月，宋共公卒。	不徹，反爲鄭獲。宋	酉，同盟于柯陵。	夏六月，楚子、鄭伯侵
秋八月，葬。于是華	恃勝也。	冬，諸侯復伐鄭。庚	宋，同伐彭城，納宋魚
元爲右師，魚石爲左	是年，晉敗楚于鄢陵。	午，圍鄭。	石五大夫，以三百乘
師，蕩澤爲司馬，華	秋，華元從晉會諸侯		戍之而還。西鉏吾
喜爲司徒，公孫師爲	于沙隨。		曰：「楚崇諸侯之姦
司城，向爲人爲大司			而披其地，以塞夷庚
寇，鱗朱爲少司寇，			毒諸侯而懼吳、晉。
向帶爲太宰，魚府爲			吾庸多矣，非吾
少宰。蕩澤弱公室，			憂也。」
殺公子肥。華元出			
奔晉，反于宋，殺子			
山。魚石、向爲人、			
鱗朱、向帶、魚府與			
子山皆桓族，懼同			
罪，遂出奔楚。華元			
使向戌爲左師，老佐			
爲司馬，樂裔爲司			
寇，以靖國人。			

襄元年

宋平四年

華元

春正月，晉合諸侯爲宋討魚石，華元會晉樂闢圉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五大夫歸，寘之瓠丘。秋，楚子辛侵宋昌，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襄二年

宋平五年

華元

春正月，鄭師伐宋，楚令也。六月，從晉侵鄭。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襄三年

宋平六年

華元

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六月，諸侯同盟于雞澤。戊寅，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襄四年

宋平七年

華元

襄五年

宋平八年

華元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楚子囊伐陳，諸侯會于城棣以救之。

襄六年

宋平九年

子罕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曰：司武而格于朝，難以

襄七年

宋平十年

子罕

冬，楚子囊圍陳，諸侯會于鄆以救之。

襄八年

宋平十一年

子罕

五月甲辰，會于荆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魯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襄九年

宋平十二年

子罕

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云云。杜註：樂喜，子罕也，爲政卿。

襄十年

宋平十三年

子罕

春，諸侯會吳于柤，遂滅偃陽以與宋。夏，楚、鄭伐宋。秋，從晉會諸侯伐鄭。冬，諸侯之師戍鄭虎

<p>勝矣！」逐華弱，華弱  <small>奔魯 司城子罕曰：</small>  「同罪異罰，非刑也。」  亦逐子蕩。</p>		<p>襄十一年  宋平十四年  子罕  夏四月，鄭子展侵宋，  從晉會諸侯伐鄭 秋  七月己未，同盟于亳  鄭也。</p>
		<p>襄十二年  宋平十五年  子罕  冬，楚子囊伐宋，師于  楊梁，以報晉之取  鄭也。</p>
		<p>襄十三年  宋平十六年  子罕</p>
<p>《正義》曰：「文七年  及成十五年二《傳》言  宋六卿之次，皆以右  師爲長，故華元以右  師爲政卿。今言司城  爲政卿者，蓋華閱是  華元之子，以元有大  功，使閱繼其父，子罕  賢，以位卑而執國  政也。」</p>	<p>冬，從晉會諸侯伐鄭。  十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p>	<p>襄十四年  宋平十七年  子罕  春，吳告敗于晉，會  于向。  夏四月，從晉會諸侯</p>
<p>牢。  楚子囊救鄭，諸侯之  師還，侵鄭北鄙而歸。</p>		<p>襄十五年  宋平十八年  子罕  春，使向戌聘魯，  鄭之餘盜在宋，鄭人  納賂于宋，以馬四十</p>



<p>城北。 楚子、鄭伯伐宋。諸侯復伐鄭，鄭人乃成。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p>			<p>伐秦。 冬，華閱會諸侯之大夫于戚。時衛孫林父逐其君衎，立剽。晉侯問其故于中行獻子，獻子黨孫林父，曰：「不如因而定之。」故會于戚，以謀定衛，晉于是乎失霸。</p>	<p>乘與師筏、師慧。子罕以盜與之。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是年冬，晉悼公卒。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p>
<p>襄十六年 宋平十九年 子罕</p>	<p>襄十七年 宋平二十年 子罕</p>	<p>襄十八年 宋平二十一年 子罕</p>	<p>襄十九年 宋平二十二年 子罕</p>	<p>襄二十年 宋平二十三年 子罕</p>

<p>三月，向戌會諸侯之大夫于溴梁。戊寅，大夫盟。</p>	<p>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p>	<p>冬十月，從晉會諸侯同圍齊。</p>	<p>春正月，諸侯盟于祝柯。</p>	<p>夏六月庚申，從晉會諸侯盟于澶淵，齊成故也。</p>
<p>五月，從晉伐許。</p>	<p>宋華閱卒。其弟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六人殺其宰華吳於盧門。合左師之後，遂幽其妻。宋公曰：「臣也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合左師曰：「不如蓋之。」乃舍之。十一月，國人逐癭狗，癭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p> <p>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云云。子罕聞之，親執</p>			

	<p>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謳者乃止。或問其故，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p>			
<p>襄二十一年 宋平二十四年 子罕 冬十月，諸侯會于商任，錮欒氏也。</p>	<p>襄二十二年 宋平二十五年 子罕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p>	<p>襄二十三年 宋平二十六年 子罕</p>	<p>襄二十四年 宋平二十七年 子罕 八月，從晉會諸侯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p>	<p>襄二十五年 宋平二十八年 子罕 夏五月，晉再會諸侯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弑莊公說。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p>
<p>襄二十六年 宋平二十九年 子罕 六月，向戌公會晉趙武于澶淵，以討衛，疆</p>	<p>襄二十七年 宋平三十年 子罕 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徧告于諸侯，諸</p>	<p>襄二十八年 宋平三十一年 子罕 十二月，爲宋之盟故，魯侯、宋公、陳侯、鄭</p>	<p>襄二十九年 宋平三十二年 子罕 鄭飢，子皮以父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p>	<p>襄三十年 宋平三十三年 向戌 五月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p>

戚田	侯皆許之。夏六月，伯、許男如楚。及漢，鍾。宋子罕聞之，	汪氏克寬曰：「伯姬
合左師惡太子痤，而	晉、楚盟于宋，請晉、	以成九年歸于宋共
寺人伊戾無寵于太	楚之從交相見。向戌	公，歸七年而共公卒，
子。秋，楚客聘于晉，	請賞，公與之邑六十，	公，歸七年而共公卒，
過宋，太子享之。伊	以示子罕。子罕曰：	嬖居三十有四年。火
戾請從。至，則飲，用	「天生五材，民並用	延其宮，必待傅姆而
牲，加書，而聘告公，	之，誰能去兵？兵所	後避，可以風勵
曰：「太子將爲亂，既	以威不軌而昭文德，	千古。」
與楚客盟矣。公使視	而子求去之，不亦誣	齊氏履謙曰：「宋平
之，有焉。問諸左師，	乎！罪莫大焉。」削	以千乘之君而不能救
則對曰：「固聞之。	而投之。左師辭邑。	其母于火，聖人錄伯
公囚太子。太子曰：		姬之卒，所以深著宋
「惟佐也能免我。召		平之罪。」
而使請，曰：「日中不		秋七月，魯叔弓來葬
來，吾知死矣。」左師		其姬。
聒而與之語，使過期，		冬十月，諸侯之大夫
太子縊而死。佐爲太		會于澶淵，謀歸宋財，
子。公徐聞其無罪		既而無歸于宋。
也，乃烹伊戾，合左師		
如故。		

案：晉獻本意欲易太子，而宋平初無成見。向戌與閼豎造謀傾陷儲嗣，其罪較里克百倍，而猶謂向戌爲諸侯之良，①吾不信也。		襄三十一年	宋平三十四年	向戌
		昭元年	宋平三十五年	向戌
		昭二年	宋平三十六年	向戌
		昭三年	宋平三十七年	向戌
		昭四年	宋平三十八年	向戌
春正月，向戌會晉、楚及諸國之大夫于虢，尋宋之盟也。		夏，楚子合十三國諸侯于申，向戌往會。伍舉言于楚子曰：「今君始合諸侯，其慎禮矣。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使問禮合左師，獻公合諸侯		

			<p>昭五年</p> <p>宋平三十九年</p> <p>向戌</p>	<p>之禮六。宋太子佐後至，王出于武城，久而弗見。</p> <p>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及鄭伯先歸。</p>
	<p>昭六年</p> <p>宋平四十年</p> <p>向戌</p> <p>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右師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合比之弟亥欲代其位，乃與寺人</p>		<p>昭七年</p> <p>宋平四十一年</p> <p>向戌</p>	
			<p>昭八年</p> <p>宋平四十二年</p> <p>向戌</p> <p>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十一月壬午，滅陳。</p> <p>案：向戌為弭兵之說，使晉按兵不動，坐視楚之殘暴，而又遣兵助楚為虐，則前日之弭兵特專為楚耳，與宋之秦檜何異？</p>	
			<p>昭九年</p> <p>宋平四十三年</p> <p>華亥</p> <p>春，魯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壓會楚子于陳。</p> <p>許氏翰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四國大夫自往會之。」</p>	

柳比，從爲之徵，公使代爲右師，見于左師。向戌，向戌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

案：寺人柳之讒華合比，與伊戾之讒太子痤，一也。華亥之與柳比，與向戌之與伊戾比，一也。亥逐其兄，而戌殺太子，其罪更重。向戌知華亥之必亡，而不知己之罪當誅。伊戾烹，而已居位如故，自謂可逃天網。十年之後，而向戌之子向寧與華亥、華定同出奔，同爲叛逆之臣。華、向遂

	無後于宋，大道不爽信哉！			
<p>昭十年</p> <p>宋平四十四年</p> <p>華亥</p> <p>九月，華定如晉，葬晉平公。</p> <p>十二月甲子，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p>	<p>昭十一年</p> <p>宋元元年</p> <p>華亥</p> <p>楚師在蔡，晉韓起合諸國之大夫謀救蔡。</p> <p>秋，宋華亥與諸侯之大夫會于厥慙。</p>	<p>昭十二年</p> <p>宋元二年</p> <p>華亥</p> <p>夏，使華定聘魯，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不知，又不答賦。</p> <p>昭子曰：「必亡。」</p>	<p>昭十三年</p> <p>宋元三年</p> <p>華亥</p>	<p>昭十四年</p> <p>宋元四年</p> <p>華亥</p>
<p>昭十五年</p> <p>宋元五年</p> <p>華亥</p>	<p>昭十六年</p> <p>宋元六年</p> <p>華亥</p>	<p>昭十七年</p> <p>宋元七年</p> <p>華亥</p>	<p>昭十八年</p> <p>宋元八年</p> <p>華亥</p> <p>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p>	<p>昭十九年</p> <p>宋元九年</p> <p>華亥</p> <p>邾人入郕，盡俘以歸。郕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p>



				<p>三月，取之，乃盡歸邠俘。邾人、郕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 高氏閔曰：「天下無伯，而宋元于此一正人邠之亂，是以《春秋》錄而進之。」</p>
<p>昭二十年 宋元十年 華亥</p>	<p>昭二十一年 宋元十一年 亂故闕</p>	<p>昭二十二年 宋元十二年 樂大心</p>	<p>昭二十三年 宋元十三年 樂大心</p>	<p>昭二十四年 宋元十四年 樂大心</p>
<p>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先，華亥僞有疾，以誘群公子來問，則執而殺之。夏六月丙申，遂劫公。癸卯，取太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向寧、華</p>	<p>宋華費遂生華魋、華多僚、華登。多僚與魋相惡，乃譖諸公。公謀逐華魋。魋遂殺多僚，劫費遂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人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鄆及桑林之門而守之。</p>	<p>春二月，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因而出之，以爲楚功。」宋人從之。宋華</p>		

定之子以爲質。 冬十月，公殺華，向之 質而攻之。向寧亦欲 殺太子，華亥不可，使 其庶兄少司寇慆歸 公子，遂出奔陳。華 費遂之子登出奔吳。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 救華氏。齊烏枝鳴戌 宋，敗華氏于新里。 十一月，晉、齊、曹、衛 之師救宋，大敗華氏， 圍諸南里。華魋使華 登如楚乞師。	亥，向寧、華定、華魋 出奔楚。宋公使公孫 忌爲大司馬，邊卬爲 大司徒，樂祁爲司城， 仲幾爲左師，樂大心 爲右師，樂輓爲大司 寇，以靖國人。
昭二十五年 宋元十五年 樂大心 春，魯叔孫婁聘于宋， 樂大心見之，語，卑宋 大夫而賤司城氏。昭 子曰：「右師其亡 乎！卑其大夫而賤 其宗，是無禮也，無禮 必亡。」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 也。趙簡子令諸侯之	昭二十六年 宋景元年 樂大心	
	昭二十七年 宋景二年 樂大心 秋，樂祁犁會諸侯之 大夫于扈，晉令戍周， 且謀納魯公也。宋、 衛皆固請之。范獻子 取貨于季孫，設辭謂 司城子梁與衛北宮貞 子，二子懼，皆辭。	
	昭二十八年 宋景三年 樂大心	
	昭二十九年 宋景四年 樂大心	

昭三十年		大夫輸王粟，具戍人。 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于周爲客。」晉 士伯曰：「自踐土以 來，何盟之不同？」曰 「同恤王室」，子焉得 辟之？」右師不敢對， 受牒而退。士伯告簡 子曰：「宋右師 必亡。」	
宋景五年	樂大心	是年，魯季孫意如出 其君昭公，公孫于齊。 十一月，元公將爲魯 故如晉，夢太子欒即 位于廟，已與平公服 而相之。遂行，己 亥，卒于曲棘。	
昭三十一年			
宋景六年	樂大心		
昭三十二年			
宋景七年	樂大心		
定元年			
宋景八年	樂大心		
定二年			
宋景九年	樂大心		

	<p>定三年</p> <p>宋景十年</p> <p>樂大心</p>
	<p>定四年</p> <p>宋景十一年</p> <p>樂大心</p> <p>三月，從晉會諸侯于召陵，侵楚。五月，諸侯盟于皋鼬。</p>
<p>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宋仲幾往會。</p>	<p>定五年</p> <p>宋景十二年</p> <p>樂大心</p>
<p>春正月，城成周，宋仲幾不肯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與薛宰爭言。晉士伯曰：「子姑受功。」歸，我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之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p>	<p>定六年</p> <p>宋景十三年</p> <p>樂大心</p> <p>秋八月，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其宰陳寅曰：「必</p>
	<p>定七年</p> <p>宋景十四年</p> <p>樂大心</p>

			<p>使子往，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綿上，獻楊楮六十于簡子。范鞅怒，言于晉侯，執樂祁。</p>	
<p>定八年 宋景十五年 樂大心 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今執其使，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范鞅曰：「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乃私謂子梁，請使溷代。其宰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p>	<p>定九年 宋景十六年 樂大心 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更使向巢。樂祁之子溷言于公曰：『右師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p>	<p>定十年 宋景十七年 皇瑗 秋，樂大心出奔曹。公嬖向魋與公子地之嬖，遂富獵爭寵，公子地使其徒扶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日盡腫。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p>	<p>定十一年 宋景十八年 皇瑗 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p>	<p>定十二年 宋景十九年 皇瑗</p>

<p>祁歸，卒于太行。范鞅止其尸于州。</p>		<p>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冬，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p>		
<p>定十三年 宋景二十年 皇瑗</p>	<p>定十四年 宋景二十一年 皇瑗</p> <p>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始叛晉，范氏故也。</p>	<p>定十五年 宋景二十二年 皇瑗</p> <p>夏五月，鄭罕達帥師伐宋，敗宋師于老丘。杜註：「宋公子地奔鄭，鄭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p>	<p>哀元年 宋景二十三年 皇瑗</p>	<p>哀二年 宋景二十四年 皇瑗</p>
	<p>秋，宋公之弟辰自蕭奔魯。</p> <p>高氏閔曰：「宋公不能容一弟，使爲叛臣。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罪宋公也。」</p>			

<p>哀三年</p> <p>宋景二十五年</p> <p>皇瑗</p> <p>五月，宋樂髡帥師伐曹。</p> <p>季氏本曰：「曹奉樂大心人蕭以叛，宋方有亂，故且從齊盟，未暇致討。今聞齊景髦，而無畏于齊，脩曹之怨也。」</p>	<p>哀四年</p> <p>宋景二十六年</p> <p>皇瑗</p> <p>春，宋人執小邾子。</p> <p>李氏廉曰：「伐曹，執邾之役，蓋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于爭伯也。」</p>	<p>哀五年</p> <p>宋景二十七年</p> <p>皇瑗</p> <p>夏，齊侯伐宋。</p> <p>王氏貫道曰：「齊方圖伯，而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故伐宋。」</p>	<p>哀六年</p> <p>宋景二十八年</p> <p>皇瑗</p> <p>冬，宋向巢帥師伐曹。</p>	<p>哀七年</p> <p>宋景二十九年</p> <p>皇瑗</p> <p>春，皇瑗帥師侵鄭。</p> <p>李氏廉曰：「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爲晉討鄭？左氏非也。」</p> <p>家氏鉉翁曰：「宋連歲有事于曹，意鄭爲援而侵之也。」</p> <p>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侵宋。</p>
<p>哀八年</p> <p>宋景三十年</p> <p>皇瑗</p> <p>春正月，宋公伐曹，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以歸，殺之。</p>	<p>哀九年</p> <p>宋景三十一年</p> <p>皇瑗</p> <p>春，鄭罕達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p> <p>二月甲戌，宋取鄭師。</p>	<p>哀十年</p> <p>宋景三十二年</p> <p>皇瑗</p> <p>夏，宋伐鄭。</p>	<p>哀十一年</p> <p>宋景三十三年</p> <p>皇瑗</p>	<p>哀十二年</p> <p>宋景三十四年</p> <p>皇瑗</p> <p>秋，皇瑗會魯，衛盟于郕，而卒辭吳盟。</p> <p>宋、鄭之間有隙地，子產向與宋人爲約，</p>

	于雍丘。			<p>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圍宋師。</p>
<p>哀十三年 宋景三十五年 皇瑗</p> <p>春，宋向魋救其師。鄭罕達使狗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遂取宋師于嵒，以六邑爲虛。</p>	<p>哀十四年 宋景三十六年 皇瑗</p> <p>桓魋之寵害于公，公將討焉。未及，魋先謀公，欲因享公以作亂。公知之，召左師向巢，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魋奔衛，衛人攻之，遂奔齊，陳成子使爲次。</p>	<p>哀十五年 宋景三十七年 皇瑗</p>	<p>哀十六年 宋景三十八年 皇瑗</p>	<p>哀十七年 宋景三十九年 皇瑗</p> <p>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劓般邑以與之。鄭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使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皇野。初，皇野將立非我爲適子，麋曰：「必立伯也。」野</p>



	卿。向巢奔魯。			怒，弗從，故對曰：右師老矣，不識麋也。公執皇麋，皇瑗奔晉，召之。
<div>哀十八年</div> <div>宋景四十年</div> <div>皇瑗</div> <div>存，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瑗爲右師。</div> <div>注：、瑗，瑗從子。</div>	<div>哀十九年</div> <div>宋景四十一年</div> <div>皇瑗</div>	<div>哀二十年</div> <div>宋景四十二年</div> <div>皇瑗</div>	<div>哀二十一年</div> <div>宋景四十三年</div> <div>皇瑗</div>	<div>哀二十二年</div> <div>宋景四十四年</div> <div>皇瑗</div>
<div>哀二十三年</div> <div>宋景四十五年</div> <div>皇瑗</div>	<div>哀二十四年</div> <div>宋景四十六年</div> <div>皇瑗</div>	<div>哀二十五年</div> <div>宋景四十七年</div> <div>皇瑗</div>	<div>哀二十六年</div> <div>宋景四十八年</div> <div>皇瑗</div> <div>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敝，畜諸宮中，未有立也。于是皇瑗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div>	<div>哀二十七年</div> <div>宋昭元年</div> <div>樂伐</div>

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淵之子伐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聽政，常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假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

冬十月辛巳，公卒于連中。大尹興甲七千人，奉公之尸自空桐入，使召六子，至，以甲劫之，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伐使宣言于國曰：「大尹令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大尹之罪也。」使國人攻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是爲昭公。司

			城莜爲上卿。 註：「大尹，近官有 寵者。」	
--	--	--	-----------------------------	--

右宋執政自孔父至樂莜共十五人，中間桓公三十年執政闕，不見傳，或遂欲以蕭叔大心當之，非也。蕭叔特封爲附庸，未見有執政之迹，其餘皆斑斑可考。

大司馬四人：孔父、公孫固、公孫卬、華耦。

太宰一人：華督。

左師二人：子魚、向戌。

右師六人：公子成、華元、華亥、樂大心、皇瑗、皇緩。

司城二人：樂喜、樂莜

春秋宋執政表卷二十四終

##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冊審稿人

趙伯雄

本冊責任編委

張麗娟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QxOTA0NDA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190440.zip",
  "filesize": 173708520,
  "md5": "b3e9bb191c810bf31547ff3fe948a3c4",
  "header_md5": "b2a40d9433593407131f54f99900c15c",
  "sha1": "87bb4fa4887e4dccc8d91ff01a319b6b1e010e91",
  "sha256": "9a401ab3222b9fe2bee7aec61e75a35d956fd47db703cc1f4ae1b98a390f8bac",
  "crc32": 3844765457,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21930779,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972,
  "pdg_main_pages_max": 1978,
  "total_pages": 983,
  "total_pixels": 538376582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